廿六版红楼梦. 全本补续

作者：砖娃

代序

蒙祖上荫泽、天地恩光，自幼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相伴。奈何生性顽劣，行事不肖，既辜负父兄苦心教养之恩，又愧对师长良友规劝点拨之德。以至半生落魄，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对上，未为国家立分毫之功；对下，不曾为家添半点之益。每思过往，满心愧疚悔恨，只是世事已定，木已成舟，终落得万般无可奈何之境。

古来红楼旧卷，辗转传抄，百载之间，众说纷纭。书中之人，或褒或贬，或叹或讥，然本心多为尘俗所曲解，芳华每被流年所湮没。悠悠众口之下，当年情貌，已难尽寻。

每至夜阑人静，拂尘展卷，犹觉片言雅句，尚存残编。恍若荒尘之中，一点残灯余焰，幽幽隐现，尚留微光。因悟园中诸人，何曾真个撒手尘寰？不过沉隐于岁月深处，隔迢递光阴，偶向后世之人遥遥凝睇。

今余身居陋室，境虽清寒，志未消沉。幸有清风晓月、晨霜暮色，可伴我执笔研墨，伏案成书。此番重续残章，非敢妄改前贤之旧文，亦不敢擅断人间之是非。但趁旧梦沉寂已久，重入那亭台寥落、花木萧疏之故园，徘徊于落花烟影之间，静听当年一众痴人未尽之心事、未了之余言。

我本学识浅薄，笔墨疏陋，然念及当年亲历旧事、耳闻言语，其中离合悲欢、是非真假、浮沉际遇，皆是世间至真性情，万万不该就此埋没。是以不自量力，凭残墨旧笔、枯秃纸锋，落笔撰文。不单为一众闺阁女子立传留名，更将半生亲见亲历，一一据实记述，循迹描摹，绝不凭空杜撰、虚言捏造，借假名以写真事。编撰此书，只为警醒世人：尘世繁华自有定数，人间情缘向来无常。

此书落笔，不效仿才子佳人俗套话本，千篇一律，套路雷同，只求立意新鲜别致。书中囊括家族兴衰起落、世间人情冷暖、闺阁日常闲趣，万象包罗，百态俱全。一个“情”字，全然融入寻常烟火、日常事理之中，不刻意雕琢，不强行煽情。

书中一众女子，各有性情，瑕瑜互见，然皆明晓事理，真实坦荡，自有一身傲骨与灵气。诸位读者只需静心品读其本真面貌，赏其自然风骨便好；若以世俗心机、功利杂念刻意揣测她等，非但读不透书中真意，更是辜负了这一众女子满纸钟灵毓秀、清雅气韵。

文中所记，不过是百年世家由盛转衰、缓缓凋零，一代风流子弟四散飘零的真实过往。行文之间，不必每章设谜、每回藏谶，亦不必事事有来由、人人有伏笔。惟愿读者沉心入文，细品人物音容举止，体味世间百态、世事曲折，不必字字深究、句句索隐，强行曲解附会本不存在之深意。

书中不标朝代、不记年号，然我亲见亲闻，自有对应之岁月光景、人世境遇。倘若以后世观念、异地礼法强行解读、断章取义，非但违背文本本意，更是轻慢了这一段冷暖交织的人世岁月，辜负了字字句句皆出真心血泪之过往。

呜呼！红楼一场大梦，万丈繁华终归成空。大梦虽醒，梦里自有真心；万象皆空，空处暗藏深情。我今提笔所述，不过是茫茫尘世里一段未了的尘缘，几缕残留的旧迹。但愿后世读者，从这斑驳笔墨、沧桑文字中，窥见几分当年的真性情、旧日的真气象。若能如此，我半生愧疚，便可稍稍宽慰矣。

第一回

扬州别去孤身北上 侯门入来阖府东迎

京华世族勋旧，向来难逃兴废荣枯之数。大抵世家倾覆，未必尽因兵戈战火而起；门庭离散，亦不全为饥寒窘迫所迫。往往正当锦堂春满、宴饮笙歌、宾客盈门之际，萧疏败象早已暗伏内里，多少赫赫世家，早已在最鼎盛喧嚣之时，悄悄染上了寒凉萧瑟之气。只是大多身居繁华局中之人，浑然未觉罢了。

时值冬残岁暮，连日阴云落雪过后，唯有运河一脉水路，尚可通南北舟楫。霜天晓角，一项青呢小轿悄然抬出扬州城。轿中少女裹着月白素缎斗篷，她虽容颜如花肌如凝脂，却忧思满面尽显哀伤。这便是巡盐御史林如海家中独女黛玉。自打夫人贾敏仙逝，京城贾府贾太君心疼外孙女，派人前来接她进京，但因黛玉怯弱多病，旧症反复，拖到今时方能起程。

瓜洲渡口衰柳凝烟，几艘官船泊在苍黄水色间。林如海青衫萧索，亲自将女儿送至船舷，颤声说：“此去务要听从外祖母教诲，自己保重身体，今已托雨村先生一路看顾……”

话未说完，黛玉挽住父亲手臂，哽咽道：“能否不去？实在不愿离弃父亲远行！母亲泉下有知，也必不忍见骨肉离分。”林如海别过脸去：“父亲也是不舍，但身为朝廷命官，动辄外出巡视盐业，吾与你母亲恩爱有加，今再无续室之意，你体虚多病，年纪又小，上面无母亲教养，下无姊妹兄弟扶持，此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父亲方才放心。” 黛玉含泪垂首。这时江天交界处刚刚发白，一行大雁缓缓飞起。

一路寒烟苍水，孤影倚窗，经月余驶入通州码头，只见十里漕河船帆如林，熙熙攘攘十分热闹。王嬷嬷替黛玉拢紧斗篷，与雪雁左右搀扶，方弃舟登岸，早有贾府轿子、及行李马车在岸边等候。

贾府那边早得了黛玉抵京的确信——原是那贾雨村途中官驿打尖时，特意请见驿丞，将林如海亲笔的举荐函并一封禀帖封入蜡丸，走百里加急递进荣国府。泥金笺上细细写着某月某日舟泊瓜洲、某日过淮安闸口，连黛玉咳疾发作延医问药之事亦无遗漏。

且说前日贾政展读信函时，正在赵姨娘房中，这赵姨娘原是贾家家生丫鬟。王夫人嫁入贾家后分派过来服侍夫人。王夫人祖上凭军功出身，太爷辈凭军功封过威烈将军，后来王家成为金陵著名豪门大族，以至有人用“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来描绘其富贵显赫。到了王夫人这代，其兄长正任京营节度使，掌管京畿防卫，实权在握。王夫人嫁入贾府时，嫁妆器物延绵半条街，随嫁的丫鬟、嬷嬷、管事婆子、陪房男仆、护卫小厮等来了二三十人。

王夫人过门之后，与贾政相敬如宾，诞下贾珠、元春、宝玉。但毕竟贾、王二姓之合，虽为姻亲之好，亦寓两大家族互为依仗之谋。贾政对这位贵夫人有份敬意，一向以礼相待，偶有不和，也是忍隐不发。王夫人嫁到贾家，上要孝敬婆婆，下需照拂子女，还要协助日渐年迈的贾母管理荣府日常事务，荣府上下数百人，庶务繁杂，因此难免对夫君有疏怠之处。

反观作为王夫人跟前丫鬟的赵姨娘，不时察言观色，嘘寒问暖，对贾政照顾有加，使其感到一丝从王夫人那里未曾得到的温情。贾政在外为对官场腐败心存不满，对家族显现之颓势忧心忡忡，对儿子宝玉离经叛道性格深感不安，这些不足与母亲、夫人道的苦衷，遇见日渐熟络的赵姨娘，不免发泄几句，

赵姨娘自小生长在贾府，也见过些世面，懂得主人内心，从旁软言劝慰。假以时日，贾政未免生情，后禀明贾母收在房里。赵姨娘肚子倒也争气，很快诞下探春、贾环，为其在贾府占得一席之地。

王夫人原系王家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对于贾府如麻琐事，时日长久感到有些不胜其烦，而赵姨娘一旁却羡慕夫人执掌内府权力，遂想效仿府内周瑞家的、林之孝的那些，揽些内务管管。贾政以为她天性勤劳，也未多加理会。

赵姨娘便笼络一些中层管事作为支持，利用同在贾府的胞弟及朋党作为耳目，一时似有渐入顺境之势。不巧的是，贾政长兄贾赦之子贾琏到了适婚年纪，娶了王夫人的亲侄女王熙凤为妻，从此贾、王两族又添一层姻亲。

这王熙凤在王府时被当男儿宠养，平日衣着华贵，生着一对凤眼，两弯柳叶眉，苗条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还聪明异常，性格开朗泼辣，言谈爽利，办起事来有条不紊，再加颇有心机，嫁到贾府不久便向王夫人自荐协管贾府事务。背靠娘家后盾，府中又有亲姑妈做依傍，王熙凤不动声色地将赵姨娘晒在一旁。

为此，赵姨娘恨王熙凤入骨。另外还有贾宝玉，她的环儿和宝玉同为贾政亲生，待遇在贾府却天差地别，一个众星捧月，呼风唤雨；一个常被冷落，不受待见。赵姨娘不时暗想：若是没有宝玉，该有多好。赵姨娘女儿探春自懂事后，与母亲格格不入，反倒与王夫人、宝玉更为亲近，深得贾母喜爱的她早早借口读书为名，禀明贾母另外辟室与四小姐，宁府过来的惜春一同居住，这事也使赵姨娘满心不是滋味。

话说回贾政读罢贾雨村信函，连连叹息。赵姨娘连忙递上清茶一盏， 轻声道：“政务又有烦心事？” 贾政：“是贾雨村送来信，黛玉将后日抵达。” 赵姨娘：“这是喜事，不需叹气.....”贾政：“当年妹妹乘舟出阁，也是这般时节，喜气洋洋，不知有多热闹；今时乘舟返还，妹妹已是再不能见，泠泠清清，只剩黛玉孤女一人。” 赵姨娘连忙附和道：“是啊，可怜见儿的，小小年纪没了母亲……”，接着试探地问道：“要不要我帮助收拾外甥女住的地方？” 贾政摇摇头：“老太太派人去接时，曾说过来就和同她住，就在碧纱橱那间。” 赵姨娘脸色一沉：“环儿几时有这种机会陪伴老太太就好了。” 贾政皱皱眉：“还是多放些心思让他好好读书.....” 赵姨娘平素为环儿不时地与宝玉争宠，这次又与拿环儿与黛玉相提并论，勾起了贾政对贾家后继无人之烦恼。

宁、荣二府贾政一辈有宁府贾敬，荣府贾赦、贾政共三位男丁。宁府贾敬早年中过进士，在家族加持下本可仕途高照，耀祖光宗。后来却沉迷虚妄的长生炼丹之术，由儿子贾珍袭了职位，自己离家居于至都中玄观，终日与道士为伍。

贾赦虽为荣府长房长兄，袭了荣国公爵位，但在贾政眼中，长兄胸无大志，对朝廷无寸尺之功，只知纵情享乐。到下一辈，共有宁府贾敬嫡子贾珍，荣府贾赦嫡子子贾琏，庶子贾琮，及自己与王夫人所生嫡子贾珠、宝玉及赵姨娘所生庶子贾环六人。贾珍在父亲离家后无人约束，骄奢淫逸，胡作非为，贾政只觉宁府纲常崩坏，又不便明言。而荣府贾琏虽有小慧，但大智不足，难当家族重任。己出长子贾珠自幼聪颖，七岁能诗，十岁通读《春秋》、《通鉴》，深得父母喜爱，贾政曾暗自庆幸曰‘此子肖祖，贾府后来有人’。但可惜身体有些单薄，刚刚娶妻李纨便生病离世，留下遗腹子贾兰。剩下宝玉、贾环及贾琮，然性格皆有憾缺。

宝玉天性叛逆，专爱在女孩堆里混；贾环、贾琮年纪相仿，环儿举止阴暗，狭隘自卑；身为琮儿宗母的贾赦填房邢夫人，自己未曾诞下一男半女，只知一味讨好夫君，贪婪吝啬，从来对琮儿疏于管教，以至贾琮自小顽劣无礼。贾政笃信自古圣贤立言，教化万民，修身正行的道理，认为读书明理乃是第一等要紧事，只要体会圣贤之道，宝玉自可变

化气质，去其轻浮，养其稳重。环儿、琮儿方可免除其猥琐、顽劣行径，心地举止来得光明磊落。因此对他等勤学苦读格外在意，一早就建立家塾，延请名儒，教授一众贾氏子弟。

可偏偏老太太溺爱宝玉，生怕他像了贾珠读书身体受累，这宝玉虽然天性聪颖，可对圣贤书却是不屑，借着老祖宗庇护，能躲便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贾环、贾琮本是懒惰于学之人，别说圣贤书，即便是诗词歌赋类也是概是不通。想到这些，贾政心中一阵茫然，不由站起身，口中说了句 “我需向老太太禀报一声。” 遂起身拿着信函走了出去。

宝玉贴身丫鬟袭人在黛玉抵京当日一早就起来，宝玉早上要去城外华严寺还愿，主侍府内的丫鬟们照例不随。袭人先将宝玉还愿的衣冠摆好，再出来找到随行小厮茗烟、赵贵、锄药、扫红等人，叮嘱一路小心服侍，其中李贵年纪最大，又是宝玉奶娘李嬷嬷之子，袭人特意提醒他不许宝玉骑马。

袭人回来轻唤宝玉，睡梦中醒来的宝玉猛一下坐起来：“可是林妹妹的船到了？” 袭人笑了笑：“琏二奶奶说是午后才到码头，你回来就能见了。” 宝玉随即咕咚一下又躺下。袭人轻推他肩头：“误了还愿时辰，小心又被老爷责怪。”宝玉这才向上伸出双臂，要袭人拉他，袭人握住他的双手，宝玉借势坐起身坐在床沿。

几位丫鬟进来帮他洗漱，袭人轻启枕边自己罗帕，捧出那块玉，置于自己衣襟深处贴身捂暖了，再仔细给宝玉佩好。然后与晴雯一同为宝玉穿上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的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锦排穗褂，麝月帮宝玉登上青缎粉底小朝靴。最后袭人为他梳好头，戴上嵌玉紫金冠。袭人退后两步，端详宝玉，只见他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如刀裁，美如墨画，眼似桃瓣，睛若秋波。不由心中暗自赞了一回。

早膳毕，袭人沿着府内曲径山石之间，将宝玉送到贾府门外，虽宝玉长得已然同袭人一般高矮，还是习惯不时像小时那般挽一下袭人的手臂，袭人另一只手则挎着一只罩得严实的食篮，一路走二人窃窃私语。出了荣国府西角门，站在正门十来位华冠丽服的执事连忙上来请安，门口牵着骏马的随行小厮，及宝玉乘坐的马车已在等候。茗烟过来接着食篮，袭人：“别给他吃外面脏东西。”李贵将宝玉抱起来放在车上， 在门楼檐角悬挂的铜风铃被北风撩得发出一阵叮咚声响，宝玉临进车厢又回身向袭人道：“你且回去罢。” 袭人点点头，但还是目送宝玉一行转弯看不见了方才转身。

袭人进得大门径自往回走，至贾母庭院门口却未进去，偏往宽夹道行而来，但见青砖墁地，两厢粉墙开漏窗，窗棂雕花各异，墙根列植垂丝海棠、紫藤之属，若值春日，夹道如锦带蜿蜒，偏此残冬时节，清净之间略显寥寂。

一路走来，不觉想起以前从贾老夫人那里听来的，关于黛玉母亲贾敏的旧事。却说贾敏降生时，正值贾府赫赫扬扬之际，贾敏是贾母掌上明珠，又系最小的，素与贾母同卧起。贾敏天生秀丽多姿，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及上面两位哥哥疼爱，自幼贾敏性格高孤，不拘俗礼。有一年贾母带子女回江南祭祖省亲，曾去拜访夫君贾代善至交好友林岳，那是他年轻外放江南督办漕运时所结识。林家祖上曾袭过列候，到林岳一代业经四世，虽系钟鼎之家，确系书香一族。贾氏兄妹与林岳之子林如海四周玩耍，林如海与贾敏年纪相仿，两小无猜，甚是投缘。

林如海十六岁那年，为科举计，负笈进京求学，谒见贾代善时，恰遇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贾敏，二人重逢，竟如旧识。贾敏对这位相貌堂堂且胸怀志向，浑身尽显诗书涵养的儿时玩伴顿生爱心。自林如海学成返乡参加乡试，二人唯以鸿雁传书。林如海虽也倾慕贾家小姐，但觉自家门庭高攀贾家不起而踟蹰不前。

极富主见的贾敏私下鼓励林如海大胆向贾府提亲，同时向母亲坦诚非林如海不嫁心迹。贾母听闻大惊失色，他等豪门之家岂有这等荒唐事，但静下心来，放眼望去这豪门一桩桩婚姻，无不是借婚姻之喜，交织利益。贾母娘家姓史，南京四大家族之一，当地人用“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来形容她家财富。嫁到贾家也逃不脱金陵两家建立纽带，各取所需。今日爱女不计林家门庭，以情为先，倒是有其可贵之处。贾母思前想后最终决定成全女儿，说服夫君，应允这门婚事。

婚后二人情深意笃，林如海继续苦读，终于不负期望，殿试高中探花。袭人幼时听贾母道此只当闲话，此时长大的袭人在想：有林如海那般清雅俊秀，学识出众的父亲，贾敏这种美丽、聪慧果决的母亲，不知这黛玉小姐该何等人物？

边想着袭人已然绕过大影壁，到了贾赦老爷之子贾琏与王熙凤住所。迎面撞见行迹匆忙的平儿：”袭人妹妹这大早.....” 袭人的思路被打断：“.....找琏二奶奶取些物件，林姑娘来用的，你这是.....” 平儿：“也是去安排通州码头接船，今天二奶奶起得早，正和彩明在正厅里，你径直进去便是。” 王熙凤嫁入贾家时随身丫头陪嫁过来共有四位，几年间，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平儿一人。平儿自小与主人一同长大，容貌出众，聪明伶俐，协助处置起贾府各类庶务，不单似王熙凤那般麻利，还能做到明而不耀。袭人一向喜她亲近可人，不似那等阿谀奉承之辈。彩明则是贾府家生小僮，他生的得眉清目秀，犹如女孩，虽仅得十来岁正值清纯，却是过目能诵，尤擅账目，被王熙凤看中，召到手下做事。

袭人进到正厅前先喊声：“琏二奶奶。”，彩明撩开绣着 ‘五福捧寿’纹样猩猩毡厚门帘。只见坐在长案几旁圈椅上的王熙凤满面笑容：“袭人来啦。”袭人：“二奶奶安好，老太太说从库房里取出林姑太太未出阁时屋里挂的那几幅画，挂回碧纱橱，让黛玉感受母亲当时闺中情趣。” 袭人迟疑了一下，接着说：“当年林姑太太盖过的丝绵锦被缎褥是否还在？要是能找到，我用火盆熏了给黛玉姑娘用，也是有母女一番情分在里面了。”王熙凤点点头：“果然周到！”，转头对彩明：“你这就带袭人去取。” 袭人瞥见长案摊开的账簿若干，忙道：“二奶奶和彩明在理事务，别扰了正经。王熙凤摆摆手：“无妨，其实都是库房的事，以前我觉着里面混乱，账物不符。” 袭人不敢接话，鞠了躬和彩明出来，身后传来王熙凤声音：“带上几个小厮帮着拿东西。”

袭人随一路颠颠跳跳的彩明来到位于西北角的大库房，库房自成一体，院深墙高，包铜皮的榆木大门，门楣上悬着块 ‘慎守资储’ 的泥金匾。袭人对库房并不陌生，以前多是贾母差她来存取物件，但在她眼中，库房内中杂乱，所以多是侯在账房内，办好事情便走。这次好奇琏二奶奶接手后库房内的摸样，就随彩明账房主管赖大及账房吴新登一同进了库房。

一进正厅已觉气象不同，以贾母为首，两府各位女主不常穿戴的命妇衣冠依次悬挂在鸾凤、牡丹纹描金金丝楠木冠帔架上，在斜照进来的的阳光下日光下熠熠生辉，如披霞云。再向东西望去，只见摆在紫檀架上的各式金银器皿、锦绣绸缎、古玩奇珍、异域贡品等干净齐整、错落有章。彩明翻着账簿，指示吴新登带小厮去第三进院去取东西。袭人不禁道：“你可真把里面拾掇得井井有条。”彩明笑笑，“不是现在井井有条，是以前太杂乱无序而已。”袭人曾有听小厮有些传说，但也不便对彩云说什么便先退了出来。

倾间一个小厮捧着几卷画轴，另外两个提着一只大樟木箱从后院出来。袭人便告辞了彩云带着三人向贾母院走来。四人走过宽夹道，不料想撞见贾赦正与清客相公费舍益、吴量迎面而来，袭人等连忙让在一旁。袭人唱了声“请大老爷安”，贾赦与贾政兄弟面容相似，但袭人每次见到贾赦总有些局促，她觉得大老爷目光上下游离，不似二老爷贾政那般腰直背挺，目不斜视。

贾赦驻足，先将袭人打量一回，认得几个小厮系儿子贾琏房里的，因问：“这是.....”袭人忙将事由说了一遍。酷爱古董书画、珍藏异宝的贾赦点点头，并示意费、吴两人将小厮捧着的画轴打开看看，费舍益自小厮怀中取出一幅，吴量娴熟地将画轴展开，此乃黄荃的《杏花鹦鹉图》，贾赦望望吴良，吴良：“果然五代神韵！您看这鹦鹉丝毛技法.....”吴良以指虚点翅羽“此乃‘撕毫’笔法也，墨线沉入绢素，复罩染石绿，诚所谓骨肉停匀。” 接着又打开一幅，是米友仁《潇湘奇观图》，费舍益刚要开口，便被脸色一沉的贾赦截住说：“这幅是妹夫如海当年第一次进京求学时赠送给妹妹的，曾一直被妹妹珍藏于闺阁之内。” 说罢也不理其它人，一甩袖转身便走了。费、吴连忙将画卷起，交回给袭人，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袭人回到贾母大院这边将烘烤被褥、生火盆去碧纱橱湿气、挂好画轴等事安置停当。说起碧纱橱，那是贾母大院中的一间雅室。身为贾府中德高望重的家长，贾母院落宏伟不凡，正房东侧一溜是贾母居室，西面几间现由宝玉居住。碧纱橱位于西面最后一间，挨着宝玉睡房，两房之间是紫檀木雕刻云屏，这扇隔断榫卯精巧，框架以回纹勾边，中间嵌五福捧寿团花图案，蝙蝠翅羽纤毫毕现，寿字中心嵌一枚和田玉璧。下方裙板雕松针、竹叶、梅枝，簇簇分明。竹叶边缘薄如蝉翼，梅枝虬曲处以银丝嵌出冰裂纹，仿佛真能嗅到梅竹清香。隔断中心以茜色软烟罗糊裱，纱上或绣折枝花卉，或描金绘彩，透光不投影。

碧纱橱先后住过两位贾老夫人最疼爱之人，先是女儿贾敏，后为孙女贾元春。元春与姑姑贾敏天性不同，她重礼仪规范，温婉宽厚，幼时已显出雍容华贵气派，贾母觉得元春类其年轻时性格举止。贾敏出嫁后，便将元春接过来同住。后来宝玉出世，住在碧纱橱外间，由元春亲自养育，元春深爱其弟，宝玉衣着饮食，不假人手，伴其左右，无微不至，并亲自教导宝玉识字书法，吟诗作对。

后来元春被选入宫，姐弟分离。宝玉思念姐姐变得郁郁寡欢，沉默不语，不思饮食。贾母忧心不已，生恐宝玉身旁无竭力尽忠之人， 遂将自己贴身丫鬟珍珠派给宝玉，贾母识人善用，深知珍珠心地纯良、克尽职任。这珍珠亦有些痴处，服侍贾母时，心中眼中只有一个贾母，自到了宝玉身边，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

珍珠长宝玉两岁，虽不会写诗弄文，也并未刻意劝解宝玉离开元春的思愁，而是以她那种温柔敦厚的方式填补宝玉的孤寂，日常琐碎之间的细致照料，潜移默化之间，使得宝玉觉得姐姐又回到身边。后来宝玉有感陆游诗句中”袭人“二字暗含‘香气浸润’之意，而她又本姓‘花’，便将‘珍珠’更名为‘袭人’，以呼应她温柔缱眷。润物无声性情。

原本夜间是她和奶娘李嬷嬷二人服侍，宝玉长大些后便只留袭人一人睡在宝玉大床旁的长榻上陪伴，袭人在贾母身边时善倾听不善多言，为此贾母常笑称她是个没嘴的葫芦，但从到了宝玉身边，二人朝夕相对，开始时为了排解宝玉的忧思，袭人想尽言辞引导宝玉开口言语，后来宝玉渐渐回复活泼天性，二人之间话语更多，反使得袭人从此不似以前那般鲜言寡语。

午后袭人赶到贾母这边。虽贾母面似平日那般慈祥中带着威严，袭人却也看出老太太将见黛玉时悲喜交织，聪明体贴的鸳鸯更是在旁不停地说东道西，意图分心。鸳鸯大过袭人几岁，袭人初到贾府便是服侍贾母，鸳鸯一手教她许多，鸳鸯是贾母离不开的人，贾母饮食起居穿戴皆由其经手，她可细心记住贾母各项人情往来，她的日夜陪伴给与贾母极大精神慰藉。豪门之家，历来有‘仆随主荣’只说，贾府亦不能免，贾母在贾府至高无上，从而其他各位主子对鸳鸯也存几分敬意，而鸳鸯却从不仗势欺压下人，与袭人两人私交甚笃。此时在贾母身边的还有黛玉大舅母邢夫人，二舅母王夫人，并贾政故长子贾珠之妻李纨等人。

第二回

会宝玉颦卿惊旧识 安姨亲贾府启梨香

话说黛玉登轿进城，自纱窗中窃见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随行仆妇，用度不凡。行了半日，方见两府门前各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的大门，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敕造荣国府’字样。进入西角门一箭之远，换上眉目清秀小厮们抬轿，后面一众婆子下轿步行跟随，在贾母大院门前停下，小厮们肃然退出，婆子扶着黛玉进了垂花门，转过设立着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风的穿堂，再绕过三间退厅，来到雕梁画栋的正房大院。

鸳鸯、袭人听见外面丫鬟们欢笑声：“刚才老太太还念诵呢 ！可巧就来了。” 贾母立即拄杖起身由鸳鸯、袭人左右搀扶迎了出去。” 贾母见到黛玉，恍如心爱女儿贾敏再生，顿时悲情之处溢于言表，泣切之声引得周围侍立之人无不落泪。众人慢慢劝解，贾母略止住。贾母将李纨、王夫人、邢夫人指给黛玉。随后丫鬟拥着三位姑娘来了。

当先一位名唤迎春，大老爷贾赦之庶女，其生母早亡，生前性情温婉，在府中颇得敬重。但见其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性格类其母，温柔沉默，观之可亲。跟着的是探春，乃二老爷贾政之庶女，她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望俗。后面名惜春，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系宁国府贾敬之幼女，其母系名门闺秀，不幸早逝。贾敬一味好道，贾母怜其幼失怙恃，故接来荣府抚育。黛玉连忙起身迎见，与之厮认。

众人说话间，后院有人人未到，笑声先到：“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 原来是熙凤，黛玉内心纳罕：为何此人大声喧哗无礼。但见到众人皆若无其事，便明白王熙凤与贾母亲密。熙凤颇知如何讨喜老夫人，二人惯于说笑取乐。王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仔细上下打量，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

贾母命袭人及着几位老嬷嬷带黛玉去拜见贾赦、贾政两位舅舅。黛玉认识袭人是方才搀扶老太太其中一位。一路黛玉或乘翠幄青绸车，或步行。袭人一路过来向黛玉说些府内房屋庭院走向，且道自己原系贾母丫鬟，后拨与宝玉使唤。引着黛玉先到了大舅正房正室，与舅母邢夫人坐下，夫人便派人往外书房请贾赦，这贾赦早晨偶遇袭人几人，见到妹妹当年珍藏之《潇湘奇观图》，触物伤情，所以甩袖而去，这一整天都提不起神，此时来请去见黛玉，便对来人说：“今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 来人回去转告，一向对贾赦心怀惧心的邢夫人也不敢再请，黛玉连忙应了，便告辞出来。

一路穿堂入廊，经过 “荣禧堂”，进入王夫人的日常起居的三间耳房，稍加休息，又被请到东南三间小正房内。黛玉见室内陈设华贵而不失清雅，心想这必是舅舅、舅母的起坐间，正面炕上设着青缎背引枕，中间隔着堆着书籍茶具的炕桌，王夫人坐在西边，将黛玉让往东侧上座，袭人在旁暗觉不妥，未敢多言。黛玉揣度此乃舅舅贾政之位，便只在旁边的椅子上侧身坐了，王夫人再三让她上炕，黛玉方挨着王夫人在西边坐下。袭人纳闷：为何夫人执意要让黛玉坐二老爷位子？

王夫人道：“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罢。我只是有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识字，学针线，或偶一玩笑，却都有个尽让的。我只有一件不放心：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 ‘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庙里还愿去，尚未回来，晚上你看见就知道了。你以后总不用理会他，你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惹他的。”

后人有写了《西江月》来评判宝玉，词曰：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仿此儿形状！

这写词之人不知宝玉奇特来历。原来远古女娲炼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巨石，补天选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丢在青埂峰之下。哪知此石历经锻炼，灵性已生。逢二仙人路经歇息闲聊，此石听闻二仙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便口吐人言，请求二仙带他到人间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仙人笑道："那红尘中确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皆空。"那石如何听得进去，苦求再三。仙人曰："如今大施法力助你，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 二仙遂施法，将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在那太虚仙境中充当起浇灌绛珠仙草的仙界侍者。

某日正浇灌时，凡心偶炽，主动下凡，衔玉前往高官显宦之族，温柔富贵之乡的贾府投胎。王夫人哪里晓得，这宝玉未投生贾府之前，命数早已定下——此生只为经历一段温柔富贵，既无守成持家、光耀门楣之责，亦无金榜题名、安邦定国之念。

此时夫人说起宝玉，唇边虽挂着浅浅笑意，眼底却隐着一丝倦意，缓缓道："这孩子打小就与别个不同。老太太特请了先生教他念书。人家孩子见了先生，莫不恭恭敬敬，偏他，竟似那圣贤道理一概听不懂，只知顽闹。你二老爷有次问他将来要作什么样的人，他倒也郑重，歪着头想了半日。"

黛玉听了，睁圆了杏眼，凝神细听。王夫人续道："他竟回了一句……'人为什么定要做什么呢？'"说着，夫人抬眸望向窗外，看着那阶前零落的花枝，半晌方轻轻叹了一声，语带茫然："他并非故意忤逆长辈、顽劣任性，只是……"话到嘴边，又咽住了，像是自己也说不清那心头的困惑，末了只淡淡道：

"我有时觉得，他不像是来这府里过日子的，倒像个局外人，冷眼看着这一府的繁华热闹。"

多年之后，事过境迁，当年曾为贾府中人，闲话宝玉时，终无定论。有说他生来衔玉，本非凡品，心性自然异于常人；有说他不过是仗着老太太百般疼爱，才养得这般骄纵任性、不务正业；更有道他这般不重功名、不恋家业的性子，原不该生在这侯门公府，白占了宝二爷的名分。只是无论旁人如何评论，宝玉自己，却从不曾将这些放在心上。功名仕途、家族基业、锦绣前程——这些在旁人眼中重逾千斤的东西，在他眼里，竟似隔着一层薄纱，朦朦胧胧，远在天边，半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致。

王夫人与黛玉说话之间，老太太那边传膳了。王夫人因要服侍，忙携了黛玉穿廊过院回到贾母这边。这王侯之家，侍候长辈用饭乃显示孝道之基本礼仪。荣府这边，贾母之儿媳邢夫人、王夫人，孙媳王熙凤。李纨皆需侍立布菜，不得同坐。直到贾母用毕，漱口净手后发话：你们也去吃饭吧。方可回房与各自家人用饭。贾母内心一向不大瞧得上贾赦续弦邢夫人，便以多照拂贾赦为名，免却了她侍膳之役。对其他三位媳妇，贾母也是礼仪上由她们起了膳，便放她们回去了。改由手脚灵巧的近身丫鬟们服侍。

贾母这边今日很是热闹。谁不想来看看新来的林姑娘，够格的管事、丫鬟来了不少，只见李纨捧杯，王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旁四张空椅，熙凤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坐下，黛玉连忙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该这么坐。" 黛玉方才坐下，三姐妹坐了其它三张。谁人上桌与贾母用膳，这其中是有讲究，三春为未嫁孙女，属主子姑娘，在娘家地位尊贵，黛玉是贾母亲外孙女，乃客居亲戚小姐，是娇客，理应受到礼遇。宝玉、环儿、琮儿照理亦可上桌陪膳，但贾母偏偏只爱宝玉一个，其他二人从未享此殊荣。可见得这其中就有既定礼仪，又有贾母个人好恶。

晚膳方开，贾母如同往日，对王夫人等道：你们去罢，让我们自在说说话儿。”王夫人等人遂退了出去。

探春母亲赵姨娘也来张望，眼见情形使她不由得暗忖：身为姨娘这半主半奴身份，虽不得像王夫人几位那般近在老太太身旁，但总该比那些丫鬟们体面些罢，可贾母的鸳鸯，宝玉的袭人，熙凤的平儿，哪个地位不高过自己。亲生女儿倒是坐在老太太面前神情自若，现在见了连句娘都不叫了，却把王夫人当做了亲娘去认。

赵姨娘盯着看黛玉的一举一动，细听一言一语。见到贾母对她的那般宠爱，心知环儿在老太太跟前又生出一重阻碍。忽觉得有人轻拉她衣袖，一看是周瑞家的，这周瑞家的是王夫人嫁到贾家的陪房，当时已与周瑞成婚，周瑞便随妻子来到贾府，掌管贾府庄田收租。周瑞家的则凭着王夫人信任，作府内管家。因周瑞家的与王夫人关系密切，赵姨娘在与周瑞家的言语时，还是小心翼翼。贾母历来知晓黛玉自幼身子弱，几位姐妹也见她面带病容，她们正议着黛玉该吃什么药。赵姨娘便悄声道了一句：“可惜了一副如花似玉的好模样。”不料周瑞家的竟然轻声回了句：“药罐子。”

心中惦记着尚未回来的宝玉，站在贾母身后的袭人没心思听贾母与姑娘们的对话，恰在此时，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响，袭人一听便知是宝玉。

黛玉见进来的这位公子眉目如画，竟不像人间子弟，倒像天上童子。他虽怒时而似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心中大惊：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面熟！” 宝玉进来并未旁视，大步径直来到贾母面前请安。细心的黛玉察到宝玉在面对贾母时，目光与向站在贾母身后的袭人交汇了一瞬间。贾母：“去见你娘来。”

宝玉起身绕过贾母往后面而去，袭人立即跟了出来。一日不见，生怕小厮们照顾不周，忙问华严寺一路情形，宝玉回应都好。袭人知道宝玉最要听的，便将一天黛玉抵达前后之事一一说了一回。宝玉向王夫人请了安，回到贾母西侧碧纱橱外间自己居所，袭人帮他褪下冠带，露出头上周围一转短发结成的小辫，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成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为他换上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下面松绿撒花绫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更衣毕，宝玉拔腿匆匆便走。

宝玉回来坐到黛玉旁，细细看，真是与众各别，只见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月，行动如弱柳扶风。宝玉笑道：“这个妹子我曾见过的，看着面善，倒像是远别重逢一般。”

众人皆以为宝玉又在痴言妄语，见怪不怪，只觉逗笑。其实不然，宝玉投胎前曾是太虚仙境中仙界侍者，而黛玉之前生，恰是他所浇灌的那株绛珠仙草，为报答灌溉之恩，决定后世以泪水偿还。这便是二人初见时似曾相识之缘由。有诗道：莫道相逢新，灵台旧苔痕，绛珠还泪日，原是识君辰。

宝玉问道 “可有玉没有？” 黛玉答：“我没有玉，你那玉也是件稀罕物儿，岂能人人皆有？” 宝玉听了，登时发起病来，摘下那玉就狠狠摔去，急得袭人赶快拾起，用罗帕擦了，宝玉骂道：“什么罕物！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说没趣儿，如今来了这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个好东西。”

贾母急的搂了道：“你生气要打人骂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又赶紧编了个黛玉为何无玉的故事，才把他哄好。贾母从袭人手中接过玉，亲手给他挂上。此时，一位管事儿的问安置黛玉事，早已心中有数的贾母道：“将宝玉挪出来，同我在套间暖阁里，林姑娘先安置在碧纱橱，那是当年她娘住的地儿。”好不容易盼来了黛玉的宝玉赶忙接话：”

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又何必出来，闹的老祖宗不得安静呢？”贾母心知一纱之隔未免太近，毕竟男女有别，但转念他们年纪尚幼，旁边又各有近身嬷嬷，便说：“也罢了。”

入晚，贾母正房西侧这边，忙了一天的晴雯等几位丫鬟服侍宝玉睡下后退下，袭人将玉从宝玉项上摘下，取出自己罗帕裹好，置在宝玉枕边。卸了妆，方欲躺下，忽隔茜色罗纱见碧纱橱还隐约透着烛影，遂轻步踱入。含笑道：“姑娘还未歇息？” 黛玉见是袭人，忙让 “姐姐请坐。” 袭人在床沿坐下。黛玉丫鬟紫鹃：“林姑娘刚才正在伤心落泪，说第一天来就惹得你家哥的狂病，倘若摔坏了那块玉，岂不是大罪过，我刚给劝好。”袭人道：“姑娘切莫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离奇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 黛玉：“姐姐们说的，我记着就是了。”袭人怕黛玉对新居还生分，因抚着楠木罩架子床阑道：“听老太太说，这座床当年是老太爷专为先姑太太在江南定制，连床上的被褥也是她用过的。”

闻及先母，黛玉双眸顿亮。袭人又说起墙上几幅画的来历，并特指着那幅《潇湘奇观图》：“今天遇见大老爷看画，他说是林老爷当年进京求学时，送给先姑太太的呢.....” 黛玉凝睇画卷，思念满面：“先母也曾讲过娘家旧事，但姐姐说的这些却是刚刚知晓，日后多告诉我些。”袭人欠身：“我年纪小，一星半点都是从老太太那里听来。老太太所知最详，今后住在一起，她会慢慢讲给你听.....” 黛玉颔首。

袭人：“这碧纱橱只有先姑太太和大小姐住过，自从她们离家，一直空着，只有老太太常在在月圆人静之时，进去独坐，我们都不敢惊动，唯有鸳鸯姐姐见久了，方搀出来，言至此，袭人忽感感伤，一望黛玉已是泪流满面。袭人满面歉疚：“不经意令使姑娘悲伤，实在.....” 黛玉截住：“我是感念老太太当年如此疼爱先母，今日见面，对我又是万般怜爱，视为心肝，先母地下有知，该是何等欣慰！” 二人又叙些闲话，袭人方退。

袭人回来先看看宝玉，奔波一天的他在沉睡之间，替他掖好被角，方在长榻上躺下，但见皓月临窗，霜华铺地，日间事历历浮现，暗忖黛玉：自幼没了母亲，投靠外祖母之日，便是与父亲隔万水千山之时。转思己身：父母虽近在咫尺，却感无依无靠，原本花家倒也算小康，但逢饥荒，家里人就快饿死，便狠心将自己死契卖断给贾府。所得几两银子置两亩薄田度过难关，但父亲体弱多病，一家人也仅是个得过。这家于己，既无所恃，亦无所念。心之所系，情之所在者唯宝玉而已，朝夕相对，亲密无间，宝玉待我无比信赖，心诚意切。但这宝玉是个情种，对女孩不论主仆，无不甚好。以后长大，若情意生变，我便成了断缆孤舟，不知靠在何处。老太太今日见了黛玉，彷如爱女再生，今后对她的宠爱可想而知。但她毕竟年迈，倘有不讳，没了外祖母，黛玉便比不上贾府那些有父母兄妹的主子们，变成了寄人篱下之人。我依宝玉钟情，她赖外祖荫庇，虽贵贱有别，可却需依赖它人却无不同。想到这里，袭人不由得轻叹一声，对黛玉生出一份共情之心。

且说那护送黛玉入都的贾雨村，诗书仕宦之家出身，胸有才志。但到他这代，家道中落，一身落魄，只身栖身葫芦庙中，靠卖字作文为生，一心攒够盘缠，进京求取功名。庙旁住着一户乡绅，名甄士隐，膝下无子，仅有三岁女儿英莲。一日贾雨村过去做客时，偶遇丫鬟娇杏，回眸几次相望，贾雨村心生情思。甄士隐乃惜才之人，赠送雨村白银五十两，冬衣两套，资助其赴京赶考。次日欲再写两封举荐信，使人去请时，不料他一早已动身进京去了，竟未前来面辞。

贾雨村进京当年便中了进士，入仕后却因贪渎被人举报丢了官职，遂游荡于江南一带，寄情山水之间。雨村恩人甄士隐这边，却遭了弥天大祸。元宵节观灯时女儿丢失，居所又遭失火烧成瓦砾。甄士隐万念俱灰，看破红尘，竟随了跛足道人出家而去。

当贾雨村游至金陵时，得人举荐，入金陵望族甄府作教书先生，甄家数代蒙先皇恩典，钦点任内务部“金陵体人院总裁”之职。其家先祖甄义之母宋老夫人曾为当今太上皇帝保姆；甄义幼时便在宫中伴读，及长，更任御前侍卫多年，与太上皇帝有手足之情。太上在位时四度南巡，极尽奢华，皆由甄义总理接驾，圣驾每次驻跸，必临甄府。太上于府中见年高之宋氏老夫人时，曾执手叹曰：“此吾家老人也。”其恩宠之隆，可见一斑。

这甄家与贾府也是世交旧戚，两家时代于江南之地互为依傍，同气枝连。昔年甄义为接驾先皇南巡，将那银子花得如流水一般。竟亏空了部中巨额官帑。为此，贾家及金陵四大族的薛家，私下有鼎力襄助，以助甄家填补。后贾家举家北上任职，仍将许多家私财物产寄存于甄家，江南故地田庄土地亦一并托与甄家代为经营打理。

贾雨村在甄家盘桓数载，后又转至盐政林如海扬州府中，专教黛玉一人。此番送黛玉抵京后，持宗侄名帖，前来拜谒贾政，贾政见雨村相貌不凡，谈吐不俗，又是科甲出身。心中自是欢喜。原来贾政仍然最喜读书上进之人，每有礼贤下士之德，大有祖风。

说起贾政自幼便聪颖好学，少时有志沿科举入仕，不靠祖荫立身。谁知天不遂人愿，其父代善病重之际，深知长子贾赦虽应袭爵，却非治家之材，然祖制不可违，只得与夫人史太君商议，特上奏本。当年且在位的今太上皇体恤旧臣苦衷，恩准仍由贾赦袭爵，却命贾府改由弟弟贾政掌管家族，并额外赐了个主事职位，令其入部习学。

如此一来，贾政的科举之路却被断了。他却将一片向学之心，尽数寄托在读书人身上，待士子格外优厚。只是这番安排，却在贾赦心中种下了芥蒂。这些年来，他总觉着老太太偏心幼子，又见贾政虽未袭爵，却掌着家业首务，自己这个嫡长子反倒形同虚设。面上虽不显露，心底却暗生妒恨，只把这口气默默咽在肚里。

如今贾政见了雨村这般人物，又得加妹丈的手书举荐，那爱才之心愈烈。贾政本事端方君子，与林如海一般，皆是见人满腹才学，便将以才掩德之事看得轻了。当下在部内代为打点，夫人长兄王子腾举荐，恰逢金陵应天府出缺，贾雨村得以补上，临行来致谢后欢喜赴任去了。

再说那金陵薛家，本是书香门第，祖上由科举入仕，几经升迁，终膺金陵织造，此乃内务府下辖要缺，非但在江南督造铜元，大宗御用绸缎；更总揽瓷器，粮食等经漕运北上；并代皇家自北面收取之参茸、貂绒、煤炭等货运来江南发卖。薛家将这桩皇家生意，经营得风生水起，江南一带皆传：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至薛衡一辈，已历三代矣。

自古道‘朝中有人好作官’，薛衡之父薛文玺素与今上大兄密亲王交厚。彼时太上皇在位，龙体康健，子嗣繁茂，为长治久安懋隆国本，密亲王又系嫡长子，遂择吉日立其为皇太子。太子深知储君之责重大，便有意广结人脉，上至宗室郡王，下至朝野重臣，皆以礼相待，赏赐不断，同时有意疏远其余一众皇子。对于皇太子暗地里为继承大统预作筹谋，诸皇子渐生厌恶。薛文玺则感念亲王昔日恩遇，又盼为家族谋取长久前程，连结江南官绅士、都抚大吏，私下供奉太子不少银子，助其应酬打点。

后来薛文玺病逝，薛衡得以承袭织造之职。之后有人向太上皇启奏太子行止放纵，德失端正，结党营私，暗植亲信。太上盛怒，下诏废黜密亲王太子之位。并将其幽禁于京郊别苑。另择今上为新太子，以固社稷根本。数载之后，太上皇帝年事已高，精力渐衰，便下旨禅位于今上，自己则退居后宫，为太上皇。不久密亲王因郁郁寡欢，积忧成疾，终至不治。皇上念及手足之情，虽昔日有储位之争，仍赐谥曰“义忠”。

薛衡的夫人乃贾府王夫人胞妹，人称薛姨妈，二人有一子薛蟠，一女薛宝钗。薛蟠自幼顽劣，令薛衡失望，反对生得肌骨莹润，举止娴雅的女儿格外疼爱，令其读书识字，薛府藏书极多，任其饱览。

自太子密亲王被废，薛衡终日忧心忡忡，怕受牵连，生出心病而逝。此时，薛蟠在内务部挂名领着一份内帑钱粮，采办杂料。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失父管束，又有寡母溺爱护短，薛蟠越发横行无忌，整日不是花天酒地，便是与人争强斗狠，惹是生非。掌柜伙计们见这少东家糊涂颟顸，不谙世事，便都生了异心。暗中做假账，将那白花花的银子、贵重的货物，挪移出去。生意渐亦消耗。

虽金陵世族昔年多与废太子密亲王往来，然太上皇圣明，未尝以此深责群臣。及至亲定储位，立今上为嗣，更屡降谕旨，申饬诸皇子当念手足至情，不可因旧日歧见而伤天伦。今上恭谨宽仁，仰体圣意，继位以来确乎未以昔日政争之故，苛待旧时异见之手足。虽则今上宽仁，然金陵诸姓心底，仍视太上皇如泰山之安。太上在一日，其浩荡皇恩与旧年情谊，总教人于风波诡谲只间，寻得几分依托与宽怀。

金陵几家同气连枝，盘根错节多年。薛家领的是皇商采办，与宫禁内务息息相关，往日里为其他家行了不少方便，多有利益互通。如今薛衡一去，薛蟠败家，又岂止是薛家一门之失？往日里‘一荣俱荣’盛景，随着薛家这第一块基石松动，蒙上阴影。‘一损俱损’的谶语，冰山一角，开始消融。

宝钗见兄长如此荒唐，家业日颓，忧心如焚。私下向母亲薛姨妈进言：“哥哥在此，整日与那班浮浪子弟厮混，将朝廷委派要事，任交由掌柜伙计胡来，闹出乱子将家产全赔进去事小，若被朝廷查办，这个家可就完了。不如趁早禀呈内务府，托病去了挂名，离开这采办圈子。”薛姨妈听后深以为然。宝钗接着说道：“听闻今上降恩旨，凡仕宦名家之女，皆可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不若借此名目，禀明舅舅、姨妈，举家迁京。一全礼数，二京中有人约束。”那薛蟠原本就想摆脱采办束缚，又素闻京都乃第一等富贵风流之地，听得此议，正中下怀，即刻催着打点行装细软，准备启程。

岂料临行在即，陡生祸端。薛蟠偶见拐子所卖之女英莲，生得姿容不俗，立意要买。偏生那小乡宦之子冯渊也看中了，且先付了银子。两下争执起来，薛蟠骄横成性，手下豪奴一拥而上，将冯渊打死。薛蟠视人命为儿戏，将家中事草草托付给族几个老家人，在金陵留下一条掀起风波的人命官司。径直携了母亲、妹妹登舟，奔那繁华帝京而去。

话说王夫人见妹子携家前来，心中十分忻然。贾母与贾政亦俱出面慰留，遂命人收拾出东北角上梨香院一所，独门别院，房舍精洁，与薛家居住。薛姨妈自此与王夫人日则闲话家常，倒也安顿妥帖。

那薛蟠初时尚知略加收敛，然则纨绔根性，岂能久抑？未及旬日，凡贾府中斗鸡走马、寻花问柳之子弟，与其莫不气味相投，日逐会酒观花，聚赌嫖娼，竟比在金陵时更坏了十倍！宝钗见兄长非但未受管束，行止反较前愈发不堪，心中忧闷不已。然深知母亲溺爱难劝，兄长冥顽难化，亦只得随分从时，暗自蹙叹而已。

且不论薛蟠如何，那宝钗却日渐融入园中岁月。或与黛玉、迎春、探春、惜春等一处拈针理线，或共读诗书，或赏花观景，高墙深院之内，自有一番天地。那最喜在内帷厮混的宝玉，亦每每无事便绕膝谈笑，流连其间。

那薛蟠在金陵惹下的人命官司，正巧落在新授应天府尹贾雨村手中。贾雨村新官上任，本想秉公办案，却被堂下一位侍候差人使眼色阻止。退至后堂，方知他与贾雨村是葫芦庙旧识，系当年那位庙中人称‘鉴尘’的小僧人。这位葫芦僧告之雨村，这凶犯是薛府

的薛蟠，薛家与贾家、王家的关系非比一般。为了讨好几家大族，将这桩人命案子草草了结，

若说为趋奉权贵，了结此案，尚属官场常态，倒也罢了；可贾雨村自鉴尘口中得知，案中女子英莲便是恩人甄士隐当年丢失的爱女。明知恩公骨血，却为一己前程，断送其与生母重逢之机，令亲人永绝天伦，此等行径，实难恕矣。经此一案，雨村之负义心性，已昭然若揭。

贾雨村因忌惮葫芦僧知晓自己落魄往事，他还寻个不是，将他远配充军。贾雨村自认高明，却不知这鉴尘在世一日，便是他枉法负义的活证。一桩人命官司，竟被他如掩尘埃般轻轻盖过，事后他忙修书两封，向贾政、王子腾表功。自此，这贾雨村便投入四大家族门下。

光阴荏苒，倏忽数载。 其间，王子腾圣眷正隆，钦点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再说那入宫数载的贾元春，因贤孝才德，渐得天颜垂顾。凤藻宫深，榴花初绽，虽尚未明降封妃恩旨，然六宫侧目，圣意眷属，阖府皆知椒房之喜不远矣。一旦凤诏飞传，贾府便是正经国戚。

上有那同胞兄长王子腾位高权重，手握重兵，深得帝心；下有那元春女史承恩日深，眼见便是那宫苑新贵。两重贵气交叠，竟将贾府那摇摇欲坠的颓唐之势，暂且压服住了。府中上下鲜花着锦，复又是一派笙歌聒耳，锦绣盈眸的升平景象，暂忘了那冰山消融的旧话。

第三回

情切切袭人思前后 意绵绵公子试初缘

黛玉自在荣府以来，贾母万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亦自较别个不同。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人多谓黛玉所不及。于林姑娘孤高自许之性，袭人竟未尝介怀。细究其故，盖因自黛玉初入府当夜，袭人便与黛玉交谈，之后感怀身世，对黛玉生出共情之心。且黛玉于碧纱橱内与宝玉隔帐而居，袭人便常在跟前服侍。虽主仆名分有别，然一纱之隔，晨昏照应，黛玉待她亦与他人不同。然则，袭人亦与阖府婢仆一般，深喜宝钗之温厚和平。但见宝姑娘待人接物，温良恭俭，言语行事从无棱角，便是小丫头们偶有疏失，亦多宽宥。这般性情，如春风化雨，袭人亦觉可亲可敬，心下暗服。

亦是在此数年间，袭人悄然长成。身量渐丰，体态窈窕，行动处自有一段风流韵致。她自感知，府中诸人，无论主仆，除却二老爷贾政，那落在自己身上的眼风，竟与往日大不相同，隐隐透着几分异样。夜深人静之时，芳心可可，那男女大防之事，不觉也萦绕心头，更兼思及自身与宝玉朝夕相处的光景，这终身所托，究竟落向何方？

那日午后，宝玉在房中歇了中觉。此时正值长夏，袭人坐在榻边，执着轻罗小扇，徐徐送风。见他呼吸渐匀，沉入黑甜，便轻轻放下扇子，悄声嘱咐了外间正做针线的麝月仔细听着动静，自己蹑足出了房门，前往小厨房走一遭，吩咐备下宝玉偏好的那新汲井水湃过的鲜果汁子。

园中蝉鸣聒耳，日光透过浓荫，洒下满地碎影。袭人行至池边荼蘼架下僻静处，却见石凳上独坐一人，托腮支颐，望着满池绿水出神。细看时，不是别人，正是平儿。此时的平儿已被贾琏收了房。袭人心中纳罕：平姑娘素日里是我们二奶奶的左膀右臂，一时一刻也离不得的。府中上下多少双眼睛盯着，多少件琐事等着，此刻怎得这般清闲，独自躲在此处？便含笑走近前去，轻声唤道：“好姐姐，原来你在这里躲静！今儿奶奶那边竟得空了？放你出来松散片刻？”

平儿闻声抬头，见是袭人，面上浮起一丝浅淡笑意，那笑意却未达眼底，反透出几分倦意。她拉了袭人在身旁坐下，叹道：“好妹妹，快别提了。哪里是得空？不过是心头闷闷的，偷得浮生半刻闲罢了。” 平儿陪凤姐嫁贾府，与袭人相识，却甚是投契。平儿深知袭人待己至诚，口风又紧，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衷肠，唯在袭人面前可加倾吐。自平儿被收房以来，二人久未得机长谈。袭人见左右无人，便轻声道：“二奶奶亲自做主，将姐姐放在二爷屋里的。如此说来，姐姐与二奶奶相处，自是极融洽的了？”

平儿听罢，唇角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苦笑，低声道：“好妹妹，这话却看得浅了。你且瞧瞧这府里，哪一房主子屋里没个三两个姨娘侍奉？便是最重规守矩的二老爷，除却赵姨娘，不还有个周姨娘？二爷身边添人，原是迟早的事。与其让二爷在外头不知拣选什么人来，倒不如二奶奶自己出手。我本是她从南边带来的，根底性情她最清楚，又能替她分忧管家。她这一着，既把人攥在手心，又全了她‘贤良’名声，岂不两便？”

袭人见平儿剖白如斯，索性将心中盘桓之问托出：“姐姐既是二奶奶亲许收房的，怎的……却只顶着‘通房大丫头’的名分？” 平儿眸色一黯，静默片刻方道：“这原是我自家求的。”见袭人面露惊诧，她复又低语：“二奶奶早先提过抬姨娘的话头，我只推说年纪尚小，不堪此任。谁不知姨娘月例翻倍，体面不同？只是……妹妹可知二奶奶？才干自是拔尖的，只那心性里捻不得半分酸。我名分上离二爷远一寸，她眼里便容我多一分。宁可伏低做小，但求个平安稳便罢了。”

袭人恍然，轻声道：“姐姐是说，如今夹在二爷与二奶奶之间，进退皆需万般小心？” 平儿颔首，声音几不可闻：“正是此理。两下里周旋，倒须得贴着二奶奶些才妥当。故此……一月里统共不过应卯一两回……” 袭人懵懂：“应卯？” 平儿忽悟袭人于此事尚未尽知，颊边微晕，四顾无人，方附耳将云雨绸缪之事，悄声分说明白。袭人听罢，只觉耳根灼烫，满面飞红。垂首半晌，方细声问道：“二爷待姐姐……可还怜惜？”

平儿闻言，目光幽幽投向远处荼蘼架，半晌方涩然道：“若论主子待下宽厚的，满府里也寻不出第二个如宝二爷待你这般了。” 袭人指尖绞着帕子，轻叹：“他……终究年岁尚小……” 一语未尽，二人各怀心事，相对默然。忽闻荼蘼架外，彩明一声声呼唤穿透竹影，由远及近：“平姑娘——平姑娘可在？奶奶立等回话呢！”

转眼间宁国府长孙贾蓉大爷婚期已至。荣宁两府悬灯结彩，仆妇小厮们穿梭不息，一派煊天赫地气象。袭人随着荣府众人，也到宁府观礼。她立在穿堂游廊下，远远瞧着那迎亲的仪仗：八抬大轿披红挂彩，笙箫鼓乐喧阗盈耳，压地锦袍的执事排出去半条街，端的是国公府娶嫡孙媳的体面。袭人混在丫鬟堆里，踮脚张望，只见新娘子凤冠霞帔，由喜娘搀扶下轿，身段袅娜，步履端稳，虽隔着盖头瞧不见面容，那通身的气派已令人心折。贾蓉满面春风，依礼将新妇迎入府门，众人簇拥着往正堂行大礼去了。

事前袭人不免听些闲话。闻得这位新奶奶父亲秦业不过是工部一位五品营缮郎，且还是自养生堂抱养的孤女。袭人心中便存了老大一个疑惑：宁府何等门第？蓉大爷是正经嫡派玄孙，将来要承袭爵位、顶立门户的，怎的娶了这样门楣不显、根基浅薄的姑娘？便是寻常官宦人家，也讲究个门当户对，何况这敕造宁国府？

这疑惑在秦氏正式在府中走动后，非但未解，反添了几分。袭人眼中，这位蓉大奶奶，竟是个谜。她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更奇的是那举止行止间的典雅高贵，竟似与生俱来。莫说是小官养女，便是公府侯门的小姐，也未必能有这般清华气象。她待人接物，更是周全得体。每见自己，亦是亲切有加，未语先含笑，问寒暖，道辛苦，从无半分轻慢。可那亲切之中，又自有一股尊贵仪态流露出来，待下如此，待上更是恭敬孝顺，阖府上下，竟是无一人不夸的。

没多久，袭人便亲耳听老太太赞她是“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袭人有私下悄悄问宝玉：“你说这蓉大奶奶……莫不是哪位皇家金枝玉叶，阴差阳错遗落在那养生堂里了？”宝玉不在意道：“金枝玉叶不知！我只知她身上有股好闻的香气儿。”袭人奇道：“你如何得知？”宝玉嬉笑：“那日我故意打她身后绕过去，趁她不提防，贴近颈窝子便嗅了一下。”袭人猛然忆起，那日确是蓉大爷携了奶奶过来给老太太请安，自己与晴雯过去帮衬着待客，宝玉不知何时也混了进来，只在蓉大奶奶身前身后转悠。袭人正色道：“虽说蓉大奶奶年岁长你些，终究是你侄儿媳妇。你也渐大了，总该拿出些叔叔的体统来才是！”

转眼又是春暖花开时节，这一阵子有件事着实困扰袭人。长宝玉两岁，眼见得宝玉身量日高，嗓音亦脱了童蒙清亮，添了少年沉实。同室多年，彼时宝玉尚在稚龄，只视其为需精心护持幼弟，诸般行止原不十分避忌。莫说晨昏梳洗、更衣系带，便是夏夜溽热，自换贴身小衣，亦不过略略侧身，并不遮掩。彼时肢体相接，俱是寻常。宝玉那时懵懂，或嬉笑顽皮，或缠着说话，眼神清澈坦荡，倒叫人心中一片澄明，唯有怜惜照拂之意。

然近来，却渐觉出几分不同。每每清晨伺候宝玉起身，为他系中衣带子时，指尖偶触及其日渐坚实的胸膛，便觉心头一跳。宝玉沐浴，素来是亲为操持，试水温、添兰汤，无不尽心。而今，屏风后那昔日童稚之躯已悄然蜕变，水雾间，隐现几分男子轮廓，每每垂眸，不敢直视。二人再有肢体接触，宝玉不复昔日嬉笑，而是沉溺其间；而己则是欲避还迎。更令人心绪难宁者，乃宝玉眸中之色。不复纯然依恋，竟似掺入几分幽邃难明、隐隐

令人心旌摇曳之物。或于俯身为其整饬衣襟之际，忽觉一道目光灼灼，胶着于己颈项；或于俯拾衾褥之间，回眸正撞其凝睇，眼神深晦，待其回望，又仓皇闪避，唯余耳后一抹飞霞。

夜深人静时，白日里种种情形每每浮上心头。想起无意间在镜中瞥见自己身影，胸前的饱满已非旧日单薄，腰肢曲线也日渐分明。宝玉近来那些不同寻常的眼神，还有沐浴时不经意瞥见的、少年人体上悄然显现的属于男子的轮廓……这一切，都感到一种陌生的慌乱与羞窘。

他到底是大了……一丝难以言喻的迷惘，如初春的薄雾，不时缠绕心间。宝玉待己，自然仍是极亲近的，只是这亲近之中，分明渗入了几分尚难分明的意绪。从前那等毫无挂碍的亲密无间，竟似春日消融的冰面，底下悄然涌动着令人心慌的暖流。年长宝玉，又经平儿耳边悄递过那云雨私语，袭人对男女之事已是知晓。纵使宝玉尚在懵懂混沌之际，然通此道亦不过早晚之间。待到那时，倘若宝二爷动了那等念头，自己又当如何处之？

按这公侯世家的旧例：爷们未娶亲前，先放房里人服侍，原是常情。故此，于礼，素知老太太已将自己与了宝玉的，即便顺了他的意，亦不为逾越。而于情，与宝玉耳鬓厮磨多年，言笑无忌，情深意切，值此青春年华，行那男女之私，也似两心相悦，水到渠成。情理皆通，看似并非什么难解之局，然则对袭人这等自幼长在豪族深宅，见惯荣枯起落的丫鬟而言，这心头秤却未必轻易称得平准。

她一介丫鬟，不曾饱读诗书，反复掂量的只有一桩：与宝玉成就了这桩事，于己身究竟是何等光景？是福？抑或是祸？倘若是祸，又是何等下场？自己是死契，卖断了身子给贾府的，倘或沾惹了不是，势必要被发卖出去，那去处岂能指望是什么好人家？念及这些年在这府里，吃穿用度比寻常人家的小姐也不差，更有心之所系的宝玉在侧，侍候老太太、宝玉这许多年，阖府上下谁不夸赞？一旦失足，便是万劫不复，非但永失所爱，在贾府挣下的体面根基亦将烟消云散。更兼被卖入那不堪之地，这一辈子便是彻底葬送。

此事根子终究系在宝玉身上。二老爷视他为宗庙香烟所寄，若他能戒绝了专在内帏厮混的习性，立志向学，阖府子弟中，独他一人或可支撑门庭。倘若有那起人，在宝玉年纪尚稚、心性未定之时，勾引挑唆，令他沉溺女色、荒废学业，那便是万死莫赎的罪过！

虽说是老太太将自己与了宝玉，可这“与了”，究竟与到哪一步，谁又真说得清。二老爷乃荣国府正经当家，若被他认定了这个“狐媚迷惑少主”罪名，纵是老太太，怕也难周全。

忽然又想起了前年被撵出去的那个小丫头。也是因“勾引爷们”四字。那时人还在磕头哭求，不过两日，便再没人见过她。后来只听说，卖去了城外。自那以后，府里便像从没有过这个人。这深宅大院里，一个丫头的命，原是极轻的。

宝玉最惧的便是他父亲，纵有千般不愿、万种难舍，到了那时节，怕也只能徒唤奈何。思及此，袭人不禁深吸了一口气，那寒气仿佛顺着喉咙直钻进肺腑，四肢百骸都透着冰凉。这“断不可行”四字，分明已在心头烙下深印，沉甸甸地坠着。

然则，她并非一味沉溺于惊惧。那刺骨寒意过后，袭人素日里历练出的那份沉稳，如同冰层下暗流，悄然涌动起来。她垂眸敛息，将那纷乱如麻思绪，细细地抽丝剥茧。身为死契奴才，主子真有此意，按府中规矩能拒吗？理应不可，倘若不可却非要拒接，岂不也不和规矩？拒不可，不拒，抑或结果难承。两害相权，终究只能择那略轻的担了去。老太太既将我‘与了’宝玉，这份差遣，原就含着深意……，若一味推拒，显得不尽本分，辜

负老太太信托，也枉担了这‘房里人’虚名。此念一生，仿佛撬开了一道缝隙，让她在‘勾引’罪名下，寻到了一块立足基石：并非轻狂勾引，乃是循例尽责。

再想那宝玉，素日待己极是亲厚怜惜，情分不同旁人。若真到了东窗事发、二老爷雷霆震怒之际，以他那痴性，纵然心中惧怕父亲，情急之下，也必会拼死护持，竭力辩白我绝无勾引之举。二老爷虽治家严苛，却也非那等全然不辨是非的昏聩之人，或因此念及儿子一片赤诚，又见我素日谨慎，便肯网开一面？

宝玉如今情窦初开，若因我畏首畏尾，将他推拒开去，他势必转头去寻晴雯、麝月、秋雯她们……一念及此，晴雯那风流灵巧，顾盼神人飞的俊俏模样，便浮现出来，晴雯，活契之身，可以不从，但无论从或不从，以她性气比天高的孤傲，非得闹出不可收拾的动静来……倒不如……由我来。终归我知晓轻重，能劝着些，拦着些，不叫他太过沉迷，也……不易叫人察觉。” 如此盘算下来，那原本视为洪水猛兽之事，竟似成了平息更大风浪的堤坝。

他既即将通晓此事，我又素日与他这般亲近无间……那时骤然生分疏远，反倒显得此地无银，引人疑心……，顺势而为、水到渠成，成了此刻最体面、也最不易落人口实的遮掩。与其留下猜疑的种子，日夜悬心，不如让一切在看似‘自然’中尘埃落定。

更深一层，一个不敢深想、却又无法全然驱散念头，如同幽微萤火，在心底最深处闪烁：此事若成……便坐实了那‘房里人’名分…… 否则，死契丫鬟后半世，如同浮萍无根。将来宝玉大婚之后，若能落个姨娘的名分，哪怕只是半个主子，不仅可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那份如影随形的发卖恐惧，亦能永远摒除。老太太既这般安排，未必没有这层意思在里头…… 我若一味坚持，错失这份机缘，或许才是真真断了后路。这份对安稳未来的隐秘渴望，虽不敢宣之于口，却在恐惧的背面悄然萌蘖，成为支撑她的一股底气。

帐外月色静静流了一地。她忽然觉得：自己竟像站在一道极窄的桥上。退不得。往前，却也未必真有路。

这日，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携了贾蓉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顽，先茶后酒，此不过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

一时宝玉倦怠，欲睡中觉，贾母命人好生哄着，歇一回再来。秦氏便忙笑回道：“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与我就是。”进到一处精室，宝玉抬头望见一幅劝人勤学苦读的画贴在上面，心中便有些不快。忙说：“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笑道：“这里还不好，不然往我屋里去吧。”袭人见宝玉点头微笑。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在那秦氏身上散发着的甜香气味中，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至一所在。但见朱栏白石，绿树清溪。宝玉在梦中欢喜，其间撞见一位天姿国色的仙姑带他四处游览，并观看贾府主仆诸位女子命运，及贾府未来预测簿，好在宝玉并不能看得明白。接着仙姑又向宝玉秘授那云雨之事，之后将其妹，字可卿者许配给他，宝玉一看，原来是侄媳妇秦氏，他便依仙姑所授，与可卿有那阳台、巫峡之会，数日来，柔情缱绻，软语温存，难解难分。直到一日仙姑带二人到了一处险境，一只怪物扑出，赫得宝玉大叫；“可卿救我！”便从梦境之中走了出来。

就在门外的袭人等丫鬟听见宝玉大叫，忙不迭的跑进来拉住宝玉的手，道：“宝玉莫怕，我们在这里。”那边秦氏也听到，心中十分纳闷：这个名字这里无人知道，如何他从梦里叫出来？”宝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众人忙端上桂圆汤来，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袭人伸手与他系裤带时，不觉伸手至大腿处，只觉冰凉一片沾湿，唬的忙退出手来。宝玉红涨了脸，把他的手一捻。近来已通人事的袭人，心中便觉察一半，不觉也羞的红涨了脸面。

回到荣府屋内，袭人忙趁众奶娘丫鬟不在旁时，另取一件中衣来与宝玉换。自小宝玉、袭人之间素来是无话不谈，今次宝玉含羞央告道：“好姐姐，千万别告诉人。”袭人亦含羞笑问道：“你梦见什么故事了？是哪里流出来的那些脏东西？”宝玉道：“一言难尽。”说着便把梦中之事细说与袭人听了。说至仙姑所授云雨之情，羞的袭人掩面伏身而笑。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娇俏，遂强袭人同领仙姑所训云雨之事。事已至此，既是仙姑指引……那便是命数使然，非人力可违，亦非我之过咎……在袭人心头反复穿梭、缠绕，硬生生在那‘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上，编织出一座摇摇欲坠、却仿佛能通向安稳彼岸的浮桥。那蚀骨的恐惧并未消散，只是被这层层叠叠的‘理’与‘势’，暂时压到了心湖最幽暗的深处。袭人并未再退避。她含羞垂首，长长的睫毛掩住了眼底那最后一丝挣扎的余烬，只余下一种近乎认命的平静，遂和宝玉偷试一番，幸得无人撞见。自此宝玉视袭人更比别个不同，袭人待宝玉更为尽心。

男女情事，原有一便有二，有二便有三。况宝玉身边朝夕服侍的丫鬟，又岂止袭人一个？未几，心直口快、目下无尘的晴雯，便率先窥得几分端倪；继而府中上下人等，亦渐有风闻。然则，众人皆知老太太早将袭人与了宝玉，此乃分内常情，是以虽偶有私语，倒也未见如何惊怪。丫鬟姊妹们，并黛玉、宝钗等姑娘，不过偶于无人处打趣袭人两句；那起管事媳妇婆子们，反倒在素日称道袭人妥帖之外，更添了几分心照不宣的敬重。

袭人最为悬心吊胆的，乃是二老爷与王夫人处，然则那边竟也风平浪静，未见波澜。此中缘由，袭人懵然不解。

原来二老爷一向严肃，素不喜与丫鬟们交接言语，内宅消息，十停倒有九停是从赵姨娘处辗转听来。这赵姨娘得知此事，初时本欲添油加醋禀告老爷，倒并非与袭人有甚深仇大恨，不过想借此挑唆老爷痛责宝玉，好为环儿出一口恶气。然则，行事前，与城中水月庵的执役人马道婆见了一面。当年王夫人诞育宝玉，为保其无灾无难，曾认了这马道婆作‘寄名干娘’，故此道婆与彼时犹在王夫人跟前当差的赵姨娘旧曾相识。这马道婆颇有些邪祟手段，一见赵姨娘，便悄声断言她有姨娘之命，更授以攀高之术。赵姨娘依计而行，竟果然得偿所愿，晋身姨娘。自此，赵姨娘对马道婆心悦诚服，凡遇大事，必先请教而后行。此番，她便命胞弟赵国基悄悄将马道婆请至房中，将宝玉袭人之事备细说了一遍。马道婆听罢，捻着佛珠，慢悠悠道：“赵奶奶且细想想，是宝玉挨了老爷一顿死命责罚后，从此收心苦读圣贤书于环哥儿有益？还是任他沉溺女色，荒废了举业根本，于环哥儿更有利些？”赵姨娘低头思忖片刻，恍然道：“你的意思是……莫要图这一时痛快，得往长远里计较？”马道婆颔首微笑：“正是这个理了。”赵姨娘深以为然，遂在二老爷面前，对此事竟绝口不提。

老太太那边，鸳鸯与袭人素来交厚，自然守口如瓶。但那王夫人若知此事，或恐宝玉年岁尚小，又必与老爷商议，如此将大为不妙。然她治下素来严苛，跟前丫鬟婆子无不战战兢兢，谁敢在她面前搬弄此等是非？那王夫人手下头一号的眼线——周瑞家的，心中亦自有一番盘算：任凭宝二爷眼下如何不喜读书，只要无甚大变故，他终究是这府里正经的承嗣之人。他与袭人情深，阖府谁人不知？若因我这一句话，生生拆散了二人，将来万一被宝二爷知晓根由……莫说我与周瑞在府中再无立足之地，便是我那一双儿女，怕也断了这棵遮风避雨的大树！思及此，周瑞家的只作浑然不知罢了。袭人这一桩悬心之事，竟也暂且遮掩了过去。只是袭人在府中言行举止，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恐有误。

第四回

收宫花顰卿露冷语 识金锁公子悟微因

秋尽东初，那日周瑞家的在园中撞见女儿神色慌张地寻她。道是女婿在外遇见麻烦事。原来，其女嫁给了一位名为冷子兴的古董商人，因古董买卖，被人告到衙门。周瑞家的仗着有主家权势，听了便对女儿说道："我就知道，这有什么大事！你且先回去，我这会子正忙。"原来刚才薛姨妈给她一只锦匣，说道："这里有宫里头新鲜样法堆沙花十二只，宝钗不爱这些花儿粉的，摆放着可惜了，你家三位姑娘每人两只，剩下六只，送林姑娘两只，那四只给了凤哥吧。"周瑞家的撞见女儿时，恰是捧着这锦匣在分送途中。

周瑞家的自梨香院西南角门出来，沿着青石夹道向南行去。这夹道尽头便是王夫人房后那三间精巧抱厦，乃三春姊妹住住。她掀帘进去，只见迎春、探春正在临窗对弈，寒暄几句留下四只宫花，又在隔壁房中找到正与水月庵小尼姑智能玩耍的惜春。周瑞家的又留下两只，便自抱厦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走过，越西花墙，出西角门，便是凤姐院子，犹疑霎时还是走了进去。走至堂屋，将四只宫花交与平儿，不多时，平儿出来吩咐彩明道："这两只送去东府给小蓉奶奶。"原来凤姐与秦可卿私交甚笃，常有相互馈赠。离开凤姐院子，周瑞家的一路往贾母院中而来。

未至贾母上房，已听得宝玉房子笑语喧阗，原来众人正在解九连环做戏。只见黛玉在宝玉屋里手持一只白玉为柄，金丝环绕的九连环，已解得五环，宝玉紧挨着她，不时指点一二。袭人、晴雯、紫鹃、麝月等丫鬟围在一旁，七嘴八舌好不热闹。

袭人见周瑞家的进来，忙含笑点头问好，众丫鬟也纷纷见礼。周瑞家的对黛玉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儿来与姑娘戴。"宝玉闻言，先就伸手道："什么花？拿来给我瞧。"不待说完，已接过锦匣。开匣看时，原来是两支宫制堆纱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周瑞家的答道："各位都有了，这两只是姑娘的。"黛玉又问："姨太太原话怎说的？"周瑞家的："姨太太说，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两只，下剩六只，送林姑娘两只，那四只给风哥。"黛玉又将宫花看了一眼，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替我道谢罢！"

此言既出，满室欢声顿时凝滞。周瑞家的笑容顿失，竟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袭人暗自诧异：这周瑞家的素日里最是伶俐，但凡主子稍露愠色，必是赔笑解释，今日却是色如沉水，满脸冷漠。众丫鬟皆也是面面相觑，皆知这周瑞家里的在荣府是有体面的，既是王夫人心腹耳目，掌管太太奶奶们出行之事，又与丈夫共管贾府名下田庄租税，丫鬟们但有差池，她一句话便能直达夫人。凤姐耳中。故此，丫鬟们在周瑞家的面前，都会小心行事。

细究贾府今日光景，早已非贾家独立可支，贾家子弟虽承袭爵位，但按规矩须降位承袭，到了这一代，爵位已然低了不少，且多是虚衔；子弟又多有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者，纵有贾政这种勤勉为官的，在朝也不过是五品员外郎。维系门楣，须依仗姻亲王家之势。贾母虽地位尊崇，亦深谙此理，从而对儿媳心存几分礼让。如今府中内务，实权尽在王夫人与侄女王熙凤手中，周瑞家的作为她们心腹，自然水涨船高。

袭人自幼在贾府长大，熟知豪门规矩。她暗忖：薛姨妈最是知礼，既在贾府做客，自然要恪守'主先客后'之仪，送礼优先贾府本家成员，三春乃贾家嫡亲孙女，理当居首。林姑娘毕竟属于外亲，排序理应在三春之后。不过她待字闺中，论身份尊于已婚琏二奶奶，故此琏二奶奶该当最后。忽又记起林姑娘初入贾府时，在太太屋里执意不坐二老爷座位旧事，更觉林姑娘年纪虽小，于礼数上却极是讲究。可当着一众丫头使周瑞家的颜面尽失，未免太过。周瑞家的必然去和太太说，若是添些枝叶，只怕要连累太太对林姑娘生出嫌隙，到底并非亲骨肉啊！

宝玉房中的晴雯素来风流灵巧，但性格张扬，心高气傲，与黛玉倒有几分相似。晴雯平日里对这些管事的婆子最是不假辞色，可今日听完周瑞家的的一番话，心下反倒替她不平。贾府格局立时在晴雯心中浮现，自梨香院出来一路向南，最近处便是三春居所，西边紧挨着就是琏二奶奶院落，若按林姑娘所言，周瑞家的在三春之后，应绕道向南先来老太太处，如此势必路过琏二奶奶大门不入。送给黛玉后出去，再折回向北回到琏二奶奶院。这周瑞家的已不年轻，如此往返奔波实无必要，今次送花顺序，不过是顺路次第，并非有意怠慢，若强说故意，有些穿凿。至于姨太太那番交代，不过是言辞之礼，未必真与送花次序相关。

袭人、晴雯二人虽心思各异，当着黛玉却也不好开口。倒是宝玉知趣，岔开话题问道："周姐姐去梨香院作什么？宝姐姐几天没见。"周瑞家的连忙转头答道："去回太太话，宝姑娘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对丫鬟们："谁去看看，就说我和林姑娘打发来问什么病，吃什么药，就说我刚从学里来，着了些凉，改日再亲来。"袭人连忙吩咐小丫鬟茜雪前往，周瑞家的就势跟了出来。

黛玉没了兴致，将手中的九连环往几上一放，环佩相击，清越叮咚一阵。她站起身对紫鹃："咱们走吧。"两人径直往碧纱橱去了。黛玉心中郁郁：寻常姐妹不见你这般上心，偏是她病了就要改日亲去！

这边众人陆续退下后。袭人遂悄悄问宝玉："你自己问候薛姑娘也就罢了，何必称你和林姑娘打发去问？就不怕林姑娘多心？"宝玉叹道："宝姐姐生病，我是自然要去看望，可你也知道林妹妹性子，若不先说要去，事后告诉她，反倒会生出许多误会。"袭人点头道："既如此，你去梨香院时可要记得邀上她。"宝玉含糊应了一声，再无他话。

晚间，周瑞家的为了女婿冷子兴官司，又来了熙凤处，薛蟠那种人命官司都能摆平的贾府，此等小小商务官司更是不在话下，凤姐当即应下着人递帖子给掌管衙门说情。自凤姐处出来，周瑞家的又转至王夫人房中，夫人正好刚念完经，正在净手。周瑞家的先是说了些府内闲事，似是不经意之间，将白日被黛玉责怪事讲了一回，王夫人听罢，半响不语，之后淡淡道："我累了，你先下去罢。"

周瑞家的居所位于在后门内西面第二重院落，隔着后门东面便是梨香院的粉垣。这原是两进宅子，倒也整齐，院里还使着两个雇来的小丫头伺候。如今女儿出了阁，只余有她与周瑞二人住着。

原指望王夫人听得此事，能为自己分说几句，岂料夫人只推说身上乏了，竟未置一词。周瑞家的从荣禧堂大院后檐转出，顺着东内墙逶迤行去，虽是归家之路，这段青石小径今日却显漫长。一路着心头犹自缠绕今日送红花受责这事，不免郁郁难平。

在她看来，林姑娘乃贾母亲外孙女，虽是主子，却非贾家主子。属林家人在此客居。如今母亲已然亡故，又无兄弟扶持，林家又比不得王家那般在朝中权势熏天，全凭老太太疼爱方能在此安身，理应谨言慎行，恪守作客的体统。哪有客居之人随意责骂主人家里管事儿人之理？瞧人家宝姑娘，同是客居，却处处得体，既不议论府中事务，待人也总是那般温和周到，亲疏得宜。也不知是周瑞家的势利眼低看了人，还是她这话里真有几分歪理在。

那周瑞家的是府里有体面的管事媳妇。经年累月穿梭于侯门内外，格外注重识得尊卑，辨得贵贱。这贾府一应等人的体面高低，岂止祖制规矩那般简单？内里还不知掺和着多少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

在周瑞家的那种管事儿心中，这府上人等分作三等：正经主子、半奴半主的，再便是奴才们。单是主子堆里，便有辈分高低，男女嫡庶之别。老太太乃太爷正妻，辈分最尊，自然是府里的头一等人。底下赦老爷、政老爷两兄弟皆是嫡出。论理贾赦身为嫡长，且承袭了爵位，合该他当官，并主掌家事，可偏偏如今竟是政老爷作着官、住着荣禧堂大院，管着族中事务，声势反倒压过兄长一头。

再说两位媳妇，邢夫人、王夫人虽都是正室，可邢夫人是填房，娘家又无根基，更未曾生下一儿半女，因此地位终归逊于王夫人一筹。贾赦房中，琏二爷是嫡出，迎春姑娘，弟弟贾琮则为庶出，自然以琏二爷为尊。照理贾政这边贾珠、元春、宝玉皆为嫡出，探春、环儿为庶出。但探春深得老太太，王夫人喜爱，虽是庶出，所受尊贵却与嫡出无异。惜春为东府贾敬嫡出，身份又自不同。

若只论名位，琏二爷是长房嫡子，宝二爷是次房嫡子，自是贾琏略占尊重。可荣府是政老爷当家，宝二爷不但是他眼前唯一嫡子，更得老太太千般宠溺，因此宝二爷尊贵，却反倒比琏二爷还高。

凤姐是大老爷那边的媳妇，却也是二老爷这边王夫人的亲内侄女。那不大待见贾赦的老太太，偏偏极为疼爱他的儿媳妇。兼之凤姐心思机敏，手段爽利，更有王家那般显赫娘家依仗，在贾府众主子中的位置非同一般。自身本就是王夫人跟前的人，自又得了琏二奶奶，当然是愈发体面。

府中如她丈夫周瑞、林之孝、吴新登等人，皆是夫妇双双代管家务。虽名分仍属奴才，却已是奴才堆中极有体面的上等人物了。尤其是赖嬷嬷年资最深，两个儿子具在府中管事。她来送年离时，竟是坐着轿，跟脚小厮都穿着绸棉袄。孙子赖尚荣甫一出世，贾家便开恩放了出去，免了奴籍，自小也是锦衣玉食。雇有丫鬟伺候。主子们见到自个儿，大多也是言辞平和，宝二爷那些有多尊贵，也是口口声的‘周姐姐’叫着。

半奴半主当中，除却平儿，因协助凤姐执掌家务，颇有实权，不敢随意怠慢外。余者如各位奶嬷嬷、姨娘等人，也算不得什么。即便是老爷收用过的，如迎春已故生母、或是二老爷室里的赵姨娘、周姨娘等，终究奴籍未消，家族祭祖、大典等登不得台面，谱牒之中也入不得正册。她们生下的儿女虽是正经主子，却只能认正室为母。

细细想来，自个儿在府中地位稳固，今次尽管开罪了林姑娘，也只是在几位丫鬟前损了些颜面，并无大碍。只是这周瑞家的可曾想到：倘若来日林姑娘真与宝二爷成就了姻缘，又当如何？宝二爷是政老爷唯一的嫡子，照理成年后迟早将接管家业，届时林姑娘作为正妻便是当家奶奶。然周瑞家的倒是早看穿那林姑娘身子孱弱，性情孤傲，一颗心全系在宝二爷身上，于银钱庶务一概不通，更无兴致理会。最可能的倒是依旧托与琏二奶奶代管。横竖宝二爷与他凤姐姐情同亲姐弟，凤姐一向待林姑娘也甚是照拂。

今次一桩小事，落在周瑞家的这种奴才身上，便是大事，惹出这许多左思右想也是常情。至于黛玉和宝玉将来缘分如何，也只能看他们在尘世间的机缘了。

周瑞家的刚走，已卸了妆的王熙凤来了，夫人此时面上倒看不出丝毫倦意。凤姐报备几桩人情往来事，随即笑道：“珍大嫂子请我明儿个过去逛逛。”王夫人：“每常她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随意，此次单请你，可知是她诚心加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她的心。”

次日，宝玉听了也要去，凤姐只得应允。一同率丫头婆子们到了宁府，早有尤氏、秦氏引着众媳妇、丫鬟在仪门前迎候。凤姐照例要与她等笑嘲一番：“你们请我来做什么？有什么孝敬的就献上来。”袭人见宝玉望着秦氏又有些出神，心知必是又想起前次梦中之

事。宝玉瞥见袭人在望他，脸上微红，转头问贾蓉：“大哥哥今日不在家么？”尤氏答道：“出城请老爷安去了。”秦氏笑着插话道：“今日正巧我兄弟秦钟也在这里。”宝玉立即要见，凤姐也执意，正说着，已有人引着一位较宝玉略瘦些的小后生进来。但见他清眉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怯怯羞羞，有女儿之态。

宝玉与秦钟坐在一处说起话来，心中不觉又发起痴来：“天下竟有这等人物，早得与他交往，也不妄生一世。”秦钟自见了宝玉形容出众，举止不浮，心中亦自思：“怨不得人人溺爱他。可恨我生于平寒之家，不能与他耳鬓交接。”二人各怀心思，言谈间却愈发亲密起来。宝玉记起供族中及亲戚读书的贾府家塾，便提议二人同往就学。秦钟听了喜不自胜。

宁府这边热闹至晚饭毕，凤姐、宝玉方乘车回荣府，管事的派老仆焦大送秦钟，这焦大自小跟着贾家太爷们出兵，战场救过太爷性命，贾家几代都对其另眼相待，现在年迈，经常借酒撒泼，醉了便无人不骂。偏生这日焦大又是醉了，见派他这等差事，顿时破口大骂：“没良心的王八羔子，这样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贾蓉忍不得，使人：“捆起来！”焦大看是贾蓉，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我要王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道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闻得，便都装作听不见。

袭人则暗自思道：这富贵之家，下人私下议论主子本是常事。宁府珍大爷骄奢淫逸人所共知，但说他与小蓉奶奶有私，那如何可能？珍大爷有这心倒也罢了，小蓉奶奶可断断不会。她的性格人品，于两府主仆上下，口碑极佳。我也是仆人堆里的，什么风言风语也曾听见过，传归传，信归信，若这许多仆人都信焦大的疯话，小蓉奶奶好名声岂能维持至今？再说，这所谓‘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更是无稽之谈。眼见凤姐等充耳不闻，袭人不由感叹：作主子也有难处，明知谣言四起，却难于明着辟谣，因那反倒是自损尊严，失了体统。但任由谣言毁谤蔓延，往往又酿成灾祸。

隔日，忘记袭人先前的嘱咐——探望宝钗时邀请黛玉同往，独自绕道向北往梨香院去看宝钗了。嬷嬷丫头们只得慌忙跟上。

与薛姨妈寒暄几句后，宝玉便掀帘进入里间，只见宝钗坐在炕上做针线，衣着不觉奢华，但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

宝玉一面打量，一边问：“姐姐可大愈了？”宝钗见是宝玉，忙起来含笑答道：“已经大好了，多谢记挂着。”又问老太太、姨妈安，问别的姐妹好。宝钗道：“成日家听说你那块宝玉，我今儿倒要瞧瞧。”宝玉忙摘下来送到宝钗手中。宝钗轻声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莺儿在一旁嘻嘻笑道：“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一听，忙笑道：“我也赏鉴赏鉴！”宝钗解开排扣，将里面大红袄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出来，宝玉忙托在掌中细看，果然錾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八字，宝玉连念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笑道：“姐姐这八字倒是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是个癞头和尚送的……”

宝玉闻言，心下蓦地一惊，恍然记起林妹妹初入贾府时曾说过：三岁时有个癞头和尚要化她出家，父母自然不允，和尚便说：“既舍不得，凡有外姓亲友之人，概不能见，方可平安了此一生。”如今想来，林妹妹自从来家，日日与外姓亲友相伴，莫非竟应了和尚之言，一生不得平安？他素来将黛玉福祉安危记在心上，但若永不见外姓亲友，岂非当初唯有留在扬州，永不进京？既来了，岂非这些年朝夕相伴、亲密无间，反倒是在加害于她？更奇的是，如今宝姐姐这金锁上的吉利话，偏又是那癞头和尚所赠，这癞头和尚究竟是何来历？

宝玉正在出神之间，忽然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语音未落，黛玉已然摇摆地走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呦，我来得不巧了。”宝玉忙起身让坐，心中懊悔忘了邀她同来。宝钗则问：“此话怎么说？”黛玉笑答：“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今儿他来，明儿我再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宝钗自思：不知她心里有何丘壑。

黛玉对宝玉之情，府内谁能看不出？她素日里是个心思缜密、情意深重的，每见着宝玉与宝钗姐姐一处说话，或今次在她房里探病，心中便不免生出些酸涩之意。因她将宝玉视作平生唯一知己，唯恐他心有别属，故常忍不住说些不阴不阳之语。那宝玉待她，是一片赤诚真心，天地可鉴。见她如此，知她是因情深而生怖，又兼她自幼多病，气弱神虚，故而从不曾着恼，反倒百般俯就，温言软语地劝慰，其体贴迁就，至此极矣。

再看那宝钗，是个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端庄人。她何尝不知黛玉对宝玉的一片痴情？又何尝存过一分争强斗胜、夺人所爱之心？每见二人一处，她便寻故避开；对宝玉言谈亦恪守礼教，庄重自持，反有时拿他二人之情状打趣。后闻母亲曾在王夫人那边提过什么‘金玉’由来，便愈发谨慎起来，唯恐落了嫌疑。

或她心中期许，原非宝玉这般富贵闲人、厌谈经济的性情中人。她所敬重的，却是那等读书明理、辅国治民男子。虽觉宝玉聪颖可爱，却未必视作终身佳偶。只是她素日行为谨慎，故而从不肯将这点心思显露，或因此招人以为她对宝玉有心。那几句劝宝玉留心仕途的话，反倒成为她的不是。

说宝玉系‘富贵闲人’原非虚言。荣府爵位早由大老爷袭了，二老爷现居官位，除非立下大功蒙皇上特赐爵禄，否则宝玉日后便无爵所袭，无爵便难以借荫生入仕为官。若走科甲正途，他却偏憎恶八股文章，终日只愿在女儿堆里陶然厮混。如此，为官之路尽绝。即使承袭家业，打理庶务，又启是他所愿所为？若不作个富贵闲人，更有何路可行？如今容颜如宝似玉，若岁岁年年这般蹉跎下去，也不知人过中年，颜容不再时，将是何等光景。

黛玉与宝钗，虽皆是闺阁中一等一人物，性情却判然有别。于那宝玉身上，这番不同更是分明。林姑娘一片痴情，将终身之念、魂魄所俱系于宝玉一人。她之心，澄澈见底，不染尘俗。或喜或嗔，或哭或叹，皆由心而发，情之所钟，再无他物可以移易。此二者，一者倾尽所有，一者默然守己。究其根本，实是性情之别，而非心意之伪。黛玉之纯粹，宝钗之持重，皆出本性，并无高下对错之分。只是那造化弄人，终将这般不同的女儿，牵入同一段公案之中罢了。

那日晚间，薛姨妈留众人饮酒用膳。宝玉正欲饮冷酒，被宝钗温言劝止。恰在此时，黛玉的小丫头雪雁奉紫鹃之命送来暖手炉，黛玉接过手炉，借说雪雁，却眼波斜睨着宝玉道：“她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宝玉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只好讪笑两声。宝钗听出弦外之音，一来知道黛玉如此惯了，二来自觉襟怀坦荡，对宝玉从未生过超越姐弟情意之心，对此未加理睬。席间李嬷嬷怕宝玉饮太多酒，屡加劝止，惹得宝玉不快，幸得薛姨妈、黛玉周旋，众人在梨香院得以尽兴。

临行小丫头捧过斗笠来，宝玉就近黛玉前来，她用手整理，轻轻笼住束发冠，将笠沿拽在抹额之上，将那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相了端相，说声：“好了！”，才将斗篷披上。宝钗将此全看在眼中，暗叹二人如此亲密无间，若换作是我为他整冠，黛玉又不知生出多少文章。想及此，不由轻轻摇头，唇间却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宝玉回来晴雯最先接出来，说冻得手僵冷。宝玉连忙伸出双手为她捂着。并问：“袭人姐姐呢？”晴雯向里间炕上努嘴。只见袭人和衣睡着那里。宝玉知她在装睡。宝玉又

问：“今儿我在那府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爱吃，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晴雯道：“快别说，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后来李奶奶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吧。”她就拿了家去。说着茜雪端了茶上来，宝玉吃了半碗，忽又想起问茜雪：“ 早起漉了一碗枫露茶，纳差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漉了这个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儿李奶奶来了，她要尝尝，就给她吃了。”醉了酒的宝玉将手中茶杯顺手往地下一掷，“豁啷” 一声，打个粉碎。宝玉跳起来对着茜雪：“她是你哪门子奶奶，你们这么孝敬她？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她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她比祖宗还大了，撵了出去，大家干净！”

贾母那边听见动静，遣人来问。躺着的袭人赶快起身，对来人解释道：“我才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钟子。”袭人素知与其他主子相比，宝玉待下人宽厚，撵走李嬷嬷并非本意，只是醉酒气话而已。贾府历来对主子奶妈也是尊重的，若真由得他闹，明个老太太那边就先会为难，且李嬷嬷未必怪宝玉，反倒会怪自己与晴雯从中挑唆。闹大了不仅对李嬷嬷不利，对谁都不好。贾母丫鬟那边去回话，这边袭人对宝玉：“你立意要撵她也好，我们也都愿意出去，不如趁势连我们一齐撵了。我们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服侍你。”宝玉听了，方无了言语，被袭人等扶至床上，脱换了衣服。宝玉就枕便睡着了。次日醒来，宝玉果然早将这档子事忘得一干二净。

第五回

秦钟肇衅学堂骤乱 贾珍倾哀丧礼极隆

话说到了宝玉秦钟约定入学之日。一早宝玉起来时，袭人早已把书笔文物包好，收拾得停停妥妥，坐在床沿上发愣。想到此次宝玉忽然要上家塾，袭人内心五谷杂陈—日前她第一次发觉，宝玉不仅对女孩儿家多情，对俊秀少年也会如此。原本这宝玉是不喜读书的，自从见了比姑娘还要袅娜风流的秦钟，那副情意绵绵的模样，为他拂鬓时眼中流露的情意，竟比看林姑娘时还要浓上几分，这一切袭人都看在眼里。如今为了与秦钟一处，竟主动要去读书，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龙阳之好对袭人而言，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薛姑娘兄长薛蟠、琏二爷都好男风，也不见薛姨妈、宝姑娘大惊小怪；琏二奶奶那般强势，对此也只当做不知。宁府那边，珍大爷、小蓉大爷，还有珍大爷身边蔷二爷都有这些不清不楚的事。袭人自思：横竖这些侯门公子，谁没些特别癖好？对女子要妻妾成群，对男子也要娈童并蓄。横竖是过眼云烟，男子贪新鲜罢了。秦钟再俊俏，过几年终究要娶妻生子，无法长久成事，回头看时，不过是主子的风流点缀。想到这些，袭人似乎说服了自己，舒了口气。

况且宝玉主动提出读书，至少能让老爷少些不满，使宝玉在他面前受少些责备。与其让他在府中整天和女孩儿们厮混，不如去家塾，万一真能定下心读书呢？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让二老爷更生气的事才好。此外，不知功课会不会太多伤了他身子？身边那些小厮能否像我那般将他照料好……

宝玉见袭人闷闷的，因笑问道：“好姐姐，你怎么有又不自在了？难道是我上学去丢的你们冷清了不成？”袭人叮嘱道：“这事哪里话？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辈子。但此一件，念书时节想着书，不念书时想着家些。虽说是奋志要强，那功课宁可少些，一则贪多嚼不烂，二则身子也要保重。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多体谅。”袭人说一句，宝玉答应一句。宝玉：“你放心，出外头我自己回调停的。你们也别闷死在这屋里，常和林妹妹一处去顽笑才好。”

至此以后，宝玉与秦钟形影不离，同来同往，宝玉陪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二人愈加亲厚。也怨不得一时间同窗子弟起疑，背地里你言我语，诟淬谣诼，布满书房内外。

跟随宝玉的小厮将流言带回给袭人，袭人忧心忡忡，若传到最重名节的二老爷耳中，不知要掀起何种风波？那秦钟虽不过是浮萍客，但自常来荣府后，得老太太及夫人喜爱，且他又是琏二奶奶密友小蓉奶奶之弟，深得二奶奶关照；而这边二爷却是荣府命根，老爷岂荣这等污垢加身？二爷啊二爷，你二人私隐之事，为何专要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

袭人哪里知道，在家塾中鱼龙混杂，藏污纳垢。不少子弟。亲戚入学就是为了龙阳之兴。男风之好，原是家塾中寻常风景，心地单纯的宝玉哪里懂得避人耳目。终于闹出了事情。学堂中有外号‘香怜’‘玉爱’者，本是薛蟠相好。宝玉、秦钟来了，见到二人不免绻缱羡爱，但因薛蟠，尚未敢轻举妄动。但四人之间，八目勾留，遥以心照。

那日，塾师贾代儒有事外出，贾代儒命贾瑞暂管学堂。秦钟趁薛蟠也不见影儿，与香怜假借出恭，到后院说些体己话。同窗叫金荣的暗中尾随，说是拿住了二人的把柄，定要分一杯羹。秦钟、香怜又羞又恼，进来向贾瑞告状。随后在与贾蓉交好的贾蔷挑唆下，堂中学生包括金荣、宝玉、秦钟、贾菌、贾兰、宝玉小厮卷入一场大混战。一时间堂内桌椅翻倒，笔墨横飞，闹得沸反盈天。

当日，家塾一早散学，袭人见宝玉不言不语的，便出来问李贵打听原委，李贵将当日之事讲了。袭人又叫茗烟过来问，之后将他痛斥一番。入夜人静，袭人才轻声问起，宝玉说道："是我们被欺负了，那瑞大爷却反倒怪我们不是，还挑唆他们打我们，茗烟见人欺负我们，岂有不动手的？"袭人摇头："瑞大爷固然偏袒，但他责怪的是那个叫什么'香怜'的，既无怪秦小爷，更与你无干，你怎好说他责怪你们？"宝玉辩道："正因他这般偏袒，金荣愈发得意，还说些污言秽语骂秦钟，茗烟才进来理论。"袭人幽幽一叹："即便如此，金荣也没说你半句，我都问过茗烟，是东府蔷二爷从堂里出来，说金荣在欺负秦小爷，连你也被涉及。这分明是挑唆茗烟进去生事。"

宝玉闻言，顿时语塞。袭人继续劝道："你可知道那金荣是东胡同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璜大奶奶专爱到府里来请安，奉承珍大奶奶，若她将此事添油加醋地搬弄到出来，那可如何是好？更何况那块砚台若是砸到你头上……我可就没法活了……"袭人说着，这眼中的泪水就下来了。宝玉见状，满心愧疚，连忙取出帕子为她拭泪。

自此之后，秦钟便不愿再去家塾。他一不去，宝玉也失了兴致，常以各种借口和秦钟留在府内。谁知此事当时便传到秦可卿耳中，竟让原已抱恙的病情愈发沉重了。

那璜大奶奶果然是个挑三窝四的。听侄子金荣在家塾中受了委屈，登时怒冲冲命套了车，往宁府寻尤氏来评理。甫一坐定，尤氏倒先叹道："秦家小爷今晨才来跟姐姐诉苦，说学堂里打架，给人欺辱，还将那些不干不净的话学过来。言罢蹙眉摇头："这孩子真不晓事，偏此时来讲！她姐姐如今饮食难进。原来秦可卿已然卧病在床。

原来，数月前焦大醉骂贾珍扒灰时，小蓉奶奶虽未亲闻，但焦大那起子混账话终究还是传入她耳中。初时以为醉酒胡言，未曾在意。未及中秋，流言竟生出爪翅来，愈传愈真，愈真愈毒。她心下暗忖：虽夫君与老爷在外面一道荒唐，归家待我尚算温存。婆婆痛惜也似亲女；凤姐之情谊，及贾老夫人等一众的疼爱……可这些人，缘何任那污糟话烂在园子里？

这府里的体面，不过是表面光鲜，内里龌龊。焦大的醉话，原来都是真的。什么体面，什么规矩！这百年望族的根基，竟是拿女子的清白砌出来的。公公递茶时擦过手背的温热，祠堂祭祀时凝在后颈的目光，下人请安时垂得更低的头，婆子们骤然收住的闲谈，真是天大的荒唐！小蓉奶奶喃喃自语："再好的绸子，沾了脏，就再也救不回来了。"

中秋才过，那素日心性高强、聪明过度的小蓉奶奶终被思虑磨倒了身子。偏此时秦钟学堂受辱之事，直似雪上加霜。她心想，我这一身污水已是洗之不清了，你又加添污垢，金荣那些污言秽语传来，咱们秦家的脸面往哪处搁？父亲宦囊羞涩，东挪西凑才封了二十四两银塾见礼，原指望你争个前程，而你却自卷丑闻。那金荣敢欺辱，必是看咱家父亲官职微小，可我是堂堂正正花轿抬进宁府的，岂似他璜大姑姑，专会奉承婆婆。凤姐求赏。我这贤良之名也是自己挣来的……唉，还提什么贤良之名，说不定他家人就是听了那些脏话，才敢作践弟弟……，可卿望着满脸委屈的弟弟，喉间那声长叹转了转，却又悄没身息地压回心底去。

说话到了九月，宁府那满园的菊花又盛开，西风过处，花浪翻滚，各色菊花或仰或俯，或聚或散。那'十丈珠帘'的金丝瓣纷披垂下，恰似华盖璎珞，而秦可卿枕边的那朵'清水荷花'却已瓣瓣凋零。是日贾敬诞辰，荣府的皆过来看戏，凤姐便携了宝玉探病，袭人亦随侍在侧。但见小蓉奶奶恹恹歪在榻上，袭人暗惊，心道："怎的旬月光景，便憔悴至此？"

宝玉抬首，正见壁上《海棠春睡图》忆起那时在此处小憩入梦，与可卿度过的那柔情缱绻，软语温存时光。猛回神来，却见画下秦氏枯槁病容，顿觉万箭钻心，眼泪不知不觉

就流下来了，凤姐虽也鼻酸，恐惹病人伤怀，连忙轻描淡写说些话，便让袭人先将宝玉带了出来。袭人一向尊敬小蓉奶奶，见宝玉犹自抽噎，心中叹息：“二爷到底是这般重情的人。小蓉奶奶在他心里，终究是头一个……那般不同的人。”

话说这边秦可卿沉疴难起之际，忽闻扬州急报：林姑老爷染恙，特遣家仆接黛玉归省。贾母不舍，也只得命贾琏护送南行。宝玉十分不舍，直待贾母吩咐贾琏，务将黛玉带回来，才安心少许。接连两桩事，倒将那学堂风波并宝玉辍学之事掩过。生怕贾政问责的袭人也内心稍安。

腊月极寒，小蓉奶奶终是香消玉殒。是日，朔风砭骨，凤姐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二人睡下，算计琏二爷与黛玉舟车行至何州，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朦，恍惚只见秦氏翩然而至，只见她病容尽褪，回复旧时鲜艳妩媚、风流袅娜模样。未及喜，却听她说是前来辞别，有要紧话嘱托。说了一阵，要到那紧要处时，却被二门上的叩门声惊醒，来人曰：“东府的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回过神来，急忙推醒平儿细述梦中言语。平儿倒抽冷气：“这分明是小蓉奶奶魂灵托梦。”凤姐不及拭泪，急忙更衣，踏着满地霜雪直奔王夫人上房。

宝玉近日因黛玉回了扬州，自觉孤凄，听见秦氏死了，连忙爬起身来，只觉得心中似被戳了一刀，“哇”的一声，喷出一口血来。袭人等大惊，赶快上前搀扶，袭人要禀报老太太请医，却被宝玉阻止，称：“不打紧，这是急火攻心，血不归经。”要衣服穿了，即时要过去。袭人将信将疑，虽放心不下，但知宝玉心迹，也不敢拦，只得一众人随他一起拥护前来。只见府门洞开，灯笼照如白昼，两府长一辈的主子想她的孝顺，平一辈的想她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她的慈爱，仆从老小想她怜贫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时有戚氏评曰：欲速可卿之死，故先有恶奴焦大之凶顽，而后及以秦钟来告，层层克入，露其聪极自伤、用心过当。虽贫女得居富室，诸凡遂心，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

袭人搀着宝玉踉跄奔至会芳园登仙阁，甫入灵堂，宝玉悲声大作。袭人记着昔年蓉奶奶卧榻引梦，终成宝玉云雨初试之缘。眼前浮起她那份温煦笑靥，不禁潸然。寒门女儿，谁不痴念侯门绣户？似她这般品貌性情，原该享尽荣华，怎料锦衣裹着黄连咽，风光之下难言苦，竟落得青春夭亡。莫非愈是灵秀人物，愈易遭风摧折？愈家无权财加持，愈易被人轻贱？我这般庸常，倒或是福分，既无觊觎正房之心，亦无蓉奶奶之慧，但求长伴宝玉左右，尽心伏侍罢了。将来造化好些，挣个姨娘名分，便谢天谢地。宝玉待我应该不错，只望未来主母能通情达理……,这时廊外靴履杂沓，环佩锵锵，原来是众仆妇簇拥着凤姐到了。

贾珍为儿媳之丧，极尽哀恸。凡所用度，务求奢华。看了几副上好板料，皆未中意。恰薛家木店存下一副檹木棺材，原是当年义忠亲王老千岁订下的，以手扣之，声如金玉，万年不坏。薛蟠素与贾珍、贾蓉父子交好，一同在外胡混，这次半送半卖地让了给贾珍。贾政在旁觉得不妥，当年江南世族多与义忠亲王过从甚密，而今上登基后虽未深究，终究是朝中忌讳。如今动用此棺，若传扬出去，恐引人疑心，以为贾府暗怀追念废太子之意。此非吉兆，实是祸端。忙劝贾珍道：“此系罪废亲王之物，非凡器可享。吾家世受国恩，当谨守臣节，岂可以此逾制之器为葬？恐招物议，累及家门清誉。”奈何贾珍正当悲恸迷心之际，竟半句也听不入耳。

停灵四十九天，府前道路白漫漫人来人往，花簇簇宦来官去不表。及至出殡日。循未嫁女子、及女侍者不出门送殡之制，挤在宁府门后众多的丫鬟中的袭人，望着浩浩荡荡，压地银山般的送殡队伍出行，心中默默与蓉奶奶作别。贾家祖籍金陵，灵柩将移至铁槛寺暂存。

送殡队中有宁荣二府世交的王侯勋贵，京中显宦及世家子弟。更有皇室宗亲的几位群王，循例于路旁设下祭棚，彰显皇家恩宠。这其中尤以北静王当年功劳最大，第一代宁荣二公便是随北静王祖上大军攻入陕川，并平定两广藩王之乱，彼此共难同荣。北静王功高恩深，王爵世袭罔替。

当今北静王名水溶，生得俊美，性情谦和，文武双全，每不以官俗国体所束缚，一向享有贤王美誉，宝玉早想与其相见，反被父亲拘束，未曾如愿。念及彼此祖父相遇之情，趁着上朝公事已毕，北静王更了素服，坐大轿鸣锣开道来到祭棚，在浩浩荡荡出殡人马中的贾赦、贾政、贾珍听闻，连忙迎来，以国礼相见。水溶欠身答礼，仍以世交称呼，并命长史官主祭代奠，贾赦等还礼，并转身向北静王谢恩。

北静王十分谦逊，问贾政道：“哪一位是衔玉而诞者？”贾政忙回去，急命宝玉脱去孝服，领他前来。宝玉举目见北静王头戴簪缨银翅王帽，身穿江牙海水五爪左龙蟒袍，腰系碧玉红鞓带，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丽人物。宝玉抢上来参见，水溶出手挽住，又携手问宝玉几岁，读何书。宝玉一一作答。水溶见他言语清楚，谈吐有致，一面又想贾政道：“令郎真乃龙驹凤雏，将来未可量也。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资致，想老太夫人、夫人辈自然钟爱极也；但吾辈后生，甚不宜钟溺。”贾政听到这句，正合心事，连声应是。水溶接着说道：“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虽不才，却蒙海上众名士，凡至京城者，多有来访，以至高人常聚。令郎常去谈会，学问可以进矣。”贾政躬身答应，宝玉一旁听了，心中自是欢喜。

却说宁府这场丧事办得震动京都。一来场面极尽哀荣，可谓声势浩大，冠盖云集。送殡之日，只见旌旗蔽日，车马喧阗，二来那逝去的秦氏如何能担当得起这份风光？她原不过是小吏秦业自养生堂抱得的女儿，夫君贾蓉身上无官无职，那送殡大队前打的铭旌上“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校卫”，不过是贾珍临时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特向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那里买来的虚衔。况当今圣上不喜前朝奢靡之风，屡倡礼奢宁简。而今次贾府却如此大张旗鼓，宗室贵胄亦你来我往，络绎不绝岂不令人深思？莫非着秦氏出身，远非养生堂弃女那般简单，只怕这宁国府内，自有不便说破的隐密，那些朱轮华盖之客，也不过是心照不宣，不便道破罢了。

贾家祖茔在金陵，秦氏灵柩暂寄铁槛寺。宝玉等少年郎君皆需策马护灵，袭人忧心他逞能纵骑。凤姐亦悬此心。宝玉见过北静王，回到送殡队中。方出城郭，凤姐便将宝玉叫过来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听说，便连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

贾府这边，随着乐声与鼎沸的人声远去，贾府骤然陷入一片死寂。方才还是摩肩接踵、冠盖云集，此刻只剩下满地狼藉，素幡裹着冬末的残雪，在东风里无力的颤抖，被卷起的纸钱在空中打着旋。硕大的白沙灯笼犹自高悬，卷面细小冰珠在淡薄的阳光下泛出凌冽的光。那些去送殡主子房子的丫头们也心神稍弛松，难得偷闲。

夕阳西沉时，最后一缕阳光掠过荣禧堂的飞檐，暮色如铁，倒春寒的的凉气从地缝里钻出，袭人从贾母院中出来，她裹着一件半旧的藕荷色缎面夹袄，外头罩着银灰鼠比甲，领口密密地滚了一圈素绫边，底下一条青绸子棉裙。她将汗巾往脖颈上绕了两道，手里捧着个珐琅小手炉，炉套是素缎绣的折枝梅，花蕊用极淡的银线勾了，远处几乎辩不出，这是老太太节里赏的，如今用在丧中，倒也不显眼。一路向北往凤姐院来，行至穿堂，忽见丰儿与一个眼生的小丫鬟，脆生生喊了句“袭人姐姐”便掠过去了，袭人心知她们趁主不在偷闲玩耍，只含笑应了一声。

平时府中数这里往来人多，今日却显得安静。袭人往后面东厢房平儿居室而来，窗棂内已掌了玻璃灯。袭人解下颈间汗巾，叫了声：“平姑娘在吗？”青毡一掀，平儿探头见

是袭人，眉间顿漾暖意。袭人：“早想来问候，知你帮二奶奶办东府丧事，忙得不可开交，终于今个都闲下来。”平儿道：“外面冻的，快进来！”通常来见凤姐的，先让到平儿这里，东厢房外面两间便是用来待客见人。平儿径直携袭人到里间她的居室。内中舒适而不奢华，袭人问道：“前儿琏二爷派昭儿带信报丧，说林姑老爷仙逝了，这些时日有二爷及黛玉新信？”平儿答道：“尚未得信，只二奶奶掐算行程，说是月内必归的了。”袭人：“那就好了，我们屋里那位也是天天念叨。”

袭人一手将小暖炉放在炕桌上，一手自怀中取出一只刻花小木匣，递给平儿，道：“我没事儿时绣的，送给姐姐粗用。”平儿打开小匣，里面是两方绣了缠枝莲的素稠帕子，平儿拿着帕子就着灯光赞道：“素稠上绣枝莲是难配色的，偏你这莲蕊里掺了一缕月白，倒像你这个人，面上素净，心里却藏着万种玲珑。”袭人低声回道：“其实这配色是宝二爷提点的，他说平姐姐雅致，须得素中带点活泛。”平儿望下窗外，便叫人传饭。二人坐食案间，不免叹惋一番小蓉奶奶芳年早逝。

饭毕人来收拾干净，外间一片寂静。二人对坐炕桌，平儿忽正色敛容道：“今个就是你不来，我也要寻你去。咱们素日密厚，有桩事相告，妹妹不可外传。”

袭人脊背倏然挺直，杏眸圆睁。平儿压低嗓音：“蓉奶奶临终托梦给二奶奶，有几句恐怕与你我都有干系。”袭人：“你我……”平儿颔首：“她示警二奶奶莫以为今日贾府荣华可以永久。如今贾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若乐机生悲，便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此时不早为虑，临期只恐怕后悔无益处。”袭人满面疑惑地:“我从未敢想过这两府还会倒坍，大家有一日会分开过，若果真会如此，将是何时？”平儿道：“蓉奶奶留了两句话‘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袭人心头默算了最幼的惜春及笄之期，然后有些迟疑地问道：“那也没多少年了，二奶奶作何打算？”平儿鼻息里哼了一声：“你知二奶奶素日是不大信那些神怪的，我看她未曾将托梦之言放在心上。我也不愿信，偏蓉二奶奶还说不日有件鲜花似锦的非常喜事，若是应了就由不得不信。”

袭人轻声问道：“蓉奶奶还有说什么吗？”平儿道：“还有几句，我也听得不大懂……她叮嘱在祖茔周围购置田庄、房舍，所生收益用于祭祀，家塾也设于此。这祭祀产业官家是不收的，即便败了，子孙可回家读书务农。

初更时分，袭人回至贾母院，先去贾母那边请安，贾母也对宝玉放心不下，袭人听闻她已打发小厮前往探望。夜阑人静，平儿的那席话语涌上心头，辗转反侧间暗忖：若警示非虚，该早谋退步，可我一个微末丫鬟，并非应分去想的。如真应了‘树倒猢狲散’宝玉既不通仕途经济，又不会庶务营生，便娶了亲，莫非靠新奶奶十指拈针度日？自从卖进贾府，虽失自在，却从未短过吃穿；跟了宝玉后，更将终身尽托于他，横竖能如何？不能如何，不能如何又如何？

翌日向晚，贾母所遣探视宝玉的小厮飞骑来报：宝二爷一切平安，现在铁槛寺并未乘骑，不过一两日即归。听说有凤姐在侧，袭人安定少许。

那晚，铁槛寺净虚老尼见凤姐得空，便近前央告。言及张家小姐金哥先受守备之聘，后被李衙内看上，两家争执不下，求府里说情。凤姐初不愿理会，老尼便以“府上岂无这点手段”相激。凤姐果然性起，冷笑道：“我从不信什么阴司报应！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便替他出这口气。”老尼闻言，喜不自胜。

袭人好不容易盼得宝玉回府。但不敢将平儿之语吐露给宝玉，一来平儿有叮嘱，二是怕宝玉听了呆病发作，不知又闹出什么风波来。只是捡些不相干的闲话来问：“贾家祖茔在金陵，何时送蓉二奶奶南归？”宝玉叹道：“这事须得择吉日启程，路途遥远。到了那边破土、下葬又一应仪注，珍大哥哥尚未提起。”袭人接着问：“你幼时有曾随老爷、太

太回去祭拜，是住在府里，还是在祖茔边上？”宝玉偏头想了想：“府里。”袭人：“这么说祖茔周围并无自家房子、田产？”宝玉摇摇头，道：“你问这些做什么？”袭人摆下手，顺手理了理案上的书笺，轻声道：“不过白问问罢了。”

接着，宝玉将一路在外见闻讲给袭人听。说到北静王水溶亲临送殡，并大赞他是位才貌双全，风流潇洒的贤王。又掏出一串鹡鸰念珠交给袭人说：“这是皇上亲赐，北静王贴身所戴，今转赠予我的。”袭人忙接了用锦帕裹了收妥。宝玉又提及在馒头庵小住时遇到智能儿，撞破秦钟与其偷情，听得袭人蹙眉侧首。宝玉观其神色，讪讪噤声。

却说秦钟送殡在郊外受了些风寒，又与智能偷期绻缱，失于调养，回来时便咳嗽伤风，懒于进食，大有不胜之态，只好在自家家中养息。

前面净虚老尼所托那事，凤姐派心腹小厮来旺儿，假贾琏名，修书一封，连夜送往长安节度使云老爷处。那云老爷久欠贾府人情，见书岂有不允之理？果然一道文书，那守备便忍气吞声，收了前聘，不再争执。

可怜那金哥知义重情，闻得退了前聘，竟一条素帛悄悄自缢了。那守备之子也是个痴情种子，闻得金哥死了，随即投河而死，不负夫妻情分。一场风波，只落得两家皆亡，人财两空，凤姐却安享白银三千两。自此食髓知味，愈发胆大，瞒着贾琏、王夫人在外交通官府，包揽诉讼，贪赃枉法，弄权营私。日后祸端，皆此开启也。

第六回

晋凤藻满门腾欢日 别椒房含泪断肠时

这一日，正是贾政生日，两府庆贺热闹非凡之际，席前忽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宣贾政入朝陛见。贾政匆匆换了朝服去了。贾母等合家人惶惶不安，不住使人飞马来往报信。两个时辰工夫赖大等三四个管家气喘吁吁报喜：咱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于是，宁荣二府，上下里外，莫不欣然踊跃，言笑鼎沸不绝。主子们明白，从此贾家便是国戚之家，享皇荫庇护，侯门官场被另眼相待。唯有平儿及袭人心中暗自又诧又惊，莫非这便是她托梦中那件‘不日有件鲜花似锦的非常喜事’？

宝玉连日来怅然若失，怏怏不乐，不时独自发呆。只因秦钟病症非但未好，反倒愈来愈重。原来这智能闻讯竟私自出逃，潜入秦宅探视。岂料被秦业察觉，立将智能逐出，并杖责秦钟，自家则急怒攻心，旧症复发，三五日便一命呜呼了。今见老父气死，智能又失踪迹，本自怯弱的秦钟便更添了许多症候。袭人暗怨秦钟惹祸，却又不便明说，见宝玉如此模样也是无可奈何。幸好此时黛玉回来了。

前面说到贾母命琏二爷护送黛玉回扬州探病，林老爷见得爱女，心中甚慰。奈何病势沉疴，医药罔效，黛玉侍奉汤药数日，林老爷竟撒手人寰去了。

林家门户凋零，唯余黛玉一脉，琏二爷尊老太太之命，务要带黛玉还京。遂请来林氏宗族尊长，依礼商议后事。林老爷一向为官清正，虽身居盐业御史之要职肥差，但从未有曾中饱私囊之举。虽然如此，然祖上数代袭爵，积攒颇丰，兼有当年贾敏出嫁时十里红妆，故家中田宅、银钱、古玩器皿仍是不菲。

琏二爷一一清点明白，与林氏族长议定，黛玉既无兄弟，亦无近支亲族，又系未出阁女儿，理应继承大半家产。除祖屋归入族产外，其余皆由林姑娘带回外祖母家代管。黛玉一向不理庶务，一切托付琏二爷主张。贾琏便速将田产变卖，连同其他财物，古董，及黛玉素日心爱之物，装入箱笼，携黛玉返京。恰逢与黛玉有师生之谊的贾雨村也正好进京陛见，故同路作伴而来。原来王子腾累上保本举荐雨村，此来京候补京缺，看似有前程似锦之势。一路情形不表。

贾琏回府参见过众人，回至房中，与凤姐多日不见，凤姐今日正值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功，但少不得也要拨冗接待。贾琏言及带回黛玉财物之事，并将账册交凤姐过目，问是否暂存府中库房。凤姐沉吟片刻道：“这笔钱财将来少不得来给林姑娘添作嫁妆，若收于府中大库，日后动用时，恐被人误以为动用公帑，论理黛玉终是林家人，并非本家小姐，嫁妆自然该由林家出，若林家无力，便只好老太太从体己里补贴。依我说，因这些银钱最好径直交由老太太收着，才是正理。至于古董物件那些老太太屋里摆不下的，可在大库共中账上单列“林姑娘项”，专物专放即可。横竖明儿你要向二老爷禀报此事，便这般说罢。”

宝玉见到黛玉，心中品度她越发出落的超逸，她将带回的笔纸等分送宝钗、三春、宝玉等，宝玉忽记北静王送的那串鹡鸰念珠，急向袭人索要，以转赠黛玉，袭人有些不愿，但还是取出来给他。不料黛玉道：“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遂掷而不取。宝玉只得收回。袭人与宝玉这许多年，帮管着宝玉银钱、物件。从未有过有有朝一日，什么都失去了之念。但自从听了平儿的那些话，虽未想得清楚，但忽然之间，对她保存的，那些价值不菲物件生出了珍视之意。思及万一有危难之际，保存得当，这些物件或有善用之处。这便是宝玉要鹡鸰念珠，她心中有些不舍缘由，幸好念珠被黛玉掷了回来，袭人连忙从宝玉手中接过来又收好。

再说自元春被封贤德妃不久，皇上因念椒房眷属久隔宫闱，骨肉分离，遂降殊恩：凡世宦富贵之家，皆可于私第建造省亲别院，慰妃嫔思亲之苦。圣旨既出，两府借着东府的花园起，转到北边，拆除旧舍，调集工匠，大兴土木盖造省亲别院。

家中近因有这等大事，贾政少问宝玉功课，此原本是件畅事，但秦钟之病却一日重似一日，令宝玉悬心。这日茗烟忽然来报：秦相公怕是不中用了。宝玉急更衣登车，李贵、茗烟等跟随赶到秦钟家。只见秦钟面如白蜡。宝玉连叫三声。秦钟不理，宝玉又道："宝玉来了。"秦钟才哼了一声，微开双目："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今日方知自误，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事。"话毕，长叹一声，萧然长逝。

秦钟既死，宝玉痛哭不已，回来几天犹是凄恻哀痛。一日，袭人见麝月躲在廊下拭泪，袭人问："好端端的哭什么？"麝月答道："秦小爷神仙似的个人，说没了就没了。见宝二爷哭得碎心，我……"袭人摇头道："我知你心好，疼惜二爷。不过依我看来，那秦小爷就是个惹麻烦的。"

麝月听了愕然瞠目，袭人遂细数："他虽不像坏人，可他老父对他心怀期望，他却在家塾不用心读书，勾三搭四，惹出大祸，宝二爷不单被牵扯，还险遭被砚台打中。她姐姐病成那样，他回来偏去说学堂那些腌臜事，生生添她三分症候。送殡途中他还有竟然有心在馒头庵里勾引智能，引那智能私逃进城，被老父发觉逐出，害得智能至今下落不明。最后还背了天伦孝道，气死老父。自结识了秦小爷，二爷就没安宁过。"麝月拭了拭泪，说道："姐姐说得有道理。"袭人叹了一口气："这些我只得对你说说，当着宝二爷却又是不敢的……"

不知历几何时，省亲别院告竣，但见此园气象恢弘，非俗境可比。入门翠嶂屏列，白石嶙峋，顿隔尘嚣。园中水系纵横，清溪自花木幽深处曲折泻出，汇为浩渺池沼，环以雪白石栏，上跨石桥，桥下吐纳清波。细泉引墙隙，绕阶穿户，涓涓不绝。崇楼杰阁依山傍水而起，飞檐斗拱隐现于林杪云际，层台累榭，复道萦纡，金辉兽面，玉砌雕栏，奇花灼灼如锦：翠竹千竿摇碧影，山林野趣，山环水抱，楼台掩映，真乃集天下灵秀、人间富贵之"天上人间"，其规模之盛，一时无两。

十月将近，园中各式古董文玩摆设也陈设齐备，奇珍异鸟悉已买全，姑苏采买来奏乐演唱的女孩子们也就了位，再无遗漏不当之处时，贾政方才择日上奏题本，圣上恩准贵妃次年正月十五省亲。

贾妃归省那日，到了戌时初刻，前行隆重仪仗后才是八位太监抬着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进入贾府，贾妃隔窗可见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水上各种花灯上下争辉，真系玻璃世界，珠宝乾坤。两边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数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之属，亦皆系螺蚌羽毛之类作就的。诸灯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贾妃亦觉"奢华过费"，默默叹息。

贾妃乘车至贾母正室，下车满眼垂泪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不容易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儿我去了，又不知多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之后贾妃又与女眷一一见面，两府掌家媳妇领一众丫鬟也来向贾妃行礼，随贾妃原带进宫的丫鬟抱琴也上来叩见贾母，贾母连忙扶起，命在别室，由正站在丫头群中当年同在贾母房中，抱琴之旧谊鸳鸯、袭人、晴雯三人作陪款待。贾妃问起宝玉，小太监忙出去引宝玉进来，元妃携手揽于怀内，又抚其头颈，笑道："比先竟长了好些……"一语未了，泪如雨下。当年在贾母这边，她与宝玉，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一去这许多年，相见又岂有不动情的。尤氏、凤

姐等上来启奏：“筵席齐备，情贵妃游幸。”元妃起身，宝玉导引，同族人步至新园，其奢华铺排，无须重述。

再说抱琴，此时已贵为贵妃侍女，只见她头戴金丝珠钗，耳坠明月珰；身穿杏黄云缎宫衣，外罩石青缂丝比甲，金线绣缠枝牡丹。腰间羊脂白玉佩，腕笼翡翠镯。在袭人眼中，抱琴如今是通身端庄贵气，连步履也是一步一漾，悄无声息。三人里鸳鸯年岁最长，又是老太太身边最得力之人，自然主事，便含笑将抱琴让至贾母院内的东厢房。

屋内临窗一铺大炕，上铺猩红洋毯，叠着青缎靠背，引枕俱是苏绣兰竹双清的花样；炕中央一张梅花式洋漆小几，摆着官窑脱胎填白盖碗，茶烟袅袅，透着一股清香。地下对设四张楠木交椅，搭着银红撒花椅搭，中间一张黑漆嵌螺钿圆桌，搁着四碟细点。墙角一尊海棠冻石蕉叶盆，养着水仙，白玉似的瓣子衬着翡翠叶。壁上悬着一幅画，两旁是乌木錾银的对联‘茶烟透牖诗魂润，墨浪翻笺笔髓香’。

抱琴环顾四周，默然伫立良久。方叹道：“屋子还是旧时模样，连这气息都一丝未改，偏我们……再不是当年那几个懵懂的小丫鬟了。”鸳鸯忙携了她的手，让至圆桌旁楠木交椅上坐了，又拈上一块藕粉桂花糖糕递来，笑道：“快尝尝这小厨房新蒸的，可还记得那年咱们藏在暖阁里偷吃的那滋味？”抱琴指尖微颤接过，腰间白玉佩轻轻磕在椅沿上。‘叮’一声清响了。

“这些年……”抱琴望着糕上的桂花，声色微涩，“每至夜阑更深，万籁俱寂，值更时望着宫墙柳影，总仿佛听见当年主子们安寝后，咱们几个挤在这炕上，炭盆哔剥作响，压着声儿说笑打闹的光景……”一边执壶斟茶的袭人，手忽地一顿，那氤氲的茶气，仿佛烟湿了她的眼睫。

鸳鸯接口，声音带着暖意：“老太太晨昏念佛，总要添上一句‘保佑琴丫头’呢。”心直口快的晴雯伸手抚了抚抱琴的衣袖上绣的金线牡丹，脱口道：“如今咱们几个，数姐姐最是体面风光！”抱琴闻言，唇角泛起一丝苦笑，摇头道：“体面？方才你们在外面没听到，娘娘见了老太太和夫人时，说出的那句‘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娘娘尚且如此，我在那深宫里，也不过靠着思念你们这些旧人，捱度光阴罢了。”一席话出，满室瞬静，唯闻墙角水仙幽香暗浮。

默然片刻，还是袭人轻轻将那碟松瓤鹅油卷推至抱琴面前，声气放得极低，问道：“总归……万岁爷待娘娘，是极好的？”抱琴也是似笑非笑，声音犹如轻声叹息：“御花园里的牡丹，今年魏紫姚黄开遍，焉知后年……？”

话音未落，鸳鸯已扬声笑道打断那丝沉重道：“咱们姊妹几个，难得相聚首，务必要欢畅尽兴才是。”遂唤婆子传菜，一时杯盘罗列，笑声渐起，旧日老太太院中稚趣，伴着菜肴香气，丝丝缕缕重回心头。

再说贾妃这边移步园中正殿，大启华筵，元妃亲赐园名‘大观园’。复命诸姊妹各写一匾一诗，独命宝玉四匾四诗。并一一亲自作评，字字玑珠。诗毕开戏。笙箫暂歇后撤筵往大观园中游玩未历之境。太监给众人发放赏赐礼物。众人谢恩方毕，此时，抱琴早侍立凤舆之侧，执事太监启道：“时已丑三刻请驾回銮。”元妃听了，不由的满眼又滚下泪来。却又勉强堆笑，拉住贾母、王夫人的手，不忍释放。元妃叮嘱：“如今皇恩浩荡，见面尽有的，倘明岁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了。”此次，鸳鸯、袭人及晴雯都在阶下，将这许宫门似海，骨肉相离情景真真看在了眼里。

荣宁两府连日为元妃省亲用心尽力，人人历倦，各各神疲。又好容易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规整停当。这日一早，袭人母亲自来回过贾母，接了袭人家去吃年茶。

此时父亲已过世几年，袭人有一兄长名花自芳，开始做些贩货营生，家道稍宽。愧疚当初将袭人卖给贾府，袭人母亲和花自芳商量今年再攒些银子，明年将袭人赎出。虽当年卖的是死契，没的好赎，但知贾宅是慈善宽厚之家。但终要问问女儿心意。岂知袭人闻言当场哭闹了一阵子。她母兄哪知，较之昔年鬻身之痛，袭人早已脱胎换骨。自入宝玉房中，夙愿渐生：但求终身侍奉左右，护其周全便是至乐。纵闻蓉奶奶警示，未尝移志，甘贫贱共济，死生不悔。

袭人不在，宝玉在家百无聊赖，走了出来，临走有姐姐贾妃赐出糖蒸酥酪来，知袭人素喜此物，特命留之。宝玉叫茗烟偷偷带他去袭人家瞧瞧，袭人见到宝玉大惊，也不敢让他久留，坐了一会便赶紧让哥哥送他们回去了。

宝玉出了门，房中这些丫鬟便恣意玩笑，弄得满地瓜子皮，李嬷嬷进来絮叨责备，丫鬟们全不理会。看见盖碗里的糖蒸酥酪，便要吃，一个丫头急忙拦道：“别动，那时说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二爷生气。”晴雯接着说：“你要是吃，到时自己认，别连累我们受气！”李嬷嬷听了便索性赌气将酥酪吃了。

袭人回来，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刚要说话，袭人知道又要生事，连忙笑着说：“原来是留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吃的时候好吃，吃过了好肚子疼，她吃了倒好。”

更深人静时，袭人想到宝玉素日离经叛道，行为不检，更有几件千奇百怪不能言的毛病。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以虚词相诓。果然，宝玉急痛攻心，发誓断无放你之理，却被袭人层层驳尽，一时噎住。乃叹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剩了我一个孤鬼。”袭人见他泪流满面心倒软了，道：“你要依我，你真读书也罢，假喜也罢，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不再毁谤，只作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也教老爷少生些气，不再打你。”

袭人一向认同功名仕途之道，莫说公府子弟，即便是寻常人家，学而优则仕，获取功名官职立身，亦为正途。为此，在宝玉去家塾读书那日便有‘读书是极好的事，不然就撩倒一辈子’之言。然则，她深知宝玉天性厌弃圣贤经传，若仅此也还罢了，偏又肆意毁谤好学上进之人，这等狂言被老爷所闻，岂有不怒？既知无仕途经济之心，强逼他三更灯火五更鸡，勤奋苦读，唯恐他熬坏了身子，两难之下，退而求其次：纵不喜读书也就罢了，但要在人前装个勤学模样，此计虽拙，却是一片痴心付与。

宝玉忙应道：“那原是小时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 袭人道：“再不可诋毁僧道。” 她自幼随侍贾母礼佛，又见二老爷、王夫人做法事、年年打醮、斋僧，早将敬天畏命刻在心上。宝玉这般毁僧谤道行止，传出去岂止忤逆尊长，行为不端，损了宝玉的名声，甚至连累贾府体统，这是袭人死也不愿见的。不过，她心底始存一段痴念：纵不信鬼神，何妨学那读书的例，只装个焚香礼拜模样，横竖成全了礼数，便算尽了心。宝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么，快说。”袭人笑道：“再也没有了。只是百事检点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去了。”宝玉笑道：“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袭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纵坐了，也没甚趣。”

袭人那句‘抬不出我去’本是对宝玉生死相随，永不背弃誓言。而宝玉‘你在这里长远了，不怕没八人轿你坐’却是句天真痴言，未曾想过正妻仪制岂是丫鬟能僭越的？袭人一听这话，也只好冷笑一声，侯门联姻哪个不是讲门第根基，仅凭我与你情分再深，也绝无命明媒正娶嫁给你之命，天下本无此道理。所求不过是长随你身侧服侍，从无其它非分之求。

第七回

内帷积怨风波暗起 外庭谒贵仪容肃新

次日清晨，袭人起来，便觉得身体发重，头痛目胀，先时还挣扎得住，后熬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宝玉忙回了贾母，穿医诊视，道是风寒，开药煎好，盖被捂汗。

上次北静王邀他去他府上这事，宝玉一直念念不忘，但又未敢唐突，在外屋让晴雯帮他研好墨，提笔写下一封信给北静王。信曰：

王爷尊前：

金陵晚辈贾宝玉敬禀，谨奉书于王爷驾前。自那日宁荣街畔得瞻玉仪，聆清诲如沐春风。小子虽鄙钝，亦如沐春风，心旷神怡，至今铭感五内。王爷不弃愚拙，既厚赐鹡鸰香念珠，复垂询下问，邀以暇日奉晤清谈。此等垂青眷顾之恩，宝玉惶愧交集，未尝一日敢忘。然深恐言行无状，唐突尊颜，故而逡巡至今，未敢轻谒。

然仰慕之诚，日益深切。今不揣冒昧，敬修寸楮，伏惟恭问金安。倘蒙不弃菲材，许趋拜于府第，则实为宝玉平生之大幸。虽才疏学浅，然捧砚涤盏，愿效微劳。

谨候钧谕，临楮不胜瞻仰屏营之至。

晚辈 贾宝玉 恭叩

乙卯年仲春 下浣

书毕亲手封了，让晴雯交给茗烟，投到北静王府上。

下午，宝玉到黛玉房中来探视，见黛玉卧在榻上，怕她饭后贪眠，恐她食后积滞，便有一搭没一搭逗她说话，二人言笑晏晏，自有一番缱绻。说至浓处，宝钗也掀帘进来，三人你讥我讽，满室生春。忽闻宝玉房中传来一片吵闹声。黛玉侧耳道："这是你妈妈和袭人叫嚷呢，那袭人也没得什么可挑剔，你妈妈再要认真排场她，可见老背晦了。"黛玉一向言辞犀利，极少直白夸人，此次直言李嬷嬷倚老卖老，依仗奶妈身份对行为得体的袭人无理取闹。难怪有人对此评曰：能使颦卿一赞，愈见袭人之为人矣。宝玉听黛玉这么说，忙着要赶过来，被宝钗一把拉住道："别和你妈妈吵才是，她老糊涂了，倒是要让一步为是。"同一事，黛玉是非曲直，直截了当；宝钗圆融务实，息事宁人。二人性情一览无遗。

原来袭人病倒在炕上，被进来的李嬷嬷看见，便骂了起来，袭人分辨了两句说。却惹得李嬷嬷更加生气："你大模大样躺在床上，见我来也不理，一心只想妆狐媚子哄宝玉不理我，你不过是几两臭银子买来的毛丫头！"袭人听得又愧又委屈，禁不住哭起来。

宝玉过来听见这些话，听了宝钗之劝，也不好怎样，少不得替袭人分辨，又说："你不信，只问别的丫头们。"李嬷嬷益发生气起来，哭着说道："叫我问谁去？谁不是袭人拿下马来的！你只护着那起狐狸，哪里认得我了！"偏巧凤姐路过，听见嚷动，便知又是李嬷嬷老病发作了，在排揎宝玉屋里的人，这才连哄带骗地将她拉走了。

宝玉叹道："这不知是哪里的账，只拣软的排揎。昨儿个又不知似哪个姑娘得罪了，上在她账上。"一句未了，晴雯也不顾黛玉、宝钗在侧，便道："谁又不疯了，得罪她做什么，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带累别人！"字字句句晴雯分明冲着袭人。袭

人心里一抽，昨日分明是宝玉听说李嬷嬷吃了酥酪，正要发怒，亏得我假装吃了肚子疼才遮掩过去，怎么是我得罪了她？且听说，是你晴雯用话激她‘你要是吃，到时自己认，别连累我们受气！’，李嬷嬷才赌气将酥酪吃了，怎么倒成了因我而带累了你们？更想起前番李嬷嬷吃了宝玉给晴雯你留的豆腐皮包子，又喝了宝玉的枫露茶，宝玉盛怒要将她赶出去，也是我极力劝服了他，才免除大家跟着受累。我袭人只有周全李嬷嬷，何曾有过得罪她？只有我使大家不受累的理，哪有使大家受累的理！李嬷嬷老糊涂也罢了，你晴雯聪明过人，难道心里也蒙了尘？

晴雯之言是因宝玉而起，袭人也只有哭着拉住宝玉道：“为我得罪了一个老奶奶，你这会在又为我得罪这些人，这还不够我受的。”宝玉见她这般病势，又添了这些烦恼，连忙忍气吞声，安慰她仍旧睡下出汗。又见她汤烧火热，自己守着她，歪在旁边，劝她只养着病，别想着没要紧的事生气。

一时杂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药来。宝玉见她有了汗意，不肯叫她起来，自己便端着药，就着枕头喂给她吃了，就令小丫头们铺炕。袭人：“你吃不吃饭，也去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会子，和姑娘们顽一会子再回来，我就静静的躺一躺也好。宝玉听她这么说，便替他去了簪环，看她躺下，方往上房去了。

袭人支开宝玉，见房中丫鬟皆不知去向，四下里寂无人声。又是暗自感慨李嬷嬷骂自己时，旁边丫鬟们竟无一人为她帮腔，莫非她们都畏惧她奶母身份，生怕得罪？其实袭人不知，原本不是那回事。那日她回家，丫鬟们聚众玩耍，将屋子弄一片狼藉，李嬷嬷进来责怪，众人浑不理睬，甚至骂她是个讨人嫌的老货。

宝玉乃贾府珍宝，身边大小丫鬟皆精挑细选，尤以袭人、晴雯为尊,二人皆来自贾母房里。如今俱已长成，且二人皆有被收房之意。然晴雯终是不同，虽对宝玉忠诚无私，情如密友，但她性情高傲，心比天高。晴雯出身于官宦之家，因家族获罪自幼沦为奴仆，被赖嬷嬷买下，常带她出入荣府，因伶俐标致被贾母看中，赖嬷嬷一个顺水人情将其孝敬给贾母。晴雯早不记的父母家庭，但或许那女儿身的自尊却是与生俱来。至于其他丫鬟，既在宝玉房中，谁不愿接近主人，获取赏识，可偏偏这袭人对宝玉极之尽心尽力，近身之事无不亲历亲为，生怕别人做不好，委屈了宝玉。这在其他丫头眼中，便成了袭人独占宝玉之爱。加之宝玉凡事皆袒护袭人，也令这一众丫头感觉不公。因而今日李嬷嬷大骂袭人‘狐媚子哄宝玉’时，她们站在一旁不出声也就不出奇了。

宝玉去上房走了一圈，惦记袭人便回至房中，其他丫鬟都出去赌钱耍乐去了，唯有麝月一人在外屋，便问：“你怎么不随她们顽去？”麝月“都顽去了，这屋子交给谁？袭人姐姐病了，满屋里上面是灯，下面是火，我在这里看着。”宝玉心中叹道：分明又一个袭人。

次日清晨，袭人果觉身上松快了些，执意要起来当值。宝玉拗不过，只得唤小丫头打了温水进来，亲自拧了手巾与她擦面。见窗外天色澄明，并无客至，便笑道：“今日横竖只在院里，我替你略理一理妆，也省得你费力。”

说着便引袭人至妆台前坐下，揭开宣窑瓷盒，里头是淘澄净了的紫茉莉花种研制的香粉。宝玉用指尖蘸了些许，并不直接扑面，先在掌心匀得极薄，方轻轻按压在袭人额角与腮边——原是记得她病中畏寒，恐扑粉生凉。那粉质细腻，竟似融在肌理间，只透出些微莹润，全无痕迹。

又开了一个白玉小盒，取的是胭脂膏子。此物最是宝玉得意之作：用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叠而成。他用小指指甲挑了一星儿，点在掌中，兑了两滴温

水化开。见颜色渐成娇嫩的蔷薇色，方用指尖蘸了，慢慢晕在袭人唇上。余下的便轻拍在双颊，竟比平日里用胭脂扑扫的更显自然，像是从肌肤里透出的好气色。

忽见眉间有些稀疏，便向妆奁中寻出一枝画眉用的青雀头黛。却不立时下笔，先温声道："闭眼歇歇。"待袭人依言合目，他才就着窗外天光，用笔尖细细蘸了黛墨，顺着她本来的眉形，一根一根地补全。那手法极轻极稳，仿佛描摹瓷器上的纹路。一时理毕，宝玉取了靶镜来照。袭人睁眼一看，镜中人虽带病容，却眉黛唇朱，清雅得体，妆容竟似浑然天成，全无施朱敷粉的匠气。抿嘴一笑。宝玉见她一笑，心下欢喜，只望着镜中二人相映的面庞出神。妆台上，昨日的玉簪花犹在钧窑瓶中吐着幽香，与香粉胭脂的气息氤氲在一处，沁得满室皆是温柔。

却说那年宝玉周岁时，政老爷为试其将来志向，将那世诸般物件摆了无数，与他抓取。谁知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惹得政老爷大怒。可见这般喜好原是天生带来。古时有张敞画眉之典，留与世人作谈资笑料。却不知那张生之趣，若比宝二爷来，真真便是小巫见了大巫。

袭人好些了，宝玉放了心便来到薛姨妈这边。正和宝钗说笑，忽有人说"史大姑娘来了"，宝玉听了，抬身便走，宝钗笑道："等着，咱俩一齐去。"史大姑娘便是史湘云，乃贾母的侄孙女，父母在其很小时便离世，由叔叔史鼐及婶婶抚养，很受贾母疼爱，自小常在荣府生活，袭人也曾照料过她，二人感情颇深。

宝玉、宝钗未到贾母房，便已听到史湘云说笑声，见到二人，忙问好厮见。黛玉问宝玉："在哪里的？"宝玉："在宝姐姐家的。"黛玉冷笑道："我说呢，不然早就飞来了。"宝玉小道："只许同你顽，偶然去他那里一趟，就说这话。"黛玉："好没意思的话，去不去管我什麽事。"说着便赌气回房去了。二人数年来共起同坐，心灵共通，亲密无间，但凡起争执，却多起于宝玉与宝钗。宝玉连忙跟了进来劝解。

宝玉对待女子，无论贵贱，都极为亲密，宝钗对身份低微的也能和平亲近，但宝钗性情端肃恭严，与袭人相近。见到宝玉常常沉溺于闺阁之间，恐怕过于亲近，有不逊之嫌，再者亦察觉到黛玉不时因宝玉接近她而生嗔怪，为此需显现的较为疏远。同时，宝玉亦知她非矫情之人，恐唐突亵渎，不敢狎昵。二人虽守着礼数疏疏落落，心底却存有一段相知相敬的体谅。

几日后，宝玉收到北静王短信曰：

宝玉世兄惠鉴：

手书奉悉，辞意恳切，墨香犹存。展读之余，恍见世兄清扬之姿，世兄颖慧天成，俊采超逸，非俗流可比，小王至今念念。

来函所言，正合吾意。后日午后，寒第略备清酌，邀得三五知音，皆风雅之士。府中小班新排得新戏数段，清音婉转，足以怡情。知世兄深谙此道，届时品题藻鉴，幸甚何如。

小王当扫径烹茶，虚席以俟。初春日暖，正宜清谈，愿与世兄共此雅集。

临楮翘盼，不尽所怀。

水溶 即日手书

好不容易盼到后日午后，袭人为宝玉装束齐整，又取出那串鹡鸰香念珠，小心为他戴上，口中自言自语道了一句：“幸好黛玉没要。”宝玉只是“嘿嘿”了一声。又是一路叮嘱，将他送到二门之外，李贵领茗烟等数名小厮一行人簇拥宝玉上马，出门向西，径往北静王府而来。

不过一炷香功夫，便至一座府邸前。只见门庭规制与宁荣二府相类，然气象更为森严恢弘。门上铜钉碗口正是群王规制。李贵忙先下马，至门前通报。早得王爷吩咐，掌门的引着宝玉等从西角门而入。李贵等在门房喝茶候着，又两位清客迎出来，陪着宝玉进入府内，院中白石甬道，两旁苍松翠柏。穿过一层仪门，景象豁然开朗，正面五间银安殿，庄严肃穆。宝玉等从旁绕过。又穿过不知几层院落，方至一处僻静书房院落，绿窗油壁，清雅非常，里面传出一阵清朗笑声：“可是宝玉世兄到了，快进来。”正是北静王水溶的声音。

宝玉一见水溶，忙趋步上前欲行大礼，水溶早已伸手虚扶道：“此乃私邸小聚，这些繁文缛节免了。”宝玉这才躬身行了个深揖。厅内已有五、六位客人在座，皆清雅不俗。水溶笑道：“这位便是荣国府上衔玉而生的贾公子，于诗词曲赋上极有灵性的。”又转向宝玉道：“这几位先生皆是江南来的知音，与音律之道各有精研，身无官职，却是真正方家。”

宝玉早听说溶水酷好昆曲，并深有研究，府内有戏班，并在江湖上广交同好达人，切磋汇演，兴起时，要么自己粉墨登场，要么下台打鼓。水溶自己亦笑道：“不瞒世兄，我今日也近来也做了一出，定名为《续孔雀台》变调，共四十折，已完成二十三折，正欲请诸位先生斧正。”今日府上小班演练前十折，特请品评。

一时宾主；落座，并不论尊卑，水溶击掌，檀板轻敲，笛箫悠扬，家班乐伎唱起这《续孔雀台》变调，唱罢，众人皆抚掌称妙，继而论起其宫商、腔格、字韵来。宝玉在一旁听得入神，只见那几位江南客人虽布素袍，谈起曲艺却字字玑珠，精妙之处竟与北静王争长论短。

而后，又似偶然，溶水随口问起当今江南风物，及客人沿途过来所见百姓生计。虽然宝玉诞于京城，但祖上几代是江南做官的，听起这些倒也是饶有兴致。几位客人与溶水交往不浅，不遮不掩，将那些见闻道来。说到那些稻米流脂、市井繁荣之处，水溶眉眼舒展，及至某地天灾肆虐，贪腐横行时，又是连连摇头，忧色泛起。

临别北静王取出一册《渐秋亭诗钞》交给宝玉道：“这是本王闲时在府中渐秋亭偶吟得的几句诗词，聊供清赏。日后若是得闲，只管径直过来叙话。”

是夜，宝玉回味日间际遇，思及水溶身为群王之尊，毫无骄矜之气，可与布衣之士平等论交。实属难得。再看席间那几位白衣客卿，虽无官身，却皆学贯古今，言谈间见识非凡，反观荣宁二府深院之中，自己竟如坐井观天。接着，宝玉又在灯下细览那卷《渐秋亭诗钞》，但见字句风云涌动，不禁暗叹，我辈平日写诗填词，终究囿于风花雪月，遣些个人情思，何曾有此大气恢弘，气象万千。读来既有清深老成之度，又见锋颖芒角之锐，篇必有法，语必有源。

第八回

湘云快语顿惊颦卿 姨娘毒谋暗启魔魇

越日宝钗寿辰，贾母让凤姐操持生日宴，摆酒唱戏。宝玉见黛玉歪在床上，便道：“起来吃饭去，就开戏了，你爱看那一出？我好点。”黛玉冷笑道：“你既这样说，你特叫一班戏来，拣我爱的唱给我。这会自犯不上跐这借光问我。”但凡沾着宝钗又经宝玉口的，黛玉必有这番酸语要说，已成定例。宝玉仍还是拉上她来了。

热闹一天，至晚散时，贾母偏爱那做小旦的，因命人带来看。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心直口快的史湘云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都笑起来了。

史湘云见宝玉对她使眼色，明白是不让她说黛玉，心中不快。回来便吩咐翠缕收拾，准备明天就走。宝玉来劝道：“好妹妹你错怪了我，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别人分明知道因怕她恼，不肯说出来，你说出来，她岂不恼你，我是怕你得罪了她，所以才使眼色。”史湘云摔手道：“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别人说她，拿她取笑都使得，只我说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她，得罪了她，使不得！”宝玉急的说：“我倒是为你，反为出不是来了。要是有外心，我立刻就化成灰，叫万人践踹！”湘云道：“少信口胡说，发没要紧的恶誓！”宝玉在史姑娘这儿碰了壁，只得转身又到黛玉这边来。未成想他使眼色给史姑娘时已被黛玉看到，原本就气，不巧刚才与史姑娘对话也被她听到，那便是气上加气，哪肯再理宝玉。甚至说出：“一辈子也别来，也别说话。”

袭人目睹事情全貌，知此时不可相劝，只得先由得他。心下却辗转：林姑娘因将她比戏子而气恼，心里却隐隐觉得：这原不过一句玩笑。偏偏到了林姑娘那里，总像能伤出几层意思来。最先道破的是凤姐，她素日最疼姑娘，似是在夸你生得标致。若史姑娘不说那句话，大家笑过便好了。她想着想着，忽又叹了口气。却又说不清。

黛玉与宝玉情感最厚，偏他二人一个痴于情，一个敏于性，加之诸多家族及他人情感纠葛，而时有口角、误会，反使得三言两语有时又惹出九曲回荡之波澜。

这日逢上元节，鸳鸯、袭人指挥小面小厮将贾母院内外布置停当。各色宫灯映得院落通明，朱红廊柱间悬着玻璃绣球灯，绛纱扎的梅花灯在檐下摇曳，水晶风灯沿石阶排开，将池面残冰照得泛出幽蓝冷光。东廊下戳纱灯绘着《雪涧盘车》，西边羊角灯透出《寒江独钓》的剪影，松枝上裹着素绢，每杈悬三盏素纱灯，远远望去，恍若琼枝玉树。院中积雪未消，却叫千百盏灯火映得晶莹如昼，连石栏边的冰溜子也成了水晶帘栊。

贾母命作一架围屏灯，命诸姐妹等写了灯谜，贴在屏上。元妃亦在宫中写了交太监送来。贾政见母亲高兴，也来助兴。贾母知他在此，宝玉及姐妹们都拘谨，便让他猜几个谜便回房歇息，贾政遵命，将元妃、三春及宝钗所写的灯谜一一猜破，方躬身退去。那边贾政前脚刚离，满堂立即喧笑如沸，漏下四鼓方撤。

这壁贾政归房，独对残灯沉思：方才在老太太跟前所猜五谜，竟然则则谶语！思及众女命运多舛，不由得伤悲感慨，翻来覆去竟难成寐。

且说圣上素来不喜臣子奢华无度，元春原本深知圣意。那日归省时，见园中画栋雕梁，锦绣铺陈，心中已是暗惊。故临别犹执手谆谆叮嘱须以俭省为上。岂料省亲事毕，便有人将贾府盛况报于御前，果然引得圣心微愠。然究其根源，乃太上在位时留下旧俗，也不便深究。元春唯恐累及父母家族，遂不敢再提省亲之事了。

眼见偌大一所大观园空置可惜，元妃便派夏太监来贾府下了一道喻，命几个姊妹、宝玉、宝钗、李纨等移居园中。黛玉择了翠竹掩映的潇湘馆，宝玉特选了与她毗邻的怡红院，宝钗居蘅芜苑，迎春往缀锦楼，探春入秋爽斋，惜春驻蓼风轩，李氏择安顿在稻香村。正是：风拂柳浪，各有幽居。

自进了园子，宝玉心满意足，终日不过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临帖，或抚琴对弈，乃至至描鸾刺凤、酌酒吟诗。偶或往北静王府中去，与水溶并他那班名士清客交流谈论，日子竟似流水般快活逍遥。

那日宝玉去舅父王子腾府中赴宴，归来时已见灯珠辉煌。王夫人在炕上和凤姐等正在在说话，便上炕一头滚在母亲怀里，王夫人摩挲着他的头，问日间宴请情形。又命人拿了枕头让他歪着。宝玉便与和环儿的丫头彩霞说笑。正在被王夫人命令抄经的环儿素恨宝玉，假装失手，将一盏将油灯推到，宝玉“哎吆”一声，左脸被灯内的滚油烫出一溜燎泡。王夫人又是心疼，又不知如何向老太太交代，遂将赵姨娘叫来当众痛骂一番。

宝玉素性宽仁，虽遭烫伤，却不忍心环儿及赵姨娘因此被老太太责骂，便说：“就说我自己不小心烫伤的。”回到怡红院，袭人见他脸上敷着好大一片药膏，问知是烫的，吓得不轻。黛玉过来瞧时也是心疼不已。

至次日，宝玉往老太太处省晨，果然自认不慎。贾环母子遂脱得干系、老太太倒把跟从宝玉的人骂了一顿，责怪照顾不周。岂知好人善念，未必感化恶人之心，赵姨娘非但未存感念，反倒整出一桩事端，险些要了宝玉性命。

恰值次日马道婆来贾府，少不得来赵姨娘这边坐，赵姨娘知道这道婆有些邪魔法术，竟从柜中取出一堆体己银子，并许下事成再给五百两谢银，求道婆悄悄回家作法，绝了最恨的宝玉及凤姐。

话说这日宝玉、黛玉、宝钗、凤姐、李纨等人都聚在怡红院里，黛玉赞凤姐送的茶好，凤姐便打趣她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都一齐笑了起来。黛玉红了脸，回过头去了。凤姐还指着宝玉笑道：“你瞧，这人物、门第、根基、模样、家私哪样配不上？”凤姐几句话语，虽是戏言，却带出府中上下心照不宣的默契，原先至多不过是姊妹间的玩笑，如今连凤姐这等有家室的，乃至一些长辈，心下多也默许。老太太素疼黛玉，理应也会乐见其成。唯独二老爷、王夫人若肯点头，便是水到渠成之日了。

黛玉羞得起身要走，宝钗却暗喜话头牵到此处，正巴不得众人多说破些，连忙伸手拉住：“颦儿急了，还不回来坐着。走了倒没意思。”正闹着，王夫人房内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姑娘们出去呢。”李宫裁忙叫着凤姐等要走，宝玉道：“我脸上有伤，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和你有话说。”凤姐向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说话呢。”便一把黛玉往宝玉处一推，和李纨等笑着去了。

方才凤姐一番提亲戏语，及其他旁人一片附和，引得宝玉心潮起伏，满腹衷肠想要向黛玉倾诉，黛玉知道他要说什么，羞得霞飞双颊，转身欲避。岂料宝玉喉间似有千钧重锁，挣了半日竟发不出声来，忽然抱头厉叫：“好头疼！”便一跃三尺，口内乱嚷，发起狂来。那凤姐更是了不得，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返回来。惊得两府人仰马翻。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等吓得魂飞魄散，百般祷告天地，延医烧香，连太医也脉都不知摸了。二人只是浑身滚热，不省人事。到了第四天早晨，宝玉睁开眼对围在身边哭着的贾母等说：“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打发我走吧！”贾母、王夫人顿觉肝肠寸断。黛玉几将泪水哭干，袭人则痛不欲生。唯有赵姨娘、环儿母子暗喜。当二人奄奄一息，众人哭得地动山

摇，贾政等不得不认命，预备后事之际，忽听空中隐隐有音乐之声，有人高念：“南无解冤孽菩萨！”

却说那渺渺真人与茫茫大士正于大荒山无稽崖畔对弈，忽见东南方怨气冲霄，掐指一算便知端的。真人拂袖叹道：“顽石遭魇，绛珠泪债未偿，岂容邪祟断此因果？”大士合掌曰：“非独神瑛侍者。那王熙凤虽造业深重，然其尘世凤缘未绝，荣宁二府运数未尽，岂容马道婆这等孽障，以针扎纸人手段颠倒乾坤？此獠邪术若不破去，恐污我玄门清誉。”真人颔首：“善哉！当速往太虚幻境取那通灵宝玉，借其先天灵气破此魇魔。”二人遂驾起祥云，化成一癞头和尚、一跛足道人径往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而去。

府内贾政正自惶急，忽闻门上喧嚷，只见一个癞头和尚同一个跛足道人，已从大门外飘然而入。那和尚要来宝玉那块宝玉，放在手中摩弄一回。说道：“此物已灵，将它悬于卧室上槛，将他二人安于一室之内，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冲犯，三十三天可愈。”语罢二人出去不见了踪影。

贾政依言将二人安在王夫人卧室，将玉悬好，由夫人亲自守着。至晚间，二人竟渐渐醒来，说腹中饥渴，一家子才把心放下。后来袭人说与宝玉听，宝玉一时恍惚，自觉哪里见过袭人所说这一僧一道。

自从二仙下凡救了被马道婆下咒的宝玉，宝玉与黛玉之间，又回到之前黛玉不时对宝钗心生醋意那般情形。只可惜上次凤姐等戏言，问黛玉怎么不成贾家媳妇之时，宝玉因忽然发疯而未能及时向黛玉表白出来，否则不至于后面，又生出那些令二人伤情伤神的故事。

这日，宝钗往潇湘馆去寻黛玉。将至馆前，却见宝玉已先进去了，她心下一转，恐黛玉多心，便止了步，悄然折回。忽见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一时意动，从袖中取出扇子，欲扑了来玩耍。遂蹑手蹑脚，一路跟随，直追到与潇湘馆一池之隔的滴翠亭边。正待住手，却听得亭内窸窣，似有女子低语。宝钗驻足细听，辨出是宝玉房中的小丫头红儿，正与另一名叫坠儿的丫头密谈。所言竟是红儿与那贾芸之间，以手帕传递私情。宝钗心中暗惊，此等行径，在她看来是不道之举。又闻红儿说着便要推开窗棂，宝钗顿生警惕：此刻避走已然不及，若被她们窥见，彼此颜面难堪事小，只怕这两个小丫头惊惧之下，反会生出不顾一切的祸事来。这亭子四面环水，倒是个进退无路的所在。

情急之下，她灵机一动——因这滴翠亭离潇湘馆最近，便故意放重脚步，一面笑着扬声唤道：“颦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假意向前寻觅。及至走远了些，宝钗心下才松，暗笑自己这一着“金蝉脱壳”总算遮掩过去，却也不知那两个丫头信是不信。这红儿听了宝钗之言，果真疑心是黛玉听去了她们的私语。世人或有议论，指宝钗此举是“嫁祸于黛玉”。然而细想来，“祸”从何来？黛玉是贾母心头第一宠爱的外孙女，尊贵无比；红儿不过是个略有体面的小丫头。即便真是黛玉听见了，也只会是红儿自己惧祸，绝无可能反过来危及黛玉分毫。此事过了数月，风平浪静，这段小小涟漪，也就被忘却了。

说起这位唤作红儿的小丫头，是宝玉房里的小丫鬟，乃荣府管事林之孝之女，是根生土长的家生奴才。林之孝管外面房田事务，林之孝家的亦是内宅有头脸的管事媳妇。夫妇二人平素不言不语，有人评曰：他俩并非愚钝，而是装聋作哑，避开府内错综复杂关系事，省得言语惹祸。红儿生的俊俏，性情明快，虽在宝玉房里。却只做些洒扫浇灌的粗活。这丫头堆里，大丫头压制小丫头原是家常便饭。小丫头平素不近主子跟前，然若有机缘，被主子看中，却也可出头。因而，她们若存有这等心思去接近主子，也是人情之常。只是做的太过显露，难免招来上头姐姐们的责骂。

这一日晚间，宝玉自北静王府回来，要吃茶，偏生此刻袭人、麝月等大丫头一个不在跟前，宝玉连叫了几声无人应，只得自己来倒。红儿在外头听见，忙进来道：“二爷仔细烫了手！”一边上来接了碗去。宝玉见她生得俏丽便与她说起话。这时秋雯、碧痕回来见只有红儿一人，便心中大不自在。将她叫到一边问她与宝玉说了什么，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你也不拿镜子照照，配递茶端水！”

当大丫头们掌事时，如红儿这等小丫头欲要往上攀高，着实艰难。然侯门规矩，主子身边侍奉的大丫鬟们若已婚，便断无再用之理。因而，到了她等婚配年纪，造化也分三等：极少有造化的，得主子青眼，收在房里作了姨娘；若那外面有家，又得恩典的，主家发回卖身印契，出具放良文书，往官府备案消籍，出去便成了自由良民；至若多数的，不过由主子指婚，配与小厮奴仆，依旧世代为奴。

待她们出嫁离去，空出的缺儿，自然便由下头有些经验的丫鬟拔尖的补上。故而小丫头们虽则有时受气，私下却都说：横竖再过几年，你们也要配人的。现今诸位主子们跟前有头脸的姐姐，哪一个不是从小丫头熬起来的？待他们补了缺，其中又不免有人摆起款来，欺压底下新进的，周起复始。竟成了规矩。自然而也有那等宽厚仁德的，如鸳鸯、袭人便是得了势，也从不会作践底下小丫头。然这等人物在府中终是凤毛麟角。

这次红儿为宝玉斟茶，却教宝玉留了心，暗忖自己房中还有这样一位可人的小丫鬟，可他不敢直接叫过来服侍，怕袭人等其他贴身丫鬟寒心，次日早起便从纱窗里向外张望，远远望到是她，欲过去，又觉不妥，踌躇间，碧痕来催他洗脸，只得罢了。

再过几日，红儿在园中遇见凤姐站在上坡上招手，连忙上前。凤姐见她干净俏丽，口齿清爽，便差她回屋给平儿传一段话，再取个荷包来。红儿办好回来不见凤姐，却撞见晴雯、绮霰、麝月、碧痕等，被责不司本职，在外闲逛。红儿解释份内事已做好。然后展示荷包，说是办琏二奶奶交下的一桩差事，几个人才没了话。

大家分路走开，晴雯冷笑道：“原来另爬高枝儿去了，把我们不放眼里，和二奶奶说了一半几句话，人家连你的名儿都不知呢，就把她兴成那样！”这次晴雯不知，凤姐见红儿从平儿那儿回过来的话，将四五门子事说得清清楚楚，一句不遗，心下早已看中，恰觉身边缺个得力的帮衬平儿，后来便真个向宝玉房里讨了红儿去。

这日，众姊妹在园中作践花会，探春将宝玉叫到一边。先问父亲有没有叫宝玉过去，听说没有才松了口气。又让宝玉给她在外边寻些有趣的玩意儿，说宝玉才懂她的喜好。两人又说起前番探春给宝玉作的鞋，提及赵姨娘抱怨等语，嘀嘀咕咕说个不停。宝钗在那边笑着大声说：“说完了，来罢，显见的是哥哥妹妹了，丢下别人说贴心话，我们听一句就使不得了。”探春、宝玉二人这才笑着归了队。

探春素与哥哥最是亲厚。宝玉时常独往秋爽斋趣。探春素喜阔朗，三间大屋子并无隔断。正中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常常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

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每每宝玉至此，但觉满屋清气，竟不似闺阁，倒如名士书斋。二人常倚着那张大案，或谈诗论画，或追忆幼时趣事，探春说些园中传言，宝玉则将园外的奇闻轶事跟她说几件，有时还会悄悄说几句从北静王府那里听来的一些朝政消息。听得探春沉醉入迷。有时二人说得累了，便恣意并肩横卧在探春绣榻之上，仍絮絮说不尽。

这日袭人见宝玉迟迟未归，便过秋爽斋来，一路春草葳蕤，微风拂絮。进到院里不似往常听到宝玉喧哗，三姑娘欢笑，反倒静静的，墨翠坐在院中的圆墩上绣着帕子，见到袭人笑了笑，以指抵唇，悄悄往屋内一指。袭人会意，蹑足上了台阶，隔窗望去，只见宝玉和衣仰卧在床，头下枕着三姑娘常用的秋香色锦缎引枕，睡得正沉。三姑娘却端坐案前，执着小楷笔在洒金笺上写字，忽见她搁笔沉吟，起身四顾，顺手取过搭在屏风上的白绫绣蝶风袍，轻轻覆在宝玉腹间，复又坐下续写，唇间犹带一丝温然笑意。

袭人悄悄退下台阶，与墨翠相视一笑，便出了院子。

说起这日鸳鸯到怡红院来，传老太太话：去给大老爷请安。宝玉被小厮们拥着骑马过去，才至廊下，便闻得一股浓重药气混着沉水香，两个小丫鬟正拿着美人拳跪在榻前给大老爷捶腿。贾赦歪在锦缎引枕上，面色红润，只额角虚虚贴着块薄荷膏。宝玉先转述了贾母之言，贾赦连忙站起身回了话：“原不过是前日赏月着了风，吃两剂发散药便好了。”说着又咳嗽两声，接着便又躺下了。宝玉接着自己请了安。

贾赦目光在宝玉项间通灵玉上停留片刻，问道“你近日可还往学里去？”宝玉躬身答：“前日太师抱恙，学里放了假。”邢夫人在旁忙递上青茶，顺势道：“老爷总念叨，咱们府上的爷们就该像你父亲那般，有个正经官身才是立世之本。”贾赦闻言，将茶盏往炕几上不轻不重地一顿，对邢夫人淡淡道：“你二叔是老太爷临终的福荫，皇上特赐的恩典，岂是常人能比的？”邢夫人即刻噤声。

宝玉从贾赦房里出来，来到后面邢夫人屋里，邢夫人先是向他请了贾母安，然后拉他上炕坐下，又问其他人好，命人送上茶来。这时帘子一动，贾琮进来了向宝玉问好。但见他穿着半新不旧的石青缎袍，腰间荷包歪斜着缀了颗松绿石，虽与贾琏眉眼有三分相似，却缩着肩膀似惊弓之雀。发辫梢竟沾着几点墨渍，袖口还露着半截破了的九连环。邢夫人道：“你那奶妈难道死绝了，也不收拾收拾你，弄得黑眉乌嘴的，哪里像大家子读书子弟！”

邢夫人正骂着，贾环、贾兰小叔侄也进来请安，那贾环缩着脖颈，神色萎靡，眼神却溜溜地透着三分不自在了戾气。虽穿着簇新宝蓝箭袖，袍角却皱巴巴地团着，襟前赫然蹭着些墙灰草屑，想是方才又在后院钻洞掏蟋蟀，或是与丫鬟们赌气扭打所致。贾兰却如新竹抽条般立在门边，青缎衫子纤尘不染，腰间系着李纨亲手绣的松鹤纹书袋。他规规矩矩向邢夫人、宝玉作揖问安，声音清亮如碎玉，倒把贾环衬得愈发灰头土脸。

邢夫人叫他二人椅子上坐了，贾环见邢夫人与宝玉同坐炕上坐褥上，邢夫人又握着宝玉的手百般摩挲，心中已是大不自在，使眼色叫给贾兰要走，贾兰只得随他。宝玉见状也起身要走，却被邢夫人拦住。原来一班姐妹都已在后头院里说笑，邢夫人放走了贾琮、贾环及贾兰三个，留下宝玉，娘俩说话，且晚上设宴让他和姐妹们一同热闹。

邢夫人是贾赦的续弦填房。她娘家根基单薄，不比王夫人出身金陵王家那般显赫，因而在府中虽顶着大太太的名分，行事却常要看贾赦脸色。但凡贾赦有所吩咐，不论是非曲直，她皆一味顺从，从不敢多问半句。在贾母跟前，她远不及王夫人得宠。老太太素喜王夫人稳重知礼，又疼宝玉如命，连带着对二房更显亲厚。那凤姐儿虽是邢夫人的正经媳妇，心里却只捧着姑母王夫人，对这个婆婆不过面情上应付，背地里常笑她“耳软心活，没个算计”。

邢夫人自己不曾生养，对庶出的迎春、贾琮也淡淡的。唯独见了宝玉，却是真心实意地疼爱，眼望着跟前这个神采飘逸，秀气夺人的宝玉，想起自己若有这般品貌的亲生孩儿，又何至于在偌大荣国府里，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摆设。

第九回

慰探春悄游街市景 识玉菡初赠茜香罗

那日园中宝玉听探春请他出去逛时帮她买玩意，一直都惦记此事，他想及三妹妹不得见见外界繁华，实在可惜。这日忽灵机一动，思得一个胆大主意，欲悄悄带她出去见识一回。想到如何才能周祥时，记起一个人：贾芸。遂命茗烟去请在二门内小书房见。

这贾芸是贾氏旁支，生得一表人才，只是家境平平，住在城东。先前费心思给凤姐送礼博得欢心，得了个给园中栽草种树的差事，来看过宝玉几次。来看宝玉时，恰与那小丫鬟红儿见过面，也是是缘分，二人竟暗生情愫，但深宅重重，难得相见之机。恰逢宝玉、凤姐被道婆下咒，府中乱作一团那些天，贾芸一直日夜尽心守候在侧，红儿也常来，两人便混熟了。宝玉觉得贾芸熟稔城中人事，交游广阔，人也伶俐，想要他来相助，以达至心愿。

不过一盏茶工夫，贾芸已匆匆赶来。见宝玉便躬身笑问："宝叔有何吩咐？"宝玉命他坐下，将前后缘由细细说与他听，又叹道："三妹妹这般人物，竟连京城街市都未见过，我实在于心不忍，只是偌大京城，人烟繁杂，若遇上些下流种子，单凭茗烟、李贵二人难于周全。"

贾芸初听时一惊，继而沉吟片刻，眼中渐透出光亮来，拊掌道："这片心，真真是好的！只要宝叔和三姑娘扮成城里寻常小贵人家出来的，加上茗烟、李贵及侄儿一行五人，便不会太过招摇，我再找架干净的青帷素车，由李贵来驾，侄儿和茗烟骑马跟着。我有个过命的兄弟，名叫倪二，人最是侠义。届时他带三五个精壮弟兄，扮作寻常路人，远远跟在后面，既不打扰三姑娘游兴，又可随时护驾。便可保万全。可就是三姑娘如何出府……"宝玉笑道："这我倒是想好了，恰好上次拜见北静王妃时，她还问起三妹妹，我正好借请安之名禀明老太太，岂不正大光明？"

贾芸听了道："如此更秒！侄儿认识绒线铺里有极妥帖的妇人，可借两套素净的民间男女衣裳，先放在车内，宝叔的车驾出了门，到北静王府后街，我在那里接应，宝叔与三姑娘换乘我那驾车便可畅游了。"宝玉听得眉目舒展，又商定些其他枝节不表。临走贾芸正色道："此事关乎闺阁清誉，宝叔放心，侄儿绝不透出半个字去。"宝玉点头称道。

宝玉自外书房出来，迤逦行至秋爽斋，悄将此事说与探春。三姑娘闻言，星眸粲然一亮，竟忘情攥住宝玉衣袖轻摇："果真？"宝玉叮嘱千万不可泄露，探春道："放心，妹妹怎可负了了宝哥哥这番美意？"

至期，宝玉先报备了老太太。又恐袭人担忧，只字未提，只是先在袭人存东西的小间里，抓了几大块银子，悄悄交给茗烟带上。袭人送他与三姑娘在二门外上了马车，李贵驾着，茗烟在后骑马跟着便从西北角门出了街，到了约定地，见一身素衣小帽的骑在马上的贾芸已是候在那里。旁边有一架青帷马车。见宝玉车来，贾芸滚鞍下马，四顾无人方轻叩车窗，宝玉先探身下车，反手接住探春，接着探春扶着宝玉上了那驾青帷马车，茗烟再扶宝玉上去。倪二麾下一人默然上前看护王府车驾。

宝玉方坐定，听见李贵马鞭声一响，车子已是动了起来。车内却也洁净，锦缎坐褥铺得齐整，男女各一套青布衣衫叠得齐整置于座侧，宝玉背过身去，探春会意先换，探春换毕，轮到宝玉，探春见兄长笨手笨脚地系不好盘扣，不禁抿嘴一笑，上前替他细细整理。这才掀开窗帘，向外望那熙熙攘攘的各色市民，街边吵吵嚷嚷的商铺，与府内景色截然不同，看得探春目不暇接。

那倪二颇交游甚广，识得城西北那座安定门守卫，当今皇恩浩荡，太平盛世，京城城墙卫兵纯属摆设，给些好处，许人登城楼观景，并不太过为难。此是带三姑娘出来第一站。

车马悄停于安定门内北侧。茗烟和李贵守着马车，贾芸与守城兵丁低语数句，便招手引他二人沿着马道，一步步登上城墙。探春挽着宝玉的手臂，只觉脚下坡道宽阔，砾石粗粝，仰头见巍峨城楼凌驾于高厚城墙之上，三重飞檐歇山式的顶盖遮天蔽日，匾额上“安定门”三字煌煌夺目，不觉敛声屏息，道：“这竟比家里戏台上见的，不知雄伟多少倍！”

有贾芸在前，宝玉引着探春，径入城楼正门。楼内森然开阔，巨柱耸立，颇有凉意。探春见两侧有木梯通向上层，便拉着宝玉一步步攀将上去。梯板略吱呀作响，反衬得楼内愈发空寂。及至顶层，眼前豁然洞开。探春疾步至南侧栏杆，但见朱栏之外，京城百万人家如棋盘铺展，巷陌纵横，远处西山岚霭浮动，如淡墨屏风。

宝玉在旁指点：“妹妹瞧正东南，那一大片金灿灿的琉璃海，便是皇城了！南端那座大殿，便是老爷上朝之所，南端那片是后宫，咱们大姐姐娘娘就住在那儿……”探春又极目远眺，但见宫阙连云，城郭延绵起伏，天地之壮阔，竟非大观园内假山曲水所能比拟万一。忽一阵长风吹来，拂动她鬓边碎发，她不觉扶栏叹道：“常闻‘京师形胜甲天下’，今日方知不是虚言！我们平日坐井观天，竟不知如此大观！”二人凭栏良久，探春临去前又回首一望，似要将这浩荡景象刻入心中。

宝玉和探春自安定门马道缓缓而下，二人犹自回味俯瞰京华之震撼，一路默然。直至到了城隍庙街口，沿途沿着皇城北墙根儿悄声东行，透过纱窗，可见高耸的朱红宫墙连绵不绝。宝玉先下，又回身小心翼翼扶探春下来。但见人流如织，摩肩接踵，各色幌子迎风招展，叫卖声、讨价声、嬉笑声不绝于耳。探春见脚下是黄土路面，身旁是贩夫走卒，初时她略显局促，然顷刻间眼中反透出新奇光彩，将那点怯意压了下去。

贾芸在前与茗烟开道，宝玉、探春跟着，李贵殿后，融入人潮。只见摊子上糖葫芦晶莹夺目，更有卖布匹、耍猴戏、占卜算卦的，直把探春看了个眼花缭乱。直到一家悬挂着“松兰斋”匾额的珍宝古玩店，便走了进去。

店内清静，与门外恍若两个世界。多宝格上陈列着青铜彝器、前朝御窑瓷器、古玉雕件，幽光浮动。那店东阅人无数，一眼识出宝玉、探春非寻常人物，立刻笑脸迎上。探春自幼见识过无数古董奇珍，眼界极高。她目光扫过诸多珍古董，并不露讶异之色。她莲步轻移，忽见柜中一隅流光溢彩，原是数枚西洋珐琅怀表。

她不由驻足，秋波流转间已露了几分兴致。店东何等乖觉，忙不迭开柜取出，放在丝绒方盘中，双手轻放案上，笑道：“小姐好眼力，这是粤海关新到的英吉利报时珐琅表，满京城独小号有此成色。”探春逐只细看表盖上的珐琅彩画，选出两只。一枚绘着藤萝缠绕的西洋花园，日光斜照处显出光影明灭；另一枚则画着卷发妇人怀抱幼女，母女鼻尖相偎，神情温馨，栩栩如生。探春对店东略颔首。店家取锦盒将两表分置，茗烟径往柜上会账。

从“松兰斋”出来，宝玉道：“前面还有更好的顽意儿，以前我给你那些东西大都从那儿来的，妹妹必是喜欢。”前行一阵到了一处耍货摊前。但见长竹竿支起来的大棚子下，琳琅满目挂满了各色物件：架子上一排排泥塑的兔儿爷，店主抖着嗡嗡响的空竹，随风转动的各色风车，摊子上憨态可掬的布老虎，玻璃吹的“噗噗灯”叮咚作响。各色有趣顽意数不胜数。探春何曾见过这等鲜活泼辣的市井玩意，虽不及府里物件名贵，却别有一番生动热闹的趣味。她拿起一个鬃人，那是一个胶泥做的小人，栽在猪鬃盘成的底坐上，

只要轻轻敲打铜盘，小人便会随着震动自行旋转“打斗”，早忘了身份，哈哈笑了起来：“有趣，比咱们屋里那些摆着的西洋自行船灵巧多了。”宝玉见她喜欢，心下大悦，帮她选了许多件包了起来。

回到马车上摆好那些顽意儿，车又动了，到护国寺西口下来。探春看见招牌上写着“柳泉居”的饭馆，未进门便有糟香、油香扑面而来。上得二楼一间雅座，茗烟、李贵却逡巡不敢入座。探春指着彼此身上的青布衣衫笑道：“今日哪里还有什么主子奴才？”宝玉亦拉着贾芸道：“极是，今日只论长幼，不论主仆。”五人遂临窗坐下，探春望着窗下街景人流不知在想些什么。倪二自与几个弟兄在楼下，倚着柜台叫了些酒菜，眼光却不时扫视楼梯口。

贾芸点了糟熘鱼片、爆三样、醋溜肉片加木樨等一大桌子家常菜，还有豆沙包、烤馒头等，又配了一壶他们窖藏三年的老黄酒。不多时，菜馔齐备：那糟熘鱼片雪白莹润，透着淡淡酒香；醋溜肉片拌着金黄蛋丝，酸香扑鼻。探春执起乌木镶银箸，先挟了一箸糟熘鱼片。但见那鱼片莹白如玉，入口竟似活鱼般在舌上弹动，糟香清冽却不夺鱼鲜，不由点头道：“这手艺竟比府里还高明些。”宝玉替探春布了一枚豆沙包，“三妹妹尝尝这个，面发得极好。”探春轻掰开包子，见豆沙馅炒得油亮乌润，甜香扑鼻，咬一口果然绵密细腻，又抿了一口老黄酒，但觉醇厚甘美，暖意自喉间漫开，连带着窗外鼎沸人声都亲切起来。

一时众人皆放开心怀，贾芸说些市井见闻，茗烟凑趣学两句小贩吆喝，连李贵都憨笑着添了半碗饭。探春望着楼下挑担叫卖的货郎、牵手嬉笑的孩童，轻声道：“往日只当民间多是苦楚，今日方知这般烟火热闹里，自有它的真趣在。”

这日晚间，到了只有袭人在时，宝玉方将白日之事讲给她听，袭人初闻时吃了一惊，待听到后来种种趣事，又是已然平安回来，才轻声道：“虽说险了些，倒难为二爷这片心。”忽又想起前事，笑道：“说起三姑娘，倒叫我想起那日去秋爽斋，见你枕着姑娘的引枕酣睡，三姑娘恐你着凉，特取了自己的白绫风袍替你盖上，这般兄妹情深，连我都觉羡慕。”宝玉也叹息：“从小就和三妹妹最亲，不过是让她略略见识墙外风景，偏要做得如同作贼一般。侯门绣户看似尊贵，有时反不如小户人家来得自在。”

却说这日黛玉夜访怡红院，恰逢晴雯与碧痕拌了嘴，没好气听得门外叫门，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便赌气回道：“凭你是谁，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黛玉闻言一怔，又听院内似有宝钗笑语声，登时如遭雷击，独立花荫之下，但见月冷石凉，竹影苔痕俱化作刺心利刃。越想越觉伤悲，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呜呜咽咽哭将起来。晴雯使性，宝钗巧至，偏生凑成这番误会。黛玉之泣，非惟闭门羹之辱，宝玉院内欢声，自身孤苦无依，竟让那竹影苔纹都作践起来。此等误会，宝玉费几日功夫方才得解释清楚。但这几日的生气，那几日的伤情，却日积月累地伤害着黛玉原本就弱的身体。

这天宝玉好友，贾府世交神武将军之子冯紫英请客，生得剑眉星目，惯常穿一件石青箭袖，虽系世家子弟，却最厌虚礼，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纵马狩猎、饮酒论剑才是本色。席间行酒令时轮到唱小旦的蒋玉菡时，他唱出一句“花气袭人知昼暖”，薛蟠站起来喧嚷道：“该罚”。众人不知所谓，还是锦香院的妓女云儿解释出来。蒋玉菡认罚一饮而尽，连连向宝玉致歉，宝玉没好意思起来。众人都说：“不知者不治罪。”原来怡红院中这事，早随着穿堂风飘出高墙，成了九城坊间茶余饭后的闲篇—也不知是当作深闺趣闻来传，还是视作风月佳话来品。

席间，宝玉、蒋玉菡站在廊下，蒋玉菡又赔不是，宝玉见他妩媚温柔，顿生爱恋，便紧紧拉住他的手，相约单独再见。蒋玉菡将小衣上系着大红茜香罗汗巾子解下来递与宝玉，低声道：“这是北静王刚给的，聊表我亲热之意。”宝玉忙解下自家松花汗巾回赠，

两手相触时，但觉他指尖微凉，竟似有无限缠绵意。却不知这条松花汗巾，将来竟系着另一段姻缘造化。

晚上为宝玉更衣，袭人见宝玉腰里系着条血点似的汗巾，便知道宝玉毛病又犯，便道：“你有了好的，把我那条还给我。”宝玉素来是用袭人汗巾的，方想起不该给人，只好笑道：“我陪你一条罢。”袭人叹道：“我就知道你又干那事，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起混账人去!”是夜，宝玉悄悄将蒋玉菡那条汗巾系在袭人腰里，袭人早上起来看见，解下来扔在个空箱里。

初次相见，宝玉和蒋玉菡便互有好感，相约再见，二人渐成密友。蒋玉涵，姑苏人也。原本亦是读书仕宦之家子弟，奈何运数无常，幼年时父业凋零，家道骤落，遂入梨园“锦云班”行学戏，班主见其眉目如画，骨骼清奇，是个唱旦角的好材料，便请了班里退隐的老供奉，手把手传授昆腔水磨调、身段步法。玉菡天资聪颖，又肯勤学苦练，不过数年，在江南一带已小有名气，艺名“琪官”。后忠顺亲王南巡观戏，一眼相中其色艺双绝。王爷不过略一颔首，下属便心领神会，不论身价，强买而来。自此，蒋玉菡便入了亲王府，成了王爷豢养的家乐戏班中的一员，其身份实与府中古玩、名马无异，皆为王爷私产。

蒋玉菡亦对宝玉坦言自己乃是天生的一段异禀。于闺阁红粉，任她国色天香，竟是全然无心。琪官在在离城二十里的“紫檀堡”购置了几亩田地和几间房舍，得空时，便来清静清静。这日宝玉得了空，悄命茗烟备马，主仆二人一路扬鞭，不过半个时辰便到了紫檀堡。但见几间瓦舍隐于桑榆之中，四下俱是农田，倒也清幽。竹篱内的蒋玉菡一身素蓝布衣，竟比台上更多几分清朗。

二人进屋吃茶，玉菡抚着粗瓷茶盏眼圈渐渐红了：“原以为这里是室外桃园，谁知……王爷近日愈发不像了。”声音渐渐底下。“那日赏宴后，竟拉着我的手说‘琪官儿，你这般品貌，何苦总躲着本王’手指尖都掐进我腕子里了……”

宝玉听得心口砰砰直跳，因他知道这忠顺亲王在皇上身边是何等人物。他攥着自己衣带道：“这可怎么好！光是听着我就浑身发冷，你怎能敌得过他？”玉菡泪珠儿扑簌簌滚下来，绞着衣带道：“我何尝不想一逃了之？只是这奴籍文书还在王府攥着，没有官凭路引，连城门都出不去。若被当作逃奴拿住，轻则枷号示众，重则……重则杖毙也是有的。”说着声音都发了颤，“如今只得在这紫檀堡躲一日算一日，且待风头过去再作打算。”

宝玉闻言更是着急，软声道：“这里虽僻静，我却觉得心惊肉跳的。四野空旷，但凡有个生人走动，十里外都瞧得真切。若是王府的人寻来，岂不是雀入落网？”忽又想起什么，扯住玉菡衣袖道：“莫如在宁荣街后巷寻个小院？那带多是世家仆役聚居之地，终日车马往来反不惹眼。再说离我们府上近，我……我也好常去看你。”话未说完，玉菡已苦笑摇头：“我的好二爷，那处虽是仆役聚居之地，可哪里哪个不认得您是荣国府的宝二爷？您若常在我这里走动，只怕不到三日，风声就透过那些管家婆子的嘴，直吹到太太奶奶们耳中了。届时反倒带累了你。”

宝玉“啊呀”一声，自悔失言：“我可真是糊涂了！只想着离我近便照应，竟没思量到这层。”说着愈发忧心忡忡：“那…那可如何是好？这紫檀堡孤悬野外，城里又无稳妥处。”玉菡见他急得如此，反收了泪，柔声道：“二爷且宽心，倒是另有一法，我有个唱戏时的大师兄，早些年赎身出去，如今和师嫂二人地安门外大街开了间笔墨铺子，名唤‘文华斋’铺子后面有两进院子，此人极是仗义，可先去那里藏身，再作它图。

端午将至，北静王派人送信说府中后院石榴花开得正艳，特备新粽、黄酒，请宝玉过去小酌赏花，以应佳节。这日午后宝玉应邀往北静王府上拜会。穿过几重朱漆仪门，由长史引着步入内书房，但见北静王水溶正临窗执卷，紫檀大案上摊着本《六韬》，两旁书架林立，除经史子集。历代曲牌唱本等外，竟有小半壁皆是《孙子》《吴子》等兵家典籍。宝玉施礼后笑道："世兄这般精研韬略，倒教我想起祖上也是马背上挣的功名。可叹到我这里，莫说排兵布阵，连一张软弓都拉不开。"水溶搁下书卷，眸中含笑："何须过谦。为将之道贵在运筹，昔年张良未习剑术，韩信不逞勇力，然决胜千里，岂在匹夫之勇？"说着指尖轻点书卷，"能在心中推演明白，必使少些将士血染黄沙。

宝玉凝神静听，接着问道："世兄是否十分渴望领军上阵，为国建功立业？"水溶连连摇头："其实研读这些，倒非盼着沙场建功。但凡战事起处，不是牧民失策致生内乱，便是怀柔未施招来外寇—终究是庙堂之失，却要百姓承受。"他望向窗外一树将残的海棠，"前岁领兵平定草丹之乱，见阵亡将士名册叠起来竟有尺余厚，多少人家从此断了炊烟……"

宝玉听得怔住，但见斜照透过茜纱窗，在水溶青缎常服上漫开流金。这位年轻王爷眉宇间不见得意，反笼着层薄雾似的忧思。宝玉心下思量："世人只道他位尊年少，谁料竟有这般菩萨心肠。我平日只厌弃禄蠹，原以为天下为侯作宰的皆是如此，竟也有这般人物。他念着将士血染黄沙，我惦着女儿泪洒罗帕，虽都是不忍之心。到底他的胸襟装着万里疆山，我的眼界只看得到三尺闺阁……"

水溶见他神色，已窥见七八分心思，遂将手中书卷轻轻一推，缓言道："贤弟无须自轻，你当我真愿理会这些金戈铁马之事么？"说着唇边泛起浅淡苦笑，"身在皇家，这万里疆山便成了挣不脱的枷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为家事，岂容推诿？那些征西平南的将军们，未免功成之日便生出那拥兵自重之心，圣上遣我等随军，便为监军防备。倒不如贤弟，"水溶目中漾开暖意，"无官无爵反得自在。春日可携胭脂祭饯花神，秋夜能收罗帕承芙蓉泪。这般真性情，方不负'赤子'二字。"

水溶说着站起身，引着宝玉转过回廊，往后院而来。宝玉只见一树石榴花开得正盛，灼灼如霞映朱扉。两人便在花荫下石凳坐了，侍女用蕉叶盏奉上青茶。水溶将方才军政话题尽数抛开，只含笑问起宝玉近来琐事。宝玉记起前日假借探访王府之名，实则携妹妹游遍城里的趣事，将其娓娓道来，说到妙处，连侍立的小丫鬟也忍俊不禁。水溶听得饶有兴致，眼波之间俱是笑意，评曰："听起来令妹乃有见地之女子。"夕阳西沉，水溶特命在榴花旁设下小宴，二人边用边谈，直至玉兔东升。临别水溶道："代我问令妹好。以后可带她来见见王妃。"

自那日从北静王归来，不过一二日光景，贵妃也赐下节礼，独宝玉与宝钗一般无二，皆有红麝香串等物。省亲那日贵妃待宝钗格外待见，由此足克见矣。黛玉则与众姐妹相同，引起黛玉心中芥蒂。宝钗因母亲曾提"金玉"之说，已是尽量远着宝玉，今见赐礼相同，愈发没意思起来。不过，她内心暗中庆幸：亏得宝玉与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只记挂着她。

次日，宝钗远见宝玉、黛玉一起，便刻意避开。及至老太太房里时，宝玉已经在了，说笑一阵，忽然宝玉对宝钗笑道："宝姐姐，我瞧瞧你的那红麝串子。"宝钗便从左腕子褪下来，宝钗生的肌肤丰泽，偏不易褪下来，宝玉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心生羡慕。宝玉眼中的宝钗，容貌，在于富丽端庄。她脸若银盆，眼如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描而翠，自有一种雍容气象。她天生体态丰盈，肩若削成，腰如约素，罗衣下隐见曲线玲珑，再加肌如凝脂，那份温香软玉之感，不由得宝玉不神魂颠倒。

宝钗见他愣了，反倒不好意思的，丢下串子，回身要走。恰黛玉踏进门槛，将这番光景尽收眼底。想起宝玉前一日还起过誓：“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三人，第四个就是妹妹，要有第五个人，我就说誓。”自己还笑他：“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我这话的音还没落呢，就应了。幸好这次三人仅顽笑几句就过去了。

那厢蒋玉函已悄然离了忠顺王府那边，隐于“文华斋”笔墨铺后院，深居简出，地安门外大街距贾府不远，宝玉得空便悄悄探看。虽知蒋玉菡这些年登台有些积蓄，然宝玉总觉不足，欲助一二。唯房中银钱细软从来由袭人管着，如何动用，宝玉一时还无计可施。

第十回

外事累迭暗藏祸隙 内庭刑作忽似雨声

随着次月初一起，宝玉便接二连三遇见不顺心事，先是初一，老太太率贾府大队人马前往清虚观打醮，张道士见到贾母时，说起给宝玉提亲之事，使已心属黛玉的宝玉生气。回来黛玉又说起‘金玉之缘’，宝玉心想：别人不懂我，你还不懂我，便赌气抓下那块灵通宝玉来砸，二人闹得不可开交，连老太太都惊动了。袭人摸着宝玉手冰凉，恐宝玉有委屈闷在心里，又恐怕薄了黛玉，心里跟着宝玉难过，只好劝宝玉要体贴黛玉之心。

接着次日，宝玉当众失言奚落了宝钗，黛玉听见宝玉奚落了宝钗，心里正在得意，不想宝钗回过一句话来，反倒弄得宝玉、黛玉不好意思。

这日午间，宝玉心中烦闷，信步闲走，不觉到了王夫人上房。只见王夫人正于凉榻上假寐，金钏儿在旁捶腿。宝玉见母亲睡了，便悄悄上前与金钏儿顽笑解闷，二人悄声几句造次之言。谁知王夫人并未睡熟，陡然睁眼坐起，照金钏儿脸上便是一掌，厉声骂道：“下作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教坏了！”宝玉吓得魂飞魄散，一溜烟跑了出去。这里王夫人余怒未消，立命金钏儿之母白老媳妇来，将女儿领了出去，任凭苦求，再不肯留。

下午宝玉从外头回来，下起雨来，屋里丫头没料想他回来，关了门在里面嬉闹，宝玉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听到，宝玉在外头一肚子气，满心要把开门的小丫头踢几脚，未曾想到最后来开门的竟是袭人，宝玉也没看清，抬脚就踢在肋上，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宝玉晚上睡不安稳，忽听袭人叫了一声，吐出一口鲜血，宝玉方知踢得重了，慌了神，只说：“了不得了！”。袭人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见自己吐血冷心了半截。她素日里万事都要做得最好，挣得一众主子交口称道，将来也有个值得夸耀的好前程，但若命不能久，却还有何意思？不觉掉下泪来。一大早宝玉叫了王御医来看，宝玉依方调制不表。

端阳正日，席上众人皆没了兴致，坐一坐便都散了。宝玉更是心灰意懒，回来自己长吁短叹，晴雯上来帮他换衣服，不小心将扇股子摔坏，宝玉不过叹了一句：“蠢材，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也是这样顾前不顾后的？”偏这晴雯心高气傲的脾气犯了，同宝玉吵闹起来，养伤中的袭人听到忙来劝解，晴雯便连带袭人也骂了进去，宝玉正触了心事，气得浑身乱颤，定要去回夫人，将晴雯撵出去。

晴雯聪明貌美，快意恩仇，直爽明朗，行事磊落，还有一手谁都比不上的针线功夫，这些袭人自愧都比她不上，总想着将来能一起服侍宝玉一辈子，可她那性子，将来不知要吃多少亏。袭人苦劝说无果，只得跪在宝玉跟前央求，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叫我怎样才好！纵使这个心碎了，也没人知道。”说着不觉滴下泪来，袭人自己也哭了，心想：不知晴雯不知何时才能明了她。

此理于黛钗亦然。黛玉终将知悉，宝钗从未存夺玉之心，所谓‘金玉’纠葛，不过命运弄人。少年情愫，谁不曾为情所困？待岁月流转，云开雾散，方知皆是菩提镜中花月。

这日史湘云过府，先拜见过贾母众人，便往袭人房里来。她幼时常住贾府，袭人曾侍候过她几年，虽名为主仆，却自幼一同顽笑，无话不谈。湘云先看见宝玉，和他说了几句，劝他关心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不想被宝玉抢白了一番，心中闷闷的。见了袭人，方展了笑颜。二人说笑间，不知怎么提起园中姊妹来。史湘云叹道：“宝姐姐真是难得，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说得眼睛圈竟有些红了。

旁边的宝玉怕这话又被黛玉听见，连忙阻止。袭人也赞宝钗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此时有丫头来说贾雨村来了，老爷叫宝玉去见。宝玉边穿衣边评论道："林姑娘从来不对我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若她也说，我早和她生分了。"

此时黛玉恰走来怡红院，幸而未听见前头议论，只将宝玉最后两句听在耳内，心下又喜又悲，喜的是宝玉竟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悲的是自己父母早逝，恐怕这段姻缘无人为我主张，且自己气弱血亏，病已渐成，恐难长久，想至此不觉落泪，转身回去了。

宝玉出来见黛玉在前面走，似在拭泪，连忙赶上前问，这一对冤家又说得急了起来，宝玉道："你总是不放心我对她人有意，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宽慰些，这病也不得一日种似一日。"黛玉听了，细细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还觉恳切，竟不能答，一面拭泪，转身走了。宝玉站着只顾发呆，袭人想起外面热，赶过来送扇子，宝玉呆愣之间错将袭人当作黛玉，一把拉住道："好妹妹，我的心事，今儿大胆说出来，死也甘心！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只好掩着。只等你的病好了，我的病才得好呢。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袭人听了这话吓得魂消魄散。便推他道："这是哪里的话！"宝玉一时醒来，满脸羞红，夺了扇子，抽身跑了。

袭人怔在原地，不觉淌下泪来，她知宝玉、黛玉亲密，却不知宝玉用情已到如此田地，若任由这般光景下去，只怕两人生出不才之事，那便是大祸滔天了，袭人虽不识字，却早把世族规矩刻在骨血里，亲见此景，怎能不惊？

只因这些年来，袭人见过的太多了。丫鬟原与府中器物无异。莫说使唤差遣，便是闺帷枕席之间，也视作理所当然的主子权柄。年长丫鬟得幸侍寝，众人只道是收房的前兆，竟算作丫鬟的造化、主子的恩典。与丫鬟的枕席缠绵，不过是锦衾绣榻间的常事，恰似春风过耳，全了公子哥儿的风流名号，这还是是幸运地结局。

可也有那些不幸运的，如同当时袭人所耽忧的，被太太奶奶们看成是"狐媚子把哥儿勾引坏了"，或是哥儿"沉溺温柔乡失了志气"。这些丫头们的命运，终究攥在主子手里，好点的配个小厮，再不济便打发出去配人，恰似处置过时衣裳般轻巧。

袭人也懂得世家子与千金女的私情却是不同，那可是诛心利刃！小姐失贞会地裂天崩。袭人怕的不是男女缱绻，怕的是宝玉触了朱门这最毒的禁忌。

若放在老爷、太太那边，此等禁忌，乃确确实实的。那林黛玉乃千金之躯，系两姓之好，世代通家的盟约，岂是寻常儿女私情可比？其冰清玉洁之身，不仅关乎个人名节，更系着林氏一族的颜面，若与黛玉这等千金有私，那可不是件宝玉与哪个丫头有风流韵之事，而是撼动世族根基的丑祸，是辱没门楣、败坏纲常的罪愆，宝二爷将落下狂悖无行的恶名。莫说贾母王夫人，便是宫里娘娘也要受牵连，足够让这几代世族沦为整个勋贵圈的笑柄。

却说袭人正自心惊胆战，心下暗度如何方能免此丑祸之时，忽闻院中一片嘈杂，原是被王夫人撵出去的金钏跳井死了。

金钏世代在贾府为奴，母亲白老媳妇是贾府的仆妇，姊妹金钏、玉钏亦自幼为婢，这等家生奴才，一生荣辱生死都系于主家。这家生丫鬟最怕的便是被撵出去，因她等乃主人的活财物，出去也是奴籍在身，主子仍将处置，卖出去或配给小厮。既已被撵，便是名誉扫地，被卖或配出去也断无个好人家。那日金钏跪地苦苦哀求，王夫人却冷面如霜。想及尽力服侍夫人这许多年，竟落得如此下场，被撵出来这些天也没人理她，一时悲愤交加，便在东南角上跳了井。

宝玉听说金钏落井，五内催伤，磨蹭到了老爷书房，虽客人贾雨村在座，宝玉也是满面愁闷，全无慷慨挥洒谈吐。那贾雨村自上次与贾琏、黛玉一同结伴回京候职，不日便被授了兵部侍郎，参赞军机，与王子腾、贾政等往来愈密，便是贾赦及宁府的贾珍那边，也是不时走动。

雨村熟知贾政性情，每次来见，必是谦逊有理、仪态端正；言辞间正气凛然，才思泉涌。贾政眼中这般品貌，只道是读书人的楷模。故每次贾雨村来见，贾政都叫宝玉出来作陪，欲令其耳濡目染。岂知这雨村与贾赦、贾珍跟前，又是另一番模样。可老爷不晓得宝玉心中，早将贾雨村辈视作禄蠹。贾雨村告辞后，老爷正在责斥宝玉见客失仪，忽然有人来报：忠顺亲王府有人来。

这忠顺亲王，原是天家手足，当今圣上的胞兄。昔年太上皇在位，将嫡长子密亲王为东宫时，他在宗室里并不显山露水；及至密亲王因所谓结党营私、德不配位被废，太上皇欲立今上为储，满朝宗室或观望，或暗附其余皇子，可这忠顺亲王，不顾宗亲非议，第一个出来叩请太上皇早定今上为新储，且在今上龙潜之时，屡屡为其排解非议、维护体面。

今上登基之后，念及亲王拥戴之功，待之甚厚，凡朝中机密要务，多与他商议，真个是圣心信赖、恩宠日隆。只是那些江南氏族，当年只道是跟着密亲王，是东风压了西风，谁知霎时转了向，自知与忠顺亲王冰炭不同炉，阖族皆知要避嫌，素日里连节下的笺贺都不曾互送，更别说登门往来。贾政想到此处，心头愈发纳罕："莫说交情，便是脸熟也无半分，今日突然遣人来，到底是何缘故？"

贾政一边想，一面令："快请"，厅上忠顺亲王派来的长史官并不寒暄，径直向贾府索要逃走的琪官，说是城里人都说他与宝玉最亲密。贾政又惊又气，立即将宝玉唤出来对质，宝玉听了唬了一跳。答曰："实在不知此事。"那长史官冷笑一声："公子也不必掩饰，既云不知，那红汗巾子怎么到了公子腰里？"宝玉听了目瞪口呆心下自思："他连这样机密事都知道，不如打发他去了，免得再生出别的事了。"因说到："听说他在东郊二十里紫檀堡置有房舍，在那里也未可知。"长史官听到，才扬长而去。恰逢贾环又匆匆跑过，见老爷发怒，趁机附耳道：宝玉前日拉丫鬟金钏强奸不遂，金钏跳井死了。

贾政气得面如金纸，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嫌打轻了，自己夺过来狠命打，到王夫人赶来，贾政打得越发狠了。王夫人死命抱住板子大哭，这时众人簇拥颤巍巍的老太太到了，才救了宝玉一命，但宝玉已被打得皮开肉绽。

袭人情急出来问茗烟缘由，茗烟说是为琪官和金钏，并说琪官事多半是薛大爷吃醋，外面挑唆了谁；金钏是三爷说出来的。袭人信了八九分。众人散后，袭人在宝玉身边坐下，为他轻轻退下中衣来验看伤口，看得咬牙道："我的娘，怎么下得这般狠手！倘若打出个残废来，可叫人怎麼样呢！"

宝钗最先拿了药丸来探宝玉，见到宝玉被打成这样，心中难过，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看心里也……"说得自己都红了脸。宝玉见状，心中大畅，那股呆气又上来了。自思："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如此怜惜，假若我一时死了，他们还不知何等悲感呢！"这等念头也只有宝玉这般痴人方能生出来：死了无人伤悲，则死得不值；有人伤悲，便是死得值了。

宝钗定神，转问袭人为缘何老爷如此动气。袭人一时气闷，不慎将茗烟之言说了出来。宝玉恐宝钗沉心，忙道："薛大哥哥从来不这样的！"宝钗心中叹道："好一个宝玉，被打得疼还顾不来，还这样细心，可见在我们身上也真是用心。"若换作旁人，定要急着替兄长辩白，或怪外人毁谤。但宝钗却不疾不徐笑道："据我想，我哥哥素日与那班

人来往，老爷已然是生气的了。依我哥哥那种毫无防范的天性，一时说出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挑唆。袭姑娘从小见过宝兄弟这等细心的人，未必见过我哥哥那种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一席既显大方磊落，又消了对兄长的疑窦。袭人听得羞愧无言。

宝钗去后，宝玉昏昏沉沉，忽觉有人轻触药纱，睁眼却见蒋玉菡倾身在榻前望着他。烛光下但见他面色青白，泪痕犹湿，竟比那日被王爷逼迫时更憔悴几分。“二爷这伤...”玉菡声音发颤，手指虚悬在斑驳伤痕上方，“原是我带累的。若不是与我结交，何至...”语未竟已难言。

宝玉忙撑起身子扯他衣袖：“快别这么说！原是我故意说紫檀堡的，横竖他们在那儿寻不着你，文华斋反倒安全。”说着强笑道：“能换来你平安，这顿打值当得很。”宝玉正与蒋玉菡梦中执手诉情，忽见屏风后转出个湿淋淋的人影。金钏儿穿着被撵那日的青缎子背心，水珠子顺着发梢滴答落下。

她并不近前，只倚着熏笼幽幽道：“二爷可还记得？那日您扯着我耳坠子说‘同太太讨你’时，若能料到今日井底的寒，可还会开这个口？”声音似浸了井水般沁着凉意。宝玉肝肠寸断，挣扎欲起却牵动伤口：“好姐姐，我那时混账...”话音未落，窗外骤起阴风，吹得她衣袂翻飞如溺水挣扎。宝玉急欲拉她，却见她身影渐化作井台边的苍苔，真有一滴冰凉的井水落在宝玉面颊，惊得他猛然睁眼，却见黛玉不知何时站在跟前伤悲哭泣，见宝玉被打成这样，黛玉心如刀绞针戳，万般怜惜与前途未卜的惊惧交织，竟噎得几不能言，半日方抽抽泣泣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长叹一声：“我懂得你的心，但无所可改。对这些人我也都不会变，就便是被打死了，我亦心甘情愿。”一句话未了，外面传来：“二奶奶来了。”黛玉怕哭肿了的眼被凤姐看到，连忙从后院避出去了。

却说那忠顺亲王府长史官从荣府出来，领着王府亲兵，快马加鞭直奔东郊紫檀堡。但见柴扉虚掩，推门而入唯见案几积尘，榻上锦被叠得齐整，灶台却冷似寒铁。四下搜检，只寻得些残破戏本，并一柄断了弦的月琴，哪还有琪官半个人影？长史官悻悻回府复命，忠顺亲王正抚弄着一对翡色扳指，听罢竟将扳指重重搭在紫檀案上：“好个贾府公子，竟与本王府上演这出空城计！”长史官忙躬身道：“是否再去荣国府要人？既知宝玉谎报，正好问个欺瞒之罪。”亲王冷笑一声，指尖轻叩案上宫中所赐琉璃盏：“元妃如今圣眷正浓，此刻为个戏子与贾府撕破脸，倒显得本王器量狭小。”又眯起眼道：“‘亲王为优伶大动干戈’，这名声……”他沉吟片刻，目光扫过窗外暮色：“暂且记下这笔账。你须找人留心平素荣府动静，来日方长。”

第十一回

慧婢堂前跪陈密谏 幽斋日后见识真章

掌灯时分，王夫人使唤丫鬟来寻跟宝玉的人问话。袭人忖度一番，自行前往王夫人处回话。待至房中，说了几句宝玉伤势，见王夫人独坐，便道：“今日奴才斗胆说句逾矩的话——二爷这顿打，也该趁此机会规劝了。

王夫人闻听“规劝”二字，正触心事，忙问端的。袭人近前悄声道：“我另替太太悬着一桩心。二爷年岁渐长，林姑娘、宝姑娘又是表姊妹，虽说是兄妹，到底男女有别。日夜一起起坐不方便，由不得人悬心。若有些风吹草动，二爷一生声名品行岂不完了。”

此次来见王夫人前，袭人心里便翻来覆去，煎熬了好几夜。她深知宝玉的性子，若教他知道是自己在太太跟前进言，要他搬出园子去，必认定是她挑唆离间，薄了他与林姑娘的情分。到那时，宝玉待她的那份心，只怕半分也留不住了。没了宝玉之情，她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盼头？可若不说，只管闷在心里，万一将来闹出些什么不才的事来，宝玉这一生的声名品行可就全完了。那时她纵是悔断了肠子，又济得什么事？思来想去，到底横了心：宁可惹他恼了，与自己生分疏远，也要拼着去搏他一世清名。

王夫人听了这话，如雷轰电掣一般，忙拉住手问：“我的儿！你竟有这个心胸！但不知可有什么实在形迹？”袭人忙道：“形迹倒无，只是防患未然要紧。不如求太太吩咐，变个法儿让二爷搬出园来才好。”王夫人听了，长叹道：“我的儿！你竟明白这些道理。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两个声名体面。不由得握住袭人的手，忽然觉得：这孩子竟像比自己还怕宝玉出事。

那日晚间，薛蟠酒气熏天回来，劈头便遭薛姨妈、宝钗责问在外挑唆人告宝玉，这回薛蟠却是真真受了冤枉，急得赌身发誓，口不择言间竟说妹妹是因着“金玉之说”护着宝玉，直把宝钗气得哭了一夜。

次日黛玉在园中见宝钗走过，无精打采，眼上有哭泣之状，黛玉心下便认定她是为宝玉被打伤心，便笑着刻薄她道：“姐姐也自保重些，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医不好棒疮！”宝钗正满腹委屈，没理会她，低头走了。见宝钗走了，黛玉也后悔自己说得过了。

黛玉独立于花阴下，远远望着怡红院，人来人往，内心盘算：黛玉独自立在花阴下，远远望着怡红院那边人来人往。她心里暗暗纳闷：“怎么不见凤姐姐？便是再忙，也必来打个花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欢喜……”正猜疑间，抬头看时，只见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面邢夫人、王夫人一干媳妇丫头簇拥着过去了。黛玉望着那边簇簇拥拥的人影，心里又酸又涩，不觉低下头去，暗自思量：“我方才那样说宝姐姐，原是我不对。她哭她的，碍我什么？何苦拿话刺她。只是我这张嘴，素日里刻薄惯了，总改不掉。”又想：“凤姐姐来瞧宝玉，原也是常情，谁不知道他俩一向姐弟情深，我怎就想到‘讨好卖乖’上头去了？难道人家对宝玉好些，都是假的？独我待宝玉是真？”想着想着，心里越发乱了起来。

自幼失了父母，投奔外祖母家来。虽老太太疼她，到底不是自己家里。看着别人有爹有娘，兄弟姐妹在一处，她只一个人。于是看什么都先存了三分疑：人家笑，疑心是笑她；人家哭，疑心是假哭。连凤姐那样爽快的人，也要揣度几分。其实凤姐不用说待宝玉，即便是待自己，何尝不是真心？平日的吃穿照料，哪一件不是实心实意？便是宝姐姐，伤心也是应该的，宝玉被打成那样，园中哪个姐妹不伤心？

黛玉越想越觉得是自己多心了。可一转念，又想起自己无依无靠，孤零零站在这花阴底下，人家团团围在宝玉床前，她连进去的由头都没有。方才那点悔意，又被这一股凄楚盖了过去。她叹了口气，心里迷迷糊糊地想："我这样多思多虑最是伤身。总将他人好意度作虚情，擅揣世情，便是自筑荆棘之墙，刺人更伤己。可是明知是伤，又怎能不想？"风拂过花枝，洒了她一肩落花，她怔怔地站着，不知站了多久。

贾母等一众人刚出宝玉房，还是趴在床上的宝玉连忙伸出手拉住袭人坐在自己旁边，道："你站了这半日，可乏了？"两人挨着一阵，宝钗丫鬟莺儿来帮着打络子，宝钗接着也来了。袭人出去端了两碗菜进来，道："奇怪，太太打发人送来给我，还不让过去磕头，从来没有的事，怪不好意思的。"宝钗笑道："明个比这更不好意思的还有呢。"袭人知宝钗不会轻嘴薄舌奚落人，她话内有因，遂不再说下去了。

宝钗是从薛姨妈那儿听说。那日王夫人与凤姐商量，说起袭人素日稳重，宝玉挨打后尤见其忠心，欲将其月钱提至二两一吊，从自己份例中拨给。凤姐笑道："太太既看重她，明堂正道开了脸岂不更好？"王夫人却虑及宝玉年少、贾政不喜，只嘱凤姐暗中照应。凤姐转头便吩咐月银从官中出，又补足袭人姨娘份例的缺额，连赵姨娘、周姨娘的旧例也一并料理明白。凤姐对薛姨妈说道："姑妈听了？我说过的。"薛姨妈亦道："早该如此！那孩子行事大方，心里有杆秤。"王夫人见皆以为然，心下更觉妥帖。

有袭人等日夜精心伺候，又有贾母、夫人并众姐妹的抚慰，宝玉伤势一日好似一日，贾母传下话："老爷若传宝玉，就说我说的，打得重了，养几个月才走得。"荣府这方才渐渐恢复了往日气象。

虽说宝玉身上伤势渐渐好了，可心里一处伤却不时泛出来——那个被他一句话断送了性命的丫头。他闭了眼，暗恨自己：怎么就在太太榻前，说出那样没分寸的顽笑话来？明知太太最恼这个，偏不知进退、不顾场合，拿她一个无倚无靠的丫头作儿戏。更可恨的是，金钏被撵出去，他竟连一句求情的话也不敢说。若当时等太太气消几分，硬着头皮认个错；或是到老太太跟前舍下脸面求一求，以老太太素日疼他的情分，未必没有转圜余地。他偏不声不响，由着人家去死。一句顽笑，一阵沉默，便断送了一条命。他越想越觉得，自己那里配叫什么"多情公子"？分明是个糊涂虫，更是个凉薄人。

那井里淹死的丫头，在太太嘴里不过是个"糊涂行子，想是失脚掉下去的"；太太说"赏他娘几两银子发送罢了"，轻飘飘的，像掸去衣襟上的灰。可金钏也是个人，也有爹娘疼她。他在屋里挨了打，老太太、太太、凤姐姐、姐妹们，哭的哭，疼的疼，忙乱的忙乱，何等热闹？那井台边，又是何等凄清？这府里的人心，一头是金玉，一头是草芥。他想着想着，眼泪无声地流了满脸，不是为自己疼，是为金钏冤。

这豪门望族之内，悲喜从不相通。府中丫鬟如云，其中却有五位顶尖人物：贾母处的鸳鸯、宝玉房中的袭人、随元妃入宫的抱琴、王夫人跟前的金钏，还有凤姐倚重的平儿。这五人几乎是一处长大，情分自与别个不同。金钏年纪最幼，生得一副水晶心肝，平日笑靥如花，最是天真烂漫。怎料抱琴随着元春进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如今金钏又含冤赴了黄泉。昔日五个姐妹，转眼只剩得三人，近来每每相见，虽不言语，眼底却都藏着物是人非的凄凉。

宝玉挨了打这些天，鸳鸯心里像揣着件事，不得安宁。她总是想起金钏儿往日言笑模样。又思及今时井台边的冷清。这日服侍老太太睡下，脚下便不由自主地踱至廊下。恰见平儿提着个灯笼，从凤姐院里出来，像是要往园子里去，二人便撞了个对脸。平儿见是鸳鸯，忙站住脚，低声道："姐姐怎么还没歇着？"鸳鸯叹道："心里乱得很，哪里睡得着。你这是往哪里去？"平儿四下里望了望，见无旁人，才凑近一步，声音愈发低了：

“不瞒姐姐，我……我想去那东南角上看看。虽说人死不能复生，可心里这坎儿，终究是过不去。白日里人多眼杂，只好趁这时辰……”

鸳鸯一听，正中心事，便拉住平儿的手道：“难为你想着！我心里也是这般计较。我们一处长大的，难道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过去了？”言罢，眼圈又红了。平儿道：“正是这话。我还想着，要不要唤上袭人？她近日虽忙乱，心里只怕比我们更煎熬。”鸳鸯点头道：“极是。她此刻应在宝玉外间守着，我们顺路去望一眼。”二人便悄悄入园行至怡红院。只见院中灯火已熄了大半，唯有外间还透着一丝微光。鸳鸯轻轻叩了下窗棂，不多时，袭人披着衣裳出来，见是她二人，面露诧异。平儿便将祭奠之意说了。

袭人闻言，眼泪便扑簌簌落下来，点头道：“我……我正想着这事，只是不敢擅自离开。二位姐姐既有此心，我……我无论如何也要去的。”说着，忙转身进去，悄悄取了些东西袖了，又嘱咐了麝月几句，这才出来。

三人会在一处，也无需多言，悄无声息地往那东南角井边走去。夜风穿过竹叶，飒飒作响，更添几分凄凉。月色凉浸浸地洒在石阶井栏上。鸳鸯手里捧着一个素纱包裹的小包，走至井边，默默地将里头几样精巧糕饼并一碟新鲜莲蓬供上，强忍着不落下泪来，只低低道：“钏儿，你也是个傻的……”一声长叹，似将这高墙内无数不能言说的委屈都叹了出来。

平儿在一旁，悄无声息地焚化了一叠纸钱。火苗跳跃，映着她平素温和此时却满是凄楚的面庞。她想起金钏往日穿着王夫人赏的旧衣裳，笑嘻嘻的模样，心头便如针扎一般。因悄声道：“这些你且拿去，在那边……别再受委屈了。我们这起人，今日看着好，明日不知怎样。你倒先干净了……”话音未落，已是难言。

袭人最后上前，她因宝玉伤了，熬得脸色煞白。她从袖中取出两方素日里金钏夸过花样好的新帕子，就着平儿未熄的火苗点燃了。火光腾起，照见她眼中泪光点点。她心中百感交集，既有物伤其类的悲戚，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自责，她已把自己与宝玉连为一体，宝玉此番祸事，仿佛也是她对金钏不起。她只合掌喃喃，语音轻得听不见。

一阵夜风倏地旋过，吹得纸灰打着转儿飞起，三人皆是一个寒噤。彼此对望一眼，这份哀思，也只能藏于这夜色中。鸳鸯拉了拉二人的袖子，三人便如来时一般，悄无声息地没入了黑暗里，空留那井台寂寂，月光如水。

宝玉自挨打后，更得贾母溺爱，终日在大观园中逍遥自在。宝钗、湘云等见他此番遭难，又趁机劝解些仕途经济的道理。宝玉竟勃然变色，斥道：“好好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得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琼闺绣阁中也染此风，真真辜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宝钗明知宝玉深厌此道，却仍三番五次进言。宝钗那日探他回来，独坐房中，心里翻来覆去，静不下来。她想起自己屡次劝宝玉读书进取碰了壁，方才又刚开口，宝玉便“咳”了一声，拂袖而去，丢下她满脸通红，连袭人都在一旁捏着汗，以为她定要恼了。可她恼什么呢？她若是真个城府深沉、计较得失的人，又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讨没趣？不过是想他好罢了。

林妹妹从不劝那些话，那方是宝兄弟知心。可宝玉是什么人？荣国府的嫡孙，老祖宗的命根子。宁荣二公在九泉之下，盼着子孙光耀门楣，若见贾府后继无人，只怕眼睛都闭不上。便是薛蟠那等浑人，尚且知道宝玉过得荒唐。寻常百姓家的男子，还得担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何况公侯嫡裔？难道只管吟风弄月、葬花画蔷，就算尽了做人的本分？

想到这里，她不由垂下眼，心中自语：“受了贾府多少恩泽，老太太的溺爱，太太的呵护，从小到大，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府里的？便是一草一纸，也是祖上的基业。如今府里外头看着热闹，里头早已虚空，大厦根基不稳，他难道真能隔岸观火，只顾着和姐妹们吟诗作画？那个‘情’字，若只容得下葬花泣红、画蔷解裙，却容不下半分为人子孙、承载家业的担当，那这‘情’……岂不成了穿花度柳的蝴蝶，看着好看，终究落不到实处？”话未说完，自己倒先红了眼圈。

这日四下无人，宝玉正倚在榻上辗转反侧，忽觉颈间一阵温软。原是袭人悄然而至，挨着坐下，如幼时般轻抚他项颈，柔声道：“这几日见你神思恍惚，究竟藏着什么为难事？”这般亲昵举动，顿令宝玉忆起童年光景——那时节无论闯下什么祸事，总有这个袭人姐姐替他周全。心头一热，竟将如何与琪官互赠汗巾、如何设计藏匿、乃至开罪王府、无法接济等事，尽数倾吐。

待他说完，袭人脱口竟是：“那王爷真不是好人！”她素知宝玉于男风之事别有襟怀，然听这琪官，倒比那起前些年那轻浮的秦钟强上许多。又思及自己亦是奴婢出身，最见不得权贵作践人，更兼她对宝玉一片痴心，但凡他有难解之忧，不论是非曲直，她总是先想着替他周全。因便柔声道：“明日我借个由头，只说去买些笔墨纸砚，替你往‘文华斋’去一趟便是了。”宝玉听了，心头一热，紧紧攥住她的手腕道：“好姐姐！这世上再寻不出第二个，似你这般可托付的人了！”袭人低下头，只轻轻回握了一下。

次日，换了一身布衣的，肩上挎着一只布袋的袭人，从西角门出来，向地安门方向慢慢走去。从人来人往的地安门出来向北而行，不大出府门的袭人，看上去有些不安。不远处见到“文华斋”招牌，见店主一人在柜内招呼客人，隔街站了一阵，趁着暂无顾客时过街，进了店铺，她左手攥着帕子，将右手里宝玉今天写的一件封好的短函递给店主，低声道：“我家主人有信给你家客人。”店主略显惊愕，飘了一眼店外，道：“姑娘请稍候。”便快步往后面去了。稍倾，店主回来，打开柜门，道：“姑娘请。”袭人穿过柜台，随店东进到店铺后，袭人看到店铺后面连着两进院落，店主指指正房与厢房之间往后院的通道，自己就转身回到店铺去了，袭人便经此进了后院。

转过屏门，抬眼便见梨树下立着个清癯身影，蒋玉菡正捧着方才那封书信，指尖在“平安”二字上轻轻摩挲。听得脚步声，他抬首展颜，眸光清亮如秋日溪水：“可是袭人姑娘？”未等袭人施礼，已隔着三步远轻声道：“二爷的信我拜读了。劳动姑娘踏尘而来，快请石凳上坐。”

这小院收拾的极是洁净，正房与左厢都敞着门，内中整齐摆放着宣纸笔墨等物，右厢房则有素色布帘垂着，想必是琪官居室。院中石桌石凳拭得光亮。袭人侧身坐下，见那青花瓷壶旁搁着两只素瓷杯盏。琪官取壶为袭人斟茶，衣袖带起淡淡墨香，递过茶来的姿态庄重，讲话时目光透着肯切，却又好似隔着道看不见的屏风，袭人原本紧攥着的帕子的手不由得松了。见他这般举止，倒像了回怡红院与老嬷嬷对坐般自在。

袭人从忠顺王府长史官来府里要人说开，将宝玉如何遭难、老爷如何动怒、笞挞如何厉害等事细细说了，只隐去金钏儿投井一节。听得琪官泪如走珠，连声道：“终究是我带累了他！竟教二爷受这等苦楚……”袭人见他如此，心下不忍，忙劝解道：“先生快别这么说，如今我们二爷伤势已见大好。老太太因说这几月星宿不利，吩咐好生在屋里将养。”说着从布包中取出一封银子，轻轻推至石桌中央：“这是二爷再三嘱咐要交与先生的。”

琪官并不推辞，只向袭人作揖：“烦请姑娘转达，玉菡此生不忘二爷恩义。”复又执壶为袭人添茶，自己先举杯轻抿。袭人会意，亦捧起茶盏微微颔首。瓷杯相触的清音里，二人渐渐说起江南的桃花、塞北的雪，恰似故人重逢般叙起闲话。

琪官唇边漾起浅涡，轻声道：“说来与二爷相识，竟是从姑娘芳名上起的缘法。”见袭人眼含疑惑，便细细道来：“那日席间轮到我行令，其间顺口引了那句‘花气袭人知昼暖’。薛大爷当即拍案要罚酒，我只当是犯了什么忌讳，薛大爷说席间没有宝贝，我就愣了，问他何曾有宝贝，薛大爷指着二爷说‘袭人不是宝贝是什么，不信问他！’后来才听得云儿解说，原来袭人二字，正是姑娘芳名。”

袭人耳根微热，心里充满暖意。自己不过是个丫鬟，那薛大爷虽是个莽撞人，却能在众人面前，认她是二爷的“宝贝”，想来宝玉对自己的情分，早被众人看在眼里。正神思飘忽间，又听琪官道：“虽与姑娘初会，倒像旧相识似的。因二爷平素总会提起姑娘，总道……”话到此处顿了顿。“二爷如何称呼？”袭人脱口问道。琪官眼里浮起温煦笑意：“二爷总说——‘我那个袭人’。”

入夜丫鬟们散了，袭人方将见琪官情形细细回明，还将琪官夸奖一番，又赞他举止庄重，言谈清雅，相处时竟如对姐妹般自然。宝玉这才将琪官天生只慕清俊儿郎、于女子全然无心的性情缓缓道破，末了轻声道：“若他存着半分对女子的心思，我断不敢让你独往。”

说着宝玉忽将脸转向纱窗，。“若有一日，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倘或来日你跟了别人去，我心……”话音未落，袭人已将他揽入怀中，指尖触到他微颤的肩胛，道：“说的什么痴话！不会有那一日，纵是山崩石烂，我也只是你的人。”说着将他的头轻轻按在自己心口。

第十二回

内帏慈语暗定名分 菊宴机心巧全谊情

这日晌午，王夫人特唤袭人至正房。穿过抄手游廊时，见玉钏儿独自在廊下挡着道绣帕子，袭人便知今日传唤非同寻常。进了内室，但见王夫人独坐在窗下暖炕上，炕几上搁着半盏温茶并一只针线篮。见屋内再无旁人，袭人恭恭敬敬立在炕沿前，却听王夫人缓声道："好孩子，坐近些说话。"

待袭人侧身坐在炕前那只紫檀绣墩上，王夫人执起她的手细细端详一下："你这许多年帮我照顾宝玉那性情怪异的孩子，也是辛苦你了。前日你说的那番话，我翻来覆去想了几夜。难为你这般细心，竟比我们做长辈的想得还周全。"说着轻叹一声，"论理原该让宝玉搬出园子，可你有所不知——这大观园原是娘娘特旨让他和姊妹们一起搬起去读书的，若单叫宝玉搬出来，岂不辜负娘娘一片美意？姐妹们也会失望，还有老太太那边，这种缘由也是难以启齿。

再说那孩子……"她忽然取过针线篮里半旧的香囊，摩挲着上边歪歪扭扭的平安结，"宝玉前日把这个落在我屋里，说是探丫头打的络子。你瞧，他连姊妹们随手做的小物件都这般珍惜，岂会真做出唐突之事？那日凤丫头同我说，见宝玉在潇湘馆外头淋着雨，小厮要送伞他都不许，说是怕惊扰了林丫头读诗。这般痴气，倒也是这般守着读书人的规矩。"

袭人一边听着，一边点头。王夫人接着放低声音说道："只是……宝玉终究少不经事。便是再知礼守矩，也难免有血气上涌、一时忘情的时候。"她抬眸深深望进袭人眼里，"这便要你在身旁时时警醒着，但凡见他与姊妹们说笑过了头，或是独处时失了分寸，总要适时寻个名目打断才是。"

言至此处，王夫人指尖在茶盏边缘轻轻一转，声气愈发沉静："日前已让凤丫头将你的月钱添作二两一吊，与周姨娘她们同例。"她见袭人睫羽微颤，又取过一枚青玉压袖搁在她掌心，"这原是我出嫁时带的旧物，你且收着。我那日还和薛姨妈、凤丫头她们说：”宝玉若有造化的，能有你长长远远服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

自王夫人明示袭人将来侍奉宝玉的名分，宝钗、黛玉、史湘云诸人皆来向袭人道贺。最是欣喜的莫过宝玉，是夜，便与袭人在屋内抵足絮语良久。一时兴起，宝玉向袭人发了通对当朝君主、文臣武将之议论，此番言语未免有涉大逆不道，好在袭人本就不甚通晓这些家国是非，倒也未曾放在心上。宝玉先议‘文死谏，武死战’不如不死，复言他心中之死得其所："比如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闻的幽僻之处，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死的得时了。"

此语正显宝玉一片私念，盼着他钟爱的诸般女子，眼泪终竟只为他一人而垂。自觉是她们情衷所系之全部，这份将个人快意系于独占一众情愫之上的念想，正是他独有的"痴念"。

次日宝玉闲来无事，想起近日班中新来的小旦龄官唱得极妙，便往梨香院来。刚进龄官房里，却见她歪在炕上，见人进来连眼皮也不曾抬。宝玉素日被女儿们捧惯了的，仍凑近笑央："你唱段《牡丹亭》的‘袅晴丝’可好？”龄官竟立刻闪身躲开，正色道："嗓子哑了，唱不得。”宝玉这才认出她就是前日在蔷薇架下画"蔷”字的姑娘，正讪讪时，忽见贾蔷提着个雀儿笼子兴冲冲进来。那龄官顿时眉眼鲜活起来，却偏嗔道："又弄这劳

什子作甚？”贾蔷忙拆开笼门放生，又赔笑要给她请大夫。龄官咬着绢子咳了两声道：“这般毒日头，你且站住！”眼波里却漾着蜜也似的牵挂。

宝玉怔怔望着他俩眉眼间的关切与牵绊，恍觉自己竟是多余的。默默退出院门时，忽见方才放生的雀儿正在檐下啄食，随着翅尖金粉在日光里一闪，那一瞬，他心底如被针挑，幡然彻悟：世间情缘，各有分定。他原不能独占所有女子之悲欢，她等自有其情天恨海，自有命中注定的“债主”去承接那串珠般的泪、那朵绽到荼蘼之笑、那根剪不断理还乱的牵挂。凡此种种，原非为他而设。

痴痴的回到怡红院，见黛玉坐着和袭人在说话，宝玉便对袭人长叹道：“我昨晚的说的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是错了，我不能全得。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袭人原已忘了昨晚的话，只当他又在说疯话，可这话到了黛玉耳里，却又别有一番感触：早先我总笑你‘见一个，守一个，恨不得天下好女孩儿的眼泪都汇到你海里’。如今看来，你并非贪心，只是痴得可怜，竟把‘情’字当了‘物’，以为可以包揽收藏。殊不知，情是游丝，是飞絮，是檐前日影，捉不得，握不住；各人缘法，各人寿夭，各人眼泪也只肯还各人的债。

黛玉正想着，忽见史湘云穿戴整齐进来告辞，说是家里打发人来接。宝玉、黛玉便送她出来。湘云眼泪汪汪的，但家里来接人在，又不敢太显得委屈。宝钗也来了，湘云更是不舍。宝钗耽心她家里人回去告她婶娘，湘云回去更加受气，反催她快走。到了二门前，湘云拉了宝玉在旁，悄声叮嘱：“若是老太太记不起，你时常提着打发人来接我。”宝玉连声答应了。

湘云自幼失怙，寄于婶娘篱下，虽有亲眷名分，却多受拘束磋磨，难得自在舒心。宝钗素来体恤她的难处，待她周全温厚，既懂她寄人篱下的委屈，又常以实物周济、言语宽慰，于湘云而言，宝钗是姊，更是可托心腹的暖人。这般知冷知热的关怀，在她颠沛的境遇里尤为难得，如今离别在即，前路又是婶娘的苛刻，故而见了宝钗，那份不舍便翻涌难抑。

而宝玉与湘云自小一处长大，皆是性情真率、不循俗礼之人，无男女之防。宝玉素来怜香惜玉，尤疼湘云这般直爽却命苦的女儿，他懂她眼底的委屈，更记挂她的喜乐。湘云深知，宝玉在贾母跟前最得疼宠，且心性赤诚，但凡应允之事，必会放在心上，时时提点；更要紧的是，宝玉懂她对大观园这份自在温暖的眷恋，这份懂得，远非旁人可比。

先前袭人曾代宝玉往 “文华斋” 探望蒋玉菡，此后一段时日，宝玉不便出园，袭人便时常代他前往。一来二往，加之宝玉已告知袭人，琪官那无心女子之天性，彼此少了男女有别的拘礼，倒渐渐熟络了。

天气渐凉，庭中石凳略沁寒意。这日袭人再来，琪官径将她让进东厢居所。三间清舍一明两暗，以湘妃竹帘相隔。正中起居的明间悬着“素心若雪”四字匾，下设松木方桌，两侧各置一圈椅。袭人在右首坐了，桌心供着白菊陶瓶；琪官于左首相陪，透过珠帘，可见隐约可见次间内里素帐半悬，床榻边整整齐齐叠着件云纹直裰，自是卧寝之所。西次间则竹帘高卷，露出屋内紫檀木琴案，案上瑶琴丝弦如银，琴穗犹带着登台时的胭脂痕。地面铺着青砖，洒扫得光可鉴人。

宝玉忧心琪官寄居师兄阴松生处生计困顿，便时常遣袭人送物接济。起初多是银两，后来怕琪官寂寞，便拣些可赏玩的珍奇物件让她一并带去。宝玉自小深得宠爱，老太太、父母长辈、外戚亲友及府外达官贵人所赠珍奇异宝不计其数，向来都由袭人妥为收存。他的心思是：让琪官先拿去赏玩，待腻了便可变卖度日，倒也两全其美。

每次琪官都是再三致谢后收下，此次亦不例外。只是收下后，他却忽然开口：“姑娘可知，我唱戏这些年，也攒下些积蓄，原不必靠二爷接济。” 见袭人面露困惑，琪官续道：“相处日久，知姑娘是可信之人，有件事想话与你知。” 袭人闻言侧过身，目光落在琪官秀丽的面庞上，默然颔首，静听下文。琪官缓缓道：“我在忠顺王府这些年，偶尔会无意间听到王爷与来访的皇亲贵胄、心腹密友闲谈，他们似对贾家在内的江南几大世家颇怀敌意，此事本非私人恩怨，乃前朝宿怨。”

袭人不觉蹙眉：“如此说来，你此次出逃，王爷追至贾府，倒添了层私人恩怨？” 琪官点头道：“正是，如今已是双重怨怼了。” 他轻轻叹了口气，接着道：“忠顺王爷权势熏天，贾府日后吉凶难料。此事我断不敢告知二爷，只因他性情纯良如水，天真烂漫，若是听闻此事，难保不会一时呆性发作，闯出祸来。如今他屡屡赠我这些珍宝，我只好先收下，权当是以防万一，若将来真有变故，也好有些个物件防身。”

说着，琪官起身示意袭人随他入内室，从榻下取出一只樟木箱。掀开箱盖，只见这些日子袭人带来的银两、珍玩一一码放整齐，一件未少。箱盖内侧贴着一张纸，袭人虽不识字，却也看得出是份物件清单，每件底下皆注着日子。望着满箱珍宝，再看琪官凝重神色，只觉得胸口像是压了大石。她既感念琪官之谨慎与一片苦心，又为贾府的处境暗自心惊，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二人重回明间落座，袭人端起茶杯却未沾唇，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温润的杯沿，心头翻涌着方才琪官所言的凶险，忽然想起当年秦可卿离世前给王熙凤托梦的旧事。

如今琪官既对自己推心置腹，这份全然的信任让她动容，自平儿密告后一直自怀心事的袭人，庆幸有了一位可商议之人。袭人便也不再隐瞒，缓缓将那桩秘事讲了出来：“琪官你有所不知，当年蓉奶奶临终前，曾给我们二奶奶托过一场奇梦。” 她压低声音，眼底掠过一丝凝重：“梦里蓉大奶奶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贾府虽眼下繁盛，终究逃不过盛极而衰的道理，还叮嘱二奶奶早为后虑，多置些祭祀产业，也好为日后子孙留条退路。

后来大小姐元春被册封为贤德妃，举府同庆，看似是泼天的荣耀，却恰恰应了蓉大奶奶‘盛极’的警示。” 袭人轻轻叹了口气，语气里满是无力，“自那以后，我便时常暗自忧心，可我不过是个伺候人的丫鬟，见识不多，既想不出半分周全之法，更不敢对二爷提起，他天性纯善，向来不知世事艰险，如何经得住这般沉重思虑？万一露了口风，或是惹得他哭闹着要寻说法，反倒徒增祸端。”

这番肺腑之言，与琪官的忧虑不谋而合。二人各怀心事、都为贾府前途暗自焦灼，此刻卸下心中防备，彼此距离也因这份无需言说的共情，悄然拉近了一层。

这年贾政被点了学差，贾政出行后，宝玉在园中更加纵行旷荡，光阴虚度。这些天妹妹探春感了风寒，宝玉不时殷勤探望。这日正要前去，探春丫鬟翠墨送来一幅花笺，宝玉一看，原来是探春说身体已愈，发起建立诗社。宝玉看了，不觉喜得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议。”一面说，一面就走，翠墨跟着后面。刚出得门来，便见两个婆子抬着两大盆白海棠，说是芸二爷打发人送来的。自打上回宝玉托他领着三姑娘在城中逛了一遭，二人便比往日更熟络亲近了几分。那贾芸是个伶俐人，常借着领花匠进园栽树种花的由头，得空便来怡红院与宝玉说会子话，也不时寻些时鲜花草、清雅盆景送来，这怡红院里，倒常有他捎来的几分新鲜意趣。

宝玉一脚踏进秋爽斋，但见案上笔墨盈香，几案间错落铺陈着素笺，探春已邀了黛玉、宝钗、迎春、惜春二妹，环坐一堂，笑语盈盈。李纨最后到。探春身着杏黄襦裙，眉目间英气中透着几分雅致，笑言：“今日既为诗社初聚，便当有个雅号相称，方不负此风

雅之事。”遂自号“蕉下客”，众人依例取别号，黛玉因居潇湘馆，竹影婆娑，名“潇湘妃子”；宝钗则取“蘅芜君”，以应其居所之清芬；李纨自谦为“稻香老农”，迎春、惜春亦各得其趣，分别以“菱洲”、“藕榭”为号；宝玉则领了“怡红公子”。定社名“海棠”，首咏即景，限“门”字韵。宝玉虽非诗中圣手，却也倾心投入。众人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挥毫疾书，一派天真烂漫之态。不多时，诗成，或清新脱俗，或含蓄深沉，皆显各人心性才情。李纨细细品评，以宝钗之诗为上，黛玉次之。

且说袭人见宝玉看了字帖便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正好后门婆子送来贾芸孝敬的两盆海棠花，赏了婆子回到屋里，又找碟子盛宝玉送史湘云东西，便问丫鬟们那缠丝玛瑙碟子。由此为话头，丫鬟们说笑起来。秋雯说起那日宝玉孝心一动，送老太太、王夫人桂花那事，道：“夫人收到喜欢，当即赏了两件衣裳，衣裳是小事，年年都得，却吧不像这个彩头。”

晴雯听了说道：“呸，没见过世面的，那是把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哼了一声：“一样这屋子里的人，谁又比谁高贵些不成？把好的给她，剩下的给我，我才不要。”秋纹问道：“好的给谁了？”晴雯笑道：“我告诉了你，莫非你退回给夫人不成？”秋纹大道：“哪怕给了给了这屋子里狗剩下的，我也只领太太的恩典。”

一众丫鬟笑道：“骂得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哈巴狗了。”袭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空就拿我取笑。”秋纹连忙笑着赔不是。想当初晴雯怒斥袭人，字字如刀，那是真动了气性；如今这一屋子的嬉笑嗔骂，却只是闺阁中无拘的日常闲趣了。

这袭人因深得王夫人信任，凡有赏赐，往往先得眷顾。晴雯素来心高气傲，见此情形，心中难免郁结。秋纹虽性情憨直，却也懂得言语分寸，一句“只领太太的恩典”，既守住了礼数，又暗含对晴雯计较之心的微讽。至于众人笑指“西洋哈巴狗”，则是将袭人得宠比作宠物般亲近，然袭人向来温顺宽厚，待下从容，从不摆大丫鬟的架子，因此众人也敢如此揶揄。

袭人听了不过一笑置之，既显容人之量，又避开了口舌之争，正是她一贯处世精微之处。说到底，不过都是十几岁的少女年华，彼此间嬉笑嗔骂、无拘无束，本就是这般年纪该有的鲜活模样。这也是大观园尚未离散时的生动光景：丫鬟们虽有名分高低，却因宝玉的随性、袭人的温和，消融了许多尊卑之别，相处间反倒添了几分家人般的亲近与随意。

晚上宝玉回来与袭人说了起三妹妹发起诗社，袭人也把给史湘云送东西那事告诉宝玉。宝玉忽然想起忘记叫老太太接她来的事，当即到贾母这边来，逼着立即派人去接。贾母安慰道：“今儿个夜了，明日一早就去。”次日一大早，宝玉又过来催逼。午后湘云来了，宝玉才放了心。

湘云至府，与宝玉并众姊妹说笑嬉戏，闹了整整一个下晌。临散时，那素日最爱热闹的湘云兴犹未尽，向众人道：〞今儿我来迟了，明日合该罚我做个东道，容我先邀一社可好？〞众人齐声赞妙。独宝钗在旁听了不以为然，只是见众人兴致正浓，不便立时说破，只得暂随众人称好。

至晚，宝钗便邀湘云往蘅芜苑安歇。先前湘云来府，多在黛玉处落脚，先是碧纱橱内同榻，后迁至潇湘馆相伴。奈何二人后来渐生嫌隙：先是观戏时，湘云快语道破小旦容貌酷似黛玉，宝玉急使眼色制止，偏被黛玉瞥见；后逢清虚观打醮，宝玉特意为湘云藏下金麒麟，黛玉素知宝玉常览才子佳人小说，恐他们亦因这等小巧玩物生出风流韵事；加之湘云得知，黛玉将她为宝玉精心绣制的扇袋，绞毁那事虽系误会，终究存了芥蒂。更有那日湘云探望袭人时，提及此事犹自不平：“林姐姐也犯不着动气，既剪了，索性让她重做便

是。”袭人接话道：“她哪里肯做针线？老太太都怕累着她。去年整整一年，才得个香袋儿，今年这半年，连针线影子都未见呢。”

袭人不懂，这女红之事虽系闺阁德容之要，然各家教养各有侧重。林家于诗词学问上要求极严，于针黹女红反倒不甚苛求。故而黛玉终日与诗书为伴，于针线本就不比湘云那般热衷。一个喜静恶喧，一个快人快语，性情本就南辕北辙，日久难免生出些微妙波澜。

这边与黛玉日渐疏远，那厢宝钗却以其周全妥帖，渐渐赢得湘云真心。宝钗冷眼旁观，早看出这侯门千金虽生在锦绣丛中，寄居叔婶门下却着实不易。那日袭人不知深浅，仍托湘云为宝玉做针线，宝钗寻了个时机，悄悄提点道：“云丫头在家里头，原比我们想的难。”袭人闻言恍然，想起往日种种，方知自己唐突。宝钗又顺势将袭人所托的活计揽到自己身上，这般体贴入微，难怪湘云常叹：〞我日日在家思量，这些姐妹里再没一个及得上宝姐姐的。可惜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至晚，二人灯下商议明日设东拟题之事。湘云兴致勃勃，宝钗却柔声道：“既开社便要作东，既要自己便宜，又不可失了体统。你在家做不得主，月钱统共那几串钱，连平日打点尚且不够。若这般张扬，你婶子知道岂不更添埋怨？纵使你倾囊而出，这东道也未必周全，难道还特回家张口讨要不成？”

一番话说得湘云踌躇起来。宝钗这方将思虑周详的计策娓娓道来：“从老太太起，这府里多半都爱螃蟹。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家里田产正出极肥的大螃蟹，让我哥哥送几篓来，再往铺子里取几坛好酒。你只说是寻常小聚，请众人赏桂花品蟹，待宴席散了，咱们有多少诗作不得？”湘云听罢，又是感激又是佩服，只觉得这番安排既全了体面，又解了她的难处。

次日，湘云便邀贾母等人至园中赏桂。凤姐早命人在藕香榭摆开桌案，临水设座。但见金桂飘香，碧波漾影，贾母扶着鸳鸯走来，见这般布置，已是欢喜。湘云上前笑道：“这都是宝姐姐帮着我张罗的。”贾母连连点头：“我早说过这孩子细致，凡事都想得妥当。”老太太和众人热闹一番后，先回去歇息了。

待贾母等去远，湘云方取出诗题，众姊妹饮酒赋诗，品评佳作。忽见平儿进来，原是凤姐方才只顾张罗，未曾好生用饭，特命她来取几只螃蟹。湘云忙拣了十来只肥大的用食盒装好，李纨却一把拉住平儿不许走，硬按在身边坐了，又命人添酒布菜。平儿与宝钗、湘云说笑间，忽觉李纨在她腰间轻抚，忍不住扭身笑道：“奶奶快别这般，摸得人怪痒的。”李纨为人厚道，本系名宦之后，其父官居国子监祭酒，自幼训以“女子无才便是德”。李纨虽通文墨，却只将针黹纺绩、相夫教子视为本分。及笄之年嫁入荣国府，与长房贾珠结为连理，本是才子佳人的美满姻缘。孰料天不假年，贾珠早逝，唯留襁褓中的幼子贾兰。这青春少妇便如深秋寒菊，独对空庭冷月。虽居长媳之位，实则无掌家之权。凤姐儿执掌中馈，李纨不过虚应故事，对此却从不争执。此番大观园起诗社，她自荐掌坛，评诗论句公允周正：既不偏袒黛玉之清奇，亦不轻慢宝钗之浑厚，尽显书香世家的见识眼界。适才蟹宴之上，见平儿奔波未得歇息，便执意揽其入座，亲与斟酒布菜。

细观其人生际遇，若问哀怨，实难言无。青春丧偶，孤苦无依，眼见府中夫妻相守、儿女绕膝，岂能不羡？耳闻姐妹笑语欢声，回想自家孤灯冷院，焉能无憾？良人早逝，韶华空负，睹他人伉俪情深，难免触景伤情。然其教养与理智如重重锦缎，将心事密密包裹，不肯泄露分毫。纵有万般愁绪，也只化作稻香村里更深夜静时，枕上几不可闻的轻叹。终是将一腔未竟的热望，尽数寄托在兰哥儿身上，以慈母之坚韧，期盼春兰有那吐芳之日。

那日诗社散了，众人去贾母处问安，婆子们上来打扫。袭人悄悄拉了平儿到怡红院屋里说话，顺便问起：“这个月的月钱，为何连老太太和太太还没发呢？”平儿凑到袭人前，低声道：“快别问，横竖就这几日。”见袭人犹带困惑，平儿道：“我们奶奶早就支了，放给人使，等收回来才发，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袭人惊道：“难道她还短钱使？还没个足厌？”平儿笑道：“何曾不是呢。”袭人道：“你在中间周旋也是不易，还得瞒着二爷，要是被他知晓可是不得了。”平儿连连点头道：“上次旺儿嫂子来送利钱银子，不想二爷正在二奶奶屋里，险些撞见，唬得我冷汗都出来了。”

这旺儿夫妇原是凤姐从王府带来的陪房，最是心腹。自铁槛寺替老尼了结张金哥官司后，凤姐食髓知味，凡有不见光的讼事，多遣旺儿在外奔走。府中月钱使费，亦交他夫妇拿去放贷取利。

第十三回

老妪重临满载辞去 华筵生变阖府不宁

话说当日有一积古村妪刘姥姥，因家道艰难，想起昔年祖上与金陵王家联过宗，便舍着老脸，带着外孙板儿，往荣国府寻些接济。几经周折，先寻着太太陪房周瑞家的，由她引着踏入琏二奶奶院子。凤姐知其来意，命人传饭，饭毕，凤姐命平儿取银二十两并一串钱，交与刘姥姥。刘姥姥千恩万谢，回家去了。

今日平儿回了屋，凤姐不在，看见上次那位刘姥姥带着板儿又来了。刘姥姥见到平儿连忙站起来问好，道：“特地带些地里收的倭瓜、豇豆，给老太太、二奶奶尝尝鲜，也谢去年的接济之恩。”恰逢贾母闻听有乡下有老人来，正闷得慌，便命人请来相见。

随着平儿穿过几重仪门，刘姥姥来至贾母上房。但见满屋锦绣辉煌，一位鬓发如银的老祖宗斜倚榻上，两旁有绫罗环绕的姑娘们。姥姥忙上前福了几福，贾母欠了欠身命，问：“老亲家今年春秋几何？”刘姥姥躬身答了，贾母叹道：“比我还大好几岁呢，这般硬朗，该是天天往田里走动的好处。”说罢命挨着自己榻边设座。姥姥半侧身子坐了，将些村野趣事徐徐道来。什么腊月雪地里遇见抽柴火红衣姑娘，什么庄东头老槐树成了精，又说什么观音托梦赐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只听得宝玉并众姊妹目不转睛。

宝玉听到抽柴草一段，急问：“为何那红衣姑娘雪里抽柴，不怕冻着？”探春扯他袖子低笑：“二哥哥又认了真，姥姥说古解闷罢了。”宝钗却向湘云轻道：“莫看是村话，倒比那些才子佳人的戏文新鲜。咱们终日困在这府里，竟不知田舍间也有这般奇闻。”

一时丫鬟捧上点心，姥姥见那玲珑剔透的藕粉桂糖糕，只道是花儿，惹得众人掩口。黛玉悄悄对宝玉叹道：“你瞧她说的那些，虽多半是现编的，可那份见识到底是真的。倒比咱们强，整日家不过在这几处亭台转悠，”宝玉正听得入神，闻言怔怔道：“若能去那荒村野店住几日，才知什么是真山水。”

忽见凤姐进来笑道：“老祖宗，席面备好了。”贾母携了姥姥起身，一行人说笑着往园中去。宝玉又追上去问，那红衣姑娘，刘姥姥只得就势编下去，说她原是一户人家小姐，十七岁时生病死了，父母思念不尽，盖了祠堂，小姐便成了精。

经过沁芳闸时，姥姥指着水车连称稀奇，宝玉落在后头，独自望着水中落花出神。原来这红衣姑娘闲话，竟在宝玉心中里漾开一圈涟漪。虽所有人都觉得这故事有趣，然或当刘姥姥杜撰，或半信半疑，或不过一笑。唯有那宝玉每字都信，心中不胜唏嘘。探春等正好说起邀一次诗社，黛玉便说：“咱们雪下吟诗，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更有趣。”大家听了都笑了，宝玉知道黛玉讥笑他，他只看了一眼黛玉，也不答话。他独自怔怔望着沁芳闸的流水，眼前却浮现出素未谋面的红衣姑娘—十七岁的魂灵在雪野间徘徊，父母建的祠堂里，该是何等孤清冰冷？这般想着，眼圈竟有些红了。

府中上下，谁不疼惜宝玉这份清澈心肠？姐妹们爱他谦和体贴，从无公子哥的骄矜；丫鬟们敬他平等相待，从不拿主子的架子；便是北静王那般尊贵人物，见了他也褪去官腔，只愿与他谈诗论画，赞他 “性情纯良，不染尘俗”。这份天生的真性情，让他在繁杂贾府中，成了一道难得的光彩。

探春在一旁，见黛玉打趣宝玉，又看他因刘姥姥随口胡诌的姑娘身世便眼含泪光，心中不由暗忖：哥哥这般性格，连刘姥姥的几句戏言都辨不清，纵有过目不忘的聪颖，若真能坐下了苦读，科举高中，进入官场，他又如何能识破人心机巧？便是让他接手家业，以

他这般轻信于人、全无防心的性子，只怕被人算计了还浑然不觉。这般纯良无垢的心性，本就与世俗的功利算计格格不入，倒不如任他做个逍遥公子，安度清欢。

且说贾母见刘姥姥谈吐风趣，心下欢喜，便留她在府中多住两日，好生逛逛园子。次日天朗气清，贾母携刘姥姥、王夫人、薛姨妈并众姊妹迤逦入园。先至沁芳亭小坐，又往黛玉的潇湘馆赏竹，午间特将宴席设在探春秋爽斋旁的缀锦阁。一路上刘姥姥的憨言俚语，逗得众人笑声不绝。

待众人入席，鸳鸯早与凤姐递过眼色，暗中布置妥当。只见鸳鸯执壶斟酒，凤姐特意拣了碗鸽子蛋置于刘姥姥面前。贾母这边方道声“请”，刘姥姥便霍地起身，高声嚷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说罢鼓着腮帮子，瞪圆双眼。满座先是一怔，随即哄堂大笑。贾母笑得搂着宝玉道：“定是凤丫头这促狭鬼闹的！”凤姐与鸳鸯却强忍笑意，仍一本正经地给刘姥姥布菜。

众人笑作一团时，唯见李纨不过浅浅抿了口茶，唇角虽噙着笑意，却很快收敛。她早知凤姐与鸳鸯的打算，此刻见刘姥姥这般憨直地任人取乐，想起她这般年纪还要强颜欢笑讨生活，不由联及自身孤苦，心下恻然。另一厢宝钗也只是垂首抿唇，她素来端方持重，虽明白这是为讨贾母欢心，却终究不愿随众取笑，只静静执箸，显出超然之态。

膳后，凤姐与鸳鸯双双底下向刘姥姥赔了不是。刘姥姥笑道：“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你先嘱咐我，我就明白了，我要是心里恼，就不说了。”凤姐、鸳鸯知取笑人不妥，事后赔罪，可见心存分寸，未失体面；刘姥姥通透世故，明知是戏，却甘愿充当角色博老太太欢心，反觉能为众人解闷、换得贾府善待是桩美事，毫无怨怼。这般看来，贾母开怀，姊妹们尽兴，刘姥姥亦得周全，似是皆大欢喜的好事。

老太太兴致颇高，又带刘姥姥去探春房里坐，接着又乘船来了宝钗的蘅芜苑，只见宝钗屋里雪洞一般，古董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只土定窑瓶供着几只菊花，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床上衾褥也十分朴素。宝钗素性端方持重，心性淡泊，于那繁华绮丽之物，向不萦怀。且其为人通透，深谙世事，不喜以玩器之物来妆点门面、彰显身份。

而贾母却另有所想：年轻姑娘的住处，该有些鲜亮陈设才合规矩，既显府中体面，也能添些生气，太过素净反倒透着几分清冷，于姑娘家气运不妥。便道：“年轻姑娘们，房里这样素净，也忌讳。”又问凤姐为何不送些玩器。王夫人、凤姐忙道：“我们都送了，她自己退回来的。”薛姨妈也连忙道：“她原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贾母只道是她客居于此，诸多不便，或是不好意思收受，便吩咐鸳鸯将自己藏着的几样东西送过来，以表长辈关爱之心。

从蘅芜苑出来，一众人随史太君到栊翠庵，妙玉忙接了进去。这妙玉乃苏州官宦小姐，自幼多病，带发修行于玄墓蟠香寺，后随师进京，入住大观园栊翠庵。她气质高洁，才华横溢，精通茶道佛法，却孤傲清高。妙玉为老太太等烹了上好的茶，并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小茶盘，里面房一只成窑五彩小盖钟，献给贾母。贾母吃了半盏，便笑着递给刘姥姥，请她也尝尝。

妙玉拉了宝钗与黛玉至耳房内，宝玉见了，也悄步随入。妙玉重又烹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只见她取出两只形制古雅、极为珍罕的杯盏，分与宝钗、黛玉，却将自家日常吃茶的那只绿玉斗，从容斟了，递与宝玉。宝钗心思细密，暗忖：“妙玉性子孤洁异常，等闲不与人亲近，怎会将平日自己用的茶杯给了宝玉？”她眼波微转，悄然瞥向黛玉，却见黛玉只垂眸看茶，神色如常，似是未曾留意这细微处。

这时，道婆收了前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用了，她嫌脏不要了了。宝玉知那成窑五彩茶杯乃成化年间官窑名器，当其时已属珍贵，到了本朝更是价值不菲。见妙玉如此，心中暗自思量：“这妙玉姑娘，才情品味自是出众，然其之洁，洁在皮相，非洁在心田；她嫌村妪一啜，便弃名器，这般行径，虽说自诩高洁，可这等过于绝情的清高，怕也未必就真比旁人高贵多少。”宝玉遂赔笑道：“那茶杯白搁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她卖了也可以度日。”妙玉听了点头同意，宝玉接了，放入袖中，临走不忘讥讽妙玉几句：“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厮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

细思此事，倒令人沉吟。贾府众人虽身处富贵，难免有阶层之别，凤姐、鸳鸯戏耍刘姥姥，虽有取笑之意，却也知晓分寸，事后还会低声赔罪，未曾真个辱没了她；便是贾母，虽爱热闹取乐，也始终以礼相待，知其生计不易，今日为了个刘姥姥，不顾高龄，带她几乎逛遍了半个园子。可妙玉这般，仗着自己高洁之名，便将刘姥姥视作污秽，连一只用过的杯子都容不下，这份清高，倒添了几分刻薄。

再说那刘姥姥，当日了不少酒，且吃了许多油腻，出了栊翠庵，不免得一时通泻起来，及出厕来，便在园中眼花头眩，不辨路径。一路顺着花径，得了个门洞进去，又见一个小门，一进屋内，四壁玲珑透剔，走来走去忽见一幅最精致的床帏，便一屁股坐下，只说歇歇，不想一歪身便熟睡在床上。

过了一阵，那边板儿不见了他姥姥，急的哭了。袭人估算路向，怕是往怡红院后院去了，便跟了过来。袭人一直进了房门就听的鼾齁如雷，忙倒里间，只闻见酒屁臭气满屋，刘姥姥扎手舞脚仰卧床上，袭人大惊，连忙把她推醒。那姥姥睁眼见了袭人，连忙爬起来道：“姑娘，我失错了！并没弄脏了床帐。”一面说，一面用手去掸。袭人恐惊动了人，只向她摇手不叫她说话。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呕吐，袭人素知宝玉性情，若被他知晓，断不计较，反要担心姥姥受责。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随我出来。”并未责怪不懂规矩的乡下老人，既顾全了府里的体面，又护住了刘姥姥的自尊。袭人带她出来见了众人，只说她在草地上睡着了。

在贾府这两三日，刘姥姥把古今往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临行前老太太、王夫人、凤姐都送了不少银两及东西，王夫人送她一百两银子，并特别派人叮嘱：“用其作个小本买卖，或者置几亩田地，以后别再求亲靠友的。”就连鸳鸯、平儿也赠了衣物。宝玉特别派丫头将那成窑五彩杯子送来给刘姥姥。值得一提的是刘姥姥还为凤姐女儿七月初七出生的女儿取名为“巧”，并道：“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莫非这真是巧姐命运的预示？

谨记王夫人的叮嘱，刘姥姥回家后便与女婿狗儿、女儿商议，将此次所得财物仔细筹划，买田置地，勤恳耕种。自此家中光景渐好，衣食渐足，日子也一天天踏实起来。此是后话不表。

刘姥姥在府这几日，阖府上下竟热闹得如同年节一般。这日李纨召集诗社，谈及贾母吩咐惜春绘大观园图，探春道：“也别要怪老太太，都是刘姥姥一句话。”黛玉促狭笑道：“可是呢，她是哪一门的姥姥，直叫她是个‘母蝗虫’就是了，”宝钗在旁听得真切，心下暗忖：凤丫头不识字，说笑虽俗，到底并无多少恶意；偏颦儿这般读书识字的，竟用春秋笔法细细锤炼，倒比凤丫头的取笑多了几分文人的讥锋。宝钗遂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好她不识字，不过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将市俗粗话，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亏她想的倒也快。”

却说转眼将至九月初二，凤姐生辰在即。贾母因喜她平日劳碌，欲好生热闹一番，遂召齐邢、王二夫人并众姊妹商议。老太太笑道：“咱们也学那小门小户，大家凑个份子，如何？”说罢自己先出二十两，薛姨妈紧随，余者按位份递减，连赖嬷嬷等有体面的老仆也都入了份。不一时，竟凑足一百五十两有余。贾母又特命尤氏总理其事。尤氏来至凤姐房中商议，凤姐道：“只看老太太眼色行事。”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我为了这个出了钱不算，还要来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啐道：“你别扯臊，怕操心，回老太太再派一个就是。”尤氏摇头：“瞧你兴成这样，劝你收着点，太满就泼出来了。”

及至收银子那日，尤氏点算凤姐处银两，发觉少了李纨那份，尤氏道：“我说你肏鬼呢，你大嫂那份怎么没有？”凤姐笑道：“你别管，我自有道理。”原来原来她早将李纨那十二两银子暗中抹去，其中或有占了李纨当家之位的少许愧疚，更多是卖个人情，显示自己大方。尤氏心知肚明，暗忖：“大嫂子虽守寡，府里官中月例从未短过，何缺这几两份子钱？凤丫头分明是假公济私。”尤氏面上却骂道：“昨个你在人跟前作人，今儿又和我赖，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才不依！”

尤氏出来撞见平儿，执意退还她的份子，口中说道：“只许你主子作弊，就不许我做情儿？”平儿只得收了。不料尤氏临去又添一句：“我看你主子这么细致，弄这些钱哪里使去！使不了，明儿带棺材里使去。”平儿听得心惊肉跳，但又不敢问，望着尤氏走远，心中暗想：莫非奶奶在外头那些事儿被人知晓了？尤氏又到贾母处请了安，顺势退了鸳鸯份子；又过来假意和王夫人讲了几句话，将彩云那份退了。念及王夫人院里的赵姨娘、周姨娘每月仅二两月钱，收份子钱显得苛刻，也不缺她们这点儿，便将二人的也退了。二人果然感激非常。这般周全打点，既全了体面，又收买人心，其功力不下凤姐。

凤姐生辰这日，尤氏将宴席操办得十分热闹。恰逢诗社社期，众姊妹久候宝玉不至。袭人回禀道：〞一早穿了素衣裳，说北静王府里有要紧事，带着茗烟去了。〞贾母闻言不乐，立命人备车去接。

原来宝玉并未往北静王府去，只因牢记今日是金钏忌辰，特来祭奠。他悄悄出城，径至水仙庵，见后院有口古井，正合金钏投井之事，便命茗烟摆开香炉，亲自焚香施礼。此刻满府欢庆声中，唯他与玉钏儿犹记这个日子。宝玉立于井台前，往事蓦地涌上心头：昔日金钏在王夫人房中，总带着温婉笑意替他整理冠带，听他诉说痴言痴语。那日不过一句顽笑，竟害得她含羞被撵，最终投井自尽。思及此处，不觉泪如雨下，心中暗悔：“皆因我平日口无遮拦，方才害了姐姐性命。这般聪慧柔顺的人儿，本该好生活着，都为我一时轻狂，落得如此结局。但望姐姐在那世安稳，莫要记恨，莫再受苦楚。”

宝玉自水仙庵归来，刚至穿堂那边，只见玉钏儿独坐在廊檐下垂泪。一见宝玉来了，便收泪道：“凤凰回来了，快进去罢。老太太找你半天了。”宝玉见她眼圈通红，腮边犹带泪痕，知她必是为姐姐金钏之事伤心。自己满腔话堵在喉间，欲赔笑安慰，又恐触动她更深；欲要赔罪，更觉无颜相对。

却说宝玉来贾母等人跟前，只推说北静王府宠妾去世了，去帮着料理。又向凤姐作揖祝寿。贾母见他平安，便不再多问。宝玉暗自庆幸，只道自己做得隐秘，却不知府中早已暗潮涌动。自他一早失踪，诗社诸姐妹便各怀挂记。多心的姐妹先命身边丫鬟四处探问，或寻麝月、袭人打听行迹，或向园门婆子查问出入。偏有与玉钏相熟的丫鬟，无意间得知今日原是金钏的生辰，再联想到袭人所言 “素衣出门”，众姐妹心中便暗自透亮了几分。更兼茗烟是个藏不住话的，回府后被相熟丫鬟缠问，一时嘴松，将水仙庵祭井之事和盘托出，姐妹们便愈发确定了。这其中，黛玉最是挂心宝玉，早经紫鹃探听、自己揣度，已明了他的去向。

此时戏台上正演《荆钗记·男祭》：王十朋幅巾素服，临江设祭，哭奠钱玉莲。黛玉看了一回，便低低向坐在身旁的宝 钗叹道：“世上水皆同源共脉，王十朋何必远涉江干？随意汲一碗清水，对之悲恸，也尽得其情了。”言似论戏，实指宝玉。她不知宝钗知与不知，故以泛语相探，又微露不以为然之意。

宝钗彼时却早洞悉根由，心中暗忖：“金钏之亡，系府中暗疤，太太深讳，宝兄弟又素有口孽。我若接语，便坐实了私祭一事，不独宝玉无地自容，太太闻之亦必嗔怒。再者，金钏之死，宝玉心中满是愧疚与悔恨，这份情意虽显痴傻，却也真诚纯粹。虽不赞同他这般感情用事、罔顾规矩之举，却也体谅那份难以言说的悔恨。不言，原是最好的处置，既不戳破宝兄弟隐瞒，也不辜负他那份真心，更避免了节外生枝。若是顺着黛玉的话调侃或批评，反倒显得自己轻浮刻薄，失了分寸。且彼既怀疚于心，我亦毋庸轻薄落笔，不如以不言之言全他体面。”于是宝钗只把手中茶盅轻拨，一语不发。黛玉见她如此，亦不复问，二人默然，仍同众人看戏。台上悲声未歇，台下芳心各转。

府中正在热闹，贾琏却趁隙与鲍二家的暗通款曲，潜至后院房中偷腥。不料事机不密，凤姐悄步窗下，正听得鲍二媳妇笑道：″你那位阎王老婆早该休了，把平儿扶正才是正理。″又闻贾琏附和之声。凤姐气得浑身乱颤，回身先劈手打了平儿两下，一脚踹开门扇，直扑鲍二媳妇撕打，骂道：″好淫妇！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我！″贾琏羞恼交加，也来厮打平儿，并时性起，拔出墙上宝剑便要逞凶。凤姐见状，忙哭着往贾母处逃去。闹得人仰马翻。贾母、邢夫人、王夫人急来喝止，方得草草收场。一场寿宴变作闹剧，

第十四回

灵窍顿开金玉非碍 妾谋未遂嫣红代偿

论起这贾府里的风气，原也不是那等清白严整的门第。东府里贾珍、贾蓉父子俩全没个长幼尊卑，聚赌宿娼、欺男霸女；那薛家大爷薛蟠，也是个终日斗鸡走狗、眠花宿柳的纨绔。这府里的爷们儿，哪个不是三妻四妾还嫌不足？便是那有体面的长辈，年轻时谁没有几桩风流债？如此家风，倒纵得琏二爷觉得：横竖大家如此，我又何必独善其身？

难怪历经风雨，见惯世情的老太太今次见状，只是怪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

老太太这番话，听着是轻描淡写，内中却大有乾坤。她老人家岂会不知这其中龌龊？然则她看得分明：这深宅大院里的爷们，自小锦衣玉食，哪个不是这般德行？她这般轻拿轻放，并非真觉得此事无妨，实是深知这高门大户里的积习难改。将那“世人都打这么过”挂在嘴边，便是将这丑事化作了寻常——既然世代如此，又何必苛求琏二一个？这话里透着的，是过来人的圆通与无奈。老太太何尝不疼凤丫头？只是她更明白，在这朱门绣户里，若要事事较真，反倒难以立足。她这般论断，既保全了孙儿的颜面，又暗里点破了这世家大族金玉其外之底色。那“馋嘴猫儿”之言更是精妙，既道尽了男子本性中的那点不堪，又带着几分见怪不怪的纵容，仿佛在说：这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又何须大惊小怪。

再说备受委屈的平儿，早被李纨拉入大观园去了，宝钗也过来相劝。这时琥珀过来传老太太的话：“知道平儿受了委屈，明儿我叫凤姐替她赔不是。”平儿方好受了些。宝玉过来让平儿到怡红院来。袭人原与平儿就要好，自然极尽安慰，宝玉因为金钏之事整日不乐，他平素对姐妹身旁大丫鬟都是极之喜爱，他喜平儿是位极聪明，极俊俏的女孩儿。只因平儿是贾琏之爱妾，又是凤姐心腹，宝玉从来不愿对她像他对鸳鸯、金钏等那般亲近。今日发生此事，宝玉甚是心疼，他在旁劝道：“好姐姐，别伤心，我替他两个赔不是吧！”平儿儿觉得好笑道：“与你什么相干？”宝玉道：“我们兄弟姊妹都一样，他们得罪了人，我替他们赔不是是应该的。”

宝玉他见平儿哭泣后妆容残乱，便忙忙地张罗为平儿安排更衣妆奁，并亲自侍奉她理妆。他心中又喜又悲。喜的是今日竟得在平儿跟前稍尽片心，是意中不想之乐；悲的是这样一个人，偏生于如此命途，落在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之间。 他先是建议平儿用紫茉莉花粉扑脸，称其轻白红润，异香袭人；又取出自己亲手制作的胭脂汁子，盛在白玉盒子里，色泽鲜艳，香气清雅。他恳切地对平儿说：“铺子里卖的未必干净，而且颜色也欠佳。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用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

平儿捧着那白玉盒子，指尖触到盒壁的温润，鼻尖萦绕着胭脂清雅的香气，眼眶不由得又热了。自嫁入贾府，夹在琏二爷的粗鄙与凤丫头的威势之间，终日如履薄冰，事事谨慎周全，哪里受过这般细致妥帖的疼惜？宝二爷这番举动，纯然是一片赤诚，不含半分轻佻，那份小心翼翼的体贴，竟比女子还要细腻。他瞧着自己的眼神，满是怜惜，没有丝毫亵渎，倒像是把她当成了易碎的珍宝。平儿心里暖融融的，只觉得心里委屈与慌乱，都被这股温情悄悄抚平了。

她对着铜镜，用细簪子挑了一点胭脂汁，轻轻抹在唇上，那颜色鲜而不艳，润而不腻，果然比铺子里卖的强上百倍。转念一想，宝二爷素日待袭人，想来也是这般光景吧？袭人姐姐在怡红院，不必受这般夹板气，有宝二爷这般疼惜着，事事替她周全，连贴身用度都是亲手打理，那般日子，该是何等舒心自在？

平儿不由得生出几分羡慕来。同是府里的丫鬟，袭人偏能得这般良人相待，虽未明媒正娶，却早已是宝二爷心上要紧的人，往后的归宿，想来也不会差。可自己呢？往后仍是要在这是非窝子里熬着，不知何日是个头。这般想着，她对着镜中的妆容，轻轻叹了口气，眼底的暖意里，终究掺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

凤姐生辰这天，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之事，在贾母的调停下，以贾琏当众向凤姐与平儿赔罪作结。然而贾母无从预料，贾琏心中的芥蒂并未消解，凤姐的性情也一如从前，二人之间暗涌未平，日后还将掀起更大的风浪。而那鲍二家的，因事情闹得人尽皆知，自觉颜面尽失，竟上吊自尽。她本是个名声不佳的男仆之妻，既属自尽，贾府上下也无人将她一条性命真正放在眼里。

恰值秋分之后，黛玉旧疾复发，这日比往常又重了些，只在潇湘馆中静养。宝钗顶着小雨，前来探望，见她病势沉沉，黛玉又对病情悲观，便以柔言劝慰，又论及这病症的根源，说起药方中人参肉桂太多，恐助火为患，不如每日晨起，用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熬粥，最是滋阴补气。黛玉抬眼望着宝钗但觉其神情恳切，竟无半点虚情假意。 一时之间，万种思绪涌上心头，她不觉垂下头去，心中暗暗感叹： 我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漂泊至此，不过是寄人篱下的一缕浮萍。旁人面上虽好，谁肯这般真心为我计长远？她今日这一番话，竟比那亲姊妹还知疼着热。可见往日，竟是我一味痴愚，白与她疏远了这许多年……”

黛玉衷心说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她赞你，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

那日秋霖初霁，窗外的天虽未全晴，却已透出淡淡的光来。黛玉送走宝钗，独坐窗前，望着檐角残滴零零落落地滴着，心里竟觉得比往日轻快了许多。她想起这几年自己因“金玉”二字，不知呕了多少气，流了多少泪，如今想来，倒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宝姐姐待她，原是真心，只是从前总存着三分疑忌，把那好意也看作了假。如今这点魔障一破，连这秋窗风雨，听着也不觉凄凉了。

后来黛玉回想这一日，常觉得是自己在荣国府里心境最明朗的一日。从此往后，她与宝钗再无不和，连那“金玉”二字，也再不曾在她心里起过波澜。她所悲的，只是自己的身世；所叹的，只是与宝玉那一段无父无母做不得主的姻缘。至于宝姐姐，她只当她是姐姐，再无别的想头。

若有人到了这时候，还只管替她记着从前的旧怨，替她恨那“金玉良缘”，那便是错会了她的心了。

秋去春来，又过一载。宝玉心中始终记挂着琪官，不时悄悄前去探看。眼见琪官到了倒嗓的年纪，久不登台，那副清亮的好嗓子已如蒙尘的明珠，黯淡了下去。宝玉每见他强颜欢笑的模样，心中便如针扎般歉疚，总觉是自己当日引他相识，才累他至今日境地。这日从蒋玉菡处回来，那份无力感沉甸甸地压在心口。

他枯坐房中，将相识的权贵在脑中过了个遍，思绪最终粘在了北静王水溶身上，王爷待他亲厚，且地位尊崇，若有心转圜，或能为蒋玉菡谋一条生路。然而这求人之事，一想便觉千难万难，话该如何开口？情份又值几斤几两？宝玉素来在这等实事上怯懦，单是想象独自面对水溶陈情，手心便已沁出冷汗来。

彷徨间，忽有一缕旧忆飘入心间：那年前水溶曾笑言，让他可带妹妹探春来府中与王妃相见。这念头一起，竟如溺水时抓住浮木。带着妹妹同去。这个想法让他莫名心安了几分。仿佛有探春在侧，那王府的深廊高宇便不再那么令人惶惧；与王妃见面叙话，也有了正当由头，待妹妹与王妃在后堂说话时，自己单独向王爷叩求。如此一来，既不必让妹妹知晓这难以启齿的伶人之事，自己似乎也凭空借得了几分胆气。

这荣府贾赦，虽为长子，当年却被褫夺了执掌荣府家业身份，毕竟还是袭了爵位，虽身无官职，可享有朝廷俸禄。身为一个有崇高爵位和地位的老爷，其职责本应是修身齐家，成为族人表率。可他好色贪欢的性子却比少年人更甚十倍，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终日与她们饮酒取乐。府内人背地里皆赞老太爷当年有先见之明，不然这家早被他给败了。

贾赦每日晨昏定省，少不得要来贾母上房走一遭。这日，他踱步进来，正逢鸳鸯捧着漱盂、巾帕，在一旁伺候贾母漱口。只见她身着青缎掐牙背心，下面系着一条松花绿裙子，蜂腰削背，鸭蛋脸面，乌油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腮上微微的几点雀斑。行事却稳妥从容，递送东西，眼到手到，悄无声息，贾母一举一动，全仗她眼色应承。

贾赦一旁坐下，一双眼睛便似粘在了鸳鸯身上。他素日也知道母亲身边这个丫头是个尖儿，却未曾这般细细打量。今日觑着，但觉其行止端庄，不似那些轻狂流荡之人；眉眼间一股清气，更兼一份不怒自威的稳重。贾赦心下暗忖：“往常竟没发现，这鸳鸯竟是这等绝色，更难得的是这股子沉稳劲儿，怨不得老太太一刻也离她不得。”

他这里正自胡思乱想，那边鸳鸯已服侍完贾母，垂手退至一旁，眼观鼻，鼻观心，浑然不觉。贾赦越看越爱，那心内便如揣了个活兔子，突突地跳个不住。他暗想：“若得此人放在屋里，岂不比那些妖调婆子强十倍？一则颜色好，二则她是老太太的心腹，那体面尊贵，自是不同。自此，这念头便在他心里扎了根。每逢请安，他那眼风便只在鸳鸯身上打转，越看越觉称心，那谋娶之心，也一日盛似一日了。

贾赦自此存了那非分之心，回到自己房中，坐卧不宁，只思量着如何了此心愿。他素知那邢夫人是于这些事上最是愚鞟，且一味顺承丈夫以自保的，便将她唤至跟前。贾赦也不迂回，开门见山道：“我瞧上了老太太屋里的鸳鸯，那丫头甚好，你去找老太太，就说我的意思，要讨她来做房里人。”

那邢夫人听了，心下忖度了一回。她本是填房，门楣不高，又无亲生儿女倚仗，在这府中全仗着顺从贾赦，方得几分体面。如今见丈夫如此说，便想道：“一则，此事若成，自是显我能为，叫他愈发倚重我；二则，那鸳鸯是老太太第一个得用的人，若收在房里，岂不连带着老太太的体己消息也都知晓了？于自家大有裨益；三则，那鸳鸯素日稳重，不比那些妖娆的，来了或能与我同心，倒也省心。”想到此，邢夫人非但不劝，反生了几分兴头，忙堆笑应承道：“老爷眼光自是好的，这有什么不好办的？我瞧这主意很是。一个大老爷，要个屋里人，就是老太太也未必驳回。我这就去寻个机会，与老太太说去。”

贾赦见她这般爽利，心中大喜，又道：“你此去，须得好言劝说。只怕那丫头害臊，不肯，你便说与我做姨娘，又非外头胡乱厮混，从此穿金戴银，不强过做一辈子丫头？她若应了，老太太那边自然无话。”邢夫人一一领命，心中已开始盘算如何行事。她这般积极奔走，并非为夫妻情分，实则是为自己那点立足之基，甘愿做了这牵线说合的俗人。

那邢夫人先寻了凤姐商议。凤姐一听便知此事断然难成，寻了个借口先躲了开去 。邢夫人只得自家来寻鸳鸯，将那一番“做姨娘、享富贵”的俗套话说将出来。谁知鸳鸯听了，只管低着头，并不答言。 鸳鸯心志已决，知此事不能善了，来到园中散心，恰好遇见平儿、袭人。便对二人诉说。

那袭人素日里最是温良恭俭，待上接下无不柔顺体贴，然则她外柔内刚，胸中自有一番泾渭。前番听得平儿悄说凤姐将月钱银子挪出去放贷生利，她虽蒙凤姐平日多有看顾，然遇此等亏德行之事，竟不肯稍作回护，直言不讳说凤姐对钱财没个足厌。今朝又闻大老爷要强逼鸳鸯为妾，她登时道："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凡有些姿色的，他就不放手！"，平儿则耽心老太太百年之后，鸳鸯仍难逃脱大老爷之手。

鸳鸯决绝道："到了至极为难，我剪了头发做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观鸳鸯此女，真乃府中一等一的烈女子！身处奴籍，却无半分卑屈之态；面对富贵利诱、强权逼迫，竟能守定本心，丝毫不为所动。那贾赦身为荣府大老爷，手握尊卑之权，许以姨娘名分、穿金戴银之福，寻常丫鬟怕是早已趋之若鹜，偏她鸳鸯，心如磐石，眼不迷花，这般宁死不从之决绝，何来半分丫头的怯懦？如此不畏强权的骨气，过胜府中多少娇生惯养的闺阁小姐，更让那些趋炎附势、苟且偷生之辈相形见绌。

鸳鸯兄嫂都是老太太屋里的人，兄金文祥是买办，嫂是浆洗的头儿。邢夫人在鸳鸯那儿碰了壁，便叫了她嫂子来说，她嫂子自是喜欢，连忙来找鸳鸯，恰好在园中撞见。他嫂子刚开口劝说，便被鸳鸯当着平儿、袭人指着痛骂一顿。他嫂子没趣地走开了。

那宝玉刚才远远看到袭人过来，便躲起来，想跳出来吓唬袭人，但见袭人半截见到鸳鸯、平儿，把三人对话，及鸳鸯怒骂其嫂全都听了了去，宝玉等她嫂子被骂走，便走了出来，拉了三人来怡红院来坐。平时若有这三位他最喜爱的女子一起，宝玉总是妙语风生，今日听到大老爷此事，心中甚是郁郁，任凭她三人说话，他一人躲在里间不出声。宝玉此时心中，恰似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搅作一团，辨不出个滋味来。他素日只道这女儿家是水做的骨肉，见了便觉清爽，恨不得将天下所有的好处都捧到她们眼前。谁承想，这府里第一个有年纪、有体面的大老爷，竟行出这般不堪的事来！

他不由得念起凤姐来。凤姐姐待他素来亲厚，姐弟般的情分，可他素来不喜欢她对平儿那般威势。平儿姐姐何等聪慧周全，偏要在凤姐姐跟前小心翼翼，有时还要受些无名气， 他又想起琏二哥哥，虽待自己亲厚，可那"俗气"二字，就如影随形般跟着他，只知皮肤滥淫，何尝懂得怜香惜玉，尊重女儿的清白志气？至于大老爷与太太……宝玉想到这里，心头更是一阵憋闷。赦老爷、邢夫人待他，平日里也是慈爱有加，嘘寒问暖的。可他们此番作为，竟是联手去逼迫一个无依无靠的丫头，要将那冰清玉洁的鸳鸯，生生拉入那浑浊泥潭之中！这哪里是长辈该有的行止？

一股浊气在他胸口横冲直撞，堵得他心口发闷，隐隐作痛。他想护住鸳鸯，想去求老太太做主，想冲到大老爷面前，问一句"为何偏要如此"。可"礼法"二字如山，"孝道"伦常如锁，无形却坚韧，把他牢牢困在原地。他是晚辈，是侄子，哪有指责伯父之理？这满腔愤懑与不忍，终究无处可去，只沉沉压入心底，化作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他向来是喜聚不喜散，终日只愿伴着姐妹笑语不绝，可这一刻，却看着美好将碎。

贾赦听说鸳鸯不从到，将金文祥叫来，怒道："她必定嫌我老了，恋着少爷们，叫她歇了心，我要她不着，以后谁还敢收；就算老太太疼她，将来嫁到外面去，谁能逃过我的手心。"金文祥将此言告诉妹妹，鸳鸯觉得能救自己的唯有老太太了。便袖了把剪子直奔贾母正厅。

恰好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姐妹、宝玉及几个管事的、由头面的媳妇都在老太太跟前凑趣。鸳鸯当众在贾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从邢夫人、她嫂子怎么说，哥哥传来大老爷那些混话都一五一十讲了出来。李纨一听有关长辈体面，连忙带着一众下一辈的姊妹及宝玉退出来，停在窗下。鸳鸯将事情讲完后向贾母表明心迹："我到天上，也逃不出他的手心去，终究要报仇。我是横了心一辈子不嫁，老太太要是逼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或者剪了发当尼姑去！" 说着打开头发便用剪子绞。众婆娘连忙上来拉。

贾母听了，气得浑身乱战，口中道：“我通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来算计。”盛怒之下，贾母到底是位睿智老人，若直接指向不在场的邢夫人，固然痛快，然满屋的媳妇、有头脸的管家娘子皆在，岂不成了婆媳当众撕破脸皮？失了大家体统，更让下人看了笑话去。 她一眼觑见一旁恭顺侍立的王夫人，心下立时有了计较。那王夫人素来端庄持重，且此事与她毫无干系。贾母便故意将雷霆之怒转向她，厉声斥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

不直斥长媳，保全了婆媳之间最后的颜面。贾母这一骂，却使得气氛僵了，只因薛姨妈系王夫人之妹，凤姐是王夫人侄女，皆不敢为王夫人说话。窗外一众人也是不敢动。这时还是有见胆识探春进了屋。她明白众人不便上前各有各之缘由，而她虽然非王夫人亲生，不存在袒护亲人之嫌，但一向奉夫人为母亲，又是贾母极之喜爱的孙女，可算是出面劝说的最佳人选，只见她陪笑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

探春几句话，霎时打破了满屋的僵局。贾母正需要这样一个台阶，听了这合情合理、又出自心爱孙女之口的劝解，那满腔的怒火便寻着了缓和的出口。老太太她心内暗赞探春机敏，转向薛姨妈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姨太太别笑话我。你这个姐姐她极孝顺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爷，婆婆眼前不过应景儿。可是委屈了她。”这一番话，明是自责，实则是将王夫人彻底摘清，并给了薛姨妈、凤姐等人说话的端由。果然，薛姨妈等忙笑言劝慰，凤姐也趁机凑趣，那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正此时，丫鬟通报：邢夫人到了。她是前来打探消息。王夫人想道“偏这会子撞进来。老太太余怒未消，若叫她径直上前，岂不成了火上浇油？我须得先迎住，两人一同上前。终究是长房太太，若当着众人面被婆婆申饬得下不来台，日后这妯娌间还如何相处？倒显得我这管家的不会周全。”她这般想着，脚下已抢前几步，面上仍是平日那般温厚神色。

这正是王夫人持重之处，虽刚受了无妄之灾，却仍以家族和睦为念，不愿因私怨坏了体统。众人见贾母与邢夫人婆媳相见，皆知老太太必有体己话要分说，一个个会意，悄悄儿地退了出去。不一时，偌大一个厅堂，只剩下这婆媳二人。

贾母见四下无人，那语气反倒平和下来，不似方才那般恼怒，只缓缓先责怪邢夫人顺着老爷胡闹，又说了一番那鸳鸯是离不开之人，留下鸳鸯在，她们作媳妇可以省许多心，如同儿子也尽了孝。最后承诺出钱为贾赦在外面再娶一个。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虽未厉声斥责，却字字敲在邢夫人心上。邢夫人站在地下，听着这平和语气里透出的失望与责备，回想自己行事之荒唐，只觉脸上热辣辣的，比挨了打骂还难堪，竟是一句分辨的话也回不出来，唯觉羞愧难当。

贾赦听得消息，知道母亲动了真怒，自己这番作为着实不堪，又闻母亲言语间尽是指责，更是又羞又愧，自此便推病，不敢来见贾母。但终究花了八百两银子，买了个名叫嫣红，十七岁的女孩子收在屋里。

第十五回

扇祸构陷石呆充军 雪庐联句群芳啖膻

昔日荣府钟鸣鼎食之誉，诗礼簪缨之名，经贾琏持剑逐妻，贾赦垂涎母婢，接连两桩荒唐事，早已如窗纸般戳破，难遮其丑。皆非暗室亏心，竟是众目睽睽下的张扬胡闹。外间亲友听闻，岂有不窃窃私议、嗤笑非议之理？昔日的世家体面，被这父子二人搅得七零八落，纵想强撑门面，那破败的名声，又如何能缝补得周全？往后提起荣国府，怕不是先念及诗礼传家，反倒要笑谈那宅门里的鸡飞狗跳、礼崩乐坏。原以为这贾赦经此一役会消停一阵子，未曾料到不多久，他又惹出一桩公案，害得人家坑家败业。

原来有一混号为石呆子的，乃金陵人氏，虽穷困潦倒，祖上却是书香世家，家中藏有二十把珍贵古扇，来京与扇藏家欣赏交流，被素来喜好古董珍玩的贾赦所觊觎，派贾琏前往以五百两银子洽购，确遭石呆子拒绝，贾琏无功而返，被贾赦天天骂没能为。这日已在兵部侍郎任上的贾雨村，知贾政被点了学差，不在京中。他惯会趋炎附势，便转来荣府东院，拜会那惯能厮混在一处的贾赦。

贾雨村乃是个极善钻营、见风使舵的官场枭雄，平素见了贾赦这等人物，便收起见贾政那副忧国忧民，道貌岸然的君子像，专一投贾赦之所好，口中尽是些古董玩器、京城风月。二人言谈间，贾赦便提起那石呆子及其二十把珍稀古扇，言语间满是求之不得的懊恼与垂涎。贾雨村听了，那善于构陷的歪心肠即刻转动起来，满口应承道：“世翁何必为此小事烦心？此等冥顽不灵之民，正需官法如炉，稍加惩戒。此事交给晚生，管教那扇子，不久便妥妥帖帖送到世翁府上。”贾赦听了大喜。

那贾雨村既在金陵应天府任上经营多年，虽已高升入京，于彼处官场仍是爪牙密布，一声令下，自有那趋附之徒争相效力。他当下便修书一封，送往金陵旧部门生处，如此这般授意一番。不过旬月，金陵官府便依计行事，设下毒计。先是以“拖欠官银”为名，将石呆子锁拿入狱，随即抄没其家产。那二十把珍若性命的古扇，自然作为“赃物”入库。接着官府便装模作样，行文“拍卖”充公之物，实则暗中操作，只走了个虚应故事的过场，作价八十两银子，着人出面，将那二十把价值连城的古扇，买了下来，即刻派人送入京中贾赦府上。

贾雨村为绝后患，更施当年处置知悉其底细的门子故伎，判他个“家产不足抵偿所欠官银”之罪，一道文书，竟将这无辜之人，发配充军了。此一去，山高路远，虎狼当道，一个文弱书生，何处讨得生路？可怜石呆子，怀璧其罪，便落得家破人散。那贾赦得了古扇，只顾把玩欣赏，哪管旁人死活。贾赦等又在王子腾面前极力为贾雨村美言，王子腾利用朝中同党举荐，不久贾雨村补授了兵部尚书，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一时间风光无两。

平儿姑娘知道了贾雨村那般行径，破口大骂道：“那贾雨村，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从那年送林姑娘来，认识了贾府大门，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 原来，贾琏对父亲不满，当面说他“为这点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贾赦听了非但不知惭愧，反倒大怒，将贾琏打了个卧床不起。平儿又急又痛，忙到蘅芜苑向宝钗讨要棒疮药。见宝钗问起缘由， 平儿讲了一回。这府里哪有不透风的墙？贾赦父子这番争执，连着前因后果，不几日便如暗流般在府中传开。下人们虽不敢明言，背地里哪个不摇头叹息：“大老爷这事做得忒不体面，琏二爷倒是说了句在理话。

时届冬初，大观园忽添四位姊妹前来客居，真个热闹起来。薛宝琴乃宝钗堂妹，生得容貌丰美、聪慧灵动，贾母见了爱如珍宝，即刻接至身边同住，又赏了好些上等衣物首饰，宠爱有加；邢岫烟是邢夫人侄女，性情温厚端方，虽家道贫寒，却举止清雅，不露寒酸之态；李纨两位堂妹李纹、李绮，亦是清秀可人，皆通诗礼，颇具才情。此外还有宝琴

之胞兄薛蝌也同妹妹一同来了，因妹妹已被许配给了京中梅翰林之子梅砚修，此次来京便是进京发嫁。薛蝌住在薛蟠书房里。

原有姊妹之中，史湘云最是活泼，拉着众人同享，言笑爽朗，尽显娇憨豪爽；林黛玉近日身体稍愈，也来凑趣，与姊妹们打趣说笑，神采较前好了许多；薛宝钗依旧沉稳周到，顾盼之间，妥帖照应着众人；贾迎春性静，默然侍立，贾探春兴致高昂，忙着张罗联诗事宜，贾惜春则闲立一旁，静观其变；李纨作为嫂子，牵头组织雅聚，调度妥当。一时群钗毕集，新旧相知，或围炉笑谈，或摩挲诗笺，满苑融融泄泄，真个是大观园中一段盛景。

这日众人围坐说笑，只见宝琴披着贾母新赏的斗篷进来，那是用野鸭子头上毛捻线织成，煞是珍贵。湘云拍手笑道："老太太这般疼你！连宝玉都没舍得给他穿呢。"宝钗也含笑点头："可见真是缘分，想不到老太太这般疼你。"湘云又扯着宝琴的袖口道："你只在老太太屋里和园中顽笑便好。到太太屋里，若太太不在，别进去，那屋里人多人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原来王夫人、邢夫人房中的陪房、婆子最是嘴杂，一个个皆是"耳报神"。姑娘们一言不慎，传到她们耳中，便要添油加醋，编排出许多是非来。要想在这深宅大院平安度日，须得时时留心，收敛锋芒，这等是非之地，能避则避。后来园中多少风波，果然多是从太太们房中传出的闲话而起。可见湘云这番半是顽笑半是规劝的话，竟是字字应验了。

听湘云这么说，众人都笑了，宝钗也就着老太太喜爱宝琴之事继续调笑。湘云又望着那件斗篷，对宝琴："这件也就配你穿，别人穿了也不配。"见一众叹老太太喜爱宝琴，盛赞宝琴衬那斗篷，琥珀心里想道："黛玉一定会听得妒忌。"便假意指宝玉道："真心恼只有他。"宝钗、湘云都笑道："他倒不是那样的人。"琥珀便笑着指黛玉道："不是他，便是她。"湘云立即不再说了。宝钗则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她的妹妹一样，哪里会恼？"宝玉知道黛玉素来是有小性的，也生怕她又生气，可眼见黛玉声色不同以往，表情亲热平静，并无不悦。

当日黛玉回潇湘馆，宝玉便跟了进来，假借《西厢记》中几句话，婉转问黛玉，黛玉笑了，如实将那日"金兰之契"前后一五一十讲给宝玉听。又道："谁知宝钗真是个好人，我素日只当她藏奸。"宝玉这才如梦初醒。黛玉又说起宝琴来，顿时感叹自己没有妹妹，不免又哭了。宝玉连忙相劝道，黛玉拭泪道："近来我心酸，眼泪却像比旧年少了些的，心里酸痛，眼泪却不多。"宝玉道："这是你哭惯了心里疑的，岂有眼泪会少的！"

宝玉这话，原是一片痴心，只当她多虑。他却哪里知道，原来这绛珠仙草蒙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下凡只为"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这眼泪既是报恩的信物，便如那玉瓶甘露，终有尽时。泪还完了，恩也就了了。黛玉近来眼泪渐少，岂是偶然？

可叹她这几年，为着"金玉"二字，春恨秋悲，迎风洒泪，多少眼泪耗在无端的猜忌、口角的争锋上。那些泪，原可以慢慢流的，却因着少年人的意气，白白抛洒了许多。若能将那些眼泪省下来，留到日后情深意重处，这木石前盟，或许还能在人世多续三五年。只是这话，宝玉如何能懂？黛玉自己，又何曾明白？

这日大雪，日光之下，大观园已是琼楼玉宇。遥看亭台楼阁，尽被银纱裹覆， 远处青松翠竹，园中那远处的山石、亭台，树木、小桥，俱被一层莹白盖得严严实实。众人齐聚芦雪广。这芦雪广原是傍山临水而建，茅檐土壁，槿篱竹牖，一派野趣。如今被这漫天大雪一盖，真如琉璃世界一般。 李纨道："如此好雪，正该召集诗社，不负这雅景。"

次日，众人正赏雪时，只见宝玉和湘云悄悄商议，竟命婆子在那边廊下烧烤起新宰的鹿肉来。探春、宝钗也凑过来吃。湘云一面吃，一面笑道：“我们这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是假清高，最可厌的！”宝琴初时嫌腌臜，后来也禁不住香气，便跟着大嚼起来。平儿来送信，也被褪了虾须镯，加入这“割腥啖膻”盛会，笑语喧阗，倒比正经宴饮更有滋味。

食毕，李纨便命人设下笔砚，众人便开始命题“即景联诗”。正当联诗正在酣处，李纨评判高低，判宝玉落第，遂对宝玉道：“刚才看见栊翠庵的雪中红梅有趣，我要这一只来插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她，如今罚你取一只来。”众人听了心中未免惊奇，李纨平日里对园中姊妹无不宽厚，她竟说出如此话语。宝玉听了，便动身前往。李纨命人好好跟着，黛玉阻拦道：“不必，有人反不得了。”众人闻言一怔，更懂妙玉的黛玉续道：“妙玉为人清绝，最厌俗客叨扰，若多带一人，反惹她不快。”

却说宝玉自拢翠庵取了那支红梅回来，摇着头笑道：“也不知费了我多少精神，才求了来！”彼时众人已议定以“红梅花”三字为韵，各作七律一首。宝玉刚得了“梅”字韵，正苦苦构思，却见几个小丫头喘吁吁跑来道：“老太太来了！”

众人忙迎着贾母说笑一回。凤姐也赶了来，一径说笑凑趣，又簇拥着贾母往惜春屋里看了一回画，终究回到贾母上房用饭。薛姨妈亦在座，一同入了席。饭毕闲谈时，贾母却似不经意间，问起宝琴的年庚八字并家中景况。

薛姨妈心下忖度，只当是要与宝玉说亲。然则细想之下，此事颇有蹊跷：那宝琴许配梅翰林之子一事，自她进府便人所共知，她这些时日又长住贾母房中，老太太岂有不知之理？

若说老太太明知宝琴已定亲，仍欲说与宝玉，于礼于情皆不合；若说老太太果真不知，只因疼爱宝琴便欲聘为孙媳，亦是不通，因老太太先前已让宝琴认王夫人为干娘，宝玉、宝琴名分上已是兄妹，贾府这等诗礼之家，断无兄聘妹之理。

薛姨妈由此想来，只怕贾母当真不知宝琴已许了人家。她老人家如此相问，许是真心爱重这姑娘，欲为她保一桩媒，只是那对象，绝非宝玉。可惜这话头未曾点破。

薛姨妈便将宝琴已许梅家之事并家中境况，一一向贾母细说。不待她说完，凤姐便忙不迭跺脚插进来：“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谁知又已许了人家。”凤姐素日最懂贾母心思，二人早有默契。若容薛姨妈把话说完，便成了贾母提亲遭婉拒；她这一抢白，倒把此事化作机缘不巧的憾事，既全了贾母体面，也免了薛姨妈为难。贾母会意，顺着笑问：“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只含糊笑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他两个是一对。如今既已许人，说了也无益。”贾母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老太太心中属意何人，竟无人知晓。唯有一点分明：此必为外人，因贾府上下，除却宝玉，再寻不出第二个配得上宝琴这般品貌的公子。

这番言谈皆是饭后闲坐之时，宝玉、黛玉皆在一旁侍立。回想昔日清虚观内，老道随口一语谈及亲事，便惹得宝玉动怒，黛玉归房郁结成病，阖府都为之牵动心绪。而今二人亲耳听闻婚嫁议论，神色却淡然平和，不见半分波澜。二人心中通透，皆知此番闲谈，与自身终身归宿并无干系。宝玉看待宝琴，唯有手足般亲近情分，别无杂念；黛玉心性聪慧，亦看透内里缘由，晓得此事无关自身得失。身处局外，心境自然安稳从容。

世事闲话向来纷杂，有人捕风捉影，妄自揣度内里心意，臆测长辈言谈皆暗藏深意。这般揣度，反倒将长辈疼爱晚辈的真切心意，视作周旋权衡的心计，也把两家素来和睦亲近的情分，无端添上隔阂算计的意味。

薛家寄居府中以来，贾母待薛姨妈一向亲厚周全，日常叙话相处融洽，从无疏离嫌隙。薛姨妈早年虽曾向王夫人提过“金玉”之说，然宝钗素日行止端方，何尝有过与黛玉相争之念？时移世易，薛家母女眼见宝玉、黛玉情深意重，心中早已默然认可，又何须贾母再行此番手段，刻意敲打？这等妄测，非但曲解了贾母的慈心，更看轻了薛姨妈的见识，实不足为训。正是：风清月朗本无尘，何必妄测机心深？

大雪消融之际，园中残雪犹斑驳点缀山石，日头照着，檐下冰棱滴下泠泠的水珠来。宝玉与探春乘了暖轿，一路往北静王府去。轿中，宝玉只反复叮嘱些“王妃性喜雅洁”、“答话从容便是”等语。至王府，早有穿戴齐整的内侍引路。穿过几重仪门，但见楼阁覆雪，庭院开阔，虽在冬日，松柏苍翠依然，自有一派肃穆雍容的气象。探春目光清明坦荡地掠过廊庑间的陈设与匾额，那气度不似初入贵邸，倒似检视自家园囿一般。宝玉紧随一侧，想起当时带她出去逛京城，见到那些市井景象，会面露惊奇，倒是来这些贵族府邸，反倒从容镇静。

及至正厅，水溶与王妃已端坐等候。宝玉依着预先想好的话，只说：“舍妹久慕王妃雅范，今日特来拜见。”王妃身着家常的鹅黄绫袄，气度温婉，目光便落在这位名声在外的贾府三姑娘身上。探春不待王妃动问，已上前一步，姿态娴雅地深施一礼，声音清亮而稳妥：“探春拜见王爷、王妃。常听家兄提及王府气象清贵，今日得见，果然不凡。”言语间自有一番端凝大方的风度。王妃见她举止从容，眼中便添了三分笑意，自然伸手携她近前说话。水溶在旁看着，目光在探春沉静的眉眼间略微一顿，复又含笑看向宝玉，那笑意里似含着一丝了然的深意。王妃便向水溶笑道：“我与三姑娘颇觉投缘，想带她去后面暖阁里看看新得的几幅字画，再说说梯己话儿。” 宝玉眼望着王妃亲热地携了探春的手转入内室。

厅内一时静极，只余炭火偶尔迸出的细响。水溶并未急着开口，目光却始终未离宝玉强作镇定的脸。半晌，他方将茶盏轻轻搁下，唇边笑意温煦如旧：“你今日只怕是有什么要紧话，要与我说？”宝玉被他道破心事，脸上一热，心口那面鼓擂得更急了。他攥了攥微潮的掌心，知道再兜圈子也是徒劳，索性横了心，抬眼迎上水溶清明的目光，声音有些发紧：“王爷……可还记得琪官？”“蒋玉菡？”水溶眉梢微动，似有回忆浮起，“如何不记得。他那口昆腔，当年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满京城里也寻不出第二个。府里年节下也曾请过他几次，确是难得的妙人。”他语气平和，听不出太多波澜，只静静等着宝玉的下文。

宝玉斟酌着词句，将琪官如何触怒王府、不得已潜逃隐匿，如今又逢倒嗓、困顿于斗室不敢见光的窘迫境况，一一婉转道出。末了，他声音里带上恳求的颤意：“他如今……实在是没了出路。王爷若念在往日赏识的情分，可否……可否为他在忠顺王爷那边周全一二？给他一条生路？”水溶静静待宝玉说完，他并未立刻应答，目光望向窗外残雪点缀的庭院，沉吟片刻，方道：“他是个有才的，落到这步田地，也着实可惜。只是，”他话锋微转，看向宝玉，“你当知道，他终究是忠顺王府里出来的人。那里头的恩怨与忌讳，非比寻常。此事，我须得先设法探一探那边的风声，才知有无转圜的余地。”宝玉听出话中的谨慎与难度。水溶心中轻轻一叹，语气放缓了些，终是添了一句：“不过，你既为他开这个口，我与他总算也有听曲论艺的交情。于情于理，我都会尽力。”

这句话如同赦令，让宝玉心头总算松了下来。正事既毕，气氛便松弛下来。晌午时分，水溶命人在暖阁设下精致小宴，留宝玉兄妹用饭。席间王妃对探春的喜爱溢于言表，不住为她布菜，问及诗书理家之事，探春皆对答如流，沉稳中不失慧黠。王妃向水溶笑道：“三姑娘这般气度见识，竟不像是我们闺阁女儿。”

冬日日短，这日袭人母亲病重，家中来人送信，要接她回去探视。彼时袭人身份已非寻常丫鬟，凤姐也素日喜爱袭人，闻得此事，特将她唤来，亲自吩咐道：“你如今出去，

关乎府里体面，断不可简慢了。” 凤姐细细打量袭人装扮，命平儿将自己一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取来与袭人换上。又嘱咐：“手炉、衣裳包都要用上好的。 遂命周瑞家的亲自跟去照料，又拨两个小丫头并四个跟车的婆子随行。袭人走后，凤姐又耽心宝玉，怕没人约束，遂叫两位老嬷嬷在宝玉外屋值夜，督促宝玉早睡早起。

袭人归家后，怡红院中果然失了约束。宝玉由晴雯、麝月在里间伺候，两个老嬷嬷在外间上夜。至三更时分，宝玉梦中唤水。麝月起身倒茶，晴雯也要饮。麝月欲小解，晴雯顽心顿起，竟只穿着小袄便溜出去吓她，一阵冷风彻骨。三人一阵顽笑喧哗不止。外间老嬷嬷不敢说宝玉，忍不住咳了两声道：“姑娘们睡罢，明儿再说罢。”次日晴雯便病倒了。宝玉请医延药，在旁亲手殷勤照料，尽显爱惜之情。这时消息传来，袭人母亲没了，要多几天才回来。宝玉又特遣老嬷嬷去，劝袭人少哭。说宝玉是为所爱女子而生，绝非妄言。

话说回那日诗社在芦雪广赏雪作诗，宝玉、湘云等淘气烤鹿肉，平儿前来送信，也被留下，她褪了虾须镯，加入那“割腥啖膻”盛会。吃毕洗手时所带镯子却少了一只。众人都诧异，凤姐暗自思忖：这芦雪广地处园中山坳，今日又是诗社盛会，丫鬟婆子们围着伺候，人多手杂，平儿忙着凑趣，难免顾不上细察身边。那虾须镯精巧，也值些银钱，这园里如今人多手杂，小丫头们眼皮子浅，见了珍奇物件，难免不动心。此刻若兴师动众地搜查，倒显得咱们治家无方，惊了姑娘们的诗兴。不如且压下来，那偷镯子的见风平浪静，自会露出马脚。思至此，凤姐笑道：“我知道这镯子去向，你们尽管作诗，不出三天，包管就有了。”

出了园子，凤姐即刻传给园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查访。恰宝玉房里宋妈妈看见，是小丫头坠儿偷了，宋妈妈便拿了那坠子来见凤姐，正好凤姐不在，平儿接了，一听是宝玉房里的小丫头偷的，便立即想到，这事断不可声张。

一则宝玉最是护着房里人，若知道了，气恼伤身不说，定要为坠儿求情，反倒难办；二则老太太、太太们若听说他屋里出这样的事，难免要责怪袭人管教不严，袭人回来定要满心愧疚，既自责没能约束好下人。凤姐素来喜爱袭人，纵然不怪她，袭人自己也过意不去；还有那晴雯性子烈，眼里揉不得沙子，此刻又正病着，听闻此事少不得大闹一场，既伤了她的身子，也让宝玉房里鸡犬不宁。不如暂且压下，既保全宝玉的脸面，不让晴雯动气，也为袭人免去一场无妄的自责与烦忧。平儿便立即接了坠子，并嘱咐宋妈妈守密，不让宝玉知道。这边只是告诉凤姐坠子是掉在草下被白雪遮住，雪化了露了出来。凤姐倒也信了。

第十六回

怒逐小婢暗埋祸种 奢度华年渐露虚根

虽然袭人不在，那麝月还是靠得住的，平儿便假借探晴雯病，去找她叮嘱一遍。宝玉去老太太及夫人那儿请安吃饭，心里惦记着晴雯、袭人的事，匆匆就回来了。室内药香满屋，晴雯独卧，脸上烧得通红。宝玉摸了摸，只觉烫手，又将手在炉上烘暖，伸进被里，摸一摸身上，也是火烧。便问其它人呢，晴雯说叫秋雯吃饭去了，平儿来叫麝月出去鬼鬼祟祟在说什么，为打消晴雯疑心，宝玉悄悄从后门出去，在墙根处潜听。竟将平儿将这事瞒了下来之缘由听入耳中，最后还听见平儿道："你们以后要防着坠儿那丫头些，别使唤她到别处去，等袭人回来，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

宝玉听了既喜且叹，喜的是平儿体贴自己，叹的是坠儿伶俐女孩儿，竟做出这等事来。宝玉毕竟太过纯真，回屋将听到之事竟原原本本讲给了晴雯。不出平儿所料，她听了气得峨眉倒蹙，凤眼圆睁，即时便要叫坠儿。宝玉好歹劝住。宝玉哪里懂得，他将平儿之言讲出来，是害了晴雯。

那日，宝玉一早出门去了舅舅王子腾家，袭人为母亲出殡尚未回来，病还没好晴雯刚好见到坠儿路过，一时忍不住一把抓住，枕边取了一只长发簪便在坠儿手上乱刺，其它丫鬟拉开，晴雯便说："宝二爷才告诉我，叫我告诉你们，坠儿很懒，宝二爷当面使他，他拨嘴不动，连袭人使他，他背后骂她，今儿务必打发他出去。"其它人相劝，晴雯只说："宝二爷千叮咛万嘱咐的，快叫她家里人来领她出去。"坠儿母亲是这府下等仆人，见了晴雯来问她女儿怎么了。晴雯让她去问宝玉，麝月因知晓坠儿偷东西的事，对坠儿母亲也是一顿没好气，话语之中连林之孝的也捎带进去。坠儿母亲只得赌气领着女儿抱恨而去。

却说这坠儿偷镯之事，府中知情者不过平儿、麝月、宝玉等寥寥几人。宝玉本是一片天真，只当与晴雯说说私房话，谁知晴雯性烈如火，哪里忍得住？偏又不能明说赃案，只拿"懒惰顶嘴"作由头。晴雯素日眼高于顶，对园中管事婆子们多有轻慢，如今这一闹，落在旁人眼里，都私底下议论："晴雯不过是个丫鬟，仗着宝玉宠爱，竟这般作践同是府里伺候的人，连个正经由头都没有就撵人出门，可不是恃宠而骄、胡作非为？"

坠儿娘受了委屈，岂有不诉苦的？当下一口气跑到林之孝家的跟前，哭天抹泪说了一通。林之孝家的早因晴雯曾辱骂女儿小红之事存了芥蒂，如今又见她不按规矩发落下人，新仇旧恨并作一处，暗想："我倒要去太太跟前问问，这怡红院里的丫鬟，比主子还大？" 正是：一言不慎生枝节，烈性招来是祸根。

眼见已是腊月，离年日近。宁府黑山村的乌村头乌进孝循例前来纳贡。却说昔年国朝定鼎，贾氏先祖以军功随龙入关，蒙圣恩拔擢，位列勋戚，得赐食邑采地无数。先祖深谋远虑，念及京城繁华耗费浩繁，需有稳固根基支撑，遂遣心腹家人出关踏勘。行至铁岭地界，相中了两片宝地：一处是黑山村，另一处在一百里外，名叫汪荒庄。二公心下欢喜，便请准朝廷，投下本钱。随后便是一番大兴土木，开荒修渠，建起庄院落户。依照祖宗规矩，那黑山村归了长房宁府掌管，汪荒庄则分与二房荣府经营。这两处庄子，便成了贾家在关外最要紧的产业根基，正是同气连枝，又各有根基。

初时，庄上只数十佃户，刀耕火种，勉力经营。先祖择忠厚干练之仆为庄头，订立规条，劝课农桑，兼营渔猎、采集山珍，数载之间，便仓廪充实，烟火鼎盛。两处各拥八九处田庄，荣府的汪荒庄庄园面积较黑山村还大几倍。庄头一职世代相袭，自先祖时便分管庄田，每岁冬底，必率人驱车载货，跋涉月余，将各色岁贡送至宁荣二府，为宗祠祭祀、府中宴饮、上下用度之重要根基。岁月流转，贾氏累世繁华，耗费日巨，而关外田庄或遇旱涝，或遭霜雪，或因佃户流散，产出渐不如前。

这乌进孝献上禀贴和账目，果然都是粮米、粟麦、鹿獐、猪羊、熊掌、鸡鸭鱼虾等物，及外卖牲口各项折银两千五百两。贾珍一看便皱了眉头，道：“我算定你至少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作什么的！”乌进孝连忙上前两步解释道：“今年年成实在不好，从三月下雨，接连到八月，竟没有连续晴过五日。九月又遭了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连人带房并牲口粮食，打伤了上千上万……” 这又勾起贾珍对荣府那边近两年费用庞大，入不敷出，赔了不少的议论。乌进孝也告诉贾珍，那边庄园大许多倍，今天岁贡物差不多，但银子亦不过比这边多出两三千两而已。

贾府虽有关外田庄的岁贡，然京中府邸日用排场浩大，仅宁府除夕一回祭宗祠，便需宰杀三牲五鼎，备下百味珍馐；荣府里寻常一顿家宴，也要宰鹅杀鸭，用上十几只鸡配菜。更兼年节赏赐、宫中太监勒索、官场上人情往来、姊妹们胭脂水粉、少爷们笔墨纸砚，哪一样不需银钱？那黑山甸与汪荒庄岁贡，哪够支撑？

幸好贾氏世居金陵，自先祖起便是江南望族。那金陵城乃六朝古都，最是繁华之地，贾家在此不仅有祖茔祭田千顷，更在秦淮河畔置下数十间铺面，专营绸缎、茶叶、生药等物。更有一桩要紧关节：那金陵甄家与贾家原是三世通好，两家在官场商路盘根错节。自贾府迁居京师后，这些江南产业便托与甄家代管。每年春秋两季，甄家自会遣精明管家巡视田庄、核验账目，将所收租米、铺面红利折成官锭，或走漕运，或托官驿，分批次送往京中。

如此安排，原是两全之策：甄贾两家几代共进同退，情同骨肉，甄家素以忠厚持重闻名，托其代管，既免去贾府千里迢迢派员打理之烦，亦免了异地管业生隙之扰，端的是省心省力，绝无欺瞒克扣之虞。

只是世间事难得十全，这银钱往来如丝线缠结，田租、铺面红利逐年混作一处，核账时难免有模糊难清之处，渐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之局面。两家经济命脉早已盘根错节，看似彼此扶持，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日后一方官场失势、家道中落，或是商路遇阻、亏空缠身，另一方纵想置身事外也就难了。

然则，即便贾府有关外江南两路进项，到底难填这百年世家的无底深壑。贾珍对乌庄头之抱怨，倒非全然作态。这几年来，府中进项年减一年，出项却如流水般有增无减。那账面上虽还勉强支撑着，内囊却已渐渐尽上来了。只是满府上下，谁也不愿戳破这层光鲜帷幕。爷们只知呼卢喝雉、宴饮游乐，奶奶们只管铺张排面、添置妆奁，姊妹们依旧锦衣玉食、脂粉盈箱，谁肯细算收支、绸缪后路？

这日，宝玉正在房内与刚回来的袭人低声说着话，忽有丫头隔着帘子回禀：“二爷，北静王府遣人来了，正在外书房候着。”宝玉心下一动，忙起身整理衣袍，匆匆往小书房去。

进来一看，来人正是北静王府的长史官张前。二人见过礼，张前并未多作寒暄，只从随身携带的文书匣中，取出两份文书，端正地置于案上。宝玉屏息细看，头一份是忠顺王府出具的“放良文契”，上面墨迹清晰地写着：“立放良文契人忠顺王府，念姑苏人士蒋玉菡，自入府以来，服役勤谨，恪守本分。今主家愿格外施恩，听其自便，销除奴籍，永为良民。”文契末尾的见证人处，列着北静王府长史官张前的职衔与姓名，而最要紧的是，在那文书末尾的空白处，已赫然钤盖着京城南城宛平县衙的朱红大方官印，印色鲜润，这便是铁板钉钉的官家凭证。另一份，则是那纸关乎琪官半生命运的原始红契。陈年的官契纸张已泛黄，但上面忠顺王府的买契条款、价银数目仍清晰可辨。如今，在这份红契的显眼处，户房的书吏已用朱笔工楷，批了一个触目的“销”字，旁侧另注小字，写明了注销事由与年月。

张前指着那钤印的新契，声音平稳而清晰：“宝二爷，此契一出，官档更新。从今往后，蒋玉菡便是清白良籍，与任何府邸再无主奴瓜葛。”他又轻轻点了点那批了红字的旧契，“至于这份根契，已在本县户房档案中注销归档，旧案已了。”

宝玉听得此言，又亲眼见了官印朱批，心中一块大石轰然落地，喜悦之情涌上心头，连忙向张前深深作揖：“多谢张大人亲自送来！王爷如此大恩，实在……”张前微微侧身，避了半礼，神色蔼然中带着官场的周到，他压低了声音道：“宝二爷的心意，王爷知晓。王爷特让下官带句话：此事至此，便是圆满，见了王爷，亦不必再提。此外，”他语气略沉，叮嘱道，“王爷想着，蒋先生既得自在，眼下最是‘风清月明’之时。若能暂离京师，游历山水，陶冶二载，待京中人事渐淡，再缓缓归来，方是万全之策。”张前事毕，也不多留，便告辞而去。

北静王水溶虽是天潢贵胄，当年诸皇子暗潮涌动之际，他却始终不偏不倚，未曾与任何一方有过密的来往。这份超然，乃是源于其自身文武兼资的才干。朝廷皆知，每逢国家有实需，他是可倚重之重臣，故有“贤王”之称。那忠顺亲王纵是当今炙手可热，对水溶这般有名望的亲王，也须留有几分尊重与余地。况且此番，水溶为成全此事，私下里还替琪官向忠顺王府支付了一笔相当数目的“赎身”银钱，将一场可能的风波化为一场体面的交易。

张前骑马回府，思及此处，心中不由升起一阵感慨。自家王爷为人了却如此难事，非但不让出面恳求的贾家公子，受惠的蒋玉菡知晓其中关窍与代价，仿佛只是顺手拂去一片落叶，这份施恩不望报、行事不彰名的襟怀，在这煊赫而复杂的朱门世界里，实是难得一见的清贵品格。

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宁荣二府便悉数换上新油桃符、门神对联，一派焕然。腊月三十日，贾母率一众有诰命者按品大妆，入宫朝贺领宴，归来后即于宁国府宗祠举行隆重祭祖。此后直至正月十五，两府日日宴请不绝，王夫人与凤姐忙于应酬吃年酒的宾客。至元宵当晚，贾母于大花厅设家宴，满挂花灯，定班小戏，期间既有《刘二当衣》等谑笑科诨，又有批说书、撒钱抢红、放炮仗等取乐。

值宴饮酣畅之际，宝玉起身欲离席。贾母忙唤住道：“外头爆竹喧天，仔细火星落下来。”见宝玉只道“去去就回”，又见随行的仅有麝月、秋纹并几个小丫头，贾母忽蹙眉道：“袭人怎么不见？她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此言一出，席间蓦地一静。

贾母此问，实非无心——元宵夜宴，规矩最重。袭人既是他亲赐宝玉的大丫鬟，此刻缺席，已是失职。“拿大”二字，看似责备袭人，实则警醒她莫因得宠而忘本，并告诫满府仆从谨守本分。王夫人即刻含笑解释：“她母亲新丧，有热孝在身，不便前来。”这话既全了袭人孝心，又护住自己识人之明，毕竟袭人早是她心中内定的姨娘人选。凤姐也忙接言周全，一番说辞滴水不漏，她既赞袭人留守园中悉心照看之尽责，又圆了孝道礼数，更将安排归咎于己，笑道：“原是怕各色不齐备，才留她看屋子。老祖宗若要叫她，我立刻差人去。”贾母闻之颔首：“既如此，便不必叫了。”随后又叹道：“她从小伏侍我一场，如今她娘没了，我竟忘了赏银子。”凤姐机敏接道：“前儿太太已赏了四十两。”贾母只点头道：“这还罢了。”

说那宝玉离席，是心里惦记因服孝在身，独自在屋子里的袭人孤独寂寞，想回去瞧瞧。行至窗下，发觉那鸳鸯已在怡红院屋里，正陪着袭人说体己话。宝玉见袭人有人陪着便放了心，不欲打扰她们，悄悄退了出来。宝玉回到贾母身边，陪着宴饮唱戏、烟火炮仗直至三更。元宵之际，宫中太上皇帝欠安，当今以孝治天下，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亦将宴乐俱免。故荣府今岁亦无灯谜之集。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便小月了，王熙凤素性争强好胜，凡事要拔尖、不肯半分示弱。昔年协理宁府丧事，她一心要显才干，竟一身担起两府繁剧，昼夜连轴理事，茶饭无心、坐卧不宁，只恐落人褒贬，硬生生将精神耗至透支，埋下病根。及至寿辰之日，撞见贾琏私通丑事，她要强忍辱，不肯在人前露怯，急火攻心竟至气厥，情绪激荡如重锤击心，让本就亏耗的身子更添内伤；日积月累下来，气血早已亏空不堪，终至小产，下来竟是个男儿。

凤姐在家养了一个月，不能理事，之后还添了下红之症。世人论王熙凤，多斥其专权独断、苛刻寡情，谓其驭下以威、欺上瞒下，似无半分容人之量。然偌大贾府人口繁杂、事务千头万绪，上承宗庙祭祀之重，下系阖府衣食住行之细，若无杀伐果断、洞若观火之精明，及不惧得罪人之刚硬底色，下人早变得恣意妄为，没了规矩章法。

凤姐固贪权好利、私放利钱有其私弊，但论理顺府中纷繁庶务、维持日常不致崩塌，她实为不可多得之奇才。若非她铁腕立规、精细筹算，以一己之力扛下两府琐事，那赫赫扬扬的贾氏一族，恐怕更早便在混乱无序中露了颓败之相。

王夫人失了这得力臂膀，只觉府中大小事务没了头绪：彼时李纨虽暂代管家之责，怎奈她素性平和宽厚，约束不严，便渐渐懈怠起来：推诿差事，府中规矩日渐松弛。王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深知李纨难撑大局。思来想去，唯有探春聪明能干、有胆有识，且素日心思缜密、敢说敢管，遂唤来探春，温言嘱咐道：“我的儿，你凤姐姐病着，你大嫂子性子软，府中事务没人妥当料理。你是个明白孩子，且帮着你大嫂子分担些，凡事斟酌着办。”王夫人还不放心，又叫了宝钗从旁协助。

探春协李纨理事。众媳妇、管事媳妇初欲试探刁难，探春不慌不忙，核旧规、斥支吾，定章程、明赏罚，几句话便镇住场面；对李纨仁厚之弊，她婉言补正，遇事主动担当，互补相成；生母赵姨娘为丧葬费大闹，她严守祖制，不徇私情，直言驳斥，寸步不让；待平儿谦和有礼，借其熟谙事务之便，托其传禀凤姐、约束下人。探春虽系年少闺阁，却有杀伐决断之智、精细明辨之能，理事有条不紊，威信转瞬立见。更与宝钗商议，将园中各处园圃、花木、竹苇之属，悉数分与园内老成知本的婆子们分片承领。按地亩每年所出，除贴补家用外，余者尽归承领人自有。

平儿回去和凤姐说起，凤姐对探春惺惺相惜，连连称赞，说她事事明白，还知书识字，比自己更胜一筹。又感慨她命薄不是嫡生，将来攀亲时，京城一些权贵，也不知哪个不计嫡庶的，有福气娶了她去。凤姐心中暗将众人比了一遍：李纨过于宽厚，迎春太过懦弱，惜春不闻世事，宝钗、黛玉终究是客，宝玉不通庶务，贾环更不堪提。相比之下，探春的才干与魄力愈发显得珍贵难得。

可那探春日间理事已毕，夜间独坐窗下，望着阶前冷月疏星，不觉心绪翻腾。暗自思忖：“我但凡是个男人，能跨出门去闯荡，也早走了，寻个去处立一番事业，那时凭我才干，自能挣得一片天地，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偏我是女儿家，纵有满腔见识，也只能在这后宅之中周旋，半句多余的主张也轮不到我乱说。”

想起府中风气，更是满心郁结：下人们欺软怕硬、敷衍塞责，规矩日渐松弛；爷们只知宴乐，不知筹谋，偌大的家业竟靠妇人撑持。更让她不堪其扰的，是生母赵姨娘，屡屡不顾体面生事，为丧葬费大闹议事厅，平白让她在众人面前难做人，倒像她忘了本一般。这般内外牵绊，难展翅翼，想到此处，只觉满心憋闷，长叹一声，将长案上笔墨一推，竟无半分睡意。

自探春将园内栽花种竹之事分与婆子们承管，原来经手此事的贾芸便闲了下来。他却也不慌，这几年代管园圃，倒成全了一桩心事：不仅识得了好些手艺精湛的花匠，访遍了

京中名园，于这花草布置、庭院经营的窍门已了然于心，私下里更积攒下些银钱。他早存了念头，与倪二等一班人，自立门户，专为京城里的世家富户打理园景。

如今探春这番兴革，正合了他的心意。贾芸便借此机会，从容回明了府里，辞了这头差事。出去后，便与几个相熟的花匠合伙，另立起一个小小的字号，专一承揽各府花园的营造修葺。他为人活络，手艺又见得真，又有倪二等撑着，后来不过一两载，竟也在京中闯出些微名头来。唯有一桩旧日心事，始终悬着：便是还在凤姐手下的红儿。他早存了一段痴念，只待时机妥当，便要求到宝玉跟前，恳请他在凤姐前求个恩典，将红儿放出府来，成就一段姻缘。此事关乎终身，须得寻个万分稳妥的时机开口才好。

这日江南甄家因奉旨入宫，特遣了四位年高有体面的嬷嬷来至荣国府，先见了贾母，叙礼毕，贾母命人看茶。那四位嬷嬷穿戴气度，皆是不凡，言语稳当，礼数周全。贾母因问起甄家老爷太太安，又笑说：“你们家也有个宝玉？性情竟也同我们家那个魔障一般？这可真是奇了。”其中一位嬷嬷躬身笑回：“老太太说的是。我们家那个哥儿，虽说也淘气，却自幼喜欢在姊妹队里厮混，老爷太太也疼得什么似的。

说来更奇，模样性情，竟同府上的宝二爷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贾母听了，越发欢喜，因叹道：“这想必是缘分了。想当年，我们老辈在一处，何等亲热。如今我们老了，看着小辈们还能这样连着，也是祖宗们的恩德。”那嬷嬷忙道：“可不是？我们家老太太也常念叨呢。说从前未出阁时，府上老太君并史家小姐们，常在一处做针线、顽耍，后来……”话到此处，略顿了一顿，只笑道：“总归是世交旧谊，不比别家。”

此番叙谈，看似不过是世交故旧间的寻常问候，内里却颇有渊源。甄家此番入宫，必是来探望宫中太上皇；太上当年与甄家等世家旧谊深厚，非同寻常。太上昔年江南巡视，甄家曾接驾四次，圣眷优渥。那嬷嬷口中“后来”二字未曾尽言，众人心下却皆明了—后来，各位小姐一朝天各一方，唯有这通家之好，仍如暗流般在几大家族间脉脉相传，未曾断绝。

次日，王夫人携宝玉过府拜会甄家夫人。原来甄家虽根基在金陵，然世代公卿，在京中原有圣上所赐宅邸，一则为老爷上朝理事，二则为两位出嫁小姐在京中留一娘家倚靠。此番甄夫人上京，便住在这处。但见府内虽不比金陵老家轩敞，却也亭台雅致，陈设不凡，颇有江南余韵。甄夫人与王夫人叙话间，提起两家宝玉名姓相貌皆同，不由称奇。宝玉在一旁听得，心中恍恍，只觉这甄府景象，竟似曾相识一般。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晚间王夫人又预备上等西面，定名班大戏，请过甄夫人母女。后二日，她母女匆匆未辞而别，回金陵去了。此乃正月二十三之事也。

第十七回

紫鹃假语试探真心 新皇默然初握鼎器

甄家人走后，宝玉一日来潇湘馆来看黛玉，黛玉正在午睡。不想惊动便退了出来，见紫鹃在回廊里做针线。这紫鹃原是贾母身边的丫鬟，名唤鹦哥。那年黛玉初进府时，贾母见她带来的小丫头雪雁实在稚嫩，便将身边这个稳重的丫鬟给了外孙女使唤。自那日起，紫鹃便改了名，一心一意侍奉黛玉。

这些年来，主仆二人同食同寝，知心着意，竟比寻常主仆更亲厚十分。黛玉离了紫鹃，便似失了臂膀；紫鹃不见黛玉，也如没了魂魄。一时一刻，也离不得。此刻的紫鹃坐初春的回廊里，手中虽拈着针线，心里却翻腾着黛玉的事。她冷眼旁观这些年，早将黛玉对宝玉那片痴心看得分明。那情意，竟是浸到骨血里去的。她深知黛玉无父无母，终身大事无人主张，唯恐她一片真心空付。因此日夜悬心，总想寻个时机，好生试探宝玉一番，看他待姑娘，是否也有这般生死不移的情分。

既然要试，那紫鹃便编了套明年要随黛玉回苏州的故事，岂料宝玉听了，如头顶响了个焦雷。霎时满面紫胀，一头热汗，却手脚发冷，拉着刚来的晴雯只是发呆。众人忙乱时，袭人赶来，赶快叫李嬷嬷来，掐人中也无知觉，李嬷嬷："这可不中用了！"袭人见状就哭了。宝玉见紫鹃来了，一把拉住哭道："要去连我也带了去！"袭人问明缘故，方知是紫鹃一句顽话惹的祸，忙回禀贾母。贾母垂泪道："你这孩子平白哄他作什么？他那个呆根子如何经得起这般惊吓。"之后王太医来了把脉开药，确认无大碍，这些人才放了心。

这紫鹃虽然惹了祸，却看出宝玉对黛玉也真心无二。那日便向宝玉表明心迹："我不是林家人，本是和袭人鸳鸯一伙的，把我给了林姑娘，偏生他又和我极好。他倘若要去了，我必要跟了去。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情常。若去，又弃了本家。故说了那些话试你，谁知你就傻闹起了。"宝玉发誓道："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

紫鹃见宝玉为了一句"回苏州"便闹得生死不顾，心中又是后怕，又是宽慰。不觉思绪万千。 暗忖："宝二爷待姑娘的心意，果然是掏心掏肺的真，不枉我冒失试他一场。可转念一想，姑娘本是浮寄孤悬之人，爹娘早逝，无依无靠，全仗着老太太的疼爱才在贾府立足。她与宝二爷情投意合，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这婚姻大事，终究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里由得他们自主？姑娘身子素来娇弱这门亲事还不知要生出多少波折，说不定就要被人摆布了去。

想至此处，紫鹃只觉心口发紧，愈发觉得该劝劝姑娘，趁着老太太身子尚健，又最疼你，不如寻个机会，或借着闲话，或托人递个话，把你与宝二爷的心意透给老太太。若是能得她老人家一句话，定下这门亲事，便是天大的造化。姑娘也能安心调养身子，不必再为这些事暗自垂泪；我往后跟着姑娘，也能放心。不然夜长梦多，府里的风气向来是树倒猢狲散，一旦有变，姑娘这般柔弱，可怎么支撑得住？"这般思来想去，紫鹃只盼着姑娘能少些痴念，多为自己打算，把终身大事定下来，才算有了真正的归宿。

近日黛玉闻得宝玉如此，未免又添些病症。紫鹃从宝玉那儿回来，告知已无大碍。夜间人定后，紫鹃将心中挂记的这事婉言对黛玉说了一回，黛玉听了虽然口中略有责怪，心中却未免不伤感，待紫鹃去睡了，独自泣了一夜。

那蒋玉菡双手接过宝玉带来的文书，待看清上面朱红的官印与批销字样，眼眶顿时红了。他整了整衣衫，朝着北静王府的方向，端端正正地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宝玉又将水溶嘱咐他离京暂避的话说了。琪官听了，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欣然来："二爷，

不瞒你说，我在姑苏老家，还有双亲与一个业已出阁的妹妹。这些年在京，虽曾托人捎带银钱，却始终未能亲身侍奉尽孝。王爷此意，正合了我深藏心底的想头。此番我便先回南边去，好好陪一陪父母。”

又过几日，宝玉特意带了袭人一同为琪官送行。临别时，琪官将一把磨得温润的铜钥匙递给袭人，言语恳切：“这屋舍，便烦请袭人姐姐得了空，时常来看顾一二，莫让它积了尘、生了潮气才好。”袭人心下立刻明白，他哪里是怕屋子生尘，分明是托她照看屋内那些不便明言的私密物件，或是唱本，或是些不便携带的体己。她便也不多问，只默默将钥匙接过来，攥在手心。

琪官又转向宝玉：“这两年我在这《文华斋》，并非虚度，于笔墨纸砚、古籍字画的行情门道，已然摸熟。姑苏本是文萃之地，我此番回去，一面尽孝，一面也可细细考察，贩些精雅的文房清供与古籍回来。待安顿好了，便将父母与妹妹、妹夫一同接来京城，觅一处妥当铺面，安安生生地做起这书画古玩生意，也算有个立身的根本。”宝玉见他思虑周详，前程有了着落，很是欣慰，脱口道：“如此甚好，甚好！你总算有了根基，不像我，竟是个于世路上百无一用的。”琪官与袭人听他这般说，都禁不住笑了。一时之间，离愁别绪中，又透出几分温暖的亮色来。至于那执手叮咛、依依惜别情景，也就不必细表了。

再说薛姨妈见邢夫人之侄女生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性格温厚，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儿子行至浮奢，恐糟蹋了人家，忽想起薛蝌未娶，便由贾母出面向邢夫人提亲。邢夫人想了想：薛家根基不错，且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贾母硬作保山，便应承了。这蝌岫二人来京途中相见时，便互有好感。这岫烟虽知书达理的，却是出身贫寒，与迎春同住，那迎春又是个不大留意照顾人的，一众姐妹出来，岫烟衣着尚且不及贾府大丫鬟们，显得寒酸。幸好有探春看出来送她精美配饰，平儿也得凤姐同意送她大红雪衣。这次联了亲，宝钗又私下资助岫烟甚多。

一日，薛姨妈与宝钗在屋里说话，提起外头人议论，说薛家上京是为了攀附贾府，图个靠山。薛姨妈叹道：“那些人哪里知道咱们的底细？咱们祖上也是科举出身，做过江宁织造的，执掌宫廷采办与地方财赋，乃是朝廷心腹要职，昔日也是赫赫官宦世家，世代蒙受皇恩眷顾。如今暂且寄居此处，不过感念世交情分，阖家往来方便罢了，何曾有心攀附谁？”宝钗一旁从容答话：“世俗之人眼界浅狭，妄自揣测人心，不必放在心上。咱们立身行事坦荡磊落，本心自知便可。”

薛姨妈颔首，又说起为薛蝌择亲之事：“此番定下岫烟这门亲事，我全然不看家世贫富、门第高下，唯独看重姑娘心性品行。你哥哥那个孽障，我都不敢耽误了人家。咱们岂是那等势利眼？”话音未落，屋外脚步轻响，麝月掀帘入内回话，通报邢岫烟前来请安。薛姨妈立时满面笑意，连忙命人快请。

须臾间岫烟缓步进屋，一身素净衣衫，身姿落落大方，全无小家怯态。薛姨妈伸手拉住她温婉问询起居，言语真切和善：“往后便是至亲眷属，府中诸事不必拘谨，日常所需欠缺，只管尽数告知宝丫头便是。”

这日宝钗往潇湘馆来。正值他母亲也来瞧黛玉。三人闲话起来，就着蝌岫姻缘论起了婚嫁。薛姨妈对宝钗顽笑道：“你宝兄弟，老太太那般疼他，若从外头说亲，定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与他，岂不四角俱全？”侍立一旁的紫鹃听了这话，心头猛地一热，这正与她连日来所思不谋而合。她暗忖：姨太太既开了这个口，何不就此说合？宝玉、黛玉的姻缘，在贾府上下人眼中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连那‘金玉良缘’的正主薛姨妈与宝钗，也都在此这般说笑，可见在明面上，众人对这段姻缘多是看好的。

那紫鹃是个明白人，她深知老太太素来疼爱二人，无不应之理。唯独王夫人始终未曾表露态度。紫鹃便上前笑道：“既然姨太太有这个意思，何不就和太太说去？”廊下几个婆子也凑趣道：“姨太太闲了和老太太说去，准成。”薛姨妈闻言，眼波微转，心下已是明镜一般：“这丫头倒会顺竿爬。老太太那里自然好说，可王夫人那关……”她面上却仍带慈笑，只轻轻将话锋一带：“我一出这主意，老太太必是喜欢的。”

倏忽三月，京中忽传噩耗。太上皇帝崩于长宁寝宫，近侍太监含泪为其净身、梳理发辫，重整龙袍冠冕。已换上缞麻孝服的今上皇帝率众皇子在旁监丧，望着龙榻上安详如眠的父亲，今上心中百感交集。当年诸位皇子才略各显，父皇独将大位托付于己，此恩如山海。他目光微转，掠过身后诸兄弟低垂的侧脸，其中几张面容上的神情，竟一时教他辨不分明。父皇禅位这些载，朕无一日不战战兢兢，唯恐行差踏错，予当年争储的兄弟及其党羽以口实。自今而后，这江山才算真正握于掌中。”念及此，胸中不由暗自长舒了一口气。

至小殓礼成，今上亲手将一袭金线织就的“陀罗经被”缓缓覆于太上皇之身，黄缎上五色梵字映着烛光，恍若有梵音缭绕。大殓之日，梓宫移至万华殿。贾政外差未归，贾赦、贾珍、贾琏、贾蓉并贾母所率众诰命夫人，随文武百官、内外命妇于西朝门外列班，缟素如雪，鸦雀无声。待宫门次第开启，人潮默然涌入皇城，径往万华殿思善门前行哭临大礼。

彼时京城京城所有道观、寺庙各敲钟三万响，全国分封各地之亲王、王妃、群王。郡王妃，及各地文武百官，同时向京城宫阙方向跪拜哭临。贾母等置身于这滔天声浪与滚滚素潮之中，仰见“大行太上皇帝梓宫”旌旗在风中翻卷，殿内巨椁森然静卧。思及历年所受浩荡皇恩，贾母眼中泪水已随周遭山崩海啸般的恸哭奔涌而出。

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三月不得婚嫁。贾府既系国公门第，贾母率子孙每日入朝随班祭奠。 为方便休息，特赁了一处大官家庙，荣府在东院，北静王府在西院，北静王及太妃、少妃，每日与贾母等彼此同出同入，相互照应。至未正以后方回。二十一日后入先陵，地名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到了送灵出发那日，贾母带了蓉妻许氏，坐一乘驮轿，贾赦及邢夫人，及王夫人在后亦各坐一乘驮轿，贾珍、贾琏骑马率众家丁护卫。又有几辆大车与婆子丫鬟等坐着。

府内一应事务，皆报了产育的尤氏协助李纨、探春办理；又请薛姨妈入园，暂为看顾众姊妹并丫鬟辈。那薛姨妈素日便怜惜黛玉孤弱，今得此托付，便将箱笼细软搬至潇湘馆内，与黛玉同起居、共饮食。自此，薛姨妈于黛玉药饵饮食无不悉心经营，晨昏照料，体贴入微。黛玉本是灵窍之人，岂不感知这番真心？不觉将往日客居生分渐渐消融，竟改口称薛姨妈为“妈”，待宝钗亦去了姓氏，直呼“姐姐”。三人日则同坐说笑，夜则挑灯闲话，情谊之洽，竟似一母所生，比别个姊妹更显亲厚。

一日清晓，黛玉命莺儿去黛玉那边取东西，黛玉正在晨妆，莺儿又问候了薛姨妈。取了东西黛玉命莺儿回宝钗：“我好些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告知姐姐，不用过来问候妈了，也无需劳她来瞧我，回头我同妈往你那里去，连午饭也端了那里吃。”

第十八回

怡红院晴雯收芥蒂 大观园奴仆起风波

随着黛玉与宝钗前嫌尽释，大观园另一处的晴雯，对袭人的态度亦在悄然转变。曾几何时，李嬷嬷吃了宝玉特留给袭人的酥酪，晴雯便要借题发挥；更莫提昔日袭人脱口一句“我们”，立时招来她多少尖酸讥讽。而今这般光景却已不同：她不肯再为难刻薄袭人。且看她处置偷窃的坠儿时，张口便是：“连袭人使她，她背后都骂！今儿务必打发她出去。”而到今次怡红院中几番事故，晴雯与袭人往来应对，言语间竟再寻不着原来那些芥蒂。

这日，宝玉房里的芳官因干娘何婆偏心，拿亲女小鸠洗剩的水与她洗头，便吵嚷起来。晴雯先说芳官：“不知分寸的东西！才得些脸，就轻狂起来。”袭人却道：“一个太不公，一个也太恶。”说着便取了沐具，命芳官另去梳洗。未曾想那婆子羞恼成怒，竟抬手打了芳官。宝玉在内听见哭声，急着要出来训斥，被袭人拦住。

晴雯见何婆动手，顿时火起，指着她便骂了几句。那婆子不知进退，竟还回嘴。袭人见晴雯动了真怒，想起她前番撵坠儿已招怨不少，忙唤麝月：“晴雯性子太急，你去震慑几句。”晴雯听得这话，便立时收声。麝月上前一番绵里藏针的话，说得何婆无地自容，讪讪而退。一场风波，袭人维护晴雯周全，晴雯亦肯听她调度。二人这般默契，倒比从前一个暗含机锋、一个绵里藏针的光景，认真不同。

这日，宝玉房里的丫头春燕行至园中山坡处，恰见宝钗的丫鬟莺儿坐在石上编柳条花篮。春燕提起她母亲何婆前日与芳官大闹一场，正说着，又见黛玉处的藕官与宝钗处的蕊官携走来。春燕不免又向她二人抱怨起自家姨妈—蕊官的干娘那日如何为难藕官，还说起她姑妈如今专管这一带花草，脾气愈发不大好。

话音未落，她姑妈已拄杖走来，听见几句，不由分说便举杖往春燕身上打去。恰在此时，何婆也寻了过来，那大姑子便向她数落春燕的不是。何婆本就因前日与芳官争吵余怒未消，此刻听姊姊一说，更是火起，一把扯过春燕，口中污言不绝，举手便打。春燕哭着往怡红院奔去。一进院门，恰撞见袭人，忙扑上去抱住哭道：“姑娘救我！我娘又打我了！”

袭人见何婆追来，沉下脸道：“成日家打完干的打亲的，真没个王法了！”何婆素知袭人性情温和，竟顶撞道：“姑娘别管我们闲事！都是你们纵的！”晴雯在旁听得火起，却记起前番袭人嘱咐，只冷眼使了个小丫头去请平儿。不多时，那小丫头回来传平儿的话：“既这样，撵出去便是，告诉林大娘在角门外打她四十板子。”何婆这才慌了神，满口告饶不止。晴雯仍主张逐出，倒是宝玉与袭人心软说情，她也就此收声，不再多言。

话说王夫人近日外出，赵姨娘便唆使夫人房中丫鬟彩云，为贾环从屋里顺些物件。这府中丫鬟多嫌贾环形容猥琐，独彩云待他不同。这日贾环从芳官处得了一包以为是蔷薇硝的茉莉粉，兴冲冲拿来赠与彩云，不料反遭她几句奚落。赵姨娘在旁听得，一股无名火直冲，怒气冲冲往外走。才出房门，正撞见蕊官干娘夏婆子。那婆子本就积怨在心，见机便极力挑唆，火上浇油。赵姨娘一时壮了胆，直闯怡红院寻衅。恰值宝玉不在，她揪住芳官便是一顿打骂。四周那些素日嫉恨芳官的老婆子们，见状无不暗暗称快。

芳官受辱的消息顷刻传开，正在园中嬉戏的藕官、蕊官当即唤来葵官、荳官，四人一拥而上，将赵姨娘团团围住，撕衣扯发，撞作一团。晴雯等人素来厌恶赵姨娘，表面拉架，实则旁观。晴雯见袭人左拉右劝，手忙脚乱，忙命春燕急请探春。不一时，探春携尤氏、李纨赶到。尤李二人不好多言，只喝止四人。探春劝走赵姨娘，婉转责备之余，心下暗忖：姨娘虽愚，未必敢独自来此胡闹，必有挑唆之人。艾官悄悄回禀，道是夏婆子从中

作梗。探春虽听在耳里，却知艾官与芳官等原是一党，不肯据此为实，唯有独自闷闷不乐。

那夏婆子的外孙女蝉儿，正在探春院里当差。这日翠墨将艾官告密之事说給与她知，婵儿忙悄悄传话与外祖母。夏婆子得知，又惊又怒，却不敢声张。恰逢蝉姐儿去厨房传饭，又被芳官寻衅羞辱一番，这仇怨便又深了一层。芳官自与干娘争执占了上风，自觉有了宝玉宠信，不免意气洋洋。厨房柳家媳妇见势，便央她将女儿五儿荐进怡红院当差。芳官满口应承，又向宝玉讨得半瓶玫瑰露赠与五儿。

柳嫂子欢喜不尽，分了一半送去给守门的侄儿，那门房刚从粤东官员孝敬的茯苓霜中克扣了些许，她嫂子便回赠了一包茯苓霜。五儿知道了便包了一半要送芳官。这时迎春房里的司棋派小丫鬟莲花儿来要碗炖鸡蛋，柳家媳妇一向势利，推说没有，与莲花儿争执起来。莲花儿回去添油加醋一回，司棋闻言大怒，带着小丫头们直闯厨房，翻箱倒柜，将菜蔬撒得满地。柳嫂子只得忍气吞声。而五儿揣着那包茯苓霜欲往怡红院寻芳官，谁知月夜下竟撞见巡夜的林之孝家的。这一撞，又撞出一场风波来。

原来王夫人屋里失窃，玉钏儿察觉后报与林之孝家的，却久无线索。这日巡夜，偏见五儿鬼祟，搜身得了茯苓霜，又往厨房查获玫瑰露瓶。林之孝家的不敢耽搁，立时回明平儿与凤姐。五儿吓得泪落如雨，将芳官所赠玫瑰露、舅舅回礼茯苓霜等事一一招认。当夜柳家母女便被看管起来，另有些素日与柳家不睦的婆子纷纷落井下石。

平儿虚应几句遣散众人，悄往怡红院来寻袭人核实。晴雯在旁听得始末，脱口道："太太那边玫瑰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给环哥那儿去。"平儿颔首—她早疑到此处。赵姨娘若不指使，彩云安敢行此勾当？若此刻请凤姐令抄检赵姨娘房屋，脏证立现。

然则后续又当如何？老太太、太太回府后作何想？赵姨娘终究是老爷房里人，老爷最重颜面。更有一层难处：那位清贵自重的三姑娘探春，届时将何以自处？待平儿轻道"三姑娘"三字，宝玉、袭人、晴雯皆恍然叹道："果然如此！不如宝玉应下为妥。"最终宝玉说这些物件皆是他从太太房中取出送人。

平儿寻来彩云，只道五儿已误担了干系，宝玉不忍，方承揽了一半。谁知彩云竟有担当，坦然道："原是赵姨娘再三央我拿给环哥儿的，姐姐带我去见奶奶罢，我一概应了便是。"众人见她如此肝胆，无不诧异。宝玉、袭人忙劝，平儿亦说仍由宝玉应下为妥。彩云垂首思忖半晌，方默默颔首。

那厢林之孝家的见柳氏将获罪，早遣了司棋的婶母秦显家的接管厨房。秦显家的兴冲冲查点交割，还翻出柳氏旧年亏空。岂料不过半日，忽传此事原是宝玉顽笑所致，柳氏母女当即开释。秦显家的怔在当场，只得讪讪退去。林之孝家的与司棋空欢喜一场，徒添懊恼。

平儿回至凤姐房中，将事情前后对凤姐说了一回，还说宝玉淘气认下了，事已了结。凤姐虽在病中，精明却不减分毫，当即点破："宝玉那耳软心活的性子，最是滥揽闲事。若都这般混赖过去，日后还如何立规矩？"平儿温声劝道："奶奶细想，便在这屋操碎百般心，终究咱们是那边房里的人。多一事不如省一时，何苦无端结仇，反气坏了身子？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前番好不容易怀上哥儿……"语至此处，声渐低微。凤姐抚及小产之痛，心知其中利害，也不再提。

凤姐虽不再提，心下却明白：平儿、宝玉这番遮掩，看似周全了探春的体面，实则开了徇私枉法之端。然细想，此事若真要彻查，牵一发而动全身。老太太、太太回府，当作

何想？赵姨娘终是老爷房里人，二老爷最重官声体面，若知枕边人做出这等勾当，又当如何？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真是进退维谷。

更有一层隐忧，如阴云蔽日，悬于荣府之上——那便是后继无人之患。如今府中庶务，全仗自己勉力支撑，平儿从中周旋，探春偶展才干。然这三根支柱，竟无一根是长久之计。探春虽好，终是女儿身，不过二三年便要出阁。自己与平儿原是大老爷那边的人，只是暂借二老爷这边理事。如今老太太在世，两房尚可同灶而食；待老太太百年之后，赦老爷岂有不分家之理？到那时……凤姐叹了口气，不敢再想下去了。

平儿从凤姐屋里出来，一路走，一路也是心里翻腾。一场风波虽暂告平息，可又似什么也未了断。

那芳官、藕官一干伶人，本是王夫人慈悲，恐她们流落在外遭人拐卖，才允其自行择选，分至各房当差。谁知这些女孩子离了戏台，无心针黹，不堪杂役，整日在园中嬉戏游荡，惹得众婆子无不含怨。芳官更是不堪：先为洗头琐事与干娘何婆争执不休，后仗着宝玉几分宠爱，竟在外应承柳家，欲将其女五儿安插进怡红院；又在厨房公然寻衅，羞辱探春房中的蝉姐儿，全无下人规矩。她与藕官、蕊官等结为党羽，待赵姨娘生事时，一拥而上，扯发撕衣，将个大观园闹得如同市井。好容易探春平息事端，那艾官又暗中告发夏婆子，唯恐天下不乱。

那何婆姊妹并夏婆子等积年老仆，更是可叹可恼。何婆为省一盆热水，竟将亲女洗过的残水与芳官梳洗；夏婆子见赵姨娘愚钝可欺，便极力挑唆，直闹得满园不宁。这些婆子们开口秽语，行事锱铢必较，见柳家将要获罪，便成群结队来找平儿数落不是。府中规矩，尽化作谋私之器，见高拜，见低踩，早已忘了“体面”二字。

就连那看守门禁的仆役，也在动着心思。柳家的兄弟是门房，见粤东官员送来茯苓霜这等稀罕物，便雁过拔毛，悄悄克扣些许。虽不比大管家们的手段，却也是蚊蝇嗜血，见孔便钻。

那园子里一间小小厨房，都有一番景象。柳氏几处亏空，为人势利。见芳官得宠，便如蝇附膻，百般奉承，只求将女儿五儿塞进怡红院。得了半瓶玫瑰露，忙不迭分送门房亲戚；换回一包茯苓霜，又教五儿夤夜送去给芳官。林之孝家的一见柳家出事，立时将司棋的婶母秦显家的安插进来。那秦显家的兴冲冲查点亏空，岂料不过半日，美梦便成泡影。迎春屋里的小丫头莲花儿，因柳氏未曾给司棋做炖鸡蛋，回去便添油加醋挑唆。司棋率众大闹厨房，将菜蔬撒得满地。这般气焰，哪里像千金小姐的头等丫鬟？倒像是占山为王的草寇。

平儿自己也是奴仆出身，自随凤姐嫁入贾家，眼见好端端一家大族，一天天烂成这般模样，心下很不是滋味。日后随凤姐回了大老爷那边，凭大老爷的为人，又不知会是什么光景了。

宝玉、平儿等人为顾全探春脸面，由宝玉出头认下淘气之过，只说东西是自己从太太屋里取的。这话最终还是辗转传到探春耳中，她暗自哭了好几回，感念宝玉、平儿一番情意。探春内心并非想护着赵姨娘，只是心疼父亲日后回来，若知道赵姨娘行止如此、环儿又那般不堪，该是何等伤心失望。因此只得将此事压在心底，佯作不知。

可探春心里却看得分明——府里世代为奴的人家，几代联姻，早已结成藤蔓之网，彼此勾连，互为耳目，遇事则相互遮掩，得利则共同分润。主子们呢，贾赦、贾珍以下，多是安富尊荣，全无祖宗创业之念。今日搜罗海外奇珍，明日宴饮西域佳酿，把个国公府第

当作取之不尽的银库。上行下效，主子们挥金如土，奴才们自然见样学样，各寻门路中饱私囊。更可叹这府里规矩虽在，却敌不过那千丝万缕的人情体面。

说起这偌大的大观园，自元妃下旨命众姊妹入住，府中便对园内清誉安危格外看重。世家大族，女儿们的名声重过性命，平日皆是深居绣阁，不出二门。便是上次宝玉要带探春出门，也需百般编个缘由，方能成行。这园中日常居住之男子，唯宝玉，及未成年之贾兰二人而已。即是如此，袭人虑及宝玉与姊妹们，尤是黛玉的声名体面，也曾私下向王夫人进言，不如让宝玉搬出园去方是长远之计。

大观园南面临近府邸内院，门户最为集中。正中乃五间正门，气象恢弘，唯元妃省亲等重大典礼方得开启，是为仪制所在。聚锦门，用于主子往来迎客等。东南角门与西南角门两座小门，东通薛姨妈院落，西连王夫人上房，为主子们平日往来之径。园北僻静处，另有一后角门，专供仆役洒扫搬运、花匠调理草木、厨役采办时蔬，一应粗使活计皆由此出入。至于大观园东西两向角门，则为丫鬟婆子日常进出、传递物件的主要通道。凡有外男小厮须入园办理急务，必先层层通传，令闺眷回避，更需沿途张设帷幔，严隔内外。即便延医诊脉，亦须两三位稳婆贴身随行，寸步不离，方能入园。如此门禁森严，非为桎梏，实乃深宅大院保全府内女眷小姐清誉、防微杜渐之不得已。

凤姐病倒后，探春虽协理家务，王夫人仍恐有疏失，特将园中照管之责托与宝钗，殷殷嘱咐道：“这些老婆子们最不中用，一得空便吃酒赌钱。凤丫头在时，她们还有个惧怕；如今凤丫头病了，只怕更放肆了。好孩子，你素日最是妥当，且替我辛苦几日，早晚照看一二，别闹出什么大事来才好。”宝钗只得应了。既应允了姨妈，便要用心。各门之外皆有小厮把守，宝钗所司乃是监督门内那些白日看门、夜间守夜并巡查的婆子媳妇，令其各尽其责，不得吃酒、赌钱、聚众闲话。

自贾母、王夫人等往孝慈县送灵，留下照应的尤氏便与探春、李纨、宝钗商议，为方便管束，将两处厅院俱皆关闭，一应人等出入只走西角门。每日日落，便将正门并各处角门上锁，唯留通往王夫人、薛姨妈院内两处角门，以备传唤。

第十九回

护私情宝钗息隐事 张华筵贾府庆芳辰

这日午后，宝钗携莺儿往稻香村与李纨、探春商议些府中常事。出来后顺步向北，至后角门查看。刚至门内，便见两个看门婆子坐在那里闲聊，见宝钗忙起身问好。宝钗问可有事不曾，一婆子想了想道：“厨房里柳家的午后出去了，那边倒来了两三趟人寻她。”

话音未落，只听门外把门小厮们正与那柳氏招呼，声音亮亢：“里头传您老好几遍啦，这是往哪儿逛去了？这条路又不是回家的，倒叫我疑心。”接着便是柳氏笑骂：“你这猴儿崽子！你婶子会野老儿去啦，你岂不又多个叔叔？少嚼舌，快开门！”随后又带出几句污言秽语。那小厮又涎脸央告，要柳氏从园里偷些果子与他，否则下次不便开门。柳氏啐道：“你姨娘、舅母不都在园里管果树？倒向我这苦哈哈讨！”另一小厮却嗤笑：“谁不知道您正打点着把五儿送进怡红院呢，将来我们应承她多些，好处尽是有的。”听至此，看见跟前两位婆子相互看着会意暗笑。宝钗眉头微蹙，悄拉莺儿转身离去。

回到蘅芜苑，莺儿嘟囔道：“这府里里外外，竟没个地道人。”宝钗未答，只在临窗榻上默然坐下。莺儿轻轻掩门退出。屋内寂然，唯闻香炉中残灰偶落，窸窣如叹。西斜日影透茜纱窗，落在她裙裾上，似一片淡淡的浮光，看着锦绣，底里却透出黯淡来。方才角门边的污言秽语，犹在耳内缠扰不去，外头小厮公然指使偷盗，里头婆子那副见怪不怪嘴脸，厨房媳妇更借职便谋儿女前程。内外亲戚枝叶繁杂，相互勾连。今日所见，不过墙角渗出的一缕浊水，那不见天日的污糟，还不知有几层。

她不由得想起薛家日渐颓败的光景，哥哥的荒唐，母亲暗里的叹息。眼前这公侯府第，内囊渐空、人事纷杂，竟与自家有了几分同病之怜。闭上眼，非为那言辞粗鄙羞臊，只觉一阵冰凉的倦意自心底漫起。客居于此，名分上是“亲戚”，管事是情分，不管亦是本分。姨妈那几句“妥当”“辛苦”，与其说是托付，不如是无奈中一点渺茫的指望。她须得在这分寸之地，既尽受托之责，又不越俎代庖、招人嫉嫌；既要敲打那些不守规矩的，亦不可绝人生路、逼出狗急跳墙的祸事来。

偏是怕什么来什么，未出几日，宝钗撞见了私自潜入园中、与迎春丫鬟司棋私会的潘又安。

这贾府奴才，业经几代联姻、盘根错节已是在所难免。司棋本姓秦，她的外公王善保、外婆王善保家的，原是邢夫人从邢家随嫁而来的旧仆。到了贾府后，王善保被派去给大老爷贾赦当管家，王善保家的则专管邢夫人从娘家带来的私产，夫妻二人皆是邢夫人跟前的心腹。司棋的母亲在大老爷屋里做领班，父亲秦荣能识文断字，是贾政外书房银钱账目的管事，这门亲事还是当年邢夫人亲自做主促成的。二人的女儿司棋长大成人后，便被分到迎春房中做了首席大丫鬟，靠着娘家这层关系，在园子里的丫鬟中也算有几分体面。

司棋的叔叔秦显、婶婶秦显家的，也都在二老爷贾政这房当差。秦显家的虽只是大观园角门的婆子，职务不高，却与二房的林之孝家的交情匪浅，颇能说上几分话。至于那潘又安，原是司棋的姑表表弟，司棋的姑姑早年嫁了大老爷房里的仆役潘永，生下儿子潘又安，长大后也在大老爷房中当小厮，正是方才与司棋私会的那人。

司棋与潘又安本是姑表姊弟，自幼一处顽耍，两小无猜，情根早暗中种下。待司棋出落得高挑丰腴，有牡丹初绽之态，潘又安也长成清俊轩昂的少年。二人眼见父母辈婚事皆由主子指配，心下不甘，早已背着人眉眼传情，将一颗心暗暗许给了对方。只苦于一个深居园内紫菱洲，一个在外头大老爷房中当差，虽只一墙之隔，却如云山阻障，难通音信。

此时正值初春，潘又安思念煎熬，百计难遣。恰值贾母、王夫人等往孝慈县送灵，府中管束渐弛，他便瞅准这个空子，使钱买通了后角门当值的小厮。偏那日该他舅母秦显家的上夜交班，她又早走了半个时辰，园门看守更是疏松。潘又安便从角门侧缝闪身挨入，依着司棋早先递出的路径，躲过几处巡夜婆子的视线，悄步疾行，终至紫菱洲后那片临水的幽静竹丛边等候。

彼时司棋在房中，推说身上倦怠，将小丫头们都打发了出去，自己则怀着一颗怦怦乱撞的心，悄悄往竹丛走来。方转过竹影斑驳的曲径，便见潘又安独立水边石上，一袭青布短褂衬得身姿如松。她脸一热，低低唤了声“又安”，潘又安急步上前，从袖中取出个绢帕紧裹的小包，塞进她手里，声音压得极低：“前儿在外头见着这个，想着你或喜欢……千万收好，别叫人看见。”

司棋握住那尚带他体温的绢包，指尖触到里头硬硬的、玲珑的轮廓，嗔道：“这园子如今虽松泛，若叫管事的撞见，咱俩都没好下场。”潘又安道：“只盼能多和你说几句话。”说着便去握她的手。司棋慌忙一缩，却未真躲，只垂了头，盯着石上青苔。潘又安见她鬓边一缕柔发被风拂乱，心下一动，伸手想为她理好，半途又怕唐突，手便悬在空中，只轻声道：“我知……你娘心里必是望着你攀个高枝儿的。”司棋听了，眼圈儿蓦地红了，将绢包攥得更紧，声气虽轻，字字却沉：“早与你说过，我的心，横竖只在你身上。”正说到情切处，或是潘又安的衣袖带过低垂的竹梢，“扑棱”一声响，惊起三四只栖雀，扑翅乱飞，竹叶与水波同时簌簌荡开。

这声响不大，却清清楚楚传到了一箭之地外的假山石后。原来宝钗正带着莺儿往紫菱洲来，是探春遣人来说迎春院里的芭蕉该分株了，请她一同瞧瞧。莺儿耳尖，忙拉住宝钗衣袖，悄声道：“姑娘听，那边竹丛里像是有人。”宝钗早已驻足，以目示意莺儿噤声，二人便隐在石后，透过疏疏柳丝与石隙望去，只见竹边一对身影挨得极近，那男子正握着女子的手腕，女子肩头微微颤动，似在低泣又似在倾诉。虽只见背影，宝钗与莺儿却都认得那丰腴身形、藕合绫袄正是司棋。

莺儿凑到宝钗耳边，气音细细：“那男的……像是大老爷房里的潘又安。”宝钗闻言，忽然想起那年宝玉、凤姐中邪，大乱之时，曾在王夫人院中见过这个清秀小厮，终日与众仆役守在廊下。她面上却波澜不惊，只轻轻拉过莺儿，转身便走，依旧往紫菱洲院门而去。

及至进了院子，与迎春、探春相见，商议芭蕉分株、丫鬟调配诸事，宝钗言笑如常，从容温婉，竟似方才那一幕从未入过她的眼、扰过她的心一般。从紫菱洲出来，宝钗一路才对莺儿道：“好像那司棋外婆是大奶奶身边的人，你悄悄去打听实在了，司棋与那潘又安家各是哪样奴仆。”

莺儿会意，不过半日功夫，便将那藤蔓般缠绕的亲故网理了个大概：王善保家的如何把持邢夫人私房，秦荣如何在二老爷书房管事，秦显家的又如何与林之孝家的往来密切，司棋与那潘又安乃青梅竹马的姑表姊弟……宝钗心下愈发明白。这一张扎根于两房，牵一发便动全身的网。阖目沉吟间，宝钗心中已清明如镜：不将此事揭穿，是为懦弱无依的迎春留一份颜面，自身客居于此，若严办此事，难免被看作越俎代庖、刻薄逞威，卷入两房暗流实非明智；其而潘又安眼中只见司棋一人，虽有违礼数，却似飞蛾扑火般是一片孤注的真情，并非来犯其他姑娘。既如此，雷霆手段反倒不必，暗中警醒、谨守门户，方是眼下最稳妥的处置。

虽说是宝钗按下潘又安轻易潜入园内这桩丑事，可无奈这贾府奴仆积弊已深，让毫不懈怠的宝钗又见到几桩稀奇古怪的事情。宝钗不便自行处置，知道平儿办事最有分寸，便悄悄将这几桩事项皆一五一十私下告知了平儿。

未过几日，便到了宝玉生日，袭人悄悄提醒他今儿也是平儿生日，宝玉听了喜不自胜。谁知接着又发觉薛宝琴、邢岫烟竟也是这日的生辰，少不得众人彼此厮认，互相拜贺。薛蝌那边备了礼送来，宝玉便去陪宝琴吃寿面。正巧宝钗领着宝琴也到了，大家说笑一回方散。之后宝钗与宝玉一同回园。

行至连通薛姨妈内院与大观园的东南角门时，宝钗却叫住当值的婆子，命将门锁了，钥匙亲自收在手中。宝玉见状不解，笑问何故忽然这般费事。宝钗淡淡道：“你瞧园子那一边，这几日接连生事，我们这边的人却无一卷入，可见锁门是有些用的。若开着，难免有人图近往来穿行。横竖我与妈都不从此处走，日后倘再有什么，也牵扯不到咱们这边来。”宝玉听了笑道：“原来姐姐也知道我们那儿丢了东西。”

宝钗何尝不知宝玉最厌烦这府里的腌臜俗务，莫说叫他去查去管，只怕便是听这些话，也不过是左耳进、右耳出，全不往心里搁的。可他心性纯良，胸无城府，倒算是个能托付心事的亲近人。他虽是贾府的根脉继承人，对这些潜藏的隐患浑不在意，可她偏生做不到视而不见、缄口不言，那些压在心头的忧虑，总要寻个妥当人诉一诉才罢。

思忖至此，宝钗便缓声道：“你只晓得玫瑰露、茯苓霜这两件事，这原是因人及物的小风波，若非里头有人牵扯，你怕是连这两件也未必知晓。殊不知园子里还有几件比这更甚的事呢。往后若是能悄悄压下去，便是阖府的造化；倘或真要叨登出来，不知要连累多少人。你原是不管这些俗务的，我才同你说这些。”

宝钗说完，不觉想到，她一个寄居在此的亲戚，虽说与贾府沾亲带故，到底是个外姓人。平日里看得再明白，心里再焦急，又能怎样？说多了，反叫人嫌多事；不说，又眼睁睁看着。宝玉呢，偏是个最不耐烦这些俗务的。莫说叫他去料理，便是同他讲几句，他也未必听得进去。他自有他的天地，那里装得下这些烦难？只是这诺大的家业，终究是要交到他手上的。到了那一日，又该如何是好？宝钗自己摇了摇头。

宝玉仍笑道：“锁一扇门，难道便天下太平了？”宝钗听了，倒也笑了笑，却没再说什么。只低头把钥匙收入袖中。

二人进了园子见了众人，一齐到了芍药栏中红香圃三间小敞厅，其间已是备好了席。贾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一众姐妹连同一众大小丫鬟便任意取乐，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满厅中红飞翠舞，玉动珠摇，真是十分热闹。

离席后，一众便在红香圃四周散了开来：有对坐下棋的，有凭栏观鱼的，有俯身看花的，也有三三两两站着谈笑的。宝玉与黛玉独站在花前低声说话，却见那边探春一边与人对弈，一边还不时回应着来回话的婆子们，处置园中事务，有条不紊。黛玉看了半晌，轻轻对宝玉赞道：“你家三妹妹倒是个乖人。虽然叫她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若是差不多的人，早作起威福来了。”宝玉听了笑道：“岂止是乖！前些时你身上不好，她为省俭府里开支，还故意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镇吓众人呢。”

如今的黛玉，已非昔日终日陷于“金玉”疑影中的那个黛玉了。她像是真的长大了，目光渐渐从自己的心事上挪开，落到了这真实的贾府中来。她静静接着宝玉的话道：“三妹妹这些省俭的法子才是正理。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若不趁早俭省，只怕后手不接。”她话里已透出对家族隐隐的忧心，那是一种清醒却无奈的觉察。谁知宝玉竟浑如不闻，依旧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随口应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黛玉听了，知是对牛弹琴，便不再多说，转身自去寻宝钗说话了。

黛玉刚走，袭人手捧着珐琅茶盘，里面两盅新茶，问道：“我见你俩半日没吃茶，倒了两盅，她又哪里去了？”宝玉拿了一盅，指了一下黛玉那边。袭人过来看见是和宝钗一起，便道：“哪位渴了先接了，我再倒去。”宝钗笑道：“我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够了。”说着先拿起喝了一口，剩下半杯递在黛玉手内。果然黛玉接过来笑道：“你知道我这病，大夫不许我多吃茶，这半盅尽够了。”说毕饮干，将杯放下。

袭人看在眼里，心想，若在从前，行事最讲究分寸礼数的宝钗，是断不会如此行事的。她多半会含笑婉拒，或让袭人另取茶盏，断不会将自己饮过的半盏茶递与素日心思最细、性情最傲的黛玉。然而此刻，如此顺手地将半盏残茶递去，来得那般自然，其间并无半分权衡与迟疑。袭人懂得，大家闺秀之礼教，饮食器具之洁、之用度专属，皆关乎身份与体统。二人同饮一盏茶，实是逾越常礼之举，非至亲至信不可为。黛玉这一接一饮间，已非寻常姊妹亲厚可比。

袭人回来又接宝玉的杯，宝玉问她怎么不见芳官，袭人答他刚才还在草地上。原是芳官在草地上斗草闹得疯了，又嫌红香圃的面条不合胃口，便先一步溜回房歇着。那厨房的柳氏因上次宝玉代应了那些事，母女都安稳了，但五儿素有弱疾，被林之孝的关押了一晚上，连惊带气，回去就病了。柳氏仍盼着芳官助五儿进怡红院之事能成，给芳官送来几样好吃的，宝玉尝了尝，也觉可口。春燕趁机帮芳官又问：“那五儿的事如何？”宝玉不假思索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她进来罢，等我告诉她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紧。”春燕便连忙代芳官来告诉柳家的，这方知五儿病倒了。

宝玉携了芳官，出门往红香圃来寻众姊妹。却说红香圃那边，袭人同晴雯等了好一会子，总不见宝玉回来，小敞厅上又摆上饭了，心下不免记挂，便一同往怡红院这头寻来。二人一路走着，且说且看园中热闹景致，脚步悠悠，不觉便携了手同行，那般情态，姊妹一般亲近自若。

这一二年间袭人因王夫人看重了他了，越发自要尊重。凡背人之处，或夜晚之间，总不与宝玉狎昵，较先幼时反倒疏远了。况虽无大事办理，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们凡出入银钱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烦琐；且有吐血旧症虽愈，然每因劳碌风寒所感，即嗽中带血，故迩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

宝玉夜间常醒，又极胆小，每醒必唤人。因晴雯睡卧警醒，且举动轻便，故夜晚一应茶水起坐呼唤之任皆悉委晴雯一人一人，宝玉外床只是他睡。袭人知道她与晴雯皆是老太太给了宝玉的，将来大抵总要在一处，如今情分已如姊妹；至于夜间光景如何，她既已决意抽身，便也不愿深究了。那晴雯本是个心高气洁的，见袭人如此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反倒格外自爱自重起来，不肯有一丝苟且。

宝玉、芳官和袭人、晴雯在怡红院门口撞见。宝玉将在屋里吃东西事说了一回。几人便一道往红香圃走来。晴雯一向看不惯芳官，便用手戳着她的额头道：“你就是个狐媚子，两个人怎么就约下了！”袭人素来宽厚些，为芳官分辨道：“不过是误打误撞的遇见了。”晴雯道：“既然如此，要我们无用，明儿我们都走了，留一个芳官就够使了。”袭人笑道：“我们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又懒又笨，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袭人笑道：“若那孔雀褂子再烧个窟窿，你去了谁可会补呢。素日里我烦你做个什么，把你懒得横针不沾，竖线不动。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烦你，横竖都是他宝玉的。怎么我去了几天，你病得七死八活，一夜连命也不顾给他做了出来，这又是什么原故？”晴雯听袭人这话戳破了心事，脚步先顿了顿，脸颊倏地泛起一点浅红，却立刻敛起那点窘迫，往袭人胳膊上一挎，顺势歪着身子，故意做出一副呆头呆脑的憨态。又“嘿嘿” 低笑两声。袭人用胳臂肘轻轻碰她：“你到底说话，别只佯憨，和我笑。”这你来我往之间，并无半分争执的戾气，袭人懂晴雯傲娇下对宝玉的真情，晴雯也默许这份 “看穿”。

晚间，袭人同晴雯告诉宝玉，院里众丫头凑了份子要替他贺寿。宝玉听了欢喜，却忙道：“她们哪里来的钱？原不该叫她们破费才是。”晴雯听了，嗤的一声笑道：“她们没钱，难道我和袭人便是那有钱的不成？这原是各人的一点心。哪怕这钱是偷来的呢，你只管领了情便是。”宝玉听了，便笑着点头。袭人向宝玉道：“你一日不挨晴雯两句硬话，再是过不去的。”晴雯扭头笑啐袭人：“你如今也学坏了，专会架桥拨火儿。”说得三人都笑起来。

宝玉心中畅快，索性将黛玉、宝钗、探春等一众姐妹都请了来，在怡红院摆下酒果，行令掣签，笑语喧阗，直闹至二更过后薛姨妈派人来接黛玉方散。送罢姐妹们，关了院门，宝玉又和丫鬟们猜枚赢唱，恣意嬉乐。袭人又请了上夜的老嬷嬷们一同吃酒果，那些婆子们一面明着吃，一面暗里偷，个个尽兴。

四更多酒沉人倦，东倒西歪。原来众人都围着炕桌坐着，宝玉枕着那红香枕，身子一歪，便沉沉睡去。袭人见芳官早已醉得不省人事，恐挪动她反倒要吐，没奈何，只得轻轻将她扶在宝玉外侧躺下，由她睡了。自己则在对面榻上胡乱倒了一夜。

天明袭人最早醒来，连忙叫起芳官、宝玉，并以芳官睡在宝玉旁打趣两人一番。有人竟怀疑袭人故意放芳官在宝玉身旁睡，以做实芳官逾越主仆、男女之防。若果真如此，袭人又何必亲自叫起芳官，由得那些耳目最杂、口舌最利的老嬷嬷们去“撞破”，自己则置身其外，岂不更是无痕无迹，干净便利？

宝玉方梳洗了，晴雯递上一粉笺子，上款端楷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宝玉心下又惊又喜，只觉这帖子比寻常贺礼重千斤，却拿着那“槛外人”三字，左右踌躇，不知如何回帖才不唐突了这世外仙姿。出门过了沁芳亭，见遇邢岫烟正要去见妙玉，岫烟告诉宝玉，她在苏州时，与妙玉比邻而居，妙玉曾教她识字读书，半师半友。宝玉忙拉住请教。岫烟接过帖子一看，嘴角便含了笑意，道：“她这脾气竟还没改。僧不僧，俗不俗，你且问她，从范成大的诗中，生死众生平等，荣华富贵虚幻，那世上又何尝真有铁门槛能拦住生死红尘？她既自称‘槛外人’，你便谦称‘槛内人’回她，这便合了她标榜清高的心，又不失咱们世俗的礼数。”

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拍手笑道：“真正是‘一字师’了！我竟懵住了。”宝玉回房，恭楷写下“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几字，亲自投至栊翠庵门缝中。转身往回走，虽见竹影森森，苔痕浓绿，心中却怀了一丝澄明。

生辰次日，忽有婆子匆匆来至廊下回禀：金陵甄府遣了两位体面的女管事上门，正在府外候见。李纨、探春并宁府尤氏闻报，遂一同往荣府议事厅去见。那两位女管事皆是甄府旧人，装束素净，气度却端凝不凡。见了三人，先恭敬行礼罢，方由年长的一位上前回道：“我家老爷太太念着府上宝二爷的芳辰，特命备了些薄礼，一则为二爷添寿，二则也续续两家老亲的情谊。”说罢，便让小厮将礼盒抬上。揭开看时，是江南新贡的雅瓷笔砚、赤金嵌玉的寿桃陈设，并数匹云锦苏绣、一瓮十年陈酿的桂花甜酒，件件精致，样样妥帖，显是费了心思的。

李纨正欲道谢，那女管事却又命人另捧了一只黄花梨木小木箱上来，箱上悬着把玲珑黄铜锁。她从袖中取出一枚精巧的雕花铜钥，双手奉与探春，声音放低了些：“此箱乃我家老爷特意叮嘱，务必要面交贵府政老爷的。既政老爷尚未回府，便烦请三姑娘代为收存，待老爷回府，亲启方好。老爷一见，自然明白。”探春接过钥匙，心下已了然了几分，知是甄家有要紧事体相托，便郑重应道：“请府上放心。”李纨又抚慰一番，厚赏了来人，方客气送了出去。

第二十回

妄服丹砂贾敬暴亡 暗偷鸾枕贾琏秘娶

人道是“乐极生悲”，大观园生辰宴余欢未散，笑语犹闻，宁国府那边便传来了贾敬老爷宾天的凶信，霎时将满府喜气冲得半点不留。究其平生，贾敬原是个天分高明、性灵颖异的人物。弱冠之年便高中进士。本可于仕途之间建功于朝廷，显扬于宗族；又当家门男丁不旺、家风日颓丧之际撑起贾府门楣，整肃纲常。谁知他竟将这份天伦世务抛在一旁，一径躲入玄真观的丹炉烟雾里，只求渺茫无稽的长生仙道。

此乃悟道离尘的真超脱？还是袖手尘寰之逃避，惟他自知之。敬老爷任由其子贾珍在家中肆意胡为、纲常沦丧，将宁国府搅成了一片污秽泥淖。百年德性根基，先于那朱楼画栋，自内里朽烂。而其了局，更成一番讥诮。一生朝夕焚修，服饵丹砂，所求者为霞举飞升，结局竟是“吞金服砂，烧胀而殁”，将那五脏六腑里焚化一空，为这颠倒痴妄的生涯，书写下反讽的终章。

尤氏闻得凶信，偏贾珍、贾蓉并贾琏等皆在外头，一时竟无个顶事的男子，不免也慌了手脚。她先时命人将玄真观一众道士俱都锁拿看管，即遣心腹小厮飞马报与贾珍；自己便卸了簪环，素服简从，领着赖升等一干家人媳妇急忙忙出城。因玄真观窄狭不便，遂将灵柩移至铁槛寺停放。眼见天气日渐暑热，贾珍归来至少尚需半月，尤氏恐遗体耽延不得，便自行做主，命人入殓停妥，做起道场，只等贾珍回来。尤氏既需在寺中主持，不得归家，凤姐恰在病中，李纨须照管园中姊妹，宝玉又不谙世务。尤氏思前想后，只得将继母尤老娘接来宁府，权且照看。那尤老娘便带了两个未出阁的女儿，尤二姐、尤三姐，一同过府。

彼时贾珍、贾蓉父子已向礼部告了丧假，路上遇见家中另遣来接替的子弟，细问了家中如何料理，并知尤老娘同二位姨娘已在府中照应。贾蓉听罢，与父亲互换眼色，嘴角不觉勾起一丝心照不宣的笑意。原来他父子二人，早与那两位姨娘有染。此刻闻得姊妹已至，更是昼夜兼行。是夜四更天，二人赶到铁槛寺，滚鞍下马，便从大门外一路嚎啕跪爬而入，直扑灵前，稽颡泣血，贾珍伏在棺椁旁，喉咙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可心底却在暗忖：“亏得尤老娘带了她们来，这守丧的日子倒也不至太过难熬。” 贾蓉跪在父亲身侧，一面跟着干哭，一面偷偷勾了勾嘴角，只觉方才路上的昼夜兼程都值了。灵前的涕泪是演给祖宗和旁人的戏码，而尤二姐、尤三姐的到来，才是他此刻真正的盼头。父子二人直哭到东方将曙、喉咙喑哑，方渐渐止住。

贾珍免不得在寺里张罗一番，并打发贾蓉回府料理停灵之事。贾蓉巴不得的立即飞马至家，命前厅撤了桌椅，下隔扇，挂孝幔子，门口支起鼓手棚、牌楼等。便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贾蓉一脚踏进内室，见了外祖母正在睡觉。便对尤二姐笑道：“父亲正想你呢。”尤二姐正含着一嘴砂仁，笑着啐了他一脸渣子。贾蓉也不擦，却用舌头都舔着吃了。丫头们看不过，说他：“热孝在身，眼里也没个忌讳。”贾蓉便撇了姨娘，转身一把抱住个丫头，亲嘴咂舌道：“我的心肝，你说得是，咱们馋痨饿眼的，怕什么？”众丫头连推带笑地躲他，贾蓉东搂一个，西亲一口，满屋里闹得不成体统，早把门外那一片素白孝幡抛到了九霄云外。

初四卯时请灵柩进城，丧礼炫耀，宾客如云。供奠举哀已毕，亲友渐次散去。贾珍贾蓉为礼法所拘，难免在灵旁藉草枕苫，人散后，晚上便趁空与尤家二姐妹厮混。宝玉亦每日穿孝在灵前招呼至晚方归。这日见劳倦不堪的贾珍父子无客时在灵旁假寐。宝玉遂回家看视黛玉。先回到怡红院，几个丫鬟正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宝玉问晴雯：“你袭人姐姐呢？”晴雯道：“她越发道学了，独自在屋里面壁呢。你快进去瞧瞧，或者此时参悟了也未定。”宝玉听说，一面笑，一面进了里间。只见袭人坐在近窗的床上，就着光打结子呢，见宝玉进来，连忙站起，笑道：“晴雯这东西又在编排我什么呢？等会儿我去撕了她

那张嘴！”宝玉拉袭人坐下，也挨坐在她身边，看她打结子，宝玉素来极之关爱袭人的，见其它人都在玩耍，天又热，便道：“这麽长天，你也该歇息歇息，或和他们玩儿去，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打这个哪里使？”袭人说是他的扇套。宝玉叮嘱道：“难为你想到，只是不要赶，热着了便是大事。”说着遂出来去了潇湘院。

贾蓉与宝玉虽隔着一辈，年纪却相仿，贾蓉略长些。两人同生在世族之家，从小儿锦衣玉食，贾蓉生得“面目清秀，身材俊俏”，宝玉也“秀外慧中、情韵天成”。对身边的女孩子们，两个都肯亲近，可这亲近里头，味儿却大不相同。

那边宁府里，贾蓉守孝不过是做给人看的。堂前孝帐刚搭起来，人散后他便掀了白布，与尤家两姐妹厮混说笑。回府料理丧仪，急着寻姨娘调笑取乐，当着满屋子的丫头，也不避讳，拉扯嘻哈。

这边宝玉呢，虽也常在丫鬟队里闹，却从不曾有过那些轻薄举动。他把袭人当心腹，视晴雯为知己，见她们辛苦，便心里不安；见她们委屈，便替她们不平。便是恼了，也不过摔帘子出去，闲时与丫头们玩笑，也是没上没下的，可那眼里头、话里头，总带着几分尊重、几分怜惜。同是簪缨之族的子弟，同是亲近脂粉，一个把礼法踩着，一个把人情捧着。

再说宝玉来看黛玉，半路遇见雪雁，知道黛玉在祭奠父母，怕此时去了引黛玉伤心，便折路先来探望凤姐。凤姐见到宝玉，说正要叫他：宁府那边若无要客来，不必过去，怕他禁不住那边气味。宝玉问凤姐病情，凤姐叹曰三日好两日不好的。又说有些事不让她省心，府里风气日下，那些大娘们不是打架，就是赌博偷盗。有些事腌臢得对探春讲不出口，毕竟她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对府里下人的鸡零狗碎，宝玉素来懒得细究，可凤姐这病缠缠绵绵总不见好，却像块温石头压在他心上。他望着凤姐眼下的青影，劝道：“虽如此说，姐姐还是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他言辞恳切，神色间尽是实打实的关切，凤姐心底那点坚硬处，也似被这话烫得一软。到底没白疼他一场，纵使他平日为平儿抱不平，对自己这份发自肺腑的牵挂，却也是作不得假的真切。

打凤姐屋里出来，才去了潇湘馆。果然黛玉面露悲戚，引得宝玉也落了泪，幸得宝钗也来探望黛玉，又有黛玉新誊的五首诗稿，三人一同品评推敲，悲戚之氛略散。忽然有人来回：琏二爷回来了，先去了宁府吊丧，想必就到了。宝玉听了，知道贾母、夫人等都快回来了。连忙起身，迎至大门内等待。如今府中老太太、老爷太太俱不在，贾琏便是同辈里的兄长，又是刚从贾母那边来的，当贾琏下马进来，宝玉先迎着贾琏跪下，口中给贾母、王夫人等都请了安，又给贾琏请了安，才站起来，与贾琏携手走了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春、探春、惜春早在中堂等候。相见已毕，贾琏说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

次日饭时前后，果见贾母、王夫人等到来。略坐片刻贾母便领了王夫人等过宁府中来。只听见里面哭声震天，当贾母进入里面，贾赦、贾琏父子一边一个挽了贾母，走至灵前，贾珍、贾蓉跪着，扑入贾母怀中，眼泪滂沱而下，一半是为着人子的礼数不得不流，另一半，只怕是哭给这位府中至尊看，全了“孝子贤孙”的体面。

贾母暮年之人，只是见此光景，心中悲切，亦搂了珍、蓉等痛哭不已。然则人心如缕，纵是这般荒唐不肖的子弟，对贾母的孝敬之心却不会假。贾珍见贾母年高体乏，满面尘霜，那劝归的言辞便透着真切与心疼：“老祖宗才刚回来，万万伤心不得，且请回府歇息罢！” 再三苦求，这份恭顺与体恤，并非做戏，实是他父子二人自幼及长，浸在骨子里的对这位家族至高长者的敬畏与爱戴。他们可将纲常伦理视若敝履，却独不曾对贾母有半分失敬与怠慢。虚伪与真情，荒唐与敬畏，缠在一处。贾母见在旁的一众人也苦劝，不得

已依言回去了。又过数日，到了送殡之期，又将贾敬灵柩送往铁槛寺，留下贾珍、尤氏及贾蓉守灵，百日后方扶柩回籍。

却说贾琏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素日闻得尤家姐妹美色，恨无缘见面。这次贾敬停灵在家，每日与二姐、三姐相识已熟。不禁对二姐动了垂涎之意，但怕贾珍吃醋，不敢轻动。这日贾珍差贾蓉回府办事，贾琏借机同行。途中叔侄闲话，贾琏对贾蓉盛赞尤二姐，贾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这么爱她，我给叔叔做媒说了作二房如何？"贾琏说只怕凤姐不依。贾蓉便出谋偷偷娶在外面。原来贾蓉与贾珍早和与尤二姐有染，有贾珍在前，贾蓉总觉不够畅意，若让贾琏偷娶了二姐，可以趁贾琏不在时再去厮混，反较以前方便。

贾琏听罢大喜，贾蓉回寺便与贾珍商议，他只字不提是自己的主意，只说贾琏动了娶二姐之意，及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凤姐知道。贾珍闻言，暗自盘算一番：这些日子与尤家姐们厮混，已是没了那份新鲜劲，反倒觉得是桩甩不脱的麻烦；贾琏是多年一起在外荒唐的兄弟，又是荣府长房嫡子，总该卖他个人情。再者，还可顺水推舟给尤二姐个体面归宿。可谓一举多得。便笑道："其实倒也罢了。"又细细教了贾蓉一番话。

随后贾珍便将此事告诉尤氏，尤氏素来与凤姐交好，又知她那擅嫉性情，便极力劝止，无奈贾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顺从贾珍惯了了的，只得由他们去了。贾蓉则次日进城，见到尤二姐老娘，说贾琏如何好，如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在外住着，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进去做正室。听得尤老娘点头应允。

说来凤姐待贾蓉这侄儿，素日里是极亲厚照拂的。这情分到了贾蓉口中，竟能化作一句"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为遂自己那点淫念，他非但将婶母的性命当作可轻咒的草芥，更以此去诓骗那急于寻个依靠的尤老娘与尤二姐。其心之凉薄歹毒，实是令人脊背生寒，空负了他那副清秀俊俏的皮囊。

次日，请了贾琏到寺中来，贾珍告诉他尤老娘应允之事，贾琏喜出望外。三人便商议，使人打首饰，给二姐置妆奁，并在宁府后小花枝巷内买了一所二十余间屋的房子。还买了几个小丫头，及鲍二夫妻，及心腹小厮兴儿帮助服侍。这尤二姐原是被指腹为婚给管皇庄的张家之子叫张华的，但后来张家败了，尤、张两家多年未有来往，尤老娘一直惦记着要退了这门亲事，贾珍遂命人找到张华父亲，给了十两银子，强迫张家与二姐退了婚。

初二那日将尤老娘和三姐送入新房。母女都称心。次日一顶素轿，将二姐抬来，贾琏与她拜了天地，搀入洞房。贾琏越看越爱，直以奶奶相称，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只称东府有事，凤姐辈也不疑心。

这日贾珍在铁槛寺做完佛事，听闻贾琏外不在，便悄悄前往，尤二姐知趣，拉着尤老娘借故避走，只留尤三姐与贾珍在屋挨肩擦脸、百般轻薄。贾琏中途折返，与尤二姐温存时，二姐提及妹妹前程，贾琏竟生出荒唐念头，要将三姐也许给贾珍做妾，以还人情。岂料三姐性情已变，见他来了，索性撕破脸皮。她站上炕沿，簪环坠地，痛骂："这会儿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俩，拿着我们姐俩当粉头来取乐，你们就打错算盘了。"直吓得贾珍酒醒了大半，讪讪地自讨了个没趣，此后便不敢轻易再来。那尤三姐从此更是每日挑拣穿吃，稍不如意便掀桌打碗，反将贾琏二人震慑得束手无策，花了银钱，反买了个"祖宗"在家供养。既降不住，不如找个人聘了。问起尤三姐，方知其对五年前曾有过一面之交的柳湘莲念念不忘，非他不嫁。

这柳湘莲原系世家子弟，与宝玉及秦钟相厚。他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以至眠花宿柳。他生得相貌出众，出来风度不凡，最喜串戏，尤

爱旦角。以至于引来薛蟠觊觎，柳湘莲将他痛打一顿，便远走它乡了。贾琏本如今连他身在何处都无从知晓，这桩聘娶的事，也只得暂且搁置下来。

那日贾琏正与尤家姐妹在小花枝巷的屋中闲话，刚说得几句家常，兴儿掀帘进来，急火火回道：“二爷，大老爷那边打发人来，说有要紧事立等您过去呢！”贾琏闻言不敢耽搁，匆匆整了整衣裳便起身离去。尤二姐一心盼着将来能正式进贾府登堂入室，做贾琏的正经奶奶，见兴儿留了下来，便亲自斟了酒，拉他坐下，细细打听起荣国府内的人事纠葛。尤三姐倚在窗边嗑着瓜子，鲍二家的也凑上前来，二人俱是饶有兴致地侧耳旁听。

这兴儿原是荣国府里的低等小厮，这般底下人，素日里最爱凑在一处说三道四，嚼论主子们的是非短长。世上人本就分了三六九等，看人事、论是非的眼光各有不同，得出见解也便迥然两样。然兴儿这番言语神色，却也映出几分底下奴才们对府中主子的共通心思。他知贾琏有心将来让尤二姐顶替凤姐名分，也知凤姐真是病了。便索性对着这位 “未来奶奶”，将多年的怨气倾吐一番：“那琏二奶奶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府里上上下下，除了老太太、太太，就没有不恨她的。她还是个十足的醋缸，府里丫头但凡敢多看二爷两眼，她敢当着二爷的面，把人打得头破血流，活似个烂羊头。就连屋里的平儿姑娘，一年到头也难得和二爷亲近一两次，她还总要鸡蛋里挑骨头，寻出一堆不是来。”说着，他又把凤姐和邢夫人的婆媳嫌隙也抖搂了出来。

尤二姐听了，虽也知凤姐身子不妥，可对贾琏那“一年半载便死”的话，到底将信将疑，心里仍存几分早些进府、先站稳脚跟的念头，便轻声道：“我只以礼待她，她还敢怎样不成？”兴儿听了，急得连连摆手：“我的奶奶，您可千万别这么想！她那个人，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若看见奶奶生得这般标致，怎肯轻易干休？奶奶这样斯文良善的性情，哪里是她的对手？依小的说，一辈子不见她，才是造化！”可惜，尤二姐彼时并未将这些话真正听到心里去。待到后来身陷罗网，求生无门之时，再想起兴儿这几句忠告，却已是为时太晚。

提及平儿时，兴儿倒是赞了几句，说她有时背着凤姐，私下里会体恤下人。毕竟奴仆对主子的亲疏向背，多半系于主子待他们的情分。说到大奶奶李纨，兴儿更是满脸敬重，称她浑名 “大菩萨”，是府里第一善德之人。由此便可见仆役们的评判准绳：凡不对他们苛责管束的，便能落得好名声；若是铁腕立威、严加管教的，便会被视作恶人。这其中却藏着贾府之两难：主子对下人一味宽厚，那些刁滑之徒便趁机兴风作浪，于家族根本不利；可若为了整肃门庭严紧辖制，主事之人又难免担上恶名，落得上下怨怼下场。

接着，兴儿又掰着指头，把贾府的姑娘们挨个评说了一遍。末了，兴儿又还道出了府里上下心照不宣的一桩事：“要说宝二爷的亲事，其实早有定论了，只是还没露明罢了。将来准定是林姑娘没跑的，只因林姑娘身子多病，再者两人都还年幼，才没提上日程。再过个两三年，只要老太太开了口，那是断断没有不准的理儿。”

这番话从一个府中小厮口中道出，真真印证了：不单府里一众主子早已默认宝黛二人的姻缘，便是最底层的仆役们，也都这般笃定。

兴儿正说得眉飞色舞，外头隆儿进来，道：“大老爷有桩机密大事，派二爷往平安州去，三五日内就得起身，来回少说要半个月的功夫，今儿个二爷是回不来了。”

第二十一回

情烈酬情剑寒终刎 命薄陷阱金冷暗吞

话分两头，且说旧年薛蟠以为柳湘莲也是男风之辈，前去骚扰，被柳湘莲痛打一顿，自觉没脸见亲友。恰逢家中老伙计要回苏州置办买卖，薛蟠便揣了些银两，索性跟着一同南下避羞。转年开春，他押着货物返程，行至平安州地界，竟遭一伙强人拦路，货物被一抢而空，连他主仆数人的性命都岌岌可危。正巧柳湘莲打此路过，当即出手打退强盗，不仅夺回了货物，还救了薛蟠等人的性命。经此一事，二人往日的嫌隙尽数冰消，反倒义气相投，结为了异姓兄弟。

这边贾琏晓行夜宿，赶了几日路，正撞见薛蟠、柳湘莲一行人，心中好生纳罕。待薛蟠将前因后果细说一遍，贾琏才恍然大悟。薛蟠还笑道，回去后要给柳湘莲寻处宅院，再替他定门好亲事。贾琏听了这话，顿时大喜过望，忙将自己娶了尤二姐、如今正要替小姨尤三姐寻个好归宿的事说出来，直言尤三姐品貌性情都好，正好堪配柳湘莲。三人合计一番，都觉此事甚妥。柳湘莲还要向南二百里外去看望姑母，便将自己传家之宝，那对鸳鸯剑之中的一把给了贾琏，待其先回家时，交给尤三姐作为信物。贾琏还再三叮嘱薛蟠，先别将自己偷娶尤二姐之事往外声张，免生枝节。三人分路而走不表。

话说贾琏到了平安州，见过节度使，交割完公事，节度使叮嘱十月再来一回。次日便策马往家赶。到家将路上巧遇柳湘莲，已替她订了婚事讲了出来，并将那把剑递给三姐。三姐喜不自胜，每日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

转眼到了八月，柳湘莲探毕姑母归来，约了宝玉见面，交谈之间问起贾琏偷娶尤二姐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茗烟一干人说，我却未见，也不敢多管。”显然此事已是传了出去，被凤姐知道也是迟早之间。宝玉素知他凤姐姐秉性，自然不敢多说什么。随后，柳湘莲又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宝玉拍手道：“大喜！难得这个古今绝色！”柳湘莲听宝玉这样说，反倒心中起了疑：“既如此，求娶者必众，他和我平素未必那么相厚，为何对我关切至此？路上匆匆再三要定，难道女家反倒赶着男家不成？”宝玉道：“既许了定礼，如何又疑惑起来，你原说要个绝色的，如今得到个绝色的便罢了，何必再疑？”柳湘莲又问：“你如何知她是绝色？”宝玉随口道：“他是珍大嫂子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前一阵子在那边守灵一个月，怎会不知？”柳湘莲听了，跺脚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只怕连猫狗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

柳湘莲出来，便一径来找贾琏。贾琏忙迎了出来，柳湘莲便寻了个藉口道：“客中偶然匆忙，谁知家姑母已于四月间定了弟妇，弟无言可回。若从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系金帛之订，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尤三姐在房内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翻悔，便知他在贾府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便摘下剑来，出来说道：“你们不必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柳湘莲，右手回肘将剑只往项上一抹。顿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哪里去了。

尤三姐寻了短见，柳湘莲扶尸体大哭一场，自悔不及，原来尤三姐这等标致，又这等刚烈。柳湘莲出来昏昏默默到了薛蟠为他找的新房，忽见三姐进来，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说罢便走，柳湘莲不舍，欲上前拉住，一阵香风，三姐无影无踪了。睁眼一看，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位瘸腿道士，柳湘莲忽觉得万根烦恼一挥而尽，竟随那道士去了，不知所踪，空余这段扼腕叹息之公案。

这尤三姐之死，柳湘莲出家，贾府内外震惊，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柳湘莲薄情寡义，悔婚之举生生逼死了尤三姐这等刚烈红颜。共情者无不念着三姐泣诉：“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

然则，柳湘莲一众江湖密友却细究起那五年光景里的真实行止，便知这悲剧的经纬，远非“痴情女负心汉”那般简单。 三姐口中“五年痴情”，原非两人曾有过山盟海誓、私订终身，不过是五年前她偶然见了柳湘莲一面，便暗生情愫，立誓非他不嫁，纯属一厢情愿单相思罢了。那柳湘莲彼时不过是串戏途中惊鸿一瞥，何曾认得尤三姐是谁？更不知世上有这般一位女子，将终身寄托在自己身上。

更不堪的是，这五年之间，尤三姐并非守身如玉、洁身自好。她久与贾珍、贾蓉父子厮混一处，行止不端，没了女儿家的清白名节。这些腌臜事，已是成了她身上洗不净的污点。她在屋内听到柳湘莲翻悔，便知他在贾府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这已表明她一早便有此耽心，只是冀望柳湘莲不知而已。

柳湘莲虽性情放荡，素有眠花宿柳之名，可终究是世家之后，身带英雄气节。平日里的风流不羁，不过是江湖浪子的疏放行径，真到了谈婚论嫁、要娶正牌夫人之时，岂能不看重对方的身心清白？他与贾琏那般荤素不忌、只求一时快活的纨绔终究不同，让他娶一位声名狼藉、淫奔无耻女子为妻，断无可能。即便当日被蒙在鼓里，与三姐成了亲，纸终究包不住火，日后一旦知晓她过往行径，休妻之事亦是必然。

尤三姐性情刚烈，以死明志固然令人惋惜，可柳湘莲一众友人，却觉得他无端背上了“冷血薄情”骂名，分明是江湖侠客，在无尽悔恨与世人误解中，以退出尘世为终局，更是冤枉。二人玉石皆焚，究竟是谁负了谁?

却说尤三姐自戕，柳湘莲出家，薛蟠好不容易与柳湘莲这等人物结成兄弟，转眼又没了，因此而痛哭不已。过了二十来日，才理出两大箱子在江南专门给母亲、妹妹带来的东西。给妹妹的又都是当地各色精致小玩意，宝钗见了十分喜欢，除自己留下用的，将东西一份份配合妥当，酌量分派，只有黛玉的比别人多。并使婆子丫鬟送往各处。

黛玉收到，看是来自家乡之物，未免触景生情，暗想：“我乃江南之人，家中再无姓林的来看望，带些东西，让我也送送人。可见人若无骨肉手足，是最寒苦的。”想着泪水便下来了。紫鹃正劝着，宝玉来了，一看便知黛玉为何，却又不便说破，东拉西扯逗黛玉，又拉她来宝钗处来道谢。三人说笑了一回，宝玉与黛玉才回来。

袭人见宝玉回来，便问：“可曾同林姑娘往宝姑娘处道过谢了？”宝玉遂将黛玉如何感物伤怀、自己如何宽慰，又同去宝钗处的情形说了一遍。袭人听了，点头道：“宝姑娘这番心意，想得周全。别的姊妹们都有亲的热的在跟前，独林姑娘离家千里，又没了亲人。况她二人既认了干姊妹，薛姨妈又疼林姑娘认作干女儿，比其它人多给些礼物，也是应当的。”宝玉笑道：“你是个会评理的公道人。”袭人又道：“你既回来，便同晴雯她们好生看屋子，你知琏二奶奶素来待我很好，她生病我要去看看。”晴雯在旁听了，接口道：“是该去瞧瞧。你素日不得闲，今儿难得凑巧。”宝玉也笑：“我才夸你公道，这又是个周到人儿了。”袭人一面整理衣裳，一面道：“你也别夸我，只是在家和她们好生玩儿，别又倒头就睡，小心睡出病来。”又转身叮嘱了晴雯等人几句，这怡红院主仆三人间，好一幅春风和气，情意洽然，不必言说的亲厚小景。

袭人到了凤姐处，正逢凤姐与平儿低声说着什么，一见是她，凤姐忙换上笑脸相迎。三人说笑一番，平儿与袭人又将巧姐夸了一回，袭人才告辞回怡红院。一路上却想着：凤姐方才笑得总有些勉强。回来私下与宝玉提起，宝玉心中暗叫不好，莫非琏二爷私娶尤二

姐的事，叫凤姐姐知晓了？袭人素日只留心屋内之事，不是那等打听闲话的，想必尚未听闻。便拿别的话遮掩过去。

原来方才凤姐确是在与平儿说贾琏这桩事。日前，为凤姐办事的旺儿听见兴儿偷偷对小厮喜儿议论新奶奶尤二姐，其实旺儿早知此事，却不愿从自己这儿生出事端，只呵斥二人胡言。不料被前头一个小丫鬟听见。这小丫鬟不知轻重，为讨凤姐欢喜，竟悄悄告诉了平儿。平儿本也不想多事，但既已被丫鬟说破，只得如实回明。凤姐听了顿时大怒，立唤旺儿、兴儿来问。眼见瞒不住了，兴儿只得将这事一五一十全盘招出。

凤姐听罢，只觉一股无名火从脚底窜上头顶，胸口突突乱跳，指尖攥得发白。平儿在旁见她脸色铁青，忙递上一杯凉茶，却被她扬手挥开。这怒火中，既有被欺瞒的羞愤，更有对贾琏荒唐行径的鄙夷，她素知贾琏好色无度，却未料他竟荒唐到这般地步！那尤二姐本是宁国府的边缘人，与贾珍、贾蓉父子厮混的秽闻，府中稍有体面的主子仆妇谁不暗知？贾琏偏被那点美色迷了心窍，竟不顾她过往行止不端，甘愿在国孝家孝期间，背旨瞒亲、违逆朝廷礼法，简直是荒唐至极！

凤姐转念一想，又觉这荒唐背后，藏着贾府上下难明的心思。府里主子们对贾琏偷娶尤二姐或许颇有微词，但若论 “纳妾” 本身，多半是默许甚至暗许的。何也？只因她王熙凤嫁入贾府多年，虽掌管家权、风光无限，却始终未能生下儿子，先前好不容易怀下一胎男孩身孕，偏又小月了，自那后身子便亏空下来，再难坐胎。贾琏身边虽有平儿，可她素来被自己看得紧，一年到头也难得与贾琏亲近一两回，实则与无妾无异。贾府这般世家大族，“子孙绵延、后继有人” 历来是头等大事，老太太、老爷、太太心中岂能不急？是以贾琏纳妾，在他们看来，本是延续香火的正经事，凤姐不知，那直性子的薛蟠知贾琏偷娶后，竟脱口而出 “早该如此，都是舍表妹之过”。在他眼中，贾琏无子，本就是凤姐“善妒不容人”，如今贾琏自寻出路，反倒合了情理。

凤姐心下估量，在贾琏心中，怕是早已算准了这层利害。他料定只消尤二姐能生下儿子，老太太念及嫡曾孙，老爷太太顾着香火，必然会接纳这位 “二奶奶”；到那时，木已成舟，自己再吵闹，也不过是 “妒妇” 作态，又如何动摇尤二姐地位。

思前想后，凤姐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须得如此如此方妥。主意已定，也不告诉平儿，反外面作出嬉笑自若，无事的光景，并不露出恼恨妒忌之态。于是叫来旺等来吩咐，收拾厢房，裱糊铺设等语，平儿与众人皆不知何缘故。

上次贾琏去平安州，节度使嘱咐十月再来一次，凤姐待贾琏一走，便换上一身素净衣裳，只带着平儿与几个心腹媳妇，悄然而至尤二姐住处。见了尤二姐，未语先垂泪，执手诉起衷肠：“我如今知道妹妹在此，真是欢喜不尽。妹妹这般人品，竟在外头受委屈，全是我的不是。妹妹不知，我早劝二爷正经纳一房好生养的子嗣，偏他怕我多心，竟行此瞒天过海之事，倒教我落了个‘妒’名。” 说着又拭泪道，“如今我亲自来接妹妹回家，咱们姐妹一处同住，同心协力侍奉二爷。我身子不好，又没能为二爷生下儿子，妹妹若将来生下一男半女，于我、于贾家都是莫大的恩德。”一番话说得恳切至极，尤二姐本是个心实耳软之人，见凤姐如此“贤德大度”，先前那些疑虑恐惧顿时消散大半，心中反倒生出感激来。不多时，便收拾了箱笼细软，随凤姐的车辆进了贾府。

那边贾琏到了平安州，偏值节度使巡边在外，一个月方回，只得住下等候，及至回来将事办好，回程已是两个月了。

凤姐先叫人将尤二姐细软安置在收拾的厢房内，再将二姐带进园子里一处僻静住所，并带她来见李纨，大观园中众人也知道了来见，众人都觉得她标致和悦，无不称赞。凤姐

对李纨称那边正在收拾，又系贾琏服丧期所做之事，等过几天回明老太太那边，就搬出去。园中姐妹也都纳罕凤姐忽然贤惠起来。

凤姐明里将丫鬟善姐派去服侍尤二姐，暗里却授意其百般刁难刻薄。尤二姐怕落人口实，说她不贤良、难伺候，只得忍气吞声，不敢抱怨一字。

这边厢尤二姐受尽委屈，那边厢凤姐已命旺儿暗中查清了张华的底细。原来此人滥赌成性，早被其父逐出家门，当年尤家收银退婚之事，他全然不知。凤姐便暗中递去二十两银子，唆使张华往衙门里告下一状，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顺带把贾蓉也牵连在内。凤姐又动用了娘家势力，让堂弟王信拿了三百两银子去都察院打点，只求虚张声势，传贾蓉过堂对词即可。

一听说都察院真来了人传话，凤姐自觉握住了把柄，立即赶赴宁国府兴师问罪。贾珍见势不妙，早早躲了出去。凤姐便当着满府人的面，又是哭又是闹，将贾蓉、尤氏骂得狗血淋头，说他们父子干出这等丑事，连累自己丈夫被告上公堂。宁府上下姬妾丫鬟媳妇吓得跪了一地，贾蓉也慌忙磕头告饶。他看出凤姐不过是想借张华之名，名正言顺地将尤二姐撵出府去，便顺势献计：“‘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不如由我去劝二姨，让她仍跟张华去过罢。”凤姐心下却觉贾蓉出面不妥，此事须得借老太太之口才显得名正言顺。于是她忽又转出一副贤良模样，哽咽道：“我怎舍得让你二姨出去？”见尤氏担心贾母知晓后怪罪，凤姐便顺势包揽下来，又拉上尤氏，同去园中与尤二姐串好一套说辞。三人遂一同来到贾母跟前。

当时贾母正与姐妹们说笑，凤姐上前笑道：“我早想替二爷寻个妥帖人放在房里，如今见尤大妹妹的妹子果然极好，又是亲上做亲，不如就娶进来作二房，等过了百日再圆房。”贾母闻言，细细打量了尤二姐一番，见她模样齐整、举止温柔，便点头应允。自此，尤二姐便从园中挪出，住进了凤姐院内的东厢房。

这边刚在贾母跟前演完一出“贤良戏”，那边凤姐已暗中使人递话给张华，让他再告，咬定非要原妻不可，又另予银钱安顿其生计。都察院随即批下判词：“所定之亲，待其有力时仍准娶回。”并传其父到堂批准。张家自觉人财两得，便兴头头地上贾府来领人。

凤姐闻讯，故作惊慌，带着尤二姐急急去见贾母，哭诉道：“都因尤大嫂子办事不周全，如今竟被张家告上官府了！”贾母忙叫来尤氏质问。尤氏只得辩解：“他家连银子都收下了，岂有未退婚之理？”凤姐却在旁幽幽道：“张华在堂上供的，可是一文未见呢。”又转身向贾母叹道：“眼下无凭无对，只能任他说去。幸而琏二爷外出未归，未曾圆房，尚可转圜。只是人家已经要人来了，怎好送回去，岂不伤脸。”贾母沉吟道：“既未圆房，便不算抢占人妻。留着一个有婚约在身的女子，反倒污了家门清誉。不如就让人领了回去。好女儿哪里寻不得？”凤姐一听，心中暗喜，她这一计，既赚了贤名，又报复了贾珍父子与尤氏，更能顺理成章地将尤二姐逐出府去，可谓一箭三雕。不料尤二姐听闻要将她交还张华，顿时急了，连忙向贾母陈情：“我母亲当年确在某月某日给过他十两银子退婚的。他如今穷极翻供，我姐姐当初并未办错。”贾母见尤二姐温和老实，便信了她的话，摇头道：“这般刁民，果真难缠。既如此，让凤丫头去妥善处置罢。”凤姐一时无法，只得应着。

贾蓉早知凤姐心意，本打算私下与尤二姐说开，说官府来查，劝她悄无声息地自行离去。如今见凤姐竟将事情闹到公堂判决，还要借老太太之口遣其出府，反觉不妥——府里上下谁不知贾琏早已偷娶二姐，所谓“未曾圆房”不过是掩耳盗铃；若真这般打发出去，贾府颜面何存？贾蓉遂与父亲贾珍商议，暗中遣人寻到张华，软硬兼施道：“你如今银子

也得了，何苦非咬着尤二姐不放？真惹恼了府里的爷们，只怕你性命难保。”张华与其父本就畏势贪财，又见贾家另封了一笔厚赏，便连夜收拾行李，匆匆返回原籍去了。

事已至此，凤姐转念又想，若真让张华带走二姐，贾琏回来再花钱在外占住，还不如留着，且再做道理。只是张华下落不明，万一若将此事泄露出去，日后翻起案来，却是害了自己。便悄命旺儿去寻，务必将张华治死。旺儿回家细想：不料凤姐竟歹毒至此，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张华已是走了，何必如此大作。他便在外躲了几日，回来骗凤姐说张华带着银子，被劫路的闷棍打死了。

话说贾琏平安州办好事回来，才发觉外宅已是人去楼空。再去见贾赦，因他办事得力，赏了一百两银子，又将房里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者，赐他为妾。回屋来见凤姐，见她与尤二姐一同出迎，嘘寒问暖，反不似往日，贾琏心中也暗自纳罕。

尤二姐得凤姐表面温存，李纨、迎春、惜春等以为凤姐是好意，但宝钗、黛玉一干人暗为二姐耽心，常来探望，二姐又不敢抱怨。贾琏来家时，见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秋桐仗着是贾赦所赐，又受凤姐暗中挑唆，不时在院内指桑骂槐，就连贾母因听了秋桐的谗言，对她冷淡疏离。而贾琏有了秋桐，对尤二姐也淡了。二姐终日郁郁，在房里独自流泪，茶饭少进。她本就体弱，又兼怀着身孕，便病倒了。贾琏请了医生来看，谁知来的是当年给晴雯看病，被宝玉发觉乱用虎狼药的胡庸医，开了一剂药，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这日，二姐独自坐在窗前，想起从前在宁府的懵懂，在小花枝巷的短暂温存，悔恨不听当初兴儿之劝，进了这贾府。如今病已成势，胎已打下，眼见人生皆是虚妄。终是一横心，吞金自尽。

第二十二回

学差归府欣逢盛诞 寿宴藏机暗起风波

尤二姐踏入贾府那日起，平儿大抵是这深宅之中，真心对她怀有怜惜之人。她见送给二姐的茶饭皆是不堪之物，便悄悄拿自己的体己钱，单做了洁净饭食送去；有时借口带二姐去园里散心，便在园内小厨房熬了汤水与她吃。凤姐听人说了，冷笑骂平儿道："人家养猫捉耗子，偏我的猫倒会喂鸡。"尤二姐吞金前，平儿还偷空溜进她房中，低声劝道："你好生养着，别理会秋桐那起混账。"尤二姐拉住她的手泣道："我来了这里，全仗姐姐照应。只怕这回是逃不出命去了，只好来生再报。"

待诸事稍定，平儿独自从那凄清厢房离开，一步步走回自己房中。掩上门，屋里寂静得骇人，方才外头那些吵闹、眼泪、算计，仿佛一瞬间被关在了门外，只剩心头空荡荡地发冷。她知道自己终究离不开凤姐，离不开这深宅大院的庇护。往后该做的事一样要做，该守的本分一样得守。可心底对奶奶那份掏心掏肺的忠诚，却已无声地掺进了冰冷的沙砾。从今往后，再看见凤姐的笑容，她恐怕会先想起尤二姐临终时的泪痕；再听凤姐的吩咐，也不免要在心里暗自掂量几分。原来所谓主仆多年、相依相伴的情分，开始渐行渐远。

凤姐看似妙计连连，大获全胜，实则处处皆输：手上沾了人命，心中积下阴郁，身子也一日不如一日；平儿与她隔了心，贾琏视她如仇雠；宁府贾珍父子自此与她结下怨隙；就连素日得力的旺儿，也暗觉她手段过于歹毒，生了畏离心。这一场算计到头来，竟不知胜在何处，赢在哪里。

及至仲春时节，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三姐，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不觉情色若痴，语言常乱。袭人等慌百般逗他顽笑，又时时请黛玉过来闲话排解。一日，黛玉见桃花新发，触动心肠，遂成《桃花行》一篇。宝钗、湘云等人读罢，皆感慨不已。湘云便道："咱们诗社搁了许久，趁此春光，岂可虚度？"众人齐声说好，遂改"海棠社"为"桃花社"。暮春之际，湘云提议放风筝祛晦气。只见各人执起美人、沙雁、凤凰等样风筝，飘飘摇摇放入云端。黛玉将线剪断，笑道："这一去，把病根儿可都带了去。"宝玉也仰面看着那渐渐渺去的风筝，默默出神，心中闷气似也随风散了几分。

自贾芸辞了大观园的差事，在外头与倪二一干人合伙，将那片经营园林花木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虽说是春风得意，前程有望，可他心底却总惦着一桩未了的心事——那便是还在府里的红儿。

这日，他特意备了一份既雅致又不易引人多心的礼物：一盆品相极佳的素心兰。兰叶葳蕤，花茎亭亭，正合"清雅"二字。他托人递了话，在宝玉的外书房里求见。

宝玉见他来了，很是高兴。贾芸先请了安，将那盆素心兰献上，笑道："知道宝叔雅好这些，近日偶得一盆，特送来给宝叔赏玩。"继而，才将外边生意如何开局、如何顺利的情形，拣那要紧又光鲜的说了几句。宝玉听了，自然替他欢喜。话头渐渐暖了，贾芸的神色却敛了敛，透出几分郑重与恳切来。

他离了座，向宝玉深深作了个揖，声音也低了下去："今日来，实在还有一件积年在心里的私事，要求宝叔成全。"宝玉忙让他坐下细说。贾芸便道："不敢瞒宝叔，便是那年宝叔和琏二奶奶身子不安，在园中将养时，小的奉命在园中照应，因而……因而识得了那时在怡红院的丫鬟红儿。这些年来，彼此心里存着一段诚心，只是她如今在二奶奶屋里，跟着平儿姑娘做事，规矩严，难有出路。"他抬眼看了看宝玉，见其听得专注，便继续道："小的如今在外头，总算勉强立住了脚，便斗胆想求宝叔一个恩典：若得便时，能否在二奶奶跟前，替红儿美言一二？不求别的，只求主子开恩，准她放出来。小的……小

的必不忘二爷的大德。”说罢，又要起身行礼。宝玉素来是个心肠热、又爱管这些“成人之美”闲事的，况且他自己一向主张：丫头大了，不管家生丫头与否，一概都放出去。未等贾芸礼成，便已伸手扶住，满口应承下来：“我当是什么难事！这原是好事一桩。凤姐姐那边，我得了空便去说。你且放心。”贾芸听了这话，心中一块巨石落地，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连连称谢不止。又说了些稳妥安排的打算，方才告辞。

话说贾政办完学差回京，赐假一月，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今得晏然复聚于庭室，自觉喜幸不尽。探春择日单独来见，面上虽有风尘之色，精神却还矍铄，心中甚慰。她先将府中近况并阖家安好等语回了，又提及甄家前日遣人贺寿送礼之事，方引出那要紧的一节：“甄家除明面上的寿礼外，另有一个上了锁的黄花梨小箱，说是甄家老爷特意嘱咐，定要面交父亲亲启的。女儿不敢擅专，已妥为收存，如今父亲回来，正好交付。”说罢，便命侍书将那箱子并一枚精巧的雕花铜钥捧上。

贾政接过，见那箱子虽小，木质沉实，雕工古雅，锁钥俱全，心下便是一动。他素知甄家与自家乃是通家之好，非比寻常，这般郑重其事，内中所托，恐非等闲。他面上不露，只颔首道：“难为你妥当。 甄世兄既有此托，必是要紧事务。”又问了几句甄家来人的情状言语，探春一一细答了，见父亲沉思，便知机告退，留下贾政一人在书房之中。

待晚间书房内人尽散去，贾政方移步至案前，将那木箱轻轻安放，就着案头摇曳的灯烛，取铜钥开了锁，只听 “咔哒” 一声轻响，锁簧弹开。掀开箱盖，内里并无片纸书信，唯有一摞文书叠得齐整。他伸手取来一翻，内中竟都是贾家在金陵的地契房契，更有若干署着甄家名头，实则是祖上托甄家代管的铺面、宅院契约。贾政捏着那摞文契，半晌默然。他宦海浮沉数十载，其中深意，岂会不解？这分明是甄家将贾家移居京城后，托其代管的家产，悉数交还。甄家势派本与贾家相仿，皆是仰赖祖上功勋、倚仗昔日宫中旧情立身，今太上皇宾天，今上与忠顺亲王一系，早已对这些前朝旧勋虎视眈眈。甄家此举，怕是存了万一自身获罪，这些贾家产业不至被连带抄没的心思。

他缓缓坐倒在椅中，目光凝着案头跳跃的烛火，心底暗忖：“甄家之势，尚在贾府之上，今竟惶惶至此，那覆巢的风浪，离我贾家，又能有几步之遥？” 再思及府中近年挥霍无度，子弟一个个不肖，家道早已内囊渐空，一股寒意陡然自后背升起。次日，贾政将木箱交代给书房银钱账目的管事秦荣，嘱咐好生保管。这秦荣便是迎春的贴身丫鬟司棋之父。

贾政回来没多久，因女儿探春才貌双全，声名远扬。便有专为世家大族联姻的官媒拿了庚帖来求亲，王夫人素爱探春如亲生，哪里舍得，便推说太太老爷才来家，每日欢天喜地的正说骨肉完聚，忽然就提起这事，恐老爷又伤心，所以一概拒之门外。

八月初三乃贾母八旬之庆。自七月二十八日始，宁荣二府便大开筵宴，为贾母庆贺。一连七日，锦绣盈眸，笙歌聒耳。凡王公诰命、世交族亲，皆依品序而来。贾赦、贾政领着子侄在外迎送，邢王二夫人并尤氏、凤姐等在内周旋。南安太妃、北静王妃至席间，特要见府中姊妹，贾母便命唤出黛玉、宝钗、宝琴、湘云、探春五人相见，各赏表礼。连日间，东府戏台喧阗，西府厅堂笑语。

却说宾客少不得那位已与湘云订婚的卫若兰，他携一位气宇轩昂的青年同来道贺。那人身着御前侍卫服色，眉目间却带着几分不同中原的轮廓。经引见，方知是青海和硕亲王世子、当今御前侍卫赫卑曹丹津。贾政、贾赦不敢怠慢，忙以贵宾之礼相迎。卫若兰他腰间佩着一枚文采辉煌的金麒麟。宝玉一眼认出，正是自己当年在清虚观所得、后赠予湘云的那只。心中了然：这必是云妹妹订婚后，以此为信物赠予了未婚夫婿。眼见麒麟成对，良缘已定，宝玉一面为湘云欢喜，一面又生出无限光阴易逝、姻缘前定的感慨。

席间，曹丹津言谈从容，进退有仪。然其目光流转间，恰瞥见正与李纨、凤姐一道料理事务的探春。但见她一袭藕荷色衣衫，于锦绣丛中宛若净荷出水，虽往来吩咐、应对琐务，眉目间却是一片澄明静气，通身那股从容安详的风度，竟将满堂的喧嚷衬得浮了几分。曹丹津执杯的手微微一顿。他自幼长于京华，见惯了公侯千金的矜贵，亦知塞外女儿的飒爽，却从未见过这般人物：分明生在绮罗丛中，眉宇间却无半分困顿萎靡之气，行动处自有一段朗然生机。心下不觉空了一霎，恍然惊悟：自己这些年来，虽顶着世子名分，实则如飘萍般，悬在京华与青海之间，无所归依。而眼前这女子，明明陷在深宅重帷之内，精神气象竟似霁月光风，这一瞥之间，那素日持重端方的亲王世子胸中，已无声地漾开了一圈涟漪。这悸动的缘由，却须从他那段不同于寻常身世际遇说起。

天朝神威浩荡，四夷虽云宾服，然边陲藩属之地，亦未尝无暗流湍涌。或生离心，自相攻伐，甚而勾连外寇、滋生衅端者，史不绝书。昔年，家父青海和硕亲王洛桑拉辛，曾携我入京朝觐。圣上特于玉泉山陈兵演武，以彰天威。但见旌旗猎猎，甲胄曜日，父王观此军容，心折神驰，自此拱卫西陲、效忠朝廷之志，坚如金石。辞行之日，圣上厚加赏赉，温语勉励。父王感念殊恩，遂将年少之我留质京师，以表永无贰心。

自此长居京华，研读经史，渐习礼仪。年稍长，入选御前侍卫，于宫禁之中行走当差。圣上见我在御前应对尚称稳重，心怀远略，兼之弓马娴熟，常露嘉许之色。平日公务之暇，亦多与京中武将世家的子弟们走马击鞠、较射论剑，寄情于弓矢骑射之间。外人观之，或觉我与诸世家子弟无异，然此身终是质子。世间父母，谁愿将掌上明珠，许配给一个前程悬于朝廷一念、身若浮萍的质子？自贾府辞出，与卫若兰并肩而行，一路竟是无话。若兰怪而相询，我只推说酒意上涌。然则清风明月之下，那抹藕荷色的身影，却总在不经意间，悄然浮上心头。

不提那曹丹津，却说老太太寿辰当晚尤氏进园，见角门未关，遣小丫头传唤当值媳妇，却被两个上夜的婆子怠慢顶撞。尤氏到怡红院说起此事，袭人等都知这是园中积习，略劝慰几句，尤氏本也不欲深究。谁料周瑞家的闻讯，忙赶来向尤氏献殷勤，转头又报与凤姐。凤姐自先前因贾琏偷娶之事已与尤氏和解，此番便给足面子，吩咐道：“且记下名字，等过了老太太的好日子，捆了送到宁府凭大奶奶发落。什么大事。”言罢便歇下了。周瑞家的素与这几个婆子不睦，自作主张，立时命人将两个婆子捆了，又遣小厮连夜通报林之孝家的，请她来见二奶奶。

林之孝家的忙从外头赶进府，凤姐却已安寝。她只得去见李纨，尤氏得知反觉过意不去，连说：“小事罢了，既已解开便好。”林之孝家的出来遇见赵姨娘，听她添枝加叶说了一回，心下暗想：园里婆子媳妇们懒散已是常情，谁有精神日日计较？口中只淡淡道：“原为这么件芝麻大的事。”赵姨娘趁机撩拨道：“巴巴地传你进来，偏又不见，岂不是戏耍人？快回去歇着是正经。”原来那被捆婆子中，有一人正是邢夫人陪房费婆子的亲家。婆子之女哭求到林之孝家的跟前，她想起凤姐与邢夫人素有嫌隙，索性顺水推舟，暗指她们往邢夫人处告去。那费婆子早年曾有些体面，自贾赦讨鸳鸯一事触怒贾母，连邢夫人也失了欢心，她亦渐次没脸。如今见亲家被捆，便在邢夫人跟前哭诉一番。

邢夫人身边本有一干小人，见主母势弱，平素便常对凤姐、王夫人造言生事。邢夫人心中早积下一把暗火，听了费婆子之言，也不细察。次日，正值贾母寿辰，族中众人齐聚看戏。席散时，邢夫人当着众人向凤姐道：“昨儿晚上二奶奶生气，捆了两个婆子。如今老太太的好日子，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咱们家倒折磨起老人家来了？不看我的脸，权且看老太太，放了她们罢。”说罢上车径去。凤姐当着众人，羞得脸紫涨起来，又是气又是恼，回房后不觉灰心落泪。

鸳鸯与凤姐素来交好，此事一出，她便暗自留心，将其中曲折打听得一清二楚。在她看来，这原本不过是尤氏见园门失守、依理问责，凤姐循例处置的一桩寻常小事，竟会酿

成今日这般当众失礼、婆媳反目、两房相争的乱局。细想其中每个人，竟都难辞其咎：两个婆子分果吃酒，致角门无人看管，是顽忽职守；周瑞家的挟私妄为，擅改主命，是漠视成规；赵姨娘从旁挑唆，是心术不正；林之孝家的顺势将火引向邢夫人，是推波助澜；费婆子并邢夫人身边一众小人搬弄是非，是败坏家法；邢夫人当众发难，更是昏聩泄愤。这一干人你来我往，竟无一人谨守本分，长此以往，这堂堂公府，还成何体统？念及此处，鸳鸯心中忧愤不已。然纵然自己看得明白，却只是个丫鬟，又能如何？罢了，这件事也只能在伺候时，悄悄回给老太太知晓了。

待晚间人散时，鸳鸯便将此事细细回明了贾母。贾母心下如明镜一般，听罢叹道："这大太太没好气，平日不好发作，所以今儿藉着我过生日，当着众人给凤姐没脸罢了……"贾母原要继续往下说，可宝琴进来了，便止住不提。然老太太终究记挂着日间风波，又思及园中人情渐薄，势利眼盛，遂命婆子传话下去，吩咐各处须得用心照应那两位留宿的穷亲戚家小姐，并道："我知道咱们家那些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未必肯将她两个放在眼里。"老太太虽知风气已不如前，鸳鸯却更清楚底下已懈怠到何等地步，因道："还是我亲自去传一趟罢。那些媳妇婆子们，未必把这话当真。"

鸳鸯至李纨处，人说都在三姑娘那里，便转往晓翠堂来。果然见园中姊妹们聚在一处说笑，见她来了，纷纷含笑招呼，那问候听来随意，内里却透着素日里相互的亲近。鸳鸯将老太太的话述了一遍，李纨听罢，忙遣人传与下边知道。尤氏在旁叹道："到底老太太想得周全，纵是我们十个八个，也抵不。"李纨亦接话道："凤丫头纵有些鬼聪明儿，到底还差些火候，我们更是不中用了。"

鸳鸯听她提起凤姐，不觉勾起日间邢夫人那桩公案，心中替凤姐一阵酸楚，便道："快别说凤丫头虎丫头了，她也可怜见儿的。这几年虽在老太太、太太跟前不曾有错，背地里却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总而言之，为人太难：若没一点机变，公婆嫌你太老实，一家子也不怕你；若有了些机变，周旋得了这边，便又开罪了那边，终究难周全。"

众人皆知，鸳鸯说的是邢夫人羞辱凤姐这桩公案。李纨听至"若没一点机变，公婆嫌你太老实"一句，面上依旧平和，却不禁暗自神伤：我这般老实，只求安分守己把兰儿带大，从不敢沾些是非，未必真得老太太、太太欢心。可凤丫头那般机变，落得得今日下场，那份对凤姐的同情里，掺进了更深的自保之意。迎春本就懦弱，听得鸳鸯涉及自己父母，更是如坐针毡。只垂头绞着手中帕子，恨不能将自己缩得没了踪影才好。惜春则听得只觉厌烦，只道这些纠缠污浊不堪，横竖只求个清净，将来能觅个去处，远离这些是非。

鸳鸯意犹未平，接着说道："如今府中那些奴才出身的奶奶们，稍有不如意，不是背地里咬舌根，就是煽风点火、挑拨是非。我怕老太太生气，什么也不敢告诉她。譬如老太太偏爱宝玉，有人心里不自在也就罢了。"鸳鸯说着目光转向探春："如今老太太偏疼你，也有些人道出许多闲话。你们说，这岂不可笑？"探春叹道："糊涂人太多，哪能与他们计较。我说真不如小门小户的人家好，虽说贫穷些，倒是是欢天喜地。外人瞧着咱们，以为是千金万金的小姐，不知有多快活，哪里晓得，这里头竟有说不出的烦难。"

宝玉素来最厌听这些家庭庶务，只觉得浊气逼人。鸳鸯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心思早已飘到方才姊妹们的笑声，或是窗外那枝新开的杏花上去了。他只模糊觉得凤姐姐受了委屈，该去安慰，但具体为何委屈、其中多少关节，他全然不愿深思。这会儿听到探春之言，才连忙道："谁会像三妹妹这样好多心。我常常劝你，别听那些闲话，别管那些俗事，只管自己安享富贵就行了。我这类不行，没这清福，只能和俗人胡闹了。"

尤氏虽非荣府这边的人，却也素知宝玉天性纯然，说话行事每每出人意表。她听着宝玉那番痴话，便直言不讳地接口道："谁能像你似的，真个'一心无挂碍'，终日只知道

同姊妹们玩笑，饿了便吃，困了便睡。再过几年，只怕还是这般模样，一点儿后路也不思虑。”这话若叫外人听去，或许要当作严词训斥，怪他不求上进、不顾家业。但在宝玉耳中，却恰是知己之言，他随即笑道：“我但能和姊妹们过一日，便是一日的福气。一朝死了，也就完了，管什么后事不后事呢！”李纨等人听了都笑起来：“这又是胡说了。便算你是个没出息的，一辈子终老在这园子里，难道姊妹们也都不出阁、不离家的？”尤氏更指着他笑道：“怪道人都说你是空生了一副好皮囊，内里原来是个糊涂透顶的呆子！”

宝玉听了，非但不恼，反而笑得更真切了：“人世无常，谁知道谁先谁后呢。倘或我今儿明儿、今年明年就死了，倒也遂了我的心，算是一辈子随心所欲了。”观此一端，便知贾府早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主母为一己私愤，竟当众折辱当家媳妇，体统尽失；下人权妇恃宠挑唆，搬弄是非，搅得家宅难宁；而作为家族希望之嫡孙，终日沉湎闺阁闲情，于家业生计毫不上心，反将“活一日乐一日，死了便完”当作口头禅。规矩既废，人心自散。宝玉这般心性，看似天真纯良，实则于百年大族而言，乃足以蚀根蛀本的隐疾。

宝玉犹自口口声声念着 “安享富贵”，浑不知世事艰难。就如黛玉，也早便看透 “出得多、进得少，若不趁早俭省，只怕后手不接” 的窘境，他却半点未曾放在心上。他哪里知晓，贾府早已不是往日气象，不单是规矩废弛，人心离散，更兼府库虚空，寅吃卯粮，早已是捉襟见肘的光景。

第二十三回

巧妇空庖愁对枯仓 弱女遗簪怒叱刁仆

这日鸳鸯来看望凤姐，不巧凤姐吃了口饭，刚刚午睡了，平儿告诉她凤姐身子自上次受了邢夫人气后，愈发不好。正说着贾琏回来了，寒暄几句，便道：“兄弟有一事相求。老太太过生日，将所有账上几千两银子都使了，几处房租地税要九月才得，明儿又要送南安府的礼，还有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还要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两三千两要用。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到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来一箱子来，应付过去。半年功夫，银子来了，就赎了还上。”鸳鸯道：“亏你想得出来！”贾琏忙道：“只因你是个明白人，又有胆识。若求别人，早吓破了胆。”话音未落，贾母处小丫头已急急来寻鸳鸯。鸳鸯也顾不得答话，匆匆去了。贾琏便进屋来找凤姐，旺儿家的也在。

从凤姐口中又说出许多家常难处，比账本上的数字更触目惊心。原来不只公中府库日渐空虚，连王夫人自己的私房银子也已见底。这一回贾母寿辰，早在两个月前，王夫人便开始为寿礼发愁，最后还是凤姐提醒，将后楼上那四五箱无关紧要的铜锡家伙拿去典当，换得三百两银子，才算应付过去。堂堂荣府当家主母，竟需挪用公中器物来成全私礼，这已不是一个管家人手头拮据那般简单。凤姐自己的陪嫁，那座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不出半月也全填进了府里“大大小小的事”中去。

此时她往日悄悄拿月钱放贷生利之事，已然传开。她当着贾琏的面，吩咐旺儿媳妇年底前将放出的银子全部收回，声称所得利钱皆贴补了家用亏空。话音未落，宫里的夏太监又派小太监来“借”银子。贾琏闻讯躲开，凤姐便将自己的两只金项圈押了四百两，拿出一半打发来人。贾琏出来叹道：“昨儿周太监来，一开口就是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这轻飘飘一句话里，既有是银两的窘迫，更是家族在权势网中的无奈。

府内与之相熟者，察其行迹，皆知贪婪固非虚言。然深究其心性，却是一股近乎执拗的好胜逞强，唯她王熙凤，有手段撑起这世家门面，维持得了那份体面光鲜。故而，情势所迫时，她竟肯填进自己嫁妆私产，以补公中亏空；她放债取息、行权枉法所得不义之财，也会拿来填补家用、打点门面，其所耗费，岂止银钱？更是心神气血。到机关算尽时，便至灯枯油尽之日。

是夜，凤姐更衣后，悄问平儿：“依你瞧，日间琏二爷求鸳鸯的那事，能成不能？”平儿沉吟片刻，方徐徐道：“依鸳鸯为人，不在于她不敢，而在她不肯背主行事。老太太将她置于心腹，这般信任岂是平白得来？。只是……事情未必不成。”

凤姐闻言挑眉，平儿续道：“鸳鸯姐姐定会将琏二爷之求、府中周转的难处，原原本本回明老太太。老太太何等睿智通透，府中银钱匮乏，她岂有不知之理？前番寿宴虽耗银无数，老太太原也不是爱铺张的人，不过是为了荣府的门面，不得不循俗例撑场面罢了。她心里明镜似的，知晓这难处是实情，断不会坐视不理。多半会故作不知，暗地里默许鸳鸯将金银器物或是银两悄悄送来应急。”果然不出平儿所料，不过两三日后，鸳鸯便带人抬了一大箱过来。开箱验看时，内中竟整齐码着足足一千两纹银，正是府中急需的周转之资。

说回那晚，鸳鸯从晓翠堂传罢贾母的话，并与园中一众人说话，直至起更时分方散，她未提灯笼，独自沿着小径出园往贾母上房去。行至角门附近，偏想小解，便悄悄转到太湖石后，却不料正撞见司棋与她姑表兄弟潘又安正要欢好。原来是趁着老太太寿辰，各处门上值守疏松，潘又安悄悄溜入园，约了司棋在此私会。二人见鸳鸯突然现身，魂飞魄散，双双跪倒在地，不住磕头求饶。鸳鸯与司棋自幼一处长大，心里虽惊涛骇浪，到底不忍，低声叹道：“你放心，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她急急出了角门，脸上犹红，心头突突乱跳。一面走，一面却想起日前邢夫人当众羞辱凤姐那桩事，不正因两个婆子分

果吃酒，擅离职守、角门洞开而起？若此刻将这小厮之事揭破，凤姐依法严办，倒可真真给大太太一个难堪。

可转念又想，这哪里是寻常错失？奸盗相连，一旦闹开，便是人命关天，更要牵连其它人。鸳鸯不知，他俩早被宝钗、莺儿在园中见过，宝钗未曾说破，怕的便是事情闹大，连累其它。夜色中，鸳鸯摇了摇头，暗叹道："难……还是不说罢。"经此一遭，她方知这锦绣园林之中，竟也藏着这般不堪的暗流。日后自己也当时时留心，断不可独行夜路了。一路思忖着，已回到贾母房中。见老太太尚未睡，便复了命，侍候她歇下。

这日林之孝听得一信，贾雨村被贬职了。连忙来告诉贾琏，上次因石呆子扇子那事，贾琏在大老爷面前说了贾雨村几句不是，被贾赦打了一顿，贾琏听说后道："他那官也未必当得长，将来有事会连累咱们，宁可疏远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尝不是，只是一时难以疏远。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老爷又喜欢他，时常往来，谁不知道。"贾琏道：横竖不和他谋事，便不相干，你再去打听真了，为何被贬。"

林之孝领了贾琏的话，不敢耽搁，当下便吩咐手下分头去查。他深知若贾雨村真是因贪赃枉法、结党营私被贬，那贾府与他往来甚密，难免落人口实，故此查问起来格外仔细。先是打发常跑衙门的周瑞，回来只说是 "远房亲戚在兵部当差，听闻上司调动，惦记着问问缘故"。那老衙役倒也热心，辗转打听了半日，只说 "是部里的事，好像是议事出了岔子，具体的却不清楚，只知是降了一级，没革职"。林之孝觉得这话含糊，不放心，又亲自出马，托了兵部一个相熟的笔帖式，原是早年贾府帮过他家人的忙，他悄悄透了底："前番西北边防报急，部里议奏防御之策，条陈的几条法子过于急切，未察地方实际情形，被人参了一本，说他'轻议边务，罔顾利弊'。皇上没深究，只降了一级调用，回任兵部侍郎。"

林之孝一颗心先放下大半，连忙赶回荣府，先回禀贾琏。贾琏正坐在书房里出神，想着石呆子那桩旧案，生怕贾雨村被贬是牵出了当年强夺扇子的事，见林之孝回来，忙起身问道："查得怎样了？是何缘故被贬？"林之孝躬身将事由告诉贾琏。贾琏闻言，眉头顿时舒展，便吩咐林之孝将结果告知贾政、贾赦、贾珍，请他们放心。贾政听闻叮嘱道："往后与他往来，礼数周全便是，不可过于亲近，也不必刻意疏远，免得落人话柄。" 自此，贾府众人皆知贾雨村只是因边务失宜降为侍郎，并非重罪，贾赦、贾珍与他的交往依旧如前，全然未察这 "一时失算" 的贬谪背后，已是埋下 的隐患，更未料到这位 "才干出众" 的贾大人，日后将贾府拖入泥淖深渊。

且说忠顺王一系，素来将江南几大世族视作异己，自太上皇宾天，便欲寻些由头试探圣意，掂掂新帝心思。偏那贾雨村，本是王子腾与贾府昔日合力举荐的官员，素日本有官场劣迹，后又擢升兵部尚书，位高权重，恰成了试探的靶子。忠顺王遂密令心腹御史，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参了贾雨村一本。皇上览罢奏本，既未点破其罪名牵强，亦未将贾雨村问罪，只轻飘飘将他降了一级。忠顺王见此情形，心知圣意隐晦，便按下急切之心，暂且观望，并继续查探贾雨村，待瞧准风向再作图谋。

近来大观园女仆们趁着值夜开赌局。贾母听说后动了怒，命查了头家赌家来，林之孝家的忙传齐人一一盘查。查出三个大头家，一个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是园内厨子柳家媳妇之妹，一个是迎春乳母。贾母命将为首的每人打四十大板，撵出府去，不许再用。又将林之孝的申斥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自觉没脸。彼时迎春在坐也觉没意思，黛玉、宝钗、探春一齐为她向贾母求情，贾母却道："你们不知，这些奶子们，个个仗着奶过哥儿姐儿，她们便生事，比别人更可恶，我都是经过的。"竟是说不动贾母。

迎春闷闷回房，不多时邢夫人来了，责备迎春未管束奶妈，丢了这一房的脸面。迎春半响答道："我说她两次，她不听也无法，她是妈妈，只有她说我的，没我说她的。"邢

夫人正在数落迎春，有人来报：“琏二奶奶来了。”邢夫人冷笑两声，命人出去说：“请她自去养病，我这里不用她伺候。”

邢夫人走后，丫鬟绣橘实在气不过，说道：“姑娘的累丝金凤分明让老奶奶拿去当了作赌本，怎么说得过去？”迎春乳母儿媳王住儿媳妇赶来求情。她闻听绣橘的话，竟然胡说：“姑娘的累丝金凤确实在婆婆那里，但姑娘平日用着奶奶们的钱粮好处也不少。”两人吵了起来，迎春非但不站在绣橘一边，反将自己置身其外。幸好探春、黛玉、宝钗前来安慰迎春，探春精明干练，当即叫来平儿处理，才镇住了王住儿媳妇的气焰。同时，宝玉也到了。原来府中出了事，各寻门路疏通说情，早成惯例。柳家媳妇听闻被人告到凤姐跟前，慌了手脚，急急求到怡红院芳官处。芳官转头便说与宝玉，宝玉素来爱为女儿们揽事，便欲寻平儿说情。谁知赶到时，正撞见平儿厉声训斥王住儿媳妇，黛玉、探春、宝钗等人又皆在侧，终究未能说出口。

平儿回来，凤姐便问：“三姑娘叫你去做什么？”平儿隐去迎春受欺一节不提，只道：“三姑娘叫我劝奶奶好生保养，别为闲事动气。”凤姐听了，微微一笑：“难为她惦记。方才有人来回，那柳家媳妇才是她妹子开赌局的靠山。上回玫瑰露、茯苓霜的官司，你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家身子要紧。我那时听不进去，先是得罪了大太太，自家又白赔上一场大病。如今我也算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故此番我应了句“知道了”，也没去深究。”这主仆二人，一个曾是杀伐决断的当家奶奶，一个是最得力的臂膀，如今连凤姐这般争强好胜的性子，竟也意兴阑珊了。

众人散后，探春独回秋爽斋。进了屋，也不言语，只默默走向那张宽大的花梨大理石书案旁，坐下并轻轻俯下身去，将脸枕在臂上，想起日间二姐姐被刁仆欺负，绣橘为她与王住儿媳妇争执时，二姐姐竟扭身去看《太上感应篇》，仿佛眼前是非都与她无干。探春暗自思忖，“这不只是软弱，这分明是睁着眼闭了眼，连好歹也不愿分了。” 她性子里的刚烈与明断，最看不惯这般糊涂。一股更深的忧惧缓缓漫上心头：“二姐姐如今在家，上头有老太太、太太看着，左右有姊妹们护着，下人再过分也有限。可将来若出了阁，遇上那等刻薄人家，公婆丈夫不慈，妯娌婢妾刁钻，她这般不争不辨、由人搓圆捏扁的性子，岂不是羊入虎口？”仿佛已见迎春那默默垂泪模样，探春心中一阵发紧。

再说那日司棋与潘又安在园内私会，被鸳鸯惊散后，终日心怀鬼胎，茶饭无心。忽一日，有个婆子悄悄告诉她：“你兄弟逃走了。”司棋气了个倒仰。恹恹的成了大病。鸳鸯心下料定二人都是生怕自己说出来吓的。便来看望司棋，立身发誓：“我要是告诉一个人，立刻现死现报！你只管放心养病，别白糟蹋了小命。再不胡行乱作便是了。”司棋拉着她的手心里感激万分。都以为此事便如此过去了，可祸根已然埋下。原来潘又安此次来私会时，给司棋带了一只五彩绣香囊，匆忙之中被司棋掉落在园子里。

却说这一日，邢夫人来到园内散心，迎面见到贾母房内那憨拙不经事小丫头，名唤傻大姐的笑嘻嘻走来，手里攥着个红红绿绿的东西。邢夫人要过来一看，顿时魂飞魄散——那上头绣的竟是赤条条相拥的男女！她一把死死攥紧，厉声问从何得来。傻大姐被唬住了，哆嗦着说是在山石后头捡的。邢夫人连吓带哄，命她绝不许再对人提起，随即袖了那香囊，心神不宁地回房。

一进屋，便唤来心腹陪房王善保家的。对她说道：“此事传出去岂不是丢尽了贾府的脸面？我看定是园里那些轻狂丫鬟们不检点，背地里干下的丑事！”王善保的这婆子非同一般，乃是邢夫人从娘家带来的旧人。当年邢夫人父母早逝，她出嫁贾府时，弟妹尚幼，竟将家中产业尽数带走，此后银钱事务便全交与这王善保家的掌管。连亲弟邢德全长大后来讨要花费，她也敢一概挡回。仗着是邢夫人心腹，她在荣府仆役中自是眼高于顶，寻常管家娘子也不放在眼里。她最看不上那些打扮体面、举止娇贵的大丫鬟，视她们为“副小姐”；对凤姐的权势风光，更是暗里含酸，只苦于无处寻隙生事。

第二十四回

星火夜抄终焚己身 积年宿怨渐倾全局

王善保家听邢夫人这么说，立刻来了精神，正好借机生事。她忙附和道：“太太说得极是！这事断不能轻饶，必得好好查一查，找出是谁的东西，也好杀一儆百，免得坏了府里的规矩！” 并自告奋勇去和王夫人说，邢夫人心想，如果查了出来，也正好给凤姐个好看，便由她去生事了。

王善保家一径来至王夫人上房，如此这般，加叶添枝地回禀了。王夫人又惊又怒，立时来到凤姐屋里，痛责她遗此丑祸。凤姐百般分说，怎奈王夫人正气恼之际，更有那王善保家的在旁煽风点火，终究议定一条计策：趁夜深人静，锁了园门，细细抄检一回。凤姐心下虽深不以为然，却也无奈，只得于晚膳后，领着王善保家的、周瑞家的等一干心腹陪房，命人将园门掩了，先从上夜婆子住处搜起。

到了怡红院中，袭人等早顺顺从从开了箱匣，任其检视。及至晴雯箱笼，袭人正要欲代其打开，却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啷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所有之物尽数倾出，其性烈如火，凛然不可犯。凤姐在一旁冷眼瞧着，见晴雯这般“豁啷”一声倾箱倒箧，将那王善保家的臊得满脸紫胀，心里不由得暗喝一声彩：“好个爆炭似的丫头！倒替我将这起没眼色、专会挑唆生事的老货，狠狠噎了一回！”

可这称快的念头才起，午后景象便蓦地撞上心头。在王夫人屋里，那王善保家的正是当着众人，拿晴雯作筏子，说什么“仗着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像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话说得阴毒，字字都戳在王夫人厌恨“轻狂”的痛处。惹得夫人立即派人将晴雯叫来，不巧晴雯正在生病，王夫人一见她钗弛鬓松，衫垂带褪模样，不觉勾起心头之火，骂了晴雯一回，自己见太太盛怒，王善保家的又在，她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唆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辞，那刻也不敢为晴雯辩解半分。此时凤姐看着晴雯那毫无惧色、清亮灼人的眸子，一颗心却渐渐沉了下去。她这番烈性，却也将她自己置于万千明枪暗箭之下。落在王夫人耳中，便是坐实了“跋扈”二字；落在那些素日嫉恨她的婆子眼里，更是添了十倍告状的由头。凤姐惯会权衡利弊，此刻已看得分明：这气性，在这府里，终究是太容易折了。

潇湘馆内，凤姐素知黛玉心思重，身子又怯弱，忙先软语安抚，只略看了看紫鹃之物便罢，小心回护，情分自与别处不同。秋爽斋里，探春早已得了消息，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她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只许搜检自家箱柜，断不容翻查丫鬟。又指着凤姐，将“抄检”一事指桑骂槐，厉声痛斥了一番。那王善保家的昏聩懵懂，竟未听出话里锋芒直指邢夫人与自己，临走还不知深浅地在将探春衣襟撩了一下，凤姐连忙阻止，已是晚了，已被探春“啪”的一声，一掌打在脸上，厉声叱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

探春更痛心疾首道：“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言罢，不觉落下泪来。此言真是字字泣血，满腔悲凉。

探春这般悲愤，悲的合情，愤得有理。此番“抄检大观园”，细细想来，桩桩件件，无不透着末世荒唐、纲常尽毁。昔日国公府门禁森严，闺阁清净如琉璃，如今门禁竟如虚设，任外男私相潜入；闺阁重地，大丫鬟敢约期行秽，遗下那等不堪之物于山石之间。长房夫人邢氏，不为整肃家风，反怀私心嫌隙，竟将这等丑祸当作利器；那起昏聩刁奴，趁机煽风点火，终致深更半夜，如狼似虎直闯诸位千金绣房，翻箱倒柜，形同缉盗。此等行径，休说诗书旧族，便是寻常体面人家，也断无此理。

这一行人到了蓼风轩，竟从丫鬟入画箱中寻出一包男人鞋袜并些金银锞子，系其兄所寄。惜春年幼心孤，生怕沾染，反立逼凤姐将服侍她多年的入画带走，道：“嫂子别饶他。”其性情之冷僻决绝，于此毕现。

及至迎春的缀锦楼。谁知那王善保家的翻检自家外孙女司棋箱笼时，竟抖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缎鞋，更有一个大红双喜笺帖，上写私约之语，那肇祸的绣春囊亦赫然在内。王善保家的只觉“现世现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寻个地缝钻入。司棋却只垂首默然，并无惧愧之色。这一番兴师动众的抄检，最终竟在首事者至亲身上人赃俱获，实乃绝大讥讽。凤姐冷眼旁观，心中称愿，众人无不掩口讪笑。至此，“惑奸谗抄检大观园”这出闹剧，虽以司棋被拘、王善保媳妇自取其辱而收场，然经此一夜，大观园内月光惨淡，花影萎顿，惊惶疑惧之气，已悄然弥漫，再难消散。

抄查完毕，凤姐回来安歇，不想夜里起来几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起来发晕，遂不能支。

次日清晨，宝钗至母亲薛姨妈处问安，宝钗将昨夜抄检之事说了，薛姨妈听得叹息连连。宝钗道：“园中各屋皆被搜检，独蘅芜苑未入。府上待我们以客礼，自然不便查问。然众人皆过此一关，唯我置身事外，这‘清白’二字，反倒落了形迹，再住着也无意味了。”

她言语平和，却字字清醒，“再者，自前番姨母命我暂助三妹妹理家以来，所见所闻，无非是各房掣肘，旧例难行。我们终究是客，眼见主人家如此，再居其间，实为不智。”薛姨妈点头称是：“我的儿，你想得周全。咱们原为亲戚情分住着，如今既生了这等尴尬，搬回来最好，彼此清净。只是云姑娘若随你搬过来，老太太那边便说不过去。”宝钗微微一顿，“依我看，稻香村地方宽阔，李纨大嫂素日又最是慈厚稳妥，琴儿、绮儿、纹儿几个也在彼处同住。不如让云丫头暂移过去，既全了咱们的礼，她也多伴伴，更为便宜。”

薛姨妈闻言道“既如此，便先去与你珠大嫂子细细商量，诸事安排停当了再动，方不显得仓促。”从薛姨妈处出来，宝钗先打发丫头去秋爽斋和蘅芜苑，请探春、湘云往稻香村来，自己则携了随身丫鬟，先一步往李纨院里去。

当日一早，惜春因昨夜抄检出丫鬟入画箱中藏有她哥哥私下寄存物件，便命人请尤氏过来，执意要她将入画带走。尤氏见入画跪地哭泣，又念及她服侍惜春多年，细心妥帖，所犯之事也非大恶，便与惜春的奶娘一同婉言相劝。谁料惜春年岁虽小，心性却极冷极硬，任凭旁人如何劝说，竟丝毫不为所动。说到激切处，她连宁国府那边许多不堪的旧事也一道揭了出来，言语如刀，掷地有声。尤氏被她噎得心中暗恼，却碍于身份体面，不便当真与惜春争执，只得赌气吩咐婆子：“既如此，便把人带出去罢！”

再说尤氏从惜春那里出来，心绪烦乱，本欲往上房寻王夫人说话。随行的老嬷嬷却悄悄拉住她袖子，低声道：“奶奶且慢往那边去。方才甄家来了几个人，神色慌促，还抬进来几箱东西掩在屋里，只怕……是有什么瞒人的事。”尤氏闻言，脚步一顿，想起昨日隐约听贾珍提过一耳朵，喃喃道：“是了，昨日老爷说，甄家坏了事，现今已被抄没……”话音渐低，她便不再往前，转身默默往李纨处去了。

宝钗刚进稻香村院门，正撞见尤氏也在，宝钗便从容落座，款款说道：“家母近日身子不爽利，府中又无人照拂，我想着搬出去伴她几日，也好晨昏伺候。”昨夜才经抄检之祸，今日便急着迁出，这番用意，已是尽在不言中。尤氏与李纨对视一眼，各自心照不宣，唇边掠过一丝浅笑。宝钗又转向李纨道：“云丫头素日与我一处住惯了，我这一走，

劳烦大嫂子暂且收留，让她搬来稻香村同住几日。”话刚落音，便见探春、湘云联袂而至。

宝钗遂将搬离的缘由又说了一遍，探春听罢，爽利点头：“很好。便是姨妈大安了，你不回来，也是正理。”尤氏在旁笑道：“这话就见外了，哪有咱们撵亲戚走的道理。”探春闻言，嘴角勾起一抹冷峭的笑，声音里带着几分未散的怒气：“与其等日后有人存了撵人的心思，闹得难看，不如我今日先撵了。咱们原是一脉的亲骨肉，如今倒成了乌眼鸡一般，恨不得你吞了我，我吃了你！”

众人皆知她还在为昨夜抄检之事愤懑，更晓得话中所指是邢夫人那边，一时都敛了声息。湘云站在一旁，听着宝钗要走，心里早已五味杂陈。她本也是寄人篱下，自然懂宝钗的难处；再看这府里如今乱象丛生，亲骨肉反目成仇，一时只觉满心失落，更添几分身不由己的无奈。

到了晌午，贾母处传饭，尤氏、宝琴在陪着贾母闲话。贾母念着探春，便命琥珀去叫她过来一同用饭。一时摆上饭来，各色菜蔬虽还精致，却比往日少了些丰盛气象。小丫头给尤氏盛了一碗白粳米饭，尤氏刚拿起筷子，贾母瞥见，便问鸳鸯：“今日怎么给尤氏吃粳米？鸳鸯闻言答道：“如今厨房里已是可着头做帽子，要一点富裕也不能了。”贾母听罢，眉头微微一蹙，王夫人忙道：“这两年旱涝不定，细米就更艰难了。”贾母遂用了一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笑话遮掩了过去。

饭后尤氏陪贾母说话取笑一阵才回东府。那宁国府中，近日也别有一番景象。自居丧以来，贾珍不得游玩，渐觉无聊，便生出个破闷的法子，以习射为名，邀集了各世家弟兄及诸富贵亲友来较射。头几日还当真拉弓赌彩，不几日便渐次以歇臂养力为由，晚间或抹抹骨牌，赌个酒东而已，再后来，竟至公然开局，夜赌起来。贾珍自为局主，薛蟠、邢德全等一干纨绔与子弟，并许多趋奉陪客的豪奴，皆聚于此，一时呼幺喝六，耍钱吃酒，无所不至，将个国公府第，闹得乌烟瘴气，如市井赌坊一般。

当晚，贾母命鸳鸯将贾政与王夫人唤至上房。屋内只点着一盏明角灯，光影昏黄，将三人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壁上。贾母端坐炕上，命二人坐下，鸳鸯会意，悄声掩了门，自搬了个小杌子坐在廊下守着。

一时无话，只闻得西洋座钟的滴答声响。贾母也不寒暄，目光沉沉地望着贾政，开口道：“你且把金陵甄府的事，从头至尾，细细说与我听。朝廷动这样大的干戈，是以什么名目？”贾政欠了欠身，声音压得极低：“回老太太，明面上的罪名，是‘亏空官银，侵挪公帑’。”贾母闻言，眉头微蹙：“这倒是旧账了。当年先帝南巡，四次驻跸他家，那银子花得如同淌海水一般，后来亏空得实在遮不住，莫说是薛家，便是咱们府上，难道没暗地里帮着填补过？怎么陈年的旧稻谷，如今又翻出来晾晒？”“母亲明鉴，”贾政的声音更沉了几分，“旧账或许有之，但此番，只怕是新累的亏空。甄家在金陵，排场素来极大，起居用度奢靡无度，送往迎来更是……况且，谁人不知江南织造、盐务是皇家的差事，往来皆是天潢贵胄、部院大员，哪一处应酬疏忽得起？年深日久，便是金山银海，也难免掏空了。”贾母叹了口气，目光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各地州府，钱粮上有短缺挪移，也是常情。先帝仁厚，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贾政向前倾身，语气里带上了不容错辨的凝重：“今上却最恶官员奢靡亏空。儿子听闻，已下严旨，要全面清理天下钱粮，除却西北用兵的省份，其余若有亏空，必须限期如数补足，逾期严惩不贷。”他略顿了一顿，喉头滚动，声音几乎微不可闻，“更有一层……听闻查抄的谕旨里，特意指明，要将甄家历年与先帝爷往来的奏章、书信，悉数封存，解送进京，一片纸也不许遗漏。”屋内霎时静极。贾母垂下眼帘，仿佛自语般低声道：“这般看来……皇上心里，终究还是搁着当年立储的旧事啊。”

王夫人见贾母神色凝重，沉吟不语，便轻轻接过了话头，将声音放得又柔又缓：“今日午后，甄家确是来了几个心腹的家人，神色慌促，抬进来几箱东西，封得严严实实。他们说，是早年咱们府上修盖省亲别院时，提走了存在甄府的五万两银子，剩下如今原封奉还。媳妇看那光景，倒像是甄家预先得了风声，赶在抄家前，紧着将这一些送出来。”贾母倏地抬眼，目光如电：“来的人，可是甄府在册的家生子奴才？”王夫人忙摇头：“媳妇细细问过，都不是。若是逃奴，便是天大的干系了。媳妇已重重赏了他们盘缠，打发他们从后门悄悄出去了。”贾母听了，这才缓缓颔首，浑身的力道仿佛骤然松了，显出一丝深重的疲惫。她向后靠在锦垫上，阖了眼，半晌才挥了挥手，声音里透着无尽的倦意：“我知道了。你们且下去罢。这些事……容我慢慢地想一想。”

贾政与王夫人不敢多言，起身肃礼，悄步退了出去。鸳鸯这才轻轻推门进来，只见贾母独自坐在一片昏黄的光晕里，一动不动。

抄检大观园后，园中人心惶惶，诸般是非扰得人不得安宁。惜春本就性子清冷，不恋俗世繁华，经此一事，更觉红尘喧嚣。恰逢西山净月庵庵主静慈师太进城，来荣府走动。王夫人知惜春一向喜静，又常读佛经，便命嬷嬷引了静慈往藕香榭来相见。那静慈师太年纪虽轻，却生得眉目疏朗，举止从容，全无寻常来府那些尼姑的逢迎之态。惜春与她谈得投契，竟留坐了半日。自此，静慈每回进城，必来藕香榭探望。两人或谈佛理，或论经文，渐成方外知己。惜春于红尘扰攘之中，也算是寻得了一方清净。

次日是八月十四，因是孝家不得过十五，贾珍便在八月十四这晚，在会芳园丛绿堂中摆下酒席，与众子弟开怀赏月作乐。三更时分，忽听得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众人皆毛发倒竖。贾珍厉声喝问，无人应答。紧接着，只闻一阵风声过墙，恍惚中竟见祠堂方向有门窗开阖之响，众人战栗不已。贾珍的酒早已吓醒了一半，勉强镇定，命人掌灯去看，却并无人迹，唯有月色凄清，松柏森森。便草草散了席。倒是尤氏有所感知，先人虽远，然气运相关，凡有吉凶者，必先示之，此处近先祖祠堂，那宁国公在天之灵，见后代门庭秽乱、子孙荒唐不羁光景，岂能安然？然心里虽如此想，嘴上却是不敢对贾珍说的。

荣府这边，八月十五之夜，贾母率众人在凸碧山庄赏月。虽铺设了团圆之宴，却因宝钗姊妹家去、李纨凤姐二人皆病，宝玉因晴雯病重意兴阑珊，席上便觉冷清了许多。贾母强打精神，命人吹笛助兴，那笛声从桂花荫里悠悠传来，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又想起几代交好的甄家此时遭了难，不觉堕下泪来；众人一时之间，也俱生凄凉寂历之意。

且说宝玉那日应了贾芸所托，便将此事放在心上。他知凤姐如今病着，诸事懒怠，不如先寻平儿透个口风。这日见她独自在廊下吩咐小丫头熬药，便踱了过去。平儿见他来了，忙问何事。宝玉将贾芸所求之事，并他二人这些年彼此存心、如今贾芸在外已立住脚等情由，细细说了一遍。末了道：“我瞧着是件积德的好事。凤姐姐如今静养，你这里事也简便了些，岂不是个成全人的时机？

平儿听了，沉吟半晌，方道：“二爷这话在理。若搁在从前奶奶精神健旺、事事要强的时候，这样放一个得力的‘家生子’出去，怕是不易。一则事多，顾不上这些；二则也恐旁人攀比。可如今……”她轻叹一声，望了望正房方向，声音低了些，“自打上次那场没脸，奶奶心灰了好些，身子又不便，于这些家务琐事上，确实不大理论了。”

宝玉道：“那你觉着，该如何向凤姐姐提起才好？”平儿是个极妥当人，思虑片刻道：“二爷既找我，我便兜着。总得先探探奶奶的口风。依我看，不如就借着‘奶奶病中，咱们也该行些方便积福’的由头说起，更觉自然。只是，”她顿了顿，“红儿毕竟是林之孝的女儿，这样的大事，终究还得她老子娘自家情愿才好。二爷或太太那边，若能得

他们一句恳求的话，这事便更顺理成章，将来也无人能说闲话。”宝玉恍然大悟，连连称是：“亏你提醒！我竟忘了这层。那我便去问问林大娘的意思。”

于是，宝玉又寻了个空，将林之孝家的请到僻静处。他话未说完，那林之孝家的脸上已绽出掩不住的欢喜光彩来，连忙道：“哎哟，我的二爷！这哪里是求我们，分明是天大的恩典赏给我们呢！不瞒二爷，那贾芸小子，我们冷眼瞧着几年，确是个踏实有出息的模样。红儿这丫头心里有他，我们做爹娘的岂有不知？只是身为奴才，婚姻大事，岂敢自主？如今若蒙主子们开恩，成全了他们，便是给了红儿一条堂堂正正的好出路，也去了我们一桩大心病！我们哪还有不愿意的？”

得了这话，宝玉心中大定，回来便告诉了平儿。平儿笑道：“如此便十全了。二爷放心，这事在我身上。”过得两日，平儿见凤姐晌午吃了药，精神略好，正歪在榻上看着窗外出神，便一边轻轻替她捶腿，一边将红儿与贾芸的事，并林之孝家的恳求之意，当作一桩闲话，缓缓说了。末了添一句：“我想着，那贾芸如今自立门户，也是奶奶当日提拔过的人。如今成全了他，一来是奶奶的恩德，二来林之孝两口子必然更尽心效力，三来也是给府里年纪大的丫头们一个盼头，显着主子恩宽。倒是一举数得的好事。”

凤姐默默听了，目光仍望着窗外，良久，才淡淡叹道：“罢了，强留也无趣。我如今这样，还能管谁一辈子呢？既是她爹娘情愿，那贾芸也算个指望，就……放她去罢。我自会同太太打声招呼，一切规矩，你看着办就是，不必再来问我。”平儿忙应了。凤姐又补了一句，声音里透着无尽的倦意：“到底跟了我一场，别简薄了。按旧例，该赏的衣裳头面、银子，都加倍给她，也算全了主仆一场的情分。”平儿一一记下，出来便着手办理。不消几日，一应“放良”文书、赏赐俱已齐备。红儿磕头谢了凤姐、平儿的大恩，又别过父母同伴，便收拾了东西，由林之孝家的亲自领着，从角门出去，

不提红儿这边，单说晴雯原本就生着病，那日又被王善保家的，在王夫人面前单挑出来挑唆，以至被王夫人叫去骂了一回，心里生气；加上晚上抄查，跳出来给王善保家的难堪，鸳鸯病更又加重。

原说那贾府到了这般光景，表面虽还撑着架子，内里的规矩却已是日渐倾颓了。其中一样，便是这府里上夜的婆子、媳妇们，与各位姑娘、少爷跟前得脸的大丫鬟之间，早存了极深的芥蒂，两下里互相看着，竟如同冤家一般。在那些年轻伶俐的丫鬟们眼中，这起婆婆、媳妇着实可厌。她们或吃酒赌钱，高声说笑，全无体统；或借着些微小事，掐尖要强，挑唆生非，这般为老不尊、行事腌臜的，如何叫人敬得起来？

反过来，在那起管家娘子、有头脸的婆子们看来，这些大丫鬟更是眼中之钉。眼空心大，妄自尊贵，在屋里伺候得久些，便仗着主子宠爱，鼻孔朝了天，竟把自己当成了副小姐。呼喝指使婆婆犹如使唤自家的奴仆；穿衣用度，竟比寻常人家的小姐还讲究三分，好像自己诰封过似的。她们心中那股不忿，日积月累，只等着寻个机会发作出来。

自那日王善保家的告倒晴雯、触怒王夫人之后，那些素日与园中不睦的，便如得了请帖一般，纷纷前来落井下石。最先是管家娘子林之孝家的。她前番因两姨亲家参与夜赌被查，正觉脸上无光，此刻得了机会，忙将从女儿小红处听来诉苦的话，那晴雯平日如何掐尖要强、欺辱其它小丫头等，添补一番，先递了上去。接着，又有几房婆子媳妇，来说晴雯如何假传宝玉之意，撵走坠儿，行事专横。怡红院的何婆子，平日最恨晴雯言语锋利，连带着几个厌恨晴雯的婆子，悄悄凑到王夫人跟前，将宝玉房中丫头们素日嬉笑顽话、不甚检点之处，一五一十，兜底说了。便是上次因袭人不在，凤姐派在怡红院外间上夜看管的两个婆子，也不甘落后，抱怨晴雯夜里在宝玉屋里说笑胡闹。连赵姨娘也趁势凑来，提起旧日在怡红院被芳官等欺侮时，晴雯如何在旁冷眼帮腔。这般三三两两，你来我往，种种闲言碎语，王夫人皆默记于心。只因节下将近，暂且隐忍不发。

眼看中秋已过，王夫人便与周瑞家的商议，先发落了邢夫人那边的司棋，随即清理自家这边。那司棋原巴望着迎春能为她求情，奈何迎春生性懦弱，终究不能做主。司棋无法，只得含泪磕了头，出来时哀恳能与园中姊妹们作别。周瑞家的素日看不惯她们这些大丫鬟的做派，哪里肯依？冷笑着讥讽了几句。

到了角门口，正巧宝玉进来，前日见了入画被逐，今又见司棋这般光景，心知不妙，忙问："这是往哪里去？"周瑞家的忙换了副笑脸道："不与你相干，快念书去罢。"司棋见是宝玉，如见救命稻草，一把拉住苦求。周瑞家的登时沉下脸喝道："你如今已不是那副小姐了！再不听话，我就打你。还想着有人护着，拉扯小爷不成？"几个媳妇上来，不由分说，拖着司棋便往外走。

这时，几个婆子慌慌张张跑过，嚷道："夫人进园了！叫了晴雯的哥嫂来，立时领她出去呢！"门口几个婆子听了，拍手笑道："阿弥陀佛！今日天睁了眼，把这一个祸害妖精退送了！"宝玉闻言大惊，这一众婆子竟是如此忌恨，他无心与她们分辨，转身飞也似地奔回怡红院。

这一幕，恰被司棋之父秦荣看在眼里。他刚好在角门房里办事，便见周瑞家的一行人押着女儿过来，心知是王夫人下令，命亲信逐人。自己身为下人，无力回护，只得含羞躲在门房里不敢出来。眼见女儿拉住宝玉苦求不成，反遭周瑞家的仗势欺辱、恶语相向，一腔愤恨，不由得从心底陡生。

这边宝玉进了院子，只见王夫人正座上面罩寒霜，见了他也不理睬。那晴雯已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恹恹弱息，如今被人从炕上硬搀了下来，蓬头垢面，两个女人架着去了。王夫人又厉声一清二楚，一一点出芳官、四儿平素那些所作所为，并园中所有学戏的女子，一概命其干娘领出去。发落完毕，王夫人余怒未息，又往别处查人去了。宝玉心惊魄动，却半字不敢多言，只默默将母亲送至沁芳亭。回身望着骤然冷清的院落，只觉满目萧然。一路回来，急火攻心，只想：这屋里的事太太何如知道得如此清楚？进屋见袭人在那里垂泪。便倒下床上大哭起来。

第二十五回

谗舌如刀终折芙蓉 末世无能空悲金玉

袭人知道别人犹可，晴雯可是宝玉心中大事，恐他悲恸过甚，便劝道：“哭也不中用，晴雯病已好些，回家倒可以静养几天，太太不过一时听了那些毁谤，等气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叫她回来也不难。”宝玉道：“咱们私自顽笑话，太太怎么也知道。”袭人心下暗想：这般天真，你哪里晓得，那些婆婆媳妇们，最是厌恶主子身边得宠丫鬟，而哪处房子里没有婆婆们在做使唤，咱们一举一动，早落在她们耳听目睹之中了。便答道：“你素无禁忌，高兴起来，就不管有人无人，我常使眼色提你，你总是看不见。”不料宝玉竟反问：“怎么太太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雯来？”

听了这话，袭人心中一动。她从未想到，宝玉会怀疑到她头上。转瞬又思忖：宝玉这话，倒也不是全无道理。晴雯、芳官、四儿都被撵了，偏生她们三个安然无事。麝月老实，秋纹纯直，断不会行那告密之事；至于自己，若真有撵走晴雯的心思，早年晴雯待自己那般苛刻，有的是机会下手，可她向来处处维护，从未动过半分恶意。如今晴雯也长大了，两人早已亲如姐妹，她满心只想着将来同为姨娘，一同照料好二爷，哪会有害她的念头？可这份心意表白出口，反倒像此地无银，越描越黑。

袭人低头半日，她本就不是伶牙俐齿、能言善辩之人，一时竟寻不出半句合适的话来应答。沉默半晌，言不由衷地：“正是呢，怎么太太就忘了呢？想必是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未可知。”宝玉道：“你是出名的至善至贤之人，她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自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她生得比人强，也没什么妨碍去处，就是她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也不曾得罪你们。”袭人觉得宝玉仍有怀疑，也不好再劝，叹道：“天知道罢了。”

宝玉又道：“我知道，再见她一面两面的缘分，是不能了。今年春天阶下一颗海棠花无故死了半边，我就知道有异事。孔子庙前之桧，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世乱则枯。这海棠必是感应到其人将亡，故先就死了半边。”袭人听了更觉是痴话，便道：“那晴雯算哪类人物，不过同我一样，是个丫鬟而已，怎可与那些圣贤相提并论，若是真的论起身份，我还高晴雯一等，以此而论，还轮不到晴雯，是我要死了。”宝玉一听袭人说她要死了，连忙捂住袭人的嘴，道：“一个未清，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这事，别弄去了三个，又饶上你一个。”

宝玉从迷思悲恸中回过神来，转而叮嘱袭人，将晴雯的东西理出来，悄悄打发人送给她，另外拿些钱给她去养病。刚才王夫人撵晴雯时曾有下令：只准把她贴身衣服带出去，其余衣服留下给其它丫鬟穿。历来对太太唯命的袭人，这次已是悄悄违了命，她轻声回宝玉：“这话无须等你说，我才已将她素日所有衣裳，及个什各物总打点下了，都放在那里，白日人多眼杂，又恐生事，天黑连同几吊钱一起，叫宋妈妈给她带出去。宝玉听了，感激不尽。又想起刚才质问的那些话，便抚慰了袭人一番。

接着宝玉寻个空儿偷溜出园，央一个婆子引路，悄悄来至晴雯家中。只见晴雯病势已沉，奄奄一息，瘦如枯柴。二人相见，那生离死别的情状，实难尽述。当夜五更，宝玉恍惚入梦，见晴雯衣衫如旧，神采翩然，从外走来，笑吟吟道：“你们好生过罢，我从此就别过了。”说罢，身影便如烟霭般散去。宝玉哭醒，对袭人道：“晴雯死了！”

次日，刚回京不久的梅翰林，请贾政来府寻秋赏桂，贾政便带了宝玉、贾环、贾兰同去。宝玉第一次见到了梅砚修。当时薛蝌带着妹妹进京发嫁时，不巧那梅翰林奉了旨意，前往江南督办篆修《古今阁丛书》，并考察苏杭两地官学，此非博学敦厚之臣不可担待。梅翰林有意借此良机，携子同往，令其襄助文书，历练实务；二则亲访江南硕儒，问道于名家。如此一来，往返稽留，两年时间已过。宝玉见那梅砚修生得器宇端凝，自有股沉静

之气，他言语不多，不似寻常少年那般飞扬跳脱，隐隐已有将来立于朝堂，庄敬干练之相。宝玉心中暗忖：“难怪薛世伯将宝琴妹妹许他。”

因贾、林两家世代宦居江南，黛玉之父林如海又曾任两淮盐政，宝玉耳濡目染，于江南风土政经亦略知梗概。在梅砚修书斋中，二人言来语往，贾环、贾兰年齿尚幼，唯在旁静聆，插话不得。临别，梅砚修取出一卷文稿递与宝玉，道：“此乃小弟前日偶成的拙文，题为《通论江浙盐课之征缴现状与治理方略》，徒作练笔之作，还望宝兄不吝指正。”见宝玉注目于题，又从容解释道：“圣上治国，不拘泥古法，而重切合时务之新策。近来科场殿试，亦多取当下政经实务为题。小弟此番江南之行，颇开眼界，故常择此等题目习作，聊以自课。”

午后回来，便得了晴雯夭逝的准信。宝玉心如刀绞，又赶去她家，岂知哥嫂早已将她草草入殓，送往城外化人场去了。宝玉扑了个空，失魂落魄回来，独坐房中，只觉万般无趣。便去寻黛玉，丫鬟却说往宝姑娘处去了。转至蘅芜苑，却见院门虚掩，静寂无人，屋里早已搬得空空落落，连陈设器皿亦不见踪影。但见满院香藤异蔓，翠萎香消，飒飒秋风过处，竟是一片凄凉光景。

宝玉怔怔立着，想到去了司棋、入画、芳官等五个，晴雯又亡，如今宝钗亦搬离；梅翰林回京，宝琴将嫁，迎春接连有人求婚，顿悟园中姐妹，大抵不久便要风流云散。心下虽烦恼，却知无计可施，不如还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来还是和袭人厮混，只有她二人，还是能和我同死同归的。忽又想起往日痴语：“我此时若果有造化，该死于此时的，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如今想来，眼下诸姊妹正各自散去，如秋叶离枝，谁人的眼泪，又能为谁聚成大河呢？

宝玉正为园中凋零感怀不已之际，荣国府内，却也悄无声息地行着一桩大事：大老爷贾赦做主，将女儿迎春许给了世交之孙、现袭指挥之职的孙绍祖。这孙家祖上系军官出身，如今家资饶富，正在兵部候缺升迁。二老爷贾政却深恶此家为人，忖道：“虽是世交，当年不过是彼祖希慕荣宁之势，才拜在门下的，并非诗礼名族之裔。”因此倒劝谏过两次，无奈大老爷执意不听，也只得罢了。贾母心中虽不甚称意，但想着儿子主张，只说“知道了”三字，余不多言。那邢夫人本就顺从丈夫，更不见有何理论。如此一来，一桩关乎女儿终身的大事，草草定了局。

贾政等不知这其中另有一段不可告人的关节。那孙绍祖虽祖袭大同指挥使，但他却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一心想要离开苦寒边地，调入京城兵部，图个清贵前程，因着祖上与贾府那层“世交”的旧谊，他便带着五千两银子寻到了贾赦门下。贾赦此人，最是贪财，便满口应承下来。他自恃家中势力，盘算着内弟王子腾时任九省都检点，手握兵权；门下出身的贾雨村又正在任着兵部尚书，办成此事料想不难。于是便收了银子。

起初，事情仿佛有了眉目，孙绍祖也得以在兵部挂名候缺。谁承想贾雨村忽然被贬，王子腾为避嫌，也立刻收手。孙绍祖那兵部候补的事多半会落选。孙绍祖便向贾赦讨回银子。贾赦银子早已使费了大半，如何肯吐出来？焦头烂额之际，他见孙绍祖尚未娶妻，忽生一计：若是将女儿迎春许配给他，结为姻亲，这债便成了家事，孙绍祖成了女婿，自然不好再向岳父追逼旧账，也就封住了他的嘴。至于女儿终身是福是祸，在他心里，远不及那五千两银子，和自己的体面要紧。

孙绍祖娶亲之期日近，邢夫人接了迎春回宁府那边。迎春自幼失恃，父亲贾赦素来冷淡，继母邢夫人又非贴心之人，幸得贾母怜惜，后来又搬入大观园，方过了几年安闲舒心的日子。此番辞别紫菱洲旧居，心中实是百般不舍。宝玉闻知迎春离园，更将带走绣橘等

四个丫鬟去孙家，跌足自叹道：“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洁人了。”因此不时到紫菱洲徘徊，再看那岸上蓼花菱叶摇摇落落，似有追忆故人之态，情不自禁，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风冷，吹散芰荷红玉影。

蓼花菱叶不胜愁，重露繁霜压纤梗。

不闻永昼敲棋声，燕泥点点污棋枰。

古人惜别怜朋友，况我今当手足情！

这边迎春被许了人，那厢薛姨妈见儿子日益长大，却终日游荡，便心心念念要娶一房贤德媳妇来管束扶持。可巧便相中了皇商世家夏家的独生女夏金桂。这夏家亦是户部挂名的皇商，家资巨万，还系世交。那薛蟠素见那夏家小姐有几分姿色，又读书识字，便心中十分得意，巴不得立刻娶过来。薛姨妈见两家门户相当，女孩儿又听说“出落得花朵似的”，心中也愿，便一力主张，定了这门亲事。

自抄检大观园这一连串风波后，宝玉心神俱伤，终日恹恹的，茶饭无心，又兼风寒所侵，竟至一病卧床。贾母心疼得日日亲来探视，王夫人见了，心下也暗悔日前为晴雯等事逼得他太过。直将养了一月有余，方渐渐痊可。贾母又特特嘱咐：百日之内，断不可出怡红院一步，生怕再招了风邪。

贾政这厢，近日鬓边添霜，精神渐减，淡了那功名仕途的热望。静中细思，宁荣二公乃贾府立业之祖，当年凭的是赫赫军功，挣下这泼天家业，何曾是从八股文章里搏来的功名？后世子孙守成，靠的也是袭爵荫庇，那举业一道，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点缀，算不得立家根本。再看族中子弟，更是一言难尽：贾敬一味好道，弃了官爵，躲在道观里炼丹修仙，只求长生，却丢了性命；贾赦袭了将军之职，却耽于酒色，骄奢淫逸，把仕途学问抛到了九霄云外；贾珍、贾蓉之辈，只是斗鸡走狗，一味高乐，哪里有半分心思放在举业上？便是族中偶有几个钻营八股的，到头来也只落得个默默无闻，何曾有一人能凭着笔墨文章，挽回家族颓败之势？

贾政想到自己，年轻时原也是个诗酒放诞的性情，后来发愤读书，本欲以科举出身，在举业上苦下功夫，到头来不过宦海沉浮半生，仍是无力挽狂澜。想来这皆是贾家的命数。宝玉那孩子，虽不喜读圣贤书，却天生一副才情，吟诗作赋颇有灵气，也算不辱没祖宗。何况老太太将百般溺爱护持，自己又何苦非要逼着他走那举业的窄路？自此，贾政便真个将心淡了，再不似从前那般，时时来查问功课、督促举业了。

既出不得门，老爷也不再督促功课，宝玉少不得潜心忍耐，暂且同这些丫鬟们厮闹解闷，只差没拆了怡红院，和这些丫头们无法无天，凡世上所无之事，都玩耍出来。

这日，宝玉正歪在榻上，忽听得从东南方向，隐隐传来一阵鼓乐之声，隔着数重屋宇，飘飘忽忽的，其间杂着几下零星的鞭炮响。他忽想起前两日隐约听见小丫头们在窗外嘀咕“二姑娘的好日子”、“妆奁”等语，心下便明白了，这大约是迎春姐姐出门的动静了。那乐声听不真切，宝玉耳中却是道不清的悲凉。又过了些时日，一日午后，墙外猛然响起一阵震耳的锣鼓爆竹声，汹汹然连同鼎沸的人声车马声一并传来。宝玉被惊得心悸，只见麝月掀帘进来道：“准是东边府里薛大爷娶亲的阵仗，这几日闹得厉害。”。

夏金桂过门后，其“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的面目便显露无遗。她先挟制薛蟠，气焰日盛；次则折磨香菱，百般凌辱，日夜在家中厮吵。她善装病弄鬼，将薛家搅得家翻宅乱，薛蟠被她拿住，薛姨妈气得身战气咽；香菱更被其苛虐至干血之症。不过几月

光景，一向平静的薛家变得鸡犬不宁。就连原本在书房备考、图个清静的薛蝌，也早不堪其扰，另寻住处去了。一向还算平稳的薛家，自此昼夜不宁，鸡犬难安。宁荣二宅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着，宝玉听袭人说了，心中着实为宝姐姐烦忧，更对那受苦的香菱悬心不已。

宝玉好容易熬过百日之期，出了怡红院。一日和黛玉来薛姨妈处看宝钗，恰见着了那新过门的嫂子夏金桂。心中便是一怔：只见她眉蹙春山，眼颦秋水，形容体态，竟与园中姊妹们不相上下。我素日只道，这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但凡女儿，便是好的，令人敬爱疼惜。何以眼前这人，模样生得这般齐整，行事为人却如此可憎？待香菱那般狠辣，对姨妈、宝姐姐那般跋扈，竟比浊臭的男子还要不堪！宝玉心中不知是失望，还是恍然，自忖：“从前那份痴念，看来竟是错了。原来这好与不好，终究不在是男是女，竟在人之心地了。”

出来送黛玉回潇湘馆，同她讲，黛玉听罢道：“黛玉听罢叹道：“你这念头，原也难怪。咱们自小长在这贾府里，恰似困在锦绣围城之中，所见的女儿们，纵是性情有偏、脾性有缺，可归根到底，心地都是良善的，断无外头那些阴私歹毒的计较。不见外头的风雨，便以为天下女儿皆是这般清净洁白。”

迎春嫁入孙家不久，宛如入了活地狱。那孙绍祖将仕途未顺怨气，全泼在她身上。好不容易挨到归宁之日，见到王夫人，未曾开言，泪已先流：“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无度，家中媳妇丫头几乎被他淫遍，还说老爷曾收过他五千两银子，如今拿我准折卖给他，作了这门亲，外人还以为在巴结你家。动辄便说‘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王夫人与众姊妹听了无不落泪，却只能以 “可怎么样呢？我的儿，这是你的命。”相劝解。并安排迎春回紫菱洲旧居住几天。宝玉听得这些言语，只觉一股怒气直冲顶门，王夫人怕气坏了老太太，特意叮嘱宝玉，断不可在老太太那儿透出半个字来。

宝玉回来，当晚秋月郎朗，却翻来覆去不能入眠，他有生来第一次觉得自己竟是个无用之人。眼看二姐姐被那孙绍祖这般欺凌，竟是如此无可奈何。这时记起日前一段事。那日烦闷，便骑马带着茗烟往北静王府去。刚出了荣府东角门，转到东光道上，忽闻身后蹄声如雷，烟尘滚滚。回头一望，只见十几位鲜衣怒马的少年郎，如一团锦云般飞驰而来。一个个身着箭袖，腰佩弓刀，面庞被阳光镀成麦色，眸子精亮，顾盼间英气逼人。当先一人勒马停下，朗声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宝二爷！”宝玉定睛一看，却是那与史家云妹妹定了亲的卫若兰。

这卫若兰出身开国勋贵之后，祖上也是军功起家，袭着爵位。虽门户近来不如贾家煊赫，却仍是京中数得上的武荫世家。他们这一班子弟，不习文章，专攻弓马，每日里不是在校场较射，便是在城外驰猎；性情豪爽，最重义气，彼此呼朋引伴，结社走马，所到之处，纵是京中豪奴恶少，也退避三舍，端的是一群少年意气、不知忧愁为何物的英雄人物。

二人原是旧识，两家祖上皆是开国勋贵，世代有往来，不算生分。当年秦可卿大丧，卫若兰便曾代表家族前来吊唁致意，宝玉与柳湘莲交好，湘莲与卫若兰、冯紫英本是一路人物，都爱走马射箭、纵论江湖事，聚宴时也常邀宝玉同去。那时宝玉跟着他们，也曾在射圃旁看他们挽弓搭箭、百步穿杨，听他们说些围猎时的奇闻，倒也觉得热闹。只是自柳湘莲遁入空门后，宝玉便少了那番凑趣的心思，少了再去赴那些武勋子弟的宴集，与卫若兰上次在老太太寿宴上见过，竟是有些时不曾见面了。

宝玉忙勒住马，含笑拱手：“原来是若兰兄，许久不见，风采更胜往昔了。”卫若兰一行人亦缓辔团团见礼。宝玉与卫若兰并鞍而行，略叙寒温，互问府中安好。又问何往，卫若兰见宝玉问起，便以马鞭遥指西北方向，朗声道：“正与这往西郊射圃去，那边新到

了一批辽东好马，又设了彩头，要去较射一回！”他身旁一众少年闻言，俱是笑声豪迈，跃跃欲试。言谈间，宝玉但觉周遭少年个个神采飞扬，气息刚烈，自己一身温文气象，力单体薄。唯恐再同行下去，更露了自己于弓马一道全然不通的短处，便赶紧勒住马，向卫若兰等人拱手笑道：“原是我唐突，耽搁了诸位兄长的正事。”

卫若兰等人也不强留，在马上齐齐抱拳，道一声：“改日再会”，便欲策马。宝玉望着卫若兰那英挺轩昂的侧影，忽然想起史湘云那霁月光风、阔大宽宏的性子来，心中不觉一动，一句由衷之言便脱口而出：“今日见若兰兄这般气象，我倒想起一句冒昧的话来，舍妹云儿，那般的性情心胸，与兄台这等人物，倒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卫若兰闻言，微微一笑，眼中光亮更盛，抱拳道：“宝二爷过誉了。”扬鞭策马，便与一众同伴如旋风般呼啸而去，只留下滚滚烟尘。

望着透窗而入的月色，宝玉暗自思忖：那卫若兰等人，虽也不以文章为业，却能纵马由缰，自主命途；反观自己，夜里就寝，若袭人晴雯不在身侧，便常觉心怯神虚；清晨披衣，若无麝月秋纹侍候，竟连腰间的丝绦也系不端正。自幼在府中，上下皆让我几分，不过因身后有老太太庇护。若他日老太太百年之后，府中众人可还会如此待我？至于在外，更无力与人争胜，只怕连一张铁胎弓也拉不开。从前总以为，在大观园里与姊妹品茶联诗，同丫鬟嬉笑玩闹，便是人间至乐；如今想来，那不过是未曾历过世间真正的风雨罢了。

倘若我也是卫若兰那般刚健的儿郎，大可聚起一众子弟，直寻上孙家，将孙绍祖那厮痛惩一番，替二姐姐出一口恶气——何等快意！再想起往日曾在尤氏与姊妹们跟前说：“我但能和姊妹们过一日，便是一日的福气。一朝死了，也就完了，管什么后事不后事呢！”此言实是大谬。如今姊妹尚未死别，却已生离星散，那“福气”何在？眼见二姐姐身陷此等厄运，便是那“后事”已逼到眼前，自己竟束手无策。思及此处，不觉又是一阵长叹。近二年来，夜间多是晴雯在里屋陪伴宝玉。如今晴雯既去，袭人只得依旧进来上夜。此刻见宝玉辗转反侧，想他多半是为二姑娘之事忧愤难释，恐他郁结于心，伤了身子，便轻轻起身，挪至宝玉榻边，将他搂入怀中，宝玉贴着她，方觉心神稍定，气息渐匀，朦朦胧胧地睡去了。

第二十六回

悍主生嫌惭移府邸 公子伤离暗起惘然

次日秋高气爽，天高云淡，宝玉一觉醒来，昨夜的颓丧仍萦于怀，想起卫若兰那群少年纵马英姿，又念及迎春的苦楚，只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气涌上心头。揣着几分少年人的执拗，便唤来茗烟，命他取了那张最轻的角弓，备了一壶羽箭，带了几个小厮，径直奔宁府天香楼下的箭道而来。

这箭道原是贾珍前些天聚着些走鸡斗狗的世家兄弟消遣的去处，宝玉也曾随众来过几回，略识得门径。今日他立在箭道中央，望着五十步外的箭靶，心中竟生出几分跃跃欲试的兴头。茗烟在一旁替他递箭，笑道：“二爷今日倒有兴致习射，想来再过几日，定能和卫大爷他们一般箭无虚发。”

宝玉抿了抿唇，接过弓来，只觉那角弓虽轻，入手却沉甸甸的。他依着往日见的模样，将箭搭上弦，双臂用力往后拉。谁知那弓弦竟似有千斤重，他憋得满脸通红，额角青筋隐隐凸起，手臂抖得如秋风中的落叶，弓梢只拉开了半分，便再也使不上力。好不容易勉强松开手，那箭离了弦，竟连箭靶的边儿也没沾着，“噗” 地一声插在旁边的草地上，箭羽还兀自颤巍巍地摇晃。如此几番，早累得气喘吁吁，额上渗出细汗，两条臂膊酸麻难举。

茗烟在一旁守着，起初还凑趣喝彩，见宝玉脸也白了，气也短了，心下便着了慌。他悄悄打量宝玉神色，只见自家二爷咬着牙，眉心紧蹙，一副跟那弓箭赌气的模样，全无往日吟风弄月时的自在从容。茗烟暗想：“二爷何曾吃过这等筋骨之苦？若真累出个好歹，或是闪了哪里，太太、老太太怪罪下来，我可如何担当得起？”

想到此处，茗烟忙堆上笑，上前小心翼翼劝道：“二爷，且歇歇罢！这原是长久功夫，急不来的。您看日头也毒了，仔细中了暑气。不如……不如咱们先回去，明日再练也不迟？”宝玉此刻正觉臂膀如火灼般酸痛，兴头早已被疲惫浇灭了八九分，听茗烟这般说，恰似得了赦令一般，顺势便将那硬弓丢开，叹道：“果然不是易事。罢了，今日且这样罢。”那纵马弯弓、快意恩仇的江湖之念，顿时化作烟云。

话说那夏金桂嫁入薛家，一心要做那说一不二的当家奶奶，偏见薛蟠身边，还有香菱这等才貌俱全的爱妾相伴左右，便起了剪除之心。她暗中撺掇自己带来的丫鬟宝蟾，去勾引薛蟠，原想借此离间二人，叫薛蟠疏远香菱。谁料宝蟾一旦得宠，竟也恃宠而骄，全然不将夏金桂放在眼里。此后二人便常因争风吃醋，泼性大发，寻死觅活。宁荣两府上上下下，听得风声，无不知晓，也无不摇头叹息。

这日，薛姨妈又因金桂与宝蟾的吵闹气得心口发闷，宝钗上前道：“妈宽宽心，仔细气坏了身子。”薛姨妈拍着胸口，叹道：“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这把老骨头怕是要被折腾散了。”宝钗静默片刻，低声道：“依女儿看，咱们……该搬出去了。”薛姨妈望着她，嘴角颤了颤：“搬去哪儿？”宝钗道：“咱们自家原在京城是有几处房舍的。当年上京，老太太、姨妈并姨父执意让咱们住进府里，彼此好有个照应。一则情面难却，二来图个方便，便住了下来。这一住，倒像是扎了根。”

她略顿了顿，看向窗外，“前番为避嫌，我从园子里挪了出来，可终究咱们还是在府里，与老太太院落不过一墙之隔。如今这府里原本就风雨交集，咱们屋里成日这般景象。妈细想想，人家会怎样说咱们，这究竟成何体统？”薛姨妈脸上微微一热：“确是……连累家里体面，叫人笑话了。”宝钗接口道：“贾府是诗礼大家，最重规矩体统。咱们是客，闹出这等没脸的事，主家宽厚，不好开口，那是人家的涵养。可咱们自家继续在此搅扰，便是伤了这份心意，成了不识礼数之人。”

薛姨妈点了点头，喃喃道：“我的儿，你说的是正理，只是你哥哥那边，又当如何？”宝钗道：“搬出去，并非不管他。我已思量好了，吩咐可靠家人去收拾咱家那些旧宅，择两所相邻近又各立门户的院落。妈带着我，与香菱住一处。香菱那病，是心肝血瘀所致，需清静调养，妈年纪大了，也受不得这般日夜惊扰。哥哥与嫂子，让他们自去另一院居住。哥哥让他单独过去，由他屋里闹个天翻地覆，他撞了南墙，再糊涂也会明白过来。薛姨妈望着女儿沉静的面容，说道：“既如此……便依你罢，明儿我先去和你姨娘透个风，也好商量。”

次日，薛姨妈往王夫人处来。王夫人正在房中查看月例簿子，见妹妹神色与往日不同，不似寻常闲话模样，便使眼色让周瑞家的等人都退了出去。丫鬟上了茶，掩门而去。薛姨娘未语先叹了口气，手里握着茶盅，却不就饮。王夫人关切道：“妹妹今日气色似乎不大好，还是为着……”她心下已猜着几分，便也住了口。薛姨妈抬起眼，面上带着愧色，低声道：“这没体统的事府内已是无人不知，我实在是……无地自容。”王夫人安慰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年轻媳妇们脾气大些，也是常有的，慢慢调理便好了。”薛姨妈摇摇头：“蒙老太太、姐姐和姐夫天大的情分，客居了这些年，心里已是感激不尽。如今家里闹得这般不像话，搅扰得府里不得清净，再住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下去了。”

王夫人听闻正色道：“哪有为这点家务事就要搬出去的道理？老太太若知道了，定是不依的。”薛姨妈道：“宝丫头说得在理。我们自家的事，终须自家了结。”随后将宝钗的安排对王夫人讲了。并道：“如此既不辜负府里这些年照看的情分，我们也得了清静，两下里便宜。老太太是个最通情达理的，必会体恤我的苦衷。”王夫人默默听了，见她母女思虑已定，连宅院都已筹划妥当，便知去意难挽。她沉吟半晌，便道：“妹妹既已想得如此透彻，我若再强留，倒是我不明事礼了。只是心里实在舍不得。这些年妹妹在身边，有个大事小情，也好商量。这一搬开，便觉空落落的。”

王夫人思忖了几日，寻了个贾母高兴的时辰，将薛家欲搬离另居的事回了。贾母正歪在榻上，闻言，手里捻佛豆的动作微微一顿，静了片刻，方将几粒豆子轻轻放入盘中，叹道：“她们母女，到底生了这个心。这些年我和姨太太一同吃茶闲话，看着那些姊妹们顽笑打闹，早成了分不开的情分。那宝丫头更是个妥帖懂事的，稳重平和，我打心眼儿里疼她。可咱们都是世家大族出来的，最讲究的便是体面二字。薛家如今闹得这般光景，留在府里难免惹人议论，她们母女又是极要脸面的，换作是我处在那个境地，怕也是要这般决断的。”贾母叹了一声，道：“只是心里头，是真真切切舍不得的。”王夫人安慰道：“老太太宽心，等姨太太家里安稳了，再请她们回来便是。”

薛蟠听闻要搬出贾府，竟是头一个赞成的。他因自家屋里这些没脸的事，深觉出入之间，贾府上下人等的眼光都像在暗地里议论他，撞见老太太、老爷、太太更是脸上无光。如今搬回自家宅子，既免了这些不便拘束，往后仍可自在去宁府那边会珍大爷等人，倒是两全其便。

凤姐原是天性爱顽笑的，只是王夫人性情庄重端肃，她素来不敢轻慢打趣。自薛姨妈进府，见姨妈性情随和温厚，又带几分风趣，凤姐除了老太太跟前，便又多了一位可随意说笑、无需拘谨的长辈。如今听闻姨妈要搬出去另住，她心里也满是惋惜不舍。

消息传开，众姊妹、各管事的、大丫鬟们得知薛姨妈与宝钗要走，都纷纷过来探望辞别。这其中最是难过的，莫过于黛玉。不单薛姨妈是她认下的干妈，前番在潇湘馆照料她时，二人同吃同住，朝夕相伴，情分早已胜似亲母女；与宝钗自那日金兰契结后，更是心意相通，情同骨肉。她与宝玉虽情深意重，奈何父母早逝，身边无个能替她做主的长辈，好不容易有了薛姨妈这门依靠，如今却要别离。黛玉选了个无人清静的时辰，独自来到薛姨妈处，行辞别之礼。

黛玉来时，院子里静悄悄的，只闻得一两声秋虫的低鸣。薛姨妈正与宝钗在里间收拾些细软物件，见黛玉独自进来，薛姨妈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迎上前拉住她的手：“我的儿，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快坐下。”话音未落，已觉黛玉的手指尖微微发凉。宝钗已搬了张软垫凳子来，黛玉坐下，抬眼望了望这即将人去屋空的房间，又看着眼前慈蔼的薛姨妈与沉静的宝钗，千言万语堵在心头，半晌才低声道：“妈和姐姐……几时动身？”

薛姨妈在她身旁坐下，轻抚着她的背：“也就这几日了。原想安顿好了再细细告诉你，难为你还特意过来。”宝钗端了盏温热的桂圆茶递给黛玉，温言道：“妹妹身子弱，这时节最容易伤感，更要自己保重才是。我们虽搬出去，离得也不甚远，日后你想来，或遣个人来说一声，我便去接你，一样的。”

黛玉听着这体贴入微的话，看着宝钗关切的面容，又想起卧病时薛姨妈日夜不离的照拂，眼圈早已红了。她强忍着泪意，声音却有些哽咽：“这些年，幸得妈疼我，姐姐教我……如今连你们也要去了，这园子里……”她说不下去，只低下头去。

薛姨妈见此，心中大痛，将她轻轻揽入怀中，像哄孩子般拍着，声音里满是怜惜：“好孩子，快别这么说。你虽没了父母，可我这里，早就把你当成自家的女儿了。你记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断不会看着你无着无落。你的终身大事，娘心里头惦记着，也必是要为你做主、替你周全的。你万万不可再存了那些孤苦无依的念头，白白煎熬自己。”

黛玉眼泪无声滚落，宝钗在一旁静静看着，眼中亦泛起温柔水光，待黛玉情绪稍平，她才执起黛玉另一只手，柔声道：“妹妹听见了？你还有一处家，一个母亲。心里要敞亮些，养好身子最要紧。”又坐了片刻，黛玉恐耽搁她们收拾，起身辞去。薛姨妈和宝钗直送到院门口。

宝玉这几日未曾出门，竟是最后一个得知消息的。这日午后，他歪在里间炕上，似睡非睡间，忽听见外间隐约传来丫头们低低的嘀咕声：“……可不是么，箱笼都捆扎起来了。”“唉，宝姑娘那样和气的人……”“听说是后日？姨太太屋里几个相熟的姐姐，眼睛都哭红了……”宝玉扬声道：“外头是谁？”袭人忙掀帘进来。宝玉问道：“你们刚才说什么？谁要搬走？后日是谁要走？”袭人早知道宝钗要搬走，心中也是依依不舍。宝玉与宝钗这些年情谊深厚，她料定宝玉听了必然难过，又见他近来身子也不大爽利，便一直有意瞒着。眼见瞒不住了，只得轻声回道：“是……是薛家姨太太和宝姑娘。定在后日，就要搬回自家宅子去住了。”

宝玉呆呆地坐在那儿，脸上血色一点点褪去，一脸茫然，半晌，他才慢吞吞地又问了一句：“宝姐姐也要走？”袭人见他这般神色，心中不忍，仍重复道：“是薛姨太太和宝姑娘，后日便要搬回自家宅子去住了。” 宝玉这才慢慢回过神来，一股说不出的空洞凉意，从心里头泛上来，他第一个念头竟是：“林妹妹若知道了，不知要怎样伤心！”可紧接着，宝钗那端庄明润的容颜，那永远含着三分体贴、三分持重的神情，便清清楚楚地浮在眼前，往日那些“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时光，此刻倒了回来，他是那样依赖过她的博学与安稳，敬佩她的周全，赞叹她的丰美，有她在，仿佛纷扰世事都有一处可以请教的余地。可也正是她，每每说出那些“经济学问”将他从温柔富贵乡中冷冷点醒，令他厌烦又无奈。如今，这令他安心又令他气闷的人，竟也要走了么？

呆坐了半晌，那股空落落的凉意催着他，竟不知怎地站起身来。他也不唤人，自己从架上随手扯了件外袍披上，衣带系得有些歪斜，便径直出了房门。袭人在身后轻声唤了句“二爷”，他像是没听见，脚步虚浮地穿过怡红院静悄悄的穿堂。

秋日的园子，午后人迹稀疏，宝玉只拣了条僻静的沿墙小径。风吹过，落叶沙沙作响。不知不觉出了园子，已到了薛姨妈院门口，望着里面依稀走动的人影和隐约的收拾声响，竟生出几分怯意，定了定神，才深吸一口气，迈过那道不高的门槛。

院内箱笼已收拾得七七八八，去了许多陈设，显出几分陌生的空旷与寥落。宝钗正站在廊下，吩咐两个婆子捆扎书箱。秋日淡淡的阳光照在她月白衣衫上。她一转眸，看见宝玉站在月亮门边，便停了吩咐，唇边漾起惯常那温和得体的浅笑，道：“宝兄弟来了。”宝玉道：“姨妈不在么？”宝钗道：“去老太太那儿了。”

宝玉一步步挪过去。满腹的话，想问她为何去得这般决绝，想嘱咐她千万保重，想请日后常回来……可撞上她平静无波的目光，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头，只化做干涩的一句：“宝姐姐……这便真要走了？”“是，诸事都已齐备了。”宝钗声音依旧平稳，听不出离去的波澜，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极寻常的家事。

宝钗平静地看着他，目光澄澈如秋水，似乎将他那点复杂的、上不得台面的心思，照得通透。她好生轻缓地叹了一声，那叹息却沉沉压在宝玉心上。她语气柔和，却也带着一种斩断似水的决然距离，一字一字说道：“往后，你好生念书上进也好，仍爱在这园子里嬉游也好，都要保养好了身子，各自珍重罢。”

不知自己是如何辞别出来，回到怡红院，宝玉对袭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她今儿没怎么说话。”袭人只当他是伤心糊涂了，忙劝道：“宝姑娘是最有分寸的，临别自然只说保重的话……”宝玉对袭人丢下句：“平素你们那么好，也去辞一辞吧。”便进了里屋自己躺下了。

话说薛家一众人从荣国府的朱甍碧瓦、雕梁画栋里搬出来，回到城西文昌巷薛家自家的两处旧宅，其间的氛围落差，但凡经历过前者繁华的，难免要生出几分感慨。

两处宅院，原是薛家早年在京置下的产业，虽也是体面门户，却终究没有荣国府的气派。东头薛姨妈带着宝钗、香菱住的三进宅院，先前一直托付可靠的管家打理，常年有人清扫，故而洁净如新。黑漆大门内，影壁古朴，庭中老槐枝叶参天，秋阳透过枝叶洒下，满院尽是疏朗清光，静得能听见落叶拂地之声；正房后园的紫藤老干虬结，虽无花期，藤荫却覆了半廊，透着岁月沉淀的沉静；宝钗住的东厢，窗下细竹是早年栽种的旧物，风过飒飒，更显幽寂；香菱养病的后院厢房，独门独户，清净无扰，原就是薛家早年预备给长辈静养的地方。

西尾薛蟠与夏金桂住的也是三进院子，也是自家另一处旧宅，规模略小些，先前租与体面商户，收回后稍作修葺，朱漆大门的铜环虽亮，却带着旧物翻新的温和，而非刻意张扬的生硬。院内的石榴树是早年手植，这时节挂着些红得发暗的果子，映着粉墙黛瓦，透着几分家常的烟火气。里头的家具陈设，多是薛家旧物，虽不比荣国府的奢华，却也是世代居家的老物件，带着几分温润的底蕴，只是被夏金桂带来的锦垫绣帷一衬，才添了些浓艳的违和感。

那日，宝钗正在窗下看着铺子里新送来的账本，忽听得窗外廊下两个婆子压着声儿闲话。一个道：“回了自家宅子，心里是踏实了，到底比不得府里那等热闹排场，只怕姑娘们冷清不惯。”另一个便叹着气附和。宝钗执笔的手略顿了顿，唇角却浮起一丝笑意。在她看来，世事盛衰原是自有定数，荣国府的繁华喧嚣，终究是身外的热闹。先前寄居其间，纵有百般体面风光，一言一行却总要掂量着分寸，带着几分 “客居” 的拘谨，生怕有半分差池，失了薛家的体面，又扰了主人家的清净。此番从荣府的纷扰里脱身，搬回自家旧宅，虽没了往日仆从如云、宴饮不绝的排场，却换得一身自在安稳。

还有一层，宝钗从未与外人言：她看透了那夏金桂当日肯嫁来，无非是瞧着薛家断不会离开贾府，便有恃无恐，自觉闹得再不堪，薛家为了维持亲戚眼前的体面也得隐忍。如今这份“倚仗”自家先撤去了。搬出府来，便是明白告诉那屋里人：你的闹，你的吵，再也挟制不了谁。纵使你与宝蟾在那一方院里吵翻了天，传到这东头来，也不过是邻舍的烦扰，而非寄居客的丑闻了。香菱已离了那是非地，哥哥薛蟠厌烦了也将终日不归，留下她主仆二人面面相觑，那番泼天本事，没了看客，没了对手，又能翻出几尺浪去？

梅翰林前番邀贾政过府赏菊，贾政心中领情，隔了几日便回帖相请，邀梅翰林至荣国府品鉴新得的一幅宋人《秋山雨夜访友图》，兼品今岁新进的庐山云雾茶。梅翰林欣然赴约。他心知薛家姑娘宝琴自进京后，已拜在王夫人名下为干女儿，更得贾母百般怜爱，视若亲孙。更紧要者，宝琴父亲业已仙逝，母亲又患痰症，起居尚且需人扶持，万难长途跋涉入京主事。如此，贾府于情于理，都已是唯一可代宝琴主张大事的依仗。他与贾政在书房中对着画轴论罢笔意源流，啜饮半盏清茶后，便从容将话引至正题。

梅翰林道：“政老，今日赏画品茶，清雅尽兴。有一事，存于心中多时，借此良机，欲与政老一叙。”他神色端肃了几分，话语间透出些许慨叹，“便是当年与金陵薛公为小儿砚修、令甥女宝琴所定的婚约。本是美谈一桩。奈何薛公竟先赴道山，宝琴姑娘之母又长年抱恙在乡，儿女大事，竟一时失了主张。之后仆又奉旨南行，蹉跎二年，每思及此，于故友有愧，于小辈有责，心中实是不安。”

贾政闻之，面色亦转郑重，颔首道：“翰林公拳拳之心，深为感佩。薛家弟妹之疾，确是难事，万不能劳顿。如今宝琴既长托于寒舍，家母与内子皆疼爱逾常，视如己出。她虽失怙恃之依，然在舍下，断不会叫她于终身大事上失了照应。翰林公今既还朝，重提旧约，正是全两家之好、慰故友之灵的善举，何来‘不安’之说？”

梅翰林见贾政如此通达体谅，道：“当年与薛公，乃是知交契谈，口头上定了儿女之亲，惜乎未及行问名纳采诸礼。如今情形特殊，薛姑娘尊亲俱难主持，一切礼数，但凭贵府与老太君为王夫人做主，则仆既可对故友，亦可安己心了。”贾政捻须沉吟，便道：“翰林公思虑周全，既蒙信赖，弟当与家母自当尽心，将宝琴当作自家女孩儿一般，依礼操持。待禀明家母后，开春便择吉日，请官媒正式过府议定。”

当晚贾政来请安，夫人也在，便将梅翰林之意禀明，末了特提起：“宝琴是薛家女儿，如今她母亲如此，姨妈是她伯母，乃薛家现下最当家的长辈。纵使我们疼惜宝琴，愿代为操持，这主婚之名、必得恭请姨妈出面主持，方合礼法。”贾母道“很是，很是。我们心疼孩子，终是外姓。姨妈是她正经伯母，犹如半母，这事非她点头主持不可。” 王夫人亦道：“老爷说得是。有她为宝琴主张，才是正理。。”

贾政见母亲与夫人皆以为然，便道：“既如此，儿子意欲明日便备礼，命琏儿亲至姨妈处，将梅家之意、我等之思，详尽禀明，一切但听姨妈示下。若姨妈愿亲自过问细节，自是最好；若因居外不便，授权府中协办，亦必以姨妈之名行事。”

次日，贾琏便奉命前往薛姨妈新居。及至听贾琏委婉说明梅家求亲、贾政贾母恳请自己以薛家伯母身份主婚之意后，她心下一片温热，对身旁的宝钗叹道：“老太太办事，真是守礼的大家风范，一点不肯差错。他们本可径直定下，如今却将这名分大节看得这般重，是极尊重我们薛家了。”

薛姨妈对贾琏正色道：“回去务必禀告老太太、老爷、太太，说我感激他们这番至诚周全体贴的心。我这做伯母的，主持侄女的婚事，是分内之责，义不容辞。一切便依府上与老太太的主张办理，我无有不从。到了行纳采、问名诸礼的正日子，我自然过来，以薛家伯母之名，受礼定约。外头诸事，少不得还要多倚仗老爷、琏二爷费心操持。”

自此，两府便以薛姨妈为主婚之长，正式开始议定吉期，筹备六礼。一段良缘，终得依礼依情，稳稳促成。

第二十七回

梅府求聘琴卿待嫁 诸芳偕聚芳园同欢

初春这日，荣国府正门大开，仪门外早早便有穿戴整齐的仆妇等候。原来，是梅翰林家郑重请动了一位有体面的官媒，前来行纳采之礼。那媒人衣着光鲜，身后跟着的小厮，恭恭敬敬捧着一对以红绸系住，象征信义白额大雁。

一应事务由薛姨妈主理，贾母与王夫人则以太上长辈与干娘的身份，于荣禧堂正厅受礼。媒人满面春风，先向贾母、薛姨妈等道了万福，口中便是一篇早已备好的赞词，无非是“天赐良缘”、“金玉相连”等语，盛赞梅家公子砚修才品端方，与宝琴小姐实乃天造地设的一对。薛姨妈心中虽觉完了一桩大事，面上却只谦辞道：“小女陋质，恐难匹配令郎高才。”几番礼让后，方端庄应允，命人收下了那对作为信物的大雁。贾母坐在上首，含笑看着，这桩拖延已久的婚事，总算开始。

紧接着便是问名。媒人郑重请取宝琴小姐的年度八字。薛姨妈早已备好，将写有宝琴生辰的庚帖交与媒人。那帖儿封得严实，由媒人捧回梅府，置于宗祠祖先位前，焚香占卜。次日梅家便备好了纳吉之礼，除婚书外，另有几色精巧吉祥的礼物，一并由媒人送至贾府。薛姨妈与王夫人细看了，心下大定。到了纳征大礼那日，梅家将备好的聘礼，浩浩荡荡抬至荣国府。但见朱漆礼盒、描金箱笼，一抬接着一抬，从仪门直排至前院。打开来看，里头赤金首饰、绸缎裘皮、礼锞银两、喜饼海味，各色物品无不精美丰足，王熙凤虽在病中，也强撑着与平儿出来，帮着薛姨妈、王夫人一同验收、登记造册。并将迎亲那日定于三月初二。

为了方便主持宝琴婚事，薛姨妈带着宝钗初春便暂时回到贾府，为就近宝琴，和宝钗还是住在在园子外面，靠贾母那座院子里。自己的妹妹出嫁，薛蝌回来帮忙张罗原来薛蟠的书房里住，帮忙张罗。而已经和他订了婚的邢岫烟，也暂且回来李纨处。那孙绍祖在京候缺落选，将不得不回大同依旧去当他的指挥使，迎春也得随行，故贾母以宝琴婚事为由，派人将迎春接回来住些天。孙绍祖心中不快，碍于老太太，也只得允了。故此迎春也暂住紫菱洲。李纨见姐妹们都在，也将李纹、李绮叫回来相聚。一时间大观园里又热闹起来。

去年宝钗、迎春、李纹、李绮、邢岫烟等相继离园，偌大一座大观园，便如一夜北风过，骤然空寂冷清下来。入了冬，寒气侵骨，园中景致也换了颜色，山石寂寂，池水凝滞，一派萧疏气象。

凤姐的病，自中秋后便再未见起色，反有沉重之势，平儿日夜在榻前伺候，荣国府内宅的担子，便沉沉压在了探春肩上。她日日随着王夫人、李纨理事，晨起即至，深夜方归，娇妍的脸上也染了薄霜似的倦意，言语行动间却更见果决利落，只是望见自己往日读书作画的轩窗时，脚步会微微一顿，眼中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寂寥。

贾母自甄家被抄的噩耗传来后，心境便郁郁不乐，常独自坐在暖阁里，对着烛火出神。宝琴极是乖巧，便日陪在老太太身边，或轻声细语说些南边的风物，或静静地陪着下一盘棋。她面上仍是明媚笑意，心里却似藏着云雾漂浮。这待嫁的光阴便被拉得绵长，陪伴贾母，于她倒成了一种温暖的寄托。

那惜春自经历了抄检大观园的纷扰，越发将世事看空，性子也更加孤僻。她常独坐蓼风轩，对着尚未完成的长幅《大观园行乐图》画稿，或是几卷冷僻的佛经，一想便是半日，除了来访的静慈师太，几不与外人交接，偶尔远远望见人，便如惊鹿般避开了，园子里只与枕翠庵的妙玉，倒还偶有清谈。

黛玉原是爱散不喜聚的性子，如今园空人稀，天寒地冻，她素日畏冷，嗽症也易起，便更少出门了。除了定省之礼，终日只在潇湘馆内，或拥炉看书，或对窗临帖。值此清寂之时，宝玉来得却比往日更勤，二人或围炉夜话，或共读一首新诗，窗外是北风呼啸，屋内却暖意融融，灯花轻爆，成就了许多无人打扰、心意相通的静谧时光。

独有史湘云，性情还是那般活泛爽利，耐着性子打发了些时日。或寻李纨闲话，又往探春理事厅上去凑个热闹，找袭人做做针线，或去潇湘馆搅了宝黛的清静。无话时便各自散了，园子里声息渐稀，一个冬天竟也这般消磨了大半。

不提旧年史湘云如何闷煞，单说宝玉听袭人说宝钗与薛姨妈回来了，连忙穿衣往潇湘馆叫黛玉一同去，不料说是已经去看薛姨妈了。宝玉便转身来，彼时初春天气，他沿沁芳溪西岸快步南行，脚下青石板径扫得干净，溪冰初泮，细流叮咚绕着青石，偶有几尾小鱼拨着碎冰游过，岸旁衰草下早拱出星星点点的嫩黄草芽，沾着晨露润润的。不多时行至柳堤，嫩条垂在溪面轻轻拂动，搅碎了溪中云影。前面便到了溪流闸口边的南角门。守角门的婆子见是宝玉，连忙行礼，宝玉摆手免了，抬脚出了园门，外头便是荣国府的抄手游廊，廊下阶边也疏疏生了些新草，红廊映着初春淡蓝的天，暖风卷着院角腊梅的余香，走到薛姨妈院子，穿过前院，便听到宝钗与黛玉说话声。

宝琴即将出嫁的消息，早已在府里传开，那些为婚事预备的朱漆箱笼、往来忙碌的陌生婆子，都像无声的宣告。黛玉自然为宝琴高兴，可那份高兴底下，却压着一块自己也不愿深究的的石头。宝琴与她，何其相似。都是少年失怙，客居亲戚之家。如今宝琴的母亲又病着，无法亲身主持。可宝琴又是何等幸运。她有嫡亲的姨母薛姨妈挺身而出，为她上下打点；有贾府这高门大户，乐意做她的娘家，将一场婚礼办得风风光光，给足体面。那她自己呢？这念头像一枚细针，在心头最软处轻轻一刺，她也有心疼她薛姨妈，也曾得她“必为你做主”的暖心承诺。薛姨妈待她再亲，终究只是曾经客居的亲戚，她愿做主是否能得到老爷、太太的同意？

宝玉听见正是宝钗温和的声音：“……妈妈自然会料理妥当。你只安心养着身子便是。”宝玉加快脚步，刚至门前，便听里头黛玉的声音轻轻响起，接上了话头，那语调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妈和姐姐这般操劳，我……我原是替琴妹妹欢喜的。只是眼见着这满院的喜庆，有时不免想到……”正此时，门外传来宝玉的声音“是宝姐姐吗？我可来得巧了！”屋内的人声立刻停了。旋即，宝钗稳重柔和的嗓音迎了出来：“是宝兄弟？快进来吧。” 莺儿已从里边打起了帘子。

宝玉迈步进去，只见薛姨妈坐在临窗的暖炕上，黛玉便挨在她身边，薛姨妈一只手正握着黛玉的手，轻轻拍着。宝钗则站在炕桌另一侧，手里还拿着一本红纸册子，像是礼单。三人面上都带着笑，只是黛玉的眼圈儿似乎有些微红，见她进来，那笑意在唇边漾开，却不如宝钗那般舒展自然。宝钗放下册子，含笑看他，“这阵子园里冷清，你怕是早闷坏了。”宝玉目光落于宝钗身上，数月未见，她竟褪去几分少女的娇憨灵动，越发丰润端雅，沉稳练达。宝玉不敢多看，先上前给薛姨妈请了安，又朝宝钗作揖，这才挨到黛玉那边椅子上坐下。

荣国府里连日热闹，贾母的心境也随这满院喜气舒展开来。这日她特意唤探春过来，命鸳鸯捧出一大包银子，嘱她只管安排园里姊妹的宴聚，好生款待，不必省俭。探春领着众人谢过恩，便日日在园里张罗，时常安排姊妹们相聚一处。彼时探春理事愈发娴熟自信，调度安排井井有条，竟俨然有几分凤姐的利落风范，连平儿看了，也暗自心里折服。

众人似都隐隐有了预感，知这或许是此生最后一回这般齐整的相聚，个个心里都暗自珍惜。不似往日那般在园里各处闲游嬉闹，只愿凑在一处，说体己话，道家常笑谈。姊妹们尤爱聚在探春的秋爽斋。探春素性疏阔，斋中那张大案最是相宜，大家或围坐案边，或随

意趴坐，既不显得逼仄，也无空荡冷寂之感，反倒添了几分骨肉相依的亲密。斋中门窗尽敞，院外的融融春意丝丝缕缕漫进来，绕过相聚的人影，与这一众或将各赴人生新途的女儿家相映相融。阵阵笑语穿堂绕梁，清朗朗的，竟将满心愁绪的迎春、日渐孤僻的惜春，也暂时拉回了旧时大观园里那一段天真烂漫、无拘无束的光景。往日的烦忧、日后的迷茫，都被这片刻的欢洽暂且掩去。

这日晌午，一众姊妹陪着老太太用了中饭，席间老太太兴致极好，饭后老太太休息，众人便往秋爽斋来。此时的探春行事更见周详，亲往栊翠庵请了妙玉前来，又特意邀了鸳鸯、平儿、袭人相伴，竟是不分主仆、一同行乐之意。此番聚首原是为宝琴出阁助兴，故而宝琴坐了正中，宝玉随意坐于她左手边。探春拉过鸳鸯，让她挨着宝琴右手边坐了。自宝琴来府，便长住贾母房中，与鸳鸯朝夕相伴这些时日，鸳鸯对她这一去，心底也满是恋恋不舍。宝玉生来最喜的，便是与一众心意相投的女儿们欢聚一处，只愿这般光景是场永不散的筵席，故而这几日里，他竟是比旁人更添几分欢喜。

宝玉侧身瞧着满面喜气的宝琴，忽然笑着对众人道：“恐怕在座的，只有我和宝琴姐姐的未来夫婿，曾有过交往。”一语落罢，屋里霎时静了下来。众人果然都未曾见过梅砚修，便是宝琴自己，也只是远远隐约见过一面，故而个个凝神屏息，都想听听这位梅公子究竟是何等人物，连宝琴也含着浅笑，目光里满是鼓励，催他往下说。

宝玉便将那日贾政带他、贾环与贾兰往梅翰林家赴会，梅公子邀他至书斋闲谈的事，绘声绘色讲了一回，又连连夸赞梅公子器宇轩昂、谈吐清雅。宝琴坐在一旁，听得垂眸含笑。李纹闻言，轻声问道：“那梅公子写的文稿，宝哥哥回来可曾仔细读过？”宝玉做了个鬼脸，笑道：“梅公子学问太渊深，我竟读不大懂。不过我和他闲话那些江南的风土人情，倒说得上几句。” 说着转头看向黛玉，笑谑道：“这些江南说辞，可都是从你那里偷学来的。”一语惹得满室之人都笑了起来，黛玉也抿唇含笑。

宝钗含笑环顾一圈，问道：“咱们姊妹里，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李纨听了，便用手指了指身旁的探春，打趣道：“官媒人来提亲的，怕是要把咱家的门槛都踏平了。”众人闻言，皆笑将目光投向探春。探春只摇了摇头，唇角含着一点矜持的笑意，并不接话。李纨忙又补道：“不过呀，都教太太给婉言挡回去了。”宝钗顺着问：“这却是为何？” 李纨笑道：“这缘故，你得问鸳鸯。” 鸳鸯便轻声接话：“老太太发了话，说‘舍不得’。”袭人在旁听见这句，心里倒是暗自一松。她总记着当年秦可卿托梦给凤姐时那句“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谶语，生怕探春出嫁便又去了一春。

宝玉早已站起来，走到探春身边，轻轻拉了下她的衣袖，高声道：“我第一个赞同老祖宗！”探春笑着拂开他的手，道：“怎么也轮不到我来说。你且问问云妹妹去，她叔叔家下月就回京，怕是有人要回府待嫁了呢。”宝玉一听，立即转身走到史湘云面前，眼巴巴问道：“当真？”

史湘云先是一怔，随即双颊飞红，伸手在宝玉肩上轻捶一下，嗔道：“又来冤我。叔叔回京是真，家里提过亲事也不假，可哪里就急到‘待嫁’了？偏三姐姐说得活灵活现，倒像我明日就要出阁似的。仔细我告诉老太太去，说你们尽会欺负人！”说完自己先撑不住，笑出声来，那爽脆的笑声带着几分英气，惹得满屋人都笑起来。她又朝宝玉仰一下头：“你既这般好奇，等叔叔回京，自个儿问他去！省得在这儿瞎猜。”

宝玉心中实为湘云欢喜。他与那卫若兰本有数面之缘，又觉二人品貌相当，堪称良配。此刻便站着说起那桩旧事：“前儿我骑马往北静王府去，半路遇上若兰兄带着他们一队人，鲜衣怒马地从后头赶上来，招呼说话，若兰兄一副大丈夫英雄气概。”卫家与贾家原是世交，座中姐妹亦有曾见过的，纷纷点头称是。宝玉笑道：“我都不敢与他多谈，怕露了

怯，马骑得不如他稳，弓也拉不开他那般满。回来想着，梅公子那些经济文章学不来，趁着年轻，学若兰兄练一身骑射功夫总还使得。便带了茗烟，偷偷去练射箭。”

他说得兴起，竟起身比划起来，如何挽弓，如何发力，末了如何不慎扭了筋，一瘸一拐蹭回怡红院的狼狈模样，学得活灵活现。众人早已笑得东倒西歪。宝玉还叹道：“箭没学成，回来倒挨了袭人一顿数落。”惜春便问：“袭人姐姐说你什么？”宝玉学着袭人平日温柔又无奈的口吻，细声道：“说我‘又瞎逞能’”。

大家目光便都转向袭人，只见她边笑边摇头，却说不出话來，只拿眼望着宝玉，又是好笑又是无奈。宝玉却又添了一句：“所以说呢，文有梅公子，武有若兰兄，独我是个最没用处的。”这话原是宝玉一贯的自嘲戏语，可此刻说来，却不知怎地触了实处。满屋的说笑晏晏，戛然而止，竟一时无人接话。

倒是坐在最边上，平素当着众人最少话的惜春开腔道：“二哥哥不要这么说，依我看……”她声音不高，却让满屋都静心来听。“这世间万事，都讲个‘缘法’与‘位份’。佛经里说，勤行其道无分大小，各尽己心各守其宜。梅家公子是那经世的文星，卫家哥哥是护国的武曲，这是他们的位份，也是他们的缘法。二哥哥你的位份，”她轻轻顿了顿，目光清冷地看向宝玉，“便是坐在这锦绣丛中，受用这太平清福。文星照拂，天下少些冤狱；武曲镇守，边疆不起烽烟。 这两样都有了，才供养得起这满园的富贵、诗书、还有我们姐妹相聚说笑的这一晌光阴。若人人都去做了文星武曲，那这清福谁来享？所以二哥哥说自个儿‘无用’，我却觉得，这恰是那文有用、武有用之后，结出来的‘果’。好比园子，有人栽花，有人筑墙，更得有人闲下来，看花开花落，这园子才算个圆满景致。你若也去砌墙，这看花的人岂不就少了？”

说到这里，惜春那向来没什么表情的脸上，竟极淡地浮起一丝几乎看不出的、近似调皮的笑意，细声补了最后一句：“依我看，二哥哥这份‘清福’，怕比那拉弓写文章，还难修呢。你那时被二老爷逼着读书，这次被箭硌了手时，可不正是修行这享福的功课？”

此言一出，众人先是一愣，细想之下，竟觉得这充满佛理机锋的话，歪打正着，又豁达又诙谐。既捧了文武之人的价值，又把宝玉的“无用”抬到了“圆满之果”和“难修之福”的妙境，让人无从反驳。宝钗第一个会过意来，以帕掩口轻笑。黛玉眼波一转，已瞥向宝玉。果然，宝玉自己先忍不住，“嗤”一声笑了出来，那点自嘲的尴尬顷刻消散，厅内重新漾起一片更轻松了然的笑声。湘云早已拍手笑道：“四丫头今日可算开了金口！这一番话，比那些高僧说得还有趣！”

入夜的荣府还浸着日间的融融喜气，探春念着贾母那边少不得人伴乐解闷，便嘱李纨带着宝琴、李纹、李绮与邢岫烟过去凑趣，自己则邀了迎春、惜春、黛玉、宝钗、湘云，一同往宝玉的怡红院来。这六人皆是骨血相连的至亲，自小同在荣府贾母这边长大，彼此熟稔得不必言语便知心意。

怡红院屋内只点了几盏软纱灯，暖光漫过窗棂，袭人、麝月在案上摆好清茶细果便退了出去。无那些繁文缛节，倒比别处更显自在。此番相聚，竟无一人再提那各奔前程之话题，只是将那一桩桩往事，轻轻翻了出来。迎春性子温软，又即将跟那凶恶夫君前去大同，内心充满留恋。先轻轻叹道：“我和四妹妹、云妹妹，都是自幼失恃的，若不是老太太一片慈爱，把咱们接过来，又有二婶子代行母责，细心照拂，才过了这些年尊贵的好日子。”惜春敛了平日的清冷，微微点头，语声轻淡却字字真切：“老太太的疼，二婶子的周全，咱们记一辈子的。” 湘云攥着迎春的手道：“可不是！我从前在史家，哪里有这般热闹贴心，到了这里，跟着老太太、二婶子，和你们，才晓得家的滋味。” 三人说着，满心皆是感念。

宝玉坐在一旁，听着这番话，心头阵阵温热，转念想起姐姐元春，至亲姐妹中只有她不在，不由得轻叹：“说起抚育的情分，我倒想起大姐姐来。幼时她亲自教我认字、描红，连吃饭睡觉，都要她哄着。如今却隔着深宫重院，想见一面比登天还难。” 一席话落，屋内一时静了静。

忽的探春笑了，抬手拂去这轻愁：“倒别尽说这些，还记得咱们未进大观园时，我和大姐姐、四妹妹同住一处，三间屋子连在一处，形影不离的光景吗？大姐姐性子软，总替我和四妹妹遮掩顽劣的过错；四妹妹那时最爱画小人儿，把咱们姊妹几个都画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却宝贝得紧，谁也碰不得；我那时总领着你们去园子里扑蝶、摘莲蓬，惹得嬷嬷们追着喊，如今想来，都是顶有趣的事。” 迎春被勾起回忆，浅浅笑了，眼尾漾着温柔：“你那时最是淘气，领着四妹妹爬树摘桃，反倒摔了一跤，竟赖在四妹妹身上。” 惜春也难得露了笑靥，抿唇道：“明明是三姐姐推我，反倒说我绊她。” 众人听着，都笑作一团。

一旁的宝钗与黛玉，挨坐一起，臂膊轻靠，往日里那点芥蒂误会，早如云烟散尽，如今只剩心心相印的亲厚。黛玉听着众人说笑，鬓边碎发垂落颊边，宝钗伸手便替她轻轻捋到耳后，动作自然又亲昵；黛玉转头看她，眼底含着笑，眸光相触，便知心意。

宝玉坐在姊妹们中间，目光徐徐掠过眼前这六人：探春是一父所出的亲妹，迎春、惜春是同宗的堂妹，黛玉是姑母留下的唯一血脉，宝钗是姨妈家的掌上明珠，湘云更是祖母史家那头的侄孙女。个个与他血脉相连，是他自小相伴、素日里最珍重疼惜的人。她们伴着他一道长大，多少欢笑嬉闹，多少晨昏琐细，早已深深织入年岁肌理中，成了命里再难拆解、也最怕失却的牵挂。

迎亲前一日，薛姨妈在藕香榭设下小宴。水榭清敞，暮色初合，席面精巧雅致。众人依序落座，气氛温静，不似往日嬉闹。薛姨妈举杯说了几句吉庆的例话，宝琴起身敬过，仪礼周全。宴至月色满盈，清辉洒在残荷水面，便也到了散时。薛姨妈面露倦意，由宝钗扶着先行离去。余下众人又稍坐片刻，见夜色渐深，也就各自起身。纷纷与宝琴互相道了“珍重”，三三两两散去。藕香榭转眼空寂，唯剩满桌杯盏与一池泠泠月影，幽幽地照着这场恰到好处、终须一别的团圆。

宝琴出阁，迎亲之日至矣。荣国府正门前街衢间，已搭起一座宽敞的青庐彩帷，此庐原是为新娘登轿时遮挡路人目光所设。府中贾母院内厢房里，大红织金喜服与珠翠冠饰早整饬停当，薛姨妈亲自监看，数名全福嬷嬷并莺儿、琥珀等得力丫鬟，伺候宝琴一层层穿戴起这身华贵礼衣。镜中佳人面如满月，在珠翠环伺、宝气流光的映衬下，明媚不可方物。

吉时将至，外头鼓乐声由远及近，喧阗盈耳，梅家的迎亲队伍已至府前。新郎梅砚修身着吉服，骑乘系了红绸的骏马，在族中子弟与官媒簇拥下，于府门前下马。贾赦、贾政等率众出迎，将一行人请入府中，依礼款待，仪节周至。

此时内院正厅，香案早已布设停当。贾母端坐正中，薛姨妈与王夫人分坐两侧。宝琴身着大红礼衣，由两名嬷嬷搀扶，缓缓行至厅中，面朝三位长辈屈膝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谢贾府待她如亲女、以娘家相待，又谢薛姨妈代其父母主婚。贾母满心不舍，却连声道：“好孩子，去吧，去吧。” 礼成，宝琴起身，嬷嬷为她戴上那顶特为翰林家新妇备下的珠络垂坠翟冠。外头催妆乐骤起，正是发嫁的吉时。薛蝌稳步上前，在她身前屈膝蹲下。宝琴轻伏于兄长虽尚单薄却甚坚定的脊背，薛蝌稳稳站起，跨过内院门槛，穿过庭院，一步步向大门外的青庐与花轿行去。

依预排的仪礼，薛蟠、薛蝌为薛家本宗代表，贾琏、宝玉则为贾府这门至亲姻戚代表，四人皆身着吉服，率领一队同样穿鲜丽吉服、精神抖擞的小厮仆役，骑马侍立轿后，成送亲

之列。花轿帘幔轻垂，鼓乐喧天，声浪鼎沸。梅砚修在轿前马上拱手为礼，迎亲队伍便缓缓启行。薛蟠、薛蝌、贾琏、宝玉四人紧随轿后，其后便是装载妆奁的抬盒，以及送亲的马车、仆妇仆从。一行人马浩浩荡荡，在震天喜乐与沿途观瞻者的簇拥中，热热闹闹向着梅府方向迤逦而去。

第二十八回

叹迎春随狼归大同 奉皇命许婚向青海

宝琴花轿的鼓乐声尚在耳畔，孙绍祖派来接人的婆子，已到了荣国府。那婆子言语间虽还带着几分恭敬，神色里却露着催促。迎春在屋中听得丫鬟回禀，怔怔立了半晌，眼底掠过一抹认命的黯淡。若再迟滞片刻，回去不知又要受何等折辱。当下默默起身，便往贾母上房来辞行。

及至贾母房中，迎春端端正正跪下，未出一语，泪先落了下来。“老太太，” 她声音哽咽，却强自撑着，字字说得清晰，“孙女…… 这便要随来人回去了。此去路途遥迢，不知何日方能再回来，给老祖宗磕头问安。” 她又道出：自小便养在老太太跟前，蒙老祖宗百般疼爱、万般庇护，那些年，乃是此生里最称心如意的辰光。如今身不由己，唯有日夜在心中为老祖宗祈福，愿老祖宗福寿绵长。

贾母望着她，心中如明镜一般。这门亲事，她从一开始便不依，奈何贾赦主意已定，执意作成。如今木已成舟，见迎春形容怯弱，泪光里满是隐忍的苦楚，却又万般无奈，老人家心口便如堵了块寒石。攥住她冰凉的手，千叮万嘱：“我的儿，你记着，万事忍让些原是女子本分，可若真到了万分难处，千万别自己憋着埋着！定要打发人来，不拘寻着谁，也务必给你父亲、给你琏二哥哥捎个信儿……或是直接送信儿到我这儿！记住了？”

见迎春垂泪点头，贾母方颤着声对鸳鸯道：“去，把我那件乌云豹里子、玄狐皮出锋的大氅取来。” 鸳鸯忙应声去了，少顷取来那氅衣，果是厚重华贵，狐毛色光润如水。贾母亲手抚了抚衣料，递与迎春：“大同那地方，冬日天寒地冻，你身子素来弱，把这带着，千万…… 别冻着了。”迎春又转向王夫人磕头，谢她多年照拂养育的恩义。王夫人心中也自酸楚，连忙亲手将她扶起，絮絮说了许多 “保重身子”“孝顺翁姑”“与姑爷和睦相处” 的安慰话，末了只是轻轻一叹，道：“也去你爹娘那边磕个头，告个别罢……”

一众姊妹送迎春至二门，立在廊下望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她走几步便回首望一眼，眉眼间尽是不舍，众人心头都压着一个不敢说出口的疑问：她跟着那孙绍祖远赴大同，此番一别，还有相见之日？这一问，原是有答案的：这便是永诀。

保龄侯史鼎外省大员任期已满回京，史湘云回府待嫁不表。

迎春、湘云一走，邢岫烟也去了父母邢邢忠夫妇那儿。再过一日，薛姨妈、宝钗惦记这家里生病的香菱也回城西。李纹、李绮两姐妹随之也回了她弟弟家。大观园又冷清了下来。

却说薛姨妈与宝钗城西住所，虽觉疲乏，心中却还萦绕着几分嫁女的圆满慰藉。先来后院厢房里香菱的卧处。走几步掀帘进去，薛姨妈随后跟上。只见屋内窗扉半掩，光线昏朦，香菱恹恹地歪在枕上，一张脸白得竟像那糊窗的软烟罗，不见半点血色。不过这七、八天光景，她竟似又消瘦了一圈，下巴尖得厉害，眼窝也深深陷了下去，唯有一双眸子，因发热而显得格外亮，却又空洞洞地望着帐顶，听见人来，眼珠才缓缓转动。

薛姨妈心中猛地一揪，上前握住她的手，只觉那手瘦骨支离，肌肤滚烫。“这才几日，怎么……怎么就重成这样了？” 声音里已带了颤。香菱勉力想笑，嘴角只微微牵动一下，气若游丝：“太太和姑娘回来了……我没事，就是身上懒，贪睡。” 她越是这般温顺安静，越让人心酸。

宝钗已伸手去试她额头的温度，触手一片灼热。她眉头紧蹙，回头便命莺儿：“快去将前儿岳升阳大夫开的方子寻出来，立刻再照方抓两剂来煎上。”薛姨妈坐在床沿，望着

香菱这般模样，往日情景不由纷至沓来。想起这孩儿当初被薛蟠带回家时，还是个怯生生的小丫头，问起家乡父母，一概茫然摇头，只说自小被拐子打骂着养大，连自己姓甚名谁、多大年纪都说不真切，看着不过十二三岁光景。还是宝钗为她取名叫香菱。凤姐儿赞她‘模样好，性格温柔安静’，周瑞家的也说她那品格竟有些像秦可卿。

这“霸王”薛蟠，待她倒也并非全无半点好。抢她回来，倒先让她在薛姨妈跟前伺候，薛姨妈心善，香菱这才算过了几年安生日子。后来明堂正道地开了脸，给薛蟠做了妾。那些年，薛蟠待她总算有几分情意，当年宝玉、凤姐中邪，园中大乱，薛蟠还知道紧着护住她，怕她被贾珍之流轻薄了去。香菱对薛蟠，更是倾注了一片痴心。薛蟠被柳湘莲打了，她哭肿了眼；薛蟠出外行商，她日夜惦念；就连薛蟠要娶夏金桂，她也是真心实意地为他高兴。在那些金桂未至的岁月里，有薛姨妈的疼爱，有宝钗待她亲如姐妹的情分，园中姊妹也都爱重她，连孤高的黛玉都肯亲自教她作诗，那竟是香菱此生最安稳愉悦的一段时光了。

可这一切，自夏金桂进门，便如沙塔般崩塌了。香菱原本身体怯弱，在薛蟠房中几年，皆有血份中有病，一直未能成孕。金桂与宝蟾的折磨磋磨，尚可忍耐，真正将那点温暖与指望连根斩断的，是薛蟠的绝情。听他受挑唆后口出的恶言，身上挨的那无情的棒子，香菱心里那簇为薛蟠燃了许多年的火苗才熄了。她搬离了那屋子，虽跟了宝钗，终不免对月伤悲，挑灯自叹，身子也跟着那心气一道，急速地败落下去。

话说薛家搬出荣国府后，本不耐家中日日吵闹的薛蟠，如今更是整日只在宁国府里与贾珍、贾蓉并一众纨绔子弟厮混，饮酒赌钱，听曲观戏，常常彻夜不归，竟将那西院当作了客店，三五日才露一面，也是昏沉宿醉，倒头便睡。

那夏金桂与宝蟾，初时依旧吵闹不休，一个骂“狐媚子”，一个哭“黑心肠”，摔碟砸碗之声，仍不时响起。可这院子里既无薛姨妈来劝，也无宝钗过问，连薛蟠也踪影不见，那吵闹便如同台上没了看客的戏，唱得再用力，也只剩空落落的回响。几番下来，两人对着吵，也觉无趣。金桂心头那股邪火，便尽数转向了宝蟾这“背主求荣”的眼中钉。

这宝蟾原是个眼皮子浅、心肠笨的，先前仗着薛蟠一时宠爱，竟忘了自己本是夏家带来、卖身契握在金桂手中的红契丫鬟。如今薛蟠不理，她失了倚仗，在主子眼里便与一件碍眼的旧物无异。金桂见她犹自不知死活，心头冷笑，早生了处置的念头。她也不声张，只暗中托付娘家心腹家人，命其务必办得干净利落。不过几日，家人便来回话，说是已寻妥了去处，那边是二百里外曹丹县城的萃华楼，最缺这等颜色鲜亮的年轻女子，价钱也给得爽快。

选定日子，金桂只对宝蟾说娘家有人来送东西，叫她到西厢房去取。宝蟾不疑有它，刚进得房门，便见两个陌生粗壮小厮立在当中，手中明晃晃持着那张卖身契。她登时魂飞魄散，腿一软便跪倒在地，连滚带爬扑到闻声而来的金桂脚边，抱住她的腿嚎哭求饶：“奶奶！奶奶饶了我！我猪油蒙了心，我再不敢了！我给奶奶当牛做马，只求奶奶别卖了我！”夏金桂居高临下看着，脸上半分表情也无，只将腿轻轻一抽，冷声道：“拉走，别脏了我的地。”那两个小厮得令，上前一把扭住宝蟾臂膀，任她如何挣扎踢蹬，只如捆货物般结实捆了，拖出院子，扔进早已候在巷口的青布小车里。马车辘辘而去，巷子里只剩几声隐约的呜咽，旋即消散在秋日的凉风里。

金桂立在院中，弹了弹裙角并不存在的灰尘，唤过另一个从夏家带来的丫鬟舍儿，淡淡吩咐：“把那屋收拾了，她用过的东西，一件不留，全扔出去。” 从此，西院里便只剩下金桂与舍儿主仆二人，平日里那泼天的吵闹骤然止歇。

清明将至，却说这日早朝方罢，忽见西宁郡王加急奏报飞入军机处。原来青海和硕亲王洛桑拉辛寒疾骤发，药石罔效，竟于前月十五日薨了。当今览毕，沉吟片刻，即召军机大臣入殿议事。不移时，诏命颁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青海和硕亲王洛桑拉辛，世守西陲，忠勤素著。今闻薨逝，朕心深为悯悼。其嫡子赫卑曹丹津，夙承庭训，留京侍驾，克谨克孝。兹特命即日承袭和硕亲王爵，着即驰驿归藩，统理青海一应军政事务。沿途督抚须拨兵护送，妥备驿马供顿，毋得迟误。尔其抵青之后，抚绥部众，整饬边备，永笃忠贞，以副朕怀。钦此。”

旨意传至赫卑曹丹津住处。宣旨太监话音方落，曹丹津便伏地恸哭，朝西北连叩九首。待悲声稍定，他扶额起身，眉宇间哀戚未散，心头却已压上一层更沉的重任。此刻忽有一事在心底明灭：他自幼离藩，十数载浸润京华，于中原世家女子的慧心兰质，早存倾慕。荣国府三姑娘探春的才貌风度，他往日不是不知，然彼时身为质子，前程未卜，纵有倾慕之心，亦不敢深想，更遑论启齿。如今既蒙圣恩袭爵，镇守边陲，万里关山一去，再返京师恐渺渺无期，他暗自思忖：“今我为朝廷册封之和硕亲王，名位已定，再无质子之困。她若嫁我，便有王妃之尊，于贾府门楣亦是光耀。于我非但可慰平生倾慕，异日于青海政务家事，亦是贤助。唯父亲新丧，大礼须待后期，奏中当陈明此节，恳请先迎其西行，待服满再成嘉礼。”

此念一生，再难割舍。那袭藕荷色身影，在满堂喧嚷中沉静明亮的模样，于这变故骤生的黄昏里，越发清晰起来。曹丹津屏退左右，亲执霜毫，具本上奏。奏中先沥陈感戴天恩之忱，继而备述仰慕贾氏之意，直言“藩镇要地，臣才疏任重，内闱需贤媛辅佐，庶几可专力边备、抚驭诸部”，特又申明“臣新遭大故，孝服在身，未敢遽行婚仪，乞圣恩准允先迎娶随行，俟二十七月制终，再补行合卺之礼”，伏祈皇帝赐婚。本章既成，缄封谨密，遣亲信侍卫急递通政司转呈御览。

奏折达于内廷，皇帝览之，沉吟片刻，顾谓左右：“赫卑曹丹津新袭藩爵，便求联姻世胄以安家室，其情可察。且能谨守孝制，思虑周全，足见稳练。贾门探春，素闻才品端方，此姻既成，于羁縻边藩、敦睦世族，实有裨益。”遂召军机、礼部并相关诸臣共议，皆称善，即日，颁御旨。

内侍一行捧着御旨，一路疾驰至荣国府。门前侍卫见是明黄圣旨，当即高声传报。贾政正在书房与贾赦商议族中事务，闻听 “圣旨到”，连忙整肃衣冠，率阖府男丁至大门外跪迎，贾母亦携邢夫人、王夫人等内眷在二门外候着。

内侍展开圣旨，以清亮嗓音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青海新袭和硕亲王赫卑曹丹津，忠勤夙著，绥藩请婚，朕甚嘉之。荣国府贾政之女探春，毓出名门，贞静慧敏，德容咸备。兹特赐婚为亲王正室，以彰优渥。

惟念亲王父丧未祧，孝期方殷，然青海藩务繁剧，边圉需固，特准权宜之策。着先行问名纳彩，定聘成礼。令贾氏随王暂返青海，协理内务，绥抚部众。抵青后即由西宁办事大臣协理，于三十日内简仪成婚，俟服阙补行六礼。荣国府备办妆奁，务从俭约，以符制礼。尔曹丹津既受殊恩，宜偕夫人同心勠力，永固边圉，用答朕望。钦此。

圣旨宣读已毕，贾府上下却似被这突如其来的雷霆恩典震住了，偌大的庭院里，竟一时寂然无声，只余穿堂风过。贾政最先回过神来，领众人叩首谢恩，接过那卷明黄绫帛时，手竟微微有些发颤。他素来端严持重，此刻心内却如沸水翻腾：探春是他珍爱女儿，才情志量不输男儿，他私心里未尝没有“若为男子，必能光耀门楣”的慨叹。如今一纸诏

书，竟要将这掌上明珠送往万里之外的青海荒陲，心头剜肉般的不舍瞬间涌上。然而，另一股更沉实的力量随即压下这不舍：近些时日，甄家被抄的消息如阴云笼罩，他虽强作镇定，内心未尝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今这道赐婚圣旨，不啻一道护身符，昭示着圣眷未衰，贾家与皇家的纽带因元春之后，再添一层牢固的亲王联姻。这其中的政治慰藉与家族安危的考量，让他那点慈父心肠，不得不让位于族长的沉重思虑。他起身时，望向内院方向的眼神，复杂难言。

内院早已得了消息。贾母正由鸳鸯扶着站在廊下，初闻赐婚，先是一喜，皇家指婚，又是亲王正妃，何等荣耀！可那“暂返青海”字眼钻进耳朵，老太太脸上的喜色便一点点褪了下去，化作一片灰白的不舍与疼惜。她颤巍巍坐下，未语泪先流：“怎么偏就……青海，那是多远多苦的地界儿！这一去，我这把老骨头，还能见得着她么？”

王夫人在旁，亦是心绪翻涌。探春虽非己出，但自小养在身边，行事大方，理家周到，比之亲女元春另有一份贴心的陪伴，近来更分担了无数家务烦难。此刻骤然要离，如同去了臂膀，又兼远嫁难归，慈母心肠与实用依赖交织，她接着贾母，也忍不住垂泪，却又强自安慰：“老太太快别伤心，这是天大的恩典。去了是正经王妃，替咱们家光宗耀祖……只是，只是这心里，实在割舍不下……”

凤姐正在屋里吃药，平儿急匆匆说了。凤姐怔了半晌，长长叹了口气，靠回引枕上，脸上血色似乎更淡了些。“三姑娘……到底是有大福气的。” 这话说得有些凄然。她与探春惺惺相惜，许多自己因碍着情面或力有不逮处，探春都能雷厉风行处置。自己病体支离，府里开销日大，进项日少，奴才们一个个油滑刁钻，现全仗着探春撑着才勉强维持个架子。她这一走，里外重担眼看又要落回自己肩上，可自己这身子……凤姐只觉得前途一片茫茫，那点子因圣旨而来的“荣耀”，抵不过眼前实实在在焦虑与无力。她对探春，有敬佩，有倚重，此刻全化作了唇边一抹苦涩的笑。

李纨听得消息，内心也是一片失落。她在府中多是依傍探春之势，许多事才好说话。探春不仅爽利明断，待她这寡嫂也格外尊重体谅。如今靠山将倾，想想那些见风使舵、阳奉阴违的管事媳妇，李纨只觉得今后彷徨无依，连探春得嫁高门的喜讯，也冲不散这浓重的迷茫。

最是淡到极处的反应，却在惜春那里。她正于房中临摹一幅佛像，小婵来报时，她悬腕的笔锋未顿，徐徐勾完最后一缕衣褶，方搁下笔。抬起眼，面上静得如古井水，只向小婵道：“三姐姐也要走了。”声气平平，无悲亦无喜。她与宁府的贾珍虽系同胞，情分却疏淡如陌路。荣国府里，迎春、探春二位堂姐却给了她姐妹温存。迎春远嫁大同，已是音书难寄；如今探春一去，更隔万重云山，此生再见恐是渺茫。这热闹人间于她，终究是筵席将散，灯火渐凉。她垂目看向案上未干的墨迹，佛像宝相庄严，眉目低垂，似悲悯，似寂然。忽然觉得，这纸上一方清净世界，远比眼前这纷扰悲欢的红尘，来得真实，也来得洁净。

宝玉正在怡红院窗下看小丫头们穿茉莉花串，说笑声脆生生的。忽有个婆子悄步蹭到廊下，凑近袭人耳语了几句。袭人听着，手里针线一顿，脸色便有些不同，忙摆手让婆子退下，自己定了定神，方走近宝玉身旁，低声道：“才前面传话进来……宫里下了旨，将三姑娘赐婚与青海新袭爵的亲王，不日便要随行西去了。”

宝玉指间拈着的半朵茉莉，“嗒”一声落在石青色衣襟上。他半晌没有抬头，良久，才听得他喉咙里挤出一句：“我……去问问老太太。” 袭人一把攥住他衣袖，声音压得急：“我的爷！那是圣旨！金口玉言，老爷们方才都叩头领旨了！”宝玉并不挣脱，只是眼神空茫茫地望向窗外，喃喃道：“这园子里若没了三妹妹……还成什么园子呢……” 他虽素日是个只愿筵席不散、春花不谢的性子，又何尝不知女儿家长大终须出阁的道理。只

是心里总存着痴想：纵使探春出嫁，总还在京中世家门第，岁时节庆，姊妹间仍有相见之期。何曾料到，一朝圣旨，竟是天涯万里、恐难再见的远别。

袭人在旁听着，心里也覆上一层阴翳。前日里还有“暂且不嫁”话音，今日便来了这婚旨。那“三春过后诸芳尽”的谶语，忽然冷冷地浮上心头：如今，竟又走了一春。

探春在秋爽斋内，听得侍书细细说完圣旨，竟兀自怔住了。她默默走至窗前，推开窗扉，望着院内那几株挺拔的青桐。皇命如天，自然违拗不得。舍得么？自然是千般万般舍不得。可心底里，另一股心绪却也悄然翻涌……解脱。贾府的积弊，她比谁都看得透彻，那日渐沉疴的奢靡，那盘根错节的人情，那入不敷出的困局，犹如一团乱麻，她这“暂理家务”之人有力难施。

如今一道圣旨，竟为她辟出一条未曾想见的去路。王妃之尊，青海之遥，固然前路渺茫，甚或艰险，但那终究是一方全新天地。那位赫卑曹丹津亲王，她依稀记得曾在某处筵席间远远望见过，气度沉毅，不似纨绔之流，他能于此时上书请婚，可见是个有主张、有胆略之人。她关上了窗，转过身来，眼底深处闪烁着复杂难辨的光芒，那里面有不舍，有决然，有隐约的憧憬，也有深藏的怅惘。她对侍书轻声道：“更衣，我去给老太太、太太请安。”

这边荣国府内为探春远嫁之事心绪纷乱。那边忽听得史府那边史湘云，已从保龄侯府出阁，聘与卫府公子。喜讯传到贾府，虽也添了一层虚虚的喜气，各人心中却像隔着一层雨雾，总瞧不真切。贾母正为探春的事悬着心，闻此消息叹道：“云丫头也有了归宿，总是好的。”底下王夫人、凤姐等处，循例备了份礼命人送去，面上说着吉利话。宝玉听了，怔怔地对着窗外枯坐半晌，想着湘云往日豪爽笑貌，又思及探春将远隔风烟，同辈姊妹风流云散，竟无一人能长伴左右，那“喜”字未到心头，先已化作了一声自己也说不分明的叹息。

史湘云嫁入卫家，与那卫若兰公子珠联璧合，伉俪情深，暂且不表。

第二十九回

恨福薄探春别春榭 叹功高青海起逆云

朝廷催促曹丹津早日返藩继位，探春启程的日子便定在了清明。又因曹丹津大孝在身，此番仅是定聘，探春随行，尚算不得正式出嫁。日子紧促，加之上谕明言“备办妆奁，务从俭约”，故而诸事皆从简办理。曹丹津处只依礼行了问名、纳彩之仪，送了定礼；贾府这边，也不必张罗十里红妆，只连日赶着为探春收拾西行必需的箱笼衣物。

探春此行，之所以牵动阖府上下如此深重的不舍，实因她在荣府中位置，分明超越了一个寻常闺阁女儿。她不仅容姿俊秀、谈吐不凡，更难得的是那份洞明世事、经纬庶务的胸襟与才干。在贾母眼中，她是孙女辈里彰显气度、实堪疼惜的一个；贾政心底，则暗叹她胸怀见识竟不输须眉，是能与之议论正经大事的骨血。便是王夫人，虽隔着嫡庶的名分，却自小将她视若己出。

于平辈姊妹间，探春更是别具一格，无可替代。其诗才或不及黛玉灵秀飘逸，性情亦不似湘云娇憨烂漫，然那份不卑不亢的从容气度、处事公允且恩威分明的持重周全，却深得众人敬重信赖。于宝玉而言，这三妹妹更是亦妹亦友，是他混沌天地间，一缕难得的清晖明澈，是可与之议论正务、亦能恳切规谏的知音。

更何况她以庶出之身，凭一己之聪慧与刚毅，在这人情错综、势利暗涌的国公府里，赢得了从老祖宗到管事媳妇们几乎一致的称许，这份“赢得”背后是何等不易。如今这般人物，却要骤然离去，远赴那言语不通、风俗迥异的荒凉边地，如何不叫人觉得，这府里坚实的一块基石，正被生生移走？那离愁里，便不只关乎亲情眷恋，还掺杂着对家族气象的恐慌与惋惜。

探春将整理随行衣物等事项交给随她去青海的侍书、翠墨、小蝉办。自己尽可能多陪在贾母、太太身边。或是进老爷书房聆听父亲临行的嘱托。宝玉知道探春在老太太屋里，也日日过那边看她。老太太知道他俩兄妹情深，这日说道：“今个外面天气好，你俩也别总在屋子里，去院子园子里逛逛罢。”

贾母发话后，天是明净的淡青色。宝玉和探春并肩出了院子，慢慢地沿着那熟悉的夹道往园子里去。道旁的老墙根下，苔痕比往年又厚了几分，湿漉漉地泛着青。“记得么？”探春先开了口，声音轻缓，“小时候，你常带着我，从这条路偷偷跑去旧园子那片竹林子。”一丝笑意掠过宝玉的唇边：“怎么不记得。每回出来，太太总要叮嘱半日，又叫李贵远远地跟着。那时只觉得他碍事。”

说话间已进了园子。潇湘馆静悄悄的闭着门，他们便绕了过去，信步走上不远处的翠滴亭。翠滴亭静静地立在水中，四面环着初融的春水，偶尔有新生的萍叶点点翠色。亭子四面原是雕镂精致的窗格，此刻都敞开着，风从水面迂回地穿进来，带着湿润的凉意。这亭子便是那年宝钗扑蝶时，无意间听见红儿与坠儿说体己话的所在了。此时望去，对岸的草色是旧黄与新绿斑驳地杂着，一两株单薄的杏树，枝上才鼓起些深红的花苞，星星点点，在尚显萧疏的景致里，沉默地积蓄着一点热闹。四下只有细微的水声，和偶尔不知从哪处枝头传来的一两声鸟鸣，脆生生的，反而衬得这午后的园子愈发空寂。

探春倚着亭栏，望了望潇湘馆后头那一片依然青郁的竹林，半晌才说：“那片竹子倒还在……小时候旧园子静得叫人发慌。可有二哥哥在，便不怕了。”宝玉听了，心头一酸，脱口道：“如今新园子也不热闹了。你这一走……怕更要没声没气。”探春叹道：“真是舍不得走……” 宝玉见探春默然望着远处，侧影在薄薄的日光里显得格外清晰，又道出感伤之言，便忙又寻话来说：“妹妹也别太忧心。那时老太太作寿，卫若兰带了他来

过。我在席间听见老爷同他交谈，言语间是个知礼数、有见识的正经人。想来……与妹妹是相衬的。”

探春转过头来，看了宝玉一眼。她眸子里掠过一丝极细微的颤动，那里面确有对他安慰的领会，还有的是“相衬”二字所勾起的、对那万里之外的渺茫。但她仅是轻声道：“嗯。我明白的。”宝玉不假思索地，话便涌到了嘴边：“三妹妹这一去……我心里除了舍不得，其实还有一层不知所措。从前我总劝你别太劳神，那些俗务能不管便不管，可心底里又总觉得，横竖有你在，天大的事也乱不了套。还想着，即便你将来出阁，总在京里，我若没了主意，还能寻你去问。可如今……青海那样远……我是个顶没用的。上回为了桩事，想去求北静王爷，自己心里先虚得没个抓挠，便巴巴地拉上你去见王妃。哪里是真要你帮衬什么，不过是……知道你也在那府里，我心里就像有了底，才敢张那个口。”

宝玉这话说得琐碎，情意却是恳切。探春静静听着，心下不觉有些酸楚。她侧过脸去，望了会儿亭外粼粼的水光，才转回头来，轻声道：“快别这样讲。从我记事起，你便在我身边。往后便是隔了千山万水……你在我心里，也依旧是那个有求必应、处处护着我的二哥哥。”她略停了停，语气愈发郑重起来：“只是我这一去，老太太、老爷、太太跟前，再难尽孝了。日后……总要烦劳二哥哥替我多尽一份心。你心里原是透亮的，真想做成什么事，没有不成的，莫要辜负了他们的指望。至于家里这些事，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凡事多经些心，别总一味随着自己的性子，便是……疼我了。”

清明那日，探春一早起来收拾停当，径直到老太太跟前磕头。接着到老爷、太太房里磕头，最后来到赵姨娘屋里，也磕了头，感谢姨娘生身之恩。赵姨娘这几天倒是心情愉悦，自觉很有光彩，因为贾家所生女儿，如今被皇上赐婚成了王妃。临行探春叮嘱赵姨娘道：“老爷待你一向不薄，要好生珍惜，不要生事，让老爷在老太太面前难做。”赵姨娘也不知是否听懂，只是点头，接着说了几句祝福话。

细雨如丝，丫鬟们擎着油纸伞，探春左手搀着贾母，右手扶着王夫人，平儿在旁撑着凤姐，姊妹们簇拥着一行人缓缓出了贾母院子。园中管事的媳妇、各处有头脸的丫鬟，也都默默随了出来，直至二门前。贾母脚步颤颤，口中只不住喃喃：“我的三丫头……我的三丫头……”那声音含着泪，听得周遭人无不低头掩面。

探春在人丛里微微一顿，目光悄然寻梭。她在找宝玉。正此时，却见一人头戴大箬笠、身披青蓑衣，不知自哪里出来，揭开笠檐，正是宝玉。他望了一眼探春，转向贾母道：“老太太，让我骑马送三妹妹出城罢。”探春忙道：“二哥哥的心意我领了。只是雨路湿滑，骑马疾行，反倒叫老太太悬心。”她语声轻柔，却字字清晰。谁知素日最紧着宝玉的贾母，此刻却握了握探春的手，哑声道：“好孩子……这回，就让他送送你罢。”说罢，将探春的手臂轻轻交到宝玉手中。女眷们便都停在二门内，眼瞧着探春挽了宝玉，一步步朝外走去，上下一片离愁中，二人身影穿过门洞。

二门外，贾政、贾赦、贾珍并曹丹津早已候着。见探春与宝玉并肩出来，众人便簇拥着向外行去。大门外，一列青海骑兵肃然立于雨中，盔甲映着天色，沉肃威严。车队静候，前头是曹丹津的坐骑与仪仗，后头跟着几辆载人装物的青篷马车。探春走到贾政跟前，深深一福：“父亲珍重。”贾政喉头动了动，只抬手虚扶了一下，竟未能成言。探春这才转身，扶着宝玉的手登上马车。帘幔垂下，车队缓缓启行。贾政立于阶上，望着那车队在渐密的雨中愈行愈远，终究忍不住抬袖拭了拭眼角。他平生严肃，期望最殷的是宝玉，可心底最疼惜、最觉辜负的，却是这个远去万里、再难见面的女儿。

曹丹津一行驰过京城大道，宝玉的马车始终与探春的车驾并行。瞥见李贵、茗烟两骑遥遥缀在后头，宝玉心下明白，这必是太太放心不下，特命他们跟来的。

至广宁门外，队伍暂驻。曹丹津策马前来与宝玉作别，宝玉执意要送至卢沟桥，曹丹津不再多言，命队伍继续西行。经过万佛延寿寺前那御笔亲题的“九省通衢”牌坊，众人依礼下马、下车。探春扶着宝玉的手踏下车辕，宝玉摘下自己那顶大箬笠，轻轻戴在探春头上遮雨，低声喃喃：“这一身蓑笠，都是北静王所赠。”过了牌坊，复又搀她登车。过了五里店，宝玉心知离别在即。又行一程，隐隐听得水声浑厚，永定河到了。至桥头，但见浑河汤汤，水色在雨中泛着苍茫的灰黄，迟缓地向远方蜿蜒。卢沟桥石栏柱头的狮子，在雨幕里只剩朦胧轮廓，恍若无数被岁月浸透的、湿漉漉的寂寞影骸。桥西的峰峦失了往日的峻朗，化作一抹又一抹深浅交叠的青灰，渐次隐入空濛的天色里。

过桥后，车队再次停驻。探春掀开侧帘，与宝玉四目相对，千言万语皆凝于这一望中。蹄声得得，曹丹津策马近前。宝玉与他拱手作别，最后深深望了探春一眼，便勒马退至道旁。曹丹津扬手示意，车马再度启动，向西缓缓而行。探春掀开后帘，见宝玉单骑立马桥头，蓑衣垂雨，身影凝然不动，目送车队。随着车马摇动，那身影渐行渐小，终于模糊在迷离的烟雨深处。一阵风挟着冷雨扑进帘内，打湿了她的面颊，与早已淌下的泪融在一处，再也分不清了。

昔有熟知贾家事者，署名“畸笏叟”，曾于书稿之侧批云：“探春远适。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寥寥数语，竟将一族之兴衰，系于闺阁一女之去留。虽不知探春一闺中女子，何以具此擎柱之能，然此批足可印证：探春之于贾府，犹明珠之于玉楗，其辉其贵。

却说探春随那曹丹津一路风霜，跋涉万里，终抵青海。彼地虽寒荒，然王府中自有一番天地。二人遵旨于三十日简仪成礼，婚后竟觉意气相投，探春之明慧练达，于内务抚众甚有裨益，曹丹津亦深为敬重，夫妻相得。再越十月，竟诞下一位小王子，玉雪可爱，王府上下欢腾。消息传至京师贾府，自贾母、王夫人以降，无不念佛称庆，稍慰远念。宝玉闻之，独自对西出神半晌，心中悲喜交集，难以名状。

此后关山阻隔，音书渐稀。偶有商队带来些微消息，也只说“王妃安好”、“世子康健”等语，详情难悉。忽一日，贾政在部中见到朝廷紧急邸报，方知西北生变：那雄踞西域之燕雀思汗国，竟起大军，悍然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陷西藏拉萨。藏人疾驰入京，向天朝求救。圣上震怒，即诏命青海和硕亲王曹丹津起麾下精锐骑兵，又命驻川西的探贡亲王率军，两路并进，驰援西藏，合击燕雀思军。

此讯如一阵穿堂冷风，悄然卷入荣宁两府。袭人与鸳鸯与私下议论一阵，末了也只能叹一声：“三姑娘那边才安稳几日，偏又赶上这动刀兵的年月，往后的事真是难料了。”府中表面虽还维持着旧日章程，可那说笑声到底是淡了。一种说不分明、却又拂之不去的忧虑，如深秋清晨的薄雾，悄无声息地漫上各人心头。贾母唯有凭着日头东升西落，算着那关外的光阴，将一份牵挂在心里无声无息地攒着。

却说又过了些时日，贾政下朝回府，不及更衣便直奔贾母上房来，面上带着这数月来罕见的舒缓之色。王夫人与宝玉恰也在房中陪着说话，见贾政神情，心下都先松了一口气。贾政向贾母请了安，方开口道：“老太太，西北有捷报传来了。曹丹津亲王与探贡亲王两路大军在藏地会师，已大破燕雀思军，收复了拉萨。方才兵部堂官亲口所说，亲王和咱们探春与小世子，均安然无恙。”

一语既出，满室凝滞的空气仿佛忽然流动起来。贾母手中捻着的佛珠停了一停，连声道：“阿弥陀佛，佛祖保佑！我这颗心，总算能暂且落回实处了。”宝玉嘴里喃喃：“……三妹妹平安最好。”

正说着，只听门外靴子响，却是贾赦也闻讯过来了。他向来不多管内宅事，此刻脸上却也带着些与有荣焉的神气，进屋便道：“可是有件大喜事！我今儿个在外头听雨村说起，朝廷里颇有议论，道是此番曹丹津亲王立下大功，又兼熟悉藏地情势，恐怕不日便有恩旨，要加封他‘藏王’的名号，往后西藏一应军政事务，都要委他执掌呢！这可是天大的体面！”贾母与王夫人听了，自是欢喜。宝玉却在一旁忽然脱口问道：“倘若曹丹津亲王真封了藏王，那……三妹妹是不是就能随他进京谢恩了？咱们是不是就能见着她了？”贾赦捋了捋须，笑道：“按朝廷礼数，若果真封了这等重要的职位，进京面圣、叩谢天恩是少不了的。届时探春侄女随行进京，也在情理之中。”

正当贾府上下盼着探春随夫荣归，或许能得一聚之时，不料风云骤变。不过旬月，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自朝中传出，震动整个庙堂，将荣宁二府刚升起的那点暖意与希冀击得粉碎——曹丹津在青海反了！

原来，先前入藏之战，情势远比捷报凶险。那探贡亲王贪功心切，轻敌冒进，大军行至拉萨以东的墨竹工卡。那地方河谷狭长，两侧山高林密，道路沿拉萨河支流蜿蜒，队伍一进去，首尾难以相顾，正是兵家最忌的绝地。探贡亲王部情敌冒进，在此陷入燕雀思军的重围，死伤惨重，眼看便要全军覆没。千钧一发之际，是曹丹津审时度势，分兵两路：一路直取后防暂时空虚的拉萨，一路由他亲率，昼夜兼程驰援墨竹工卡，硬生生从死地里将探贡亲王及其残部救了出来。

此役，曹丹津实有扭转战局、救护亲王与大军性命之功，战后期盼朝廷封赏，乃至“藏王”之议，皆由此起。岂料那探贡亲王回京之后，深惧此番败绩与狼狈有损圣眷，竟凭其皇亲身份，一面将克复拉萨的首功尽揽于己，对墨竹工卡之围轻描淡写；一面又暗进谗言，称曹丹津拥兵自重，于藏地广树私恩，其心难测，恐有割据之志。皇上偏听偏信，非但对曹丹津之功不赏不问，反倒接连派出钦使、侍卫前往青海，名为抚慰，实为监视掣肘。

那曹丹津本是少年袭爵，心高气傲，自恃忠心血战却反遭猜忌构陷，如何能忍？一腔气愤，顿时化为戾气。他索性横下心来，联结青海其余心怀怨望的部落，公然抗命，不再听从朝廷调遣，更以昔日之敌燕雀思汗国为靠背，意图割据青海，自立乾坤。

第三十回
水溶雷霆靖清边尘 若兰碧血赤染麒麟

昨日之功臣，今日之反贼，此讯于贾府不啻晴天霹雳。圣上震怒，褫夺曹丹津王位，命北静王水溶总领大军，即日西征，平叛青海。消息传来，宝玉在怡红院里坐卧不宁，呆了半晌，忽然起身，自己牵了匹马便往北静王府驰去。

他是府中常客，门上略一通报，便引他进了书房院子。却见廊下庭前，已有亲兵、幕僚匆匆往来，搬运箱笼，与往日诗酒流连的光景全然不同，此时一股凛冽肃杀之气弥漫空中。北静王正立在书房门前，与一披甲将领低声吩咐，虽身着石青江绸常服，腰间已悬了御赐龙纹宝剑，眉宇间平日的温雅闲适尽敛，凝着一层沉静的霜色。

见宝玉来，北静王眸光微动，对那将领略一颔首，对方便抱拳退下。他转身迎上几步，未等宝玉开口，便道："你来得正好。我此刻冗杂，本也想着临行前，总需见你一面。"宝玉望着他，千言万语堵在喉头，最后只挣出一句："……此去关山万里，锋镝凶危，王爷千万珍重。" 话音未落，声已哽咽。他心中乱麻也缠绕：一面是惺惺相惜的知己王公，奉旨讨逆，安危系于刀兵之间；另一面，却是至亲三妹，身陷叛藩巢穴，生死荣辱尽成未知。这"珍重"二字，竟不知究竟该为谁祈求更多。

北静王看透宝玉的心思，默然片刻，引他走进书房。屋内典籍字画依旧，案上却已摊开西北舆图，朱笔勾画，触目惊心。他亲手斟了一盏茶递给宝玉，声音低缓："你知沙场残酷，玉石皆焚，便有朝廷法度，王命在身，不容私情。" 他顿了顿，目光似穿过窗棂，望向遥远的西北，"只是，令妹实乃贤良之人，身陷其间，此番变故，实非其罪。"宝玉泪水终于滚落："……她如今在那虎狼窝里，可怎么好？" 这话问得天真，却浸着酸楚。北静王轻轻一叹："世事往往由不得人主。我此番去，自是奉旨平乱。然……" 他话锋一转，"两军阵前，情势万变。若有机缘，保全无辜妇孺，亦是天理人情。"

这话说得含蓄至极，却如一道微光，照进宝玉已近绝望心底。他知以北静王之尊，话至此处，已是极至。虽非承诺，已是因其本性仁厚与彼此情谊，给出的一份渺茫之期许。两人对坐，一时俱都无言。窗外传来兵马调动的隐约声响，宝玉知不可再耽，起身深深一揖："王爷大恩，宝玉……铭记在心。" 北静王亦起身，抬手在他肩上轻轻一按，诸般心绪尽在不言之中。他将宝玉送至书房门口，便驻了足。门外，匆匆忙忙，甲胄铿锵，另是一番世界。

却说北静王奉旨西征，调兵遣将，刻不容缓。凡京中武荫世职之家，凡有年纪合适、弓马娴熟者，多在被征调之列，随营效力，以图建功。那卫若兰本是世袭的武职子弟，少年英发，弓马出众，此番自然在征调名册之内。

兵部文书传到卫府时，正是新婚未久。卫若兰接了兵部文书，默然半晌。心中凄然，今日之敌，竟是我昔日最密之友。史湘云在旁，虽知夫婿门第有此承当，然骤闻离别在即，且是赴那万里之外的凶险战阵，纵然她素来阔朗，此刻心中亦不免一沉，面上却不肯露出，只道："此是男儿建功立业之时，你自放心前去，家中一切有我。"卫若兰握住她手，低声道："你放心。我此去，自当谨慎，必不堕了家门声望。只是……苦了你才来，便要独守。"两人新婚情浓，忽遭此变，虽不言，那离愁别绪已悄然弥漫室中。

卫若兰即刻打点行装，检视鞍马兵器，府中上下顿时忙碌起来。不过三日，卫若兰随先军开拔。

却说北静王麾下先锋大军，一路西进，人马俱疲。这日午后，方望见青海东路重镇丹噶尔城的轮廓于天际，尘埃未定，尚未来得及择地扎营，变故已骤然而至。那曹丹津早已

得报，此刻正亲登丹噶尔城东门“拱海门”城楼之上，凭垛远眺。但见远处朝廷军旅，旌旗虽众，尘埃甚高，然行列已显散漫疲沓，正处进退犹疑之际。他眸光一凛，心道以逸待劳，先发制人，机不可失，当即下令出击。”

城门处，蓄势已久的青海轻骑如离弦之箭，疾驰而出，向着朝廷军阵型未稳的侧翼猛扑过去。朝廷军慌忙接战，顷刻间两股人马便混战一团，厮杀声、金铁交鸣声震彻河滩。

曹丹津凝立城头，烟尘滚动中，忽见敌军阵内有一白袍小将，但见其人身形矫若游龙，左冲右突，往来驰骋，一杆长枪寒光点点，所及之处竟连连冲开缺口；更兼弓马娴熟，于颠簸马背上张弓搭箭，矢无虚发。那策马腾挪的姿态……竟与在京华并肩射猎、谈笑风生的挚友卫若兰相似，他不由得倾身向前，凝目细看。奈何那小将头戴铁盔，护颊遮去大半容颜，更兼风沙迷漫，兵刃光影交错晃动，终究难以辨清盔下真面。一股混杂着错愕、怅惘的复杂心绪，蓦地翻涌上来：若真是他，昔日知己，这瀚海黄沙莫非便是故人情义的葬送之地？

激战持续至日头西斜，朝廷军虽折损颇重，但阵型未溃，领军将领见天色将晚，沙地作战于己不利，终于下令鸣金。各部且战且退，向东方来路收缩。曹丹津见己方亦是人马疲惫，又顾忌夜色中敌军或有埋伏，更怕远离城池根基，遂也鸣角收兵，未令深追。

暮色沉如墨染，朔风卷着沙砾打在城垣与甲胄上。丹噶尔城外的河滩战场，已收了白日杀伐喧嚷，只余兵士们手持火把、锹锄打扫残局，火光在黄沙上明明灭灭，映着遍地断戈残甲。曹丹津披甲巡行，战死者已被埋入黄沙。阵亡敌军身上卸下的甲胄、兵器分门别类堆置在空场，待清点后入库充作军资。行至那堆缴获的军械旁，一抹在昏暗中仍辨得出轮廓的素白，忽然牵住他的目光。

那是一套白锦镶铁软甲，甲片上沾着暗褐血渍与沙尘，甲绦系结处，似坠着件圆浑器物，大半被凝住的血痂蒙住，只露一点斑驳铜色。曹丹津心头莫名一紧，迈步上前，蹲身伸手，指尖拂去那器物上覆着的血沙。指腹触到凹凸的麟纹，他动作骤然一顿，指节微微发颤，又小心拂开几层积尘与暗血，那物件的全貌终于显露出来：卫若兰的金麒麟。

曹丹津猛地将脸埋入染血的甲胄之上，放声大哭。祭告一位埋骨异域的少年将军，一段断于兵戈的京华旧情。

次日天方破晓，霜风浸骨，丹噶尔城下便驰出两骑。二人皆弃了战甲，只着素色短打，手中高擎素白旗，一路缓辔径投朝廷先锋大营而去。守营士卒拦阻盘问时，二人只道是奉我王之命前来通事，并无歹意。先锋将军闻报出迎。为首一兵将怀中取抱，一个裹得齐整的精美丝绸包袱，下马双手躬身递上，道：“我王吩咐，请送交京城卫将军府上。”语毕，不再多言，翻身跃上马背，两骑便循着原路扬尘而去。

不日，北静王水溶统帅中军亦至大营。先锋将军亲奉上那丝绸包袱，具言前事。水溶默然，亲自于案前解开包袱。只见内里整整齐齐叠着一副白锦软甲，甲片已被拭得净亮如雪，唯有难以尽除的几处暗褐痕迹，惨烈无声。甲绦之上，系着一只金麒麟，那曾耀目的金身，大半已被血迹所覆，色泽沉暗，触目惊心。

甲胄之上，压着一纸素笺。但见其上字迹力透纸背，却工整至极，唯八字而已：

误伤兰卿，长恸何及。

北静王水溶用兵持重，他并未急于直捣丹噶尔城，而是先遣精骑，分路扫荡青海湖畔那些协同曹丹津起事部落。这些部落，见朝廷大军压境，多数稍作抵抗便纷纷请降归顺。不过月余，曹丹津便失羽翼，外围屏藩尽去，孤立于一隅。

最终，两军于青海湖畔西南的“伏俟城”故地决战。此地乃前朝吐谷浑王城所在，如今只剩断壁残垣，荒草萋萋。曹丹津军大败，几死伤殆尽，血染黄沙，曹丹津身被数创，甲胄破裂，乱军中挟家眷，在数百亲兵拼死冲突下，侥幸透围而出，越过峻岭，一路餐风露宿，最终消失在了通往燕雀思汗国方向的茫茫戈壁之中。消息传回，天下皆知：昔日青海亲王，今朝遁入敌国。

而水溶虽得胜，却未即刻随凯旋之师回朝。忠顺王向皇上陈情：“青海地处西陲，北扼燕雀思咽喉，南控诸蕃之往来，地广部杂，叛服无常。非得威望素著、刚柔并济之重臣开府建节，长期镇抚，恐非久安之计。”皇帝以为然，遂特旨加封水溶为‘镇西大将军’，总摄青海军民事务，开府西宁，许以便宜行事。自此，北静王便长驻青海。十年间，他整饬边备，调和诸族，茶马互市得以重兴，烽燧渐安。然塞外风霜，亦早浸染鬓发。待到他奉旨还京，重入都门之日，京中景物依稀，而荣宁两府旧日繁华也已风流云散，竟如隔世一般。

史湘云在卫府这边，日盼夜盼，茶饭无心，只将“青海大捷”四个字在心头过了千遍万遍，这日晌午，忽闻前院隐隐传来不同寻常的步履与话语声，她心头莫名一跳，扶着翠缕的手刚站起身，便见管事娘子脸色苍白，急步进来，声音发颤：“奶奶……宫里头，和北静王爷府上，遣人来了。”

话音未落，几名身着素服、臂缠黑纱的宫中内侍与王府属官，已神情肃穆，缓步踏入院中。他们身后，跟着数名低头屏息的军士，手中恭捧着一个覆着玄色锦袱的托盘。为首一位年长内侍，展开一卷黄绫，宣读了一道嘉慰忠烈、追赠官爵的旨意。湘云什么也听不真，只怔怔地望着那托盘。旨意宣毕，内侍上前，亲手揭去那方玄色锦袱。只见那副白锦软甲静静躺着，甲片依旧被擦拭得雪亮，却亮得冰冷刺目，甲绦上系着的金麒麟，血迹已成了沉黯的紫黑，麒麟旁，压着那“误伤兰卿，长恸何及”八字素笺。

卫府出殡那日，天色灰蒙。那具厚重的棺椁缓缓落下时，里面并无遗骸，只静静地躺着那副白锦软甲，甲胄心口处，并排放着史湘云旧日所佩、光洁依旧的那只金麒麟。

自那日后，史湘云将那另一只染着若兰血痕的金麒麟，用一根玄色丝绳系了，贴身佩在颈间，掩于衣领之下，再未取下。从此，往日里海棠诗社中挥毫泼墨、醉卧石凳的阔朗女儿，将所有的鲜亮与笑声，连同那副空荡荡的铠甲，一同封存在了京郊的黄土之下。

第三十一回

阻重关千里寄云笺 历劫波廿载认旧痕

卫若兰阵亡、衣冠归葬，传遍了京中世宦之族。依着常理旧例，这般光景，贾母早该打发稳妥的轿马仆妇，将那位自幼失怙、如今又遽丧夫婿的内侄孙女史湘云接过府来，放在跟前，千般抚慰，万种怜惜才是。

可这一回，贾母枯坐榻上，喉间却似被棉絮堵住，竟吐不出半个字。这殇逝之痛，源头偏生系在探春夫婿身上。一边是三丫头至今生死未卜；一边是云丫头青春新寡，形影相吊。这两桩心事绞在一处，竟成了个无法可解的死结。手心手背皆是血肉，偏被那无情战火撕开，叫她左也难，右也难，便是一句贴己的宽慰话，此刻也重若千钧，不知从何说起。

便是素日与湘云最为亲厚的宝玉，又何尝不晓得这其中道理？他在怡红院内闻得凶信，早已背着人偷弹了几回热泪，心中焦灼，恨不得立时将云妹妹接来。可到了贾母跟前，到了嘴边的话，也生咽了回去，一字不敢提。

而卫府那厢，史湘云在那死寂的庭院里，或也曾抬首，茫然望向贾府的方向。那里原是她半生视若归处所在。可如今，那方向却只余下一片沉默。烽烟不仅焚尽了青海草原的生机，与卫兰的性命；更将千里之外，这些至亲之人间，那份曾依偎与温热，也一并灼成灰烬，再难拾掇。

青海大局虽定，然探春下落，依旧杳然。

这日，贾政于书房同詹光、卜固修、程日兴几位清客闲谈，以遣心中烦闷。忽有小厮持一托盘进来，上置一封未曾具名的信函。贾政问：“何人送来？”小厮答：“来人只道是西边做马匹生意的，放下信，交代须面交二老爷，便走了。”

贾政心下微异，取信在手，翻至背面，目光陡然一凝，那信封背面，有人用炭条匆匆画了一幅极简的方位图，虽只廖廖数笔，却清晰标出荣宁街、贾府乃至正门之所在。这画法，这标记的习惯……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稳住微颤的手，对座上清客拱手道：“忽有件紧要家事，需即刻禀明老太太。只好怠慢诸位，改日再叙，恕罪恕罪。”语气虽竭力平静，语气却透出不同寻常。

匆匆送客后，他即吩咐丫鬟：“速请太太、凤丫头到老太太上房。还有……叫宝玉也来。”他略一犹豫，终究加上了他的名字。

王夫人最先到了，问候过贾母便默默坐下。接着是宝玉，挨着母亲，面上犹带忧色。最后是平儿搀着的凤姐，她病体支离，行动已需倚靠，平儿在她身后垫妥引枕，便悄声掩门退了出去。

贾母见人齐了，又见贾政神色凝重中似藏着一丝激动，不禁问道：“究竟何事？”贾政自怀中取出那信，沉声道：“方才门房得了一封无名信。我看这信封背面的图迹……分明是三丫头笔路。”他将信纸背面那简图示与众人。贾母闻言，身子前倾，眼中骤然起光：“快！快念来听！”贾政撕开信封，抽出内笺。只一眼，眉头便深深锁起，那字迹潦草匆忙，墨色深浅不一，仿佛仓促间疾书而成。他清了清有些发哽的喉咙，低声读道：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莫把儿悬念。自古穷通皆有命，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

字字凄怆，如沾血泪。读到“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时，一个哽咽的声音竟与他同时响起:“……奴去也，莫牵连。”满室皆惊。贾政霍然抬头，望向宝玉，眼角泪痕未干，声音却已严厉起来：“你……你从何得知这最后一句？” 这正是信末最后六个字。宝玉脸色瞬间惨白，支支吾吾，冷汗涔涔而下，哪里答得出来。

贾母猛地喝道：“他兄妹二人自小一同长大，心意最是相通。三丫头这般决绝心思，被他料中，有何稀奇？你莫要吓着他！”贾政见母亲发话，只得按下满腹惊疑，不再追问。一旁王夫人与凤姐听到信中这般凄惨决别之语，早已心如刀绞，默默垂泪。宝玉靠着母亲，更是哭得不能自已。

贾政将信纸缓缓折起，语气沉痛：“外间有传，三丫头已于乱军之中……殉国。如今看来，她竟仍在曹丹津那魔窟之中，艰难保全。” 此言一出，屋内悲意更浓。谁知，贾母听后，却长长地、缓缓地吐出一口气，一直紧攥着扶手的手松了开来，面上那积压多日的沉郁竟似散去些许，反而显出一丝奇异的轻松。她看着不解的众人，徐徐道：“这些日子压在我心口的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下了。” 见王夫人、凤姐皆抬起泪眼，面露惊愕，她继续道，：“只要人还活着，无论身在何处，境况如何，凭我们三丫头的见识、心性和能耐……不管多久，她总会找到路，活着回来。”

贾政怔了片刻，深深看了母亲一眼，终是缓缓点了点头。他不再多言，起身走到暖阁的火盆边，将那张潦草的信笺，就着炭火点燃。望着纸化为灰烬，贾政转过身，目光扫过，叮嘱道，“今日之事，及三丫头的下落，不可对外透露半字。”贾母望了贾政一眼，道：“尤其不可令赵姨娘院里知晓。”

二十六载光阴荏苒，贾母那句“她总会找到路，活着回来”之断言，竟于茫茫岁月处得到印证。

彼时新帝登极，决意倾举国之力，根除西域燕雀思汗国累世边患。遂重新起用勋旧，北静王水溶再度披甲，挂印西征。王师浩荡，长驱直入，连战皆捷，终将燕雀思汗王德安希布及其残余，合围于伊宁孤城。曹丹津亡命多年，始终效命于汗王左右，亦困其中。

北静王城下得知探春竟仍在城中，遂遣心腹之士，冒死潜入，密会于她。传音信恳切期望王妃念及天地大义、苍生福祉，及昔日两家交情，劝导曹丹津归顺天朝。此非仅为赎罪，更为免却最后一战的血浸黄沙。

二十余载的流例辗转、甘苦与共，与家国之恨、眼前绝路，勾起探春内心激烈相持。无人知晓探春究竟作何言语，只知她不仅说动了心存死志的夫君，甚至连德安希布汗王，也在她与曹丹津的共同劝说下，认清大势已去。最终，二人自缚开城归命。

北静王押解德安希布、曹丹津等一干俘囚凯旋还朝。京师震动，午门行隆重献俘之礼。二人乃朝廷钦定之罪魁，论律当处极刑。然在御前廷议之上，北静王力排众议，慨然陈词：“燕雀思汗国土疆广阔，部众星散，皆在观望其主结局。若行雷霆诛戮，其余部必誓死抵抗，王师若在此广阔之地逐一清剿，非惟杀戮不止，更将空耗国力，遗患边陲。今二酋慑于天威，自缚来降，若陛下仁德包容，赦其死罪，非但可昭显皇恩浩荡，更能为招抚余部立信。赦一人而安百部，为上善之策。”新帝沉思良久，终从北静王所请，颁下特赦恩诏，并封亲王。此令一出，西域未降各部闻风相继归附，燕雀思汗国覆灭，边患遂平。西域之长治久安，以此为始也。

皇帝仁德，虽赦死罪，却未许自由。德安希布与曹丹津虽各得亲王虚衔，赐宅城东、城西，然府邸有禁军环伺，名为恩养，实则软禁终身。此刻，昔日荣宁二府，早已旧人凋

零。惜春早年随静慈云游方外，杳无踪迹；最后一位宝钗，亦已于年前病逝。麝月回了娘家。偌大京城，竟只剩鸳鸯、袭人两个丫鬟。

多年后坊间忽有零星传闻，说当年远嫁青海的三姑娘竟随着罪囚一道回来了，如今就住在城西软禁的府里。鸳鸯与袭人听得，心中又是惊，又是痛，辗转打听实在了，拣了个清冷早晨，便相携寻到那府邸门前。

只见朱门紧闭，外有持戈兵士肃立，二人上前恳求，道是王妃旧仆，求见一面。兵士哪肯通融。袭人悄悄将一块银子塞过去，鸳鸯在旁哀哀道："行个方便，里面王妃，实是我家二十年多前的小姐……我们只想磕个头，绝不敢多扰。"兵士见二人形容恳切，低声道："等着。"转身入内通报。

良久，侧边一扇小门吱呀开启。二人急步入内，绕过萧疏的前庭，只见一道浑厚的大石屏风立于正堂之前。屏风后，身着青布衫裙的探春静静伫立，秀丽轮廓依稀可见，只是满头青丝，已化作华发。鸳鸯与袭人抢上几步，伏身跪下去，颤声唤道："三姑娘……"探春目光触及，认出两人，浑身一震，旋即急步上前弯下腰，伸出双手，一把将二人紧紧搂住。"鸳鸯姐姐……袭人姐姐……"声声唤出旧时称呼。三人相拥，已是泣不成声。沧海桑田，荣辱沉浮，这二十载烽烟离乱，前尘往事如烟似梦，俱在这泪水中奔涌而出。

三人重聚，乃是后话，已非本书所能尽述，便就此按下不表。

第三十二回

惊前尘神游证旧盟 叹此身历劫付逝川

话回那日宝玉听到老爷读出探春信笺时，怔忪间，脑海中忽有模糊光影闪过：朱门绣户的幻境，仙袂飘飘的女子，还有那曲文唱的诸芳命途。有支《分骨肉》，竟在这一刻冲破了尘封的记忆，“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 ”，字字与信笺上的字迹重合，与探春远走北疆、生死未卜的境况相合。他能道出最后六字，此次并非老太太说的与探春“心意相通”，而是旧年幻境中听过，早已浑然忘却而已。

自那日起，太虚幻境中那些所见所闻，便不再安分沉于心底。不时见到某些场景、听到某些话语时，如同暗潮，隐隐浮上心头。那日见到风里落了海棠，忽然想起“原应叹息”四字；或许是在听闻某位姊妹的境遇时，脑中无端闪过一幅画、半句诗。这些碎片化的预示，零碎模糊，总捉不牢靠。

他记不全幻境光景，只拾得断句残影。心里朦胧晓得：身边姊妹，皆有各自的命数，难逃离散的结局。这成了压在他心头的阴云。他不敢和黛玉吐露，黛玉原本多心，又极之聪慧，说了反为她添忧。袭人、麝月只道是他耽心探春，百般劝慰，唯有宝玉自己知道，他是被那半明不灭的宿命影子缠缚住了。

倒并非他能一一预知各人结局，只是窥见命运的隐约轮廓，却看不明细节。此番与贾政同声道出 “奴去也，莫牵连”，也不过是旧事应验，幻境残句被一时触动罢了。

不觉秋光渐深，这日晨起，宝玉与黛玉一同来贾母处问安。恰逢贾赦、邢夫人并贾政、王夫人皆在房中。邢夫人一见宝玉，眼底便自然地透出暖意来，不等他行礼周全，已伸手将他揽到跟前，细细端详他的气色，又握着他手问道：“早起可吃了暖的？身上这件袍子看着薄，秋寒渐重，仔细别着了风。”邢夫人一向待人淡淡的，唯独见了宝玉，话里话外总是透着实心实意的疼爱。待宝玉向贾赦请了安，邢夫人便拉他在自己身旁的凳子上挨着坐了。

众人陪着贾母说些家常闲话。不知怎的，话头一转，却说起了三丫头探春。室内一时默然，贾赦一声叹息，打破了寂静：“家里又出一位王妃。原想是天大荣光，谁承想……那曹丹津如今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不仅是害苦了三丫头，更是让阖府上下，跟着没了脸面。”他说到此，声音里透出了焦灼，“外头的刀笔、宫里的心思，谁知道呢？我就怕……就怕圣上心里一个不痛快，迁怒到咱们家头上。”贾政面色沉凝，接口道：“只是此事源头，终究不同。若是我贾家自行与藩王联姻，确有攀附勾结之嫌。可此番是天子明诏，御笔赐婚。即便日后风云变色，这‘君恩’二字，总是最前头的理据。”他这番话倒是像是说给自己听。

贾赦摇了摇头，那叹息声更沉了，里面裹着真切的悲凉：“理是那个理……可终究是，可怜了三丫头。”他嘴唇翕动了几下，压低了嗓子，含混道：“外头如今已有传言，说她在那乱军之中恐怕已经……”话到此处，他猛地刹住，瞥了贾母一眼，将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正此时，贾母的声音陡然响起，语气决绝，自带不容置喙的威严：“传我的话下去。自今日起，府内府外，凡我贾氏一门上下人等，再不提‘探春’二字。关乎青海诸事，一字不问，一字不传。”她稍顿片刻，终是吐出那句重若千钧之语：“就当她…… 从未生在这府里罢。”

却说贾政那日得了探春信笺，不许外传，宝玉却按捺不住，先悄悄告诉了袭人；又恐黛玉挂心，亦暗中让黛玉得知。至于贾母，向来不对鸳鸯藏私，凡事皆与她言说。是以府中唯有贾母、鸳鸯、贾政、王夫人、凤姐、宝玉、袭人、黛玉知晓探春尚在人世。

从此，贾府中府里，三姑娘探春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沉入了寂静的黑暗。再无人提起秋爽斋的旧主，及那位远嫁的王妃。她留在府中的一切痕迹，在不言之中被悄然覆盖。

自贾政两年前外放学差归来，于官场仕途的心便淡了许多。加之甄家被抄，府中入项日减、出项日繁，侄女迎春所嫁非人，女儿探春更陷身万里之外的敌国异域，种种不顺堆积心头，他索性常推病不去部里应卯，多在家中侍奉老太太，或与清客们谈讲些诗文画理。他虽素不耐烦俗务，身为荣府当家，也只得比往日更勤谨些，时常唤贾琏来商议如何支撑门户。

虽已不再强逼宝玉非走科举正途，连功课也懒怠查问，然每对镜见鬓边霜色，又见老太太年事日高，贾政心底便浮起一层更深远的忧思：倘或老太太百年之后，大老爷必要主张分家。按礼法，贾琏系嫡子，自然带着凤姐、平儿等归到长房那边。届时这院里，便只剩下王夫人与寡媳李纨。宝玉那时也已成人，爵位本由大老爷袭着，将来亦是贾琏承袭，他这二房一支，除了这份家业，无爵可袭、无职可荫。如此一想，宝玉所能依傍、亦所当承担的，便唯有这个家了。故此，贾政吩咐宝玉在他与贾琏商议家务时，在一旁静听。

宝玉从老爷书房回来，心中有些恍惚不定，晚上快歇下时，便将老爷命他去听议家务之事，告诉了袭人。袭人听了，默然半晌，手中正缝着的针线也停了下来。这些年来，小蓉大奶奶临终托梦时说的“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之言，不时在她心里萦绕。如今迎春已嫁，探春远遁，“三春过后”的光景，眼见是迫近了。若宝玉真能开始留心些家计事务，懂得些撑持门户那些门道，于这风雨飘摇之时，倒不失为一件好事。

她又想起府中上下，目下虽未明言，但众人心中默定的未来二奶奶，自然是林姑娘。可林姑娘那身子，一年里倒有大半年离不开药盏，清风明月般的人物，如何经得起这繁杂家事的劳心费力？日后无论这府里内外重任，或是小蓉奶奶的话中了，各自分来过，除了宝玉，还能指望谁去顶门立户？思及此，袭人将那忧虑压下，转而露出温和恳切的神色，对宝玉道：“二爷，这是老爷看重你。依我看，竟是极好的事。多听听，多看看，心里有了成算，将来……将来无论咱们境况如何，自己手里倒有个把握。” 宝玉听袭人说好，心中那点莫名的抵触便消减了一半。老爷让去，他不敢不去；可这些事，心里却是没什么主意。心中唯可依仗的，就是袭人，与黛玉的心意罢了。这世上，毕竟海枯石烂也能在一处的，也只剩她们二人了。

宝玉次日一早便往潇湘馆来了。走至半路，恰见紫鹃迎面匆匆行来。宝玉心上一喜，赶上两步，笑嘻嘻一把轻扯住她的衣袖：“往哪里去？这样匆忙。林妹妹可起来了？”紫鹃脚步一顿见是他，脸上也带了笑：“姑娘昨晚歇得安稳，这会儿刚起来。打发我去袭人姐姐那儿取两个新鲜花样子呢……快松手。”说着，轻轻一挣，将袖子抽了回去。宝玉一瞥眼，见她身上穿着条墨绿色的百褶裙，忽地想起旧事：正是那年紫鹃为试他心思，谎称林姑娘要回苏州，惹得他急痛迷心、大病一场时，紫鹃日夜在旁照料所穿的那一条。旧事重温，觉亲切怅然，他心头一暖，口中便不由得打趣：“急什么，横竖……日后总在一处的。”紫鹃听了，脸蓦地飞红，扬手作势要打：“又混说！”宝玉却早已笑着扭身，一溜烟往前头去了。

宝玉悄步进了屋，只见黛玉正静静倚在窗边炕上，望着窗外那几竿秋日里略显苍翠的竹子，侧影沉静，恍若一尊沉浸在独自思忖中的玉人。她虽未回头，却似背后生了眼睛一般，轻声道：“今儿怎么这样早？也不先去老太太跟前？”宝玉挨着她身旁的凳子上坐了，笑道：“等会儿和你一道去岂不更好？”接着便将父亲命他去听议家务的事，又细细

说了一遍。末了，低低问道：“袭人说这是为我好……林妹妹，你说，我去听那些，果真有益处么？　你知我，咱们向来是……都不耐烦这些的。”

黛玉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近乎自嘲的笑意，像是说给宝玉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我从前也觉着，那些账本子、钱粮事，污浊得很，可如今……你看上至这整座贾府，下至菱洲榭的藕，芦雪亭的梅，哪一样不要人打理？哪一样……又真能离了那阿堵物的干系？ 你可记得前几年我和你说过，咱们家‘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的话？连我般不擅庶务的，都算过府里的账，都觉得艰难。”

黛玉顿了顿：“老爷让你去听，原不是让你去学那锱铢必较的市侩模样。是让你看看咱们站的这地方，底下究竟是怎样的沙土根基。大概你不记得，那次孙家人来求亲，太太叫你去见，我也劝过你‘把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宝玉连连点头，道：“记得、记得。”黛玉叹道：“我知你总念着姐妹天长地久一起乐着，可你话音还在耳畔，眼前却已是七零八落。我们少时的那份不随俗物的云淡风轻，或许也是要渐渐落回那衣食住行的实物。你去便是，只记着，莫要被这些俗务磨去了心性，莫要忘了自己的本心。那些算计纷争，你不必放在心上，只需冷眼旁观，记些立身持家的道理便好。”

二人说毕，便一同出了潇湘馆，往贾母院中去。秋光淡淡，洒在石子路上，也笼在两人并肩的影子上。此刻他们之间，没了往日那些无端的猜疑、口角怄气的阴翳。相处得来，是行也从容，语也温然。即便一时无话，只听脚步沙沙，竹声簌簌，也有那份无需言喻之安然。宝玉侧首看看黛玉，想起她方才那番言语，心发温润。她那话里的深意，终究是为了二人日后长远计。这心意，他懂得。

从老太太屋里出来，宝玉又拉着黛玉又拐到了凤姐院中。正巧尤氏也在。凤姐的病，仍不见起色，近日宝玉探望得愈发勤了。黛玉在和凤姐、尤氏说话，宝玉便到了巧姐屋里。不知不觉间，巧姐儿也长大了，眉眼间颇肖凤姐，性情却温顺乖巧，极是惹人疼爱。每见宝玉来了，总亲亲热热地黏着他，有说不完的稚语闲话。宝玉在外头见了新鲜有趣的玩意儿，总不忘给巧姐儿捎带一份。只是每每此时，他心下便不免一动，恍然想起旧日，他也是这般，兴致勃勃地为三妹妹探春搜寻那些新奇好玩的物件。如今旧习犹在，人却已天涯杳杳。老太太既有明令，他只得将这份牵念，藏在这给巧姐儿的玩耍之物里，再不提起只字。

又到中秋，却是个浓云掩住的无月之夜。大观园湖面一片沉黑，没了那清辉照映，连各处点缀的纱灯也显得光晕昏蒙。薛姨妈与宝钗，因香菱病势沉重，已到了要紧关头，不敢远离，便也未能过府来团聚。值此本应团圆之夜，那苦命女子的生命灯焰，却已在秋风里飘摇欲熄。

香菱这病，并非一朝一夕之故。　她自幼被拐子打骂折磨，根基早已亏虚，素日血分中便有病根。后来薛蟠娶了夏金桂，日日在耳边心头煎磨。金桂与宝蟾的恶行，薛蟠的冷落打骂，内外交攻，忧惧悲愤无处可泄，。此症医书上云：“血海干枯，气无所附。”　病人日渐消瘦，肌肤甲错，经水断绝，终至形销骨立，灯尽油枯。如今她便到了水米难进地步。昏沉时多，清醒时少。

朦胧之间，香菱似离了尘俗苦海，飘向幽冥之路。原本五岁被拐，旧事本可记存一二，只因拐子打骂恫吓，又颠沛流离、辗转数主，惊悸交加，竟将父母家乡忘得无影无踪。此刻大限将至，万念皆空，心头迷雾，竟被轻轻拨开。

她恍惚记起，父亲名叫甄士隐，常于书斋静坐；母亲娘家姓封，待人和煦，家宅附近，有座葫芦庙，香烟袅袅，钟声隐隐。是那一年中秋节，街上花灯如海，人潮如涌，一只粗手狠狠捂住她的嘴，将她抱走了。这些断片般的影像，在昏沉里一一流转。她嘴角微

微一动，轻轻发出一声呼唤：“娘……”正在床边的宝钗闻声连忙倾身向前，柔声道：“好妹妹，我在这儿。” 只见见香菱嘴唇翕动，说出：“我记起爹娘是谁了。”宝钗即刻回身，从妆台取来日常记账用的素纸与眉笔，就着床边昏暗的灯火，跪坐在脚踏上，低声道：“你慢慢说，我记着。”

香菱气若游丝，断断续续，“我……爹……甄，字士隐……我娘姓封，我叫英莲。家住姑苏阊门外……家旁……有葫芦庙……” 她喘了口气，“是中秋……看灯……被拐……拐子名王三，住应天府豆腐巷……尾” 说到此处，已是声音几不可闻。宝钗疾笔记下，眼中早已蓄了泪，却强忍着不敢落下。

香菱目光微聚，看向宝钗，用了最后气力，声如叹息：“谢……太太、姑娘……这些年……照拂之恩……来世再报。” 她停了许久，目光恳切地凝定宝钗：“求姑娘……把我这骨殖……送回……父母身边……” 话音未落，眼中微光，便如风中之烛，轻轻一晃，倏然熄灭。屋内死寂一片，宝钗手中的笔“嗒”一声落在纸上，泪珠终于滚滚而下。

消息传至贾府，上下无不叹息。宝钗亲自为其料理身后，衣裳棺木皆有尽力。薛蟠自外归来，见人去屋空，思及往日自己待她的种种冷落混账，心下也不免生出些悔恨来。他禀明了贾政、王夫人，得以允许，将香菱灵柩送至城外铁槛寺暂且停放，做了几日法事。又派了乳父老苍头南下姑苏，暗自寻访香菱父母下落不表。

第三十三回

史太君恩宽放仆役 宁国府夜宴纵喧嚣

香菱的丧事既毕，薛家母女心境渐平。这日，薛姨妈过府来瞧王夫人，顺道领着宝钗给贾母请安。贾政恰也在座。

请安已毕，宝钗自往潇湘馆探黛玉去。薛姨妈便让莺儿捧上两匹新得的江南绸缎，孝敬贾母。贾母伸手摸了摸那光滑如水的缎面，点头说好。薛姨妈在旁随口闲话道："这料子虽好，若论鲜亮厚重，终究不及当年甄府里送来的那些上用的。"贾母听了，手中微微一滞，转头向贾政道："是了，甄家那案子，后来到底如何了结的？倒一直没听你细说。"

贾政其实早得了消息，只是不忍提起，见母亲忽然问及，面上不由露出几分迟疑，只含糊道："已是……结案了。"贾母见他神色，道："但说无妨。姨太太在这里，原不是外人。"贾政这才低声回道："罪名仍是'亏空官帑'。甄年兄……被判了发往宁古塔，在吉林将军属下效力当差。"贾母默然片刻，又问："那他太太呢？"贾政道："甄年嫂……决意随行同往。"贾母转向薛姨妈："姨太太是晓得的，当年先帝在位时，甄家便曾有过亏空，那时节，你们薛家、我们贾家，还有几家世交，都曾帮着填补过，才算渡了难关。谁知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贾政垂手立着，又补了一句："今朝无人敢出面相帮，都怕平白沾上上助力隐匿财产罪名。"

贾母听罢，语气沉沉道："宁古塔那地方，岂是寻常人能熬得住的？天寒地冻，四野荒芜，北地风雪能刮掉人一层皮，平日里吃的是粗粮野蔬，住的是土坯寒屋，别说甄家太太是金尊玉贵的世家主母，便是寻常男子，到了那苦寒之地，熬上三五年也得磨去半条命。他们夫妇这一去，前路茫茫，怕是再难有返回之日了。"贾母又问："南京那边的府邸、家眷、产业，还有那上下几百口人，如今怎么着了？"贾政眉头紧锁，低声道："府邸已由朝廷收回。田产、财物等悉数抄没，皆已造册登记，估价后发卖，所得银两尽数归入内务府。"言罢略顿了一顿，见贾母仍凝目望着自己，方继续低声回道："府中判定无罪的家眷及非奴籍的仆从，只没收私财，已驱逐出府；其余在册奴仆，造册价按人头折价十两，已在金陵……于市上召人承买，出价高者得之。"贾母听了，口中反复喃道："十两……十两银子……"目光怔怔的，竟一时说不出别的话来。

当晚夜深，贾母房里的灯还亮着。院里上夜的婆子们见光透窗纱，知道老祖宗还未安歇，皆屏息静气，不敢惊动。

是日过午，鸳鸯至二老爷书房传话，道老太太请。贾政不敢耽搁，忙随她过去。

进了内室，鸳鸯悄然掩门退下。贾母略一颔首，贾政方在下首凳上坐了。静默片刻，贾母方缓声开口，神色端凝："我思量了一夜，主意已定。东府与你兄长那边，我管不得许多；但荣国府咱们这一支，凡各处要紧的管事，连他们夫妻一并算上，不拘是家生子里头的，或是太太、凤丫头陪嫁带来的，还有各房有头脸的大丫鬟们，一概都放出去罢。"贾政一怔："放出去？母亲的意思是……准他们自去？""不，"贾母摇头，"是将死契销了，还作良民。"贾政沉吟："此事倒不为难。只是……一下散了这许多人，各房里使唤的人手怕是要周转不开了。"贾母目光沉静："我料想不至于。咱们家向来待下人宽厚，彼此间自有情分在，原不单靠一纸卖身契约束缚人心。"贾政听了，默然点头。

静了半晌，贾母忽又想起一桩，添道："还有一桩，就说我作主，让琏儿正经摆两桌酒，将平丫头收了房，抬作姨娘。所有这些，你只悄悄去办了，不必声张。"贾政起身应了，并无多言，静静退了出来。一路走着，心底却暗自敬服母亲这番仁厚周全的思虑。

不过几日，贾母明言要放的那些人，陆续都收到了由二老爷亲自递来的“放良文契”，并附有官府盖印注销的原本卖身契。众人接过文书，心中各有思量：有那等老实本分的，只感念主家恩德浩荡，叩头不止；亦有见识明理的，如林之孝之辈，除却感激，更深知主子此举背后的保全之虑，心头反添了一重隐忧。然大体果然不出贾母所料，一应管事当差，反倒比往日更谨慎勤勉；各房大丫鬟，也无一人就此求去。唯赖大夫妇年事已高，乐得借此恩典回家颐养；另有一人，却是宝玉跟前得用的茗烟。

这茗烟年纪虽小，性子最是活泛。近日因常在外头走动，竟暗地里结识了一位身世堪怜的女子。那女子原是西城东闹市口针线铺家的女儿，因家中遭了变故，孤苦无依。茗烟与她偶遇几回，不觉存了一段心事，却又深知自己身为家奴，前途不由己定，正是进退两难、暗自焦灼之际，忽一日，那“放良文契”竟递到了手中。他呆呆望着那纸文书，心头先是一空，随即轰然一热，恰似久困暗室，陡见天光。当下里，那些踌躇煎熬顷刻间有了出路。他默默收拾了少许衣物，悄悄来到宝玉书房门外，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头，也不与众人一一辞别，只将那文契仔细贴胸收好，转身便悄悄出了角门，投往那自由之地去也。

却说宝玉房中的袭人与麝月，也各自领了那纸文书。袭人接在手中，心头却未起什么波澜。她一介丫鬟，于老太太这番举动背后的深意，未能明白，只当是主家额外的恩典。然而这恩典于她，实是轻若飘尘。她一生最大的念头，不过是天长日久、安安稳稳地服侍宝玉，照料他起居，知他冷暖。这纸“放良文契”，若意味着离开这府第、离开宝玉，于她反倒如晴天霹雳一般，在她心里，那纸旧契约所系的，不是身子的拘束，倒是一生安稳的着落；如今这新文书所许的，反是她不敢也不愿去想的飘零。

后来府中有人私下议论，说袭人见了放良文书竟不欣喜，是天生做奴婢的命，失了立身的骨气。更有甚者，将她平日待主子的恭谨周全，说成是摇尾乞怜的奉承。话被麝月听到，传到袭人耳中，她只低头不语。她想：何为有骨气？难道非要像宝蟾那般轻狂放纵、目无尊卑，或是学坠儿眼孔浅窄、手脚不净，才算吗？她自幼受教，为仆之道，贵在“忠”、“诚”二字，这与低眉折腰、唯命是从原是两回事。她自知性子温顺，但从未为巴结过主子，颠倒是非过。老太太说她“心地纯良，恪尽职责”，这话她是记在心里的。

袭人自认一生所图，不过一个“安”字。侍奉宝玉尽心竭力，初时自是奴婢本分，然年深日久，那份恭谨之中，竟渐渐融入了骨肉相连般的情意。事事以宝玉为先，循其心意，并非毫无根底的阿谀，实是这份由忠生情、以忠养情所致的周全。终了她对麝月传来的话，也没说什么。不过有次说道：“晴雯也不在了，只剩下你我帮着二爷将来娶的太太一同照料他，咱们尽心就好，旁人有旁人说的份，我不放在心里。”说完淡淡一笑。

自从宝钗、迎春、探春三处连着房里一众丫鬟婆子去了，做客的宝琴、李纹、李绮、邢岫烟也散了，那班好玩爱闹的小戏子早被夫人遣发，园子里便觉空了一大半。后来吃饭人少，连柳五儿家管领的小厨房也撤了去。惜春越发闭门不出，只是暗自将那副《大观园行乐图卷》一笔一笔地描画；李纨素日贞静，带着贾兰课读，更添寡淡；凤姐又病在家里，往日说笑风生早已不闻。偌大园子，竟只剩宝玉、黛玉两处，偶有丫鬟往来、低语嬉春之声，略添些微生气。

冬去春来，桃花灼灼，柳丝袅袅，蜂蝶犹自忙乱地穿梭在荼蘼架下。一阵风过，蔷薇满架乱红如雨，纷纷扬扬落了一地，也无人来扫。那溪水依旧潺潺，荷塘新叶已圆，却再无人结社赋诗、临水赏花。这般良辰美景，空自烂漫，竟不知，究竟是为谁人而开，为谁人而设。

这边大观园春景空寂，良辰虚设；那一头宁国府里，热闹反倒比往日更添了数倍。自贾珍那日在天香楼下开了赌局，这风气便如野火燎原，再止不住。到如今，贾珍见荣府这

边日渐萧疏，他反觉无拘无碍，哪里还分什么昼夜内外？，索性日日在宁府招引一班纨绔子弟、清客相公，昼夜不休。

只见府中大开筵席，珍馐罗列，三张紫檀大桌拼作一处，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有府里的爷们、世交的子弟，更有许多眼生的豪客，皆解了外袍，撸起袖子，眼中布满血丝，额上泛着油汗，嘶喊着“开！”“押！”那骰子在瓷缸里摇得山响，与哗啦啦的银钱堆叠声、狂笑惊呼声混作一团，直要掀了屋顶去。廊下早已不闻寻常丝竹，竟是从外头新请了一班“十番”锣鼓，铙钹震耳，笙管尖啸，又有几个打扮艳丽的弹唱女子，坐在一旁咿咿呀呀地唱些俚俗艳曲，不时被醉醺醺的客人拉去灌酒，惹起阵阵哄笑浪语。贾珍居中高坐，呼卢喝雉，掷骰为戏，赢了便狂笑，输了亦不恼，只一味纵酒寻欢。那些陪坐的子弟们，更是放浪形骸，无所不为，或调笑婢妾，或狎昵娈童，言语粗鄙，举止轻狂，把个公侯府第闹得如同市井一般。

荣府这边是花自开、春自好，人迹罕至，静得能听见花落之声；宁府那边人自闹、酒自酣，喧嚣盈耳。

话说贾雨村被御史参劾一本，降为兵部侍郎，虽削一级，品阶却仍不算低。他素来自负才具过人，那些枉法之事又做得隐秘，自认不留形迹，并不以此次降级为意。每日下朝回府，不是与爱妻娇杏饮酒闲话，便是往贾赦处品评古董；更有甚者，明知身居官位，竟也扮作寻常赌客，混迹于贾珍那班人的赌局中消遣作乐。

第三十四回

花朝聆宫事慰慈怀 家宴定名分安内闱

过了些天便到了二月十二花朝节，又恰逢是黛玉及袭人的生日。往年一众女子剪红绸系于花枝之上，庆贺花神生日，祈花开艳丽；又在园中游春扑蝶；还设香案祭拜花神，求花木繁茂，四季平安，十分热闹。今年人少，这些便全免了。然老太太与太太并未忘记这日。一大早，贾母和太太派人给黛玉送来贺礼，也赏了东西给袭人。

宝玉则袖了一小壶酒，指间勾着三只白玉小杯，径往潇湘馆来。进了门，见黛玉正和袭人说话，便面上漾开喜色，道："今儿是个好日子，你二人的芳辰，我特来敬一杯。"说着便自寻了桌子摆开杯盏。宝玉示意袭人也一同坐下，袭人慌忙退后一步，连声道："这如何使得，不合规矩。"宝玉却执意拉住她袖角，眼神恳切："今日不论规矩，只论情分。"袭人推辞不过，终究只在桌边一张矮矮的梅花杌子上侧身浅坐。

宝玉执壶，先将那清冽的酒液倾入杯中，双手奉与黛玉，目光温柔："愿妹妹玉体康宁，岁岁皆似今朝。"黛玉默默接过，眼波微动。宝玉又斟了半杯，转身递与袭人，道："也愿你一世平安顺遂。"袭人急忙起身，双手捧过。宝玉自己也斟上一杯。三人无言，将杯中酒一饮而尽。清酒入喉，暖意还未化开，黛玉唇边微启，似要说话……忽听馆外一阵急促脚步，接着是小丫头子清亮的喊声穿透竹影传来："宫里贵妃娘娘打发太监送节礼来了！老太太叫快过去呢！"

宝玉与黛玉至贾母院中，未入堂内，已闻得里头一片笑语环佩之声。进屋看时，只见贾母榻上端坐，与老太太对面侧身浅坐着一位头戴头戴乌纱官帽，帽侧缀着浅绯罗娟宫花，身着紫色团领，周身绣着折枝小葵花长衫，内穿红裙，腰系革金带的宫中女官，仔细看原来是元妃带进宫的丫鬟，现已晋升为女官的抱琴。

王夫人、邢夫人并东府尤氏、李纨、惜春等俱已在座。连久病的凤姐，今儿也因节日天光晴和，自觉精神略爽，薄施脂粉，由平儿搀着，与宝玉、黛玉前后脚到了。贾母见了他二人，便笑道："来的正好，快见过抱琴姑娘。如今在宫里已有品阶，是正经的女官了。"抱琴闻声，立即起身离座，与宝玉、黛玉彼此见礼，行动间气度沉静，不卑不亢。礼毕，王夫人忙拉着她手，仍让至原位坐下，口中连道："姑娘如今是客，又是宫里来的，不必如此多礼。"

说起这女官与宫女在宫中身位不同，女官多来自民间征聘，个别也有来自宫女。应聘时不计是否曾有婚史，但入宫时不可有婚约，且须知书达理，品貌端方。女官掌管部分宫廷事宜，分设六局，其中尚宫局为六局之首，尚宫局局正又为女官之首。尚宫局协理正宫皇后内政外事活动事务；尚仪局执掌册封、宴会、祭祀活动礼仪及女乐；尚功局保管皇家珍宝，及督造宫装裁剪缝纫等。与宫女居于前庆门后之内廷行服侍之责，轻易不得迈出内廷一步不同。女官办事机构及居住地，位于内廷之外的南海西岸，女官因身为女身，出入内廷倒也容易。

元春昔年于宝玉幼时开蒙课读，见抱琴聪颖，便令其一同伴读。及至带入宫中，长夜寂寂，元春依旧教她诗书。待元春晋位贵妃，抱琴已颇具才学。娘娘怜其才，欲为择一善地，贵妃遂向尚宫局局正周惟举荐。周惟乃岭南书香之后。幼承庭训，经史皆通，性情温雅，举止端方。年十五，许配乡中容姓子，孰料成亲未及两月，夫婿暴病而亡。公婆皆明达之士，见新妇才貌双全，不忍以青春付之空闺，恰逢朝廷选聘女官，乃为报备应选。周惟以才貌入选，入宫当差，因指教礼仪，得识元春。二人谈诗论文，渐成莫逆。去岁尚服局缺人掌紧要事务，周惟念及抱琴随娘娘多年，性情稳重，且粗通文墨，遂录用了她。如今抱琴在尚服局掌管御用印玺、符节及后妃冠服诸务。

宫女之身隶属皇家，终生受宫廷奉养，即便从未得幸，亦老死不得出宫，最终或老、或病时，便被移至西内北海西麓，马房夹道之安乐堂，身后火化，骨灰由内侍携至西山脚下扬弃。女官则如外朝官吏，领朝廷俸禄，是自由之身，服役数年便可陈情归乡，婚嫁自主。

常言贾府女子心地仁厚，元春待抱琴便是如此。她不忍自幼随侍的贴身丫鬟，因随己入宫，最终便落得白头宫女，孤独而终。这番安排，正是为了成全了那主仆情分。此次抱琴听到娘娘派人来府送礼物，便向局正周惟告假一日，随那太监一同前来，太监放了东西先去了，天黑前再来接她回宫。

不表娘娘佳节挂记亲人，送来与‘花’相关之各式应景礼物，单说贾母知抱琴竟能留下一日，心中着实喜欢。其余也都想听听那深宫里的娘娘近况如何？老太太唯恐抱琴拘礼，特意吩咐在花厅摆下一张大圆桌，如此便无分主次，众人围坐即可。又卸了王夫人、邢夫人侍膳之责，特别叮嘱病着的凤姐安心坐着，笑道：“今日你们都只当是客。”只命鸳鸯、袭人、平儿三个在旁照应布菜斟茶。

时值春风怡人，窗外百花正盛，席间一众女眷并宝玉围坐一席。贾母拉着抱琴坐在自己身旁，细细问起宫中起居。抱琴徐徐将元妃日常如何读书、如何遣兴，拣那安稳可喜的事缓缓道来。众人听得入神，时而感叹，时而轻笑。

谈笑间，宝玉忽然问道：“抱琴姑娘，你且说说，圣上那皇宫里的内廷，究竟是何等模样？”抱琴心知，皇宫外廷是百官上朝理事之处，宝玉这般公侯子弟大抵知晓；唯这内廷禁苑，纵是勋戚国丈也难踏入，难怪他心生好奇。她便先简说了帝后所居的宫殿规制，继而提到元妃：“娘娘晋位贵妃后，便迁居东六宫之首的‘昭懿宫’。主殿五间很是开阔，地上铺的乌金砖光润如镜，。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沿游廊通往的后殿也是五间，那才是娘娘日常起居的寝宫。”

王夫人关切道：“娘娘寝处如何布置？”抱琴含笑回道：“娘娘平日歇在东边次间。靠北墙摆着一张红漆戗金的月洞门架子床，床前放着长条脚踏。床头是同款戗金的六足香几，上头摆着一尊宣德年间的铜香炉，炉子两边各立着一座翠蓝底铜胎掐丝珐琅烛台。床尾有一对填漆戗金的龙凤对开门大柜，专门收着娘娘日常穿的衣裳首饰。窗下是一张长书案，娘娘读书写字用。”说到这里，她望向贾母：“案边有张剔红的孔雀牡丹纹小炕几，娘娘最是珍爱，那是娘娘十岁生辰时，老祖宗赏的，一直带在身边呢。”贾母闻言，眼中泛起慈蔼笑影，叹道：“那是我从娘家带来的体己，原也是我幼时生辰，祖母赏给我的。”

宝玉又问：“房里可有挂什么画？”抱琴答：“挂了一幅宋朝的《子母鸡图》，笔触很细，羽毛都根根分明，画得极精巧。”她见宝玉似乎有些失望，便轻声补了一句：“那是先太妃娘娘赏下来的，其中……别有心意。”话说至此，她便不再多言。

说着，话头又转至娘娘在宫中受恩宠的光景。抱琴道：“娘娘不单是皇上跟前得脸，便是太上皇和太妃在世时，娘娘也极尽孝心，早晚请安，一回都不曾落下。太上皇最爱赏玩古董字画、做诗填词，这些偏偏都是娘娘擅长的，常陪在跟前，一同品评谈论。”她目光缓缓掠过在座各位，接着道：“宫里妃嫔那么多，长得天仙似的人不是没有，性子温柔和顺的也多。可像咱们娘娘这样，不只模样性情出众，还懂音律、会下棋、能写诗、擅填词、通绘画的，可就真没几个。”一席话说得众人都颔首微笑。贾母听罢，含笑叹道：“正是这话。想来圣上日理万机，退朝之后，身边也总需有个知情识趣、能说上话的人才是。”

接着，抱琴又拣了些年节下内廷如何庆贺、传戏班子唱戏等喜庆热闹话题说了。偏这时，邢夫人含笑问道：“我瞧那些戏文里，常编排出些后宫妃嫔争斗的故事，宫里……果真如此么？”贾母几不可察地蹙了蹙眉，此话问得实在不得体。席间一时静了下来，众人都有些无措。

抱琴却神色未改，从容应道：“戏文传唱了千百载，想来或有其本罢。依卑职浅见，若真有其事，大抵不出两端：一是皇子众多，又各有所出，为母亲者，谁不愿自己的骨肉得继大统？其间难免有些计较。二是妃嫔母家在前朝各有势力，若外廷不和，或想借着内廷影响圣心，亦可生出些风波。”说罢，她转向王夫人，语气端庄：“咱们娘娘至今未曾生养，府上老爷亦一向为官清正，与人无争，那些戏文里的热闹，与咱们是毫不相干的。”一番话既周全了礼数，又轻轻将邢夫人那不合时宜的问话拨了开去，众人心下这才暗暗松了口气。

今日老太太心中着实欢喜，得知元春在宫中这许多安稳光景，那份牵挂总算略略放下。欢喜之余，心底却也不禁浮起一丝暗影：眼见贾府有孙女在宫中得享恩眷，自己因甄家抄没一事而生出的那份“物伤其类”的悲凉，是否……竟是有些过虑了？

饭后，抱琴向贾母恳请，让旧日姊妹鸳鸯、袭人陪她进大观园逛逛。那年随娘娘省亲是在夜里，如今她想瞧瞧白日景致，也好回宫细细说与娘娘听。宝玉在一旁听了，也自荐一同作陪。

午后，四人便缓缓入园。春风拂面，园中百花正喧，却静得只闻鸟语。宝玉指指点点，向抱琴说起往年这里如何起社、那里如何夜宴的热闹，连刘姥姥那次来的趣事都没落。抱琴与鸳鸯、袭人也不时辨认：这处、那处，儿时原是做什么玩耍的所在？宝玉记性最好，不但说得清地方，连当日怎么淘气、姊妹们如何说笑，都还记得分明。待行至人去楼空的秋爽斋、紫菱洲、蘅芜苑门前时，四人却不约而同地放轻了脚步，压低了话音，仿佛里头的主人并未离去，生怕一丝喧哗，便惊扰了那一室静寂的旧梦。

四人登上大主山脊的凸碧山庄，凭栏俯瞰园中山水。宝玉望着远方，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抱琴姑娘，午间你说了娘娘在宫里受人喜爱的光景，可她心下……可真的快活否？”

抱琴闻言一怔，抬眼望去，只见宝玉、鸳鸯、袭人三双眼睛都正望着自己。她静默半晌，并未直接作答，却反问道：“宝二爷可知道前朝琅琊国宪宗皇帝时的辰妃故事？”见宝玉点头，她又轻声追问：“那辰妃高寿，得知亲孙自藩地入继大统，最终相见时，叮嘱孙儿的是什么话？”

宝玉听了，望着山下夕阳沉湖，金波碎影，终究只是点了点头，未曾言语。鸳鸯与袭人听得云里雾里，却也不敢深问。一时之间，山风过耳，四人都陷在一片静默里。

原来，那辰妃出身江南，为宪宗诞育四子，长子兴献王最与她亲近。宪宗驾崩后，长子就藩安陆，曾哀求携母同往，却未获新帝孝宗准许。自此母子终生不复相见。而后皇统几经更迭，最终竟落到了兴献王之子—辰妃的亲孙身上，是为世宗。当年世宗来到年迈祖母跟前时，在深宫中度过了漫长寂寥岁月的辰妃，已双目失明。她将孙儿从头到脚细细抚摩一遍，百感交集，最后嘱咐道：“女子一旦进宫，便失人生之乐，饮食起居，事事不得自主，犹如幽禁一般，以后选女进宫，勿往江南一带，此乃我身后留给江南女子最大的恩德，吾孙勿忘”言毕溘然长逝。

却说这边贾政领了令贾琏正式将平儿纳妾之命，果然不张不扬，只拣了个宜嫁娶的吉日，将事情悄悄办了。

凤姐如今病卧在床，气力精神大不如前，屋里大小事务、汤药饮食，多赖平儿一手操持。贾琏虽常在外，见平儿如此尽心，也暗自感念。如今老太太亲自做主，凤姐躺在榻上，心里虽掠过一丝旧日酸涩，却也知道“情势比人强”道理，自己这般光景，离了平儿寸步难行；何况是老太太的意思，再无驳理。便只拉着平儿的手，勉强笑道：“好，好……老太太疼你，也是你的造化。往后，更是一家人了。”这话说得疲弱，却也到底是个认可的姿态。

仪式便设在凤姐院内的东厢房里。不曾张灯结彩，只换了新窗纱，点了两支鎏金红烛。平儿穿了身水红色绫缎新袄，下系秋香色裙，仍是丫头打扮，只鬓边簪了朵小小的攒珠芙蓉，算是点缀。依礼给贾母、王夫人处磕了头，又回到凤姐正房，端端正正给贾琏和凤姐各敬了一杯茶。凤姐让丰儿扶着，吃了一口，便让平儿起来，又让拿过一个早已备好的锦缎匣子，里面是一对赤金镯子，递与平儿，低声道：“委屈你了。”

晚间，贾琏在厢房略摆了一桌酒菜，只请了贾琮、贾璜等几个近支子侄，及鸳鸯、袭人作为平儿姊妹作陪，悄默声地饮了几杯，便算礼成。府中上下得了信儿的，也只在心中默记，知道平姑娘如今是正经的姨娘了，见面称呼却一时难改，多半仍唤“平姑娘”，只态度里更添了三分敬重。

平儿自那日后，白日仍如常在凤姐榻前伺候，递水奉药，细心一如往昔。言行举止反倒比往日更谨慎三分，并无半分张扬得意之色。凤姐冷眼瞧着，那最后一点不甘之心也渐渐淡了，反生出些同怜共病、彼此依仗的感叹。只是更深人静时，平儿望着跳动的烛火，记起多年前与袭人那番私语，恍如隔世。当日所求不过是“平安稳便”，伏低做小，夹缝里间求周旋；如今这名分虽有了，肩上担待却似乎重了几分，前路茫茫，依旧是看不清的去处。

从前碍于凤姐威权，虽有通房名分，平儿与贾琏之间却总隔着一层冰，难以亲近。如今既得老太太明旨正名，凤姐又在病中容让几分，这美妾才算真真切切到了贾琏手中。平儿容貌本自秀丽，更难得行事稳妥、见识明达，性情亦沉静宽和，远非外头那些艳冶浮浪之辈可比。她并不似凤姐那般严词厉色、事事辖制，只凭一份端雅从容的气度，便已令人不敢轻慢。如今贾琏回得屋来，自有温言暖语、知心解意之人相伴，外头那些喧腾杂沓的宴饮赌戏，相较之下便显得意兴阑珊了。自此，贾琏虽不免仍有外间应酬，但前往宁府寻欢纵乐的次数，确比往日减了许多。

袭人从琏二爷那儿回怡红院这边讲平儿的事，宝玉听了也为平儿欢喜。宝玉忽然记起前些日子袭人接了放良文书，只淡淡收在匣底，再未提起，便含笑打趣道：“怪道呢。往日你总把‘出去’挂在嘴边来劝我，如今真有了这道文书，怎的倒不提了？”袭人听了这话，半晌才轻声道：“二爷又提这个。往日那般说，原是见你年纪小，性子未定，故意拿话吓一吓你，好教你收收那些淘气心思。”

她抬起头，目光温静却坚定：“如今你大了，我自然不再说那些话。只因我早已认定，只要二爷不嫌弃，不撵我走，我便是一辈子在你跟前伺候。往后你成了家，我也一样尽心服侍奶奶，照料你们的小爷、小姐……浆洗衣衫、铺床叠被，晨昏四季，总要眼见着你们都过得平安，我才算尽了心，安了命。”

宝玉叹道：“我也是认了最终能同死同归的也就你和……”袭人听宝玉又涉不祥，忙伸手掩住他的口。宝玉挣脱开来，忽然又想起一事，问道：“你方才说‘你们的小爷、小姐’，为何不说‘我们的’？” 袭人闻此一问，脸上飞红，口中只含糊支应了几句，便将话头岔开。宝玉当她羞怯，也未深究。

却不知有一桩心病，袭人始终深藏。她自知于子嗣缘分上，只怕艰难。当年被宝玉踢伤吐血后，宝玉悄悄请了太医王济仁来诊视。王太医开了调治的药丸，道外伤易愈，宝玉心急，未听全便往外间吩咐人去取药。那太医后半句沉吟之语，只袭人独自听得分明："姑娘此伤，震动冲任二脉。脉象细涩，血海见瘀滞之象。血为气母，气为血帅，如今气血通路受损，胞宫失于温养，将来在子嗣一事上……怕是要费些周章了。"后来，吐血之症虽愈，却落下个遇劳碌或感风寒便嗽中带血的根子。袭人心知王太医所言非虚，自己恐难有怀妊之日。然她从此密藏心底，对宝玉绝口不提。她深知宝玉性情纯良，若知晓此事，必生终生愧悔。她只愿他一生喜乐无忧。

第三十五回

梅妇抱儿捧檄辞亲 薛氏陈情缄书归骨

梅府那边，自宝琴出阁后，夫妻恩爱。梅砚修本系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只因数年父辈外任，婚期迁延。如今大事已定，心无旁骛，越发刻苦用功。是年春闱，三场试毕，殿试传胪，竟中了第二甲第八名进士。阖府上下，无不欢喜。

梅府择日开宴，遍请亲友。贾政携宝玉、贾兰、贾环三人同往道贺。席间觥筹交错，梅翰林亲自把盏，与贾政叙起年谊旧交，谈笑甚欢。宝玉见那梅砚修虽是新科进士，却无半分矜骄之色，待宝琴温存体贴，待宾客谦逊有礼，心下暗暗替宝琴欢喜。贾兰素喜读书人，与砚修论起经义，彼此投契。贾环跟在兄长身后，并不多言。

未几，吏部铨选，梅砚修以进士出身，未留馆选，奉旨外班，签发贵州荔波县知县。那荔波地处黔南，万山重叠，苗瑶杂处，乃烟瘴边瘠之区。亲友闻之，多有替他抱屈者，砚修却坦然道：“圣人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边地亦王土，蛮民亦赤子，但行其志，何分远近？”宝琴在侧，闻言默然不语，只低头理其行囊。

临行前一日，宝琴抱着襁褓中儿子，乳名瑞郎来到荣国府辞行。贾母见宝琴身上仍穿着那件半旧的青缎披风，面容比出阁时丰润了些，眉宇间却添了几分沉着。她先给贾母端端正正磕了头，又将瑞郎抱至榻前。贾母接了孩儿在怀，细细端详，见那孩子眉目清秀，鼻梁高挺，活脱脱一个小梅翰林，不由得满心欢喜。

宝琴侍立一旁，等贾母逗弄够了，方轻声道：“老太太，孙女婿新授了贵州荔波县的缺，后日便要携眷赴任。今个来，一则给老太太请安辞行，二则想着老太太疼爱一场，临去前，总要抱孩儿来给老祖宗瞧瞧，也算是替梅家给老太太磕个头。”

贾母闻言叹道：“贵州？那可是万里之遥了。”她望着宝琴，满目慈爱。良久，只缓缓道：“你自小随你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原不是那等恋着闺阁、离不得家的孩子。如今跟了姑爷，好好过你的日子去罢。只是那边烟瘴重，天又潮热，瑞哥儿还小，寒暖饥饱，处处要经心。姑爷那边，你也要善自宽慰。新科进士分发边省，并非冷遇，朝廷正是要历练他，他日必有重用。”又道：“你梅家门风清正，姑爷又肯上进，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宝琴一一应着。一时王夫人、李纨、黛玉等都过来了，见了瑞郎，无不喜欢。黛玉抱着瑞郎逗弄了一回，笑道：“这孩子眉眼间竟有几分琴妹妹当日站在雪里、抱着红梅的神气。贾母望着众人欢笑，默然心中升起一个念头：我三丫头探春的儿子，恐怕是没福分抱上一抱了，我这亲重外孙儿，也好几岁了。

薛家这边，老苍头持着宝钗所书的讯息，遍行江南一番，暗中终访得实情：当年甄英莲五岁遭人拐走后，又逢家中失火，宅邸尽付一炬；甄老爷心灰意冷，便随二位云游僧道出家而去，其妻封氏只得归居娘家，多年思女心切，终日以泪洗面。老仆又将那拐子的底细一并探清，王三这些年依旧操着伤天害理的拐卖营生，已迁至一条名为‘后宅巷’，的两进院落居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老苍头将地址细细记下，回程便一并禀明了薛蟠，交差复命。薛蟠得了这信儿，一时倒没了主张，遂归家找母亲、妹妹商议。

薛姨妈听了先叹了口气，道：“人也死了，她爹又出了家，只苦了那封氏娘子。”薛蟠站住脚，粗声道：“妈，妹妹，我虽是个浑人，可也分得些好歹。香菱跟了我这些年，我到后来没善待她，如今人没了，她那遗愿，我总得替她圆上。灵柩送回没二话，我打发老苍头再去一趟，多带银子，务必办妥。”宝钗垂眸不语，只轻轻点了点头。

薛姨妈道：“这是正理。好歹……好歹让她知道女儿的下落，香菱虽说落得这般光景，到底也算回她娘身边了。”说着又拿帕子拭泪。

薛蟠又道：“还有那拐子王三，我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香菱一辈子叫这人害了，如今他倒安安生生住着两进院子，吃香喝辣。依我性子，趁早带了人捆了他送官清算！”

宝钗这才抬起眼来：“送官不难，难的是以谁的名目去告？”薛蟠一怔：“什么名目？他拐了香菱，甄家便是苦主，咱们把李三人名地址告诉封氏，她径直上官府举告抓人便是。”宝钗摇头：“此举固然直截了当，可哥哥忘了当年为争抢香菱，与那冯家的官非？凡提及香菱，官家便或问及那事。”薛蟠额上见汗，喃喃道：“那……那难道就这么罢了？”

宝钗静了一晌，道：“不是罢了。只是不必劳动封氏。王三这些年一直干着伤天害理的勾当，苦主应不止香菱一个。似这等积年人贩，身上不知背着多少案子。只消把他的姓名、住址、恶迹写成一纸，拣个生面孔往应天府衙门一递，　衙门见了，断无不查之理。他那院子里的营生，哪能经得起官府翻？到那时，王三便是自作孽，不可活。薛蟠猛一拍大腿：“着啊！我正想说这个！”薛姨妈在旁也点头，道：“对，先替香菱报了这仇，再把她送回她娘身边。”

果然不出宝钗所料，应天府接了匿名帖子。时府中正积历年未破拐案数宗，府尹即差人往后宅巷捕拿王三。当于其宅后院中，搜出被拐幼童两名，又有身契、账簿诸般赃据。王三无可抵赖，供认不讳，遂收监候审。未及定罪，王三自知罪不容诛，竟先于狱中自缢而亡。

消息传至薛家，合宅上下即刻料理香菱灵柩南归之事。

宝钗心下忖度：薛蟠虽系香菱名分之夫，然后头种种冷落辱詈，终是负彼良多。今令其往见封氏，彼必羞惭难当；若仅遣仆从护送，又似薛家全无敬惮，以归骨为常役，岂不更凉其心？思来想去，只得与母亲商议。

薛姨妈听罢，叹道：“你哥哥是不济事了。可香菱到底是咱家的人，这最后一程，总得有个正经主儿送她才像。”宝钗道：“薛蝌兄弟为人敦厚知礼，待人最是真诚。若请他代兄一行，既不废礼数，亦见诚意，母亲看可使得？”薛姨妈连连点头：“他倒是个妥当孩子。”及至唤来薛蝌，具告其事。蝌并无半辞推却，慨然叹曰：“此薛家当尽之心也。弟必亲往。”

大事既定，宝钗独坐灯下，展素纸于案，欲代薛家修书一封，付薛蝌携呈封氏，备述香菱在薛门十年之始终。

此信须周至：不可过哀，恐封氏益增凄怆；薛蟠后来所为，亦宜婉辞以表，勿使封氏迁怒薛门。盖宝钗与家母待香菱，实有真情，此意不可不达。且当略陈歉意，兼述贾府诸人对香菱怜爱之忱。自其弱岁入薛门、稚怯如雏，及至命名“香菱”、随园中姊妹习诗识字、温驯静好，一一须细述之。拐子王三今已伏辜，甄家之仇庶几可雪；香菱弥留之际忽忆父母，道出乡关姓氏，念念惟在归骨故园，临终犹唤“娘”不置。此亦当书之，使封氏知女虽亡，思母未尝一日忘也。

宝钗援笔，蘸墨欲书，良久，竟不能下一字。忆昔香菱学诗，眸中欢喜满溢；随侍园中，黛玉授以章句，一字一诵，郑重如对至宝；及至病笃，骨立形销，犹强颜慰人曰：“我无事，但懒耳。”……此等情状，书之于纸，封氏览之，将慰耶？抑更痛耶？香菱一

生，欢愉无多。其数年之安，薛家予之；其后半之厄，亦薛家予之。今人已逝，此信欲为薛家谢罪乎？为香菱述恩乎？宝钗竟不能辨。

灯花结而复爆，案上素纸，依旧空空。以宝钗之才华，竟亦不知从何处落笔。及至更阑，宝钗终将此书草成。念封氏或不通文墨，遂易为浅言，期其听诵能解。

封氏夫人妆次：

薛氏宝钗谨奉书，托从弟薛蝌恭呈左右。其人言语和缓，夫人听之，或不至劳神。

宝钗与夫人，素未谋面，亦无片言往还。然宝钗识英莲十载，亲若姊妹，直至其临终之时，方知其为姑苏甄氏之女也。今执笔欲陈其事，而斯人已逝，临纸哽咽，不知当从何说起。

英莲初至薛家，年可十二三，怯怯然手足无措。问及家乡父母，惟俯首摇头，自言自幼为拐子所苦，朝夕打骂，养至数年，方携出转卖，竟连姓名年岁一并忘失。

家母怜其孤弱，留之身侧，使执洒扫。彼时渠身量未足，着旧人衣则裙裾曳地，每提裳徐行，见者之无不恻然。家母为易新裳，渠摩挲再三，竟夜不肯解去，流落以来，未尝身着完帛也。此等光景，至今历历在目。

越明年，宝钗为渠取名曰“香菱”。渠甚喜此名，每呼之，辄嫣然以应。宝钗偶诵唐人“菱歌清唱不胜春”句，遂以名之。当日只道了那寻常春色，今思之，孰料菱歌一阕，却唱尽她半世炎凉。

后家母见渠性情温驯，举止娴雅，吾兄薛蟠亦怜其楚楚，遂择日为渠开脸，明堂正道纳为侧室。薛蟠虽素性粗率，待渠却非全然薄情。昔年园中宝玉、凤姐猝然中邪，阖府大乱、人众纷杂之际，薛蟠犹知处处护持，唯恐其遭人轻薄。此一节，亦出自真心。渠对薛蟠，更见一片痴心，拳拳付与。薛蟠远行经商，渠日夜惦念；薛蟠偶遭挫辱，渠为之泣涕肿目。后渠在薛蟠房中，亦拨有小丫鬟专一伏侍，起居安稳。

又数年，渠得随入贾府园居。园中姊妹怜其憨而喜其静，无不善待之。尤可感者，林姑娘潇湘妃子，素以孤高自许，罕与人亲，乃独肯授渠诗法。一字一句，口讲指画。渠辄颦眉蹙额，绕阶数匝，喃喃自诵。宝钗偶经潇湘馆，见窗纸犹明，潜窥之，则渠方蹲于地，以茗帚画灰为字，口中念曰：“重帘不卷留香久……”七字未竟，忽大悟，跃而起，举袖欲呼，复噤声，恐惊邻室也。其痴绝如此。

贾府凤二奶奶尝赞渠“模样好，性子也好”，周大娘则谓渠品格温厚，仿佛东府蓉大奶奶。蓉大奶奶者，族中称其贤而早夭者也。以是知众人待渠，非徒怜悯，实有爱敬存焉。

彼数年间，渠眉目渐展，肌理亦丰。每值花朝月夕，辄欣然理妆，与众姊妹或绣香囊，或烹新茗，结伴同游。彼时以为好景方长，孰料劫运潜移，有不可逆料者耶？

自薛门不幸，有夏氏入门，家事日非，此中委屈，宝钗不忍言，夫人亦不必闻。独怜渠以积弱之躯，当风霜之骤，外受谗构，内怀忧惧，而始终无一怨言、无一愠色。宝钗尝阴问之，渠但笑曰：“太太与姑娘疼我，我便不苦。”呜呼！此其所以为香菱者也欤？

渠幼于拐子所苦，已伏干血之证，故数年竟为成孕。今岁秋，旧疾骤作。初犹强起理妆，数日渐不能食。医者云：“血海久涸，气无所附。”宝钗昼夜守之，药饵亲尝，而沉疴已入膏肓矣。

濒危之夕，渠忽开目，四顾良久，似有所忆。开口叫娘。妾亟就之，渠唇吻翕辟，良久，乃断续道出家世、父母，何时被拐，拐子何人。英莲语渐微茫，而目犹凝注，宝钗知其有未竟之言，泣而待之。须臾，渠忽振衣，若欲起状，声如游丝：“求姑娘……将我骨殖……还于父母……”语未终，而眸光涣矣。

英莲五岁被拐，忘其身、忘其家、忘其亲。临终一刻，迷雾尽拨，所记者，仍是归家之路，夫人之颜。

今拐子王三已由应天府访拿到案，供认历年拐卖子女不讳，未及论罪，自缢狱中。此固天道昭彰，亦可略慰英莲九泉之恨矣。

英莲五岁被掠，仓皇之际，想必于万人丛中回望，宝钗每思及此，未尝不心折神伤。夫五岁稚子，流离之际，犹眷眷回望故园灯火，此天性至纯，虽刀杖苛待，终不能夺也。夫人多年倚闾而望，梦魂亦当长绕家园。只惜葫芦庙早付一炬，灯烬无存，旧景难再。今英莲骨殖南返，终归故土，夫人见此，悲恸之中，或可稍慰。

宝钗闻，甄公昔年已随二仙云游，尘缘斩绝。英莲临终，未尝不道其父；然语及夫人，而口称“娘”者再三也。父已出世，无所用其归；母尚在尘，故托之以骨。夫人为女含悲近二十载，今女虽死，犹念母至于此，则夫人之痛，庶几可少解。

英莲在薛家十载，宝钗与家母未尝一日负之。其本为良家女，然薛氏不能庇其始终，使困于悍室，折于忧病。此则薛氏之罪，宝钗与家母虽百喙不能辞也。今谨奉还骨殖，并其生平所爱学诗旧稿及妆奁数事，付从弟护柩南归。其为人敦厚诚悫，此行必尽礼敬。

临书涕零，语无伦次。十年间事，岂千余字所能尽？然擘笺欲续，泪已渍纸。惟愿夫人善自宽譬。想英莲所求，不过归家二字。今归矣，当慰于九泉矣。

伏惟珍重，不尽欲言。

薛门女氏宝钗 敛衽拜上
乙卯年季秋朔日

薛蟠自妹妹宝钗着人安排，堂弟薛蝌代他将香菱灵柩送回姑苏后，眼见自己终日在宁国府中厮混，心下不觉生出几分愧意。恰逢家中店铺伙计欲往四川办货，他便向母亲薛姨妈讨了些本钱，意欲再随伙计们出门经商。薛姨妈与宝钗商议，与其让他整日跟着贾珍一干人吃喝玩乐，倒不如还像上回那样出去走走，多见世态艰难，或能长进些。遂替他收拾好行装，又细细叮嘱了伙计们一番。薛蟠也不理会金桂，径直起身去了。

第三十六回

元妃染恙命丧西安 忠顺得势横行朝堂

且说当今圣上与先皇禀性大不相同。先皇在日，最喜江南风物，数次南巡驻跸金陵、姑苏等处，虽云省方问俗，然供张繁、迎送劳，所费不赀，已隐奢靡之弊；圣上践祚以来，于南巡一事绝口不提，盖因江南虽富庶安堵，先皇屡幸不过恋其山温水软、景物清嘉，而一巡之费可抵三年赋税，一宴之资足供千户口粮，纵是人间天堂，亦不必以朝廷之力频事游赏。

况且，江南世家大族，多与先朝储位之争有涉。圣上虽未曾明言，然当年诸王角立之际，江南数家暗中倾向过密亲王，此事圣心岂能尽忘？只是隐忍不发，不形于色而已。

此番太上皇薨逝，三年之丧已毕，圣上方决意行一次“省方”。不往东南，却往西北。目的地：西安。圣意以为：西北边陲，地瘠民贫，近岁又屡有西戎犯边之报。与其往那烟花丛里看繁花，不若往那风沙地里问疾苦。一来可实地阅边，整饬武备；二来也使天下臣民知，圣天子所重者，不在宴安，而在社稷。于是下诏：銮舆西巡，一切供张，皆从简省，沿途不得扰民。此诏一下，朝野无不愕然，亦无不肃然。

銮舆西巡，本不欲携宫眷同行。然圣上念及元妃自入宫闱十余载，从未一睹京城之外风物，且其素性温婉、行事恭谨，此番长途跋涉，正可随侍左右，以备洒扫之需。元妃闻命，心中暗自感念天恩，亦知此行非同游赏，乃朝廷大事，遂愈加恭谨，不敢稍涉怠惰。

元妃心头亦自有一桩牵挂——探春在曹丹津之乱后，踪迹渺无，每念及此，辄中夜不寐。此番西巡，四方商旅云集，或能于往来人等口中，不知是否得些三妹妹消息。这念头只在心中一闪，旋即按下，不敢形于颜色，亦不敢稍露于人前。

贾母闻知圣驾西巡、元妃随行，半晌不语，心里明白，西边不比江南，风沙扑面，远非先帝下江南那般笙歌繁华。王夫人闻讯，亦喜亦忧。喜的是女儿得蒙天恩随侍左右，忧的是西北路途遥远，不知水土可服。

及至銮驾启行，一路向西。经直隶，过保定，入山西界，但见群山叠嶂，峰峦起伏，车驾盘桓于山谷之间，仰望则危崖蔽日，俯视则涧水鸣雷。行至太原，稍事歇息，地方官备行馆不过数楹，膳仅八簋，渡黄河时，舟楫横陈，旌旗蔽日，两岸百姓聚观如潮。元妃始见大河奔涌、浊浪排空之势，心神为之一震。入潼关后，渐见秦川坦荡，銮驾沿渭水西行。自离京以来，经半月有余，西安府城已在望中。早有巡抚率阖城文武官员，于城外十里处恭候圣驾，远远望见黄龙大纛迎风招展，金鼓钲镯之声，数十里外可闻。

銮驾入西安城。巡抚率阖城文武跪迎于长乐门外，钟鼓齐鸣，百姓夹道，俯伏呼嵩，声震城阙。只见街衢整肃，市井繁华，自有一派西北重镇气象。

圣上次日即召见陕甘总督、西安将军等，垂询边备民情，自午至酉，未尝少憩。第三日，亲阅八旗驻防营，登城楼观将士操演。第四日，驾临西安府学，谒孔庙，赐御书“教思无穷“，又召试诸生数人，亲定甲乙，勉以实学。

镇西大将军，北静王水溶得报圣上西行，早已自西宁星夜驰骋赴西安迎驾，二人既为君臣，又系堂兄弟之亲，二人夜谈，水溶陈奏那些整军经武、抚农重商边务，圣上凝神细听，不时颔首。殿外夜色沉沉，殿内烛影摇动，君臣相谈甚洽。

边务重责在身，水溶不敢久留，次日辞别皇上时，并拜别娘娘。水溶心暗自思虑：娘娘气色甚差。他暗自忖度：想必是长途跋涉，塞外风寒，娘娘深居宫闱，从未经此劳顿，自是不惯。他哪里知晓，娘娘已然是灯油将尽、风中之烛。

自銮驾驻跸西安，圣上日日召见臣工、阅视边防，宵旰忧劳，无片刻暇逸。元妃随居后殿，虽圣上传谕“不必随侍”，她却念及此番随驾本为“以备洒扫”，岂敢因身在行宫便懈了职分？每日晨起，必整肃衣冠，至前殿请安；午后圣上议事，她便于后殿料理行在琐务，查看供奉、检点箱笼，不肯稍有疏虞。晚间圣上召对臣工至深夜，她便候至夜深，待前殿灯火渐熄，方肯安歇。内侍劝她保重，她只摇头道：“圣上尚不得歇，我岂能先眠？”元妃不知，那几日，西安城中正有绞肠痧之症流传。此症甚是是凶险，

如此四五日，便有些支撑不住。初时只是不思饮食，勉强进些粥汤；继而夜间辗转，难以成寐，妹妹探春下落未曾查得半分。面色却一日苍白过一日。随侍宫女暗自忧心，却不敢多言，知娘娘不肯因一己之身误了圣上正事。

这日晚，圣上召见陕甘总督议事，直夜方毕。元妃照例候至前殿灯熄，方回后殿。行至廊下，忽觉腹中一阵绞痛，如绞如攫，她只当是连日进膳不调，略站了站，待那阵痛过去，仍缓步入内。宫女要传太医，她摆手道：“深更半夜，不必惊动。许是日间喝了几口冷茶，歇歇就好。”

入夜，元妃腹中绞痛，俄而吐泻交作，手足厥冷，筋脉抽搐如挽弓。太医急趋入诊，视其指甲青紫、目眶深陷，脉象已如游丝。及至天明，竟已神昏不语，气息奄奄。太医密奏圣上：“娘娘所染者，乃绞肠痧之症，属痧症之重症，臣等尽力施治，唯恐……”圣上闻报，亲临视疾，但见元妃面如金纸，唯余一丝尚存。此时的元妃脑中仅可呈现几缕老太太、父母亲及宝玉影像……”延至次日戌正，一轮明月升起之际，元妃崩于西安行宫。

是夜，麝月服侍宝玉入睡，宝玉忽然惊醒，坐起大哭，外间袭人听见连忙进来一把搂住，“二爷不怕，我和麝月都在这儿呢。”宝玉哭道：“姐姐不在了，刚才来瞧我了——我要去见太太。”袭人见他这般光景，心下也突突跳，只柔声劝道：“二爷，这深更半夜的，这么闯去，岂不吓着太太？有话明儿一早再说……”宝玉只是摇头，挣着要下床，泪流满面道：“等不得了，是姐姐托梦来的！”

袭人只得和麝月替他披上衣裳，打了灯笼，三人匆匆往园门外去。进了王夫人房里，王夫人刚念完晚经，才更了衣，预备安歇。忽见宝玉一头撞进来，直扑进她怀里，放声哭道：“太太，姐姐不在了！刚才托梦来，她有话留给太太和老爷！”

王夫人听这话，登时脸上变了颜色，一把捧住宝玉的脸，颤声道：“我的儿，这话可不能乱说！你姐姐是宫里的贵妃娘娘，好好的，怎么会……”宝玉哭得说不成话，肩膀一耸一耸地抖。王夫人见他这般，心里已是十分慌张。她定了定神，对麝月道：“去把老爷请来，说有要事。”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赵姨娘屋里。”

贾政这晚不知怎的，只觉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灯下书也看不进去，上床又毫无睡意。正披衣在房中踱步，忽听麝月来请，便即刻起身过来。一进门，见宝玉哭得两眼红肿，夫人满脸惊惶，心下已是咯噔一声。及至宝玉将元妃托梦之事，并梦中听得的那几句话，一字一句地说出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

贾政听罢，只觉头上轰的一声响，眼前发黑，腿下一软，猛地跌坐在官帽椅上。他嘴唇哆嗦着，半日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回，他竟未斥责一句宝玉胡言乱语。

贵妃骤然薨逝。圣上痛悼逾常，当即传旨，令数十骑精锐昼夜兼程，驰返京中报丧，预备一应丧仪。随即将贵妃遗体入棺成殓，圣上亲率随行文武及当地军民临祭，祭毕，便扶灵启程回京。

贾政先将此事瞒住贾母。次日一早，便遣人入宫探听消息，一时却并无音信传来。贾政之所以信了宝玉昨日之言，一来因梦中 “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 望家乡，路远山高” 之语，真切凄楚，不似虚言；二来自己前一日亦无端心神不宁，坐立难安；三来更想起当年元宵佳节，女儿元妃所作爆竹灯谜：“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 如今想来，竟是一语成谶。女儿封妃之时，阖府正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声势煊赫，连政敌亦为之震慑，谁料这般荣华竟如此短促，转瞬便已成空。

至于宝玉之所以敢断言姐姐不在了，盖因元妃托梦之时，那段话猛然勾起他当年在太虚幻境中所闻之曲。彼时懵懂，只觉凄婉，却不解其意；而今梦中闻之，竟与太虚幻境中所闻《恨无常》一字不差。他这才恍然惊觉：原来姐姐之命运，早在太虚幻境中已然注定。

又过六日，西安信使驰抵京师，噩耗随即传入贾府。阖府上下闻之，无不惊恸悲切。贾元春乃贾母嫡长孙女，与贾敏一般，自幼便在老太太身边抚养，深得贾母亲教。其举止雍容华贵，性情温婉宽厚，颇有贾母当年风范。贾母乍闻凶信，只觉晴天霹雳，一时头晕目眩，几乎晕厥过去。贾政、王夫人只得强忍悲戚，在旁竭力搀扶劝慰，恐老太太再有差池。

再说皇上车马进京后，直接将灵柩安奉于内廷重春宫，七日之内，皇上每日在梓宫前供膳。七日满，皇上亲送梓宫于景山崇德殿。供朝臣、家眷祭奠。

及至贾家眷属得了旨意，前往景山崇德殿祭奠，踏入灵堂，望见元妃梓宫，合家上下早已泪如雨下。王夫人当先扑至灵前，抚棺痛哭，声声唤着女儿。贾政亦是悲不自胜，垂泪而立，只念着半生父女、一朝永诀，纵有万千言语，到了此时俱化作椎心之痛。贾母由鸳鸯、琥珀等人搀扶，颤巍巍走近棺前，不能成语，只觉肝肠寸断。尤氏、李纨、凤姐并家中诸女眷，见贾母、王夫人这般悲恸，又念着元妃平日贤德，一个个皆悲啼不止。满园素幔白帷，阴风惨惨，哀声一片，直教闻者心酸、见者落泪。

元妃一去，贾母失却嫡长外孙，贾政夫妇永诀爱女，宝玉丧其长姊。然此犹为家痛，更可哀者，乃护佑阖族之最后一重屏障，烟消云散。

自崇德殿祭奠礼成，孝慈县地宫尚未竣工，皇上亲自北上巩清城，奉梓宫暂安于皇家殡宫。

自元妃薨，圣心郁郁，渐至性情大变。或疑神见鬼，或迁怒群臣，文字之狱屡兴，内外朝臣莫不悚惧。因不復信外廷，遂专倚自家兄弟忠顺王。更将抄没甄府时所获历年与先帝往来奏章、书札尽数付之。忠顺王素怀机心，擅揣摩上意。且性本昏暗，每以倾陷他人为乐。此番得势，遂翻旧账，暗布罗网。

第三十七回

元妃蜚语书中辨明 子腾宦海阙下决归

且说九省都检点王子腾，外任已满，奉旨还京。原指望陛见之后，圣上念其边关多年劳苦，必有擢用。不料回京数月，竟置之闲散，未授实职。赋闲之际，每日翻阅邸报，见忠顺王一党权势日炽，不惟朝中人事更迭频频，即当年与密亲王相厚诸王，亦多受牵累。兼妹府中近来祸事迭起，王子腾官居高位多时，谙熟朝廷凶险之处，心下愈增忧惧，寝食难安。

时元春已于西安薨逝。宫中得讯之日，抱琴悲痛难抑，顿足捶胸，恨与娘娘朝夕相伴近三十载，竟未能送终左右。周惟亦悼伤知己。数月后，抱琴见宫中雕栏玉砌依旧，而伊人已逝，触目伤怀，终难自遣，遂决意辞宫。周惟知其入宫二十余载，今去意已决，便许其请。二人临别依依，相约以书信往来。

抱琴原籍山西平遥，父母尚在。临行前本欲往贾府辞行，然恐此去勾起老太太、夫人伤心，踌躇再三，终未敢往，径自归乡。后嫁与太原一科举出身官员为续弦，自此安居。越明年，周惟见朝中佞臣当道，朝纲日坏，心生厌倦，亦上表乞归。周惟侍奉两代皇后、嫔妃礼仪，端方温雅，宫中皆以“女君子”称之。皇后悯其劳苦，特下懿旨，遣内监数人护送，沿途搭乘官船，由运河抵金陵，而后取陆路还岭南旧居。烟波江上，归舟渐远，宫中岁月，遂成往昔。

先前抱琴离宫之后，未敢忘与周惟之约，不时有书信往来。待二人皆为民妇，音书更是岁岁不断。信中或追忆元妃当年旧事，述及宫中奇闻；或分享两地风土人情、家人近况，彼此慰藉。

一日，周惟拆阅来函，竟见抱琴言及近日听闻一些有关元妃的风言流语——有传元妃彼时并非暴病而薨，死因另有隐情。或云其卷入宫廷内斗，或道其参与密谋政变，更有甚者，竟说她勾结外藩，终被赐死。流言纷纭，莫知所出。抱琴信中忆及元妃薨逝那年花朝节，自己归宁贾府时，邢夫人曾问起后宫妃嫔争宠之事，彼时她答道：

“若真有其事，大抵不出两端：一是皇子众多，又各有所出，为母亲者，谁不愿自己的骨肉得继大统？其间难免有些计较。二是妃嫔母家在前朝各有势力，若外廷相互不和，或想借着内廷影响圣心，亦可生出些风波。咱们娘娘至今未曾生养，府上老爷亦一向为官清正，与人无争，那些戏文里的热闹，与咱们是毫不相干的。”今见这些流言，抱琴将当日这番话重提于信中，其意自明：那些风言风语，终究是无稽之谈，与娘娘一生行事，毫无干系。

五个月后，抱琴收到周惟回信。信中除却远道而来的殷殷问候，亦就元妃“死于非命”之流言，细加评点。周惟文笔温婉，理路清晰，写道：

“……深宫之事，于外人眼中，本就幽深莫测，故而揣测之风，历来不绝。况今朝局动荡，人事更迭，流言蜚语自易丛生。你信中——嫔妃或为亲子争储，或为母家固权。此二端确是内廷风波之源。你当日：元妃既无生育，贾府又持身清正，与世无争，那些戏文里热闹，原与娘娘无涉之言。我深以为然。

我入宫多年，历事两代，宫中旧事，皆所亲见。当初老皇帝在位时，皇子众多，储位之争绵延数载：先立先密亲王，旋废，复立今上。其间内廷嫔妃各怀心机，外朝臣工亦多卷入。然彼时元妃尚未入宫。待元妃承恩入选，今上早已君临天下，皇位稳固，更有太上

皇在上镇之，宫廷内外，咸安其分。元妃自封贵妃以至西安薨逝，十数年间，内廷无妃嫔争宠之乱，外朝无挑战皇权之事，朝野晏然，何来政变之虞？

至于勾结外藩一说，尤为荒唐。元妃入宫数十载，出宫或仅有省亲一次，彼时既圣上有府中过于奢侈之微言，娘娘此后更无再提省亲之举。深宫妇人，与外藩素无往来，如何勾结？凡此种种，皆市井无稽之谈，不足为信。

你我皆知娘娘为人，一生谨厚，安分守己。这些风言，不过是好事者附会之作，多想徒增伤感。望你宽心自遣，勿以此萦怀。”信末又问了抱琴家中近况，并告知自己一切安好，盼常通音问。

如今且说这蒋玉菡，自回姑苏数载，此时携了父母、妹妹并妹丈一家，重返京华。宝玉闻讯，便携袭人往见。旧友重逢，执手相看，感叹岁月。言笑甚欢，细看时，玉菡形容已改：非但蓄了须，声音亦转沉厚，举止间更添了几分干练。他并将名姓换了，如今唤作“江玉韬”。

玉韬告宝玉、袭人道：已将师兄阴松生手底那“文华斋”盘了下来。这两年往来江南，观其市面，今由妹丈出面，欲做这文墨印书的生意。说着，又取出几册新印的书来，与宝玉看。宝玉接过，翻看一回，赞道：“到底是行家，这板式、纸墨，俱是好的。”玉韬笑道：“不过是糊口罢了。只想着日后能常与二爷切磋，也不枉相识一场。”千金易得，知己难求。自江玉韬归来，宝玉又添一处可去之处。两人不时相聚，谈诗论画，品茗赏书，倒也慰了些许襟怀寥落、尘外闲愁。

常言道，武将出身者，贵乎当机立断，断则能行。王子腾正是此等人物。又过两月，眼见新职仍无下落，心下已明圣意所在——恐是另有计较，不欲再用。兼之朝中谄媚之辈日多，忠顺一党势焰熏天，自忖再难有起复之机，便决意趁早急流勇退，远离朝中这片浑水。辞官回乡，只是终究放心不下两位尚在京中的妹妹。

话说近日黛玉感了风寒，只在潇湘馆中静养。这日一早，宝玉独自出了园子，先至贾母处请安，细细禀了黛玉病情，陪着说了一会儿话，方辞了出来。随后又往贾政、王夫人处问安。恰巧老爷太太正在书房议事，见宝玉进来，便住了口。宝玉心下明白：如今家中正逢多事之秋，老爷太太想必有不少烦难之事。转念一想，自己已非昔日孩童，眼睁睁看着父母劳心，却丝毫不能分忧，不觉暗自气闷。贾政见他没精打采的，倒也未加责备，只问了问他身上可好。正说着，忽见丫鬟掀帘进来回道：“舅老爷来了。”

贾政忙站起身，口内连声说“请”，宝玉亦随之站起，垂手恭迎。丫鬟掀起帘子，王子腾大步而入，先与贾政拱手致意，又向王夫人问了好。宝玉素来敬重这位舅舅，连忙趋前行礼。王子腾也一向疼爱外甥，知他身子单弱，今见他面色不如往日红润，便殷殷嘱咐了几句保养的话。一时众人坐定，丫鬟捧上茶来，掩门自去。贾政与王子腾略叙寒温，不过几句家常。宝玉在旁觑着，见舅舅此番前来，眉宇间似有要事，欲待起身回避，又恐失礼于人，便悄悄以目示意贾政。贾政方要踌躇，王子腾已然察觉，将手一摆，爽然道：“宝玉也不小了，况是自家骨肉，不必避忌，只管坐着听罢。”

王子腾本是武将出身，性情爽直，言语简劲，当下也不兜转，便将外任期满、回京数月未得实缺之事说了，又将目下朝中局势略述一遍。末了，正色道：“愚兄已拿定主意：不日便上疏皇上，只称边关旧疾复发，难胜重任，恳请休致。”王夫人闻言大惊，失声道：“大兄要回金陵去了？”王子腾点头道：“正是。只等御批下来，即刻出都。”稍顿了顿，又道：“贾王两家，休戚与共，同进同退。愚兄此来，非为别事，实欲劝妹丈也早作打算，趁早抽身，辞官归乡才是上策。”

宝玉在旁听得目瞪口呆，不由将目光转向父亲。只见贾政沉吟半晌，方叹道：“不瞒妹丈，前些时贵妃娘娘薨逝之前，曾托梦与宝玉。”说着目示宝玉，宝玉忙将梦中姐姐所嘱之词一一念来。贾政接着道：“那词末一句，‘须要退步抽身早’，今早妹丈来前，我正与内人参详此事，想来正是要咱们及早远离朝政之意。”王子腾连连颔首，道：“正是！正是！如今忠顺亲王正在翻查当年争储的旧账，甄府便是前车之鉴。如今娘娘既已仙逝，内廷失了屏障，而素与江南世族交好的北静王，又被忠顺借故羁留于青海。情势迫人，不可不防。历来官场倾轧，若无自保之力，莫如及早抽身，使人不以为患，且远离京畿这是非之地。”

贾政叹道：“若论仕途经济，自上次外任归来，愚兄早已看淡了许多。辞官并非难事，只是如何行事，却须仔细掂量。宁府那边，倒不必太过理会。荣府这边，首要是禀明老太太。老太太是个明白人，若将道理细细说与她听，想来不至坚执不允。可有一层——”他顿了顿，望了王子腾一眼，“愚兄并非老太太独子。长兄那边，妹丈是知道的，他那性情……未必肯听人劝。况且其中利害，又不似你我之间可以这般直言。他身有世职，虽无现职，却须按时入朝；若愚兄独自奉母南归，又恐长兄、嫂子多心，反生嫌隙。”

王夫人忽然接口道：“凤丫头那一家子，可怎么好？”贾政蹙眉道：“论理，琏儿是大房的人，凤丫头也是大房媳妇。若咱们走，他们理应归那边照应。”王夫人连连摇头道：“这如何使得！老爷又不是不知，琏儿和他父亲素来不睦；凤丫头如今病成那样，若送到邢夫人跟前，她那性子，还不要了凤丫头的命！”

王子腾闻言，神色也凝重起来。凤姐儿是他嫡亲侄女，自幼看着长大的，如今病得七死八活，岂有不心疼之理？他捋须叹道：“凤丫头这事，倒是要紧。她是我王家女儿，我做伯父的……”贾政接口道：“今日这些话，乃你我私下计议。依愚兄之见，且先探探老太太口风。只要老太太点了头，咱们再行安排下头之事。若到时凤丫头不愿回大房那边，愚兄自会安置她去金陵，只说是伯父有命，接她去南边养病。”王子腾点头道：“妹丈虑得是。凡事须循序渐进才好。”

说到这里，王子腾起身告辞，道还要往薛姨妈那边去，小妹妹那家人，也得一并带出去才是。王子腾出了荣国府，一径往薛姨妈处来。薛姨妈正独自在屋内理事，忽见兄长到来，忙起身让座，问：“大兄今日如何得闲？”王子腾坐下，饮了口茶，环顾左右，见宝钗不在跟前，方缓缓开口，将朝中局势与自己决意休致之事，细细说了一遍。

薛姨妈听罢，惊道：“大兄要回金陵，二姐姐那边如何说？”王子腾叹道：“方才正从你姐姐那边来，已将这话告诉了她和姨爹。”遂将贾政夫妇的打算略述一遍。薛姨妈听了，沉吟半晌，方道：“当年我带着蟠儿、宝丫头进京，原是因那孽障在金陵无人管束，惹是生非，想着投奔你和姐姐，也好有个照应。如今既是大兄要回去，二姐姐一家也有此打算，我们自然也是要跟着回去的。”她顿了顿，眉间浮起愁色，“只是蟠儿那孽障，前些时跟着伙计往四川办货去了，至今未回。若我们走了，留他一个在京里，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王子腾点头道：“妹妹虑得是。蟠儿的事，自是要等他回来。我休致的折子批下来，看准了动身的日子，赶紧打发人送信去叫他便是。我此番回去，也先为你们两家安置住处，收拾房屋，只等你们南来。”说罢又叮嘱了一番宽慰的话才走。

是夕，王子腾回府，密嘱幕僚拟就奏章，以“边塞风霜，旧疾遽发，两目昏花，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恳请天恩准予休致，回籍调理。奏折既上，圣意沉吟数日，乃下旨曰：“王子腾宣力边陲，克勤厥职，着以原品休致，仍食全俸，以示优眷。”子腾得旨，望阙叩谢天恩，即日打点行装，携眷出都。临行密谓贾政曰：“妹丈宜早为计。我此去，恐不能再入都门矣。”

及归金陵，子腾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外间皆传原任九省都检点病笃卧床，竟从此不闻朝事，悄然隐于当朝尘嚣之外。

第三十八回

贾母明断抽身及早 迎春惨遭摧折魂消

再说黛玉素来畏寒，每到冬深，那咳疾必要发作。今岁府中迭遭变故，心头郁郁，便觉那凛凛朔气，比往年更添几分萧瑟。况那能为她终身作主的薛姨妈，早已搬出园去；前头探春身陷敌营、接着元春薨逝，灾祸当下，老太太与老爷、太太俱是心力交瘁，哪还有余力顾及她与宝玉之事？眼见自己病势怏怏，一日重似一日，这般拖下去，竟不知能否挨到云开见日的那一天。想到这里，心头一酸，那泪珠儿便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忽听外间雪雁与人说话，像是宝玉的声音，忙拭了泪，翻身向内，假寐不语。宝玉掀帘进来，见她朝着里床睡着，便轻轻推了推她道："已是晌午了，你饿着肚子睡到这会子，仔细伤了胃。快起来，我还有话告诉你呢。"黛玉听他说有正经话，便道："你先和紫鹃她们顽一会子去。"宝玉依言退出。过了一顿饭时，再进来时，黛玉已梳妆好了。宝玉往窗外看了一眼，挨着她坐下，低声道："咱们只怕要搬回金陵去了！"黛玉面露错愕："这又是从何说起？"

宝玉便将今早舅舅如何来访、如何与老爷太太在书房议事、自己如何在场旁听之事，从头到尾细细说了一遍。黛玉虽是个聪慧的，究竟闺中弱女，年纪又轻，平日所读不过是诗词文章，于朝廷大事素不留心，此番听宝玉说起什么忠顺王、什么争储旧案、什么甄府前车之鉴，只听得懵懵懂懂，却也隐隐明白：这是因朝堂上的风波，竟要牵连到自家头上来了。

她默然半晌，问道："既这么说，你看咱们几时动身？"不等宝玉答言，又想起一事，忙问："姨妈那边呢？她们可也跟着走？"宝玉道："舅舅说完话，又往姨妈家去了。想来姨妈自是要同去的。"黛玉听了，微微点头，一时无话。

却见宝玉坐在那里，眉头似蹙非蹙，眼神时而又望向窗外，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黛玉心下明白：他这是怕自己听了这些话，越发添了愁烦，又不知如何开口安慰。心头一动，反觉自己不该叫他这样悬心，便打起精神："我近来倒觉得，这偌大一个园子，如今只咱们和珠大嫂子住着，有些冷清得慌。金陵那边的老宅，虽比不得这里宽敞，听说是精巧得很；况且南边气候温和，不比这里冬天干冷，我最是受不住。等到了那边，老爷辞了官，咱们都是平头百姓了，闲了时，只怕不像如今这样成日闷在屋里，倒能出去逛逛也未可知。"她说着说着，竟像把自己也说动了，仿佛眼前已看见了金陵城里的热闹街市、老宅院中的梅花，嘴角边不由得浮起一丝笑意。宝玉见她如此，心下稍安，二人说到正午，才过老太太这边用饭。

当晚，黛玉倚枕静卧，窗外竹影摇摇，月色半床。日间宝玉那番话，此时又浮上心来，翻来覆去，未能入睡。她细细想着：若真能迁回金陵，倒也未尝不是件好事。老爷辞了官，朝中那些风波自然与贾府无涉，家里也可清净几年。自己本是南边人，偏偏来了北方，水土不服，年年生病；若得江南水土滋润，或许这病根儿，竟能渐渐好了也未可知。到那时，宝玉依旧是那个富贵闲人，自己便淡淡地陪在他身旁，他读他的书，我写我的诗，春日看花，冬夜围炉。

只是……昔日里一起的姐妹们，如今竟都凋零了，人生聚散，竟如一场大梦。便是自己这身子，也不知能撑到几时。若真到了金陵，能得几年安稳，与宝玉相守，也算是上天垂怜了。想到这里，不觉又滚下泪来。正是：交织心头事，一半思量一半愁。

当日午后宝钗从铺子里回来，薛姨妈便将舅舅来访、朝中局势、休致之议，以及舅舅在老爷太太那边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宝钗听毕，沉吟片刻，道："既是舅舅作此决断，

又有姨爹那边呼应，想来此事非同小可。咱们原也是客居在此，如今他们都走，咱们自没有独留之理。”薛姨妈叹道：“话是如此，只是你哥哥那孽障……偏生这时候不在跟前。”宝钗道：“妈妈且宽心，如今且先慢慢收拾细软，将要紧的打叠起来，等哥哥一到，便可起身。至于铺子里的事，也要预先交代明白才是。”

薛姨妈点头道：“我也是这般想。只是这一去，也不知何日再回京城了。”宝钗劝道：“金陵到底是咱们祖宅，回去也是正理。如果舅舅、姨爹都在那边，彼此有个照应，比咱们独自在京反倒安稳些。”薛姨妈听了，略觉宽慰，母女二人又计议了半日，方各自安歇。

话说那日王子腾辞去，贾政当晚与王夫人在内室灯下计议至深夜，将朝中利害、脱身之策，细细斟酌了一番。二人终是拿定主意，决意依王子腾之言，趁早抽身南归，以避祸端。

次日一早，贾政便往贾母上房来。正值贾母晨妆已毕，歪在榻上吃茶。贾政请了安，鸳鸯等众丫鬟皆在跟前，一时不便开口。贾母会意，遂将众人遣了出去，单留贾政在侧。贾政方将朝中情势、忠顺王翻检旧案、甄府倾覆、北静王羁留青海等情由，大略回明，又将王子腾劝其休致、自己亦愿辞官归乡之意，一一禀了上来。

贾母出身于累代簪缨之家，一生亲历朝局更迭、世态炎凉，心下何等明白，何须多言？贾政只略述原委，老太太心中早已洞然。只见她徐徐叹道：“咱们家托赖天恩，几代富贵，也算享尽了。我这几日心里也正盘算着——世上哪有不败的门庭？这些年来，我眼见过多少勋旧世族，今朝还轰轰烈烈，明日便烟消云散。此乃天道循环，不足为怪。明知势不可为，还要强撑硬撑，那才是糊涂。你如今既看淡了仕途，肯及早抽身，保全一家老小安稳度日，便是咱们子孙的福气。我这一把年纪，还有什么看不开的？你只管放心，我这里没有不依的。”

贾政听毕，忙起身道：“得老太太如此明断，儿子便好着手去办了。”贾母又叮嘱道：“只是行事须得机密，不可声张，免得内外惊动，反生事端。先把要紧的安顿妥当才是。”贾政连连应诺，心下暗忖：如今头一件难事，却是如何与兄长开口。

按下贾政这边不提。且说贾母素日有事从不瞒着鸳鸯，只此一件，却暂未与她提起。是日晚间，贾母临睡之前，鸳鸯正替她卸去钗环，忽听贾母似是无意地问道：“你娘前几年在金陵没了，你爹说是病得不轻，后来可大好了？也没听你再提起。”鸳鸯道：“回老太太，父亲的消息都是从兄长那里来的。前些时哥哥说，说父亲已是好了，只是精力大不如前，如今不过是给旧宅里除除草、浇浇花罢了。”贾母听了，半晌方道：“是啊，我也是好多年没去过了。”说罢，阖上眼，再不言语。鸳鸯只当她乏了，便轻轻放下帐子，悄悄退了出去。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这日一早，贾政正欲往东院寻贾赦商议迁居金陵、抽身避祸之事，忽见门上人慌张来报：“大同孙家遣人来，说是……说是二姑娘不好了！”贾政闻言，急忙见了来人，方知迎春已然香消玉殒。

原来迎春自那日辞别贾母，随孙绍祖回了大同。孙绍祖因那兵部候补不成，五千两银落了空，早将一腔怨毒记在迎春身上。只是彼时元妃尚在宫中，贾府仍是皇亲国戚，他虽暴虐成性，究竟存着几分忌惮，不过暗地里冷遇苛待，偶有打骂，也还留些体面。及至京中传来元妃薨逝的消息，孙绍祖打听得忠顺王愈发得势，贾府失了内廷倚仗，已是日落西山；又闻王子腾急欲辞官避祸，越发认定贾府气数将尽，便如脱缰野马，再无顾忌。往日积压的怨毒尽数倾泻而出，日甚一日，竟无休时。

大同苦寒之地，朔风如刀。孙绍祖却连件像样的棉衣也不肯给迎春添置。贾母临别所赠那件乌云豹里子大氅，早被他夺去，赏了府中新得宠小妾。迎春被冷落在后院，吃的是残羹冷炙，穿的是单薄旧衣，白日里要操持杂役，稍有不慎便遭打骂；待到夜深，孙绍祖酩酊归来，更是拳脚相加，口中骂的尽是“赔钱货”“丧门星”一类恶语，又说贾赦收了他的银子，拿女儿准折，只当是“买了个废物回来”。

迎春生性懦弱，自幼只知忍让，如今遭此折辱，竟无反抗之力。她记起临行时贾母千叮万嘱，也曾动念打发人回京送信，无奈孙绍祖早有防范，阖府上下谁敢替她传话，便是死路一条。她只得日夜垂泪，暗自消磨。

如此不过数月，迎春便染了重疾。初时只是咳嗽畏寒，后来渐渐沉重，竟至卧床不起。孙绍祖见她病得奄奄一息，愈发嫌恶，骂她“晦气”，索性将她挪到后院最破旧的偏房里，任其自生自灭。身边只余绣橘一人，拼死守着主子，偷偷端水喂粥，然杯水车薪，终是无力回天。

这日夜里，大同突降大雪，寒风裹着雪片，从破败的窗棂间呼啸而入。迎春躺在薄衾之中，面色灰败，气息奄奄。绣橘握着她的手，只觉得那手冰凉彻骨，不由放声大哭，劝道：“姑娘，你撑住！咱们想法子回京，定有活路！”迎春闻言，只轻轻摇了摇头，眼中最后一丝光亮渐渐黯淡下去。她望着窗外漫天飞雪，恍惚间仿佛又见了紫菱洲的荷花，听见了姊妹们的笑语，嘴角竟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接着眼底最后一丝光亮，渐渐黯淡下去。懦弱一辈子，隐忍一生的迎春轻轻闭了眼，气息断绝。

流光易逝，转眼八载。此时的贾府早已烟消云散，昔日朱门绮户，唯余门庭冷落、草木萧疏。而那孙绍祖终究未得升迁，依旧守着大同指挥使的职衔，混迹边关。恰逢北蛮入侵，大同总兵郭镇命孙绍祖领兵，会同宣府总兵杨俊，两军夹击。孙绍祖怯战，有意无意迷了路，错失军机。好不容易两军会合，孙绍祖被下属阵前举报，杨俊遂将孙绍祖绑了交回郭镇处置。

郭镇下令将孙绍祖处死。临刑前郭镇来了刑场，退去他人，径直到孙绍祖面前道：“本帅今日要你死个明白，我郭家祖上乃开国功臣，与你岳父家先祖荣、宁二公有生死之交。八年前是你将贾府二姑娘迎春虐待致死，今日是我借事为她报仇，前来杀你。孙绍祖此时悔之晚矣。只见郭将军后退二十步，连发十箭，将孙绍祖射死。此乃后话不表。

再说贾政听了大同来人的话，如遭棒喝，一时说不出话。原拟今日去东院与兄长商议南迁之事，此时哪还有半分心思？怔了片刻，还是往东院来。到了贾赦院中，却见房门犹闭，小厮回道：“老爷还没起。”贾政此时也顾不得许多，径直掀帘进去。贾赦正歪在炕上，身边还躺着个年轻侍妾，见贾政突然闯入，吃了一惊，忙披衣坐起，道：“老二，这一早的，何事如此慌张？”贾政也不看那侍妾，只沉声道：“大哥，迎春……没了。”

贾赦闻言，先是一愣，继而眉头紧皱，道：“没了？什么意思？”贾政将大同来人报信的话说了一遍。贾赦听了，面上闪过一丝异色，却很快敛去。他挥挥手，让那侍妾退下，坐了半晌，方慢慢穿好衣裳，踱到书房，命人将那信使唤进来。那信使是孙府一个老成的家人，姓吴。进得门来，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贾赦靠在太师椅上，捻着胡须，声音却不如往日那般懒散：“你家奶奶究竟得的什么病？你与我细细说来。”

吴信使伏在地上，声音发颤：“回……回老爷的话，奶奶自入冬以来，便一直咳嗽。我家老爷也请了郎中瞧过，只是……只是大同天寒，奶奶身子弱，将养不过来，前几日夜里，竟……竟……”贾赦忽地打断他，身子微微前倾：“竟是病故的？没有别的缘由？”

吴信使额头抵地，连连叩首：“是……是病故的。老爷说了，只因路途遥远，天气又冷，不敢耽搁，故遣小人星夜赶来报信。还让小人带话，说……说奶奶的丧事，那边自会好生料理，请亲家老爷不必挂心。”贾赦听了，半晌无言。他望着地上那个发抖的仆人，忽然问道：“你家老爷，待奶奶可好？”

吴信使身子一僵，伏在地上不敢抬头，只道：“我家老爷他……他……”支吾半晌，竟说不出个囫囵话来。贾赦盯着他看了片刻，忽然摆了摆手，道：“罢了，你下去吧。既来了，赏顿饭吃，歇息一日再走。”说罢，便让那小厮带他出去。待那信使出去，贾政忍不住道：“大哥，你看那人的神色，此事只怕没那么简单。那孙绍祖为人，大哥也是知道的，迎春那孩子……咱们要不要打发个人去大同看看？”

贾赦站起身来，踱到窗前，背对着贾政，许久不语。窗外寒风瑟瑟，吹得枯枝簌簌作响。半晌，方听他叹了一声，道：“看什么？人都没了。”贾赦转过身来，面上竟带着几分从未见过的复杂神色，像是愧疚，又像是恼怒，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疲惫。他沉声道：“老二，我……我原想着，那孙家虽不是什么好人家，可好歹是个世职，迎春嫁过去，吃穿总不愁的。那孙绍祖就是再混账，还能把她怎么着？谁承想……谁承想……”

他说不下去了，只将拳头狠狠砸在桌上，震得茶盏哐当作响。贾政从未见过兄长如此失态，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贾赦深吸一口气，渐渐平复下来，冷笑道：“可如今人已经没了，我能怎样？打发人去大同闹一场？闹出来，迎春能活过来不成？孙家若咬死了说是病故，咱们有什么凭证？到头来，不过是让外人看笑话，说贾家女儿死在婆家，老子去闹丧！”他转过身去，背对着贾政，声音低沉下来：“迎春是我女儿，我心里……我心里自不好受。可……可我能如何？老二，你说我能如何？”

贾政看着他佝偻下去的脊背，忽然觉得这个素来贪财好色、自私自利的兄长，竟也有几分说不出的可怜。他默默退了出去，留下贾赦独对寒窗。

可那南迁之事却暂被搁置起来。

第三十九回

小沙弥玉门逢生路 赦老爷私心起异端

贾府这边还在酝酿南迁避祸之时，千里之外的塞外，每当日落黄昏之际，常有一人独坐玉门关城墙之上，内心充满悲凉。这边是当年姑苏甄士隐府旁葫芦庙的小沙弥，后来金陵应天府的门子鉴尘，他被贾雨村找借口充军塞外已过十载。

十载风沙，早磨尽了鉴尘往日的机伶狡黠，只余下一身枯槁与满心麻木。粗布囚衣上下叠着补丁，早已不复当年在应天府当差时的洁净。当年为攀了附贾雨村，递上护官符，自以为能觅得一条出路，到头来却落得个充军塞外、永无归期下场。

这日暮色渐浓，朔风透骨，鉴尘正自瑟缩，忽闻城下呼唤，却是守官把总有请。急入营帐，只见三位官员端坐，虽满面风尘，而衣著齐整，腰悬金牌，赫然是督察院的人。为首者见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不禁一怔，问道：“你便是当年应天府门子鉴尘？”鉴尘躬身道：“正是罪人。”那官员上下打量一番，道：“不必惊慌，我等奉命前来，提你回京问话。”

鉴尘闻言，大惊失色，不知所措。那官员又道：“你只将当年薛蟠打死冯渊一案所知所见，从实道来，并当堂指证贾雨村。若能如此，不但免你苦役，还可将功折罪，放你还乡。”鉴尘听得“还乡”二字，心头大震，这二字他在梦中念了千遍万遍，不想竟有实现之日。当下跪倒叩头道：“罪人愿随大人进京，但凭大人做主。”

原来，忠顺王素与贾府不睦，自当年为琪官之事与宝玉结怨，更添嫌隙。只是贾府有元妃为靠，一时奈何不得。今元妃已薨，圣心偏信忠顺，王遂暗中罗织贾府罪状。探得与贾府交厚之贾雨村，当年曾任应天府，所断薛蟠人命一案，颇有徇私枉法之处。且贾雨村乃贾政、王子腾举荐升迁，若能先拿其开刀，必可牵连出贾、薛、王三家。

此前，曾令人参奏，圣上仅降其一级，盖因元妃在日，未便深究。如今元妃既去，忠顺王大权在握，便遣人细查此案，果访得当年经手之门子鉴尘发配塞外，另有一案之知情者石呆子流徙尚阳堡。遂分头遣人提解。铁证已在人手，雨村之逍遥岁月，怕是快至尽头也。

常言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孙绍祖虽将迎春死因一手遮得严实，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先是孙府几个老成的仆妇，私下里悄悄说起奶奶生前的光景、临殁时的形貌，话里话外，竟似有无限委屈。这话传到大同街市上，三三两两，便成了话柄。又兼孙绍祖素日酗酒无度，动辄打骂下人，早有与他结怨的，将这话传到了官场之上。未用多久，竟传入都中。

这日，贾政在书房闲坐，忽有旧日同僚来访。寒暄几句，那人吞吞吐吐道：“闻得贵府二姑娘……在大同那边，殁得有些不明不白。”贾政闻言，默然久之，方问其详。那人只道外头风言孙绍祖虐待妻子，生生把人折磨死了。贾政送走来人，独坐良久，心头沉重。他想起那日吴信使支支吾吾的神色，又想起兄长那句“看什么？人都没了”，心下已然明白七八分。可明白又如何？迎春已死，孙家远在大同，贾府如今自顾不暇，难道还能跨府追凶不成？他长叹一声，只将这事埋在心里，连王夫人面前也未提起，告之不过是多一人伤心罢了。

贾赦那边，也不知从何处听得了风声。自此以后，他再不提迎春二字，仿佛这个女儿从未存在一般。只是每逢夜深人静，偶尔会梦见迎春幼时的模样：扎着两个小髻，怯生生

地喊他“爹爹”。醒来时，枕边竟有泪痕。可到了白日里，他依旧是那个贪财好色、耽于货利的贾赦。

鸳鸯隐忍多时，这一日终是按捺不下心头那股悲愤，将这话说与老太太听。她岂不知，无异于在她心上再剜一刀？贾母听毕，那份悲痛立时现于面上，却不曾哭出声，只静静坐着，良久沉默，陷于凝思。

迎春之逝，于惜春心上，是一道看不见的创痕。她自幼过到荣府这边时，元春早已入宫，相伴最久的，便是迎春、探春与她三人。然探春性情豪爽，常往宝玉、凤姐处说笑；唯迎春静默温婉，与惜春最是相得。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迎春待这位小妹，更是无微不至。

及至凶信报至，惜春面上虽无甚悲戚，心下却如刀绞。她不愿在人前垂泪，只默默往贾母处禀过，欲往净月庵暂住几日。贾母知其心意，也不多问，便命人妥帖送去。在庵中静居数日，惜春日伴青灯，夜听梵呗，与静慈师太对坐无言，倒也得了片刻清宁。

待迎春的事稍稍平息，贾政便择了个清静日子，往东院来寻贾赦。贾赦正歪在书房榻上，翻着一本闲书，见贾政进来，便坐起身，命人看茶。贾政在他对面坐下，寒暄几句，便将话头转到正题上来。

“大哥，愚弟早前原有件大事要与兄长商议。可偏偏咱们二姑娘……”贾政说到此处，长叹了口气。住了口，只是摇头。贾赦听了，也默然半晌，方道：“这也是那孩子的命。罢了，你有话只管说罢。”贾政点点头，沉吟片刻，斟酌着词句，“愚弟自上次外任归来，身子一直不大爽利，近日更觉精神短少，难当差事。因此想着，不如趁早辞了这官职，回金陵老宅去养息几年。”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母亲那边，愚弟已禀明过了。老太太的意思，也是让咱们早作打算。”贾赦听了，捻着胡须，半晌不语。他心下明白，什么身子不爽利，不过是托词罢了。老太太既已点了头，必是朝中有什么风声，老二不便明说而已。他也不追问，只慢慢道：“既是老太太的意思，那自然是该办的。只是……咱们这荣府一族，是都走，还是只你们二房回去？”

贾政道：“自然是都走。老太太在，咱们岂有分开两处的理？”贾赦点了点头，将手中茶盏轻轻放下，望着窗外沉吟了许久，方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偌大个荣府，上上下下这许多人，说走就走……你容我再细细思量几日。”

贾政听他如此说，也不便再劝，只道：“大哥思量得是。只是此事不宜拖得太久，愚弟等大哥的回话。”说罢，便起身告辞。贾赦送到门口，望着贾政的背影消失在院门之外，脸上的神色渐渐复杂起来。

贾赦自命不凡，然终其一生，不曾进过一回考场，不曾当过一日实官，亦不曾理过一日家务。故而朝堂风波、宦海险恶，他向来掂量不透。生性又是优柔寡断，遇事便没了主张。也难怪当日父亲在世时，虽他是嫡长子，却一早看出此子庸懦不堪大用，便求了圣上一道恩旨，将家业交与了二房贾政。

此事贾赦嘴上不说，心里却一直耿耿。他暗自盘算：迟早老太太有百年之日，到那时他便提出分家，想必弟弟也不好坚执不从，自己便可脱离家族牵制，独门独户过自在日子。如今既然二房要举家南迁，若自己执意留守京城不走，让二房带着老太太回金陵，岂不是趁早便遂了分开过心愿？可若真出了什么事，是不是他一己之身要承担？

贾赦平素与邢夫人说不到一处，凡事自行其是，从不问她。今日却左思右想，竟拿不定主意，便命丫鬟将夫人请到书房来。他掩去朝中那些事，只说二房要奉母南归，问她是走是留。邢夫人自过门那日起，心里便隐着三桩心病：一是老太太素日不喜她；二是她虽是长房媳妇，在府里却处处低二房王夫人一头；三是贾琏、凤姐儿虽是长房子女，却仗着二房势力，在府里呼风唤雨，对她这个正经婆婆也没几分敬重。因此她与贾赦一般，早盼着分家单过。今日听贾赦说起这事，心头不禁一喜。

邢夫人默然片刻，问道：“若咱们不走，那荣国府那边，连上大观园，可都归咱们管了？”贾赦听了，眼中微光一闪，他何尝没有觊觎过那座园子？只不曾说出口罢了。想着春暖花开时，携几个清客、一二美妾，在那湖山之间泛舟饮酒，何等自在！他捻须哼了一声：“或许罢。”

邢夫人素来悭吝，又精于算计，闻言忙道：“可那园子多大，养活起来要多少银子？从建园子到如今，不知填了多少银子进去。当年宝丫头都劝二太太关掉它呢。除非……”她顿住不说。贾赦瞪着她：“除非什么？”邢夫人压低声道：“除非不是分着过，是正正经经分家。”

贾赦一怔，旋即明白过来：“你是说……把关外、京郊的庄子，城里的铺面、房产，一并分了？”邢夫人道：“这几年族里的庄子、铺子，收成本就不好，哪够府里开销？还不是咱们媳妇成日拿库里的东西去当，老太太的体己也不知贴补了多少，才撑起这副空架子。”贾赦道：“既是进项不够，分过来也是不够支撑。”邢夫人觑着他脸色，轻声道：“那就得看老太太的体己，愿不愿意分了。”贾赦听罢，面上露出错愕之色,老太太还好端端的，若这时提分她的私房，岂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名声？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第四十回

雨村被拘风波骤起 琏凤私议祸患弥深

这日贾琏在贾政书房里报告府内庶务，宝玉也坐在一旁听。忽然屋外一阵急促脚步声，接着便是敲门声，，“琏二爷在吗？”是林之孝，二老爷应道：“进来吧。”林之孝进门便道：“不好了，贾雨村出事了！”贾琏道：“又被人弹了？”林之孝连连摇头：“今次在府里被督察院的人抓走了！”

都察院众御史得了鉴尘供词，又与石呆子一案互证，知贾雨村徇私枉法、制造冤狱之事确凿无疑。左都御史当即缮折具奏，将两案人证、物证一并呈上御前，弹劾贾雨村“徇情枉法、滥施刑狱、欺罔朝廷”三大罪状。圣上览奏大怒，当即朱批：“贾雨村着革职，交刑部严讯！”

贾雨村被押至刑部，次日即提堂审讯。他昂然步入大堂，见那主审官乃刑部郎中，昔日还曾是他下属，便愈发不以为意，嘴角犹挂着一丝冷笑。主审官也不与他多言，只将惊堂木一拍，命人将薛蟠打死冯渊、石呆子被下狱两案卷宗呈上，问道：“贾雨村，这两桩案子，可是你经手所断？”

贾雨村整了整衣冠，不慌不忙道：“正是下官所断。薛蟠一案，当日查无实据，以误伤结案；石呆子一案，系因抗欠官银，依律收监。两案皆有卷可查，并无不妥之处。”说罢，竟昂首而立，神色自若。

主审官冷笑一声：“你道事隔多年，便无人证了么？”说罢，将手中朱笔一顿，喝道：“传证人！”话音未落，只见两个人从后堂走出。当先一人，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正是当年应天府门子鉴尘；后面一人，满面风霜、步履蹒跚，竟是那被折磨得家破人败的石呆子。贾雨村一见二人，面色骤变，身子微微一晃，那倨傲之态顿时塌了半边。

且说贾政在书房里听说贾雨村被抓，想到他上次被贬之事，起初并不以为然，摆手道：“不必惊慌。雨村那人我还是知晓的，才干优长，行事谨慎，必是遭人嫉恨，或是有什么误会。前番降级，也不过是因边务之议与人龃龉，并非大过。此番只怕又是言官风闻奏事，捕风捉影罢了。”

林之孝忙道：“若只是风闻奏事，至多是交部议处，何至于上门拿问？二老爷，小的已打发人去打听了。只是这回不比上次，都察院那边口风紧得很，一时半刻怕也探不出实情。”贾政点了点头，道：“也罢，且先打听明白了再说。雨村与我相识多年，若有冤屈，咱们也不能坐视不理。”说罢，又叹了口气，神色间却仍带着几分不信，自言自语道：“那样一个忧国忧民，满腹经纶、进退有度的人，能出什么大事？”

宝玉素日厌恶雨村那一套，在旁听了，虽未作声，却也想到，这做官也不是什么好的。可他身旁的贾琏却渗出一头冷汗。心中暗叹：老爷只知他在书房里慷慨陈词、满腹经纶的模样，哪里见过他在东府里与珍大爷推杯换盏、称兄道弟的嘴脸？哪里知道他为了几把扇子，能干出那些伤天害理之事？

宝玉眼尖，瞥见贾琏神色有异，心下纳闷：二哥这是怎么了？贾琏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年那桩旧事：石呆子那二十把古扇，贾雨村捏造的罪名，那可怜人被抄家下狱的惨状……那些扇子，如今还在他父亲贾赦屋里收着呢！当年他曾劝过父亲，结果换来一顿好打。如今贾雨村事发，贾琏不敢再往下想。他知道贾雨村那人最是势利，当年能为了讨好父亲不惜枉法害人，今日为了减罪，自然也能把父亲供出来。到那时，别说父亲的爵位保不住，就连他自己这个知情人，怕也脱不了干系。

从二老爷书房出来，贾琏一径回屋，头一件事便是要与凤姐商议，到底她是个有主意的。凤姐正坐在炕上，教巧姐绣花，平儿在一旁理线。贾琏凑过去，随口赞了两句，便向平儿使个眼色。平儿会意，领着巧姐退了出去。屋里只剩他二人，贾琏这才将贾雨村被都察院拿问的事，细细说了一遍。

凤姐听了贾琏的话，愣了一阵，继而放下手中的绣绷子，方道："这事怕是没那么简单。那贾雨村若只是寻常被参，都察院何至于上门拿人？既是动了真的，只怕是有人在背后使力，要往大了闹呢。"贾琏急道："我也正是担心石呆子那桩旧案被翻出来。"

凤姐冷笑一声："那要看审他的是什么人。若只是问他在兵部的差事，未必牵得出来；若是冲着咱们府里来的，那可就难说了。你想想，当年他为着那几把扇子，把人往死里整，这事除了二老爷，府内知道的人就不少。石呆子如今还在不在？他家里可还有人？若有人证在，再配上贾雨村那张嘴，什么供不出来？"

贾琏额上的汗又渗了出来："那……那可怎么好？"凤姐斜睨他一眼，道："你先别慌。我问你，那扇子如今还在大老爷那里收着？"贾琏点头道："在呢，我见过，还在那楠木匣子里。"凤姐道："这便是活口。若真有人来查，大老爷那边头一个脱不了干系。你如今该想的，不是怎么瞒，是怎么撇清。"

贾琏愣道："撇清？怎么撇清？"凤姐道："那案子从头到尾，你插过手没有？递过一句话没有？沾过一文钱没有？"琏忙道："没有！我当初还劝过大老爷，说为几把扇子弄人家破人散不值当，反挨了一顿打。这事你是知道的。"

凤姐点头道："这便是你的护身符。真要到了那一步，你只咬死了不曾参与，反是劝过，大老爷跟前也有证人在，顶多落个'知情不报'，罪过便轻多了。"贾琏稍稍松了口气，又皱眉道："那大老爷那边呢？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凤姐冷笑一声："大老爷那边，自有他自己顶着。你如今去跟他说，他肯听么？只怕还是要你出去帮他遮掩。依我说，你只装作不知道，先把咱们自己摘干净了再说。若真有事，再作打算。"

贾琏犹疑道："这……这成么？"凤姐叹了口气，道："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你先去把当年那些知情的下人料理妥当，别让他们在外头胡吣。再有，这几日留心打听都察院那边的动静，看是单审他兵部的事，还是要往深里挖。若是前者，咱们只烧香念佛；若是后者……"贾琏听得心惊，但见凤姐脸上潮红泛起，怕她身子太弱，先不多扰，便起身退了出去。

屋里只剩凤姐一人。她歪在枕上，望着帐顶，轻轻叹了口气，喃喃道："这府里，怕是真要出大事了。"

虽则贾琏未曾将贾雨村之事说与贾赦，过了些天，贾赦却还是从门客口中得了消息。当下心里发虚，连忙打发小厮去叫贾琏过来商议。贾琏一听是父亲唤他，便知定是为着贾雨村那桩事。他记着凤姐叮嘱的话，不敢此时掺和进去帮着遮掩石呆子的旧案，索性躲了起来，只教平儿出去对人说："二爷往河间府办事去了，得几日才回来。"

贾赦听了这话，气得跺脚，骂道："这没出息的东西！自家的事不理会，倒成日替别人跑前跑后！"骂了一回，却也无计可施。他此时才隐约觉得，只怕这回真是合该有事了。无奈自己心里有鬼，又不便去找弟弟贾政商量，只得一个人在屋里长吁短叹，坐立不安。在屋里踱了半日，越想越是心慌。那贾雨村若真在刑部大牢里熬不住刑，把石呆子的事供出来，他这"一等将军"的爵位怕是保不住了。思来想去，忽然记起前些时日贾政来

商议南迁之事——那时他还打着如意算盘，想趁机分家，独享这偌大府邸，及大观园。如今看来，倒是自己没看清了。

他猛地站住脚，急急换了衣裳，往贾政书房来。贾政见贾赦忽然进来，忙起身让座。贾赦坐下，支吾半晌，方道："老二，前番你提的那件事……举家南迁回金陵，我思量了这些日子，如今想明白了。"贾政面露疑惑道："大哥的意思是……"

贾赦叹了口气，道："我想着，老太太年事已高，咱们做儿子的，总该顺着她的心意。再者，京里这些年的确不太平，早些回去也好。"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咱们这一房，也跟着你们一同走。"贾政心下暗自称奇，素日里这位大哥最是固执，怎的今日忽然转了性？但他也不便多问，只道："大哥能作此想，那是最好不过。老太太知道了，定也欢喜。"贾赦点点头，站起身道："既如此，你且安排着。我那边……也收拾收拾。"说罢，转身便走，走到门口又停住，背对着贾政，低声道："老二，有些事……是大哥从前糊涂了。"

贾赦从贾政处回来，便往邢夫人屋里来。贾赦坐下，喝了口茶，道："南迁的事，我已应了老二，咱们这一房也一同走。"邢夫人闻言，脸上笑容顿时僵住，良久方道："老爷前些日子不是说，要留下单过么？怎么忽然又改了主意？"语气里透着几分失望。

贾赦叹了口气，道："你当我愿意改？只是近日得了消息，贾雨村被都察院拿了，只怕凶多吉少。"邢夫人道："他拿他的，与咱们何干？"贾赦瞪她一眼，道："你知道什么！他若在刑部大牢里熬不住刑，把石呆子那桩旧案供出来，我这爵位还保得住么？"

邢夫人听了，也有些着慌，却仍不甘心，道："那府邸、那园子，好不容易能归咱们一房独享，就这么撒手，岂不可惜？"贾赦冷笑一声："你当那府邸、那园子是贾家私产？那是'敕造'的！皇上赐住，便是皇家的体面。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朝廷说收回就收回。"

邢夫人愣了愣，又道："可若真有什么事，回了金陵，岂不是一样有事？难道那边就安稳了？"贾赦点头道："你这话也有几分道理。可你想想，自古朝政上的事，若有人存心要整你，那是往死里整的。可倘若你自己先倒了，辞官归乡、闭门不出，对方反倒觉得你已是废人，未必肯再费力气追究下去。"

他顿了顿，又道："你瞧那王子腾，先前何等权势？九省都检点，手握兵权。可他一见情势不对，立刻上疏请休，辞官回乡，闭门称病。如今谁还盯着他不放？反倒成了是聪明人。"邢夫人听了，默默无言，半晌叹道："既如此，便依老爷的。只是……只是这一走，也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贾赦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头的天色，缓缓道："别是太迟，便是万幸。"说罢，又叹了口气，再不言语。

第四十一回

绘繁华终成行乐卷 赏光景齐集秋爽斋

且说惜春乃宁府贾敬之女，贾珍之胞妹。其母在她襁褓时便一病而亡，彼时贾敬尚在尘世，却早已沉迷丹道，视家事如无物。贾母念及她孤苦无依，便从宁府接了过来，交与王夫人抚养。只是惜春小小年纪便爱独坐，有时对着窗外花影，能看上大半日。至于她那位胞兄贾珍，虽说近在咫尺，却对妹妹不闻不问。惜春虽小，心里却明白，她在这世上，原是无父无母无兄之人。所幸荣府待她甚厚，姊妹间和睦。

惜春渐长，心性愈发清冷。那些“色即是空”“心净则土净”道理，于旁人不过是嘴上念的经文，于她却成了刻骨子信条。宁府那些不堪传闻，零零碎碎飘进耳中。愈发不肯与宁府来往。王善保家的领人抄检时，从丫鬟入画的箱子查出贾珍赏给她哥哥的几件银锞子，惜春不顾众人说情，执意要将入画退回宁府。旁人说入画从小服侍到她大，惜春这丫头心太硬，半点情分不讲。也有人说，她心里恨的是宁府那摊烂账。可惜春自己知道，她只是怕那些污浊。

世间诸事，原是无常。晴雯风流灵巧，说没就没了；宝钗温厚周全，说出府便出府了；湘云天真烂漫，偏生遭际坎坷；探春才貌双全，而今音信渺茫；香菱温柔安静，竟含恨而终；至于迎春那般温吞和顺的人，竟被人折磨死了。什么荣华富贵，什么姊妹情深，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大梦。

幸而之后她遇着了净月庵的静慈。那人既不不问俗事，也不攀交情，只静静地陪她抄几卷经，讲几句禅，便如清风过耳。惜春每回见她，心中纷乱散尽。原来世间竟有这般去处：不求人怜，不惹人厌，不言聚散，不诉悲欢。惜春渐渐明白，她要的，不是这红尘里的热闹，及那富贵场中的依靠。她要的，不过是一处清净地，安放这颗飘浮的心。

自此以后，惜春渐生出家之念。却总觉有一桩心事未了——那便是当年刘姥姥进园子时，老太太命她作的那幅《大观园行乐图卷》尚未完成。

当初提笔，原只照着刘姥姥来时那日光景落笔。彼时宝玉、黛玉、宝钗、探春常来暖香坞，说是看她画画，实则姊妹们借故欢聚，笑语盈室。画中众人环绕贾母、刘姥姥左右，倚栏坐石，一派行乐景象。可画到一半，她又心中暗自思忖：我自幼生长于此，一亭一榭、一草一木，一春一秋、皆有故事。那百般情致又岂是一日一时之景所能尽括？

于是，她从新构思，不写一时之乐，只按荣府与大观园的方位布局，一处处描来：何处是姊妹们吟诗结社，何处是夜宴行令，何处是悄诉衷肠。一窗一槛，皆含往事；她要画的，已不单是行乐之图，竟是这一处园亭、这一群人物的全景与心事。

静慈来时，见她沉浸画中，便陪她坐着。惜春偶尔抬头，轻声道：“师父，你说这园子，将来会是什么样？”静慈合掌道：“万法无常，皆有生灭。姑娘画它，便是留它了。”惜春听了，默然良久，低头又画。是啊，画成了，老太太看了，想起当年的热闹，必定欢喜。姊妹们将来若有回来的，看了这画，也必定想起从前在一处的好。便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她们也在画里，有人记着，便不算白来这世上一遭。

惜春先在澄心堂纸上，将脑中浮现的珍贵场景，用细笔了勾了景处。人物，反复推敲，画出粉本。粉本既定，方命入画、两位丫鬟将那一整匹预先用胶矾细细拖过的，光洁细腻熟绢铺在案上。绢帛两头卷作圆筒状，只中间放开三尺来长的一段供惜春下笔。

先是亭台楼阁的轮廓、人物，一笔一笔，都是极细的淡墨线，只作骨架。依着粉本的位置，轻轻落墨。日升月落，惜春只在案前坐着，画完一段，丫鬟便轻轻将那一段卷起，再展出新的一段。那绢卷了又展，展了又卷，缓缓向前。

待全图骨架画成，惜春方换了一枝稍浓的墨笔，开始复勾正稿。日月轮转，那些黑线渐渐铺满素绢，亭台有了棱角，花木有了姿态，人物有了神情，虽尚未着色，却已隐隐呼之欲出。

终于，尽了的绢又卷了回来。惜春开始设色。先以赭石，染亭柱，染山石，染木桥栏杆。一笔赭色落下去，绢上便有了暖意。再以花青染竹叶、染荷叶、染远山，那青郁郁的颜色，一点一点洇开，如烟如雾。然后是胭脂点花，藤黄敷蕊，石绿敷叶，石青点苔都是极淡的颜色，一层一层往上罩，染一遍，待干，再染一遍。

染到人物时，越发慢了。她蘸了极淡的胭脂，在那小小的人影面颊上轻轻一点，只此一点，那人便有了气息，仿佛下一刻便要回过头来，唤她一声“四妹妹”。她又用花青调了藤黄，染那人身上的衣衫，一笔一笔，不敢重，怕重了便不似那人素日的清淡；又不敢轻，怕轻了便留不住那人曾经的模样。染着染着，她会忽然停下笔，对着那人看。丫鬟们不敢问，只静静立在一旁。窗外日光悄悄移过，惜春一动不动，仿佛也在那一瞬间，成了一幅画。

断断续续，历经数载，那《大观园行乐图卷》的画心，终是成了。这日惜春往贾母处请安，顺便将此事禀明。贾母素知惜春行事自有章法，这些年也未曾多加催问，如今听了这话，自是欢喜。惜春道：“老太太，画虽完了，尚未装裱。孙女想着，趁装裱之前，先请老太太和姊妹们过一过目，看看可有什么要添补的。”贾母点头道：“这主意好，你只管安排便是。”当下便命鸳鸯去张罗。

鸳鸯领命出来，心里盘算了一回：秋爽斋里那张长案最是宽敞，又是旧日姊妹们常聚的地方，便在那里最相宜。当下遣人去打扫庭除，开了门窗透气；一面又打发人往薛姨妈家去，请姨妈和宝姑娘明日过府，连莺儿一并带来。

次日天气晴和，秋爽斋前寂然无声。惜春一早便立在阶下等候，身上只穿着半旧的紫绸褂子，越发显得人清瘦。

不多时，先见李纨带着贾兰从稻香村那边过来。接着凤姐扶着平儿的肩，平儿还牵着巧姐，三人慢慢走来，凤姐脚步比往日虚浮了许多。惜春见了，正要迎上前去，凤姐却先扶着平儿站住了，巧姐先上来给惜春行了礼，凤姐道：“四妹妹，这画可算是画完了？我病病歪歪的，心里还惦记着一桩事，初你们姐妹们逼着我弄的那些画画用的东西，什么绢啊、颜料啊、大大小小的笔，可都用上了？”

惜春忙上前两步，道：“都用上了。难为二嫂子病中还记挂着这个。”又道：“二嫂子身子可好些？外头风大，快进去歇着罢。”凤姐点点头，由平儿扶着，先进了屋里，拣了一张靠里的大椅坐下，微微喘了口气。

正说着，鸳鸯扶着贾母下轿，薛姨妈带着宝钗、莺儿，王夫人也到了，后头跟着宝玉、黛玉，袭人悄悄跟在宝玉身后。

秋爽斋的院子依旧轩敞，那几株梧桐早已落尽了叶子，疏疏朗朗地立着。众人进了堂屋，只见那张大案擦得光洁如镜，案头摆着那卷画心。四下陈设，竟还是探春在家时的模样，和昔年姐妹们在此欢聚时别无二致。彷如探春随时会从后堂转出来。众人看了，一时

无言，心下却都明白，这屋子分明是还在等她回来。还是贾母先开口道：“四丫头，画呢？快展开来咱们瞧瞧。”

惜春应了一声，走到案前。她屋里的丫鬟两手按住画心下端，惜春与站在大案对面的另一个丫鬟各执一边，将那画卷缓缓展开。起首处是一段留白，空灵灵的，不见一亭一木。众人正疑惑间，忽见留白尽头，端端正正显出七个楷字：“大观园行乐图卷”，笔笔不苟，端庄凝重。

长卷再展，仪门之后的荣禧堂赫然入目。金匾煌煌，青瓦覆脊，螭龙盘柱，气象森严，赫赫国公府的威仪，尽在尺幅之间。荣禧堂左侧，便是贾母院的正厅。画中灯火通明，锦屏围列，丫鬟侍立，桌椅整饬，正是当年黛玉初进荣府、合家夜宴的光景。堂上女眷满座，笑语盈盈，天伦之乐融融，与方才荣禧堂的肃穆恰成映照。

众人目光凝在画上，一时都看呆了，连呼吸也放轻了几分。

贾母扶着鸳鸯的手，指着画中，叹道：“这是颦儿来那天晚上……一晃这么多年，竟还和眼前一样。”李纨点头道：“难为四姑娘这般记性，这般手笔。”贾母又指着画中与己同席的三春及黛玉，又指向惜春，笑道：“你那年，也还和巧姐儿一般年纪呢。”惜春垂眸，淡淡一笑，并不多言。

一时你一言我一语，皆指着画中旧景，追忆当年。热闹之中，却隐隐透着几分不胜今昔的感慨。

黛玉站在宝玉身侧，看了半晌，悄悄移近一步，低声道：“那日你说，曾见过我。其实我那时见了你，也觉着好像从前在哪里见过似的。”宝玉心头一热，正要答话，却见那画卷又缓缓一动，下一段景致，已悄然铺展开来。现出另一番天地，王夫人正院。

画中堂屋王夫人独坐炕上，手捻佛珠，双目微垂，满脸慈和。身旁立着一个丫鬟，侧身斟茶，眉目清秀。东边书房里，贾政面露笑意，端坐案前，几个清客环绕，正品评着什么。后院抱厦中，迎春与探春对坐弈棋，一个落子缓缓，一个托腮凝神，湘帘半卷，日光筛进来，投下细碎光影。惜春自己，正坐在廊下，与一个小尼姑顽笑。门口进来的是捧着一只盒子，前来送花的周瑞家的。画中一派祥和，岁月安好。

而今迎春、金钏已逝；探春、智能儿皆音信渺无。众人看着，一时竟无人说话。倒是惜春望着画中智能的身影，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她记起当年此刻情景。她对周瑞家的说：“我明儿也剃了头作姑子去呢。可巧你又送了花来，若剃了头，这花又戴在哪里？”当时大家还取笑了一回。

再展画卷，却是凤姐院里。门廊下，凤姐斜倚椅中，怀中抱着个裹着红绸的婴儿，笑意盈盈，眉眼间尽是初为人母的欢喜。平儿立在身后，彩明站在阶前，手中摊着一本大簿子，院子里一班管事的媳妇正垂手听候。贾琏摇着扇子，带着两个小厮正往外走。平儿指着画中那婴儿，笑向巧姐道：“姑娘快瞧见了？那就是你。”巧姐盯着那小小人影看了半晌，忽然伸出小手指着平儿，乖巧地：“那是你。”众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接着大观园正殿映入眼帘，正是元妃省亲那夜盛景。殿宇巍峨，宫灯高悬，映得满园通明。正殿楼下，精致戏台之上，一出戏正演到酣处；锣鼓笙箫好似隐约可闻。戏台对面，元妃端珠冠霞帔，神色温婉，身旁宫妃、太监侍立左右，屏息凝神。宝玉与姐妹们按序立在一侧，或抬眸看戏，或低声低语，满脸恭谨又藏着几分欢喜；贾母、王夫人等端坐两旁，眉眼间尽是荣光与欣慰，阶下管事媳妇、丫鬟小厮垂手侍立，当年大观园最盛之时

气象，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宝钗悄声问黛玉：“可曾记得这是哪出戏？”黛玉答道：“乞巧。”

画卷再舒，便是刘姥姥二进大观园的热闹图景。惜春妙笔，竟将几处最是欢腾的场面，融于同一尺幅之间，满眼皆是繁华嬉笑，恍若丝竹笑语透绢而出。

晓翠堂前，垂柳依依，几张花梨大案珍馐满桌。刘姥姥眯眼盯着面前那碗鸽子蛋，憨态可掬；鸳鸯立在贾母身侧，正悄悄递着眼色，教她如何逗趣。王夫人、李纨坐于两旁，面带笑意。

转过荇叶渚，凤姐逞强立在船头撑船，摇摇晃晃，船上岸上众人笑得前仰后合。再往里去，缀锦阁下酒令正酣，刘姥姥一句酒令，惹得满座哄然，黛玉以帕掩口，笑得弯了腰。又见栊翠庵中用茶，外面树下，巧姐与板儿顽着佛手，两个孩儿笑得眉眼弯弯。处处是景，人人可见自己当年影子。众人恍惚，又回到了那日开怀、无忧之时。

春去秋来，藕香榭的蟹宴，被惜春一笔笔收进了绢里。案几上肥蟹堆叠，酒盏半倾。凤姐眉眼弯弯，正侧身笑骂着什么；鸳鸯立在她身旁，指尖轻扯着凤姐衣袖，嘴角噙着一丝狡黠的笑意。平儿一手举着蟹螯，指尖还沾着细碎蟹黄，眉眼间的欢畅，隔着绢帛也能瞧见。

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端坐，满脸笑意。宝玉、黛玉、宝钗围坐案旁，便是那些大丫鬟们也坐了，尊卑共乐。一个个或拈蟹，或斟酒，或掩口而笑，神态各异，无一不活。

转眼已是雪后初晴，大观园化作琼楼玉宇，银装素裹。那芦雪广前，群钗云集，即景联诗，香菱满脸兴奋，恨不得将满腹诗句一气倾出。山坡上，白雪皑皑之中，宝玉身披大红猩猩毡，与身着凫靥裘的宝琴并肩而立，恍如仙境中人。远处，贾母乘着一顶小竹轿，缓缓行来，身后丫鬟仆妇簇拥，笑语隐隐传来。亭子里，湘云正与平儿、探春等人围着炭火烤鹿肉，脂香四溢，笑语喧阗。一时间，诗情与烟火，雅趣与欢声，皆融于画中这雪后初霁的琉璃世界里。

到了宝玉、宝琴、平儿、岫烟四人同辰那日，惜春笔下的红香圃，不仅描尽了主仆同席、呼三喝四、红飞翠舞、珠动钗摇的全景，更将许多细处一一收进绢中。湘云醉眠，芍药花堆了满身；花丛这边，宝玉与黛玉悄立私语。探春与宝琴对坐弈棋，宝钗、岫烟并肩观局，一指点，一颔首，无限意趣。那边袭人牵着晴雯的手，款款行来，笑意都挂在嘴角。花丛深处，几个龄官正斗草顽得热闹。最是香菱那一角，石榴裙上污了一大片，她低头瞧着，满脸惋惜；宝玉在旁指着，要唤袭人来解救。满幅是皆是暮春的喧暖，和少年女儿的无忧。

随着画卷徐徐转动，随着画卷转动，滴翠亭宝钗扑彩蝶，秋爽斋探春首倡海棠社，潇湘馆黛玉宝钗互剖金兰语，皆自绢底浮出，恍如昨日。

眼看长卷将尽，画面一转，已是仪门之前。满目喜庆，鼓乐隐隐可闻。薛蝌背负着身披织金霞帔的宝琴，稳步向荣府大门走去。贾母扶杖而立，薛姨妈、王夫人簇拥左右，身后是满府主仆，目光皆凝于那一袭红妆之上。笑语喧阗，红绸飘动，正是人间圆满光景。

便是一向心静如水的惜春，也竟将这热闹的一刻，选作了长卷之末。众人望那画，望那渐渐远去身影，心中各有各感慨。唯觉满目繁华，尽收于此，尽止于此。

第四十二回

慈亲追远画中添影 村妪感恩府上重临

众人散去时，宝玉特意落在后头，对惜春道："我认得江南来的好师傅，裱装的事包在我身上。"惜春点点头，正要答话，贾母摆摆手道："他们先走，让鸳鸯在门口等我，我和四丫头说几句话。"

众人陆续去了。惜春扶着贾母坐下，贾母笑道："你这幅画真好，我瞧着竟舍不得送给刘姥姥了。等你二哥去裱装时，寻个好画工临摹一幅送她便是。"惜春听了，不觉微微笑了。

贾母将目光转向窗外，庭院寂寂，竹影斜移。她徐徐道："我在想，想烦你在这画中再添两个人。"惜春好奇道："老太太要添谁？"贾母缓缓道："一个是你敏姑奶奶，另一个……是你代善爷爷。我心里总觉着，添上他俩，这画中人才算齐整。"

惜春听了，心中暗赞老太太心思深远。她想了想，道："老祖宗这话说得我心中一亮。既是要添，自然该画出他们年轻时的模样。敏姑奶奶可以照着林姑娘来画，只是代善爷爷……"她顿了顿，贾母问道："你可还记得那年咱们全家去清虚观打醮？"

惜春点头道："记得。那回我和二姐姐、三姐姐同乘一辆华盖车去的。"贾母又道："可还记得我和张道士说的话？"惜春凝神回想，忽然眼睛一亮："知道了！老太太说'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就只有这玉儿像他爷爷'——是了，宝二哥像最像！"

贾母点点头，目光悠远起来："你出世时敏儿尚在府中，她爹最爱与她在旧园里边闲步，边谈些诗书，那时还没有这大观园呢。旧园西北角有座海棠轩，春天花开时节，她爷俩也常去。"惜春听得出了神，半晌方道："我虽没见过旧园，可那海棠轩的位置，如今正在大观园西北角、栊翠庵后身那一带。我画栊翠庵时，画了那片树林，正可在那空处添上这旧时光景。"贾母点点头，眼中似有波光一闪。

贾母临行，她扶着惜春的手站起身来，惜春忽然不由自主地轻声道："老祖宗，多亏了您当年把我接到这边来养大……"话未说完，声音已有些发颤。贾母回身，慈爱地抚了抚她的肩，却未接她的话，只温和道："你母亲是个极好的人。你还在襁褓里时，她常抱你来看我。咱们也一起去过那海棠轩呢。"

夜深人静，惜春独坐案前，铺开那幅长卷，寻到栊翠庵后那一角。墨已研好，笔已润透。她提起笔，在那片疏林之间，细细勾勒一株老海棠，花开如云。一位成年男子与一位少女谈笑中并肩而来，那是代善爷爷带着敏姑奶奶，画完这一角，她凝神片刻，又在那不远处，添了几笔：一位年轻贵妇怀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身边站着另一个年轻女子，眉眼神态，正是年轻时的老太太。惜春搁下笔，望着那新添的两处人影，她知道，这幅画，至此才算真的圆满了。

这日周瑞家的刚刚出门，便见一辆青幔马车辘辘行来，在门前停住了。却见车帘一掀，下来一位老妇人，头上戴着银箍，身上穿着半旧青绸褂子，虽是庄户人家打扮，却收拾得干净齐整。周瑞家的定睛一看，不觉"嗳哟"一声，笑道："这不是刘姥姥么！"

刘姥姥满面是笑，紧走几步上前，一把拉住周瑞家的手，道："好嫂子，可算见着你了！我这一趟来，专是来给你们磕头的。"说着便要拜下去。周瑞家的连忙扶住，笑道："姥姥这是怎么说？"刘姥姥道："那年多亏了嫂子领我进去，见了老太太、姑奶奶们，得了那些银子东西。回家后，我照着太太的嘱咐，置了地，做起了小本买卖，如今日子竟

过得去了。我老想着，这一辈子忘不了府上的恩德，这次带来些自个儿种的。养的东西，想着送来给嫂子你，太太、姑奶奶们尝个鲜。虽说不值什么，到底是我一片心。”说着从车上卸下大袋东西，道：“这是给嫂子的。”放在门洞里头。

周瑞知道刘姥姥也算是贾府老熟人了，也不再通报，带着她径直进了贾府，先将叫小厮把车上的东西卸了。便朝凤姐院里而来，一路上不免含蓄地提点，这些年府里也有些事，凤姐正生病，见老太太时，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的话头都别提。还说平姑娘如今已是姨娘了。

周瑞家的说着二人进了凤姐院子，先在廊下站住，让小丫头进去通禀。不多时，便见平儿掀帘出来，她身上穿着水红绫袄，系着秋香色裙，比从前添了几分稳重，见了刘姥姥便笑道：“姥姥来了！”刘姥姥忙上前要请安，平儿一把扶住，笑道：“快屋里坐。”刘姥姥道：“姑娘……不不，如今该叫姨奶奶了！老婆子给姨奶奶道喜。”说着还是要拜，平儿死活不让，只得罢了。

正说着，帘子后又探出个小脑袋来，梳着双丫髻，圆脸大眼，正是巧姐。她见了刘姥姥，也不认生，只歪着头打量。刘姥姥一见她，眼睛便亮了，蹲下身去，笑道：“姐儿长这么大了！那年姥姥见你，你就那么一点点大。”说着用手比了比，逗得巧姐抿嘴笑起来。平儿道：“姥姥快进屋吧，奶奶躺着呢，天天念叨从前的事儿。”说着引刘姥姥进了正房。

凤姐歪在炕上，盖着半旧的绫被，面色比从前差了许多，见刘姥姥进来，勉强撑着要坐起来。刘姥姥忙上前按住，道：“姑奶奶快别动！老婆子来了，看看你就走，不敢劳动你。”凤姐拉着她的手，叹道：“姥姥还记挂着我们，这大老远的……”

刘姥姥道：“姑奶奶快别这么说。这次来想来府里道个谢，也报个喜。那年若不是府上，哪有我一家今日光景？这回我带了一车些地里收的、家里养的，不值什么，是我一片心。”接着她郑重地从包袱里拿出一个蓝布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一件红绸小袄，上面绣着五毒虫，针脚细密，颜色鲜亮。刘姥姥捧到巧姐跟前，道：“姐儿，这是姥姥一针一线亲手缝的，给你过年穿。那年姥姥给你取名叫‘巧’，说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如今姐儿大了，姥姥没什么好东西，缝件衣裳，保佑姐儿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巧姐望着那红袄，眼睛亮亮的，又抬头看平儿。平儿笑道：“姥姥给你的，还不快谢谢姥姥。”巧姐便乖乖地给刘姥姥行了个礼，脆生生道：“谢谢姥姥。”刘姥姥笑得合不拢嘴，连声道：“好孩子，好孩子！”转头又向凤姐道：“姑奶奶，这孩子真招人喜爱。有她在跟前，什么愁什么烦，都叫她那小脸儿给赶跑了。”

凤姐歪在炕上，望着这一幕，眼眶微微发热。她拉住刘姥姥的手，嘴唇动了动，半晌方低声道：“姥姥……你是个有福的人。”刘姥姥反握住她的手，声音也放轻了，却格外恳切：“打从那年见了姑奶奶，我这福分便跟着来了。所以姑奶奶得好好儿的……”话未说完，平儿在一旁抿嘴笑道：“姥姥快别说这些了，还没见老太太呢，我这就带你去。”

正说着，平儿早差了小丫头去告诉鸳鸯一声，她知道老太太年岁大了，最念旧，听了刘姥姥来，心里必定欢喜。话音才落，果见老太太房里的丫鬟来请，笑道：“老太太听说姥姥来了，叫快进去呢。”刘姥姥连忙起身，又转脸对凤姐道：“姑奶奶好生歇着，我待会儿走了再来瞧你。”

且说平儿引着刘姥姥，拉着巧姐，出了凤姐院子，顺着甬道往贾母上房来。一路上但见庭除依然，花木如故，只是往来的仆从比从前少了，院落里也静悄悄的，不似当年那般热闹。

到了贾母上房，早有丫鬟打起帘子。刘姥姥一脚踏进去，但见贾母歪在榻上，鸳鸯在一旁捶腿。王夫人和薛姨妈坐在下首椅子上，薛姨妈这两天来府，和夫人商议一同回金陵那事，李纨挨着王夫人站着，宝玉、黛玉、宝钗坐在一旁，惜春也来了，静静立在宝钗身侧。刘姥姥一眼扫过去，那年她来，满屋子的人说笑，挤得转不开身；如今虽也坐着几位，到底冷清了许多。

刘姥姥不敢多想，紧走几步上前，跪下便磕头。贾母忙叫鸳鸯扶起来，又给王夫人请安，刘姥姥哪里肯坐，又向宝玉、黛玉、李纨、惜春，及上次招呼过她的鸳鸯、袭人一一问了好，方才斜签着身子坐在鸳鸯搬来的椅子上。

贾母拉着她的手，上下打量着，笑道："老亲家越发硬朗了，家里都好？"刘姥姥笑道："托老太太福，都好。那年回去，拿着老太太、太太的赏赐，记着太太的嘱咐，一分银子没敢糟蹋，都拿去置了几亩地，做点小生意，如今日子渐觉宽裕了。老婆子心里总记挂着府上的恩德，这回特地带了点地里收的东西，来给老太太、太太磕头。"

贾母笑道："老亲家忒多礼了。那年你来，我们还只当是寻常走亲戚，谁知你竟是个这样有良心的人。"说着，又叹了口气，"你这一来，倒叫我想起那年你在这儿说笑话的光景，一晃好几年了……怎么没带板儿来？他和我们巧姐一般年纪罢？"刘姥姥道："回老太太，我见府里哥儿、姐儿个个那般才气，也把他送到私塾里念书去了。"贾母点头道："好，好。孩子知道念书是正理，将来学成了，也好去进取功名。"

王夫人在旁道："姥姥大老远来，可得多住几日。"刘姥姥忙道："多谢太太，老婆子家里如今有些小营生，地里那些做工的，少不得人照管。谢过老太太、太太，见过姑奶奶们，也就该回去了。"说着，目光不由得往四下里一扫。

贾母看在眼里，心中明白，只笑道："你瞧瞧，我们这儿如今也就这几个人了。出阁的出阁，回家的回家……只剩这几个在跟前。一代人一代人，都是如此。"刘姥姥望望宝玉，又转向贾母："宝哥儿如今也大了，这门第、品貌摆在这里，想来也快寻亲了罢？"贾母敛了笑容，正色道："不瞒老亲家，这几日我正悬心这事呢。"

不觉到了中午，贾母道："难得你来，哪有这就走的理？好歹吃了中饭再去。"又向王夫人道："既是姥姥带来的新鲜物儿，今儿就都用那些，不必另备，倒要尝尝这地里的真味。"王夫人忙应了，自去吩咐。

一时摆上饭来，果然满桌都是刘姥姥带来的新鲜菜蔬、鸡鸭，虽是乡间家常，却也整治得洁净齐整。贾母尝了一口，点头道："这菜倒比咱们寻常那些有味。"众人让着刘姥姥坐了，又斟上酒来。刘姥姥连饮了几杯，脸上渐渐泛红，话也多起来。她见满屋子人虽不多，却都是旧相识，便又拿出当年说笑话的本事来，把村里那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说得活灵活现。一时又说起她家做买卖的见闻，虽是小本营生，却说得有来道去，满座无不莞尔，笑语之声，不绝于厅。

且说刘姥姥临行，进来与凤姐作别。凤姐便命平儿带了巧姐往外头顽耍。一时平儿回来送姥姥，见凤姐与刘姥姥眼中俱有泪痕，料是方才伤感，也不敢多问，只悄悄引刘姥姥出去，送上车儿自回村庄，不在话下。

原来凤姐自知病势沉重，况贾府近来多事，风波迭起。自己倘有不测，唯一割舍不下的，便是女儿巧姐。见刘姥姥心地厚道，如今家道亦渐丰足，是个可托之人，遂将一腔隐忧与托付之意，低声细细说与姥姥。

姥姥听了，惊惶不已，只道巧姐是千金贵体，自己不过村野老妪，无权无势，如何担得这般千斤重托。凤姐含泪道：“我不求别的，只求姥姥在外头时常替我留心府中动静。倘或日后家中有变，你琏二爷、平儿自顾不暇，护不得巧姐，怕她落入奸人之手，那时便求姥姥将她带去乡下抚养，保全她一条性命。”说毕，便取出些金银递与姥姥。姥姥应了重托，却执意不肯收受分毫金银。

第四十三回

闻婚事颦卿添怅惘 逮钦犯荣府起风波

当晚，黛玉回到潇湘馆，卸了残妆，和衣歪在枕上。紫鹃见她神色不似往日，也不敢多问，只悄悄放下帐子，退了出去。月光透过纱窗，洒在地上，白茫茫一片，像霜，又像雪。黛玉睁着眼，日间贾母与姥姥的言语，只在心头打转。

“宝哥儿如今也大了，这门第、品貌摆在这里，想来也快寻亲了罢？

“不瞒老亲家，这几日我正悬心这事呢。”

老太太那敛了笑容的正色，那一声“正在悬心”，只教她心里微微一沉，像有什么东西轻悄然坠下，寂然无声。老太太是疼自己的，自幼接到身边，衣食冷暖，无微不至。老太太也知自己和宝玉的情分——这府里谁又不知呢？可知道是一事，明白话却从未曾有。

她原想着，有外祖母在，总不会委屈了自己。薛姨妈也亲口应承过，要为她作主。可如今姨妈家里又正为南迁的事忙乱，蟠大哥不在，她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万一老太太不等姨妈开口，自己拿定了主意……

不敢再往下想，老太太心中人选，会是自己么？自己父母双亡，一身是病，一年倒有半年不离药……虽说老太太疼自己，可宝玉是她的命根子，是荣国府的命根子。为宝玉择配，那是何等大事，岂是单凭一个“疼”字就能定的？

她想起宝玉平日那些痴话，那些不顾生死的傻话。可那些话，也只堪两人私下说说罢了。他们这样的人家，儿女婚事，从来是父母之命、长辈主张，岂有自己开口的理？纵有千言万语，一句也说不出口。若是父母还在，若是有个能替自己做主的人……黛玉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里。月光如水，窗内人儿无眠。这一夜，不知又要有多少泪珠儿，洒在这潇湘馆的竹影里。

次日一早，宝玉便往潇湘馆来。进得门时，见黛玉还歪在枕上，双眸微肿，神色倦怠，连忙挨着床边坐下，问道：“妹妹这是怎么了？身上又不爽利？”黛玉摇了摇头，只道：“没什么，夜里风大，吹得窗纱响，扰得一夜没睡踏实。”宝玉听了，也不便再问，只默默看着她。

半晌，黛玉忽然问道：“咱们回金陵的事，可有什么准信儿没有？”宝玉一怔，道：“怎么忽然问起这个？”黛玉垂下眼帘，轻声道：“也没什么，只是想着，回到南边去，或许我这身子能好些。”宝玉叹了口气，道：“听老爷说，原一早就要去和大老爷商议的，偏生那日大同来人，报说二姐姐没了，这话就没敢提。后来等大老爷心情平复些，才去说。大老爷起初还犹豫，前两日才定了主意，说两房一同走。老爷已拟好了乞休的呈文，只等择日便往工部递上去。”

黛玉听了，又问道：“递上去……得多久才走得成？”宝玉道：“听老爷说，工部先要查明缘由属实，出具印结，再咨送吏部。吏部核准了，才算正式开缺。最后还要在工部把经手的公事、钱粮交代清楚，取具印结，方可离京。算下来，大约得两个月工夫。”

黛玉默默听着，心里却暗暗盘算起来：两个月……这么一大家子搬去金陵，里里外外多少事，够老太太忙的了。她是当家做主的人，哪一样不要她点头？这当口，哪里还有心思去管宝玉的婚事？等到了金陵，安顿下来，姨妈那边也该清闲了……她若还记得当初应承的话，肯出面替我做主……

黛玉闻得南迁之期，心下稍宽，一时默默无语。窗外竹影摇青，室内静悄无声。宝玉只在一旁相看，二人心中似有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回想当年，黛玉方十余岁，离家别父，孤身进府。彼时贾母怜其幼弱，便命她与宝玉同住自己正房碧纱橱中，两房仅隔一扇云屏——透光而不透影，朝暮相伴，起居相共，三餐皆随贾母一桌同食。自小儿一处读书，一处玩笑，一处淘气，不知不觉间，早已种下深情，旁人再插不进半分的。

只是黛玉命途多舛，早丧慈母，继而失怙，客居贾府。又因自小体弱多病，终年药炉相伴，心性便比旁人多了几分细密、几分多疑。及至见了宝钗，见其举止娴雅，行为豁达，人人称道，便不免暗自提防，生出多少闲愁暗恨、无端口角。偏那宝玉又是个天生情种，见了女儿便觉清爽，对园中姊妹无不尽心体贴，因此二人一路行来，风波迭起，情事无数。

所幸后来钗黛二人推心置腹，互剖金兰之语，心结一朝冰释，反成知己。彼时正逢贾府盛时，园中姊妹齐全，诗社频开，赏花对月，笑语连宵，正是宝玉、黛玉与诸姐妹一生中最畅快、最无忧的好光阴。然而岁月暗换，人事渐非。宝玉尚自天真，一味在姊妹丛中逍遥度日，不知世务艰难；黛玉却比他早醒一步，早已留心府中入不敷出、排场难继，她曾试着劝宝玉两句，盼他留意些正事，宝玉只不在意，依旧我行我素。

及至后来，园中姊妹渐渐凋零，或去或散，或亡或嫁，昔日热闹，一去不返。反倒他二人，过了那少年口角、争风赌气的年纪，添了一段相怜相惜、相依为命的光景。日间一处说话，夜间各自牵挂，不须多言，便知彼此心事，虽无少时喧闹，却多了几分深沉的恩爱，倒也成了一段别样的静好岁月。

此时，二人俱已到了议婚论嫁之年。合府上下，谁不暗暗认定：宝玉黛玉，乃是天造地设一对，只待老太太一言定夺，便可成就这桩美事。只是贾母心中究竟如何打算，这一对自幼相守的痴儿女，能否得遂初心、结成连理？情天情海幻情深，姻缘二字最难论。且待后文分解。

却说那日老太太一句话，不仅黛玉听了心起波澜，还有一人，更是暗暗着意。此人便是薛姨妈。原来薛姨妈当日曾应承过黛玉，为她婚事做主。如今回到家中，左思右想，越觉此事再拖延不得。眼见宝玉已到了娶亲年纪，万一老太太那边说出旁人来，到那时再想改口，只怕余地不多。自此，薛姨妈便添了一桩心事，只待寻个机会，好生与老太太说道。

再说贾雨村那边。人证当前，再无抵赖余地，只得将当初薛蟠、贾赦两桩旧案一一供出。只是他为了欲脱己罪，处处推诿。薛蟠伤人一案，本是他为攀附贾府，自行胡乱判断、徇情枉法；石呆子一案，也是他主动趋奉，设局讹诈，为贾赦强夺古扇子，并非出于贾赦亲口请托。然致供词之上，他却咬定皆是受贾家指使，自居从犯，把主使之名尽数推到了贾赦等人身上。

两份供词俱已画押，连夜送至忠顺王府。忠顺王灯下细看，不觉冷笑。幕僚程余在侧，捻须道：“王爷，如今雨村一倒，薛蟠、贾赦二人便都在咱们手心里了。只是薛蟠无官无爵，现不过一介商贾，步军统领衙门一张勾票便能拿来；那贾赦却袭着将军之爵，须得先参后拿，请旨革爵，由刑部出面方可动他。”

忠顺王道：“若先拿薛蟠，贾赦那边必生警觉。不如具本参奏贾赦，将石呆子一案并雨村供词一并呈上，请旨拿人。只等旨意到时，刑部一路往荣国府拿贾赦，步军统领一路往薛家拿薛蟠。两处同时动手。”

程余领命，连夜草拟奏章。不料这本奏章递上去，却迟迟不见消息下来。原来是圣上这些天龙体欠安，奏折压在案头，无人敢催。忠顺王虽心焦，却也只得耐着性子等候。直待这日，方拿到朱批："贾赦着革去将军之职，交刑部严讯。钦此。"旨意传出，忠顺王即刻命人传谕步军统领衙门及刑部分派人手，往荣国府及薛蟠住处拿人。

这日，薛姨妈打定主意：黛玉的事，是时候开口了。便带了宝钗，一同出门往贾府来。便带了宝钗一同出门，正要往贾府去寻老太太说话。母女二人刚上了马车，尚未坐定，忽听一阵脚步声响，夹着人声喧哗，由远及近。薛姨妈掀开车帘一看，登时吃了一惊。

只见夏金桂带着几个身穿号衣的公人，横冲直撞地奔了过来。那金桂披头散发，一路走一路嚷道："这可好了，婆婆在这里！你们要人，只管问她要去！"那几个公人闻言，便直奔马车而来，当先一个头领模样的人，朝薛姨妈拱了拱手，道："这位想必是薛家老太太了。在下步军统领衙门差官，奉命捉拿命案主犯薛蟠，烦请老太太行个方便，叫他出来跟我们走。"

薛姨妈虽心中震惊，面上却未曾露怯。她缓缓下了马车，宝钗紧随其后。薛姨妈定了定神，道："不知我儿犯了何事，劳动诸位上门？"那头领道："当年金陵地方，薛蟠因争买丫鬟，打死人命一案，如今有人供出实情，须得他到案对质。老太太，人在哪里？"

薛姨妈听了，心下已明白几分，便道："只是我儿月前已随铺子里伙计往四川办货去了，山高水远，几时回来，连我也不知。诸位若不信，只管进去搜查。"那头领将信将疑，一挥手，几个公人便创进院内，仔细搜了一遍，果然不见薛蟠踪影。那头领又命人将屋里的丫鬟婆子提来，一一隔别讯问。问薛蟠何时出门，往何处去，所为何事。丫鬟婆子们战战兢兢，所答皆与薛姨妈一致，俱言三个月前动身，往四川办货去了。

那头领见问不出破绽，又看了看薛姨妈神色坦然，不似作伪，只得悻悻道："既如此，我等回衙复命。只是老太太，薛蟠若是回来，须得叫他即刻投案，莫要连累旁人。"说罢，带着众人扬长而去。金桂见公人走了，跳脚骂道："好端端的，惹出这等祸事来！嫁到你们薛家，真是倒了八辈子霉！"骂完也不理薛姨妈，一扭身自己走了。

薛姨妈望着着她的背影，不由得连连叹气摇头。看见宝钗面露惊恐之色，便道："你嫂子的事暂且搁下，你哥哥的事才大，舅舅不在，原想又要南迁金陵，这会子又生出这事来。依我说，还是去见二老爷、太太去商议为妥。"宝钗点了点头，母女二人重又上了马车，往贾府而去。

消息传到忠顺王府，程幕僚面带惭色道："王爷，属下失察。原以为那薛蟠还在京中，谁知他月前便出门去了。此番只拿了贾赦，薛蟠那边扑了个空。"忠顺王摆摆手，神色如常："不妨。薛家早已败落，薛蟠不过一介白身，便是逃到天涯海角，也翻不出什么大浪来。如今贾赦既已拿下，贾府便塌了半边，这才是正主儿。"他端起茶盏，轻呷一口，又道："至于薛蟠，将案子移交刑部，循例发道文书，饬令沿途州县缉拿便是。"程幕僚会意，躬身道："王爷说的是。咱们的矛头，原在贾府。"

却说薛姨妈与宝钗二人方至荣国府，便觉气氛有异，进门一问，才知刑部奉旨将大老爷拿了去，府中正在忙乱之中。

第四十四回

遣忠仆千里传书讯 为痴鬘一言主婚姻

薛姨妈与宝钗先至王夫人处，不及寒暄，便将官府上门拿薛蟠之事细说了一遍。王夫人听罢，也把方才刑部奉旨来革爵拿人、还去书房抄走古扇一事说了。又道：“那些扇子，说是要当作物证，一并带走了。当年石呆子那事，府里只有老太太和二老爷不知，咱们几个心里都是明白的。”

薛姨妈听了，连连顿足道：“不必说了，这两件事都与那贾雨村脱不开干系！必定是他惹出来的祸根。”王夫人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宝钗在旁瞧出她姐妹二人有话要说，便起身道：“太太和姨妈说着话，我去瞧瞧林姑娘。”说着，便退了出去。

宝钗一走，王夫人便凑近些，低声道：“蟠儿幸好不在家，这可是天大的造化。你可曾着人送信去，叫他先别回来，寻个地方躲一躲？”薛姨妈叹道：“我这一急，只想得上这里来，还没顾得上呢。回去头一件事就办。”

王夫人听了，略略舒了口气，道：“这一回来头不小，蟠儿躲过这一劫，倒是你的福气。说起来，你们家早早离了官场，反倒干净。”薛姨妈深深叹了口气，摇头道：“离了官场又如何？这个孽障，可叫我操碎了心。”

姐妹俩又密谈了好一阵，方往老太太房里来。此时贾政、邢夫人、贾珍、尤氏、贾琏、凤姐，连宝玉俱在屋内。尚未进屋，便闻邢夫人啼哭之声。及至进了门，众人一一见过，唯有邢夫人犹向老太太哭诉不休。薛姨妈觑见众人满面愁容，连宝玉脸上也褪尽稚气，添了七八分老成模样。

看来老太太早已闻知薛家之事，此时见薛姨妈进来，叹道：“不想你我两家，竟同时遭此变故。”说罢，又转头向邢夫人道：“事已至此，哭也无益。咱们这些内眷，纵有万千焦灼，终究是出不得门、使不上力的。你大老爷是你二老爷的兄长，外头的事自有他们爷们去料理，屋里上下，须得你安抚才是。你自己先乱了，他们便更乱了。”贾母又命王夫人亲自送邢夫人先回去。

邢夫人去后，贾母沉下脸来，问贾琏道：“那扇子的事，今日看来，只有我和你二老爷两个被蒙在鼓里。你为何当初不告知？”贾琏低头，一时不敢言语。倒是凤姐开口道：“老太太不知，当时琏二爷曾劝过大老爷，大老爷大怒，竟用棒子将琏二爷痛打一顿，伤重卧床好一阵子。自此阖家都怕大老爷生气，谁也不敢再提一句。”

贾母面露凄然之色，叹道：“子不孝，父之过也。可惜他父亲走得早……”贾政连忙岔开话，问贾琏道：“当初究竟如何？你且细细说来我听。”贾琏便将事情原委从头至尾述了一遍。贾政听毕，沉吟道：“据我所闻，长兄不过对贾雨村说起想要那扇子，并未指使他枉法强夺。那贾雨村自行其是，与长兄何干？”贾琏点头道：“正是。且当初我只道那石呆子生死难料，此番方知是他亲自出面指证，虽则石家人散，好歹还不至于人亡。”贾政道：“如此说来，长兄虽有过错，尚不算弥天大罪。只是不知那贾雨村在供词中如何攀扯。”

贾珍在旁道：“这两桩案子，并非新近发生，尤其金陵那事，年代久远。忽而两个当事人同时现身，其中必有缘故。咱们须得多方打探，方好应对。”

待诸人散去，屋内只剩贾政、王夫人与老太太三人。贾政叹道：“儿正欲向工部递上辞呈，不意竟遭此变。”王夫人道：“自哥哥当初相劝，至今已历多时，只是时运不济，

中间屡生波折，迁延至今。”老太太道：“事已至此，这辞呈倒暂且递不得了。若此时上本，反教人疑我们心虚胆怯，更落口实。”贾政忙道：“老太太所见极是。”

回宁府的路上，尤氏对贾珍说：“家了那些夜宴赌博快停了罢。”贾珍沉默不语，自贾雨村出事以来，他却只当是外头官场风波，不曾自省家中纵乐无度。如今两案并发，人证齐出，连贾赦都被牵扯在内，他这宁府再若依旧笙歌彻夜、赌博酣饮，只怕明日便要被人一并参奏，连翻身之地也无。路上沉默不语，面色竟是从未有过的凝重。

回至宁府，即刻叫了贾蓉近前，沉声道：“你即刻去传我的话：府中一切夜宴、赌博、唱曲玩耍之事，一概全停！自今日起，闭门静养，不许招是惹非，不许喧哗闹事。谁敢私自在府中聚赌饮酒，只管来回我，我立时重处！”

贾蓉见父亲这般神色，知是事体重大，不敢怠慢，连声应了，忙忙出去吩咐。一时之间，宁府往日那种笙歌鼎沸景象，竟尔一朝散尽。上下人等见贾珍动了真章，也都收敛形迹，不敢放肆。

尤氏在旁看着，心中稍安，只悄悄叹道：“早该如此。只愿如今收束，还来得及……”贾珍只背着手站在廊下，望着院中沉沉夜色，眉头紧锁，一言不发。他心里明白：宁荣两府，如今已是风雨飘摇，再由着性子胡闹，只怕连身家性命都难保了。

却说薛姨妈与宝钗回来，不及更衣，立即差人将老苍头唤来。薛姨妈将薛蟠之事细说一遍，老苍头听罢，急道：“这可得赶紧知会大爷去！事体重大，老奴不放心旁人，还是亲自走一趟才好。”

薛姨妈闻言，甚是感激，叹道：“你是蟠儿的乳父，有你亲自去，我自然放心。你只将这事说与他听，货物能变卖便变卖了，余下的……咱们也不是那等妨碍公务的人。”老苍头躬身道：“太太放心，老奴心里有数。只是当年那桩事，原是两边争执起来，大爷手下那班人一哄而上，这才闹出人命，并非大爷亲自下的令。”宝钗在旁道：“此去若见到哥哥，务必用商帮的民信局寄快信到铺子里，只消写‘验货毕’三字，我们便知平安。”老苍头连连点头：“姑娘放心，老奴记下了。”

却说贾赦押到刑部，一口咬定：只曾在贾雨村面前说起过喜欢石呆子那几把扇子，后来贾雨村说已替他买到送来，至于那贾雨村在外是否有枉法强夺之事，他一概不知，也无从过问。主审官虽有心深究，无奈石呆子供词仅及雨村强夺之事，并未牵涉贾赦；贾雨村虽攀咬贾赦指使，却又拿不出实据。两造各执一词，一时倒僵持住了。

次日一早，老苍头便带了店里一个可靠的伙计，悄悄离京而去。这老苍头在薛府多年，为人老成，办事素来稳妥，薛姨妈见他亲自去了，心里才略略放下些。薛家虽已没落，究竟几代经商，外头多少还存着几分老交情在，寻个地方暂且躲藏，想来也非难事。只不知这一去，母子何日方能再见，但眼下能免了那牢狱之灾，便是万幸了。

再说老苍头次日带了店里一个可靠的伙计，二人一早便离了京城。老苍头在薛府多年，办事牢靠，薛姨妈对薛蟠略微放心心来，薛家几代经商，现在虽是没落了，外头老交情还是有的，寻个地方躲避还是有的，虽然不知何时再见，但至少暂时不会遭受牢狱之灾。

是夜，薛姨妈独坐灯下，心绪纷乱。今日原是打定主意要去和老太太商议黛玉婚事的，谁知出了那两件惊天大事—这边官府来拿蟠儿，那边刑部竟把贾赦锁了去。这般忙乱时节，若自己明日便去议亲事，老太太会不会觉得咱家不顾别人府上出了多大的事，可若是拖下去，又不知要拖到何时。

说起来，自己当初既应承了黛玉，本该早早就提的。只是一则两个孩子都还小，二则……也怕姐姐那边还没拿定主意。今日在姐姐屋里，她倒说了句让人心悬的话——说是万一家里出大事，谁都无法照顾宝玉时，只怕把宝玉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这话虽是感慨，可细细想来，姐姐心里大约也在为这事犯愁。若真有个好歹，宝玉的婚事岂不更没人管了？黛玉那边，更是指望不上别人。

思前想后，薛姨妈终究坐不住了。罢了，明日还是再去一趟。到时先瞧瞧老太太神色，探探口风，若老太太心里有数，再慢慢把话引出来；若老太太正烦着，便再另看时机。

次日，薛姨妈用过早膳，便坐车往贾府这边来。进了老太太院子，只见廊下静悄悄的，几个小丫头子在远处晒太阳，见她来了刚要通报，薛姨妈摆摆手，自往屋里走。掀帘进去，果见贾母一个人歪在榻上，闭着眼，边小几上放着一盏茶，已是半温不热的模样。薛姨妈放轻脚步，贾母却已睁开眼来，见是她，微微撑起身子，道：“你来了。坐罢。”

薛姨妈在榻边杌子上坐下，道：“老太太今儿怎么一个人？姑娘们呢？”贾母叹了口气，道：“都打发她们各干各的去了。你姐姐那边也要照应，珍哥儿媳妇来请了安，也回去了。”说着，看了薛姨妈一眼，“你来得正好，陪我说说话。”

薛姨妈见她神情淡淡的，不似往日那般有精神，心下先掂量了几分。她想了想，且不提那事，只道：“老太太今日可好些？昨儿那一场，只怕惊着了。”贾母摆摆手，道：“我这把年纪，什么没见过？惊倒是不惊，只是心里头堵得慌。你大老爷那事，也不知到底怎么个了局。”说着，又望着薛姨妈，低声问道：“蟠儿那边，可安排妥了？”薛姨妈点点头，两人未再多言。

贾母叹了口气，薛姨妈顺势道：“老太太保重身子要紧。”她顿了顿，觑着贾母神色，又叹了一声，试探道：“昨儿和姐姐还在念叨，说这万一家里有个什么，只怕把孩子们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宝玉也到了年纪了。”贾母闻言，捻珠子的手微微一顿，抬眼看她，问道：“姨妈心里，可有什么合适的人家？”

薛姨妈听她这般问，索性把话挑明了：“依我看，他和林姑娘竟是天生的一对。这话不怕老太太恼——府里上上下下，谁不这般说？都道只等老太太一句话呢。”

贾母听了，眼眶微微泛红，道：“姨妈这话，算是说到我心里去了。自打迎丫头那样去了，我便在想这件事？原想着等回了金陵再办，可经了昨日那一场，我竟是等不得了。”说罢，又略顿了顿，低声道，“只一件事，我还没拿定主意—颦儿那边，谁来替她做主？”

薛姨妈忙道：“若论这个，林姑娘原是我的干女儿，这事自然该我来，责无旁贷。”贾母听了，神色动容，握紧她的手道：“这便好了。不瞒你说，昨晚我何尝没想过你？只是昨日你那边也出了事，叫我如何开口……”

薛姨妈忙劝慰几句，二人又说了些闲话，薛姨妈便起身告辞。贾母送至帘下，仍拉着她的手，低声道：“姨妈这份心，我记下了。”薛姨妈出了贾母院子，心下略略宽松，总算把黛玉的事递上去了，也得了老太太的准话。余下的，只等那边如何与儿子媳妇商议了。

却说薛姨妈告辞之后，贾母独坐片刻，便命人去请贾政、王夫人过来说话。

不多时，贾政与王夫人一前一后进了屋。贾政见老太太面色凝重，贾母摆手命二人坐下，沉吟片刻，缓缓开口：“叫你们来，是为宝玉婚事。”贾政一怔，与王夫人对视一眼，未敢插言。贾母叹了口气，接着道：“迎丫头那孩子，你们也知道，花一般的年纪，嫁到孙家不过一年，竟被那般作践，生生折磨至死。那信来的时候，我几日不曾合眼。打那以后，我便常常想起颦儿来。”王夫人闻言，低了头。

贾母又道：“颦儿那孩子，是你妹妹留在这世上唯一的骨血。她心思细，身子又弱，若也像迎丫头那样，遇人不淑，嫁到个人家去受委屈，我如何对得起死去的敏儿？况且，这些年你们也看在眼里，宝玉和颦儿两个，一处长大，一处吃睡，一处玩闹，一处拌嘴，那份情分，府里上下谁人不知？莫说两个孩子自己，便是我也断不忍心将他们拆散。若真把宝玉另娶了别人，只怕颦儿那孩子心里如何受得住？”

贾政听到此处，方道：“老太太的意思是……”贾母摆摆手，接着道：“我原想着等举家迁回金陵，安稳下来，再体体面面地把这事办了。可眼下出了这许多事，你大哥哥被抓，贾雨村攀咬，还不知道要牵连多少，迁回金陵的事，怕是遥遥无期。更可虑的是，若再有那不测之事，万一咱们有个好歹，宝玉的婚事谁来做主？颦儿又指望谁去？”

她顿了顿，看着二人，声音缓了下来：“今儿薛姨妈来，我和她说了半日的话。她道，颦儿原是她的干女儿，她愿意替颦儿娘家做主。这话，是她亲口说的。”

王夫人抬起头来。贾政也微微动容。贾母看着二人，缓缓道：“宝玉、颦儿都到了年纪。两个孩子又情投意合，真真是天造地设一对。如今薛姨妈肯出头，这事便没有难处了。我今日叫你们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事，我意已决。

她说完，目光落在贾政脸上，似在等他的回话。贾政一向对母亲极之孝顺，当即起身，躬身道：“老太太做主便是。儿子听凭老太太吩咐。”

论起宝玉的婚事，王夫人早先几年，意属宝钗，那孩子稳重端庄，行事大方，身子又好，将来主持中馈、生儿育女，都是上上之选。倒不是她有意薄待黛玉，只是那孩子自小身子弱，她不能不悬心：若娶进门来，子嗣上……岂不误了贾家？

可这些年看着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她心里也渐渐明白，宝钗和宝玉，一向是姐弟情深；可黛玉那份心，是真切和宝玉贴在一处。从前哥哥王子腾在职时，王家势大，她说话也有几分底气。可自从哥哥退隐，王家早已不比从前，老爷既无二话，她又何必多言？

老太太方才说的那句话，更是戳在她心坎上“万一咱们有个好歹，宝玉的婚事谁来做主？”如今老太太拿定了主意，薛姨妈又肯出头，老爷也点了头，她还有什么可说的？想到这里，王夫人心中那一点疑虑，终于烟消云散。她见贾政已然起身应承，便也忙站起身来，垂首道：“媳妇也但凭老太太做主。”

第四十五回

谐连理宝黛定佳期 付装池惜春留长卷

却说贾政自老太太处领命出来，心中既感且慰，感的是老太太为宝玉终身如此劳心，慰的是两个孩子终得其所。择了吉日，他便命人备了六礼，亲往薛家而来。

薛姨妈早已得信，换了衣裳，领着宝钗在厅上等候。贾政入内，与薛姨妈见了礼，分宾主坐定。寒暄已毕，贾政起身，拱手道："昨承姨妈美意，肯为林姑娘做主，老太太感念不尽。今日政特来，代小儿宝玉，向姨妈求亲。望姨妈俯允，使两个孩子得谐秦晋，则贾家上下，感戴无涯。"

说罢，深深一揖。薛姨妈连忙还礼，笑道："老爷快请坐，折煞我了。林姑娘原是我干女儿，这事自然该我出头。况老太太亲自开的口，我岂有不依之理？只是……"她顿了顿，"那孩子命苦，自小没了爹娘，老爷必定会多看顾些。"

贾政正色道："姨妈放心。林姑娘乃贾府骨肉，老太太视若珍宝，政亦视同己出。此去必善待之，绝不令受半分委屈。"薛姨妈听了，连连点头，笑道："两家既已议定，老太太又亲自开了口，我还有什么说的？这事，便这么定了。"贾政再拜称谢，又议定择日行聘、请期等事。茶罢，贾政告辞而去。

薛姨妈送至二门，转身回来，望着宝钗，长长舒了口气，道："总算对得起你林妹妹了。"

婚讯不过半日，便悄悄儿传遍了荣宁两府上下。先还是丫头婆子们交头接耳，渐渐传到账房、门房、库房，人人脸上都松快了些许。这些日子，府里被那几桩官司压得沉沉的，连走路都放轻了脚步，说话也压低了嗓门，如今忽然有了这么一桩喜事，倒像阴了许久的天，透进一丝阳光来。

自古婚姻之礼，自纳采之后，新人便不宜相见，以避嫌疑。况贾府乃诗礼之家，这些规矩更是讲究。因此上，自打贾政往薛家求亲回来，老太太便吩咐了：宝玉和黛玉，婚前不许再见面。宝玉虽然心里像有蚂蚁爬着，却也不敢违了老太太的吩咐，只得在怡红院里闷着。黛玉那边，更是连潇湘馆的门都不大出了。两处虽近在咫尺，却如隔了千山万水一般。

这日午后，宝玉实在忍不住，便悄悄溜了出来，一径往潇湘馆来。才进院子，便见紫鹃在廊下做针线，见了他，抿嘴一笑，也不通报，只朝屋里努了努嘴。宝玉会意，放轻脚步，掀帘进去。黛玉正临窗而坐，手里拿着一卷书，却半天不曾翻动一页。窗外的竹影映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瞧不清神色。宝玉轻轻走到她身后，正不知如何开口，黛玉却已察觉，身子微微一僵，却不回头。

二人就这样静了片刻。到底还是宝玉先忍不住，绕到她面前，低低叫了一声："妹妹……"黛玉抬起眼来，只看了他一眼，便又垂下眼帘，面上飞起两朵红云，半晌方道："你来做什么？"宝玉见她这般模样，心中又是欢喜又是酸楚，千言万语涌到嘴边，却只说出一句："我来瞧瞧妹妹。"黛玉不语，只把手中的书卷轻轻放下。宝玉瞥见那书页边上，隐隐有泪痕新渍过的痕迹，心中一紧，却又不敢说破。

窗外的风吹进来，竹叶沙沙作响。宝玉挨着她坐下，轻声道："妹妹，咱们往后……"话未说完，黛玉却转过脸去，道："别说了。"声音虽轻，却带着一丝颤抖。

宝玉一怔，却见她眼角隐隐有泪光。他慌了神，忙道：“妹妹怎么了？可是我有不是之处？”黛玉摇了摇头，半晌方低声道：“我……我只是不信。”宝玉问：“不信什么？”黛玉回过脸来，望着他，那眼里有泪，却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光亮，道：“不信……咱们真有这一日。”

宝玉听了这话，心口一热，眼眶也红了。他握住黛玉的手，那只手凉凉的，微微发颤，他便握得更紧了些，道：“妹妹，往后我再不叫你哭了。”黛玉低下头，由他握着，没有抽回。二人就这样静静坐着，谁也不说话。

过了许久，黛玉才轻轻道：“你该回去了。”宝玉点点头，却坐着不动。黛玉又催了一遍，他才依依不舍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又回头望她。黛玉正望着他的背影，四目相对，二人皆是一笑。那一笑里，有千言万语，也有尘埃落定。

凤姐虽有病在身，心里却为宝玉黛玉这一桩喜事着实喜欢，倒觉精神爽快了些。便撑着往贾母这边来道贺。贾母与王夫人在屋里正议着宝玉新房的事。

贾母道：“新房的去处，我想了半日。大观园里虽好，到底是省亲别院，做洞房只怕于礼不合。你薛姨妈原先住的那处院子，离咱们这边近便，如今她们搬了出去，正空在那里。依我说，就把那院子收拾出来，用作新房，倒也妥当。”

凤姐笑道：“老祖宗这话说得是。那院子孙媳妇知道，离老太太这边不过几步路，又与太太院子相通，位置再合适不过了。”说着，便自告奋勇道，“那院子本是现成的，只消重新裱糊一番，添些新摆设便是。孙媳妇明儿就带人过去瞧瞧，保管收拾得齐齐整整、喜气洋洋的。”

贾母见她脸上比往日红润了些，心下也欢喜，便笑道：“这些日子没听你说笑话，府里都闷得慌。但愿这一桩喜事，能把你身上的病气也冲一冲。”凤姐儿笑道：“那可敢情好！孙媳妇就托老祖宗和宝玉、林姑娘的福了。”

一时之间，荣国府里虽仍官司未了，却已开始为这桩婚事悄悄忙碌起来。那空置了些日子的院落，终于又要迎来它的新主人了。

这喜讯传到怡红院，袭人听在耳中，不免独自思忖起来。府中人曾多有议论，说袭人心中但愿宝玉娶的是宝姑娘。这话听来倒也不差。宝钗为人宽厚平和，行事大方得体，待人又最是体贴周全，袭人素来敬服亲近；便是将来做了正室奶奶，二人相处，定然和顺默契，断不会有半分嫌隙。

可若论起真心亲近，袭人心中，却与林姑娘另有一段旁人不知的情分。

话说当年黛玉初进荣国府，第一晚便与宝玉隔房而居，一屏之隔，气息相通。宝玉自幼与黛玉多亲厚，袭人便与黛玉多近便。黛玉虽在别人跟前，或有小性儿，或多心敏感，唯独对着身为丫鬟的袭人，向来温和有礼，从无半分轻慢苛待。袭人不懂诗词歌赋，不会吟风弄月，外人只道林姑娘孤高绝尘，不食人间烟火，哪知她私下里与袭人言语温存，多年来朝夕相见，絮语不断，早已是熟稔自然。

那些年，袭人日日伺候宝玉，也时时照拂着黛玉。宝玉年少不知心事，每每与黛玉呕气闹别扭，反倒是袭人，最能看透黛玉那点委屈与柔肠，暗中周全劝解，每每叫黛玉心里暖和。这些细微情分，旁人不知，袭人自己却是清清楚楚。

更有一层，是袭人的本性——她心中只有一个宝玉，凡事只以宝玉之心为心。宝玉的情系黛玉，袭人的心便也系在黛玉身上。她只求宝玉安稳遂心。宝玉的真正喜乐安宁，那便是袭人这辈子最盼的归宿。

此刻听闻贾母等人已定了主意，要成就宝玉与黛玉这桩好姻缘，袭人只觉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比自己得了什么恩典还要踏实。只默默在心中祝祷：但愿从此后，二爷与林姑娘安安稳稳、顺顺当当，一生相守，再无离散，再无伤心。

又过了几日，诸事渐渐齐备，只等吉日快到，便送黛玉往薛姨妈家暂且待嫁，紫鹃自然一同随去，作贴身陪嫁。在此之前，贾母早已请了贾政、王夫人并贾琏过来，细细商议黛玉嫁妆一事。

贾母先叹道：“论理，咱们贾府也算是世家大族，婚丧嫁娶，一丝一毫都按规矩行。黛玉这孩子出嫁，原该是林家嫁女，只是她父母双亡，无兄无弟，家里没人做主。若说嫁妆，也断没有从咱们贾府公款里出的道理，终究不是咱们贾府的姑娘往外聘，依我看，这嫁妆，本该从我这外祖母私库里出，才是正理。”

贾琏在旁躬身回道：“老祖宗想得周全。只是当年林姑老爷去世，老太太命孙儿往扬州，护送林妹妹回京。林府那些产业田庄，尽数变卖折现，一共兑了好几箱银子，原封不动带回，都交与鸳鸯姐姐收在老祖宗私库之内，连封条都未曾动过。另有些书画、古董、珍玩器皿，不便折现的，也都造了册子，编号存在府里公库，专等林妹妹日后使用，旁人一丝一毫也不曾动过。”

贾政听了，点头道：“这话极是。林姑老爷为官清廉，一生积蓄，全留给这一个女儿，原就是为她终身大事预备。如今正好，将林姑老爷与妹妹留下的这些遗产，尽数作为林姑娘的嫁妆，才合情合理，也不负她父母在天之灵。”

王夫人也道：“老爷说得是。这样既合规矩，又对得起林姑娘，外头听着也体面。”贾母听了，心下甚是妥当，便叫鸳鸯过来细问。鸳鸯回说：“那几箱银子，依旧原封不动，封条完好，从未启过；库中那些珍玩器物，册子也都清清楚楚，一件不少。”

贾母便定了主意：“既然如此，就把林家留下的所有遗产，银子、古董、器物，一概原封不动，先送到薛姨妈那边，陪着林姑娘。等迎亲那日，便作林妹妹的嫁妆，一队一队抬进宝玉院里，尽数归到小夫妻房里。如此，既对得起她死去的爹娘，也对得起我这苦命的外孙女了。”众人一齐称是。此事便这般定了下来，只待吉日良辰，成就这一段木石前盟。

却说一切行将就绪，宝玉忽想起曾应允惜春，要将那幅《大观园行乐图卷》送去装裱。便起身往惜春处取了画卷，小心卷好，以绸布包裹，唤了袭人一同往文华斋来。

文华斋自江玉韬以妹丈之名经营以来，生意愈发兴隆，已将相邻铺面连后院一并买下，铺面豁然开朗，又延请了江南来的装裱名匠与老画师坐店，一时之间，京中士大夫多来光顾。

玉韬见宝玉至，忙迎入内室奉茶。闻得宝玉不日成婚，满口称贺，又与袭人见礼，道了喜。宝玉将画卷展开，细细说了来历，交与那江南来的装裱匠。那匠人接过画，端详半晌，赞道：“好画！笔法细腻，布局精妙，竟是出自闺阁之手，难得难得。”宝玉又想起一事，道：“这画原是应承了要给刘姥姥的，只是老太太爱惜，舍不得送出。我想请贵店的老画师临摹一幅一模一样的，送给刘姥姥，不知可否？”玉韬笑道：“这有何难？小店正有位老先生，摹古最是拿手，二爷放心便是。”宝玉点头称善。

又对袭人道："这画要紧得很，这几日府里也忙过了，你也得闲时过来瞧瞧进度，莫要耽误了。"玉韬的妹妹在一旁听了，笑道："二爷大喜之日还有几天，何不让袭人姐姐在我屋里客房住下，也省得每日来回奔波。我正好带姐姐四处走走，散散心。"玉韬闻言，望了望宝玉。宝玉倒也爽快，笑道："也好，这些天也把她辛苦了，权当歇几日。"袭人本待推辞，见宝玉已应下，便不再多言，只福了福身，谢过玉韬兄妹。

茶罢，宝玉起身告辞，玉韬与袭人将他一直陪他走到荣府门口，一路袭人细细叮嘱，絮絮说个不住。宝玉一一应着，笑道："你只管放心住几日，有麝月在呢。"

宝玉独自进了府，一路往怡红院来。才进院子，麝月便迎上来，往他身后张望了张望，奇道："二爷怎么一个人回来？袭人姐姐呢？"宝玉心情正好，便顽皮笑道："袭人姐姐不回来了，她嫁了人了。"麝月知他是玩笑，也不理会，只撇了撇嘴，自去倒茶。宝玉歪在榻上，望着窗外，嘴角犹自噙着一丝笑意。

再说薛姨妈这边，是夜，薛姨妈并宝钗、紫鹃等，围着黛玉将那新制的婚衣试了又试，直待处处妥帖停当，薛姨妈方才松了口气，道："好了，好了，总算齐备了。紫鹃也早点歇着，明日还有一日的累呢。"说着，便带着婆子丫头们先去了。

灯下只剩钗、黛二人。黛玉倚在妆台前，对着那盏银灯出了一回神，忽然轻轻叹了口气。宝钗正在整理案上的钗环，听见了，回头笑道："明日就是好日子了，怎么倒叹起气来？"黛玉低声道："姐姐，我方才试这婚衣，心里头忽然想起许多事来。"

宝钗放下手里的东西，在她身旁坐下。黛玉抬起眼，望着宝钗，那眼里隐隐有些水光，缓缓道："姐姐知道，我自小孤零零一人客居贾府，见姐姐有姨太太疼着，有蟠哥哥护着，我不知背地里羡慕过多少回。我想，这世上再没有比我更命苦的了。"宝钗听了，轻轻握住她的手。

黛玉又道："可如今……蟠哥哥流落在外，姨太太日夜悬心，如今连个准信儿也还没有；倒是我这个没爹没娘、没兄弟的，在干娘和姐姐的照应下，竟在姐姐前头先嫁了。"她顿了顿，声音愈发低了，"姐姐说这世事，怎么就这样难料呢？"

宝钗默然半晌，方道："世事无常，原是如此。你我能做的，也不过是随遇而安罢了。"黛玉点点头，又道："我方才一件件想起来，咱们园子里的姐妹们，除了惜春年岁小些，一个个都出阁了。如今只剩咱们两个，还能这样坐着说话。"她转过脸来，望着宝钗，眼里满是真挚，"姐姐，我心里头，一半是感激，感激你和姨太太为我操持这些；可另一半，却是替姐姐悬心。姨太太年纪大了，蟠哥哥又不知何时能回来，姐姐的终身大事……可怎么办呢？"

宝钗听了，微微一笑，笑容依旧是往日的平和温厚，仿佛黛玉说的不是她的终身大事，她轻轻拍了拍黛玉的手，道："你这傻丫头，怎么又替我操起心来？咱们这样人家的女孩儿，婚姻之事，自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日父亲在时，自然由父亲做主；父亲不在了，便由母亲、兄长主张。咱们做女儿的，也只有依从的份儿。"

她顿了顿，望着窗外的月色，声音愈发从容："如今母亲还在。万一将来母亲身子不好，不能为我主张，那时哥哥想必也该回来了。即便他一时回不来，太太那边，难道会眼睁睁看着我不管？姨妈素来疼我，老太太也疼我，总不会叫我没了着落。"

说着，她转过头来，看着黛玉，眼里含着笑意，语气却带了几分打趣："到那时，你已经是宝二奶奶了，你可别忘了提点提点婆婆一声——我往后的日子，可就指着你了。"说罢，倒是自己先笑了。

第四十六回

迎亲日忽逢抄检令 积弊深终酿覆亡灾

宝玉、黛玉成亲的大喜之期。天才微亮，荣国府上下便已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大门外车轿塞巷，各色贺礼络绎抬入，门上的人应接不暇。贾政带着贾珍、贾琏、贾蓉等一干子侄在外厅接待来贺的亲友，有南安郡王、北静王府的长史，有各部的同僚，有世交故旧，也有素日往来的京官，男宾如云，冠盖相望。

里头更是热闹。老太太的上房、王夫人的正院、凤姐那边，处处都是花团锦簇的诰命夫人、小姐姑娘。贾母穿着品级大妆，由邢夫人、王夫人、尤氏等陪着，与各家太太们说笑应酬。凤姐也出来坐镇。她在上首坐了，一面和太太们说笑，一面拿眼风扫着各处，平儿站在一旁帮着指派。丫头婆子们穿花似的上茶摆果，廊下的小戏班子也早早开了锣，笙笛之声隐隐传来。满府上下，一团喜气。

独怡红院里，宝玉天不亮就起了身，梳洗更衣，穿戴齐整。此刻他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那块玉，攥得手心都出了汗，却只是坐着发呆。心神不定之间，忽见一个人影闪了进来，到跟前扑地便拜。宝玉吓了一跳，定睛看时，却是贾芸，身宝蓝缎袍，簇新齐整，却不知怎么溜到后院来了。宝玉忙一把拉住，道："芸哥儿，快起来！这是做什么？"

贾芸顺势起身，笑嘻嘻地道："侄儿给宝叔道喜！今儿宝叔大喜，侄儿理应来磕头的。前头人太多，恐到时候挤不上去，只好溜到后头来，先给二叔行个礼。"宝玉听了心里一暖，道："你来得正好！我正……我正觉得坐立不安，也不知该做什么，袭人又还没回来，你来得好，你今日就跟着我，前后帮我照看照看。"贾芸笑道："宝叔放心，今儿侄儿哪儿都不去。"说着，果然站在宝玉身侧。宝玉这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些，长长地舒了口气，道："说是迎亲的出动了，就让我出去。等会儿你再到前面探一下，然后赶快回来让我知道。"

正当贾芸来到前面，便听见哐哐几声清脆的锣响，原来吉时已到。只见贾政命贾琏为正使，贾蓉、贾蔷相随，领着彩轿仪仗，正要动身往薛家迎亲。队伍刚行至大门处，忽听马蹄声震天，一队官兵自街口涌来，将荣、宁二府前后门围得铁桶一般。当先一人翻身下马，正是忠顺王。身后跟着步军统领衙门的兵士，又有刑部堂官捧着圣旨，鱼贯而入。

忠顺王在仪门外，高声道："本官奉旨查抄贾府，与宾客无干。诸位即刻出府回避，莫要自误。"

此言一出，满座愕然。然在场者皆非寻常之辈，虽心中惊骇，面上却不至失态。只见几位老成的王公大臣相视一眼，默默起身，向贾政拱了拱手，也不多言，带着随从径自往外去了。他们一走，余人也便纷纷起身告辞。有的朝贾政点点头，有的一面走一面低声与身旁人说着什么，也有的头也不回，只匆匆往外赶。里面太太小姐们由丫鬟扶着，脚步虽快，却仍不失礼数，三三两两，鱼贯而出。

忠顺王只负手立在仪门正中，冷眼看着，并不阻拦。不过一炷香工夫，偌大的荣国府，贺客尽去。只剩满府主子、奴才，呆立原地，方才满堂的喜气，霎时化作一片死寂。

忠顺王这才转身，对贾政淡淡一笑："贾大人，得罪了。"

原来，是狱中的贾赦寡恩弃义，将胞弟一房，乃至宁府尽数告发。

话说贾赦自入狱以来，面对诸般指控，只一口咬定，不过曾言 “喜爱那几把扇子”，余者诸事，一概推说不知。主审官虽欲深究，却苦无实据，一时竟成僵局。

消息传入忠顺王府，忠顺王听罢，只淡淡冷笑，屏退左右，独留心腹幕僚程余近前。忠顺王指尖轻叩案几，沉声道：“你也听见了。贾赦嘴硬，只以几句虚言搪塞。便凭石呆子一案，勉强定他贪酷之罪，也不过伤其一指，贾府根基未动，依旧无甚大碍。”程余躬身道：“王爷明鉴。贾府树大根深，只此一案，断难动其根本。”

忠顺王眼神一凛，语声愈低：“本王所虑，从来不在几把旧扇。甄家获罪查抄，而甄、贾两家几代通家，休戚与共，暗中必有银钱勾连。若能坐实他府通同作弊，便可定罪。”程余颔首：“王爷所虑，正是要害。”

“贾赦此人，外虽狡黠，内实贪鄙畏死。” 忠顺王徐徐道，“如今只涉小案，他自然敢百般抵赖。若将案情引向甄家一案，再加些手段，他必魂飞魄散，不攻自破。”

程余目中精光一闪，沉吟片刻，上前低声道：“王爷宽心，属下已有一计。管教贾赦不待刑讯，自行吐露实情，将贾府隐情一一招认。”

这日程余潜至刑部大牢，与主审官密议良久，至暮方去。

当夜，狱卒便将贾赦移至一处阴寒湿冷之室，早有一囚在彼，形容枯槁，貌似落魄文人。其人自称姓张，因触怒权贵系于此，终日嗟叹不已。同在落难，不数日便与贾赦日渐熟稔，一日闲谈间张生 “无意” 叹道：“在下前些时曾与贾雨村同室，闻其不日便要提审。此人为求活命，百般攀咬，竟一口咬定，当年石呆子扇事，乃是有人暗中授意。此话若坐实了，便非‘贪慕古玩’四字可开脱的了。”

贾赦心中一震，急问：“若不实，又当如何？”张生摇头道：“只看堂上如何断罢了。闻此案另有深意，其意本不在贾雨村……”贾赦听罢，惊惧交集，一夜未曾合眼。

越两日，狱卒押他过堂，故意滞于廊下，使他 “恰巧” 听闻两名书吏私语。

一人道：“贾雨村早已画供，咬定皆是贾赦再三威逼，令他务必夺扇，不计手段。今石呆子虽未身死，却已充军尚阳堡多年，家破人散。只此一供，‘倚势凌人、构陷良善’之罪，便足令他难当。”另一人叹道：“正是。如今他爵禄已革，若再坐实嘱托公事、害人流离，轻则亦当流放宁古塔。家产能否保全，尚未可知。”

贾赦素知宁古塔苦寒，流人十不存一，登时面如死灰，归至狱中，五内如焚。

又过两日，一个素日待他稍善的狱卒送食而来，神色分外温和，低声谓曰：“老爷，小人多一句嘴：今证据于您大不利，若能于他案有所举发，或可将功折罪。”贾赦忙追问何案。狱卒四顾无人，压声道：“听闻王爷正在严查甄家旧事。当年甄家被抄，尚有资财去向未明。若能得其线索，便是大功一件。”言毕便去。

贾赦独坐囚室，辗转思量。甄家之物，他原也略知一二：昔年二老爷贾政房中管银钱账目之仆秦荣，曾私相告知，二老爷曾收存一小箱，内有金陵房地契，其中数份乃甄家名号，乃是甄家被抄之前，专人送至府中。今贾雨村已将罪责尽数推于自身，爵位已是不保；若再古宁塔赔上老命，未免不值。父母素日偏疼二房，贾政一房风光多年，今日大祸临头，岂能教我一人承当？

心念及此，贾赦咬牙横心，唤狱卒通报：“烦请回禀主审官，我有重大情事要告。”主审官即刻连夜提审。贾赦先与堂上议定：若肯吐实甄家情由，便许他将功折罪，从轻发落。主审官早知忠顺王意在贾政，一口应承。贾赦遂将从秦荣处听闻之事，和盘托出；犹恐功浅，又将宁府贾珍于敕造府内聚赌诸事，一并攀咬。主审官大喜，当即录出口供，令他画押存卷。

程余此计，实属浅陋，稍有历练者皆能看破。奈何贾赦自幼锦衣玉食，不谙家务，未涉官场，兼且心高气傲、怯弱畏死，略一恐吓，便堕入彀中。为求苟活，竟至寡恩弃亲，反噬同胞。

消息传入忠顺王府，程余上前笑道：“恭喜王爷，此番贾政难逃法网矣。”忠顺王淡淡一笑：“贾赦倒是省了我等许多气力。传谕刑部：贾赦既已革爵，不便再居府邸。念其‘举发有功、不徇亲私’，居所便不查抄，将他释放，令其自谋生计去吧。”

事至于此，不由令人想起探春当日之言。

彼时王善保家的领着人抄检大观园，探春何等激愤，曾道：“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她自入贾府理事，亲尝家事之艰，遍观府中种种弊端，早已看透内里朽坏，一早便预见今日之祸。

贾府落到今日被抄之境，非独外力相摧，实乃多年自种之蛊。贾府荣耀累世，传至如今，子孙多贪财好色，不思进取。贾珍、贾蓉、贾赦之流，早已行事乖张、罔顾法度。若非贾珍耽于逸乐、公然开赌，贾赦贪慕古扇、目无王法，纵使忠顺王有心倾陷贾府，亦未必能轻易寻得口实。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主子骄奢淫逸，上行下效；奴才各逞其私，焉能守分？管事者仗势弄权，挑拨离间；底下人彼此勾连，玩忽职守。涓涓不塞，终成江河；星星之火，遂成燎原。

试看今日之祸，其来有自——若非司棋倚仗家人在两房当差，自恃是迎春贴身大丫鬟，行事没了分寸，又安敢约潘又安私会于大观园？若不是角门内外门禁松弛，潘又安何能轻易入园，与司棋暗通款曲？若无幽会之事，又何来绣春囊遗落园中？若不是府中婆子媳妇与年轻丫鬟积不相能，彼此倾轧，王善保家的又怎会借这小小香囊，挑唆王夫人抄检大观园？若不是邢夫人为人心胸偏狭，处处与儿媳凤姐为难，凤姐又何至于束手束脚，不敢出面拦阻？若无抄检之事，便不会查出绣春囊乃司棋之物，司棋亦不至于被逐；若不是周瑞家的借机逞威，当众羞辱司棋，其父秦荣又怎会恰巧撞见，心生怨毒？秦荣若非恨意入骨，又怎会无端向贾赦泄露甄家寄顿契约之事？无此事，便无今日忠顺王奉旨抄家之祸也。

这许多环节，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但凡有一处不至，或主子稍存敬畏之心，或奴才略存忠厚之意，或门禁稍严，或家法稍振，何至于此？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贾府之祸，岂非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自杀自灭？

这秦家本是荣国府世代家生奴才，根基深远。到了秦荣父母一辈，在大房当差；膝下两儿一女，秦荣居长，次为秦显，又有一女。秦荣因写得会算，拨入二房贾政那边，做了外书房银钱管事；其弟秦显也在二房当差。姐姐则嫁与大老爷屋里仆役潘永。姐弟三家，夫妇俱在府里执役，上则有父母在堂，下则有潘又安、司棋等一干小辈。又秦荣外父外

母，便是王善保、王善保家的，亦各有所司。约略算来，几房亲眷连在一处，不下十余口，聚在一处，甚是热闹。真个是根连枝牵，声息相通，彼此照应。

昔年赵姨娘曾唆使丫鬟彩云，往王夫人房中窃取物品；事发之后，厨房柳家的又被查出私藏茯苓霜、玫瑰露，且经手账目多有亏空。秦荣弟媳秦显家的本已接手厨事，不料二房一众人为保全探春体面、不使贾政蒙羞，竟令宝玉将诸事一概揽下。如此一来，弟媳方才到手的差事旋即被撤，柳家的虽行止有亏却安然无事，秦家平白受辱，颜面尽失。在秦荣看来，宝玉此举，实为徇私护短、不公之甚。

秦荣之女司棋，身为迎春身边首席大丫鬟，本是秦家体面。她与姊夫之子潘又安自幼相识，两情相笃，亲眷皆知。后潘又安仓皇出逃，杳无音信，秦荣眼见姐姐与女儿日夜忧焦、心神不宁，心中对二房的怨望又添一重。及至今日女儿被逐出大观园，旧怨新恨一时并至，终使之积愤难平。

第四十七回

芳期羁袭人于郭外 急檄遣贾芸出侯门

凡人怀恨，各有不同。这秦荣却非那等拍案而起、与人当面争竞的性子。他心中自有一本账，算得分明。凡系他家之事，不问是非曲直，但凡结果于自家不利，则必是旁人之过。

女儿司棋被撵，他恨的是下令的王夫人，怨的是周瑞家的仗势欺人。弟媳秦显家的接管厨房不成，他恨的是二房处事徇情枉法。便是外甥潘又安逃了，他也觉得是那边逼的。至于岳母王善保家的，他认为她本是好意，要借着绣春囊的事扳倒那些碍眼的人，只是时运不济，弄巧成拙罢了。横竖错不在自家人身上。他从不曾想，这些事里，自家的人可曾有过半分不是。

偏他又是个留心朝政的，宁荣二府与江南甄家几代往来、荣损与共之事，他也略知内里。素日冷眼旁观，早看出大老爷贾赦与二房那边面和心不和。况他虽在二房当差，心里却明白自己原是那边的人。在他眼里，大老爷虽袭着爵，却是个不理家事的，这些年与甄家那些银钱往来、产业交割，全是二老爷并宁府那边掌管。倘有一日事发，自然也该是这边的人担着。

因此上，当年金陵送来那箱契据，二老爷命他收管，他便多了一层心思。悄悄打开看过，内中果然有些房地契纸，署的仍是甄家名号。他虽不敢声张，却把这事牢牢记在心里，想着：这若是把柄，便是二房那边的把柄，与大老爷无干。

待女儿司棋被撵，眼睁睁看着自家骨肉受辱，胸中那股怨气便再也按捺不住了。过数日，趁无人时，他悄悄取了那几张契纸，揣在怀里，觑个空子，径往大老爷书房来。

贾赦见他来了，只略抬了抬眼皮。秦荣上前请了安，将契纸递上，低声道：“老爷请过目。这是那年金陵送来的，内中尚有甄家名号。小的想着，这事该叫老爷知道。”贾赦接过看了两眼，脸色却渐渐沉了下来。他把契纸往案上一撂，冷冷道：“你这是何意？这东西是二房收着的，你拿来与我瞧，存的什么心？”

秦荣忙道：“小的不过想，这事……贾赦打断他道，“我虽不理家，这点分寸还有。这东西从何处拿来，便放回何处去。往后不许再提半个字。出去罢。”秦荣碰了一鼻子灰，只得讪讪退出。他心里虽不忿，却也不敢再提，只得将契纸悄悄放回原处。

原以为这事便罢了。谁料后来贾赦自家下了狱，被人略施小计，几番威逼，竟把甄家匿财的事和盘托出。他当日与秦荣跟前那点“分寸”，此时早不知抛到何处去了。

不提那秦荣如何心生怨恨，却说迎亲那日，因惜春那幅《大观园行乐图卷》太过浩大，画工至今尚未完工，袭人心想今日便是正日子，我须得在迎回林姑娘之前赶回府里才是。当下便与江玉韬商议。玉韬听了，也觉得此事不宜再拖，便亲自送袭人回府。

二人一路行来，才转过街角，便见荣国府门前黑压压围满了官兵，竟是将前后门围得铁桶一般。袭人一见，脸色骤变，抬腿便要往里闯。玉韬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拽住，低声道：“袭人姐姐且慢！待问明白了再进去不迟，此时贸然闯入，只怕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袭人急道：“二爷还在里头，我岂能在外头看着？”

玉韬忙一把拉住她，道：“姐姐且冷静些！你想想，二爷素日待你如何？若他知道你为他涉险，心里可能安生？你先在此站着，待我去问问究竟。”说罢，快步上前，向一个

似是小头目的兵士陪笑打听。那兵士倒也不瞒，扬声道：“贾家犯事，这是奉旨查抄拿人，闲人退后！”

玉韬听了，心下大惊，忙退回袭人身边，低声道：“坏了，果然是查抄拿人。你细想想，此刻进去，万一二爷真被拿了，你在里头也出不来，谁在外头替他打探消息、递话传信？不如先回文华斋，等确知了情形，再作打算不迟。”袭人泪如雨下，颤声道：“今儿是二爷大喜的日子，却遭此劫难……这许多年，我何曾离过他一步？”玉韬见四下兵士往来，恐被人瞧见生疑，不敢多留，连拉带劝，半拖半扶地将她带离了那险地。

这话暂且搁过，再说贾府这边。今日忠顺王亲自率兵前来，原是循了抄家旧例：凡奉旨查抄者，领队之员职衔须高于被抄之人。贾政虽官阶不显，然贾氏一门，累代勋旧，祖上荣宁二公皆国公之尊，如今府中尚有贾母一品诰命在堂，论起门第声望，实非寻常官宦可比。况此番抄检，本就是忠顺王一手布局、亲自请命而来，圣上既准了奏，他自然要亲临坐镇。于公，他是亲王，是合了高于贾府规制；于私，也正可借此威慑，看这百年望族在他面前如何低头。是以，他必来的。

忠顺王亲率兵士，自仪门昂然而入。贾政等跪接圣旨，忠顺王当众宣读数语，无非是“贾政私通甄家、隐匿财产，贾珍聚赌窝娼，贾政失察”等罪。

此时贾芸正为宝玉前来探看，才至仪门附近，便见迎亲队伍方欲出门，忽被蜂拥而入的官兵截住去路。他一见这阵仗，大惊失色。原本是来贺喜的，不想竟撞上这等塌天之祸，一时进退不得，只得闪身躲在后廊柱后，屏息觑着动静。

正自心惊，忽见忠顺王身后一个幕僚模样的人退至后廊，招手唤过一名头目，低声吩咐道：“你去问问，那宝玉现在何处。你去别让他走动，将他房里一个叫袭人的丫头即刻看管起来，不可走脱。”那头目不解，悄声问：“程爷，一个丫鬟罢了，有什么要紧的？”

那程姓幕僚四下望了望，见无人近前，便压低声音道：“当年我们王爷为那琪官的事，被宝玉那小子好一顿羞辱，这口气憋了多年。如今贾府倒了，贾宝玉此次会涉罪被抓，这个袭人是宝玉最得意的贴身丫鬟，贤貌出众，名声在外。王爷的意思，是要把她收了，叫宝玉亲眼瞧瞧，他心尖上的人是怎么给人做妾的。”那头目听了，咧嘴一笑，点头领命而去。

这一番话，虽说得低声，却被躲在廊柱后的贾芸听了个真切。他心中大骇：袭人姐姐若落入那贼手，如何是好？二爷岂不要活活气死？不及多想，趁着兵士们正乱，他一闪身钻进夹道。他自小在荣府走动，各处路径烂熟于心，专拣那僻静的穿堂、角门，抄近道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大观园而来。

一口气跑进怡红院，宝玉正独坐发呆。贾芸一头撞进来，也顾不上行礼，一把拉住他，喘息道：“二叔，大事不好！外头……忠顺王带人来抄家了！”宝玉闻言，面色一白，忙问：“为何？”

贾芸道：“说是二老爷私通甄家、隐匿财产，珍老爷聚赌什么的，侄儿也没听真切。”说着又急急道，“还有一事更要紧，我方才亲耳听见忠顺府那姓程的吩咐人，说要抓二叔，且要盯住袭人姐姐，说是……说是忠顺王要收她做妾，专门羞辱二叔！”

宝玉腾地站起身来，脸色由白转青，却又强自坐下，一把攥住贾芸的手，颤声道：“芸哥儿，这回你可要帮我！袭人在文华斋，此刻就要回来，你快去文华斋给袭人送信，

叫她快走！”贾芸道：“宝叔的事就是侄儿的事！我以前在园子里修过树木，知道北边有棵树可以翻出去。”说着转身要走。

宝玉忽然又一把拉住他，低声道：“且慢！单教袭人走了，还未免后患。你见了她，就说我的话，叫她和那文华斋的玉韬，两个即刻成亲。你明日再寻一班鼓乐、一乘花轿，吹吹打打地抬进门去，教街坊邻里都晓得这家人完了婚。随后便叫玉韬带了袭人回江南躲避。如今无人知道袭人的下落，他们若来拷问我，我只推说不知；过几日再说她已嫁了文华斋的人，那时他们再去寻，也没得说了。袭人这件事，除了老太太，再莫与旁人提起……”说着，将脖子上挂着的那块玉解了下来，递到贾芸手中，又道：“老太太说这是我的命根子，从前每夜都是袭人替我摘下收着的。你也叫她替我收着罢。我怕一会儿那些官兵进来，便搜了去了。”

说到此处，宝玉忽然落下泪来，哽咽道：“还有……林姑娘那边，你也替我去一趟……我这心全乱了，你告诉她，让她一定等我……”几句叮嘱的话音未落，外头已隐隐传来嘈杂的脚步声。贾芸急急忙忙说到：“我出去便进不来了，如果二叔交代的两件事办好，明晚子时侄儿在府外放三响爆竹……”宝玉点头，猛地推了贾芸一把，贾芸不敢耽搁，从后门一闪身，疾步去了。

却说那程余分派了袭人的事，自领数人直奔贾政外书房而来。到了门前，一脚踢开，闯将进去，目光一扫，便落在秦荣身上。他上前一把揪住，喝道：“你就是秦荣？你家大老爷已经招了，说你收着一只甄家送来的小箱子，快交出来！”

秦荣方才听闻抄家，正六神无主，惶然不知所措。忽见来人气势汹汹，开口便道出箱子之事，且说得真切，心下暗忖：他既知得如此详细，想必大老爷已然招认，此时推说不知，如何搪塞得过？不如交了，免得吃眼前亏。只得转身入内，从暗格中捧出那只小箱，双手呈上。

程余接过，就案上打开，翻检一遍，见内中果然有甄家名下田产契纸，与贾赦所供相符，不由点了点头。也不多言，挥手引着官兵，从外书房扬长而去。

同时，便有营员校尉领着番役，径往大观园栊翠庵而来。未至门前，先遣人把庵前后路口把住，不许一人出入。随即叩门而入，高声宣谕：奉旨查抄贾府，庵堂系私产，一例查封，凡在庵人等，即刻移出听候甄别，毋得逗留。

妙玉在内正打坐，闻声只微微蹙眉，亦不起辩。自有小尼、道婆上前央告，番役哪里肯听，只连声催逼。妙玉见状，只得携了随身常带的一个小锦囊，命道婆收拾少许衣单经卷，一行人轻步走出庵门，神色清冷，并无乞怜之态。

官兵待她等一出，便将栊翠庵前后门锁了，贴上查封封条，另派人看守，预备随后清点佛像、法器、陈设等项。妙玉与两三个尼婆，只在园外角门边暂立，远远望见荣府各处大门俱有兵丁把守，贾府男女主仆，尽都被驱至前厅院内，簇在一处看管，彼此声息不通，竟连一面也不得见。

营官略问妙玉姓名来历，知是仕宦之家出身、带发修行之方外人，并非贾府家奴，亦无牵连重情，便不加以锁铐，只吩咐：此处不许停留，速行自去，另寻安身之处。

妙玉听罢，低眉合掌，轻叹一声，带着小尼道婆，自往府外而去。

话说贾芸出了怡红院，循墙根悄行，直至北墙之下。墙下有一株老槐，年深日久，枝干欹斜，虬枝盘曲，树冠斜出墙外，枝繁叶密，恰如一架天然梯凳。他四顾无人，便攀援

而上。既至墙头，墙外乃是一条僻静夹道，介于梨香院与宁府后墙之间。贾芸熟知，墙根下原有一间土房，平日只堆放杂物、花木器具。贾芸轻身一跃，先落于房顶，脚下瓦片微响，所幸无人察觉。稍定心神，复从檐角攀着椽头，轻轻坠地。一沾尘土，便闪身出了夹道，头也不回，疾步往文华斋而去。

及至文华斋，江玉韬正与袭人焦灼言语。贾芸昔年曾在府中管领花木，时常往来怡红院，后离府自营生计，仍常进献奇花异草与宝玉赏玩，是以袭人与他相识。贾芸一见玉韬，便料定是宝玉所言之人，当即言道：“我刚从贾府翻墙而出，奉宝二爷之命前来传信。” 遂将所见忠顺王领兵到来、所闻程幕僚言语，以及宝玉叮嘱之事，急忙说了。

袭人听毕，登时面红，不顾礼数，厉声道：“我生生死死都是二爷的人，岂能另嫁！” 语罢，又急急问道：“二爷如今如何？”贾芸道：“我脱身之时，官兵方入怡红院。二叔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你与林姑娘。我还要即刻前去送信。”

江玉韬长叹一声，道：“这忠顺王，终究不肯罢休！”对贾芸道：“二爷嘱托之事，你明早照办，其他……，我会和袭人姑娘再商议。”贾芸心里急着林姑娘那边，将宝玉那块玉放在袭人手里，点了点头，转身就出去了。

话说贾芸一路疾行，到了薛姨妈家门前。抬头一看，却见紫鹃与莺儿正立在门外，踮着脚朝街口张望，脸上满是焦灼之色。原来迎亲队伍久候不至，她二人等不得，便出来探看。

贾芸气喘吁吁奔上前去，一把扶住门框，道：“紫鹃姐姐、莺儿姐姐，快……快替我通禀一声，我有天大的要紧事，求见姨太太与宝姑娘！”紫鹃见他衣衫不整、满头是汗，神色仓皇，心知不妙，也顾不得多问，连忙转身进去通报。不多时，便出来引他入内。

贾芸进得堂屋，只见薛姨妈坐在上首，面色惊疑不定；宝钗侍立一旁，虽是镇定，眉宇间却也掩不住几分忧色。贾芸上前一步，扑地跪倒，叩头道：“姨太太、宝姑娘，大事不好了！”薛姨妈吃了一惊，忙道：“孩子，快起来说话！出了什么事？”

贾芸不起身，只跪着急道：“方才吉时到，迎亲大队刚出门，忠顺王亲率官兵，将荣国府围了个水泄不通，说是奉旨查抄！二老爷、珍大爷他们都……都被拿住了！”薛姨妈一听，身子一晃，险些从椅上滑下，幸得宝钗一把扶住。宝钗虽也心惊，却强自镇定，问道：“芸哥儿，你且细细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贾芸便将如何撞见官兵进府，贾芸实在不忍心在黛玉的大喜日子里，说出宝玉也将被拿的话，只说了自己回去见了宝玉，翻墙逃出.宝钗微微点头，却未发一言。

贾芸又道：“二爷最放心不下的，便是……便是林姑娘。他让我带话给林姑娘，说……”他顿了顿，眼圈一红，“说他心全乱了，求林姑娘一定等他，万不可着急，不可伤心，保重身子要紧。等外头的事稍定，他必想法子来看她。”

薛姨妈听了，眼泪早已滚了下来，拍着腿道：“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宝钗听了，垂眸不语，半晌方道：“你为二爷奔走，辛苦了。宝哥哥吩咐你的事，你只管去办。林妹妹这里……”她看了薛姨妈一眼，轻声道，“我与母亲自会斟酌。”

贾芸连连点头，又朝薛姨妈磕了个头，转身去了。薛姨妈望着他的背影，泪如雨下，哽咽道：“我的儿，这可怎么办？宝玉若有个好歹，林丫头还怎么活？”

第四十八回

处危难贾母持大体 遭拘系奴仆各怀心

文华斋这边，等贾芸去后，江玉韬将门掩上，转身望向袭人，沉声问道："袭人姑娘，你心下作何打算？"袭人目光灼灼，并无半分犹疑，道："我须得回府去。二爷从未遇过这样的事，此时身边没个体己人，如何使得？我必得在他跟前才是正理。"

玉韬听了，沉吟片刻，缓缓道："姑娘一片忠心，我自然明白。只是我久再在忠顺王府中，深知他之为人阴刻狠毒，睚眦必报。如今又正当权势熏天之际。他既已开口要你，便势在必得。你若此刻回去，万一落在他手里，他若强纳你为妾，你待如何？"

袭人胸膛微微起伏，一字一句道："那我唯有一死，以报二爷这许多年待我之恩。"玉韬叹了口气，道："姑娘忠烈，令人敬佩。可你想过没有，以二爷待你之情，若眼睁睁看着你为他赴死，他心里又将如何？只怕比他自己受苦还要痛上百倍。更何况，你若死不成，反受其辱，到那时，二爷又情何以堪？"袭人听罢，张了张嘴，竟一时答不上话来。

江玉韬温言劝道："你我都要体谅二爷这片苦心。以他对你的情分，怎会忍让你嫁人？只是唯有我，想必你也知道我那天生的……，这桩婚事，不过是个名头，好叫那忠顺王死了这条心。暂时避走，又是防他认出我就是当年的琪官来。你若一头撞进去，岂不正中了那忠顺王的下怀？"袭人听了，默默垂下头，静下心来思前想后，觉得玉韬之言于情于理都在理上。她虽万般不愿，一时也想不出旁的法子，只得先将宝玉的叮嘱依了。玉韬便不敢耽搁，连夜将生意交付与妹丈一家，自去收拾行装不提。

不说文华斋这边如何安排，且说黛玉屋里。这一早便忙得不可开交。紫鹃领着几个丫头，替黛玉将那一身新制的婚衣穿戴齐整。大红的嫁衣上金线盘绣，凤凰于飞，霞帔层层叠叠，衬得黛玉那张原本就清丽绝俗的面庞，更添了几分华贵端凝。心绪使然，她脸上竟透出淡淡红晕，神采竟是这些年所未见的好。

紫鹃、莺儿打量着她，一时都看呆了，半晌方笑道："姑娘今日真是天仙下凡一般！"黛玉只微微一笑，并不答言。待一切收拾停当，紫鹃和莺儿便往门口去张望迎亲的队伍，宝钗也起身往薛姨妈房里说话，屋里一时静了下来，只剩黛玉一人独坐。

她端然坐在妆台前，望着镜中那一身红妆的自己，缓缓闭上双眼。

爹，娘……女儿今日要出嫁了。爹当年送女儿进京，临别时的话，女儿一句也不敢忘。娘去得早，可这些年，女儿知道娘在天上看着，看着女儿在舅舅家、在老太太跟前长大。今日女儿嫁的，是老太太的宝玉，是女儿心里头的那个人。他待女儿好，女儿……女儿心里欢喜。女儿虽无娘家的人在跟前，可老太太疼我，姨太太代为女儿作主，宝姐姐也处处照拂我。女儿往后，是有归宿的人了。爹，娘，你们若在天有灵，便安心罢。

她微微垂首，两行清泪静静滑落，滴在那大红的嫁衣上。

当黛玉睁开眼，却忽然瞥见窗外贾芸的身影，只见他一身新衣，但却已皱乱步整，袖口污了一大块，面色仓皇，脚下生风般往堂屋奔去。黛玉心中猛然一跳，被一股不祥的预感攫住。顾不得许多，她便略略提起裙摆，从耳房的门进去悄然绕到了与正堂有隔扇的东次间。隔扇绢纱轻薄，外头说话，里头听得真切。她刚站稳，便听贾芸跪在地上，将荣国府被抄、官兵围府、宝玉被看住一一说了出来。每句都如一只冰棱，直刺心窝。

她一手死死扶住隔扇边框，一手紧紧捂住嘴，生怕发出一丝声响。眼泪无声地涌出来，眼前一阵模糊。最后，她听见贾芸说："二爷让带话给林姑娘，说他心全乱了，求林

姑娘一定等他，万不可着急，不可伤心，保重身子要紧。等外头的事稍定，他必想法子来看她。”黛玉的身子微微发抖，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贾芸去了。薛姨妈的哭声隔着隔扇传来：“我的儿，这可怎么办？宝玉若有个好歹，林丫头还怎么活？”这句话音未落，东次间里忽然“咚”的一声闷响。宝钗脸色一变，几步抢到隔扇前，一把推开，只见黛玉靠着隔扇滑坐在地上，大红的嫁犹如光鲜，但她面色瞬间褪尽了红晕，惨白如纸，一双原本含着喜意的眸子，此刻空洞失神，只呆呆地望着前方，仿如魂魄已失。

次日，文华斋前结彩张灯，吉时一到，鞭炮齐鸣。贾芸领着倪二等一班弟兄，吹吹打打，一顶花轿热热闹闹地落在铺前，街坊邻里都挤出来看光景。江玉韬一身新郎锦衣，含笑迎出，向四邻拱手致意，俨然是一桩体面婚事的模样。

待看客渐散，日色偏西，一架带篷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铺后。玉韬携了袭人，带着一个名唤彩凤的小丫鬟，三人悄然登车，贾芸亲自驾车，一路送往常通州码头。暮色四合时，客船解缆，缓缓离岸。袭人立于船头，望着渐行渐远的京城，心中千回百转，尽是宝玉。百般无奈之下，与江玉韬，终究是以夫妻之名，开始了漂泊在外的生涯。

是夜，更深人静，月色朦胧。贾芸悄然来到荣国府外，他屏息凝神，四顾无人，从怀中取出三只大爆竹，悄悄摆好。望着那三根引线，直到远处隐隐传来梆子声：子时已到。贾芸取出火折子，将三根引线一一点燃。只听“嗤嗤”几声轻响，随即三声巨响，震得街巷回响不绝，檐下栖鸟扑棱棱惊起一片。贾芸心中默念：二叔，您听见了么？袭人姐姐已安然离京，林姑娘那边也传到了话。侄儿在外头，等您出来。

抄家一事，并非官兵蜂拥而入，翻箱倒箧，摔摔打打，甚或趁乱窃取，那不过是从俗语流言中听来的话头罢了。朝廷法度森严，凡奉旨查抄，所获财物，无论金银器皿、古玩字画、田产地契，皆须一一登册造册，估价开列清单，恭呈御览。除偶有圣上朱批，将部分财物留充当地藩库、以济公用之外，其余尽数解送京师，交内务府收纳，归于天子私藏。是以，损毁一物，便是损毁皇家之物；私匿一物，便是私匿皇家之财。前朝本朝，因主持抄家时偷换珍玩而身首异处者，不乏其人。故尔，即便尊贵如忠顺王，奉旨行事之际，亦须循例而行。

此次忠顺王宣旨已毕，便自离去，留程余督理抄查诸务。程余当即分拨兵丁，将府中男女分别看管：以贾母为首，各房夫人、媳妇、妾室及未出阁之小姐，尽数集中于贾母后院，由兵士日夜看守，不许擅离；贾政、贾珍、贾琏、贾蓉、宝玉等男主子，则俱押至贾政房后院，亦派兵严加监守。内外隔绝，音信不通。其余府中上下，除厨房执役之人外，所有管事、仆从、丫鬟、婆子，一概集中至几所空房中留置，不许走动串连。待各处皆已腾空，兵丁方按册逐屋清查，一一登记造册。

早几日已有快马星夜驰出，两路文书已星夜驰往金陵、铁岭。一路饬令金陵地方大员，查抄贾氏金陵老宅及当地田产、店铺；一路饬令铁岭地方官，查抄黑山村、汪荒村两处庄园。凡属贾府产业，无论远近，尽在查没之列。故而几处财产抄查，几为同时并举。

府内这边，先是将书房、内库房、账房及各房院落尽数贴上封条，随后逐屋启封，清点一切与财产相关之物。一队兵丁分门别类，将皇家赐物、金银珠宝、首饰、古玩、衣饰细软，以及银票、房契、地契、商铺契、商业票据、账册等，一一拣出，另一队则由内务部来的文官当场按件登记造册。两队相互查验，数目相符后，方在册上签字画押。贾府数代豪门，府中房屋众多，连大观园在内，格式物件不计其数。这一番搜检造册，竟延绵数日方毕。

贾母后院这边，虽被兵士围住，贾母却不失平日那份威严，端坐榻上，神色肃然，不发一言。王夫人虽忧心如焚，面上倒也还撑得住，只默默坐在一旁。李纨是挂着贾兰，但大家闺秀出身的她还是未失方寸。凤姐自病中折腾了这几日，又遭此大变，面色灰败，身子微微发颤，亏得平儿在旁扶着，才勉强立住。巧姐尚小，瞪着两只眼睛，还不懂得眼前是何等大事，只觉满屋子人神色不对，吓得躲在凤姐怀里，大气也不敢出。惜春倒似无事人一般，垂眸静坐，口中念念有词，细听时，却是低低诵着经文。

余下那些妻妾媳妇，便没有这般镇定了。贾蓉媳妇许氏早已哭出声来，被尤氏低声喝住，却又止不住抽噎。赵姨娘更是吓得缩在角落里，浑身哆嗦，往日那份颟顸之气，此刻半点也无，只把眼望着王夫人，指望她说句话，王夫人却只垂着头，一言不发。

尤氏脸色惨白，凑到贾母跟前，颤声问道：“老祖宗，今日这事……可会如何呀？”话未说完，巧姐被这满屋子的沉闷压得受不住，“哇”的一声，倒在凤姐怀里哭了出来。

贾母这才缓缓睁开眼，扫了众人一圈，目光沉稳，不见慌乱。她像是回答尤氏，又像是对满屋子的人说话，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今日之事，乃家门之大不幸。我贾家蒙皇家恩典，享了几代荣华富贵，到咱们这一辈，未能守住家业，以至家道崩塌，上愧对先祖，下愧对圣恩。我等所受一切，皆是皇上所赐，今日既有旨意，说我们家人有罪，收回恩赏，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此时怨天尤人，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处？有罪无罪，罪有多重，自有刑部去审问，戴罪的家人自去申辩。咱们女流之辈，既不懂朝政，也不必去评断是非。”

她顿了顿，目光从众人脸上逐一掠过，声音愈发沉静：“只是咱们贾家，几代世家大族，如今虽遭此难，总不能连最后一点体面也丢了。不可在那些兵士、官员面前低三下四——那不是咱们该做的事。该怎样，便怎样。天塌不下来。”

一番话说得众人都不敢再出声。许氏强忍住泪，赵姨娘也缩着不敢再抖。尤氏垂了头，默默退到一旁。屋子里静得只听见外头兵士走动的声音，和惜春低低的诵经声。

贾政后院这边，贾政眉头深锁，满心愧疚，只道是自己一时疏忽，竟给家族招来如此大祸。可思来想去，又不得其解。那几箱东西，原本就是贾家的产业，不过暂存在甄家名下，阖府上下谁人不知？唯一说不清的，倒是那几张仍署着甄家名号的房地契。此事只有他一人知晓，却又如何传到官府那边？

贾珍却是个狠性子的，满面怒容，在屋里踱来踱去，只恨无处发泄。贾琏则是满腹心事，想着父亲那桩案子会不会扯到自己头上。贾蓉素来胆小，心中早已吓得七上八下，又怕被父亲瞧出，只得强作镇定，垂手站着，大气也不敢出。贾环、贾兰叔侄年纪尚小，不识利害，见这般阵仗，只静静地坐着发呆。

宝玉却无心顾及自身。那晚子时，他依着约定，听得外头三声爆竹响，知是袭人已安然脱身，心中略略宽慰。可又想起黛玉，那日贾芸带去那样的消息，她如何受得住？我素日对她情分，永无改变，她自然知道，可她知道了又能怎样？若此番我也被拿了去，她为我悬心，她那身子骨，又经得起几番煎熬？想到这里，只觉心如刀搅，满腹的话，却无人可说。

至于府中奴仆，这些年贾府日渐入不敷出，人口已比鼎盛时少了许多，然仍有二百余众。若连同金陵老宅、关外田庄里的，还不止此数。这其中，十之八九皆是家生奴才，世代隶于贾府名下。

所谓奴籍，便是身不由己，与田产、房产、金银器皿一般，皆属贾府财产。抄家之际，财产清单上便专列一项“人口”，每名估价若干。彼时惯例，寻常奴仆约合十两银子一人。曾有野史稗官，将抄家写得沸反盈天，道是奴仆趁机作乱、抢掠府库云云，实是未曾见过世面的妄语。试想，身在奴籍，走到哪里都是奴籍，私自收留逃奴便是犯法，这些人在贾府尚能温饱，出了这个门，只有听凭发落的份，哪里来的胆子作乱？

按例既已抄没，这些原属贾府私产的奴仆便归入官中。或赏赐给功臣权贵，或押至朝阳门外市场，明码标价，公开售卖。贾府素来善待下人，阖府皆知，便是后世家纲不振，奴仆多有懒散懈怠的，却也习惯了这府里的日子。此时事到临头，也只得望天打卦，盼着将来能遇上个如贾府一般宽厚的主家罢了。

至于府中那些管事的，素日里在贾府俨然半个主子，风光无限。一朝抄没，被赐到了别家府上，哪还能得这般信任？且年纪偏大，又无专能，多半被分去洗衣喂马，做些粗重活计，再不济便直接发卖出去。是以荣府二房这几对管事夫妇，此刻心中无不暗自感念老太太恩德：原来贾母一早已替他们脱了奴籍，将“放良文契”发到各人手里。待到官府清查奴仆造册时，他们只需将文契拿出，证明自己是贾府雇佣的良民，并非家生奴才，便可自行离去，自寻生路去了。

这些人中，还有府里几位大丫鬟，连同随嫁的陪房，亦是同时被贾母放了良的。鸳鸯自小跟了老太太，在主仆名分之外，更有一层亲逾骨肉的情分。此刻她心无旁骛，只盼老太太身子无恙，自己能早些回到她身边去。老太太在哪儿，她便跟到哪儿，便是日后要入监牢，她也陪跟着去。

第四十九回

薛姨妈日夜盼音至 忠顺王上下定刑名

府内连日清点抄查，官兵守卫森严，内外消息隔绝。薛姨妈这边更是心焦如煎心急如焚。那日黛玉闻变，当场便病倒了，至今卧床不起。至于宝玉有无罪名，这桩婚事还成不成得，竟是一点音信也无。

这日，薛姨妈与宝钗商议道："老苍头那边还没有消息，便是接上了，你哥哥一时也回不来。如今贾府出了这般大事，林姑娘又困在屋里，病势不轻，咱们家连个男人都没有，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宝钗沉吟半晌，方道："女儿这几日也在思量。如今灾难临头，先要守得住才是。咱们家在外头那些店铺、产业，都是明面上的，将来若想替哥哥活动减罪，少不得要银子使；便是咱们自己过日子，也处处要钱。贾府如今获罪，家产尽被抄没，哥哥也是戴罪之身……依女儿之见，不如把现住的宅子留下，其余的都盘了出去，换了银子，悄悄存在可靠的银号里，心里才安生些。"

薛姨妈听了，连连点头，叹道："亏得有你这个临危不乱的女儿，说的句句在理。"又叹了口气，道，"只是林丫头也实在可怜。万一这婚事不成，她那笔嫁妆搁在咱们这里也不稳便，也得替她好生存起来才是。"

那日官兵去后，金桂这几日心里翻江倒海，辗转难安。她先是怕薛蟠被拿住，那打死人的案子岂是轻的？再一想，便是他逃在外头，也是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自己跟守活寡有什么分别？刚又听说贾府被抄，两家势力尽倒，薛蟠这案子更是难以了局。若将来官府追到头上来，说她是犯官家属，她找谁诉冤去？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便把小丫头舍儿叫进来，吩咐道："你去把我那些衣裳首饰收拾收拾，明日一早，咱们回娘家去住几日。"舍儿吃了一惊，道："奶奶，这……要不要跟太太说一声？"金桂冷笑一声："跟她说？她儿子犯了杀头的罪，我回娘家是天经地义。我可不是她薛家买来的奴才，要走便走，谁也拦不住。"

那日宝钗路过薛蟠住所，只见门虚掩着，里头已是人去楼空。她略站了站，心中明白，便将这宅子也一并算入要处置的产业里了。

贾府抄查进入最后几日，那贾赦却忽然被放出狱来。原来此次荣宁两府被抄，虽则两府皆由官兵把守，不得随意进出，唯独荣府大房贾赦这边，因他举告有功，竟免了查抄之累。他虽失了爵位，又夺了居所，刑责却是免了的。

邢夫人等大房一众人正惶惶不可终日，这一日忽见一位刑部官员领着贾赦进来，一时又惊又喜。贾赦拉了邢夫人往书房去，低声嘀咕了好一阵子，邢夫人出来时已是泪眼汪汪，却也不多言，只亲自指挥几个亲信将金银细软装箱，又挑了几个贴身奴仆，将箱子搬上府外的马车。刑部官员与把守的兵士头目交代了几句，贾赦与邢夫人并那几个奴仆，便一同上了马车，竟离府而去，不知所往。

随后，刑部官员指挥兵士将大房余下的奴仆尽数赶去与别处奴仆一同关押，又命人将大房屋内所剩财物一并清点入册。自此以后，贾府长房贾赦为免自身刑责，将弟弟贾政并宁府贾珍一并告发之事，便在京城官场与贾府之中悄悄流传开来。或有知之者，或有疑之者，一时议论纷纷。

几经核对，连同金陵、黑山两处送来的清册，贾府财产表册终于制成。循例，此册须恭呈御览。表册按京城、江南、黑山三处分别汇列，各以主项统之：房屋、田产、商铺、金银、铜制钱、买卖商业、木器、家具什物、粮食、衣物、裘皮羽缎布匹、铺盖、古玩古物、字画、书籍、骡马牛羊牲畜、车驾、人参燕窝药石、茶叶等，最后则为人口奴婢之总数。每一主项之下，又开列细目，逐一载明。每项细目之价值，由内务府广储司下银库、皮库、绸缎库、衣库、茶库等专项官员分别估定，以银两计。

还有清点出一大叠当票，此等当票，分作两样盘算。当初开当放银之时，现银早已兑出，府中存库实数另行点明，不得将票据复算作银，致一重两算。况皇家例不为民间代赎，断无更出银两之理。只是附于表册之后，恭呈御览便了。

唯人口奴婢一项，按总数估其总价，并加注：依《钦定户部则例》入官人口作价之例：凡年在十岁以上至六十岁者，每口作价银十两；六十一岁以上，作价银五两；九岁以下幼丁，每岁作银一两。

当这份装订完毕，厚厚沉甸甸的财产抄查清册这日摆在皇上面前时，他先扫了一眼金银项下总额，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丰厚，又翻阅了一下最后那一叠当票，哼了一声。暗忖道，自太上薨逝，抄查的案子一桩接一桩。朝中暗传朕专好抄没，取人财物。需借此澄清议论。这贾家之女毕竟是曾是朕之爱妃，那贾氏老夫人也是几代老人，德高望重。遂将财产清单翻回“京城房屋”项下，随手用御笔勾了一处。并抄查清单上批道：

“近年查案渐多，外间妄生议论，谓朕好抄人之家产，利人财物。殊不知朕立意澄清吏治，裁抑贪蠹。凡所籍没之家，皆系奇贪极酷、亏空国帑、负恩纵肆、交通私党之辈。律有明条，犯法当籍，非朕无故罗织、苛求于人。朕御极以来，叠蠲各省钱粮，动逾数百万；赏恤士卒，兴修民事，动发内库公帑，亦不下数百万。如此巨款，朕一无所吝，岂贪图一二臣僚浮费私财，自取物议？所以抄其家、清其产者，不过使贪吏知赃私终不能据为己有，以肃官常，以补公需，以昭国法。”

批完此番剖白之语，皇上搁下笔，又思量了片刻。贾家虽犯国法，外间名声一向不坏。且江南几家大族，几代联姻，经济往来密切，互相代持产业本是惯常之事。今番抄查，又是忠顺王一手主持，不如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全赐与忠顺王，既酬其多年忠心，也可借此平息一些朝中议论。想到这里，便不再翻阅那厚厚一叠清单，另取朱笔，批了数行，吩咐传与忠顺王：

“江南数家，世受先帝厚恩，不知图报，当年反于立储之际混肴视听、蒙蔽先帝，今其后人不思尽心报效，反倒妄行悖法，实属咎由自取。尔忠顺王忠心体国，朕所深知。此次抄查所得，除朕勾出之房产一处外，余皆赐予尔府，以彰朕赏功之典。”复又细看方才勾出的那处房产，批道：

“京城勾留之宅一所，留给贾氏老夫人，并其二房女眷及未满十五岁男孙度命。许带仆从六名，男仆须年五十岁以上者，余皆照京营守城兵丁之例，按月支给银米，以资赡养。朕念贾氏一门累代勋旧，虽获罪戾，犹存体恤之恩。尔其钦承，毋负朕意。”

忠顺王凭空得了这一笔巨财，不敢怠慢，连忙入宫叩谢圣恩。兄弟二人相见，少了朝堂上的拘束，便在御书房中闲话起来，由近及远，渐渐说到了当年立储的旧事。那些年兄弟相争、朝臣站队，明枪暗箭，步步惊心。虽说终是胜了，可提起昔日一同长大的手足，有的反目成仇，有的幽死禁中，情分荡然无存，说到此处，兄弟二人也不免相对叹息。

又说及当年朝臣们各为其主、彼此攻讦的种种，如今想来，恍如隔世。末了，话头转到江南几家世家大族身上。皇上那句评语，忠顺王便记在了心里。

皇上淡淡道：“他们享了几世富贵，也该知足了。从此以后，子孙世代做回穷人，也就罢了。”皇上这句话便为如何处置贾家定了性，也应了贾家最终结局。

忠顺王回到府中，会同程余等幕僚，将贾府抄查善后之事一一议定。他吩咐下去几件事：贾政、贾琏、宝玉、贾珍、贾蓉五人，直接交刑部法办；其余人等逐一甄别，凡属奴籍者，既已赐予忠顺王府，便着人前往接收，府中可用的留下当差，用不着的送往崇文门外人市发卖。甄别出仍系主子身份者，凡身上有朝廷封号的，一概褫夺，贬为平民，撵出府去；若只系雇佣、并非奴籍者，任凭其自去，不究不问。至于所抄没的人口之外，其余财产既已赏下，便命府内库房清点接收，一并搬走。腾空后的宁荣二府及大观园，俱摘除匾额，收归皇家，以待日后另作赏赐。

众幕僚领命散去。忠顺王独留程余，将昨日与皇上闲谈之语一一说了。程余听罢，沉吟片刻，道：“依王爷所言，圣上对贾家之事，刑事上似乎并无深究之意。不过是介怀江南几家当年之事，觉着他等子孙不配再享皇恩罢了。”

忠顺王点点头，道：“甄家已然抄了，薛家早就败了，王家吓得辞官抱病，史家空有个爵号，后继无人。如今贾府一倒，后代可不都成了穷人？至于那几个罪名，我看也不必往深里追究了。聚众赌博，罪证确凿，判个流放也就作罢；藏匿财产的事，压一压，慢慢查。唯有那宝玉——谁不知道他是个花花公子，庶务一概不通，哪里参与得了这些？只怕堂审时，反倒显得他并无涉案……”

他话未说完，程余已听出了弦外之音。他知忠顺王与宝玉早有旧怨，如今落在手里，若轻轻放过，岂能甘心？可若要重判，又无实据，反倒惹人议论。思忖片刻，便凑上前去，低声道：

“倒不必非要定他的罪。那宝玉既是个不通庶务的，放在刑部大堂上，反倒不好处置。依小的愚见，不如将他另作处置，对外只说案情未明，暂押他处，不与他父叔同囚。京城外有座狱神庙，原是皇家旧庙改建，专押未定罪名的要紧人犯，地方偏僻，规制森严，外人一概不知。将他送进去，先关上一年半载，每日粗茶淡饭，又不在明面上落个处置的名声。待他被放出来那时，他还是‘宝玉’吗？”忠顺王听得轻笑了一声。

次日，宫中一名太监来到贾府，分别往贾政后院与贾母处传了圣旨。程余当即下令：限五日内将荣宁二府腾空。即日，刑部来人将贾政、贾琏、贾珍、贾蓉、宝玉五人押走，送往刑部大牢。又暗中将宝玉单独提出，悄悄送至城外狱神庙。

忠顺王府的人则鱼贯而入，按着抄查清册，开始将封存财物一一搬走。一时之间，箱笼抬出，车马络绎，满府只闻脚步声与吆喝声，昔日这繁华荣耀之地，渐渐空了下来。

贾母这边，虽曾有过“不得失态”的劝喻，可事到临头，终究难抑悲戚。尤氏等宁府女眷得知贾珍、贾蓉已入狱中，自身又将一无所有地被撵出府，哪里还忍得住，一个个掩面哭了起来。倒是贾母，紧要关头最是挺得住，她一把拉住尤氏的手，沉声道：“今日大难，唯有同当。珍大爷和蓉哥儿不在，你便是家长。眼下头一件，是要商议出去之后何处栖身，再慢慢等他们那边的消息。”

尤氏含泪道：“老祖宗体恤，只是我娘家早没了人。继母尤老娘几年前便过世了，那两个异姓妹妹，一个吞金，一个自刎……偌大京城，竟无一处可投。”说到此处，声音已是哽咽。正说着，贾蓉媳妇许氏在旁怯怯开口：“太太若不嫌弃，不如先往我家去？虽是小门小户，好歹有口热饭，总比在外头漂泊强些。”胡氏的父亲原是道台，前几年降了知县，如今在通州候补，家眷赁了几间民房住着，日子虽紧巴，却也还过得下去。

尤氏听了，默默点头。其余宁府几位妾室，有的娘家兄弟还有人，便准备各自投奔；有的无处可去，便央着跟了尤氏、胡氏一道走。一时议定，宁府女眷便各自回房，收拾些随身衣物，准备离府。

剩下荣府这边，贾母道：“皇恩浩大，特留了一所房子栖身。我和太太、珠儿媳妇、兰儿、赵姨娘并环儿，自然是要去那里的。如今只凤丫头、平姑娘、巧姐属大房那边，凤丫头又病着，最让我放心不下。”说着，目光落在凤姐身上，满是怜惜。

此时，园中已开始走动。大房贾赦因出卖兄弟并宁府，抵了罪，早已搬走，不知去向，这事已悄悄传开了。凤姐听了，垂泪道：“莫说如今不知他们去了何处，便是知道了，若去他家，我还有什么脸面见这边的人？”王夫人道：“咱家城外有处老祠堂，那边还有几间房子，照例是不抄的。不如你们先去那边安身，日常用度，姨妈必会先帮着安顿。”贾母连连点头，道：“最要紧的是先安顿下来。还有四姑娘……”说着望向惜春，只见她望着窗外，一动不动，仿佛没听见老太太的话。

贾母对平儿道：“照理四姑娘是宁府的，可尤氏她们自己都顾不过来，也只好先跟你们这边。你要多费心了……”话未说完，惜春忽转过头来，淡淡道：“老祖宗照顾了我一辈子，如今我大了，老祖宗不必再为我耽心。”

第五十回

危世见忠心终不负 空闺绝尘念始皈依

贾母大致安顿好自家这边的事，便吩咐平儿将那些已赎过身的一众管家叫来。此刻满府之中，对老太太感念最深的，也莫过于这些管家了。主子家遭此灭顶之灾，他们却得以幸免，加之多年在府里行事，各自都攒下些银钱，出府之后生计无忧，心里头那份感激，实在难以言表。

林之孝领着一众人进来，见了贾母，不由分说，扑通跪了一地。贾母忙道：“都起来罢，从今儿起，咱们都是一般的平民，再没有主仆之分了。”她叹了口气，目光从众人脸上缓缓掠过，声音沉静而温和，“今日别离，我想着，这些年你们跟了我们，从小到老，府里上下多少事，全仗诸位操持。我心里是感激的。往后出去了，千万小心做人，安分守己，莫要惹事生非。各自保重罢。”

林之孝跪在地上，眼眶已是红了，叩首道：“老太太这话，叫奴才们如何当得起？奴才们世代在府里当差，吃的是贾府的饭，穿的是贾府的衣，这份恩情，几辈子也还不完。老太太一早替奴才们脱了奴籍，给了生路，这是再造之恩，奴才们刻骨铭心，断不敢忘。”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往后出了这门，奴才们必定牢记老太太的教诲，规规矩矩做人，绝不给贾府丢脸。只求老太太自己保重身子，太太、奶奶们也都保重。府里若有朝一日……但凡用得着奴才们的地方，奴才们万死不辞。”

他说着，身后众人也纷纷叩首，有的已落下泪来。贾母眼圈也红了，强忍着道：“好，好，你们有这个心，我就知足了。都起来罢，各自收拾收拾，趁着天还没黑，早些出去安顿。”众人这才起身，又朝贾母、王夫人等一一磕了头，方才退了出去。

愈是变故之秋，愈见老太太那份镇定从容。她将府中上下安排得纹丝不乱，该安抚的安抚，该发落的发落，件件有条有理，处处妥帖周到。便是大厦将倾之际，那份骨子里透出的气度，依然不坠半分世家风范。见过管家们，又吩咐平儿将各房里脱了奴籍的大丫鬟们叫来。鸳鸯这几日急得团团转，今日终得能见着老太太，领着一帮人匆匆赶到，一进门也顾不得什么礼仪，扑上前搂住老太太，眼泪便簌簌落了下来。她已从旁人口中得知圣旨的内容，心里明白老太太召她们来，是作最后的告别。老太太一早替她们脱了奴籍，就是怕有今日，拖累了她们。

不待老太太开口，鸳鸯先说道：“老太太即便替我脱了奴籍，我也是不会走的。往后便是住茅屋、吃粗茶淡饭，也要在守在老太太身边一辈子。我离不开老太太，我便是您选的那六人里的头一个。”

自晴雯去了，袭人多是让麝月陪宝玉过夜，内外也隐隐将她看作宝玉屋里的人。麝月紧跟着鸳鸯说道：“我是二爷屋里的人，自然要等二爷回来。二爷不在，我便跟着老太太走。”老太太见她们两个不等自己开口，便已铁了心要留下，一时又感动又心疼，拉着二人的手，半晌方道：

“我替你们脱了籍，原是想着，若真有这一日，你们各自有了自由身，出去寻个好归宿，也不必跟着我们受这份苦。谁知你们倒比我想的还要痴，鸳鸯自幼跟我到如今，什么都经历过，其实是我最亲之人；麝月也是打小儿在宝玉身边，安分守己，从不惹事，我心里也都记着。你们今日不肯走，我自然是欢喜的，可又真是委屈你们了。”

鸳鸯哭道：“老太太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再苦再难，我都不怕。”麝月也道：“如今二爷不在，我若自己走了，还算什么人？老太太若不嫌弃，我情愿跟着，等二爷回来。”

老太太听了，泪水在眼眶里转了转，终是忍住了，点头道：“好，好。你们有这样的心，我也不说别的了。

有了鸳鸯、麝月这两位得力的丫鬟，又有平儿在旁照应，贾母心里稍稍安定了些。她思量着：如今贾府负罪在身，不便再连累外头亲友，算来算去，也只有薛姨妈那边还指望得上。一来薛姨妈是王夫人的亲妹妹，两家这些年情分深厚；二来薛家早已脱了官场，无涉党争，无可牵扯。眼下被撵出府，还有一应杂事要安顿……

正思量间，忽见林之孝又转了进来。

原来林之孝祖上便服侍太爷，到了他这一辈已是第三代，素为荣府倚重，对贾家感情极深。更兼贾母一早替他夫妇脱了奴籍，使他们免于老来颠沛之苦；且他女儿小红，早年由宝玉出面，经凤姐做主放了出来，成全了与贾芸的好事，林之孝也因此与贾家几成远亲。他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平日在府中虽不多言，心术却正，素来瞧不上贾雨村的为人，也曾多次在贾琏跟前替人主持公道。方才在老太太跟前那句“但凡用得着奴才们的地方，奴才们万死不辞”，他不是白说的。

他从老太太院里出来，先让媳妇回去收拾东西，说自己还有事要办，便径自去了。他先找到抄查的头目，问明了皇上拨给老太太居住的那处房产所在。贾府在京里的产业，一向归他经管，一听便知是崇文门外葱市口那所十九间半的宅子。那宅子临街，原是给江南来人来京时临时落脚用的，后来江南来人渐少，便一直空着，久无人住。若要住人，须得赶紧收拾。还有凤姐她们安身的祠堂那边，也得清理打扫。限了五日内要搬清，事不宜迟，他想着，便又急急奔回贾母后院这边。

林之孝之意是，首要便是选好跟随去葱市口的那其他四人。这事他与鸳鸯即刻去办。之后，他与女婿贾芸分头带着鸳鸯、平儿及几个丫鬟，五日内将两处屋子拾掇出来。至于麝月，便留下照看凤姐。各房里的锦褥绸被早已抄没一空，被褥及不可或缺的日常什物，也得赶紧置办起来。

老太太听了，点头称是，又提点道：“路上别忘了去薛姨妈那儿一趟，知照一声这边最新之事，人家必是在惦记。”贾母又道：“顺便向姨妈借点银两，如今戴罪之家，一切从简。既已与平民一般，吃穿用度，也当与平民无异。”

鸳鸯与林之孝前脚出去，老太太回头看了麝月一眼，问道：“怎么不见了袭人？”麝月道：“迎亲前几日，二爷带了袭人姐姐出府，说是有事要办。那日只二爷一个人回来，我问袭人姐姐怎的不回，二爷跟我顽笑，说她嫁人了。从此便再没见过袭人姐姐的踪影。迎亲那日，有官兵头目到怡红院点名要找袭人姐姐，二爷不肯说。后来二爷被押到前头去了，过了两日，又有人来问我袭人姐姐去了哪里。我见他们不怀好意，便随口也应了一句，说她出嫁了。”老太太听了，点点头，没有再问下去。

话说抄家那日，程余遣人到怡红院索要袭人。宝玉闭口不答，次日更深，宝玉依约听得三声爆竹响，知是袭人已安然离京，心中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后来程余的人又来逼问，宝玉便道：“似闻嫁与文华斋江姓店主了。”

程余闻言，立时遣人往文华斋查问。店中人回道：“前几日确实成了亲，新娘子正是从贾府出来的，如今已随店主往江南进货去了。”又到四邻处打听，果然都说前几日瞧见那家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办过喜事的。程余犹自不信，亲往文华斋察看。只见铺面敞亮，客来客往，生意甚是兴隆。他便唤过一个伙计来问：“你们店主如何能娶到贾府的大丫鬟？”那伙计笑道：“这位袭人姑娘，原是我们店里的常客，时常替府中姑娘们来置办

笔墨宣纸，一来二去，与我们店主便熟了，彼此投缘。后来姑娘赎了身，便出府嫁给了我们店主，这不是天作之合么？”程余听了，虽将信将疑，却也无可驳斥。

及至抄检怡红院，在宝玉房中果然搜出袭人的脱奴文书。程余只得据此禀报忠顺王，只说袭人已赎身嫁人，无从追寻。只是仍遣人不时来文华斋查探，叮嘱道：“若那江店主回来，务必查清他究竟是谁。”

五日期限将满，其他人都在忙着收拾。这日屋里只剩下贾母正与王夫人说着搬家的琐事，只见惜春进来走到跟前，默默跪了下去。贾母一怔，忙道：“四丫头，这是做什么？起来说话。”惜春不起，只跪在那里，声音平静得不像个十几岁的姑娘：“老祖宗，太太，惜春今日来，是有一件事要禀明二位老人家。”王夫人见她神色郑重，心下已猜着几分，不由得叹了口气。

惜春道：“这些日子，我想了许多。自打记事起，我便在荣府，老祖宗疼我，太太养我，姊妹们待我好，这份恩情，惜春记在心里，这辈子也忘不了。”她顿了顿，声音依旧平缓，“可我心里头，早就不在这世上了。老祖宗也看见了，这些天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太太们哭的哭，愁的愁，凤姐姐病得起不来，鸳鸯姐姐她们忙着搬家……可我心里，竟是一点波澜也起不来。不是我不难过，是……是我觉得，这世上的一切，原就该是这样的。”

贾母听着，想说什么，却未出声。惜春又道：“小时候，我总想不明白，为什么我有父亲等于没有，有哥哥也等于没有。后来大了，渐渐明白了——不是他们不要我，是他们眼里本就没有我这个人。父亲心里只有丹炉，哥哥心里只有他的酒色。我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多余的。后来府里出了许多事，姐姐们一个一个地走了，我渐渐明白，这世上的人，原都是要散的。聚的时候有多热闹，散的时候便有多冷清。与其将来被人丢下，不如自己先走开。”

她抬起头，望着贾母，眼中竟没有泪，只有一片澄澈：“自从遇着了净月庵的静慈师父。她教我抄经，陪我说话，她说的那些道理，别人听了或许觉得冷，我却觉得，那是这世上最暖的话。老祖宗，我想好了，净月庵便是我的去处，静慈师父会收我。从此青灯古佛，过好平静一生。”

王夫人听了，忍不住落下泪来，道：“四丫头，你才多大？怎么就……怎么就起了这个念头？”惜春轻轻摇头，道：“太太不必替我伤心。我这个人，原就不属于这热闹场。这些年，老祖宗和太太护着我，不让我受一点委屈，我心里都明白。可我心里那个地方，始终是空的。如今府里出了这样的事，姊妹们散的散、走的走，我若勉强跟着凤姐姐她们去了老祠那边，也不过是多一个人吃饭罢了。可我去庵里，却是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去处。”

她说着，朝贾母和王夫人深深磕了三个头，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哽咽：“老祖宗，太太，惜春往后不能再在跟前尽孝了。只求老祖宗保重身子，太太也保重。惜春……惜春会每日在佛前替你们祈福，求菩萨保佑你们平安。”

贾母望着她，泪水终于滚了下来。她颤巍巍地伸手，将惜春拉起来，搂在怀里，半晌才道：“你从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我原想着，你年纪还小，往后给你找个好人家……罢了，罢了。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不拦你。只一样，你去了那里，要好好的，莫要亏待了自己。”

惜春靠在贾母怀里，听着这话，鼻子一酸，却仍强忍着没有哭。她轻轻道：“老祖宗放心。静慈师父待我极好，那庵里清净，正合我的心性。我往后……会好好的。”王夫人

在一旁抹着泪，道：“你虽去了庵里，到底还是咱们家的孩子。若有什么事，千万要让人捎信来。”

次日，净月庵的静慈师傅亲自来接惜春，贾母又将静慈师傅请到面前，千叮咛万嘱咐一番不表。

惜春是堂堂正正走了的，赵姨娘却带着贾环不辞而别。原来她听林之孝说，往后要随贾母去葱市口，按守城军士的例过活，心里便打起了算盘。她想着，自己素日在府里便不受待见，如今老爷又犯了罪，靠不住了。跟了老太太去，不单要看人脸色，还得吃苦受穷，实不上算。她娘家兄弟赵国基虽已死了，还有一个弟弟，在南城开着间估衣铺，不如投奔了去，好歹有个照应。主意既定，却不敢向老太太开口，索性趁着黄昏时分，天色半明不暗，悄悄带了贾环从角门溜了出去。

从此娘儿俩便在市井间过活。那贾环天性猥琐顽劣，到了这般境地，反倒如鱼得水。后来长大成人，虽穷困潦倒，却在贫民堆里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竟也寻得几分自在。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第五十一回

诸主蒙难被驱贾府 宝玉孤囚独困狱神

五日之期已到。几辆布棚马车静静停在荣府门前，贾母携王夫人、凤姐、李纨等一众女眷，搀着小的，扶着病的，缓缓出了府门。门前那两座大石狮子还蹲在原处，只是再没了往日的威风，没精打采地半垂着头，仿佛也知主人家败了。门楣上那块“敕造荣国府”的赤金大匾，早已被摘了下来，被扔在地上，金漆蒙尘，在暮色里泛着黯淡的光。

贾母在车前停住脚步，抬头望了一眼那空落落的门额，嘴唇微微动了动，终是没说出什么。她一生见惯荣辱，到了这把年纪，什么放不下？只是这府门，她嫁进来时走的这道门，做寿时宾客盈门走的这道门，送敏儿出嫁、接黛玉进府、看宝玉长大，桩桩件件都在这门里门外。如今要走了，这门也不再是贾家的门了。她收回目光，扶着鸳鸯的手，稳稳地上了车。

王夫人跟在后面，低着头，不敢多看。她心里乱得很，又想哭，又怕惹老太太伤心，只得死死咬着嘴唇。她这一辈子，从王家嫁到贾家，从年轻媳妇熬到如今，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谁知落得这般田地。她怨过谁？怨大老爷？怨宝玉？怨自己？说不上来。只是她心里明白，从今往后，再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太了。

凤姐被人搀着，最后一个出来。她病得厉害，脸色蜡黄，身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那双眼睛还撑着一丝精神。她往那门里望了一眼，那门槛，她当年踩着花轿进来的；那影壁，她指挥着小厮们贴过喜字；那仪门，她笑着接过多少诰命夫人的帖子。如今都完了。她忽然想起那年刘姥姥来，她给讲府里的排场，说得天花乱坠，如今想来，倒像是上辈子的事。她垂下眼，轻轻咳了两声，由平儿扶着，慢慢上了车。

李纨和贾兰，走在最后。她一向安静，此时更不言语，只把儿子搂得紧些。这些年她在府里，管这些家务，守着儿子过日子，旁的什么也不争。如今府败了，她反倒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只要兰儿还在，只要孩子好好的，旁的都不打紧。她回头望了一眼那大门，心里默默道：老太太、公公，婆婆，老太太，这些年承蒙照看。自己往后的事，只有指望儿子了。

车帘放下，马蹄得得，车轮滚滚。荣国府的大门在身后渐渐远去，那块被弃在一旁的匾额，也越来越小，终于隐没在暮色之中。这一众曾经的贵妇人，从此换了布衣，做了平民。往后日子，是安是难，都在这车轮声中，缓缓开始了。

崇文门外蒜市口贾府旧宅，三进十九间半，青砖灰瓦，木构老样，三进十七间半，门临大街，内有影壁，东有临街六间倒座可作铺面，带小院，但临街房全被砌起来了。中院正房三楹，东西厢房各三，中院游廊环绕，正房廊下抱柱。后院罩房五间，井栏一方耳房二，共十九间，连临街东首一窄间为半间。

贾母带着众人搬进来那日，大家心里虽都有些不是滋味，却也暗暗庆幸好歹有个安身之处。贾母住了中院东边的正房，中间明间靠墙摆一张桌子，旁边几把椅子，权作起居之处。鸳鸯住在西间，挨着贾母，好就近服侍。王夫人带着跟来的丫鬟银钏，住东厢房；李纨和贾兰，在西厢房。

跟来的，除了鸳鸯，还有麝月、银钏，以及李纨房里的小丫鬟碧月。李贵从小看着宝玉长大的，实在舍不得走，也留了下来。他刚过五十，虽说不上老当益壮，却还能跑腿办事。鸳鸯在府里寻了一位会做饭的妇人，姓孙，一向为人老实可靠，便也留下帮衬。连同各房，上下统共六人，虽比不上从前在府里呼奴唤婢的排场，倒也算人手齐全了。

搬来头几日，众人忙着安顿。贾母坐在明间的椅子上，看着鸳鸯和麝月将几件旧家具摆来摆去，忽然叹道：“从前在府里，什么都是现成的，倒不觉得。如今事事要自己动手，倒也别有一番滋味。”鸳鸯笑道：“老太太是见过大阵仗的，咱们慢慢来，总有安顿好的一天。”

晚上点上蜡烛灯，人影在墙上摇曳。鸳鸯一面铺床，一面道：“家里遭了这样大难，菩萨保佑，老太太身子倒还硬朗。”贾母轻轻叹了口气，道：“我何时倒下，也不能这时倒下，主事的男人一个不在，我不主持，谁能主持呢？”

白天一日三餐，都是孙嫂子从厨房端了饭过来。虽是粗茶淡饭，却收拾得干净。大家围坐在贾母屋里，一道吃着饭。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那张旧桌子上，照在每个人脸上。比起昔日那珍馐美味，自然差得远了，可这中院里，倒也渐渐有了些烟火气。日子，虽说是开始这么过着，可最叫人悬心的，还是被拿取到刑部的几位亲人，不知何日才有消息；还有那黛玉体弱，此事于她，可想而知又是何等摧折。这些牵挂，比那粗茶淡饭的滋味，更叫人难以下咽。

凤姐这边几人到了城外贾家祠堂，只见房屋年久失修，墙倾椽朽，院中荒草没膝，一派萧索。凤姐由平儿搀着，在门口站了一回，忽地想起当年秦氏托梦之事来，不禁叹道：“那年蓉哥儿媳妇临终给我托梦，说‘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也有个退步’。又劝我‘若目今荣华不绝，不思日后，终非长策，临期只恐后悔无益’。那会儿我只当是梦话，左耳进右耳出，全没放在心上。如今想来，竟是字字句句都应了……”说着声音发颤。

平儿连忙劝道：“奶奶且莫伤心。前几日林大爷已带人打扫过一回，屋子虽旧，好歹算个遮风避雨之处。也多亏了薛姨妈惦记着，把自家一个小丫头拨了过来帮衬。”说着，朝屋里唤了一声，便见一个小丫鬟应声出来，怯生生地站在阶下。凤姐打量她一眼，觉得面善，像是从前在府里哪处见过的，却一时想不起名字来。

且说那日贾政等被押入刑部大牢，程余受忠顺王授意，先见了主审官，将处置之意婉转道出。主审听毕，心领神会，笑道：“烦转告王爷，如此处置甚好。下官也正可借机，显一显宽大为怀。”程余去后，主审暗自盘算：先以案情未明为由，拖上些时日，再将贾珍、贾蓉这边先行结案；至于贾政那边，江南大族之间互持产业本是常事，捋清底细更需时日，拖他一年半载，看情形再判。至于宝玉，暂且扔在狱神庙，叫他吃些苦头。主意已定，便唤了提牢官来，吩咐道：“那贾家四人，不必特意为难，一切照例便是。”

因而贾政等四人押在狱中，久未提讯。狱吏待之，倒也不曾恶言相向、动辄用刑，较之别犯，反见优容。贾政心下疑惑，只盼早日提堂自陈辩冤，却迟迟不见动静，暗自焦灼，却又无可奈何。

再说贾赦，贾府被抄那日，被刑部官员送了回来。他单独见了邢夫人，只道：“为了保全你我，不得已将二老爷并宁府的事说了出来。如今虽放了，可贾府已被抄了，府邸收了，家产抄了，爵位褫了，俸禄也断了。唯有眼下家里这些细软，须得赶紧收拾，带上几个养得起的仆人，速速离了这里。”于是大房一干人匆匆收拾，不知去向。

原来贾赦带着邢夫人，并几个贴身仆人，悄悄去了邢夫人在西城绒线胡同的一处旧宅安身。那宅子本是邢夫人的陪嫁，不大，也旧，好在偏僻清静，无人打扰。搬进去后，贾赦便深居简出，不与人往来。他心里明白，自己对母亲、对兄弟、对宁府，实在亏欠太多，此生再无颜面见他们。

贾赦出卖亲族之事，不几日便传遍了京城贵族圈。众人听了，无不摇头称奇：贾府世代勋贵，何曾出过这等事？身为长房长子、爵位承袭人，竟将自己的亲生母亲、嫡亲兄弟一并出卖，真是世家大族的奇耻大辱。别说贾赦自己不再与人往来，即使他想，也再无人愿与他交往，便是昔日的故交旧友，也是如此。

贾赦虽保住了性命，守着从府里带出来的那点财产，日子倒也过得下去。可心里的煎熬，却比死还难受。他终日长吁短叹，垂头丧气，不过几年光景，便郁郁而终。邢夫人带着继子贾琮，后来也不知流落何处了，此为后话。

贾赦之作为，贾母先是不信，连连摇头道："不至于此，不至于此！他虽糊涂，到底是贾家的子孙，岂能做这等事？"待后来事情确凿了，贾母这才信了。一时间，她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过了许久，她才缓缓开口，声音沙哑："我养了两个儿子，一个贾政，一个贾赦。贾政虽迂，却是个正派人，一辈子不做过亏心事。贾赦……我原只当他不务正业，贪财好色，没出息，可再没出息，也是我生下来的，万万没想到，他竟能做出这等无耻之事来。"

她说着，声音发颤，手也抖得厉害，鸳鸯忙上前扶住。贾母却摆摆手，让她退开，自己撑着桌子，慢慢站起来，一字一句道："从今往后，我便当从未生过此子！他日我百年之后，归葬祖茔与先夫合陵，碑铭谱系之上，再也不许题他贾赦二字！"

宝玉那日先随父亲等押往刑部大牢，正待安置，忽有差官到来，将他从人群中提出，另押上一辆带篷的车。车帘垂下，眼前一黑，只听得车声辘辘，马蹄声起。也不知过了多久，车子七拐八弯，渐渐远离了市井的喧嚣，周遭静得只剩车轮碾过泥土的沙沙声。

及至车停，有人掀帘，低声喝道："到了，下来罢。"宝玉钻出车来，抬头一看，不禁怔住了。眼前是一座孤零零的庙宇，坐落在荒郊野外，四下里不见人烟，只有几株老树歪歪斜斜地立着，枝干光秃秃的，像张牙舞爪的鬼怪。天色已暗，庙门上一块匾额歪歪斜斜地挂着，借着差官手里灯笼的光，隐约辨出"狱神庙"三个字，金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灰败的木纹。

庙门不大，却厚实得怕人，门环是两个生了锈的铁兽头，张着嘴，冷冷地瞪着来人。推开门，吱呀一声响，回声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荡了好几圈。院子窄小，铺着青砖，砖缝里长出些枯黄的草，被风吹得瑟瑟发抖。正殿已经改了模样，窗子用粗木条钉死了，只留几道缝隙透进些微光。殿门开着，里头黑魆魆的，一股阴冷潮湿的气味扑面而来，混着霉烂的木头的味道。

差官把他领进殿里，指着墙角一处稻草铺就的地铺，道："就在这儿待着罢。每日两餐，有人送来。"说完，便锁了门，脚步声渐渐远了。宝玉呆呆地站着，好一会儿才慢慢蹲下身，摸了摸那稻草，又硬又潮。他抬起头，借着门缝里透进来的月光，打量这间屋子：墙上什么都没有，只在高处有一扇小小的窗，也用铁条封着。供桌早被搬走了，只留下墙上一块模糊的壁画，隐约能看出是菩萨的模样，彩绘已斑驳得不成样子，菩萨的脸也看不清了，只剩一片灰蒙蒙的影子。

这便是狱神庙了。不是什么庙，是牢房。是连鬼神都不来的地方。宝玉靠墙坐下，抱着膝，仰头望着那扇小窗。窗外有一线光，冷冷地透进来。他忽然想起大观园，想起潇湘馆的竹子，穿着一身红色嫁衣的黛玉满面娇羞，想起袭人不时絮絮的叮嘱。那些人，那些事，隔了这扇窗，便如隔了一世。

且说那渺渺真人与茫茫大士，自太虚幻境云游而出，足下生云，行至半空之中。茫茫大士忽然驻足，垂首向下方望去，良久，叹了一声，道：“那贾府赫赫扬扬已将百载，如今果然应了‘树倒猢狲散’的话了。方才我以慧眼观之，宁荣二府已遭抄没，一众子弟锁的锁、囚的囚，那青埂峰下的顽石，也被单独投进一处唤作‘狱神庙’的地方去了。”

他顿了顿，手中拂尘轻轻一摆，又道：“我想那顽石，当初在天不拘、在地不管，何等自在。偏偏动了凡心，苦求你我将他携入红尘，历那富贵场、温柔乡。如今他享了这些年锦绣荣华，脂粉堆里打滚，绮罗丛中安卧，也算遂了心愿。既已至此，何不趁此收了，仍送归青埂峰下，完了他这一段尘缘？”

渺渺真人闻言，微微摇头，手捻长须，不慌不忙地道：“你这话虽有理，却还不曾到火候。你细想想，当初他苦求下凡之时，你我便曾对他言明——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却不能永久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生悲、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些话，句句都是点化他的，可他那时的心里，只记挂着那富贵场中的热闹，哪曾将这话放在心上？”茫茫大士默然不语。

渺渺真人又道：“如今他被投入那狱神庙中，虽免了枷锁之苦，却与世隔绝，音信不通，昔日那些脂浓粉香、花团锦簇，都化作了一堵冷墙、一扇铁窗。这滋味，他正在一点一滴地尝着。可若说他此时便已彻悟，只怕还嫌太早。须得让他把那福也享够了，把这难也受透了，从自己的肺腑里明白过来——原来那红尘中的种种，不过大梦一场，什么富贵功名、什么情缘痴念，皆是镜花水月，转眼成空。到那时候，用不着你我点化，他自然而然便绝了凡心，甘愿回头了。”

再说黛玉这边，自迎亲那日闻得贾芸所传噩耗，便一病不起，缠绵枕席。府中众人各遭劫难，皆有悲凉，然旁人或有家眷相伴，或尚存一丝指望。独黛玉生来飘零，幼失怙恃，长而孤苦，好容易盼得情投意合、婚事将成，转瞬便家破人离，好梦成灰。积年郁结之症，叠加此番惊天变故，哀自中起，痛入骨髓。她本弱柳之质，如何禁得起这般层层摧折？

这晚，宝钗与紫鹃守在床前。紫鹃扶黛玉在榻上坐起身，喂她服下一碗药。宝钗便将贾母在蒜市口安顿之事说与她听，又言尚未打听到宝玉消息。黛玉听了，半晌不语，只默默垂着眼。不知过了多久，方缓缓开口，声音又轻又飘，如风里游丝：

“宝姐姐，我想起那年刚进府的时候……老太太让我住在碧纱橱里，和宝玉只隔一层纱。那时候小，不懂事，只觉得宝哥哥真好，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什么好顽的都叫我先纵。后来大了些，才知那是……是别的什么。”她说到这里，微微顿住，似说给宝钗、紫鹃听，又像自言自语。

“可我又怕。怕他不喜欢我，怕他喜欢别人。后来你来了，大家都夸你好，我心里便难受。我怕他喜欢你，怕他不要我了。我跟他闹，跟他哭，跟他使性子，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是好的，只是我……我放不下。”宝钗听了，低声道：“我如何不知？那些年的事，如今想起来，倒像做梦一般。”

黛玉又道：“后来咱们好了，把话说开了，我心里才安定些。可又没人替我做主。老太太疼我，可老太太也是做不了全主的。太太还没说什么。我日日夜夜悬着这颗心，身子也悬坏了。好容易姨太太替我做主，老太太点了头，我想，总算熬出头了。”说到此处，声音微微发颤，眼眶里蓄着泪，却不肯落下。

“可谁知……谁知竟是这个结果。宝哥哥不知在哪里，老太太、太太被撵出府去了，姨妈这边也不容易，蟠哥哥不知下落，姨妈年纪也大了，还要替我操心。我这一身的病，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紫鹃忍不住道：“姑娘，二爷一定会回来的。他那样惦记你，怎么舍得……”

黛玉摇了摇头，凄然一笑：“你不懂。他惦记我，我知道。可他如今自己在牢里，又得罪了忠顺王，那些人岂能让他好过？他从小锦衣玉食，何曾吃过这样的苦？我在这里，好歹还有姨妈、姐姐照看，他在那不见天日的地方，身边连个体己的人都没有。他惦记我，我惦记他，可惦记有什么用？我出不去，他出不来，我们这辈子，怕是……”

她没有说下去。满屋子静悄悄的，只听得窗外风过树梢，呜呜作响。宝钗握住她的手，那手冰凉，瘦骨嶙峋，指尖还在微微发颤。宝钗道：“你且宽心。老太太那边虽出了府，到底有皇上赏的宅子，一家子还在一处。姨妈这边，我也在想法子。至于宝兄弟……他虽遭了难，到底不是主犯，想来不至于太重。你若是先把自己熬垮了，他回来时，你拿什么见他？”

黛玉听着，目光缓缓移到宝钗脸上，看了她好一会儿，忽然道：“姐姐总是这样，什么事到你嘴里，都还有个指望。可我这辈子，最缺的就是指望。小时候盼着爹娘回来，他们没有回来；盼着身子好些，倒一天比一天差了；盼着能嫁给他，可到了这一天，天却塌了。我不知道老天爷还要我盼什么。”她说着，轻轻靠在枕上，闭上眼。泪终于落下来，顺着脸颊，一滴一滴，无声无息。

第五十二回

薛姨妈含悲蒜葱市，林黛玉卧病忆慈亲

薛姨妈、宝钗日盼夜盼，终于盼来老苍头的信。那信上并无多言，只按临行约定，唯“验货毕”三字。宝钗看罢，长长舒了口气，将信递与薛姨妈，低声道：“妈，哥哥平安了。”薛姨妈接过来，手抖着看了半晌，眼泪便下来了，却又不敢放声哭，只捂着嘴，连连点头。

再说那金桂带着舍儿回了娘家，夏奶奶见女儿忽然归来，又听说了薛家的事，一时又惊又气。惊的是薛蟠竟成了逃犯，气的是女儿年纪轻轻便要守活寡。金桂在娘家住了些日子，心中渐渐定了主意：薛蟠那案子不知何时能了，就算将来了了，他那个性子，自己也未必有好日子过。与其这么干耗着，不如趁早做个了断。

夏奶奶原也是要强的人，自家门户也不低，如何肯让女儿白白守着一个逃犯？当下便请了位师爷，写了一份和离书，又托人往薛姨妈处说合。薛姨妈接了信，叹了几回气，与宝钗商议。宝钗道：“嫂嫂既不肯回来，强留着名分也无益。哥哥在外，生死未卜，何苦耽误了她？不如依了，两家干净。”薛姨妈一向厌恶金桂，便点头应了。

两家不曾惊动官府，只请了几位旧亲作证，将和离书互换了。薛家另备了一份妆奁，送还金桂当日带来的嫁妆，又添了些银两，算作赔补。夏家却分文未取，只将女儿带回的衣物细软收了。夏奶奶道：“我们家的姑娘，不图那几两银子。只是从今往后，两家各不相干，再也休提。”自此，薛蟠与金桂的姻缘便算彻底了结。薛姨妈从此再不提起此人，只当没这回事罢了。

葱市口这边虽是安顿下来，贾母却深知朝廷规矩——戴罪之家，禁止私下串联。因此门上冷冷清清，轻易不敢有客来往。

这日午后，却见贾芸独自挑着担子来了，两头筐里装着些时新菜蔬，说是孝敬老太太的。门上的李贵认得他，知是远亲，又见是寻常菜蔬，不显眼的，便放了进来。

贾芸进了院子，撂下担子，上前给贾母请了安。贾母见他一身短打，满头是汗，又是心疼又是感慨，忙让鸳鸯搬了凳子，叫他坐下说话。贾芸也不肯坐实了，只欠着身，将当日抄家那日与宝玉相见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与贾母听了。又说起林之孝在外头奔走，借了旧日在官府里的关系，打听到几位老爷在刑部大狱里并未受大罪，只是迟迟不见过堂，也不知为何。唯有宝玉，押往刑部那日便被人转送走了，如今下落不明。

贾母听他说到宝玉被转送走，她沉默半晌，才缓缓道：“你宝二叔……他自小没经过事，这一回不知要受多少苦。你在外头，若有机会，替我这个做祖母的多打听着些。不必做什么，只消知道他还在，还平安，我便知足了。”贾芸道：“老太太放心，宝二叔的事，便是侄儿的第一要事，跑遍了京城，也得打听到下落。”贾母点头，继续道：

“难为你和你岳丈，这般境地还惦记着我们。他在外头跑动，千万小心，莫要叫人拿住把柄，反倒害了他自己。你回去告诉他，他的心意我领了，不必亲自来看我，有重要事，派你来报声即可，他自己也要保重。”贾芸忙道：“老太太放心，岳丈在外头有分寸。”

贾母点了点头，又道：“你宝二叔那日跟你说的话，让袭人嫁人那一节，你办得很好。这件事，往后不要再提了，外头的人，就当她真嫁了人。你宝二叔在里头，少一桩事，便少一分牵连。”

老太太素来心思剔透，方才听贾芸转述程余之言，道出昔日忠顺王爷因琪官一事，受宝玉折辱、积怨多年旧事，心中立时便已了然。她暗自揣度，袭人这门婚事内里定然另有隐情，那位江南而来的江姓夫君，应便是当年遁走无踪的琪官。

贾芸会意，连连点头答应。贾母看着他，目光里有一丝暖意，又有一层薄薄的雾气。她停了一停，声音轻了下去：：“好孩子，你回去吧，免得惹眼。”贾芸站起身，又给贾母磕了个头，方才挑着空担子去了。

又过了几日，黄昏时分，暮色渐浓。一匹老马拉着辆旧布篷马车，缓缓出了崇文门，行至葱市口大街街口，便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位身穿布衣的老妇人，独自踽踽走到贾母居所前，轻轻叩门。李贵开门一看，竟是薛姨妈。

贾母正歪在绳榻上闭目养神，闻报，忙站起身来。薛姨妈一步上前，二人紧紧搀住，四目相对，一时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论起来，贾母素来与邢夫人不大亲近，王夫人又天性沉静，少言寡语，婆媳之间，说笑不多。倒是薛姨妈，虽比她小着一辈，却性情爽利，最会说笑，这些年来往频繁，常在一处说话解闷。两人名为亲戚，实则情同忘年之交，多少有趣的光阴，都是这般说说笑笑过来的。且贾、薛两家，这些年休戚相关，有事彼此扶持，王夫人与薛姨妈姊妹情深，两家人早已亲如一家。如今贾府遭此大难，贾母心中，薛家便是唯一靠得住的亲戚。而薛姨妈、宝钗母女，也着实尽心尽力，凡力所能及之处，无一不肯帮忙。这份情意，贾母心中十分感念。

待薛姨妈坐下，贾母便先问：“蟠儿……”薛姨妈忙接口道：“有信儿来了。”贾母面露欣喜，点了点头。

薛姨妈知贾母最惦记的莫过于黛玉，便将自迎亲那日她病倒后的情形，细细说了一遍。又道：“老太太知道的，那孩子心重，总想着怕等不到宝玉回来那一日……我们千般劝解，万般安慰，终究效用不大。偏偏宝玉那孩子，又不知去向。”贾母虽早料到黛玉难以承受，此刻听薛姨妈亲口说出，仍是心痛难忍，只强撑着道：“幸好还有姨妈、宝姑娘在她身边照看。若跟了我们到这边来，这般简陋，更不知如何是好。”

薛姨妈道：“老太太既说起这个，林姑娘那孩子，自己病成那样，心里却时刻惦记着老太太和太太。她那份嫁妆，亏得当日搬了出来，不曾被抄了去。宝钗说搁在家里不安稳，都替她存在银号里了。她常念叨，老太太疼了她一辈子，自己未能报答，如今老太太住在这边，定是窘迫，怕您和太太冻着饿着，执意要将那些银子拿出来交给老太太用。我说那边是戴罪之身，眼下不方便存这些银两，倒是拿些出来，零星贴补，或许还使得，她这才肯了。”说着，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布包，轻轻放在桌上。

贾母双手捧起那小包银子，摩挲了半晌，也不说话，眼眶却红了。过了一会儿，两行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那个粗布小包上。

薛姨妈又将凤姐那边的情形，细细说与贾母听。贾母叹道：“患难之中，我们这两边，都亏得姨妈照应了。”薛姨妈道：“凤丫头也是我亲侄女，只是平儿说她那血崩症越发沉重，巧姐又那么小……”又道：那刘姥姥也是个有良心的，不时去看望，送上瓜果蔬菜禽肉。贾母见了薛姨妈，本是欢喜的，可偏偏说起哪一件，都是愁肠百结，难以排遣。人在落难中，真个是无事不悲凉。

葱市口地处崇文门外，乃连接内外城之要道。因交通便捷，商贾辐辏，向为农副产品集散之地。鲜鱼口、粮市、布庄、当铺、古玩店、车马客栈，鳞次栉比，汇聚于此。居住

者多系市井小民、商贩、工匠、差役，间有落魄文人、下层官吏。崇文门亦为江南士人进京必经之途，其中困顿者，往往以葱市口一带为暂泊之地。

贾家既败，鸳鸯、麝月等四位丫鬟甘愿随戴罪之眷迁居于此，每日耳闻目见，交往接触，与昔日有天壤之别。从前凤姐尝言：“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此话实非虚夸。如今鸳鸯、麝月二人身着粗布衣裳，面上不施脂粉，亦须出头露面，帮着李贵往官仓领米，清早随孙厨娘去街市买菜。路上必经一所育婴堂，常常见到天未亮时，便有无力抚养的婴孩被遗弃于门外。回来与老太太、太太说起，众人愈知昔日之福，原以为天经地义，今则恍如隔世。虽则街市上人来人往，三教九流杂沓，然彼此俱是平民，名分无别。

所幸黛玉挂念，不时遣薛家小丫头约鸳鸯于崇文门下相见，带些银两过来，使蒜市口这头不至有饥寒之虞。

鸳鸯、麝月毕竟年轻，心思活络，渐渐习惯了眼下的日子。鸳鸯素日最受贾母信赖，在府中备受敬重；麝月跟在宝玉身边，亦深得宠爱。如今虽境遇大变，日子一长，倒也渐渐安之若素，出门不再怯场，周遭街巷店铺也渐渐熟络起来。鸳鸯心细，麝月口快，二人一同出去，办事甚是利落。久而久之，与菜贩、肉铺、裁缝店等常打交道的商家都混得熟了，人家也看得出她们出身不凡，先存了几分敬意。

虽已沦为平民，贾母、王夫人以至李纨，举手投足，不失旧日风范，言谈举止，落落大方。粗布衣衫，却洗得干干净净；室内旧物虽破，残缺不全，亦归置得齐齐整整；庭前院后，洒扫得一尘不染。日子看似寻常，然贾母、夫人心中所念者，亲人或囚于囹圄，或困于沉疴，更有宝玉生死不明，这才是日日锥心之处。

古人尝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前一句未必然，后一句却是千真万确。当初贾琏偷娶尤二姐，那尤二姐原已许配张华。张父惧怕贾府势力，收下银子，背了张华，径自签了退婚文书。后来凤姐使旺儿送银子与张华，唆使他状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事毕又给张华父子银两，命他们远走高飞，遂落得个“妄告不实，畏罪潜逃”的名头。凤姐犹恐张华日后漏出真相，又令旺儿将他灭口。幸而旺儿假托张华已被强盗劫财害命，方掩了过去。

那张华本是个游手好闲、嗜赌滥饮之徒。父子二人得些银两，被人恐吓一番，遣返原籍山西代州繁峙县，并不知自己曾遭杀身之祸。不久张父病故，张华将所得银两挥霍一空。他心中常想回京城混混，却又怕那“诬告”之罪悬在头上。及至贾府事败抄家，消息传到乡野，张华闻知，顿生侥幸之念：此时若重提旧日官司，一来可借官府之势，免去那“诬告”之罪；二来说不定还能得几两赏银。于是悄然潜回京城。又闻市井喧传，尤二姐是被凤姐凌虐堕胎、吞金自尽的。张华越发觉得此案可大可小，既添了人命情节，官府断无不准之理。再一打听，贾府抄没之后，那旺儿已被忠顺王府接收，如今在府里充当轿夫。证人既在，张华决意翻出旧状。他并非真心替谁鸣冤，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趁火打劫罢了。

张华在南城摆摊代书人那弄了张状子，便递到了司衙门里，按院坐堂拿来状子一看：

具呈人：张华，年二十四岁，山西代州繁峙县民，无业，现暂寓京师南城破庙。

呈为恃势夺婚、背理重婚、恳恩提证究办以正彝伦事。

窃民父张来福在世时，曾为身聘定尤氏次女为妻，庚帖媒证俱在，乡邻可证。不意数年前，贾府贾琏与贾蓉等，罔顾国孝、家孝两重服制，恃势横行，强将身原聘之妻夺去，私自另宅安置。身父张来福畏贾府权势，背身擅立退婚文约，致身无故失妻。

后贾琏妻心怀妒忌，唆使身赴衙门，具告贾琏强占人妻。身彼时困窘，贪其银两，又畏豪门威势，一时糊涂，遵嘱具呈。讵料贾琏、贾蓉等复以威吓，逼令身父子远返原籍，遂落得“妄告不实，畏罪潜逃”之名，多年不敢回京。

今贾府事败，抄没入官。身念昔日之案，理在身而未伸，且尤二姐已被凌虐致死；兼欲借官府之势，洗去妄告虚名，追还些许聘礼，以资糊口。证人旺儿，系当年过付银两、知悉始末之人，现今在忠顺王府充当马夫，踪迹明确。

为此，伏乞宪天大人准身呈控，速提贾琏归案，查究其于服制之内背旨瞒亲、强夺聘妻、背理重婚之实罪；并祈差提证人旺儿到案质对，以明真相。所呈句句是实，不敢捏饰一字，愿与贾琏、旺儿当面质对，甘当法律之责……

那按院坐堂，接过状子才看几行，又抬眼打量张华，见他形容猥琐，便知是个市井无赖，专趁火打劫的。心中已是不耐，勉强耐着性子把状子看完，将惊堂冷冷道：“你所告贾琏、贾蓉等人，早已因他案被刑部收押，朝廷自有公断。你这状子，不过是借端生事，希图讹诈。本官念你无知，不予深究。你既告他们夺妻致死，本官便将此案移送刑部，并案审理。你且回去听候传唤，不得在外滋事。将惊堂木一拍，退堂！”说罢，起身便走。张华还想再说，两旁差役早已喝起，将他赶了出去。

林之孝自抄家之后，常在外头行走，探听府中几位在押爷们消息。怎奈刑部那边总无音信。这日，忽闻张华递状告发一事，知与凤姐相关，便径往城外祠堂赶来报知。四顾无人，悄悄进了院子。先与看守祠堂多年的老杜仆见过，便往里走。

只见平儿正领着巧姐蹲在地上，看那蚂蚁往来。平儿见林之孝来了，知是有事，便起身进屋禀报，挑开粗布门帘，让他进去。林之孝进得屋内，见昔日那等神采的凤姐，如今暖天还盖着厚棉被，脸色蜡黄，半坐半靠，眼中全无光彩。心中不觉凄然。、主仆多年，他与贾琏、凤姐素来交厚。忙上前请安问好，道：“二奶奶比上回见时气色强多了，方才在外头瞧见巧姐，又高了好些……”凤姐勉强一笑，叹道：“可怜这孩子，没赶上咱们的好时候。”

听林之孝说完张华告状之事，凤姐微微一愣，道：“张华？”在她心里，这人早已是个死鬼了。林之孝道：“正是那年去官府告二爷的那一个。”凤姐又问：“他说我唆使告状，可有凭据？”林之孝摇头道：“并无实据，只提旺儿为证。万一旺儿被传去，不知他会不会胡言乱语。不过……”说着略一沉吟。凤姐道：“不过什么？”林之孝道：“这案子若真转到刑部，不论旺儿怎么说，二爷那‘国孝家孝之中娶亲’的事，却是瞒不住的——知道的人太多了。”

凤姐长叹一声，道：“是啊……”顿了顿，又道：“难为你还在外头替我们奔走。烦你再接着打听刑部那边的消息，我且细细想想。”林之孝答应着，又劝慰了几句，方起身告辞。

第五十三回

惧勘供凤姐惊魂魄 遣旧仆王公接人归

凤姐虽病势沉重，心思却仍缜密。她原以为张华早已被强盗谋财害命，孰料全是旺儿一番谎言。如今这事闹到衙门，贾家已是这般光景，既无财力周旋，也无人敢再出头。她倒不甚忧虑张华状纸上说自己出于妒忌、指使他告贾琏——那张华不过一介无赖，堂上未必采信其言。所深惧者，乃刑部若当真传旺儿去作证，难保其不供出当年自己如何指使张华告自家夫君的事。到那时，天下人将何以议？贾府中人又将何以见？若贾琏知晓了，待他出狱之日，恐即被休之日。尤可惧者，旺儿若连她曾指使谋害张华一事也和盘托出，那她便背负了谋杀之罪。想到此处，凤姐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

平儿端茶进来，见她神色大异，心知必是林之孝带来了什么坏消息。凤姐不肯说，她也不便多问，只默默将茶放在床头，垂手立在一旁。

却说王子腾在金陵，得知贾府被抄，暗自庆幸自己早先见机，辞官归隐。又叹贾家未能早自为计。遂遣一心腹往京城探听，得知大妹妹王夫人身为媳妇，须随侍老太太左右，等候妹丈贾政消息；小妹妹薛姨妈，只要蟠儿未曾落网，自身可保无虞，暂可在京停留。至若侄女凤姐，栖身城外祠堂旧屋，且又卧病。王子腾暗忖：与其在彼处坐等贾琏，不如先悄悄接来金陵养息。况她自身并未涉入贾家案中，不过被逐出府罢了。遂又遣王家府内旧仆于忠，驾上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带同王家一位嬷嬷、一个丫鬟，来京接凤姐。

凤姐正因张华提告，心中恐惧，病势愈重。此时金陵伯父派来的马车到了。于忠也是看着凤姐从小长大的，如今见她这副病容，心下十分难过，便将王子腾差他来的缘由说了。凤姐深感伯父恩义。只是说事出仓促，需细思量，便吩咐平儿与老仆连忙收拾两间空房，让三人暂且住一晚。

当晚，凤姐终将部分实情说与平儿——不提指使旺儿谋害张华一节，其余据实相告。平儿与她自幼一同长大，这些年，无论凤姐如何待她不公，平儿从未过分计较；便是成了贾琏的正式妾室，至今每日仍照拂她如初。

平儿听说是凤姐指使张华当年提告，惊得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凤姐叹道：“此事我实是做得过分。可你知我，一向容不得他与别个女子……连当初对你也是，想必是因我自幼被家中惯纵所致。提告本意只想吓唬二爷他们，我有拿银子托娘家打点官府，他们知道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我想此举会使得他们自行将尤二姐送还回去，谁知后来未能撵成尤二姐……如今张华又来提告，我思前想后，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了。”

平儿道：“我们原先说定，一同在此处等二爷出来，再作计较。此处虽清苦，却有薛姨妈与刘姥姥时常接济，奶奶的病有我照看，巧姐也在身边。当年之事，二爷想必念在多年夫妻与巧姐份上，原谅奶奶的。”凤姐摇摇头，道：“我王熙凤当年在贾府也算呼风唤雨，受老太太、夫人宠爱，又蒙众姐妹与宝玉等敬重。此事若将来坐实，凭我这般高傲性子，即便他们谅解，我也无颜了。”

凤姐伸手攥住平儿的手，道：“我今晚同你交代三件事。其一，你这些年帮我管家，如今我落了难，你仍不离不弃，我很感念；也悔恨自己嫉妒过你与二爷，更悔恨在尤二姐之事上，对你的善行口出恶言。其二，我这身子我自知，已照料不得巧姐。我此去便将巧姐托付与你。若真有一日你或二爷都不能照看她时，便将她交与刘姥姥；此事我早已与姥姥言明，托付过她，她也应承了我，绝不背弃。其三，今日我同你说的这些，你要发毒誓，永守秘密，不与任何人提起。即便将来官府叫了旺儿去作证，讲破大天，我在，或许便被坐实，我不在了，或许贾家人只当他是胡言乱语便罢了。世上只有你一人，知我不得不走那不得已苦衷。”

平儿此时方明白凤姐心迹，已是泪流满面满面，哽咽道：“奶奶说的这些话，字字句句，我都记在心里了。奶奶待我，虽有严苛之时，可这些年我在奶奶身边，奶奶何曾真个亏待过我？如今奶奶落到这步田地，我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奶奶要我发毒誓，我便发毒誓：若我平儿将今日奶奶所言泄露一字，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奶奶放心，巧姐交给我，我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护她周全。若真到了我与二爷都无力照看的那一日，我必亲自送她去刘姥姥家，绝不负奶奶所托。至于奶奶要走……我知奶奶性子刚烈，既已打定主意，我再劝也无用。只求奶奶此去珍重身子，好歹留得青山在。家里的事，我自当尽力周全，不叫外人起疑。奶奶心里苦衷，再不会有第三人知道。”说罢，已是泣不成声。

夜深沉，凤姐又叮嘱道：“两位姑妈都是至亲，这些年待我不薄，听说哥哥派人接我去了，必是宽慰的。老太太那边也不方便去辞别，心里却是最难过。自你随我嫁入贾家，老太太便待我不同旁人。头几年，我年轻嘴快，做事泼辣，老太太不但不嫌，反说我生来就是当家理事的料，比那些扭捏的强百倍。老太太常道，凤丫头是我老来的一颗开心果，有她在跟前，我便觉着日子还有趣儿。府里上上下下那么多媳妇，老太太唯独信我，把一大家子的事都交到我手里，从不过问半句，只说‘凤丫头办的事，我放心’。我也知老太太是真心疼我，那年我小月，老太太亲自来看，拉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说‘我的凤儿受苦了’，又把自己用的上好人参拿来与我补养。我心里明白，老太太不是单因我能干才疼我，实是我与她老人家脾性投合。我有什么话从不瞒老太太，老太太也肯听我劝。这些年，我在府里威风八面，得罪了不知多少人，若不是老太太在后头撑着，我哪里站得住？如今……如今我要走了，连老太太跟前磕个头、说声别都不能够。我这身子，我自己清楚，已是灯尽油枯了。此一去，怕是今生再不得见老太太的面了。老太太若问起我，你只说……只说金陵那边伯父接我去养病，莫叫她老人家起疑。她老人家年事已高，受不住这个。”说着，凤姐已是声气哽咽，泪珠滚落，半晌不能言语。

二人还说了许多话，不觉东方都微微发白，凤姐似也耗尽了精神，望着平儿，满眼温情，轻声道：“最后，还有你……”平儿泪水又滚了下来，道：“奶奶莫再说了，平儿都省得，天亮还要启程，奶奶且歇息片刻罢。”

天亮了，平儿将屋里的厚被都取出来，尽数铺在车里。不忍生离死别之情，凤姐不敢叫醒巧姐，只与仍在熟睡中的女儿脸颊贴着脸颊，久久挨了一阵，方才咬牙转身出屋，平儿将她搀扶上车，将被子盖好。眼望着马车缓缓动起来，渐行渐远。不论如何，凤姐终是平儿此生最要紧的人。如今这个人就这样走了，只怕再不得相见。她把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托付给了平儿，而贾琏尚是罪人之身，平儿自己的前程亦不知着落。平儿低下头，默默转身，回了那座破旧的祠堂院中。

凤姐聪明一世，她此次担忧，后来其实并未发生。张华案子转至刑部，摆上主审官的案头时，对于如何处置贾府几位在押犯，主审心中早有主意。他看到贾琏曾在国孝、家孝期间私下娶亲，微微一笑，暗想：就此罪名判贾琏即可，省得再立其他名目了。只因贾政前几日自行递上呈状，称贾府与甄府的账目只由他一人经手，与贾琏、贾宝玉无关，恳请尽快审理，先还二人清白。主审阅后，心知贾政所言属实，但贾宝玉必然要吃些苦头，贾琏也须得被判有罪，便拿这个做个缘由——此事当时就在官府闹过，属实无误，无需再找什么证人。因而，凤姐主使张华提告贾琏，乃至命旺儿谋害张华之事，最终并未被揭出来。

京城距金陵两千余里。余忠驾车南去，因凤姐身体不堪颠簸，不敢疾驰，沿九省御道缓缓而行。出河北，未至德州，随行嬷嬷已示意凤姐病势沉重，恐难支撑。及至德州，余忠见状不妙，请示凤姐，是否先折回京城，待调养些时日再议。凤姐拒之，只一句：“我死也死到金陵去！”且令余忠昼夜兼程赶路。余忠只得遵命，心下暗忖：奶奶分明是不要命了。

余忠昼夜马不停蹄。车中颠簸如簸箕，凤姐病骨支离，斜倚棉褥，面色惨白，双目时开时阖。随行嬷嬷与丫鬟皆垂首噤声，唯闻车轮辘辘、马铃叮当，声似催命符。

凤姐身在半昏半醒之间，思绪如潮，一桩桩尽涌上心头。她先想起自己在王府做女儿的光景。那时她唤作凤哥儿，父母溺爱，兄嫂纵容，当作男儿教养，凡事由着她的性子。那时的她，不必操心生计，不必周旋于人情世故，只知凭着自己的心意行事，争强好胜，身边的人都顺着她、捧着她，没人敢违逆半分。更没人告诉她，太过逞强、太过张扬，终会引火烧身。

又想起嫁入荣国府后的事。老太太疼她，偏生就爱她这张嘴、这副胆。她协理宁国府，替蓉儿媳妇治丧，独当一面。每日寅正即起，卯正二刻便到宁府点卯，整顿得威重令行，上下凛然。可她那时只顾逞强，茶饭无心，坐卧不宁，从此好生生的身子便差了。

她又想起自己曾最得意、也最悔恨的事：铁槛寺弄权。为着显示权势，为着三千两银子，假托贾琏之名，硬生生把官司翻了过来。还说出那句：“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结果闹出两条人命。还竟全不放在心上，只觉自己手眼通天，无往不利。如今病到这般田地，竟有些怕了，怕的是那两条冤魂。车外风声呜咽，她总觉得有黑影在车外飘着。

还有贾琏，那个与她相伴多年的丈夫。她对他，从来都不是毫无情意，可这份情意，终究被自己的嫉妒与过分约束消磨殆尽。她见不得贾琏与其他女子亲近，见不得他有半分异心，于是百般看管，百般刁难。及至知道尤二姐的事，便不惜用尽手段，设下连环计，一步步将其逼上绝路，心中却没有半分怜悯，只有除掉眼中钉的快意。她只想将贾琏牢牢拴在自己身边。可越是如此，贾琏便越是叛逆，越是逃离，夫妻二人，终究走到了同床异梦的地步。如今想来，若是能收敛几分性子，对贾琏多几分包容，少几分猜忌，或许结局也不会这般难堪。

她又想起自己在贾府的荣耀。老太太跟前，她是最得宠的孙媳妇；太太跟前，她是最得力的臂膀；那些姐妹、宝玉，哪一个不敬她？老太太待她的情分，她记在心里，可她也知道自己多有辜负。偌大一个家交给她，她管是管得好，可她也贪了、也挪了，也得罪人了。如今贾府败了，她竟连去跟老太太磕个头、辞个行的脸面都没有。

为了维持这份权力，为了撑起贾府的门面，她也曾毫无私心地付出。府里的用度紧张，她四处周转，精打细算，甚至拿出自己的体己钱填补亏空；姐妹们有难处，她从不推诿，尽心相助。宝玉与她情同姐弟，与她那般亲近，如今他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一想到这里，她的心便像被揪紧一般，泪水顺着眼角滑落，浸湿了鬓边的发丝。

她又想起大观园里那些热闹日子：和老太太一唱一和逗笑、起诗社、做寿、放风筝、吃螃蟹、赏花，与一众姐妹快活聚会，甚至在府中呼风唤雨、对仆人们发号施令，都是美事。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都像梦一般，醒了就散了。

马车猛地一颠，凤姐浑身一颤，回过神来。她缓缓睁开眼，望着车顶灰蒙蒙的布幔，心中忽然涌起一阵空茫的悲凉。她这一生，要强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威风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落得个孤零零躺在车上、不知死在哪里的下场。她想起秦可卿临死前托梦说的那些话：“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她当时听了，并未真正放在心上。如今想来，后悔已迟了。

她轻轻叹了一声，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那叹息里，有悔，有恨，有悲，有愧，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解脱。外头，余忠扬鞭催马，车子愈发快了。风声呼啸，卷起官道上漫天黄尘。凤姐合上眼，任那颠簸将她剩余不多的魂魄一点一点震散。

第五十四回

凤姐殒身金陵旧土 袭卿萦念江南流年

当载着凤姐的马车一路快马加鞭时，载着妙玉的马车也在南下之中。原来，妙玉被撵出栊翠庵之后，一时无枝可依，想起当年随师父初进京时，曾在西门外牟尼院暂住。那庵虽是寻常佛地，却也算旧游之处，况自己师父当年曾在此圆寂，尚有几分香火情分，便暂且回去栖身。

谁知时移世易，人事全非。当年师父在时，尚有同门照拂；如今庵中换了住持，僧众繁杂，规矩又苛，见她是贾府出来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哪有半点儿真心相待。

妙玉自襁褓之中便生在仕宦名门，锦衣玉食，原是金雕玉琢的闺阁中人。后虽入空门带发修行，却从未尝过半分寒苦：在姑苏蟠香寺有庵堂静室，仆婢环侍；随师父进京，居牟尼院中，仍是供养丰足，器物精雅。及至被延入贾府栊翠庵，更是楼台清幽、花木扶疏，一应吃穿用度、陈设古玩，皆极华贵，贾母待之以礼，姊妹们敬其清高，小尼道婆伏侍周全。她终日品茗吟诗、参禅礼佛，身居锦绣之中，心处洁净之地，半生优渥从容，端的是金玉一般的人品、天仙样的处境。一朝从云端跌落，本是金玉一般的人，洁净成性，心性又高，如何受得了这般冷淡与轻慢？静中回想师父临终之言：“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

当初她遵师父之命，不回苏州，留在京城，后来被请入栊翠庵，一住多年，原是应了师父 “在此静居” 的嘱咐，也算得那 “结果” 二字。

可如今贾府一败，栊翠庵被抄没，牟尼院亦难容身。京城茫茫，举目无亲，处处皆是萧瑟凄凉，哪里还有半分可 “静居” 之地？所谓 “后来自有结果”，竟是这般结果。师父当年神数虽灵，却未算到贾府一败如此之速，更未算到她在京中会落得走投无路。若回南方，虽违师命，却尚有江湖一隅，可寻一处僻静茅庵，了此残生。辗转思量多日，终究心一横：师父只道不宜回乡，却未料京城已无立足之地。不如南归，哪怕违背遗言，也只求一线清净。

主意已定，便收拾仅存的一点细软，雇了车辆，悄悄离了牟尼院，一路向南而去。此一去，或许应了 “风尘肮脏违心愿”，昔日神数所言的因果，竟都落在这一步错路之上

话分两头，凤姐这边钟山已遥遥在望，马车终于快到金陵了。一路在车中照料凤姐的嬷嬷与那丫鬟，也略略松了一口气。只是此时的凤姐，性命已如风中残烛，即将燃尽。

忽见那冲天夺目的大报恩寺塔，琉璃映日，白光耀目。嬷嬷轻轻摇了摇凤姐，低声道：“奶奶快看，就要到家了！”凤姐此时已陷入昏迷，被嬷嬷与丫鬟扶起，半睁开眼，仿佛被那道白光刺得目眩。她眼中滴泪，脸上却露出一份安然，轻声说道：“到家了……告诉哥哥，将我葬回王家墓地。”

言罢，气绝身亡。

此情此景，正应了当年宝玉在太虚幻境所见凤姐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若其一生稍知敛藏，自可康健延年，儿女成双。纵贾府破败，待贾琏出狱，以她与平儿二人之才，兼之贾琏素谙庶务，一家原可耕织度日，安作平民。奈何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思之，实可叹也！

那日平儿送凤姐去后，回到屋中，见巧姐尚自沉沉睡熟，呆望了她半晌，心下暗自思忖：贾琏此番必难脱罪，迟早定要发落。若果真发往极边蛮荒之地，我平儿便是拼了性命，亦当相随服侍。只是巧姐小小年纪，如何经得起这般颠沛？倘真有那一日，倒不如跟着刘姥姥，反得安稳。故此须趁早叫她熟惯那边光景，日后才好落脚。

不几日，刘姥姥又送菜果来。平儿便将心腹之言，据实相告。刘姥姥叹道：“我与这孩子原是天生的缘分，一见便心疼；何况奶奶当日也曾亲口托付，我岂有不尽心的理？”说罢，便双手合十，向南虔拜三拜，道：“奶奶在南边安心将养，孩子自有我呢。我必好生看顾，教她饱暖无忧，只在此间等着奶奶回来便是。”当日刘姥姥告辞，便将巧姐一同带了去。两下约定：隔些时日便送回来与平儿相聚几日，再往庄上暂住，两边轮换居住。如此，即便将来事有不测，不能带她同行，巧姐也早已习惯乡居，不至生疏受苦。

此时刘家光景已非昔比，甚是宽裕。巧姐到了庄上，便与刘姥姥同室安寝，吃穿用度，一概周全，并无半分委屈。刘姥姥疼她，竟比疼板儿更甚几分。板儿如今已入私塾读书，每日放学归来，便将先生所教一一说与巧姐听。他二人本自相熟，又都识得几个字，便一同临帖写字，念诗观花，在院内嬉笑玩耍，倒也十分和合。

话说抄家次日，那自文华斋脱身而出的江玉韬，便携了袭人，雇下一只船，一路顺水南下，径往玉韬故乡苏州安顿。原来这文华斋中所用笔墨纸砚、书稿典籍，多自江南采办而来，京中店里常有南来北往的伙计，往来传递消息，早将贾府被抄后、几位老爷遭拘、众主子流散下落等情由，一一传至南方。其中最令二人悬心挂念的，便是宝玉至今踪迹杳然，生死未卜。

来人转告玉韬妹丈之再三叮嘱，只教二人在南方静候。因不时有行迹可疑之人进店窥探徘徊，料是忠顺王府来人，在暗中访查店主与袭人踪迹，切不可轻率返回京城，以免自投罗网。二人在江南料理采办诸事，只静候消息便了，店内生意自可照常无忧。

江玉韬暗自思忖：宝二爷下落不明，定是那忠顺王所为，只为报当年他逃出王府之仇。虽说如今贾府被抄，乃是忠顺王等多年筹划、等待时机所致，与他江玉韬无干，但宝玉的结局却不能说不与他相关。每想起这些，心里便不由得自责起来。自己已逃出魔窟，生意有成，又离不得宝二爷当年的情分。如今还将视为珍宝的袭人托付给他。如今与袭人朝夕相处，万不可辜负了二爷对他之信赖。

回到苏州，玉韬自是熟悉，先在阊门左近、专售笔墨文具并书籍印刷的观前街市一带，寻了一处僻静院落租下，权且安顿下来，那地方不远处铺户林立，纸墨飘香，每日间俱是读书人与商贾往来。这处房子有两进院落，玉韬住前院，袭人带了彩凤住后院。

为万全计，江玉韬便断绝了所有早年江南唱戏时的旧交往来。如今嗓子已倒，模样也变，名字换了。若他自己不说，再无人知晓他便是当年红极一时的琪官。他只与生意上的商家保持些寻常往来，待袭人熟适打理家室内务后，玉韬外出见客便带她一同前往。二人出入人前，便是一对相敬如宾的商人夫妇。商家眼里，这位玉韬文质彬彬，有家有室，待人平和，在京中又有招牌生意，皆愿愿与之交易。除了苏州，玉韬有时也带了袭人去江南其他地方去办货，顺便带她出去散散心情，忧心她因过度思虑宝玉生病。

袭人随玉韬南下，一路舟行江上。放眼望去，烟波浩渺，云水相连，满目尽是江南景致。只是她心绪郁结，哪还有闲情去赏那沿途风物？自从离了京城那一日起，心头便如压了千斤巨石，朝暮牵挂，片刻难安，心心念念的只有一个宝玉。她与宝玉自幼朝夕相伴，相守相依，那情分早已刻入肺腑，成了她性命一般的依托。如今贾府被抄，宝玉飘零无依，生死不明，偏偏在他落难困顿之际，自己不能近身侍奉，反倒仓促随玉韬远避江南。每念及此，袭人便柔肠寸断，夜夜背人垂泪，满腹悲戚难以言说。

江玉韬待她素来温厚体恤，袭人心里自然分得明白。自落脚苏州之后，玉韬便把家中内外大小俗务，尽数托付在她身上。柴米油盐、市井采买、炊厨事务、浣洗针线、洒扫庭除，乃至邻里间寻常应酬往来，桩桩件件都落在了她肩头。

这般家常生计，在寻常人家原是平平无奇，于袭人却是平生未有之阅历。昔日身在贾府，她虽也打理宝玉房中大小事宜，手下自有一众小丫鬟听候差遣；衣食享用自有厨房、针线房按时供给，她只需从容吩咐便可，从不曾亲执粗务、操心度日。如今却要亲自入市采买，下厨炊饭，居家度日还要精打细算、掂量银钱用度。油盐酱醋琐碎杂物，一桩也短缺不得；衣衫鞋袜需亲手浣洗；屋舍几案陈设，皆要亲手拂拭整理。诸般俗务，于她都是从头学起。

初时难免手忙脚乱，或是市井买物不知市价多花了银钱，或是厨下生火不慎把饭煮得焦糊。所幸身边有小丫鬟彩凤，她年纪虽幼，却生性伶俐乖巧，本是寒门出身，这些居家生计反倒比袭人熟稔几分。二人朝夕相伴，凡事彼此商议斟酌，今日学着操持厨务，明日学着料理家常，慢慢摸索习练，倒也渐渐谙熟了居家过日子的门道。

袭人素性要强稳重，心底纵然万般思念宝玉，却也深知世事已定、时局难转。玉韬既以家事相托，便是一番至诚信任，自己断不能辜负这番心意。于是便把一腔悲愁牵挂深深敛藏心底，收敛愁怀，打起精神，日日专心操持家务，学着当家理事。她本是心性灵慧、处事妥帖之人，又在贾府历练多年，见识分寸样样不差，凡事一看便知，一学便会。不消数月光景，便把这小小宅院打理得窗明几净、井井有条。玉韬在外经营生意，归家但见家事整肃、茶饭可口，心中甚是感念，越发敬重袭人贤德持家，待她也愈发温厚礼敬。

玉韬本是个聪慧明达之人，深知袭人生性勤谨，最是重情义、有担当。若要她不因日夜思念宝玉而积郁成疾，莫如教她多操持些实事，以此分心。于是便将文华斋的生意渐渐教她经手，一来家中大小事务本已归她打理，二来铺中往来账目、采办收发，也都慢慢托付与她。玉韬心里盘算：待她肩上压了担子，既要管家，又要照应生意，心神有所专主，自然少些闲暇去翻那旧日愁肠。

苏州居所，前院自是待客会心之所，后院则袭人携彩凤居住，玉韬从未擅入。每早袭人自后院出来，先至前厅与玉韬问安，二人便在正堂闲话当日事宜。说罢，同彩凤一道往厨房用早膳。饭后，玉韬常外出料理生意，若需袭人同往，袭人便回后院更衣，二人一同出门；若不需，玉韬自去，袭人则先进玉韬房中收拾妥当，再领彩凤上街买菜、往裁缝铺取送活计，诸般杂务，一一打点。回来之后，又忙着做中饭，等候玉韬归家。饭间说说家常，闲时或对一对京中铺里的账目，或玉韬给袭人讲几出她自幼在府中看过的戏文。一来二去，竟与寻常商贾人家过日子一般无二。

至晚间灯下，二人偶也说些从前旧事，说毕，袭人方道别，自回后院歇息。日月如流，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两人渐渐把此处当作了自己的家，也把对方视作了至亲之人。只是袭人心中那份对宝玉的思念，却并未因此减了分毫。袭人视宝玉所托之玉为至宝，朝夕悬于胸前，须臾不离。每念及宝玉，便探手入怀，轻轻摩挲。

玉韬知袭人自幼随侍贾母，耳濡目染，最是敬佛。有道是：“姑苏千百梵刹寺，尽入江南烟雨中。”故于闲暇之时，便常带袭人遍访苏州诸处名刹。每至大雄宝殿前，玉韬自携了彩凤，安坐于院中古槐之下，由着袭人独自进去拈香许愿。他虽不曾明问，心中却深知袭人那一腔祈盼：一愿有朝一日能重归宝玉身边；二愿贾府上下，从主子到丫鬟，皆得平安。只是玉韬不知的是，袭人那默默祝祷之中，也暗暗添上了他的名字。

这晚，彩凤正在里间收拾行装，预备明日随玉韬与袭人同往扬州瓜州接一批货，再雇船发往京城。玉韬与袭人则在外间灯下闲话。

二人说东道西，之间只听袭人低声道：“先生待我，一向不薄，诸事关照有加，我心下着实感念。只是想来，这份恩义，到底还是因着二爷的情分……”话未说完，玉韬便轻轻摇手，止住了她，道：“姑娘此言差矣。当日二爷于危难之际，将你托付于我，我自当尽力照料，此是分内之事，不消再提。况且你我相识多年，姑娘为人真诚，行事端正，我一向敬服。自打来了苏州，朝夕相处，愈发觉着能与姑娘一道过日子，实在是我的福分。我与你，虽无那男女之情，却已有了亲人般的牵挂。我每日里只盼着能有二爷的消息，也盼着有朝一日咱们一道回京，你与二爷重得相聚。可真到了你离去那一日，我心里这份亲情，怕是也舍不下……”说到此处，玉韬语音微沉，似有怅然之意。

袭人低头不语，默然良久，只觉心头千回百转，无从说起。半晌，方站起身道：“我去瞧瞧彩凤可收拾停当了。”

这日，江玉韬外出未归。袭人独自进房为他规制卧榻，铺陈之间，忽见枕下露出一角汗巾，颜色眼熟，不觉心中一动。抽出一看，却是一条松花色的，正是当年自己亲手系在宝玉腰间的那条。那时节，她将这条汗巾给了宝玉，后来宝玉转赠与人，心中不悦却不知所赠之人，竟就是今日的江玉韬——昔日的琪官。而宝玉换回来的那条大红汗巾，她一直收在箱中，恐怕抄家之时也一并被抄没了。袭人看了半晌，并不言语，只将那松花汗巾叠好，依旧轻轻放回枕下。

第五十五回
江玉韬虔心谒古寺 花袭人无意遇妙姑

话说玉韬在瓜州将货运之事料理停当，与袭人立于江岸，目送那载货的船渐渐远去，船影融于烟水之间。袭人忽地轻叹一声，道：“想来当年林姑娘，便是打从此处上船进京的罢。只不知她如今身子骨又如何了……”玉韬闻言，亦黯然道：“从前常听二爷说起，林姑娘素来体弱，禁不住风霜。那忠顺王爷当真歹毒，偏生在二爷大婚之日动手抄查。这一来，也真是苦了林姑娘。”

次日，玉韬并未急着返回苏州，而是携了袭人、彩凤，往瓜州三汊河口而来。那里有座高旻寺，乃是先帝御笔赐名，极是庄严。三人先登了那七层高的“天中塔”，凭栏远眺，但见江天一色，帆影点点，远近风物尽收眼底。又看了御碑亭，玉韬便将碑上所刻文字一一讲与袭人听。袭人方知，挨着御碑亭的那座“金佛殿”，原是贾家尚未入京时，奉旨在此建造的。只见那殿重檐歇山顶，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黄琉璃瓦，朱红立柱，斗拱彩绘，气象辉煌。檐下悬着一块蓝底金字匾额，正是先帝御笔“金佛殿”三字。

袭人独自步上花岗石阶，立于石基月台之上。行至大殿门前，便住了脚——玉韬方才叮嘱过，此殿女子不得入内，只能在门前礼拜。她探头往殿中望去，只见空寂无人，纤尘不染，一座通体泥金的如来佛像端坐于须弥座莲台之上，慈眉善目，俯视众生。袭人正待下拜，忽见一位衣装华丽的年轻女子已跪在门前，埋首膜拜。袭人便也挨着她身旁跪下，垂手闭目，暗暗祈祷。心中默念：愿佛祖念及当年贾府营造功德，保佑贾府后人，如今他们正在受难之中；再保佑我能早日回到日思夜想的宝玉身边，依旧侍候。一时祈祷既毕，心境稍觉安宁，便睁眼站起身来。恰巧旁边那女子也刚站起，二人四目相对，不觉都是一怔。

“袭人姑娘！”

“妙玉姑娘！”

二人几乎同时唤出声来。

原来妙玉自京城南归，一路舟车劳顿，行至扬州地界，下了船，却不敢再往苏州方向去。原来师父临终曾有不宜回乡遗言，她只得在瓜洲镇上寻了一处小庵，名唤九莲庵的，暂且挂单栖身。

这瓜洲地面，却是个极繁华又极混杂的去处。江面上千船云集，漕船、盐船、米船、商船、画舫、客船，帆樯如林，密密层层；渡口昼夜不息，日渡数千人，官、商、兵、文人、妓女、乞丐、脚夫，五方杂处，人声鼎沸。米市、盐市、布庄、钱庄、典当、茶馆酒楼、戏班赌场、青楼画舫，百业俱全。徽商、晋商、盐商、船家、盗匪，形形色色，有钱者横行，无钱者沉沦，端的是一处发财的膏腴之地，也是落魄者的无底泥沼。

妙玉自小锦衣玉食，性孤心高，最厌喧嚣。如今到了这瓜洲，恰如冰玉落进尘壤，清白入于浊淖。那九莲庵虽也名属梵门，却坐落在市井繁衢之间，近着渡口码头，终日车马喧阗，商贾辐辏，哪比栊翠庵绝尘远俗。妙玉无法，只得每日闭户诵经，焚香礼拜，轻易不踏出禅院一步。

时值观音圣诞，九莲庵启建香会，远近善男信女、乡绅富户，纷纷前来拈香布施。庵中老尼央妙玉至前殿整理经卷、照料供案，推辞不得。妙玉只得勉强出来，立在佛前案旁，垂眸敛容。她一身自带几分林下仙姿，与周遭俗世烟火格格不入。正忙乱间，忽有一行人缓步入庵，为首一位五十岁许男子，身着绫缎长衫，气度阔绰，眉目间略带几分世故

沉敛。那人原是寄居瓜洲多年的山西晋中太古籍盐商，兼理漕运埠头，家资殷实，在地方上颇有声望，与庵中往来已久，常有布施。此人名为安信方，已是中年丧妻，膝下虽有姬妾，却无正室持家，素性偏爱清雅文气，最重世家门第。

他上香已毕，偶一抬眼，忽见案旁立着的妙玉：容颜绝代，气质冰清，举止端庄不俗，不觉心下怦然。悄悄问过庵中老尼，方知是苏州仕宦世家出身、带发修行，因故流落至此。那盐商久历江湖，并不似市井粗人般冒昧唐突，只故作谦恭有礼，向老尼问讯佛法经义，目光却时时暗落在妙玉身上。自此后，他便常以布施香火、探访梵理为名，频频往来九莲庵，暗请老尼从中撮合；又明知妙玉无家可归、不敢返乡，四下更无投奔之处，便慢慢以情理裹挟、体面相缠，步步困住她的去路。

妙玉初时只敛眉自持，任凭安信方殷勤布施、时来参访，又兼庵中老尼婉言相劝，她皆淡然疏离，谨守清修戒规，不肯稍染尘缘。

她素以槛外自居，心性孤峭，却与惜春大不相同。惜春慧根彻冷，一朝看破红尘，便万缘尽断，荒庵茅舍不嫌寂寥，藜羹粗饭亦自安然，俗世荣辱再不动心。妙玉则不然。昔日在贾府栊翠庵，门庭清寂，供养周全，世家人人敬待，无流离之扰，无市井之喧，她方能安坐蒲团，焚香课诵，守住一身冰洁，俨然世外散人。

如今漂泊流落，陷在瓜洲繁冗市井之间，渡口喧嚣，人声庞杂，南北茫茫，竟无一处可归。向来依仗安适境遇才养出的清修道心，到此便渐渐摇摇难持。她本是仕宦金闺出身，素爱清雅、重体面、恋安稳，一旦失了栖身依托，孤悬天涯，心底潜藏的俗念尘思，便悄然潜滋暗长，再也做不到惜春那般断然离世、枯守孤灯。

安信方瞧出她孤身漂泊、进退无依，表面始终以礼相待，情愿以正室之礼聘娶，保她余生安稳，再免流离之苦；暗地里又频频厚施香火，笼络庵中老尼，日日以女子孤身流落、难自安身的情理，婉转劝解。妙玉独居禅房，辗转思量：故乡苏州不敢归去，天涯四顾又无别处可投。身在九莲庵，终日耳濡市井喧嚣，目见尘俗纷扰，这般孤守清灯，终究难脱飘零孤苦。

她本是带发清修，未曾落发受戒，原不曾斩断尘缘。历来俗例，这般带发慕道之人，境遇安定时，自可蒲团礼佛、静守初心；一旦命途颠沛、无枝可依，便许还俗随缘，另寻归宿，与那些剃度立誓、终身枯守空门的尼僧，原是不同。终究熬不过身世浮沉的惶惧，也难舍现世安稳的依托，默然沉吟良久，终究低首默许，应了这门亲事。可怜她一生洁癖孤高，自许槛外之人，到头来美玉冰姿，竟沉沦瓜洲尘淖，委身俗商，正应了那：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自嫁入安家，妙玉虽享罗绮丰足，她毕竟修行多年，晨钟暮鼓早已刻入骨髓。一旦委身尘俗，便觉满心罪愆，故此每隔数日便往高旻寺跪祷，以求心安。名为参拜，实为忏悔。这一来二去，便成了惯例。正是这一日，她来至高旻寺金佛殿前，恰遇裘人也在那里礼拜，方才有了那意外相逢。

他乡遇故知，本是人生喜事。只是昔日在贾府那些年，妙玉性情孤僻，自视甚高，裘人虽是宝玉身边最贴身的，却既不能吟诗，也不善属文，哪里入得过妙玉的眼？但俗话说，“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妙玉已堕红尘，待人接物，自与先前大不相同。乍见裘人，竟破例露出几分久违的笑意。裘人见她妆扮神色，早已不似当年栊翠庵中那般超然绝俗，便也不再唤“妙师父”，只改口称“妙玉姑娘”。

二人携手下了石阶，见玉韬与彩凤正在下面等候。裘人便向妙玉引荐道：“这位便是我的夫君，江先生。此番从苏州来瓜州对货。”妙玉见玉韬气度不凡，便点头致意，道：

“我与令夫人在京中便是旧识，小字妙玉。”又转头对裘人道：“不瞒姑娘说，我也已嫁了人。夫君是本地盐商，这两日往杭州去了。难得重逢，我极想同姑娘叙叙旧。三位若不急着赶路，不如到舍下暂住两日。客栈里人来人往，未免杂乱。”裘人见她言辞恳切，便回头望了望玉韬。江玉韬素来谨慎，见裘人似有应允之意，便道：“我们还要往扬州去一趟，两日恐怕不便。若只住一日，倒还使得。”裘人与妙玉听了，都点头称是。

当下四人离了高旻寺，妙玉便引着裘人、玉韬并彩凤，一路往安家而去。那安家府邸坐落在高旻寺东南不远，临着一条清静的巷子，外看并不十分张扬，只一带粉墙，围着高高的黑漆大门，门前蹲着两个青石狮子，门楣上悬着“安宅”二字匾额，字迹敦厚，并无官宦人家的排场，却自有一股殷实气象。

进得门来，方见内里别有洞天。前后三进院落，宽宽敞敞。头一进是厅堂，檐下悬着金字对联，虽是商贾人家，倒也摆着几架古籍、数件古玩，不落俗套。转过穿堂，便是正院，院中种着几株老桂，另有些太湖石砌成的小景，疏疏朗朗，颇见清幽。东西厢房俱是雕花窗棂，廊下垂着鹦鹉画眉，叽啾有声。再往后，便是内宅，妙玉引着裘人等进了花厅，早有小丫鬟捧上茶来。

妙玉将三人安置在两间干净客房中，晚餐时款待三人食用当地特有风格菜肴，裘人暗自称奇，原来刘姥姥用过的杯子，都要被扔掉的她，如今邀丫鬟出身的她，和现为丫鬟的彩凤同桌共餐，还陪他们引用当地著名的“百花酒”来饮用。席中妙玉显得很开心，话语不绝，还和玉韬说起江南一带的民俗趣事。而裘人在这酒香中，恍惚又见到了怡红院的灯火，宝玉的笑貌，恍如隔世。晚餐毕，玉韬知道她二人有话说，便先带了彩凤去客房歇息。

留下妙玉与裘人，二人相对，半晌无言。到底妙玉先开了口，低声道：“姑娘与宝玉的情分，阖府上下谁人不晓？怎的姑娘竟外嫁了呢？只是我看那江先生气度不凡，待姑娘也是极珍重的……”这话正触在裘人心坎上。裘人忍着泪，只将实情说了一半：“那日府里出事，我恰在府外，后来二爷被拿了去，便托人带出信来，命我出嫁。这位江先生是二爷的至交，二爷亲口将我托付与他。他是个书画商人，我便随他南来办货。”虽是淡淡说来，裘人早已红了眼圈，几欲落下泪来。

妙玉叹道：“我素日看宝玉，不独生得风流俊秀，文采出众，最难得是一副菩萨心肠。他怕自身陷在牢狱，不知死活，误了你的青春，才狠心命你出嫁。你定是懂得他这番苦心的……”裘人虽不便将实情和盘托出，听了妙玉这般赞誉宝玉，心下也不觉感动。她不愿妙玉再问自己的婚事，便岔开话头：“不知妙姑娘又是如何流落到此？怎的就弃了修行，成了家呢？”

妙玉低下头，沉默许久，方道：“从前你我虽常见面，却很少说话。我只知道你是个好人，今日便不妨同你讲些心里话。这些话闷在我胸中多日，无人可诉……”遂将抄家被逐出栊翠庵，一路漂泊，到瓜洲九莲庵挂单，被安信方以情理相迫、无奈嫁人的经过，细细说了一遍。说完，长叹一声：“我修行这些年，到头来为求一个安稳，便将信念全抛了。心里不知有多惭愧，故此常去高旻寺跪祷忏悔。不想今日倒遇见了你。”又压低声音道：“我那夫君，如何比得你的江先生？表面上斯斯文文，嫁过来方知，他算得半个江湖中人，结交的不但有当地官僚，更有那些私盐贩子。我如今真是陷在污泥里，堕入红尘了。”

裘人听了，忙安慰道：“世间的事，原是料不到的。府里那些主子们，哪一个不是一夜之间，或成了阶下囚，或音信全无？老太太那样尊贵的人，也被撵到平民住的地方，穿着布衣，吃着粗茶淡饭。”便细细将贾府被抄、宁荣两府主子奴才的现况，一五一十说给妙玉听。末了又道：“姑娘也是不得已，我听了心里只有同情，并无它想。人生在世，世

事无常，谁不是屈从时势？只要咱们自己不做恶，也就对得住天地良心了。”妙玉点头道：“姑娘说的这些话，倒比我们这些读书识字的人还有道理。我虽是修行之人，如今想来，到底没有慧根。当初在栊翠庵，心里暗暗喜欢宝玉，老太太她们又待我极尊重，生活优渥，环境清幽，我便想着一边修行，一边不时得以见他，在旁看他娶妻生子，看他与你们说说笑笑，过得惬意，我这一生就此度过，也就知足了。”

两个原本认知并不相通的人，这一晚竟说了许久。直到夜深，妙玉方提了灯笼，送袭人回客房。到了玉韬房门前，袭人落落大方地：“江先生明日还有公事，睡得早，我就不扰他了。我到彩凤屋里去睡。”说罢，去了彩凤那边。

次日临别，妙玉竟露出不舍之意，悄声对袭人道：“我是出不得门的。在此竟无一个可说话的人，下次你若有便，千万来看我。”

玉韬带了袭人又往扬州城去。他知袭人自幼在贾府长大，早将那里当作自家，连黛玉也视为亲人一般。故此他打听到当年贾敏出嫁至此、黛玉生长起居的林府旧宅所在，便引袭人去看了；连林如海当年任巡盐御史的衙门，也去望了一望。方才回转苏州。暂且不表。

第五十六回

病潇湘痴念成沉疴，义芸儿受托寻宝玉

光阴荏苒，薛姨妈府中却似无岁月流转，黛玉的日子竟如被寒冰冻住一般。初时的惊惶，早已在日日空候中渐次消散，替而代之的者，是无边的沉寂，竟不知尽头是何处是。

宝玉那边，至今未有半分确信。这“无信”二字，若心口日日渗血，无药可医。起初，尚有气力，日日必问，张口便是“宝玉可有消息”，可每一回问询，皆如石沉寒潭。后来，便敛了急切，改成三五日一问，语气里的期盼，渐渐成了怯怯的茫然。再后来，唯有见人进屋，装得镇定，才敢轻轻探问一句。末了，她竟再不出声了。可满屋子的人都觉着，她便是睡梦之中，也未曾停了倾听。

黛玉常忆起那日。这院中廊下，曾悬着簇新的红绸帐幔，窗棂上贴着浓艳的双喜，宝钗坐在她身侧，亲手拣了一对并蒂莲花样儿，笑言要绣在她嫁衣上，语间满是真心期许。可那场祸事猝然瓦解了所有欢喜，她曾试穿的那身绣莲嫁衣，一夜之间便没了踪影。黛玉心如明镜，那是姨妈怕她触景生情，趁更深人静，领着两个贴身仆妇，亲至东厢房，打开那口大樟木箱子，将一应与婚事相关的物件，一件件叠得齐整，小心翼翼收了去。

往日悬红绸的廊下，如今在她眼中只剩一片空茫；褪下嫁衣，一身素服淡薄如霜，衬得她本就苍白的面容愈发添了几分凄清。薛姨妈待她依旧疼惜，眼见好事成空，黛玉病骨支离，心中满是怜愧。宝钗亦是早晚不离，亲自送药、换炭，若黛玉精神稍好，便拣些清淡诗文读与她听；可一旦书中文字触及分离、放逐或空闺寂寥，便会悄然住口，眼底掠过一丝无奈。

虽病势日沉，黛玉待身边之人却依旧礼数周全，轻声细语，从不因病痛使半分性子。可这过分的顺从与安静，反倒教薛姨妈、宝钗与紫鹃愈发心惊。往日那个爱恼、爱嗔，眼里藏着锋芒与悲喜的林姑娘，似被抽走了神魂，躯壳尚在，纤瘦如弱柳，咳嗽不止，亦顺从地饮下一碗碗苦药。可她的魂灵，却似立在躯壳之外，遥遥的门边，终日侧耳，只为等那一句“宝玉回来了”。

深秋一日午后，阴云低垂，细雨淅淅沥沥落了下来。雨势不大，却将整个院子笼在一片迷蒙水汽之中，院角盆栽的几竿竹，被雨打湿，色泽暗沉，失了往日青翠。黛玉披一件素色斗篷，坐于窗前软榻上，窗前搁着一本未曾翻开的书，书页被风轻轻掀动，她却浑然不觉。紫鹃立在一旁，见她久坐，心疼劝道：“姑娘，身子要紧，快躺下歇歇，仔细又犯了咳嗽。”黛玉缓缓摇头，目光望向窗外雨幕，神色悠远。

“你听。”她轻启朱唇，声音细如游丝，带着几分怅惘。“听什么，姑娘？”紫鹃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唯有漫天雨丝。黛玉声息更轻，“这不是这里的雨。”

紫鹃瞬间会意。近来她见惯了黛玉这般出神，帘栊轻落的声响、阶前湿苔的清气、风里竹叶的敲击，每一样属于潇湘馆的痕迹，都能轻易惊动她，牵出旧忆，却终究只剩一场空念。黛玉缓缓垂眸，语间满是追忆：“在潇湘馆时，下这样的雨，他总不打伞便跑过来，假意是路过，实则是怕我闷。袖子、衣襟全湿了，还嘴硬说不冷，笑得那样。我嗔他不知爱惜自己，他便陪着笑哄我；可我一咳嗽，他脸上的笑立时便收了，眉眼间满是慌张。”

紫鹃心如刀绞，强忍泪水，轻声道：“姑娘放心，等二爷回来，定还如在潇湘馆一般，冒雨来看姑娘，再也不走了。”黛玉猛地抬眼看她，那双往日黯淡的眸子里，竟闪过一瞬往昔的神情。“回来？”她轻念二字，语气满是茫茫的绝望，“从何处回来？若说他病了，我尚可日夜悬心，为他煎药祈福；若说他受了罚，我尚可提心吊胆，盼他熬出头；

若说他死了……”紫鹃吓得惊叫一声，连忙捂住嘴，泪水夺眶而出。黛玉亦止住了话头，面色惨白如纸，唇瓣微微颤抖。

日子渐深，夜愈发长了，黛玉的梦境也愈发幽诡。有时，她梦见婚轿稳稳停在府门前，帘幔猩红如霞，锣鼓喧天，却不见那着喜服的新郎；有时，她梦见大观园旧阶上落英缤纷，宝玉立在对岸，笑唤“林妹妹”，可两人之间却隔着一条漆黑无桥的河，她拼命呼喊，他却始终听不见。无人敢说林姑娘不中用了，并非因她病势凶险，而是这日复一日的光景，再也给不出一个留住她的因由。

连日缠绵病榻，黛玉心里明镜一般，自知油尽灯枯，来日无多了。她并不贪恋残躯，只心头一桩执念放不下：宝玉生死未卜，下落茫茫。不止是她与他木石前缘、情根深种，便是老太太素日疼他如命，太太亦视若命根，阖府旧人，谁不在暗中牵念？若连个生死准信也无，她纵是去了，也难瞑目。

这日宝钗照常进来侍疾，坐于床沿替她拢了拢衾被。黛玉喘息稍定，望着宝钗，眼中含着几分恳切：“宝姐姐，我自知这身子熬不多时了。只是宝玉至今音信全无，老太太、太太一干人哪个不悬着心？我若就这么走了，连一句实信也替她们等不来，也对不起老太太她们这些年对我的疼爱。”

宝钗听了，心头一酸，忙低声宽慰：“妹妹且安心静养，凡事自有旁人张罗。”

黛玉微微摇头：“如今贾府凋零，众人自顾不暇，哪里还有余力打探。我有一事相求：动用我那笔嫁妆银钱，不拘多少，托一个可靠的人细细查访，务要寻出个确切音讯来。一则了我心愿，二则也给老太太、太太众人一个着落。”

宝钗闻言，心下酸楚。黛玉这番心思，并非单为一己私情，更是念着贾府旧恩与长辈情分，这般通透，反教人不忍推却。她沉吟片刻，郑重颔首道：“妹妹不必再嘱咐。我自去寻一个稳妥可靠、办事干练的人来办，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黛玉眼底掠过一丝微弱的暖意，微微合眸，气息也似松了几分。

宝钗退出房外，暗自思忖，府中诸人逐个滤过，唯有贾芸素日懂事稳妥、通达人情，又肯奔走办事，且身世清白便于在外周旋，最是合适。当下取了黛玉嫁妆银两，悄悄遣人将贾芸寻来，将打探宝玉生死下落、不惜银钱、务求实信一事细细托付了，又再三叮嘱谨慎行事，不可张扬，只暗地查访便了。

贾芸领了银两与嘱托，感念旧情，又念及宝玉昔日恩义，当即应下，苦思如何下手暗访。

转瞬贾政等羁押于刑部狱中已近一载。这一日，忠顺王府长史官程余忽至，与主审官闭门私语半晌。及送出时，主审躬身道：“王爷的意思，下官明白。”不过三五日，贾珍、贾蓉、贾琏三人的判决便下来了。贾珍、贾蓉以“于敕造府邸开局聚赌”论罪，判发往军台效力三年，期满遣回原籍金陵，永不许返京。贾琏原被劾以“替甄家隐匿财产”一款，因贾政前已申明，言贾琏乃奉己命料理府中产业之人，所行之事皆出己意，与琏儿无干，刑部准其所陈，此款免予追究；然国丧家孝之际背礼私娶一事属实，亦判发往军台效力三年，期满遣回原籍，不得返京。三人爵职，抄家时业已革夺。贾政一案则仍暂羁押，俟再行查证。发配之地，乃是贵州威宁卫。

消息传至狱中，贾珍等听闻，心下反倒卸去一块巨石。贵州虽为蛮瘴僻远之乡，到底比那冰天雪地的宁古塔强出许多；三年光阴说长不长，服役期满仍归金陵，终是熟土。依律，充发军台者，妻室若愿随行，官中并不阻拦。尤氏自宁府抄没后，寄居儿媳家中，终

日看人眉睫、仰人鼻息，其中苦楚不足为外人道，今闻丈夫将赴贵州，便执意随往。凤姐已逝，平儿自被正式纳为妾室后，已视贾琏为终生之靠，亦决意同行。巧姐年幼，不堪跋涉，幸在刘姥姥家中已如骨肉一般，便暂寄彼处。独贾蓉之妻许氏染恙未愈，只得缓图后计，暂且留京。

至出狱之日，尤氏与平儿早已立在门外守候。彼此相见，各有感慨悲喜，不必细述。当下二人上了官差押解的车辆，一路出城，径往西南贵州方向去了。

再说贾政，自在狱中，屡屡递呈申诉，言所抄没的甄府名下契照文书，实乃贾家旧产，不过当年碍于情面暂寄甄家名下，未及更名过户，并非甄家私财。主审官提讯时道：“你所陈之事倒也不无道理，大家世族之间代持产业，原属常有。只是空口无凭，须有实据方可采信。”贾政道：“最确信的证见，便是已发往宁古塔的甄家老爷。此事他同为当事人，若我所言有假，他出首揭发便是立功之机；若我所言属实，他必将当日情由据实招出。”主审沉吟片刻，点头道：“也罢，我便应了你，即日行文宁古塔，提取甄老爷供词便是。”

至于贾雨村，同时却被拟了个“斩监候”。这“斩监候”三字，乃是押入死牢，只等来年秋审勾决。若到时圣上御笔在名字上画一个圈，便推出斩首；若那朱笔悬而不落、轻轻勾去，便多半是降等改判，流徙边远了事。因此，说是死罪，却又留着一线活口，本是朝廷留予天恩示仁的余地。

贾雨村得了这个罪名，先是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旋即又忖过来了：自己并非谋逆巨恶，手上亦无人命血案，不过是攀附贾府、徇私枉法，这些罪，说大便大，说小便也小。待到秋审那日，名单递到御前，圣上一时动了仁恤之念，未必便真要他这颗人头。因此他虽身在死牢，心中却暗暗数着日子，只盼挨过今岁秋冬，等来年一道恩旨。

黛玉在外头为宝玉忧心如焚，那宝玉在狱神庙中，果然境况凄惶。那座破庙四壁颓垣，蛛网尘封，寒风从壁缝窗隙里呜呜灌入，直侵肌骨。宝玉被拘于此，无人照看，白日里蜷在冷草堆上，夜里便倚着斑驳墙根瑟缩而卧。粗粝冷饭时有时无，常是整日不得一饱。一身锦衣早已污烂不堪，哪里抵得住深秋寒霜，周身冻得瑟瑟发抖，手足僵冷麻木，当真落到了饥寒交迫、孤苦无依的境地。

枯坐寂寥之中，往昔大观园的锦绣繁华，一幕幕翻涌心头。他想起旧日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朝夕有姐妹相伴，诗酒唱和；想起潇湘馆竹影婆娑，黛玉蹙眉含情，与他知己相对；想起蘅芜苑清雅静好，宝钗温厚端方；又想起袭人、晴雯一干丫鬟环绕左右，悉心服侍，温存可意。那时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只知在温柔乡里耽于风月，醉心诗情，何曾想过世间还有这般囚身破庙、衣食无着的苦楚。两相映照，旧日繁华愈是鲜活，眼前境遇便愈是凄凉。

思及半生行止，宝玉满心悔恨。恨自己往日不通世务，不谙家业，一味沉溺儿女情长，不曾为家门分忧半点；恨自己平日任性散漫，不识人心险恶，看不出官场倾轧、世态炎凉，终落得大厦倾颓、举家被抄，连累长辈族人，个个流离遭难。往日里只觉岁月悠长，可以肆意随性，如今身陷囹圄，方知少时荒唐、半生懵懂，一事无成，枉读了诗书，枉受了祖宗庇荫，到头来连自家、连心爱之人都护不住。

万般心绪缠扰，终究最放不下的还是黛玉。他不知抄家之后黛玉身在何处。她本就孱弱多病，经此惊天变故，如何禁得住这般惊吓颠簸？想起往日潇湘馆里，雨夜相伴，埋花诉愁，木石前盟，桩桩件件，此刻皆成了隔世旧梦。如今婚事成空，贾府零落，她以多病之躯、善感之心，怕是日夜垂泪、愁病交加。宝玉扶着冰冷墙壁，以额抵墙，满心焦灼，

只恐此生再无相见之日，更怕她经不住这世事摧残，香魂早逝。每念至此，便觉心头揪痛，满目悲戚。

远处遥遥传来一声鸡啼。天快要亮了。可天亮了又如何？不过是一个黑暗走进另一个黑暗罢了。

受了宝钗嘱托，贾芸心下盘算了一夜。他虽常在外奔走，到底只是个经纪生意人，官场上的门路哪里够得着？思来想去，忽然记起，这些年与倪二一干人合伙做那花木营生，常出入于达官显贵之宅，那些府邸里管家、长随、门子之流，茶余饭后最爱说些衙门口的消息。这些人虽居下贱，耳目却广，哪家出了事、哪家升了官，他们比谁都清楚。

贾芸想定，便将倪二并几个素日可靠的伙计召至一处，把银子一一分发下去，道：“今有一桩要紧事托付诸位。不必问缘由，只替我细细访查——凡能与刑部、都察院、各处监牢及忠顺王府沾上半点干系的，不拘是府里管事、门上当差，还是牢里牢头、衙中胥吏，但凡能搭上一句话的，便不惜银钱，先笼络住了。只一件，口风须紧，不可张扬。”众伙计见他神色凝重，又见银两丰厚，便知非同小可，俱都应了，各自散去，分头寻门路去了。

一连数日，贾芸与倪二守在僻静处，将陆续传回的消息逐一筛过，拣出几条最可凭信的线索，方把那几个递消息的人叫到跟前，当面嘱咐道：“如今有一桩事，要托你们下重金去打探——荣国府宝二爷的下落，不拘关在何处，是生是死，务必求个确信。”贾芸素日受薛姨妈与宝钗厚待，又深知薛蟠那桩人命官司悬而未决，便又补了一句：“另有一件，薛家大爷在金陵伤人的案子，如今审到哪一步了，可有什么动静，也替我细细访一访。”几人领了银子与嘱咐，各自应诺尽力。

常言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出两月，几路人马果然各凭门路，从当事者的贴身近侍口中，将几桩要紧事的底细陆续探了出来。头一桩，自忠顺王府一名管事处探得一句要紧话：皇上有金口玉言，贾家不配再享这等荣华富贵。话虽只一句，却重逾千钧。第二桩，自刑部一名当差的口中得知，宝玉尚在人间，被单独囚于一处名叫“狱神庙”的所在。第三桩，都察院有人透出消息来，道是薛蟠的海捕文书，只在京畿至金陵一线行过文，旁的地方一概未曾发递；便是发出的那些，事后也无人催问，竟是搁置不理了。

贾芸得了这几条确信，心下反倒比先前更沉了几分。他原想，打探出个下落便好，可如今真得了消息，反倒不知该如何开口了。皇上那句“贾家不配再享荣华富贵”的分量，他掂了又掂，只觉得压在心头沉甸甸的，连喘气都费劲。至于宝玉尚在人间，固然是天大的喜讯，可那“狱神庙”究竟是怎样的所在，关的是死囚还是待审之人，往后还有没有出来的指望，这些他一概不知，也不敢想。

第五十七回

芸访行踪惊闻羁锁 黛摧病质怅谢芳尘

贾芸思量了半日，觉得事关重大，旁人也罢了，老太太那里断不能不先知会一声。一来贾母辈分最尊，阖家上下无人不仰仗她拿主意；二来老人家日夜牵挂宝玉，早一日听到确信，便早一日少受些煎熬。

待到傍晚，天色渐沉，暮色从胡同口漫过来，街面上的行人也稀了。贾芸拣了一身半旧的青布短衫换上，又将头发随意绾了个髻，挑了一担菜肉果蔬，一副主顾送货的小贩模样，不声不响地往葱市口去了。

葱市口那院子窄窄的，只在门缝里透出些许昏黄的光。贾芸放下担子，轻轻叩了叩门环。半晌，里头有人应了一声，门吱呀开了半扇，正是鸳鸯。鸳鸯见是贾芸，旋即会意，也不多问，只低声道：“老太太在里头呢。”她侧身让进，又往街上望了望，方将门掩上。贾芸进去见了贾母，连忙行了大礼，他偷眼瞧去，贾母比上回见时又清减了不少，鬓边白发也添了几茎，额上皱纹愈发深了，所幸精神尚可，目光依旧清明，那股子老太太特有的气度，倒不曾因家道中落而折损分毫。鸳鸯搬了一把椅子过来，又在桌上搁了一盏热茶。她心知贾芸此来必有要紧事，也不在旁立着，只向贾芸微微点了点头，便掩上门退了出去。

贾母抬眼向贾芸微一颔首，示意他落座回话。贾芸不敢违拗，只敛着身形，侧身虚坐了半边，恭谨侍立一般。倒是贾母先开了口道：“你丈人近日身子还安妥么？”贾芸连忙欠身应答：“身子倒还硬朗，只是日夜牵挂老太太这边，时时蹙眉长叹，放不下心。”

言罢，贾芸也不迂回绕弯，压低了声气正色道：“老太太，孙儿今日登门，有一桩要紧机密事，特来回禀。”贾母敛了神色，静静望着他，静待下文。

贾芸便从头说起，宝钗应了黛玉之意，取出黛玉嫁妆银两，托自己四下奔走、暗访宝玉下落。贾母听罢，不由得长叹一声，目中凄然：“我这颦丫头，何曾只为自己私情萦怀？宝玉一日无音无信，咱们合府上下，哪一个不是度日如年、寝食难安。可怜她自身已病得那般沉重，心头还牵挂着一家子人，实在难为她这片痴心。”一时陷入寂然，半晌无话。

贾芸定了定神，又低声续道：“孙儿在外打探，听得一桩风声，真假尚难分辨，不敢隐瞒，特来回禀老太太。近日忠顺府里有人漏出话来，说圣上曾在宫内，对忠顺王爷说了一句言语……”

贾母一闻此言，不觉微微坐直了身子，目光凝住。贾芸迟疑片刻，斟酌字句，才缓缓道：“圣上说…… 贾家不配……”说到此处，便戛然而止，嗫嚅着不敢再往下言。贾母神色沉静，只淡淡道：“但说无妨，此处并无外人。”贾芸只得硬着头皮补完：“…… 再享这般天家荣华、世族富贵。”

贾母听毕整句话，默然良久，一语不发。贾芸自觉言语唐突，心头忐忑，额上竟沁出一层冷汗。又过片刻，贾母方缓缓开口，语气平宁无波：“往事前因，你年轻不知内里曲折。便是我自家想来，祖宗荫庇，传到今日，也早已到了尽头。”

稍顿，她又叹道：“圣上说出这话，已然算是皇恩浩荡。只言‘不配再享荣华’，并未深加罗织重罪、株连过甚。怪不得珍大爷父子、琏二爷前番定罪，只判了三年军役，我彼时还暗自纳罕，怎得刑罚这般从轻。如今听你一说，倒豁然明白了，想来你二老爷贾政，也断不会被判重罪。只是可怜宝玉一人，至今飘零拘押，全无着落……”

贾芸忙趁势回禀："这正是孙儿要紧要回的——如今已探得宝玉些许下落，说是被人暗中隔绝，单独幽禁在一处唤作'狱神庙'的所在。孙儿已然打定主意，还要接着暗访确切地址，若能寻到实处，便拼着使银疏通关节，也好进去探望一二，捎些衣食冷暖。"贾芸顺带连薛蟠一案新近的风声变故，也告知贾母。"

贾母听一句，点一点头，眼中颇有赞许之意，叹道："难得你这般有心有义，重情重分。宝玉这孩子，也算有幸，身边还有你这般靠谱后辈替他奔走。"得贾母这番嘉许，贾芸心中自是感念欣慰。贾母随即嘱道："你既打探得这般，也别耽搁，快往薛姨妈那边去，把这些消息细细说与她知，也好叫众人心里有个着落。"

贾芸从贾母处出来，天已落起小雨。他撑着出门时鸳鸯给的一柄旧伞，一路向薛家而来。及至到时，雨势初歇，檐角残滴犹自零零落落，敲阶作响。黛玉卧病的小轩里，未待黄昏，灯火已然点起。那一点孤焰昏昏摇摇，竟带着几分迟疑，仿佛通灵，晓得此间光景。连日来，黛玉身子一日弱似一日。往日动辄剧烈咳喘，此刻竟化作内里一缕细微震颤。薛姨妈常坐于床前，敛声屏气，默数着她微弱的呼吸；宝钗一言一行皆再三斟酌，步步谨慎，生怕扰了她心神。紫鹃则守在帐幔之侧，昼夜不敢稍离。

自那日黛玉私托宝钗，动用自己嫁妆银两，四下打探宝玉下落之后，便再不提只字片语。这份沉默，绝非淡忘，反倒是心底更深一层煎熬。每闻院外脚步停歇，每见宝钗进屋时神色刻意镇定，每遇厢房丫鬟私语忽又骤然噤声，黛玉眸光便会悠悠一转，凝向声响来处。待到终究无半点音信，便又缓缓垂下眼帘，敛了眸中希冀，只以一身清孤隐忍，静静捱过光阴。这份淡然，竟成了她残年最后的妆容。

此时，宝钗掀帘而入，手中未端药碗，亦未携汤盏。跪守在火盆旁的紫鹃先抬起头来，薛姨妈亦缓缓回身。满室寂然，无人敢先开口。宝钗立在屏风下片刻，肩头斗篷尚带着院间潮润凉气。她素来端凝沉稳，此刻眉宇间却隐有几分纷乱——便是这一丝细微失态，早已被黛玉瞧在眼里，心底已然参透那未曾说出口的消息。

黛玉缓缓睁开双目，眸光清明："可是有消息了？"声息细若游丝，却异常平静。宝钗移步至床沿坐下，半晌无言，只轻轻将黛玉那只枯瘦的手拢在掌心。良久，才压下喉间哽咽，低声道："有消息了。"紫鹃低低一声惊呼，忙以帕掩口，泪已先落。

黛玉身形未动，神色安然："不必瞒我，亦不必拿软语宽慰。"宝钗凑近榻前，柔声缓道："是芸儿寻到刑部当差的旧人，从监中班房私下听来的口风。那人素来谨言靠谱，断不是无根谣传——宝玉，尚且活着。"

入耳"活着"二字，轩中陈设依旧，窗影灯辉如故，偏生满室气韵，竟似刹那间全然变了模样。灯火微微一晃，旋即稳稳立定；窗外残雨自竹叶滚落石盆，叮咚一声清响，更添几分寂寥。

薛姨妈登时掩面抽泣，口中喃喃念着"苍天庇佑"。紫鹃死死攥住衾被，强忍着悲喜交集的泪意，身子几欲支撑不住。独有黛玉静静偃卧榻上，神色无悲无喜。良久良久，两行清泪自闭合的眼角缓缓滑落，渗入鬓边青丝，无声无息。

宝钗语声也不由发颤，续道："听闻他被官府单独拘押，那去处名叫狱神庙。现下尚未提审，看管虽严，性命却是无碍的。"黛玉重又睁开眼，眸中光亮，竟比连日来任何一刻都澄澈明朗。这光亮非是病中虚热，亦非寻常俗世欢喜，恰如残灯将尽前最后一簇焰芒，在寂灭之前，将半生积攒的微光尽数舒展，尽数归还尘寰。

“狱神庙……”她轻声重复一遍。默然片刻，幽幽道：“原来尘世间纵是牢狱困厄，亦有神明坐镇。”谁也辨不透，这话里是宽慰，还是暗自嗟叹命数无常。“二爷还活着……”紫鹃强忍悲戚，低声哽咽道，“姑娘听见了么？好歹人还在。你且放宽心，好生将养，等他一日脱身出来……”言至此，忍不住又破涕而笑。黛玉转过眸光，望着紫鹃，眼底忽漫起一缕久违的温软：“傻丫头。”

黛玉抬眸看向宝钗：“姐姐此番奔走周全，实是一桩功德。”宝钗摇头垂泪：“妹妹休要这般说。本是你的私银，你的心愿。如今只知性命无恙，还远远不够。芸儿正在设法探实地点，打通关节，前去看望。”

黛玉柔声轻截：“于我而言，得知他尚在人间，便已足够了。”宝钗闻言一怔，心底竟似被这话轻轻刺痛。黛玉瞧出她的心绪，神色愈发柔和：“姐姐莫要多想。我并非说从此便置之不理。只愿老太太、太太一干至亲，若尚未听闻这消息，便早些告知，也好叫众人心中有个着落，不必再日夜悬心。我所求的，不过一桩心愿罢了。”她缓缓道，“只求莫让我在不知他生死下落的茫茫然里，含恨辞世。如今心愿已了，再无挂碍。”屋里一时寂然无声。

这番言语，并无半分怨怼，却字字沉重，恰似命里判词落定。数月以来，宝玉生死茫茫，如一道无形无迹的伤口，一声遥遥无应的呼唤，一扇通往漆黑迷雾的重门。而今知晓他囚于狱神庙，依旧在世为人，黛玉所得的，从来不是俗世圆满的欢喜——那样的欢喜，只属于大观园春日诗酒、亭下闲吟的旧时光。她此刻所得的，是心事有归，执念有岸；那漂泊无依的哀伤，终于有了归处。哀伤既有形迹，便可轻轻放下了。

薛姨妈执住她微凉的手，泣道：“好孩子，既有这天大的喜讯，便是绝处逢生。你且宽心静养，等宝玉脱困归来，若知你为他熬损至此……”黛玉唇角浮起一抹淡淡浅笑，清浅而疏离。

“他向来做不得世事周全，我亦从来做不得圆满人情。我与他这一对，本就是这般脾性。”宝钗泪眼朦胧间，竟也微微动容。这虚弱一语里，依稀又见宝黛二人前世冤家、今生知己的旧影：一个生性疏狂，一个心性清峭，不等长辈媒妁、世俗安排，早已被前世宿命牢牢羁绊。

黛玉示意紫鹃，从枕下取出一个小小的素色包袱。紫鹃一眼便认得，是几块旧日绢帕，经年叠藏，日日抚触，早已绵软温润。紫鹃轻轻递到黛玉手中。黛玉并不拆开，只以指尖缓缓摩挲着旧绢的纹理，低声道：“这些原是他旧日送我的物件。当年我为他洒尽泪珠，只道此生泪水无尽无休，如今方知，原来泪亦有尽时，缘亦有归处。”

宝钗垂首默然，泪落沾襟。黛玉声息愈发轻缓，须近身方能听清：“他日若他有幸归来，问及我的去处，切莫告诉他，我是在愁苦煎熬里苦苦等他。他心性单纯，最易痴心牵绊，若知我这般熬尽残生，必定抱憾终生。只据实说一句——我听闻他平安在世，便已然心安瞑目了。”

“姑娘……”紫鹃哽咽难言，泣不成声。此时，忽有一阵晚风穿院而过，窗外竹影婆娑，枝叶瑟瑟作响。几点残露自竹梢滚落，敲在窗槛之上，零零落落，如断线珠玉。

次日清晨，她便执意要推开窗棂透气。“外头风露寒凉，仔细受风。”宝钗柔声劝阻。黛玉浅声道：“些许风寒算得什么？我这一生，受过比这更冷、更孤的境遇多了。”宝钗无奈，只得将窗推开半扇。雨后清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远处街头隐隐传来货郎铃响，近处竹影摇曳，清风相和，自有一番清寂意趣。黛玉侧耳静听片刻，幽幽道：“终究不是潇湘馆的光景。只是这翠竹清韵，倒是一般无二，也算替故园，稍稍慰藉我了。”

随后黛玉使人请薛姨妈进轩。薛姨妈来时，黛玉强撑着要坐起身，怎奈神衰气怯，半点也动弹不得。薛姨妈连忙上前将她轻轻搂住，泣道：“我的儿，好生躺着，莫要强撑。”黛玉气息微喘，缓缓道：“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飘零。幸得姨妈怜惜，收为干女儿；又为我婚事费心周全，虽世事翻覆，好事难成，可这份恩情，我心底分毫都记得。”

薛姨妈闻言，早已泣不成声。黛玉又看向宝钗，目光澄澈：“姐姐素来秉礼守心，行事端方。世人只道你克己自持，便把万般担子都压在你身上，却不知你心底藏的悲怜与柔软，远比旁人看得更深。”

宝钗素来沉稳自持，此刻再也绷不住，背过身去掩面垂泪，早被黛玉一语道破了心事。黛玉气息渐微，低声嘱道：“日后旁人谈起我，切莫把我视作薄命辜负、含冤而逝的可怜人。我本是西方灵河岸上下来还泪的，如今泪债已还，尘缘已了，也算得功行圆满。唯有宝玉……”

说到此处，气力陡然不济，气息奄奄。众人皆屏息凝神，只道她再难言语。片刻后，她又强提一缕心神，续道：“唯有他，务必好好活下去。无论他日后记得也好，淡忘也罢，无论是落魄风尘，还是重归安稳，都要活得长久些。也好叫世间晓得，当年那一块通灵顽石，从来都不是孤零无依。”

待到傍晚时分，阴云渐散，云开一线，一弯细月遥遥悬于天际，清辉淡淡，宛若仙娥遗落的一片玉甲蔻痕。黛玉静静偃卧榻上，灯火明灭，药碗静置案头，已然许久未曾沾唇。紫鹃连日守夜劳顿，在床脚矮榻上沉沉打了个盹；薛姨妈在外间焚香祷告，祈求庇佑；唯有宝钗独坐帘下，默然守着，听着她缓慢微弱的呼吸——那一丝气息，便是整座小院此刻仅存的生机脉动。

将近夜半，黛玉忽然缓缓睁开双眸：“天可亮了？”声息轻若游丝。“还未破晓，仍是深夜。”宝钗轻声应道。黛玉似凝神思索片刻，幽幽道：“既未天亮，便还有余暇。”“留余暇做什么，妹妹？”良久，黛玉才缓缓吐出一语：“留给他入梦来。”稍作停顿，声息低得须贴耳方能听闻，又轻轻补了一句：“他日若他问起，我为何不等他归来……便说，在他投胎入世之前，我便已在离恨天，为他等过遥遥岁月了。”

灯花轻轻爆响一声。紫鹃猛然惊醒，似隐约听得有人低语，慌忙唤道：“姑娘？姑娘！”黛玉双眼依旧圆睁，眸光却已然穿透眼前众人，手里攥着旧日的绢帕，望向遥遥天外。浅浅吸一口气，再一缕微息起落，待到第三声轻喘落下，再无半点挣扎，只剩一片释然的宁静。

窗外雨早已停了，檐角最后几滴残露，恰在此时自竹梢坠落，叮咚落地，悄无声息。

第五十八回

太君悲悼潇湘仙逝 贾政辞亲远谪南疆

薛姨妈换了素衣，含泪赶到葱市口这边，摒去左右闲人，走近老太太身前，强抑悲声，哽咽着将黛玉天亮前辞世的噩耗缓缓道出。

贾母听罢，一时竟怔住了，身子微微一晃，却依这世家太君的威仪，不曾失态哭喊，只一瞬之间，脸色由苍润转为灰败。

满腔悲恸、怨愤、怜惜齐齐堵在胸口，闷得她心口发紧，喉间哽咽，却硬生生忍了下去。良久，她才缓缓闭上眼，两行浊泪无声从眼角滚落，顺着皱纹静静淌下。

她心底翻来覆去只剩万般悲凉。往日里总暗自觉得自己是世间最有福分的人：金紫满身，门第煊赫，儿孙绕膝，一世安享荣华，何等尊贵顺遂。如今细细回想，才知自己竟是天底下最薄命、最不幸的老人。

一生最疼的三个亲人贾敏、元春，还有孊儿，皆是自幼常在碧纱橱相伴，跟前长大，承她抚育，受她怜爱。敏儿去得最早，可不管怎样，还有孊儿，后来元春也没了，只剩下孊儿，可到如今孊儿也去了。

贾敏虽早逝，年少也曾锦衣玉食，嫁得书香门第，有过安稳岁月、天伦之乐；元春身居宫闱，凤冠霞帔，享过皇家荣宠，风光一时，也算不枉此生。独有黛玉，身世孤零，满心才情，一身清骨，本以为宝黛婚约既定，往后便可安稳归宿，稍稍弥补她半生凄苦。谁料大厦倾颓，世事翻覆，姻缘破碎，宝玉遭囚，她这一生，繁华尚未沾身，安稳未曾着落，好日子才要开端，便这般油尽灯枯、香魂早逝。

念及此处，贾母胸中悲愤难抑，既恨世道无常、家门败落，又痛孊儿命比纸薄、红颜多舛，更叹自己半生荣华，到头只剩满目凄凉、白发人送黑发人。

她沉默许久，语声沙哑低沉，带着无尽苍凉：“老天何其不公…… 敏儿、元妃也罢了，好歹都快活过、风光过。偏偏这孊儿，自小孤苦，满心期盼，眼看要有个着落，竟就这么去了…… 我这一辈子，看似福泽满堂，原来竟是眼睁睁看着心头至亲，一个个都舍了我先走。”

说罢，倚在榻上，闭目垂首，再不言语，只任满心悲戚，化作一室死寂。那世家老夫人的端庄还在，可内里那点人生念想，早已随着黛玉的离世，一点点灰冷散尽了。

薛姨妈念及与黛玉素日情分，又兼着干娘的名头，便尽心竭力，替孊儿置办了一副上好的棺木，其余殓葬诸事，也一应周全妥帖。

老太太随后做主，命先将灵柩暂厝于铁槛寺中。那寺本是贾氏族上的家庙，循例不在抄没入官之列，寺中自有僧人照管香火、看守灵柩，不至零落无依。老太太心里早已盘算定了：日后宝玉若能脱身出来，总得留他哭祭一场，也好稍慰那他与孊儿这一番生死相许之情。

老太太又发下心愿，待自己百年之后，便将黛玉灵柩一同带回南边，送将她送回林家，依礼葬在她母亲墓旁，母女相伴。只因老太太抚今追昔，满心愧悔自责，只叹自己不曾照拂好这外孙女，辜负了女儿贾敏。每常想起，便暗自嗟叹，不能自已。

再说主审应了贾政之请，命书吏行文，递往宁古塔取证，谁知一来一回，路途遥远，又值寒冬，文书耽搁在驿站便有一月。待宁古塔将军衙门收到行文，回函却道：甄府老爷自到戍所，不耐苦寒，衣食不继，早已于数月前病故。尸骨已寒，无从提取口供。

主审官将此事告知贾政，贾政跌足长叹，复又说道："既如此，还有一证：当初抄查甄府之时，所获甄府历年财产帐目、租佃文书，其中多有与贾家往来之原始凭据。若肯调阅，自可辨明。"

主审官倒也有心，便派了差官去户部档房查阅。原来忠顺王爷自秉政以来，处处揽权，抄没官员家产多起，所有抄出的账册文契、书信底稿，一律堆在户部西偏院三间大库房里，积如丘山，尘封鼠啮，无人整理。差官领命而去，翻了五六日，头昏目眩，哪里寻得着什么甄府旧账？回禀上去，只说"卷帙浩繁，无从查考"。

主审官至此，已有些懈怠。又思量贾政所供，虽无确证，却也似非虚言。且圣上原意只是说贾家"不配再享荣华"，并非要置其死地，前头珍、琏等已轻判了，若独独重处贾政，倒显得朝廷不公。便以"藏匿甄家财产一事证据不足"为由，拟了撤案。

只是忠顺王爷那里须得有个交代。主审官与幕僚程余商议了半日，程余道："这贾政虽无匿藏甄府财产之实，却有一桩把柄，从前屡次向朝廷举荐贾雨村。那贾雨村如今背信负恩，已革职判了秋后斩，实乃奸险小人。贾政举荐非人，难逃其咎。以此定个'滥举匪人'之罪，降级外用，王爷面上也说得过去。"

主审官点头称善。遂将审讯始末、证据情形、拟罪建议一一具折，连同贾政的呈辞、宁古塔回文、户部查档无着之说明，汇成卷宗，上奏御览。折中写道：

"贾政虽查无藏匿逆产实据，然滥行举荐，致令匪人贾雨村夤缘高位，贻误朝廷，罪亦难辞。姑念其年近六旬，家产已尽，且未涉贪墨重情，拟请降三级，免其治罪，补授广东番禺县知县，限两日内赴任。伏候圣裁。"

不数日，圣意下来。皇上朱批仅"依议"二字。判词既下，贾政接了，心中五味杂陈。一则以喜，性命总算无虞，且不曾受枷号流徙之辱；一则以忧，番禺远在岭南，瘴疠之地，从五品京官骤降为七品县令，品级虽只三级，荣辱却如天渊。更兼家中老小飘零，宝玉下落不明，黛玉病势不知如何……想到此处，不禁老泪纵横。

因葱市口贾母处不许成年男子居住，贾政特向主审恳请，主主审官倒也并非铁石心肠，又见贾政年近花甲，须发半白，说得凄凉，便点了头："此乃人伦之情，本官不便阻挠。只许两日。"

及至出狱那日，天色未明，贾政便已收拾停当。身上仍是那件旧青布棉袍，还是入狱时王夫人托人送进来的，洗得发白，袖口已磨出了絮。他顾不得许多，出了刑部大门，雇了一辆破驴车，急急往葱市口赶去。

到得巷口，天已大亮。贾政下了车，远远望见那两扇窄门，门楣低矮，墙皮剥落，与昔日的荣国府何啻天壤。他在门前立了片刻，竟不敢上前。恍惚间，耳边仿佛还响着当年大门开启时"吱呀"一声厚重的门响，眼前却只有这寒酸的小院。

半晌，贾政终于举手叩门。开门的是李贵。他睡眼惺忪地拉开门，睁眼细看时，忽然"哎呀"一声，也顾不得行礼，转身就往里跑，一边跑一边扯着嗓子喊："二老爷回来了！二老爷回来了！"这一声喊，顷刻间惊动了整座院落。宅内一众主仆，闻声纷纷从各屋奔出，个个又惊又悲。

纷乱间，只见鸳鸯扶着贾母缓缓移步而出。贾母鬓发愈添霜白，身形也比往日苍老了几分，却依旧持着世家太君的沉稳。贾政一见母亲，再也按捺不住，趋步上前双膝跪倒在地，声音哽咽愧恨交加：“儿子不肖，治家无方，立身不慎，连累老太太受惊忧心，受此颠沛流离之苦…… 实是罪孽深重。”

贾母见状，忙命鸳鸯伸手相扶，自己也微微欠身，亲手将他搀起。凑近了细细端详儿子眉眼面容，见他鬓边添了华发，眉宇间满是风霜愁苦，不由心头一酸，却依旧压住悲怀，缓声叹道：“世事浮沉，荣辱本就难料。你如今人安然无恙，便是天大的造化，其余都不足论了。”

贾政起身，随即伸手握住王夫人的手。两年不见，夫人容颜憔悴，鬓间暗生白发，看在眼里分外心疼，低声愧道：“委屈你了，这两年跟着我担惊受怕，流离受苦。”

王夫人早已热泪盈眶，泪珠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曾落下，只勉强挤出一丝宽慰神色，哽咽道：“老太太说得极是，只要你人平安无事，比什么都强。”

李纨带着贾兰上前给贾政磕头，贾政见他长高了许多，眉目间颇有几分贾珠的影子，心中又悲又喜，问道：“功课可曾丢下？”贾兰恭恭敬敬答道：“孙儿不敢荒废，每日仍读书习字。”贾政点头，还想说几句勉励的话，喉头一哽，竟说不出来。

众人簇拥着进了内堂坐定，一时满室寂然，只剩几声低低啜泣。贾政便先将狱中两载所见所历、审讯周折，以及朝廷定谳、贬官岭南番禺、限期两日内就要动身赴任的原委，一一细细禀明。

贾母、王夫人也忍着悲戚，将这两年间贾府被抄、族人离散后的一桩桩大变故，慢慢说与他听：贾赦背叛、家中老幼被撵出荣府，如何寄居葱市口及城外祠堂苟安度日，凤姐病亡金陵城下，又将黛玉抄家惊变后缠绵病榻，心结难遣；托贾芸暗中奔走、得知出宝玉在世，囚于狱神庙后，黛玉灯枯油尽，在薛家离世。如今贾芸正设法疏通关节、伺机探看营救的情由，也尽数告知。也提到薛姨妈、宝钗之善，黛玉之孝。林之孝、贾芸、鸳鸯、平儿、麝月、李贵等患难之间，不离不弃。

贾政默默听着，越听越是怆然。一桩桩旧事，一件件世态炎凉，从头细数开来。昔日钟鸣鼎食、雕梁画栋的国公世家，如今大厦倾颓，门第零落；往日儿孙绕膝、闺阁熙和的光景，落得人陨楼空、骨肉飘零。

第五十九回

慈姊羁儿重托薛氏 骄藩肆威惨中鸩亡

午后，薛姨妈闻得贾政已出狱的消息，便带了宝钗急忙赶来相见。母女二人进了贾母的屋子，说起话来，心头最痛处，仍是黛玉之死。语至凄恻处,相对不免又垂泪一番。

晚间，难得众人齐至，孙嫂子备了一桌饭菜，众人挤在贾母厅中一同用饭。历经人生之痛，虽是刻骨铭心，然劫后余生之人尚能相聚，亦算是痛中之喜。席间众人皆有意避开那些伤心之事，只拣些家常平淡的话来说。贾政更说起岭南的风土人情、草木虫鱼，刻意说得从容些，好让老太太不至太过伤离别。薛姨妈深知，此番与相依为命半生的姐姐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相见，心中凄然，面上却只陪着笑。直至夜深，才与宝钗告辞回去。

次日一早，薛姨妈又带了宝钗过来。原来明日一早，贾政与王夫人便要启程前往番禺了。王夫人趁着众人说话间隙，悄悄拉了薛姨妈的手，往后院走去。

后院不甚宽敞，只造着五间罩房。院中一架秋海棠已是衰红褪绿，堪堪将败；阶前立着一口半旧青缸，盛着半池井水。墙角苍苔斑驳，沾着几分幽寂凉秋的萧索。

姐妹二人缓步驻足，王夫人凝眸望着那架零落海棠，默然伫立，半晌无言。薛姨妈瞧出她心怀满腹心事，有要紧言语要说，便也不催不扰，只静静立在一旁等候。

良久，王夫人悠悠叹了一口长气，低声缓缓道：“你我自幼同胞骨肉，虽各自出嫁立了门户，迁居京城这些年，朝夕相伴，从未生分。往日里只道岁月安稳，日子便这般缓缓过下去，岁时宴集，婚嫁联姻，儿孙绕膝。四时更迭，年复一年，原以为这般家常光景，会无尽无休。何曾料到，如今这般年岁，我却要随你姐夫远赴岭南。山高路远，烟水迢迢，此番一别，往后再要聚首相见，怕是渺茫无期了。”

薛姨妈听得心头凄然，连忙伸手握住王夫人的手，温言宽慰：“朝堂世事起落无常，政局总有更迭。世人记性最浅，旧日风波丑闻，不消时日便会渐渐淡忘，未必便从此隔绝无归。”

王夫人凄然摇头，眼底满是苍凉：“寻常权贵起落，世人或可淡忘；唯有家门倾覆、一族败落之人，终究难入世人淡忘之列。贾府命数已定，兴衰荣辱，再难挽回了。”

默然片刻，王夫人敛了愁绪，轻声问道：“不知蟠哥儿近日可有音信？”薛姨妈闻言长叹一声，眉眼间笼上一层悲色：“前日托人捎来口信，说避在川南一处偏僻小镇，隐姓埋名，不敢轻易露面。所幸官府也无心深究旧案，只暗中叮嘱，此生切勿踏入京城、金陵地界，便可暂且安身无虞。我这辈子便只有这一个儿子，如今天涯远隔，不知此生还有没有重逢相见的缘分……” 说到伤心处，眼圈一红，泪珠便簌簌落了下来。

王夫人见状，也陪着潸然垂泪，哽咽道：“蟠哥儿虽远在异乡，不得朝夕相见，好歹身子安稳，尚能自顾度日。可我那宝玉……”话到此处，喉间哽咽，再也说不下去。

薛姨妈忙伸手扶住她，急道：“宝玉怎的了？不是依旧囚在狱神庙么？听闻芸儿正四处打点，设法入内探看，莫非又生了变故？”

王夫人拭去颊边泪痕，强按下心头悲戚，缓缓道：“那狱神庙岂是寻常去处？本是单独拘押重犯禁地，门禁森严，等闲之人根本无从靠近。就算他日侥幸得以脱身出狱，老太太住处不许成年男子入院寄居，他一出牢笼，便是身无归处，飘零无根。他自幼生于侯门锦绣堆里，锦衣玉食，娇养惯了，性情本就温良痴纯。阖府上下人人疼惜，百般纵容，只

把他生性柔弱当作天真澄澈，把世事懵懂当作超凡脱俗。久而久之，既不懂营生，不善应酬，更不知柴米油盐、俗世谋生的半点道理。我往日只知一味疼护，护他远离愁苦、避过风波，教会了他如何受人珍爱，却偏偏不曾教他，如何独自立身处世、熬过人间风霜。如今家门倾覆，世事凉薄扑面而来，他这般心性本事，半点也无从招架。”

说到动情处，王夫人猛地攥紧薛姨妈的手，指节隐隐泛白，语声悲切：“妹妹，如今我只有他这一个孽障。他父亲素来只知逼着埋头读书，半点不曾传授立家处世的本事。如今贾家大厦倾颓，一旦宝玉出狱，便如无根浮萍，四海漂泊，无依无靠。我每念及他日后孤苦无依、流落无着光景，夜里辗转难眠，直叫人愁得万念俱灰，几不欲生。”

薛姨妈心头恻然，叹道：“世间为母者，并非你一人把庇护宠溺，错当成真心疼爱？我当初待蟠哥儿，又何尝不是如此。”说罢二人不禁忍不住相对泣下。

哭了半晌，薛姨妈先敛住悲声，轻轻拍着王夫人的后背温言宽慰：“姐姐且放宽心，你方才一番肺腑之言，我句句都记在心里。宝玉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脾性心地我最是清楚。你只管安心随姐夫远赴岭南赴任，宝玉尽数托付与我。我有家他便有，断然不会让他沦落市井、飘零无依。”

王夫人抬起泪眼，朦朦胧胧望着妹妹，颤声问道：“此言，可是当真？”薛姨妈正色道：“自然当真。”

听得这句郑重许诺，王夫人心中又酸又暖，一时情难自抑，双腿一软便要屈膝下拜。薛姨妈连忙死死拉住，道：“你我乃同胞姐妹……”王夫人哽咽垂泪：“贾府遭此大变，这些时日，承蒙你多方照拂，欠下的情分早已数不清了。”

说着勉强站直身子，从袖中取出一方旧绢帕，先替薛姨妈拭去泪痕，又自家揩了面上泪迹，长长吁出一口闷气：“有妹妹这句承诺。日后便是我客死岭南，九泉之下也能明目安心了。”

二人又贴着耳畔说了一番体己私房话，眼看天色渐晚，恐贾母在内堂惦记，便各自敛了悲容，拭净泪痕，理了理衣襟鬓发，一前一后，缓缓往前院走去。

次日清晨，官家的马车已候在门外。贾政携了王夫人，还有丫鬟玉钏至老太太房中作最后辞别。鸳鸯却立在门前，拦住了去路，低声道：“老太太昨晚与老爷、太太说了许多话，今早身子乏了，特传话请老爷、太太各自珍重，不必再行辞别之礼。”贾政、王夫人心知老太太不忍当面诀别，怕彼此伤情，便隔着门，朝屋内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起身又与院中众人一一作别。

临出门时，贾政忽转身向鸳鸯深深一揖，道：“多蒙姑娘在老太太身边尽心侍奉，贾政感激不尽。”鸳鸯慌得连忙跪下，王夫人一把搀住，含泪道：“我们这班做媳妇的，百个也及不上你一个……”众人听了，无不下泪。

却说贾母，其实一早便起来了。她独自坐在房中，晨曦透过窗棂，淡淡地照在她满是哀伤的脸上。方才吩咐鸳鸯出去后，她只默默坐着，一动不动，那满心的凄楚，尽付与一室清寂的光影。

再说秋去冬来，刑部将秋审勾决名单呈递御前。圣上览毕，于贾雨村名下略作沉吟。此人虽贪酷枉法、攀附权贵，然究非逆恶大憝，遂御笔一勾，将“斩监候”三字轻轻改作“终身流徙，发往玉门关充军”。

旨意下时，贾雨村正蜷缩在死牢一角，闻报先是一怔，随即瘫倒在地，也不知是喜是悲。那玉门关远在塞外，黄沙白草，朔风如刀，与京都富贵荣华何啻天渊？然命既得保，也只得收拾残魂，戴上枷锁，随着解差凄凄惶惶上路。

更可叹的是，当年被自己诬陷的门子，便是在此充军边塞，也曾是孤独无依，每当日落，便坐在城墙上，望着那滚滚黄沙，满心凄凉。雨村恍惚只间，仿佛看见门子鉴尘正冷眼望着他。同样的悲凉，同样的孤独，竟原原本本落到了他自己身上。

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面那句未必见得，后面那句却倒也灵验。且说那忠顺王爷，这些年把持朝政，迫害了不少人，树敌甚多。这日一早，他喝了一盅厨房送来的秋梨膏，竟暴死了。

原来广西有种草药，名曰“胡蔓草”，本是当地百姓用来治疗肤疾，后来有人发觉，此药若反复煎炮，待其呈膏状后，无味可溶，且性极毒。忠顺王每到这个季节，常犯咳疾，府中便以当年京城上好的秋梨汁，配以蜂蜜、茯苓、燕窝、贝母、生姜等物，在铜锅内熬成秋梨膏，每早为其热一盅，备其膳后饮用，以润肺止咳。不知何人在前夜潜入王府膳堂，将胡蔓草膏混入次日晨间进上的秋梨膏宣德瓷盅中，忠顺王饮后，顷刻暴亡。

王府家人见王爷死得蹊跷，既惊且疑，不敢擅专。一面急报宗人府，一面具呈刑部，请速验明死因。宗人府随即入宫面奏皇上，圣旨下，命刑部率人前往相验。刑部司官不敢怠慢，当即带人赶赴王府，依法细细检视。

忠顺王之死，不消半日便传遍了朝廷。一众朝臣私下无不拍手称快。那忠顺王爷最倚仗的谋士程余，眼见靠山暴毙，倒是个聪明人。他心下暗忖：我程余算什么东西？不过是仗着王爷的势，旁人才畏我三分。如今王爷一倒，不论他是被人害死，还是暴病而亡，于我而言都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王爷的政敌若是登了台，又岂肯放过我？想到此处，程余当即将多年搜刮来的财物装上车，换了一身布衣便装，亲自驾着马车出了城，不知去向。平素忠顺王身边的几个常随，见程余先溜了，也有样学样，纷纷卷了些细软，各自逃走了。

及至刑部验尸的几位官员赶到王府，先要找王爷身边的亲信查问情形，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一个不剩。众人心下便明白了几分。再细看王爷尸身，又问了王爷早膳所食之物，心中已断定八成是中了毒。

可心里这般想，嘴上却谁也不肯先说。一来王爷名声甚劣，朝野上下巴不得他出事，谁愿替他主张？二来王爷一死，朝政必然生变，人既已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几个人支支吾吾了半晌，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到底其中一人开了口，缓声道：“下官细验王爷面色、指甲，并无中毒常有的青黑之象。所食秋梨膏残羹，嗅之亦无异味。依下官愚见，王爷素日咳疾缠身，又兼心胸闷痛，恐怕是……心疾突发，痰壅气闭，以致暴薨。此等急症，往往顷刻之间便没了气息，倒也常见。”众人听罢，心领神会，纷纷点头附和：“是极，是极。王爷乃心疾发作，非关饮食。”遂依此具文上报，一场泼天疑案，竟这般轻描淡写地掩了过去。

第六十回

凶藩殒势皇纲新易 义辈趋祠狱见囚身

天下苦忠顺王久矣。待他一死，朝堂局势果如众人暗中揣测的那般，顷刻翻覆。往日里仗着王爷权势横行朝堂的攀附之徒，靠山一旦倾塌，个个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旧日劣迹被翻出来，只得闭门敛迹，不敢稍议朝事。

反观从前被忠顺王打压排挤、敢怒不敢言的朝臣，此刻再无顾忌，纷纷递上奏疏。一桩桩，一件件，尽是检举揭发忠顺王多年结党营私、贪敛货财、擅弄权柄、败坏朝纲的不端之行。奏疏如雪片般飞入宫中，堆满了御案。

皇上逐一审阅，又惊又怒，这才恍然知晓，原来自己这位皇兄，竟常年打着皇家旗号，背着自己做了这许多祸乱朝堂、苛害臣民的恶事。龙颜震怒之余，亦深知朝野积怨已深，若不及时整饬，难安人心，难固朝纲。

为平息满朝愤懑、收拢天下人心，皇上当下降旨，大举裁撤往日依附忠顺王的庸碌佞臣，又破格擢用一批为官清明的贤良之吏，补入朝堂要害之位。一时之间，朝纲肃然，风气为之一振。

随之，一批为忠顺王爷所构陷之冤案，亦得昭雪。按理，此等情势于贾府实为有利，盖贾府倾覆，正出自忠顺王一手所成。然则，无论贾府自身，抑或新进诸臣，竟无一人肯为贾家出头辩冤。推其缘故，盖有数端：宁府开场聚赌，贾琏国丧娶亲，贾政举荐贾雨村这等小人，俱是实迹；况皇上金口已开，谓贾家“不配再享这般富贵”。尤有甚者，明眼人皆见，贾氏后代之中，再无可以继业兴家之材。大凡世人行事，终不免利害之念：若出力挽回一族，而此族中将来有人能成大器，则出力者尚可指望他日报答；今贾家气数已尽，纵无当日抄没之祸，其家亦自必日渐零落。既无所图，谁肯枉费心力乎？

然则忠顺王爷暴亡，朝堂既经更迭，刑部昔日为王爷所控之堂司官员，多已罢黜换新。贾芸趁此纷乱之际，多方奔走，竟探明了狱神庙的确切所在。又费了些周折，买通了看守之人。那看守原知宝玉是忠顺王指定关押的，如今王爷已死，乐得收些银两，做个顺水人情，便放出话来，近日将约定时日，暗放贾芸入内探视宝玉。

宝玉入监数月，所受之苦，除却饥寒交迫、暗无天日，更更有心志摧折之痛有。其一生所居，皆是温情萦绕之地：一声轻叹，便有丫鬟趋前问安；一滴清泪，便得姐妹软语相慰；纵是几句责备，亦藏着疼惜之意。盖因那责备里，伴着牵挂。然此狱神庙中，再无半分回响。顽石无知，不解怜悯；铁锁冰冷，岂因啼泣而稍温？至此方知，无人承当之苦，竟自改了滋味。不复为乞怜之语，倒似寒夜浓雾，层层裹来，直教人胸膈壅塞，喘息不得。

初时尚能自语。面对斑驳墙壁，低低呢喃，仿佛林妹妹便隐在墙后，静静在听；向着昏暗角落，殷殷叮嘱，好似袭人正坐于彼处，细细折着衣裳；一声“老太太”唤出口，恍惚间那只温热的手犹能抚上额角，暖那心头冰凉。遍遍念着大观园旧事，非心存奢望，只因那已是脑海中最后一点鲜活念想，撑他熬过漫漫长夜。半片残花、一页诗稿、潇湘馆里萦绕的药香，往事忽如潮至，其来也汹，这小小囚室竟为之动，恍若暂离了那无边凄寒。

未几，记忆竟开始负他。非是遗忘，反倒是太过苛细，失了往日温情。他能清晰记起春日清晨，黛玉袖口绣着的缠枝纹样，却记不清她眉眼间的表情，那份清愁与婉约，竟渐渐模糊；他能忆起袭人劝他换下湿衣的声线，却辨不清彼时她脸上是含着浅笑，还是藏着轻叹；他能想起贾母爽朗的笑声，可那笑声未落，便会浮现出老太太枯瘦的手，笑声顿时

黯淡，似是无声的诘问。往日种种，再无半分慰藉之力，反倒如公堂之上的证人，一一细数他的过往，而他，便是那待审的被告，无处遁形。

昔日，他素与世人异。不慕功名，不恋仕途，于那俗人所求之显达荣华，更不屑一顾。及至身陷囹圄，方知此般“不同”，反成了戕害自身的刀剑。他到底省悟：不贪权势，未必便能不惧权势；生于衰败之门，安于平庸，亦是托庇与那份腐朽；他那一副柔肠善性，在闺阁女儿间自是可堪称许，然立于男子之世，便百无一用。从前这等脾性，何曾叫他受过半分委屈？彼时所谓悲苦，不过是笔底几句酸诗，眼底一抹轻愁。如今悲苦，既无锦衾玉食遮掩，又无风花雪月相伴，只落得一身瘦骨，苦不能言。

他身形之变，更甚于心。荣国府中多年养就的那份温润丰腴，最先从他身上消褪。双颊深陷，腕骨棱棱，全无旧日之态。这双手，昔日握过笔管，执过折扇，系过丝绦，抚过美玉；如今却教冷水浸得皲裂，粗草磨得血痕，纵横交错，触目惊心。头发也被人胡乱剪过，疏于梳理，蓬蓬松松垂在两颊，那双眼，变得最是惊人。昔日见了美景、念了佳人那份灵光，如今散去了大半。那对双眸沉沉静静的，只往自家心里看。外头那许多凄冷荒凉，那里及得他心中之苦？不过偶见一二罢了。

次年，一种说不出的平静，渐渐将他笼住了。他再不指望有人来搭救，也不再暗里盘算那公堂上盘问对答的言语。他心底渐渐清明，林妹妹怕是已经去了。

这念头并非由谁告知，亦非做梦所见，只是某一日清晨，心头忽然一阵空落，像是有人从胸口抽走了什么。他说不上来，只觉那空落之处，冷意侵人，竟比这囚室的阴寒还要深几分。他恍惚想起那年梦游太虚幻境，有十二位舞女唱来那只《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当时听来但觉声韵凄婉，却不察其原委，今时再看，那泪尽而亡者，不是她，又能是谁？

他这般想着，心里竟无大哭之念。若在往日，早该恸哭不已了。他只静静靠在那冰冷的墙上，望着屋顶那扇铁窗露出的一丝微光，默默出神。又想起黛玉之病，想起她那弱柳般的身子。那样的人，如何经得起抄家离散、颠沛流离之苦？如何经得起日夜悬心、泪痕不干之痛。你去了，倒也罢了。免了这世间剩下的飘零，免了那更深的苦楚。不必似我这般，困于这暗无天日之处，日复一日，不知何日是了。

他低声呢喃，似对黛玉，亦似自语：“我在这尘世里，罪孽尚未还尽，只好慢慢捱着。待捱到头了，便去寻你。只望你在那头，再莫哭泣，也莫牵挂这边的俗事，安安静静的，便好。”说罢，眼底无泪，惟一片沉静。仿佛那满腔痴念，已随着黛玉的离去，尽化作了淡然，只留一缕悠悠的牵挂，伴着他在此暗无天日之中，捱过那未尽的岁月。

窗外不知何鸟叫了一声，短促而凄凉。宝玉抬起头，眼中空空洞洞的，似无一物，又似有万般。

贾芸终于等到了确定了探监的日子，去之前和妻子红儿商量，红道：那地方冷，厚棉袍务必要给二爷带一件的。”贾芸道：“别带新的，那些狱卒都是贪利之徒。”。贾芸一早便把要带的东西收拾妥当：一件旧棉衣，一双厚布袜。红儿在旁看着，默默将那件棉袍又抖开，摸了摸领口，见针脚处有些松了，便取针线重新缝了几针。

贾芸道：“反正旧了，何苦还缝？”小红没有抬头，只道：“他从前穿的衣裳，哪一件不是齐齐整整的。”这话说完，屋里便静了。

二人换了素净旧衣，避着人眼，将马车停在远处，从偏僻巷道绕到狱神庙后墙。那看守早已得了银子，神色却仍不耐烦，只低声道：“一个时辰。多一刻也不成。进去不要哭，不要闹。出了事，我不认。”

贾芸连声应了。红儿跟在他身后，走入那道低矮阴湿的门。门内气味先扑了出来，不似牢狱，倒似久年不见日光的井底：潮湿、霉败、旧铁锈、冷灰，红儿脚步一顿。

她忽然想起许多年前怡红院里清晨开窗的气味。宝玉屋中常有熏香，有茶，有新洗过的衣裳，有女孩子头油脂粉的淡香。那时她不过是一个在廊下传话的小丫头，偶然抬头，看见宝玉从屋里出来，衣带未整，神情还是睡梦里的温柔。如今那一切，恍如隔世，竟不似亲身经历过的了。

贾芸在前头停下。看守提着一盏昏灯，把铁门上的锁拨弄了半晌。锁开时，只是“咔”的一声，可落在红儿心上，比哭声还哀伤。囚室极窄。灯火照进去，只先照见墙角一堆干草，半只破碗，一片潮黑的石壁。然后才照见一个人，靠墙坐着，膝上搭着两只手，头微微垂着。

贾芸站在门口，竟没有立刻认出来。

不是因为那人的脸完全变了，而是因为那脸上再没有从前宝玉的东西。旧日的宝玉，哪怕病着、恼着、伤心着，也总像有一层温润的光在身上。如今那光没有了。眼前这个人瘦得厉害，脸颊陷下去，头发被胡乱剪短，又蓬乱地垂在额边，身上衣衫旧而单薄，竟似被流光弃于暗隅，无人问津。

贾芸喉头动了动。他本该跪下请安，或叫一声“宝二叔”。可此时，他忽然觉得这称呼太旧了，叫出不堪。宝二叔是荣国府里的称呼，是廊庑花木、丫鬟笑语、家下人奔走的称呼。这里没有荣国府，也没有宝二叔。

宝玉听得响动，方慢慢抬起头来。见了门口二人，眼中无惊无喜，亦无惧色，只似从极远处望来一般。灯焰晃了一晃。他先看贾芸，看了半晌，“芸儿？”他轻声道。

贾芸忙上前一步，低声道：“是我。二叔，是我来了。”宝玉点了点头，仿佛此事他已然知晓，只是这才被说出来。他又看向红儿。红儿低下头，眼眶忽然热了。宝玉望着她，眉心微动，似于旧物堆中，寻一件久不曾见之物一般。半晌方道：“你从前……可是唤作红玉？”

红儿忍了许久的泪，几要落下。她忙侧过脸，低低应道：“二爷还记得。”宝玉未说“怎么不记得”。他仅将目光放低，落在自己的手上。那双手骨节突起，皮肤皲裂，指甲边有冻疮留下的暗痕。红儿也看见了，心里一酸，忙将手中包袱放下，取出那件棉袍、厚袜子。

“这是给二爷带来的。不敢带新的，可夜里总能挡些寒。”宝玉看着那衣裳，没有立刻去接。

贾芸从包袱里取出一壶酒，两只小杯，一包酱牛肉，摆在宝玉面前，压低声音道：“芸儿今个来陪二叔喝两杯，说说外头如今有些大变动。忠顺王爷已是不在了。刑部换了不少人，从前被他压着的案子，也有些慢慢翻出来。风向变了，二叔这儿的日子不会长了……”

他说到这里，自己也停住了。若是从前，宝玉听见“有转机”三字，或许会急问老太太，急问姐妹，急问家中诸人。可此刻他只是静静听着，像听见远处有人说一场雨，或一场战事。那雨落不到他身上，那战事也已与他无关。

宝玉抬眼看他，道：“你俩能进来看我，已是不易。”这一句说得极轻，却叫贾芸心中一震。

红儿在旁道：“老太太身子不如以前，可每日念着二爷。”宝玉的眼神这才动了一下。那一动微小，几乎看不见。可红儿看见了。她忽然明白，方才那些朝堂、刑部、冤案、转机，他并非全不懂，只是都不能真进他心里。此人囚于此间已历两载，外头即便是改天换地，于他也不过似纸页上墨迹；独“老太太”三字，尚能从那沉沉的死寂中透将过来。

红儿在旁忙将两只杯中都斟了酒，递一杯与宝玉。宝玉手虽微颤，却仍接了。贾芸对面席地而坐。宝玉举杯略一示意，二人便饮了。红儿又取出干净竹箸，夹了牛肉送至宝玉唇边。宝玉张口接了，慢慢嚼着。

宝玉问：“老太太还能进饮食么？”贾芸怔了怔，道：“还能吃。老太太常说，若不咽下这口饭，只怕等不得二叔出去。”宝玉垂下眼，半晌方道：“莫教她等久了。”这话也不知是盼自身早脱牢笼，还是怕老祖宗在人世久熬成苦。贾芸听不出头绪，也不敢问。

囚室里静了一回。贾芸便将抄家后家中诸事，以及各人遭际，略略说与宝玉，只独不提黛玉。这是最难开口的话。绕来绕去，终究绕不过。他看了一眼小红。小红低垂着头，手指紧紧攥着衣角。

宝玉似有所觉，忽问道：“林妹妹呢？”贾芸嘴唇动了动，竟说不出话来。小红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却不敢出声，只拿袖口匆匆掩住。

宝玉看着他们，不再问了。良久，将头轻轻靠回墙上，目光移向那扇窄窄的高窗。窗外只有些微灰白的天光，似残灯欲烬，又似冷灰将灭。

“是几时的事？”他问。

贾芸低声道：“旧年冬末。病了许久。如今灵柩暂厝铁槛寺，待日后安定了，再送回金陵，与姑太太葬在一处。”

宝玉听着，不哭，也不阖眼。只是慢慢抬起手来，像要摸些什么。那动作极自然，恍若惯经，似已做过千百遍。可是手到胸前，便停住了。那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那块玉早已不在他身上。

他的手悬了一息，又落了下去。红儿忽地明白过来：黛玉的死讯，并非此刻方入宝玉心里。只怕早在哪一日的阴冷清晨，哪一场无梦的昏睡里，他已暗暗知道了。此时不过道破此事，再无从讳言而已。

宝玉低声道：“她走时，可有人陪着？”贾芸忙道：“有。薛姨妈、宝姑娘，还有紫鹃姑娘，都在跟前守着。”宝玉听到“紫鹃”二字，眼里方有些潮润，却仍不曾落下泪来。

“如此便好。”他说。过了半晌，又像对自己，又像对那已不在的人道：“她生平最怕孤零。”

红儿转过身去，肩头微微耸动。贾芸也红了眼圈，只勉强忍着。他二人原以为宝玉必要大恸，必要失声，必要如从前那般痴狂悲喊起来。谁知眼前这个宝玉，竟这般沉静，静得教人心惊。非是无情，亦非看破，倒似一个人早已哭得太多，心里那条泪路都干了一般。

贾芸低声道：“二叔千万自珍重。林姑娘若还在，必不忍见二叔这般光景。”宝玉听了，轻轻摇头：“她若在，定是要哭一场的。”这句话说罢，他自己却不曾哭。

铁门被敲了两下，是外头看守催促时辰已到。贾芸咬了咬牙，将酒壶与牛肉移过一旁，展开棉袍，轻轻披在宝玉肩上，道：“我自当再来。二叔且耐性熬几天。外头虽艰难，可都惦记着二叔。”宝玉看着他，道：“你们好好过日子。”

铁门复开。贾芸先退了出去。红儿行至门边，又回首一望。两人俱未言语。相隔着十数载旧事，隔着荣府兴衰，也隔着一座大观园的花落水流。末了，小红只低低唤了一声：“二爷。”宝玉望着她，微微颔首。

铁门合上。脚步声渐远，看守的灯影亦没入暗处。囚室复归幽寂，好似方才那二人从不曾来过。宝玉仍倚墙坐着。过了许久，他方伸出手，摸了摸披在身上的那件棉袍。粗布质地，针脚处留着新补的痕迹。布料并不柔软，他却只是把手覆在上面，静静地停了许久。

第六十一回

宝玉离囹薛家调护 袭人返都即日奔归

世事起落倏忽，未及众人苦盼多时，竟先传来宝玉可获释放的佳音，比往日众人暗自揣度的时日，早了数倍有余。

此事要归功赖家。原来当日贾母见甄家被抄，恐贾府日后亦遭此祸，连累多年奴仆，便暗命贾政将荣府中几个有体面的管家，及各房的大丫鬟，一概销了奴契，放还良民。赖大夫妇因年事已高，儿子赖尚荣又在外做了官，领了放良文契之后，便告老回家，安享闲居。虽如此说，他夫妻二人心中却常念贾府世代恩养之情，未尝一日忘怀。及至贾府被抄，便时时留神探听贾家众人的下落。那赖尚荣早年在外任知县，这几年早已调回京城，在刑部也说得上几句话。

往日忠顺王权势滔天，一手把持朝堂刑狱，朝野内外无人敢逆其心意，赖尚荣纵有心周旋，亦畏其威势，不敢贸然出头，只能暗自观望，束手无策。如今忠顺王骤然薨逝，朝堂人事一番大变，刑部旧日党羽尽数罢黜，新任堂官秉公持正。

赖大夫妇见时机已到，连忙叮嘱儿子赖尚荣，借着部里公务之便，暗中寻门路向新任主审官递了言语，直言昔日宝玉入狱，全然是忠顺王一己私怨作祟，并无实迹佐证，平白将世家公子无端长久拘押，实属冤屈。

那主审官本就有心肃清积弊，听闻此言，即刻调取旧日案卷细细核查。一番勘验之下，果见疑点重重：当年所定贾政替甄家隐匿财物之罪，几经彻查早已全无实证，罪责早已厘清；而贾宝玉素来不理家事，从不插手族中钱粮政务，家中诸事分毫不曾经手，这般无辜之人，怎可依旧久囚于暗狱之中？案情一目了然，主审官当即决断，立下文书，传令下去，宝玉可被无罪开释。

赖尚荣知晓贾芸一直在外为贾府奔走，便派人立即前往告他此事。贾芸又惊又喜，一刻也不敢迟缓，即刻备下马车，先去拜见薛姨妈，并一同往贾母处报喜。那日探监归来，他恐贾母年高体弱经不起伤悲，只含糊略提几句，不曾细说宝玉在狱中受尽苦楚、形容憔悴之状，唯独对着薛姨妈，才据实把宝玉身形枯槁、心神大变的模样尽数道出。

贾母闻得宝玉将释，悲喜交集。悲者，孽儿不得见此一日，宝玉父母也已远赴岭南，与宝玉甚亲的凤姐儿已逝，惜春削发出家，旧日骨肉飘零四散；喜者，自己最钟爱的孙儿终得脱离暗狱之苦。薛姨妈深知宝玉目下情形大非昔比，恐他一出狱便来见老太太，老太太见了那般光景，必是痛彻肝肠。因开口道：

“宝玉此番脱身，实是天大的造化。只是他在那狱神庙阴寒之地羁留日久，身子必然亏空太过，内里气血虚耗，心神颓丧散乱，一时如何经得起大喜大悲？依我浅见，不如先叫他到我那边宅子里静养几日。一来我那里清静，无甚杂事搅扰，可慢慢调理身子；二来也好让他先缓一缓心境，平复胸中郁结，将精神气色略略养回来。待心气安稳了，再穿戴齐整，安安稳稳来给老太太请安。那时你见了也宽心，孩子也不至触景伤情乱了心神，岂不两全？”

贾母听了，细细一想，句句在理。她心疼孙儿身子孱弱，又怕自己见了他的模样反添伤感，沉吟片刻，便点头道：“还是姨太太想得周全。就依你的主意，先叫他在你那里好生将养，不必急着过来请安，一切以他的身子为重。”

薛姨妈又道：“还有一件。如今忠顺王爷虽已去了，这里来人探望虽不比从前严紧，可老太太这里不许成年男子居住的规矩，到底还在。横竖宝玉也得在我那边住着。”

贾母声音低了下去，带着几分凄然：“只是这孩子从小在我跟前长大，一日不曾离过。如今他遭了这样大难，出来了却不能回我这儿，我这心里……”说着便哽住了。

薛姨妈忙道：“他娘临去岭南时，我曾许下愿心，我的家便是宝玉的家。他在我那里，老太太只管宽心，我和宝丫头自会尽心照看。”正说话间，只见麝月挑帘进来，走到贾母跟前，扑通跪下，道：“自府中遭了难，我跟了老太太来蒜市口这边，原就是等着宝二爷回来，好再伏侍他。如今二爷就要出来了，求老太太恩典，容我跟了姨妈回去，等二爷出来，身边也好有个得力的人。”

贾母听了叹道：“难得你这份心。你去罢，我这里有鸳鸯呢，你也不必牵挂。”

薛姨妈沉吟片刻，道：“当年林姑娘一进府，老太太就把紫鹃拨去伏侍她。这些年两个人好得跟亲姊妹一般。林姑娘去了，紫鹃哭得死去活来，只说等扶灵回扬州。我看她在我那里，每日触景伤情，着实可怜。她原就是老太太屋里的人，不如叫她回来，换了麝月去。这样宝玉身边有贴身伏侍的人，紫鹃也回到老太太跟前，换个地方，或许能减些伤悲；老太太这里也不至于短了人手。”

贾母听了，连连点头，叹道：“麝月待宝玉一片忠心，紫鹃待黛玉一腔长情，都是难得的好孩子。既如此，就依姨太太的主意办罢。”众人皆无异议，事情便这般定了。

次日一早，贾芸便唤了倪二同来。二人驾车往刑部领了释放文书，随即直奔狱神庙，将宝玉接出。

此时的宝玉，身形羸弱，步履虚浮。久困阴寒之地，乍见天光，竟觉目眩神摇，一路默默无言，只倚在车中。贾芸依着昨日所商，径自送他到薛姨妈处去。

马车抵达薛家门前之时，天色尚早，院中却静悄悄的，像已候了多时。那一日并无风。廊下竹帘半卷，帘钩上悬着一挂旧穗子，无人触动，只管直直地垂着。薛姨妈正坐在廊下，听见车轮声响，忙扶着宝钗站起身来。麝月一听见马嘶，身子便微微一震。众人一齐迎至门前。宝钗一身素淡，头上并无鲜亮钗饰，莺儿跟在身后。

先下来的是贾芸。他回身去扶车中的人。车帘挑起时，里面静了一静，似不知外头已到了。过了片刻，方有一只手伸出来，搭在贾芸肩上。

那只手一露，麝月便把脸别过去了。从前宝玉的手，她是最熟悉的。早起递衣裳，夜里收书卷，病中换汗巾，那手总是白净温软，指尖带着几分养尊处优的慵懒。如今那只手瘦得骨节都突了出来，手背上尽是被冻裂后留下的暗纹，指甲边粗糙发黑，竟似换了一人。

宝玉下车，脚方沾地，身子便晃了一晃。贾芸忙扶住，低声道：“二叔慢些。”那“二叔”二字轻轻出口，众人听在耳里，不觉心酸。这称呼本是荣国府旧日里贾芸的常话，带着小厮们奔走传唤的声口，带着怡红院门前的笑语，如今唤在这个瘦削沉默的人身上，竟似从很远之处传来。

贾芸扶着宝玉进了院中，站定。宝玉抬头看了看，似不惯这院里的光亮，微微眯了眯眼，满面茫然。这日光原也不亮，只比狱神庙里多些活气罢了：墙边树影婆娑，廊下茶烟袅袅。

薛姨妈原知他瘦了，憔悴了，更知那牢狱乃非人之处。及至见了，才知眼前这人，竟似从阴司里走出来一般。

那脸还是宝玉的脸，却只剩了一副空壳。双颊深陷，唇无血色，头发剪得参差不齐，乱蓬蓬垂在额角。最教人不忍看的，是那双眼睛。那眼睛从前何等灵动，见了花也动，见了人也动，听见一句话也动。如今却呆呆的，任你怎样看他，却无一丝回应。

薛姨妈最先开口时，声音比平日低了许多："宝玉，回来了就好。"

这句话极寻常，可她一时也只说得这一句。她不好哭，不好惊叫，不好说"怎么瘦成这样"，更不好说"受苦了"。这些话说出来，便是将他受的苦又翻出来给人来看。

宝玉望着她，微微欠身叫了声："姨妈。"声音沙哑，也不热络。薛姨妈听了，眼眶便红了，忙别过脸去，吩咐莺儿："茶呢？快斟来。莫要太烫。"

莺儿应了一声，手却未动。她正看宝玉的衣裳。那衣裳粗硬，肩头也不大合身，像是临时借来穿的。她忽想起那年宝玉在梨香院看她打络子，曾笑着说她颜色配得好。那时他身上佩着玉，衣带上悬着精巧物件，话间既和善又随意。如今他腰间空荡荡的。

莺儿端了茶过去，眼睛不由得往他胸前一溜，他那块五色丝绦系着的玉的也不见了，其实宝钗等都看见了，也不敢问，那种地方，想必什么也都被拿走了。随即又低下去。她怕这一眼叫人看见，更怕宝玉看见。宝玉却没有接茶。他只望着茶盏里升起的热气，过了好一会儿，方问道："这是哪里？"

院中一时俱静。贾芸愣了，薛姨妈也怔了一怔。宝钗的手指在袖内轻轻收拢。薛姨妈勉强笑道："这是我家。你先在姨妈这里住几日，将养将养身子。老太太那头也知道了，只是她老人家身上不大好，一时过不来。"

宝玉听见"老太太"三字，眼神方似被什么东西轻轻触了一下。"老太太知道我出来了？"　薛姨妈连忙道：　"一早便知道了。昨儿夜里就盼着呢。"

他又看了麝月半日。麝月心里又酸又怕，怕他认不得自己，又怕他认得太过分明。若认不得，那是旧日情分都被磨散了；若认得太清楚，又不知会牵出多少怡红院的旧伤。正自慌乱，只听宝玉道："麝月。"

只这两个字，麝月便几乎站不住脚。她上前半步，又不敢再近，哽着声儿道："二爷。"这一声"二爷"，她从前叫过千百遍。有时是催他用饭，有时是劝他添衣，有时替袭人传句话，有时叫晴雯支使得急了，半笑半怨地唤一声。那时这两个字不过是日子里头的一桩，像晨起梳头、夜里关门一般寻常。

宝玉看着她，忽问道："袭人呢？"

这一问来得太突然。麝月脸上登时白了，薛姨妈也垂下眼去。宝钗一直未曾开口，此时方轻轻道："她不在跟前。难道宝兄弟忘了，是你吩咐她嫁与那文华斋的江先生了？如今人早已去了南边。"

宝玉这才将目光移向宝钗。这是他进门以来，头一回真真地看她。宝钗站在廊下，半边身子浸在日光里，半边落在阴处。她原备了些体面、周全、不伤之言，说先安顿下，道饭已预好，提老太太惦念，言诸事日后慢慢商议。可宝玉这一眼望来，她顿觉得那些话太齐整，道不出口。

她只轻声道："先进去歇歇罢。"宝玉目光静静落在她身上，迟迟未曾移开。宝钗见此模样，心底陡然一阵酸涩隐痛。他眼底无半分怨怼，昔日之痴意、任性、依恋皆未见痕

迹。她暗自默然思忖：此番脱困而出，昔日大观园里的风月情长，年少时的万般情态，竟都一同沉埋在了那阴冷囚庙之内。

宝玉低声道：“宝姐姐也在这里。”。宝钗微微一笑，那笑极淡，未到唇边便已敛住。“正是我在这里。”她不多言，知多说反成虚套。

莺儿将茶盏递到宝玉跟前，轻声道：“二爷，润润口罢。”宝玉这才伸手接过。茶盏微烫，他指尖一缩，却未放下。莺儿见了，心头一紧，忙问：“烫了么？”宝玉摇摇头，只管低头看那茶水，仿佛见了什么稀罕物。热气拂上面来，他睫毛微微一动。众人一时都静了，细微之处——他已许久不曾被人这般温存相待。

薛姨妈也劝道：“屋里已收拾妥当了，炕也烧着。先进去坐罢。”麝月悄悄上前，欲替他理一理肩上的衣裳。手刚伸出，却又停住。宝玉却像觉着她那只手停了，回头望了一眼，目光虽淡，却无拒她之意。麝月便慢慢替他把肩上的衣裳拢紧了。手指触到他肩上，才知那肩瘦得可怜，几乎没剩什么肉。麝月眼圈又红了，只低着头，轻轻说了一句：“二爷先进屋罢，外头凉。”

薛姨妈忙转身，口里只催人去看粥，实则是借个由头，掩住眼中泪意：“快去瞧瞧粥可熬好了？要炖得烂烂的。再把那床软被取来。”

宝钗略近宝玉一步，却仍不靠前，只道：“进去罢。且先歇下。凡事等身子养好些再从长计议。”

宝玉看着她，忽问道：“林妹妹可曾来过这里？”

这一问，如一根针落在静处，不响，却将众人都扎着了。宝钗面色未改，眼底的光却暗了下去。薛姨妈合了合眼。莺儿端着茶盘，手指不觉一紧，盘沿碰出一声极轻的响。麝月仍旧低着头，泪却已滴在衣襟上了。

宝钗默了半晌，方道：“从前来过。”这话说得小心，也说得直白——并不曾欺瞒，只将那最不能说的，轻轻避了开去。

宝玉点点头，道：“她怕热闹。”众人俱不接话。他又望了望院子，似在寻一个见不着的人，又似早已知道寻不着。随即将茶盏递与莺儿，慢慢迈上台阶。

进得屋时，宝玉被门槛绊了一下。宝钗忙伸手扶住他的胳膊。触手处，只觉他身上冷得厉害。那冷非是衣薄，亦非晨风之凉，竟似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宝玉也觉有人扶他，低头看了宝钗的手一眼。

屋里炕已经烧暖，桌上摆着粥、素菜、热水和干净衣物。宝玉进屋后，并没有去看饭菜，只看见窗前一只空花瓶。瓶里没有花，瓶口却擦得很亮。

他在炕边坐下，坐得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众人一时都站着，不知该如何安置自己的手脚。

薛姨妈终于道：“都别站着了。宝玉，你先喝两口粥。慢慢来，不急。”宝玉抬头看了她一眼，道：“姨妈费心。”薛姨妈听见这句，又差点落泪。她宁愿他像从前那样随意些，挑剔些，撒娇些，哪怕嫌粥不好，嫌屋里闷，也比这样处处客气叫人好受。

莺儿盛了半碗粥，递过去。宝玉接在手里，吃了一口，便停住了。宝钗问：“不合口么？”宝玉摇头：“太热。”其实粥已经吹得温了。众人都知道，却无人说破。两年阴冷饥寒，使他的舌头、胃口、身子，甚至对温暖的承受，都变得迟钝了。

宝玉吃了几口，便放下碗。他抬头看向窗前那只空花瓶，轻声道：“这里可以插花。”薛姨妈忙道：“可以，可以。明儿就叫人剪几枝来。”宝玉没有再说话。

宝钗倏然省悟，此语该是他归来之后，头一句发自本心之言。既非寻常请安之辞，亦非客套致谢之语，只因他眼见案头空瓶，尚忆得此处原该插置花枝。遂低声吩咐莺儿道：“不必待到明日，你往院中瞧瞧，但凡有盛放的花枝，剪一枝来便是。”

堂内依旧寂然无声，宝玉静坐暖榻之侧，目光疏淡，神色倦怠。只是窗前那只空净瓷瓶，自此便不复是空寂一物。满室众人默然凝望，恰似望着一缕幽微渺茫的希冀。静然之间，外面传来敲门声，麝月赶出去，里面人听见麝月惊呼声：“袭人姐姐！”

第六十二回

奉还旧玉痴郎泣下 看透初心贤妇神伤

原来自忠顺王殒命之后，那江玉韬的妹丈便暗暗留心。先是再不见程余遣人来窥伺，后又打听得朝堂更迭，忠顺王旧日党羽尽皆星散，这才放下心来，忙遣人往苏州送信。

彼时冬日天寒，运河多处冰封断流，往来行路皆是艰难，传信之人一路耽搁，待到消息送至，再加上二人匆匆束装北上，返程途中路途滞涩，比往日寻常时日慢了许多。一路舟车劳顿，二人心中无一日不牵挂京中光景，时时惦念宝玉在王府倒台之后境遇如何，昼夜难安，满心忐忑，日夜兼程不敢稍歇。

好不容易抵了京城，入城第一件事便是四下打听音讯，不曾想恰好得知宝玉已然脱囚出狱，方才被众人送至薛姨妈宅中静养，二人闻讯再难按捺心绪，顾不得一路风尘仆仆，当即寻路径直赶来相见。

袭人满心焦灼，抢先一步掀帘入内，抬眼便望见日夜牵念的宝玉默然枯坐，形容憔悴不堪，一时间五脏俱焚，全然顾不得屋中诸人在场，快步上前，俯身便将宝玉轻轻拥入怀中，素手温柔抚过他蓬乱枯槁的发丝。

片刻过后，她方才缓缓松开臂膀，抬手自颈间解下一条五色丝绦。薛姨妈与宝钗众人定睛细看，那丝绦之上系着的，正是宝玉落草所衔的通灵宝玉。袭人小心翼翼将美玉重新为他佩戴齐整，语声含着万般酸楚与执念，低低说道：“这两年多，玉片刻未离过身，盼有一日重归二爷身上。”

颈间重得熟悉通灵温润宝玉，宝玉唤出了一声：“袭人姐姐。” 一语未落，泪水簌簌滚落，失声恸哭起来。这一场痛哭，似在尽数倾泻尽贾府倾覆之痛、黛玉香消玉殒之憾、骨肉亲人流离四散之愁，更有自己身陷囚庙两载所受的万般苦楚与满心委屈。

薛姨妈见此情景，连忙压低声息劝道：“罢了，由着他哭一场也好，郁结久积于心最是伤身，哭出来反倒疏畅。袭人、麝月留下好生照看，我等暂且出外回避片刻。”

几人依言悄然退至堂外，贾芸连忙上前，向着薛姨妈与宝钗引荐道：“这位便是袭人姑娘的夫君，江玉韬先生。” 言罢诸事已定，贾芸略作一揖，便先行告辞退去。

薛姨妈与宝钗忙邀江玉韬入前厅落座，莺儿随即捧上清茶。二人细看，见江玉韬举止端方，谈吐从容，进退之间俱是得体，便从容叙起家常。玉韬也将与袭人在苏州一带置货的日常、江南路途见闻，以及可直言之事，一一缓缓道来。薛姨妈与宝钗本是江南旧籍，进京多年，一直未有机缘重返故地，听他说得亲切，倒也颇有兴致。玉韬又说起在瓜州高旻寺邂逅妙玉之事，姨妈与宝钗听了，不免满心感慨。

宝钗素来心细，方才袭人进来一把抱住宝玉，若在从前，谁也不会惊奇；可袭人现已嫁为人妇，理当有所顾忌。江先生身为夫君，见自家妻子与旁人有这般举止，虽说是宝玉旧友，似乎也该侧目。宝钗暗觑了江玉韬一眼，只见他非但无丝毫不悦，反倒显出满面真切的共情，心下便有些不解。

贾府之内，除却宝玉与袭人深知，老太太估到，江玉韬便是当年遁走避祸的蒋玉菡，昔日唯有薛蟠曾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只是如今时隔日久，江玉韬形貌气韵早已不复当年旧日模样，素来粗莽无心的薛蟠纵使当面相逢，也断然无从辨认。至于府中其余众人，皆只听信往日说辞，只当是宝玉蒙难落狱，自知前路茫茫，不忍耽误袭人一世芳华，故而托人传话做主，令袭人嫁给旧友江先生，远赴江南。只是众人私下心底，皆藏着一分难以言明

的疑惑：袭人素来痴心一片，满心满眼皆是宝玉，情义深重无人不晓，怎会只因宝玉一句吩咐，便轻易抽身另嫁，远赴他乡？这般轻易割舍，委实不似她素来重情重义的性子，人人暗自思忖，却又无从深究内情，只将满心疑窦悄悄藏于心底。

说了许久的话，倒是江先生周全，站起身请薛姨妈回内院歇息，他和宝钗自前厅出来，往东厢房去瞧袭人。刚转过回廊，便见袭人与麝月两个抬着一只大木盆，盆里热气腾腾，显是备着给宝玉洗头沐浴的。袭人一手扶着盆沿，一手微提裙裾，走得虽稳，额上已沁出细汗。玉韬见状忙上前两步，低声道：“你歇片刻，我来抬着。”说着便接过盆的一角。袭人也不推辞，松了手，顺势用袖口拭了拭汗。麝月在对面撑着重，道：“江先生倒心疼姐姐。”袭人嗔了她一眼，没接话。

宝钗立在廊下，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下一动。她说不上来哪里不对。这江先生待袭人，着实温存体贴，方才在前厅说话时，袭人进来添茶，他侧身让了让，目光随了她一瞬，那眼神里满是柔和，是丈夫看妻子该有的样子。袭人回他话时，也自然从容，并无半分生分。二人言语默契，行动配合，连抬盆时都不消商量，分明是常年相处惯了的。可宝钗总觉得，这份默契里头，少了一点什么。

宝钗又望着廊下那二人。江玉韬正低着头，轻声对袭人说着什么，袭人侧耳听着，微微点头。那一幕，温存是温存的，却总觉着少了些夫妻间该有的……缠绵？她也说不清，只是心里那点疑惑，像水面下的暗流，看得见波纹，却探不着底。

她摇了摇头，暗笑自己多心。许是人家夫妻豁达，不似自己这般较真。便转身往前厅走，只是走到门槛时，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那两人已抬着盆进了东厢，帘子落下，什么也看不见了。

袭人临去时，对宝钗道：“宝二爷如今身子落成这般光景，论起他素日的习性，再没有比我更熟的了。这一向，我每日过来帮麝月料理料理，晚间自有麝月守着，倒也稳妥。”宝钗听了，不答她的话，只抬眼望了望站在一旁的江玉韬。玉韬连忙正色道：“这是正理，原该如此。店里的事，你且不必分心，只管先把宝二爷的身子调养好了是正经。”宝钗这才点头道：“有你在，我们便都放心了。说到底，宝哥哥从小是你服侍大的，你肯来，那是再好不过。”说着，便送二人出门。玉韬又特地对宝钗道：“薛大爷不在家，这院里若有什么搬搬抬抬、使唤人跑腿的活计，只管和袭人说，咱们店里人手、车马都是现成的。”

次日一早，江玉韬便亲自驾车，送袭人至薛家；天色向晚，又亲自来接。日复一日，未尝间断。宝玉得袭人、麝月悉心照料，兼之薛姨妈与宝钗百般关切，身子竟一日好似一日。

薛姨妈时常往贾母处请安，便将宝玉回来后的起色，以及袭人如何在出狱那日赶回京城、如今每日一早由夫君送来、整日守在宝玉身边等情，一五一十说与老太太听。贾母听了，深感欣慰，特特叮嘱道：“袭人那孩子不必急着来瞧我，先把宝玉的事安顿好了是正经。”

如此两月有余，宝玉身子渐出人形。初出狱中时，形销骨立，一身衣衫松垮搭在肩头，风过处飘摇欲坠。幸得薛姨妈日日着人精心熬制汤粥，袭人、麝月晨昏不离，寒暖饮食无一不悉心调护，身上慢慢长起肌理。先是高耸的颧骨渐渐平复，继而两腮圆润丰盈，唇间也透出淡淡血色，行路之时，再不似往日脚步虚浮、踉跄不稳。

只是他这一身肤色，终究不复旧时模样。昔日宝玉肌肤莹润，乃是在锦罗脂粉、雕梁画栋中滋养出来的，灯下观之，肌理间自有一种温雅光华流转；如今虽也白皙，却如冬庭

残雪，清则清矣，内里却沁着一缕寒凉。鬓发也渐渐长齐，梳理整饬之后，依稀仍是世家公子的旧日风姿。粗粗望去，倒仿佛从前那个怡红公子又回来了；可细加打量，便知有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已然悄然逝去。

他待人接物，依旧性情温厚。见了薛姨妈，必定躬身问安；宝钗送药前来，必起身接过，温声道一句 “有劳姐姐费心”；袭人上前添衣，亦只微微颔首，道 “不必这般劳碌”。旁人听了，只道他愈发懂事安分。可回想从前，宝玉哪里懂得这些客套体恤？渴了便要茶，闷了便要人相伴，晴雯直言数落，他便登时恼了；袭人软言规劝，他便撒娇缠闹。彼时身上那股不知尘俗烦忧的娇憨任性，纵然有时惹人生气，却也叫人从心底疼惜。如今万事皆是一味顺从，饭来便食，药至便饮，衣裳旧了不言语，屋中清冷也不作声。那日麝月煮粥失了分寸，滋味偏咸，自己尝着都蹙眉难咽，宝玉却神色如常，一口一口尽数吃了。过后麝月私下对袭人叹道：“二爷如今，竟半点挑剔也无了。”

宝玉自身也分明觉出身子一日健过一日。手上狱中磨出的裂口渐渐长平，入夜再不似从前畏寒难眠，脾胃也渐渐开了。肉身日渐复原，心下却始终空落落的，那一处缺憾，任凭如何填补，终究难圆满。他常独坐窗前，凝望院中景致。薛家宅院不算宏阔，花木亦不甚繁盛，墙角立着一株老槐，阶下摆几丛晚菊，旁侧疏疏几竿翠竹。若是往日，他见此光景，必要品评花木意趣，随口吟几句诗句，或是念叨着该移一盆水仙置于窗前，方不负这窗影清光。此刻他只静静凝望着，一坐便是许久。旁人问他所思何事，他才如梦初醒般回过头，淡淡道：“不曾想什么。”

哪是全无思绪？只是堵在心头，无从说起，有时梦里，重入狱神庙。不见刑杖呵斥，唯见一间幽暗斗室，一碗冷硬粗饭，一扇高高在上、伸手难及的窗棂。惊醒时，身卧暖炕软衾之侧，旁边有麝月守着，可胸中依旧窒闷压抑，仿佛那间阴冷黑屋并未远去，只是缩作一团，深深藏在了骨肉血脉之中。

他亦屡屡梦见黛玉。有时只见一抹纤弱背影，隐于竹影婆娑之间，衣袖单薄，似一阵清风便能吹散。有时又入了潇湘馆，听得她阵阵咳声，心中急切想要上前相见，眼前却横了一扇门。门并未落锁，用尽气力，却始终推它不开。醒转之后，他并不放声悲泣，只缓缓抬手，抚一抚颈间通灵宝玉，默然片刻，又轻轻放下。

宝钗朝夕相伴，比旁人看得更为透彻。宝玉并非愚钝麻木，亦非薄情寡义，反倒比从前更懂得体恤旁人。只是这份体贴，如隔了一重薄雾。昔日二人相处，纵有言语不合，他也性情毕露；一旦谈及仕途经济，立时面露不耐，少年意气跃然眉眼。如今无论她说些什么，他皆静静听着，偶尔微微颔首，不辩驳，亦不嗔恼。宝钗心底反倒隐隐盼着他如从前一般拂袖不悦，至少那时的他，是完完整整立在自己眼前的。

如今的宝玉，恰似失了半缕魂魄。留存的那一半，依旧守着世家教养，心怀温良善意，事事不肯为难旁人；而另一半，那个见落花垂泪、闻戏文伤情，将尘世悲欢皆视作一场幻梦的痴顽性情，似还留在狱神庙的阴寒之中，未曾回来。

一日宝钗前来探视，见他独坐院中看书。书卷摊于膝头，许久不见翻动一页。走近细看，方知他目光并未落在书页之上，只顾着凝视夹在书中的一片枯叶。叶片早已枯褐，叶缘蜷曲，不知何时落于书中。宝钗轻声劝道：“这片叶子已然干枯，取出去丢了吧。” 宝玉缓缓摇头：“不必。它既落在此处，便留着也罢。”

宝钗一时语塞。若是从前，她或许会笑他生性痴傻；此刻却半分笑意也生不出来。她心里明白，他口中所言是叶，心中所念，却是万般身世浮沉、人事凋零。

她暗自思忖：人遭此大难，原不能一朝一夕便全然复原。先是能吃下一碗热粥，再是认得旧日亲友，而后渐渐察觉窗前花木、檐外清风。可纵是一步步缓过神来，从前那个鲜活烂漫的宝玉，也终究回不去了。历经牢狱摧折，又逢家破人亡，如何还能一如往昔？这般想罢，她便不再强求他强作欢颜，亦不再奢望他变回旧时模样。

这一日，袭人去往厨房料理事务，麝月在外浣洗衣物，屋中唯余宝钗、宝玉二人。宝玉斜倚在软缎引枕之上，似是沉沉睡去。窗外日影西斜，案上一瓶白梅静静伫立，疏影横斜映在粉壁之上，清瘦孤绝。宝钗静坐一旁，凝睇着他的面容。脸上的枯槁褪去，眉目轮廓渐渐复现旧日风姿，可这模样，便如重新装裱的古画，纸面虽已平整，昔年留下的裂痕，却历历犹在。她抬手，想要为他掖一掖衾角，指尖行至半途，又轻轻顿住，唯恐惊扰了他。

不料宝玉并未睡熟，忽的低声唤道：“宝姐姐。”

宝钗连忙应声：“我在这里。”

宝玉睁开双目，先望了望窗前疏梅，又转眸看向她，似有千言万语萦绕心头，斟酌半晌，终只淡淡说道：“明日若是天晴，便将窗子开上片刻吧。”

宝钗微微一怔，不知为何，忽然记起黛玉去世前一日，让她开窗那事。但随即颔首：“使得。”

言罢，宝玉再度阖上双眼。宝钗端坐原地，久久未动。她心中豁然明了：这宝玉，算不得全然痊愈，却也并未就此颓败。他只是这般静静熬着、守着，一如经严霜摧折的草木，枝干纵然折损，深埋地下的根系却未曾枯死。待到春回大地，或许尚能抽发新枝嫩叶，只是这一抹新绿，再也不是从前那一季芳华了。

她缓缓低下头，小心翼翼替他掖好被角，语声轻细如呢喃，生怕扰了一室沉寂：“且慢慢来吧。”

第六十三回

历难登堂恭参老太 衔悲梵宇静悼芳卿

转瞬已是两月有余，薛姨妈见宝玉身形心绪皆已渐次平复，足可出门走动。若再一味拘着，不许他拜见贾母，反倒教两边彼此悬挂念想。遂唤贾芸备好车驾，又命袭人、麝月仔细为宝玉打点衣衫。宝钗亲手取来一件半新月白夹袍，温声说道：“此色素净雅致，老太太见了，也不至触景伤情。”

宝玉立在镜前，默然任由二人整理衣饰。袭人代为束好腰绦，低低劝道：“二爷今日去见老太太，老人家必定欢喜。” 宝玉微微颔首。袭人素知他心中况味，并非不喜，亦非怯于相见。此番见面，原非寻常晨昏问安。这是老太太与心头最割舍不下的孙儿，隔了两载风霜磨难，今日方得再见。

车驾行至葱市口巷口停下。宝玉掀帘一望，只见巷陌逼仄，两侧院墙斑驳剥落，往日侯门朱漆兽环荡然无存，唯余一扇半旧柴扉，虚掩而立。巷风卷着枯叶簌簌而过，绕着车轮打了个旋，又静静落于尘土之中。

他缓缓放下车帘，久坐不语。麝月在旁轻声唤道：“二爷，已到地方了。” 宝玉恍如梦醒，低声问道：“这便是老太太居所？” 袭人并未即刻作答，只伸手稳稳扶住他臂膀，道：“老太太在里面等着呢。”

一语落罢，宝玉迈步下车。贾芸上前叩门，门扇一开，李贵探出头来，一见是宝玉，竟将他一把抱起，晃了两晃，才又放下，转身向内奔走报信”

喊声穿庭过院，直入内室。

贾母已知晓今日众人要来，一早便命鸳鸯梳理发髻，换了一身虽旧却浆洗得齐整的深色衣袄。鸳鸯劝她在屋内安坐等候，她只言室中闷倦，便扶着拐杖坐在廊下。案上清茶凉了两回，竟一口也未曾沾唇。

宝玉跨进院门，抬眼便望见了廊下身影。一时之间，竟有些恍惚。昔日那位笑语温存，气度雍容的老祖宗，如今身形消瘦，仿佛被流年与劫难层层敛缩，只剩满头华发，静倚旧椅。可那双望向他的眼眸，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目光相触的刹那，宝玉脚下竟似生了根，寸步难移。

贾母扶着鸳鸯缓缓起身，意欲上前，才挪半步，身子便微微一晃。鸳鸯连忙搀定，贾母却摆了摆手，目光始终凝在宝玉身上。

她细细打量，见他肩头清瘦，面色虽渐生血色，眉眼间往日灵动神采却已然黯淡。两载光阴，九死一生，这孩子好歹还立在眼前。只是那个往日里一头扎进她怀中撒娇、为些许琐事嗔恼、缠着她讨要玩物的怡红公子，似已隔了万水千山。

宝玉行至阶前，双膝一屈，稳稳跪倒：“孙儿给老太太请安。”

礼数周全，言辞恭谨，入耳却教贾母心口一阵抽痛。她心底反倒盼着他如往昔一般，唤一声 “老祖宗”，随性扑近身来。只是她亦明白，那般无忧无虑的光景，终究一去不返了。

贾母颤巍巍伸手相扶：“快起来，地上寒凉。” 宝玉却不曾起身，抬眸望她。这一眼，似越过重重旧影——荣府花厅的笑语、怡红院的灯火、潇湘馆的夜雨，一路行来，终落在此处简陋小院之中。

贾母再也按捺不住，俯身抬手，双手捧住他面庞。老人家手掌枯瘦，暖意却丝丝缕缕沁入肌肤。宝玉被这温热一碰，眼底登时潮润。贾母目不转睛端详着他，嘴唇翕动几番，终只重复了一句薛姨妈先前所言：“回来就好。”

四字甫毕，泪水便顺着脸上沟壑缓缓滚落。她不曾放声悲啼，亦不怨天尤人，只以枯手抚过他额角、鬓边，一遍又一遍，仿佛要辨明眼前之人并非梦中幻影。

宝玉低声道：“老太太，多受苦了。” 此言入耳，贾母心中酸楚更甚。想从前这孩子何曾说出这般老成话语？往日只知在她面前痴顽嬉闹，逗得满室欢声。如今这般通透懂事，竟是牢狱摧折、家道倾颓、佳人离世换来的。她心底暗暗叹惋，倒宁愿他依旧懵懂痴傻。

一旁鸳鸯忙劝：“老太太，廊下风紧，二爷身子初愈，且先进屋歇息罢。” 贾母这才点头，却不肯松开握着宝玉的手，一路相携入内。

宝玉被她牵着手，亦不忘向宅中诸人一一问安，就连厨下孙嫂子亦不曾疏漏。

屋内早已收拾妥当，案上热茶齐备，炭盆里炭火融融。只是屋舍狭小，众人一入，便觉拥挤。宝玉环顾周遭，心口骤然一阵钝痛。此处局促简陋，竟不及往日府里一处暖阁。墙角立着旧木箱，窗下摆数盆寻常花草，桌椅皆是半旧之物，唯有里外收拾得一尘不染，恰似家世败落之后，苦苦守住的最后几分体面。

贾母拉他坐于身侧，又凝睇许久，方才转向薛姨妈，缓声道：“此番，多劳姨妈照拂。” 说着又望见一旁侍立的袭人，招手唤她近前，握住她的手说道：“打小我便知你天性纯良，果不负我所望，你对宝玉始终有情有义。”

袭人闻言，泪水簌簌而下。她心中自有隐情，嫁与江玉韬，旁人难免议论她薄情负主。今日老太太当众此言，看似闲谈，实则句句为她剖白解围。她几番想向宝玉剖明心迹，要重回他身边，奈何见他如今心境沉郁，终究寻不到合适机缘。当下只低声哽咽回道：“二爷能够平安归来，皆是老太太洪福庇佑。我能做的不过是本分之事。”

贾母长叹一声：“‘本分’二字，说来轻易。如今这世上，肯真心守本分的人，已是寥寥了。”

屋中一时寂然。

宝玉坐在贾母身侧，手仍被她握着。老人家的手掌不复往日丰腴，骨节嶙峋，暖意却依旧如故。他有心悄悄抽回手，唯恐她触到自己掌上尚未平复的旧裂，可贾母握得极紧，仿佛一旦松手，他便会再度远去。

宝钗在旁柔声宽慰：“老太太只管宽心，宝兄弟如今饮食渐佳，夜间安眠也胜过往日，只需静心调养，定然一日好过一日。”

贾母目光仍不离宝玉，问道：“夜里还会骤然惊醒么？” 宝玉答道：“已是好些，饭食也吃得下了。” 老太太又问：“往日畏寒，如今可好些？” 宝玉微微一顿，轻声道：“已不大怕冷了。”

贾母听出他言语间的迟疑，心知他心底惧意未消，只是不愿惹自己忧心。她并不点破，反倒将他的手攥得更紧，道：“畏寒原是小事，多添衣衫便是。身疾心愁，慢慢调养，终有好转之日。”

宝玉垂首应声。如今他言语谨守礼数，应答妥帖周全，再无半分少年恣意。贾母看在眼里，只觉阵阵心酸。想往日此刻，他必定嫌屋舍逼仄，嫌茶汤寡淡，或是缠着她索要吃食，依偎在膝下说些闲言趣语。如今端坐如仪，恭谨有礼，反倒像一位登门做客的外客。

贾母强压下心头伤感，转头对鸳鸯道：“取碟豆腐皮包子来。他素来爱吃这个。”

碟子捧至案前，宝玉望着那小小食碟，神色微动，他忽然想起当年的晴雯。如今再睹此物，倒似从陈年旧梦里取出的一件旧物。

贾母亲手递过一只：“尝一口罢。” 宝玉接过，咬了一口。滋味依旧，可转瞬便化作满心酸涩。他垂着眼慢慢咽下，道：“味道，还和从前一般。”

贾母面上先是掠过一丝喜色，旋即又黯然下去。她岂会不知，这话原是宽慰自己。从前相伴之人、栖身庭院、满堂欢笑，早已烟消云散，又何来旧日光景。

薛姨妈唯恐老人家伤情，连忙岔开话题，说起宝玉近来常在院中闲步，偶尔亦展卷读书。宝钗也道前几日他还着人换了一枝白梅供养。薛姨妈笑道：“终究还是往日性情，心中尚记挂花木雅趣。”

贾母闻言，默然片刻，轻轻点头：“还记得花，便好。”

语声极轻，众人心中皆明，他若仍惜花恋景，便知这颗心尚未全然枯寂。闲坐许久，贾母终究提起了林黛玉。她望着宝玉，缓缓说道：“颦儿灵柩暂且安厝铁槛寺。待你身子再硬朗几分，便去看一看她。”

宝玉手中银匙骤然停住，屋内顿时鸦雀无声，唯有盆中炭火偶尔噼啪一响。

良久，他才低声应道：“我晓得。”

贾母见他面色泛白，却并未失态落泪。这般隐忍无声，反倒比嚎啕大哭更令人揪心。她伸手轻拍他手背，道：“她临去之时，心中是安然的。她知晓你尚在人世。”

宝玉微微阖目。此言如细针一缕，悄然刺入心底，隐痛绵长，却不见泪痕。半晌，低声回道：“她能安然，我也略放宽心了。”

贾母眼眶又一次发热，连忙侧过脸去遮掩。可宝玉早已瞧得分明，随手取过一旁绢帕递上。动作自然轻柔，一如往日无数个晨昏。贾母接过绢帕，心绪翻涌，险些再度落泪，心中暗道：那几分真性，终究还在。

日影西斜，院中光影渐渐移至窗棂之下。薛姨妈见宝玉倦色渐显，便起身告辞：“老太太，今日不敢久扰。待他再调养几日，便常过来问安。”

贾母纵有万般不舍，亦知他不宜久坐劳累，只得应允。临行之际，她依旧紧握着宝玉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只反复一句：“记得常来。”宝玉答道：“孙儿必定常来请安。”

贾母凝眸看他，似有千言万语欲说，到最后，只淡淡叮嘱二字：“别怕。”满屋人一时不解其意，唯有宝玉心领神会。老人家所言，非是惧病畏贫，亦非畏惧世事坎坷。她知晓他心底深处，仍困在一片幽暗之中，未能全然走出。

宝玉垂眸轻声道：“有老太太在，孙儿便无所畏惧。”

贾母缓缓松开手掌。众人转身出门，宝玉回头一望，只见贾母扶着鸳鸯立在门内，落日余晖洒在满头白发之上，宛如覆了一层薄霜。

待车帘落下，胸口骤然一阵窒闷。他不曾落泪，只抬手抚向颈间通灵宝玉。美玉触手温润。车轮缓缓转动，葱市口那扇旧门，渐渐隐在巷陌深处。宝玉斜倚车壁，闭上双目，耳畔却久久回荡着方才那一句温语：别怕。

又过数日，宝玉身子渐见安稳。这一日，薛姨妈、宝钗、袭人、麝月俱在屋内闲坐陪话。默然半晌，宝玉抬眸看向薛姨妈，语声轻淡，似怕惊扰了旁人：“我该去看看林妹妹了。”

一语落地，满堂顿时寂然。薛姨妈心中原打算再缓几日，容他将养得更扎实些，却也深知此念早已盘桓他心底，终究是避不过的，便不再拦他。

当下议定行止：留麝月在家打理杂务，由宝钗、袭人、贾芸相伴同行。头一日贾芸先往铁槛寺，提前打点一应俗务，宝钗亲手备了香烛素花，又取来一件厚缎披风，递与袭人道：“寺郊风厉，别叫他冻着。” 袭人伸手接过，点点头，并不多言。

天色尚早，城中晓雾未收，朦朦胧胧笼着街巷。贾芸早已备下车马，一行人自薛家后门登车启程，车轮辘辘，顺着冷寂长街而行。车中无人言语。宝玉斜倚厢壁，一手始终按在胸前那块宝玉上。袭人只当他畏寒，上前欲为他拢一拢披风。宝玉微微摇头，低声道：“不妨，并不冷。”宝钗坐在对面，静静看他，只见他手背指节隐隐泛白，知他心绪翻涌，终究只是垂眸，未曾开口相劝。

车行许久，方至铁槛寺。山门半掩，旧日朱漆早已斑驳剥落，檐角悬着铜铃，风过时，铃音幽微，似远处有人低声叹息。宝玉下车，脚下微微虚浮，袭人连忙上前扶稳。他站定了，抬头望那寺门匾额，伫立良久，一动未动。

这寺他从前是来过的。那时办着丧事，车马人声、哭声钟声、纸钱灰，乱纷纷挤在一处。他那时还不懂死，只觉阴森烦闷，只觉人世间的礼法闷得人透不过气。如今再来，寺门前冷冷清清，倒比旧日安静得多。安静得叫人心里发慌。

几人绕过前殿，往后一处偏院去。院中几株老柏，枝叶森森，石阶上露水未干。黛玉灵柩暂厝在东边一间净室，门前悬着白布帘，帘下点着一盏长明灯。那灯焰在晨风里微微摇动，却不灭。

宝玉行至门前，忽然立住。袭人轻声道：“二爷？”他似未听见，只望着那白布帘。过了许久，才低声道：“她在里头？”半晌无人应他。宝钗垂下眼，道：“在。”宝玉点了点头，伸手去掀帘。手至半空，又顿了一顿，方慢慢掀开。

净室内冷清，却也洁净。正中停着素棺一口，棺前供着香案，案上供白菊、清水、油灯一盏，旁置经文数卷。别无陈设，亦无哭声。黛玉一生爱清静，到此，竟真得了一室清静。

宝玉行入，步履极轻，似恐惊动。宝钗与贾芸立于门边，惟袭人随在稍近。宝钗立在帘外，望着宝玉背影，觉得那背影比前几日更见清减并非身上瘦，而是整个人忽然空了下去。

宝玉在棺前立了半晌，方徐徐跪下。跪得很慢，像每一寸骨头都在记住这件事。跪定，接过袭人递来的香，手指微颤，香灰落于案上。袭人欲前又止。宝玉自将香插入炉内，头一炷插得歪了。他望了望，复伸手扶正。只是这么一个小小动作，已叫他额上沁出一层冷汗。

他俯身叩首。一叩，再叩，三叩。叩毕，仍跪不起。室中惟闻灯芯轻爆之声。良久，方低声道：“我来了。”声虽低，却字字分明。身后袭人亦跪着，闻言眼泪夺眶而出，忙用帕子按住嘴，手紧紧攥着衣角。

宝玉望着棺木，似在等里头有人应他。可屋里只有冷香，只有白花，只有那盏不肯灭的灯。他又道：“我来迟了。”言罢，便不再开口。

来时路上，他原暗自揣度，只怕到此悲从中来，失声恸哭，既恐自身撑不住，又怕惊动旁人，更怕祖母听闻伤情。可如今当真跪在灵前，面对这阴阳相隔的咫尺之距，眼中反倒无泪。并非心中无痛，实是悲恸沉至骨髓，反倒化作一片沉寂，没了声息。

他忽记起潇湘馆的雨，记起她隔帘咳嗽，她抬眼看人，似嗔似笑地道：“你又来了。”他想将那面目细细记起，却愈用力，愈只剩零碎影子——一截素袖，一方绢帕，一缕药香，一点灯下的泪光。那些影子零零落落，再也拼不成一个活生生的林妹妹。

宝玉心中忽地一慌。伸手按住胸前那块玉，指尖触着那温润之物，才觉着抓住了一点实处。他慢慢解下那玉，双手捧着，安放于香案之上。

袭人见了，心头一紧。那玉曾在她胸前贴了两年，日夜不离，如今又被宝玉亲手置于黛玉灵前。她忽地明白，这不是献玉，亦非还玉，只是叫黛玉看一眼——玉还在，他也还在。

宝玉低声道：“你认原是认得的。”说罢，垂下头去。灯火照在玉上，那玉静静地卧于案前，似也默然。

过了许久，宝玉方重取那玉，系回颈间。系绦时，手指不灵，结了两回皆不曾系妥。袭人终忍不住，起身近前替他系好。宝玉不推，只低声道：“多谢。”

宝玉复向灵柩叩首，忽又问道。“她走时，可冷么？”袭人脸色微白，帘外宝钗眼中亦浮起泪意。宝钗走进来，轻声道：“那日屋里烧着炭，紫鹃守着。后来到了这里，寺里长明灯不断，香火也不断。她不冷。”宝玉听了，点点头。他似乎信了，又似乎只是愿意信。

起身时，他身子晃了一下。袭人忙扶住他。他站稳之后，又回头看了棺木一眼。那一眼没有泪，也没有痴狂，只有一种深深的、终于无可挽回的了然。

出得净室，寺中晨钟忽动。钟声沉沉，穿过雾气，落于院中老柏之上，亦落于众人心头。宝玉驻步，听了一回，道：“这里倒清静。”宝钗望着他，没有说话。她知道，他说清静，其实是说黛玉终于不必再听人世喧嚷了。

回程车上，众人仍旧无话。袭人坐在宝玉身旁，悄悄看他。宝玉靠着车壁，手仍覆在胸前玉上，眼睛微微闭着，脸色很白，却不似来时那般绷紧。像有一件事，终于做完了；又像有一道门，终于在他身后关上。

马车驶过长街，车轮碾着湿冷的石板，发出细细的声响。宝玉忽然睁开眼，轻声道：“往后，若老太太问起，就说我去过了。”袭人低声应道：“是。”宝玉又闭上眼。无人再言语。外头雾渐渐散了，可车中仍有一种说不出的寒意，久久不去。

第六十四回
踏访紫堡寻踪旧地 呈来画卷娱慰太君

那日江玉韬送裘人来薛家，马车停在门外，他却不急着走。因见天色晴好，檐下冰凌早已化尽，墙角的泥土里竟钻出几星嫩芽，便站在门前看了一回。

裘人进去不多时，又出来，道："二爷今儿气色好些，正在屋里坐着呢。"江玉韬笑道："既来了，我进去请个安。"说着便随裘人进了院子。

宝玉在东厢窗前坐着，手里拿着一卷书，却不知看进去没有。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见是江玉韬，便放了书，欠身道："江先生来了。"江玉韬忙上前道："二爷今日脸色好多了。"宝玉笑了笑，那笑仍是浅浅的，却不似前些日子那样勉强。

江玉韬在对面坐下，裘人倒了茶来。几个人说了一回闲话，江玉韬忽道："外头天气好得很，二爷在屋里闷了这许久，何不出去散散？二爷以前常去的文华斋今儿便去坐坐，看看书，喝杯茶，也比整日闷在屋里强。"

宝玉听了，未及答言，先望了望窗外。日光白花花地铺在院子里，几只麻雀在檐下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他怔了一回，道："也好。"声音不大，却说得干脆。裘人倒有些意外，看了宝玉一眼，见他眼中虽仍淡淡的，却不似先前那样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心下便有些欢喜。

裘人忙去后头禀了薛姨妈。薛姨妈正在房里做针线，听了这话，放下活计，想了想，道："出去走走也好。只是不可劳神，坐一坐便回来。"又嘱咐裘人："给他多穿一件，外头看着暖和，到底还是春天，风里带着凉呢。你好生照看。"宝钗也在跟前，道："既去文华斋，虽说不远，到底不比家里，你跟着我们也放心。"。

不多时，宝玉换了一件石青棉袍，外头又加了一件薄氅，收拾停当。走出来时，脚步比往日轻快了些。江玉韬在院里等着，见了，笑道："二爷这一出来，倒像换了个人。"宝玉没言语，只微微一笑。

上了车，裘人仍旧坐在宝玉身侧。马车出了薛家，转过两条街，街上渐渐热闹起来。卖纸墨的、挑花担的、推着糖车的小贩，叫卖声此起彼落。宝玉坐在车中，隔着帘缝往外张望。那些声音，从前他未必听得入耳，如今却觉着每一声都是真真实实的人间。

不多时，车在文华斋门前停下。宝玉下车，先看见门上新挂的幌子，在风里轻轻飘着，墨色尚新。铺中客人不少，有选帖的，有问画的，有伏在案前看一方旧砚的。伙计来往迎送，声音虽杂，却不乱。宝玉望了一回，道："这里比从前热闹了。"

江玉韬笑道："托二爷的福。如今虽做买卖，也只求不把东西做俗了。"宝玉听了，微微点头："这便不容易。"江玉韬听见这句话，心中倒是一动。听裘人说，宝玉近来话少，所说多是应酬之语，今日这一句，却像是从心里出来的。

穿过前铺，来到后面一处小院。院中不大，却极洁净，墙根几竿竹，阶下两盆兰，一树海棠才打了花苞。日光落在青石地上，明明净净。书房三间，窗纸新换过，案上设着笔砚，墙上挂着几幅小品，屋里有淡淡墨香。

宝玉进了屋，像许久不曾到过这样的地方，一时竟站住了。江玉韬道："二爷请坐。"裘人替宝玉解了薄氅，搭在椅背上，又替他把茶盏放在手边。宝玉却不立刻坐，只

沿着墙慢慢看那些字画。看了一回，指着一幅山水道：“这幅皴法太软，山骨不够。”江玉韬笑道：“我也觉着如此，只是客人偏爱这样的温润。”

坐定之后，江玉韬陪他说了一回书画。宝玉话仍不多，偶尔说一两句，倒还清楚。只是他每说完一句，便像力气用尽了一般，停一停，再低头看茶盏中浮着的叶尖。说了一回，江玉韬起身入内。出来时，手中捧着一只长匣。那匣子是紫檀木的，色泽光润，铜扣擦得光亮。他将匣子放在案上，手按在匣盖上，却不曾立刻打开。问道：

“二爷可还记得，两年前交与我的那幅画？”宝玉原正看着窗外的海棠，听见这话，慢慢回过头来，轻声道：“是惜春妹妹那幅？”江玉韬点头：“正是那幅《大观园行乐图卷》。”

江玉韬打开匣子，取出画卷，双手递与宝玉。宝玉接过时，手指略略迟疑，像接的不是画，而是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年月。卷轴缓缓展开。锦边玉轴，妥帖周正，卷上亭台楼阁、花木亭榭、众女儿嬉游之态，分毫未损，笔墨神韵宛然如昨。宝玉看着，许久未言。

他看见怡红院前的海棠，看见蘅芜苑外的香草，看见秋爽斋那几笔疏阔的芭蕉。再往后，便是潇湘馆。竹影细瘦，窗下有一个女子，身形不过数笔，衣带轻轻一转，便再不必细描眉眼，已认得是她。

宝玉的手停在那里。袭人低着头，觉得胸口像被什么压住了。她知道，若是从前，宝玉这时必定早已说出许多痴话来，或赞惜春笔妙，或忆林姑娘神态，或忽然伤心，或忽然落泪。如今他只是看着。看得很静。静得叫人不忍劝，也不忍陪。

过了许久，宝玉才道：“她画得真清楚。”江玉韬不知他说的是惜春还是黛玉，便没有接话。

江玉韬又端出另一只匣子，道：“二爷托付咱店里那位江南老画师作的摹本，也早已完工，一并交给二爷。”宝玉展开摹本看了看。果然亭台人物，无一不似；只是那竹影少了几分寒意，人物眉目也略圆润了些。临得再像，终究不是那一日、那一人、那一笔。

宝玉点头道：“明儿我就把画给老太太送去，她必定欢喜。有劳先生费心照管，周全至此，实在感激。”

宝玉忽又问道：“听袭人说，你先前那紫檀堡的田产和园舍也收回来了？”江玉韬露出笑意：“正是。房舍刚刚修葺一新，田亩也整治妥当。城外景致也算疏朗，袭人姐姐宽敞惯了，也是喜欢。二爷若有兴致，不妨移步前去一观？”

宝玉闻言，略一思忖，缓缓道：“甚好。”袭人有些担心，道：“二爷，出来大半天了，姨妈只怕惦记。”宝玉道：“不妨，回去我自与姨妈说。”袭人见他难得有兴致，便不好再拦，只得跟着。

于是三人又上车，往城外去。

一路上，宝玉比来时更安静，却不似先前那种沉入自己心里的静。街市渐远，屋舍渐稀，路旁柳色才新，田埂上有农人牵牛而过。风吹进车里，带着泥土的气息。那气味不清贵，也不香，却实在。

到了紫檀堡，院前柴门静掩，周遭田畴齐整。屋舍虽不算华美，却青砖黛瓦，院落洁净，墙下遍植花木，枝芽初绽。宝玉沿着田埂走了几步，脚下泥土有些松软。他不惯走这

样的路，步子略显迟疑。江玉韬原想扶他，袭人却轻轻摇了摇头。宝玉自己走了一段，鞋边沾了泥。他低头看见，竟笑了一下。

那笑不大，也不久，却是真的。他自言自语道：“从前若沾了泥，早有人替我擦了。”袭人道：“如今也有人替二爷擦。”宝玉摇头：“不必。泥罢了。”

三人在紫檀堡盘桓许久，看屋舍，览田亩，吃了袭人做的轻简饭菜，闲叙几句农事风物。日头渐渐西斜，天际染了淡淡霞色，春风也添了几分凉意。江玉韬见天色已晚，便开口道：“时辰不早，回城路上恐起晚风，咱们也该启程了。”

回到薛家时，天色已近黄昏。薛姨妈见他们回来，先埋怨了几句：“怎么去了这一整日，也不叫人送个信回来，叫我悬心。”宝玉上前请了安，道：“姨妈莫怪，是我贪看风景，忘了时辰。”薛姨妈见他脸色比出门时又好些，心里喜欢，便不再说，忙叫人去备晚饭。晚饭时，宝玉又吩咐袭人道：“明日烦你劳神，叫店里伙计驾车，送我将画送与老太太去。”

次日清晨，文华斋伙计驾车，伴同袭人来至薛家，彼时宝玉早已梳洗已毕。

他身上仍着一身素色旧袍，外罩薄氅，衣色虽不鲜丽，却打理得齐整妥帖。袭人见他眉眼间较昨日更添几分精神，心下暗自欢喜，将那卷摹本以锦袱裹好，抱在怀中；装着真迹的紫檀画匣，则由宝玉亲手扶定。

车驾行至蒜市口，巷陌间犹浸着清晨凉意。宝玉下车，抬眸望向那扇低矮木门。前番到此，心底尚似藏着一口幽暗深井，今日再看，门户虽陋，内里终究有人殷殷相待。

李贵开门，一见宝玉，忙转身向内传报：“老太太，宝二爷又来了。” 这一个“又” 字飘入院中，满室人心，俱觉暖意融融。

贾母听得声响，连忙扶着鸳鸯坐直身躯。这几日她精神略见好转，夜来也睡得安稳几分。待宝玉掀帘入内，她凝眸细观，见他面色虽依旧偏白，却已透出几分温润气色，行路步态也不复初来时虚浮飘摇，心头先自宽了大半。

宝玉将匣子交给袭人，趋前请安。贾母不等他屈膝跪拜，便伸手拦道：“罢了罢了，身子才好些，不必拘这些繁礼。过来，让我仔细瞧瞧。”

宝玉依言走近。贾母执住他的手，又端详他面容，含笑道：“这两日调养下来，倒真有几分往日模样了。”宝玉亦浅浅一笑，答道：“多亏姨妈悉心照拂。”贾母颔首叹道：“姨太太心善，宝丫头稳妥，袭人、麝月也个个尽心。你如今能安然坐在此处，全是众人一番辛苦。”袭人忙垂首回道：“老太太这般夸奖，实在不敢承当。”

贾母不再多言，只命人奉上新茶。众人闲坐片刻，宝玉向袭人递了个眼色。袭人会意，先将怀中摹本轻置一旁，又将紫檀画匣，稳稳安放在案上。

宝玉开口道：“昨日往文华斋闲坐，江先生交来一件旧物，我想着理应送来老太太这里收藏。”贾母问道：“是何物？”

宝玉未即刻作答，亲手徐徐掀开匣盖，取出画卷。此卷新近装裱完毕，锦边素雅，轴头温润。贾母一见卷轴形制，心中已然猜透几分，神色微微一动，轻声道：“莫非是……”宝玉低声接道：“正是四妹妹当年手绘的《大观园行乐图卷》。”

鸳鸯连忙取来洁净毡毯铺于案上，宝玉与袭人二人一同将长卷缓缓展开。画轴一寸寸舒延，先现园门，再见溪桥流水，继而花木亭台次第入目，整座大观园，重又铺展在众人眼前。

贾母端坐椅上，身子不觉微微前倾，半晌默然不语。此画她昔日也曾看过，那时园亭依旧，故人尚在，画中景致不过是眼前繁华一影。如今再观，方知这哪里是一幅丹青，分明是一座已然消逝的故园。

画卷之上，秋爽斋周遭，依稀可见昔日众姐妹相聚的热闹光景；潇湘馆前翠竹森森，窗下似仍立着那身形清瘦的身影；蘅芜苑外草木幽深，仿佛能望见宝钗缓步而来；怡红院海棠依旧灼灼，却再不闻檐下丫鬟嬉笑之声。就连远处几笔流水，亦似从旧日光阴里淌来，凝于纸上，再不向前。

贾母凝望良久，悠悠叹道：“画仍是旧时模样，只是画中之人，早已四散飘零了。”宝玉垂下眼眸。贾母此言一出，满室寂然，竟无一人能够接话。

贾母伸出手指，指尖停在卷沿之上，终是不忍触碰画页。她指着图中一处，缓缓道：“这里便是秋爽斋。当日此处何等热闹，探丫头端坐其间，颦儿也在一旁。那时只道是寻常朝夕，谁能想到，这般平淡日子，反倒最是留不住。”说罢，她又望向画卷远处，似在寻觅旧时踪影，续道：

“惜丫头当年年纪尚幼，心性却素来清冷，落笔亦带着几分疏淡。如今回想，倒是她看得最是通透。她将整座园子绘入丹青，仿佛早已知晓，这繁华园苑终究难以久存。”

宝玉闻听 “惜丫头” 三字，心头微微一动。想起她如今遁身空门，青灯古佛相伴，远离尘俗，不觉低声道：“四妹妹这幅画作，倒成了她留给阖家的一桩念想。”

贾母点头道：“既是她的念想，亦是咱们所有人的念想。”

她又细看片刻，陡然忆起前事，说道：“当时惜丫头完成此画，我舍不得将真迹赠与刘姥姥，只说另摹一幅送她。那时还想着，园宇长在，她日后再来，仍可亲眼观赏景致。如今园倾人散，到头来，便只剩这卷画图了。”

宝玉道：“昔日我便嘱托文华斋画工，依原图细细临摹一卷。虽不敢说尽得四妹妹惜笔意神韵，亭台人物倒也描摹得分明。今日也一并带来了。”袭人闻言，连忙取出另一卷画轴展开。贾母细细打量一番，说道：“描摹得着实相像。只是太过逼真，反倒少了原作那一股清寂冷意。”

赏画已毕，贾母命袭人将摹本卷收妥当，继而缓缓说道：“前些时日忠顺王爷薨逝，外头风波稍定，刘姥姥特地带着巧姐儿进城，来看望过我一回。” 提及巧姐，贾母脸上浮出一抹浅淡笑意，“那孩子又长高了些，身子也结实了。乡野风霜虽粗，倒养得她体魄康健，不复往日府中娇弱模样。见了我，依旧懂礼磕头，唤我老祖宗。只是说起荣府旧事，她却记不清多少了。”

言至此处，贾母略一停顿，心中又是酸楚，又是宽慰，接着道：“记不得也罢。稚子童心，若满胸皆是愁苦旧事，反不是福气。只是根脉源流，终究不能全然断了。她是凤丫头的骨血，身上流着咱们贾家的血脉。如今在刘姥姥膝下，衣食无忧，有人疼惜，我也能放下心来。只是待她长大，总得知晓自己的来路。”

她转头看向鸳鸯，吩咐道：“这卷摹本，你寻机会托贾芸送往乡下，交与刘姥姥。告诉她，不必当作珍物供奉，平日妥善收好便是。待巧姐年岁渐长，便取出来让她看一看。教她知晓，往日曾有这样一座园子，园中住着这般一群人。兴衰荣辱，皆是她的出身根底。”

宝玉低声道：“老太太思虑周全。”贾母轻轻摇头：“并非我想得周全。人到暮年，总怕后辈全然遗忘过往，却又怕她们铭记太多，反被旧事拖累。”

一语落地，众人心中皆明，贾家过往太过沉重，压垮了多少人；可若是尽数抛却，又仿佛这一族兴衰，从未在世间存在过一般。

贾母看着众人将原作缓缓卷起，以软绢仔细裹好，再轻轻纳入紫檀匣中。仿佛这匣中收纳的，不只是一卷丹青，更是一院亲友、满园花木、半生荣华。匣盖合拢，发出极轻的一声微响。

贾母闻声，闭目凝神片刻，良久才开口道：“这幅真迹便留在我处。不为时常赏玩，只为好好留存。”宝玉抬眸望向她。贾母缓缓言道：“往后不可轻易展开。心绪浮躁之时不看，外客登门之时不看，悲恸难抑之时亦不看。待到哪一日，众人心中安稳，能淡然忆起旧事，再开匣一观便是。”

宝玉静静听着，忽然悟到，这番话何止是说与画听，亦是说给所有故去之人、消散之事听。往日悲欢，不能时时翻捡徒增伤感，亦不能随意丢弃断了念想。唯有妥帖珍藏，待到心境平和之日，再徐徐追忆。

贾母又道：“此画若是常年悬挂，便成了寻常摆设；若是逢人便展看，又沦为俗世热闹。它如今，再也经不起喧嚣了。”宝玉垂首应道：“正是。”

第六十五回

同游故园贤钗随步 永别韶光公子伤情

宝玉身子一日好似一日，心境也渐渐舒展。宝钗素来惦念，自他出狱之后，便常寻些闲话陪他解闷，恐他终日愁闷难开。待他精神渐好，二人言谈也多了起来，不似先前那般相对无语、各存隔膜。薛姨妈与袭人、麝月看在眼里，见他眉眼间渐有生气，说话也活泛了些，心中俱各欢喜。

这日入夜，屋中灯火荧荧。宝玉屋里只余他和宝钗二人坐着说话，麝月在一旁做针线。宝玉便将白日往葱市口拜见贾母、展观惜春旧画，又议定摹本送往乡中一事，一一说与宝钗听。说着又提起画中旧景、园中故人，不免说到贾母一番忆昔之叹。宝钗静静听着，偶尔轻声应上一两句，满室清寂，却觉温煦。

宝玉忽然叹了一声，似自语道："不知那大观园如今是什么样了。"宝钗道："想来还空着。这两年多，也没听见赐了谁家。"略顿一顿，又道："等宝兄弟身子再好些，走得动了，若有意，咱们倒可去瞧瞧。只是不知可有人看守，怕未必进得去。"旁边的麝月道："芸二爷那个朋友倪二，认得的人多，只怕能帮得上忙。"宝玉点了点头，没有言语。

宝钗心里却暗暗思量：宝玉自狱神庙回来，老太太也见了，林妹妹的灵柩也祭过了，该知的事都已知道，该挨的痛也都挨了。唯有那座大观园——昔日的繁华地、温柔乡、多少旧梦寄存在那里——他还不曾亲眼看它如今败落成什么模样。世人若要放下，必先看破；若要看破，必先亲见那幻灭的一刻。只是这话，她不能出口，也不能劝，只能等他自家走这一遭。

过了两日，贾芸果将园中看管之事打点妥帖。原来这园子虽仍系官中名下，却荒废已久，只留忠顺王府遣下的几个人轮流看守。这几日为首当值的，恰是原荣府旧仆，人都唤他老驼头。他听说宝玉要来，先叹了一声，道："进是进得，只是里头荒得不成样子，二爷见了，只怕心里不受用。"贾芸回来学了此话。宝玉听了，只道："荒了才该去瞧。"宝钗在旁听见这一句，抬眼看他一回。她心里明白，宝玉此番并非游兴所致，乃是与旧日作别去的。

及至那日，天色晴好。正是深春时节，街畔桃李烂漫，柳絮因风起，漫天作雪。宝玉穿了一件素色夹袍。宝钗也只作寻常妆束，衣色淡淡，头上并无珠翠。贾芸提着食盒，在前照应，袭人随侍在后。四人轻车简从，往大观园来。

到得园门，宝玉先不下车。隔着车帘望出去，那座门还是旧时模样，只是朱漆剥落，铜环生绿，门前石阶缝里已长出细细的草。昔日此处车马喧阗，丫头婆子出入传话，笑声、脚步声混作一处。如今门前空空落落，只有一个老驼头扶着门框，在那里等着。宝玉下了车，立在门前，许久不语。老驼头认出他来，眼圈先红了，低声道："二爷，里头路不好走。"宝玉点点头："不妨。"那门被推开时，发出一声干涩的响。那声音在春日里听来，竟觉着冷。

宝玉跨进门去，脚下先踩着一层落叶。明明是深春，园中却积着去岁的枯叶，与新落的花瓣混在一处，红的、黄的、褐的，层层叠叠。袭人低头看见宝玉鞋边沾了尘土，习惯地伸手要替他拂去，手刚伸出，又悄悄缩了回来。宝玉并未觉察，只望着前头那条石子路。从前这路洁净得连一片叶子也留不住，如今草芽从石缝里钻出来，细细密密，像是旧梦裂开之后生出的东西。

贾芸在前引路，走不多远，便到了沁芳闸。水还在，只是浅了许多，闸口淤着泥，水面浮着败叶。桥边栏杆坏了一截，石上生着青苔。宝玉立在桥上，低头看水。水中映着他的倒影，被微风一吹，便散了。他忽道：“水倒还走着。”宝钗站在他身旁，轻声道：“水是不等人的。”宝玉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

再往前，路便分了。宝玉不曾问，脚却自然而然往潇湘馆去。宝钗也不说什么，只随在后面。袭人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发紧。她知道，这一处是今日最难过的地方。

潇湘馆的竹子还在，只是长得太密了，枝叶交叠，遮得院中日光也暗了几分。几竿枯竹横在路旁，竹梢间结了许多蛛网，在斜光里闪闪烁烁。门半掩着，风来时微微开合，像有人欲语还休。宝玉走到门前，手扶着门框，却不曾推开。

宝钗停在院外，不曾跟进去。袭人也站住了。

宝玉独自进了院子。院中极静，竹叶落了一地，石阶上青苔厚厚一层。窗纸破了，风从破处灌进去，屋里便窸窸窣窣地响。那声音不似哭，也不似叹，只像是在诉说这屋子的主人太久不在了。

宝玉走到窗下。那茜纱早已褪了色，半幅垂着，半幅被风卷起。宝玉望着它，忽然想起一句旧话：“茜纱窗下，我本无缘。”这句原是祭晴雯的，如今竟像早在那里等着他，等他走到这窗下，才把真正的意思说了出来。

他伸手摸了摸窗棂。木头受了潮，指尖一按，便有细屑簌簌落下。宝玉低头看那木屑，过了好一会，才道：“原来屋子也会老。”院外的宝钗听见了，心里忽然一酸。她知道，他说的不是屋子。

宝玉没有进内室，只在窗下站了一回，弯腰拾起一片竹叶。那叶子半青半黄，还带着露水。他看了看，又轻轻放回原处，像是怕拿走它，便惊动了什么。

出来时，他脸色很白，却没有泪。袭人忙递过水去。他接过来喝了一口，只道：“走罢。”

离潇湘馆最近的，便是怡红院。宝玉的脚步越发慢了。那地方原是他的天地。可远远望见院门时，竟有些认不出来。门坏了一扇，另一扇歪斜着挂。院中的海棠长得太盛，枝条探到屋檐上，好几处瓦片被顶歪了。海棠花却开得极好，红艳艳的，热热闹闹，仿佛浑然不知园中已是这般光景。

宝玉立在门口，忽地笑了一下。袭人见了那笑，心里一颤。那不是欢喜的笑，也不是伤心的笑，倒像一个人看见了极熟悉、却再也不相干的自己。

他走进院中。进得屋来，里头灰暗，帐子破了，桌案歪着，墙角结着蛛网。窗下那处，他从前读书、发呆、同丫鬟们说笑，如今只剩一把断椅。风从门外吹进来，吹动半幅旧帐，帐角轻轻晃着，像有人才走开不久。宝玉看了许久，道：“这里倒比我想的还空。”

宝钗站在门边，静静看着。她心里无波无澜，也无酸楚。到了这时候，万事都不过是废墟里残存下来的一星火。她看着袭人低头拭泪，又看着宝玉站在空屋中央，倒像他终于在这空屋里寻着了一席之地——不是旧日怡红院的一席，而是劫后人世的一席。

宝钗道：“去蘅芜苑瞧瞧？”宝玉微微一怔，点了点头。

昔日此处最是清静，异草奇香，最见宝钗的性情。如今院门半开，门边藤蔓爬得杂乱，香草早被野草淹没了，石子路只剩隐约一线。风过时，草尖齐齐无声地摇动。

宝钗行至门前，略顿了顿。这回却是宝玉立在她身后。宝钗望着院中，轻声叹道："从前这里冷清，我还觉着合意。如今真冷清了，倒有些认不得了。"他从前只道蘅芜苑不似女儿住处，素淡，寂寞。今时看来，宝钗也曾在此消磨过她的年月。这里不是他的伤心地，却是她的旧居。

他问道："宝姐姐从前在这里，可觉闷么？"宝钗回身看他，似不曾料他会问起这个。半晌，她微微一笑，道："闷也有的。只是那时人都在，闷也不算真闷。"宝玉默然。这句话极轻，但正所谓，不独散在潇湘馆，也散在蘅芜苑。

宝钗不曾深入，只行至阶前。屋门敞着，里头黑沉沉的，一股霉气扑出来。她望了一眼，便退了出来，道："罢了。"宝玉问："不进去了？"宝钗摇头道："不必了。瞧见这样，也尽够了。"

从蘅芜苑出来，日色已将中天。袭人见宝玉额上沁出细汗，便道："二爷走了半日，也该歇歇了。芸哥儿带着食盒呢。"宝钗四下望了一回，道："往芦雪广去罢。那里临水，又敞亮，虽荒了，到底还有几间屋子可坐。"

贾芸应了一声，提着食盒在前引路。一行人沿着曲曲折折的小径往东北而去。路旁的芦苇枯了又发新芽，绿莹莹的，长得比人还高，风过时沙沙作响。转过一处山坡，眼前豁然开朗，那一大片芦雪广便露了出来。

昔日的茅檐草舍还在，只是顶上的草枯朽了大半，露出灰黑的木梁。水阁的窗纸早已不知去向。水边的钓台也还在，只是木板有些朽了，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不敢着实用力。水面浮着厚厚一层绿萍，把水遮得严严实实，不见底。

宝钗立于水阁前，望了一回，道："那年在这里烤鹿肉，倒是热闹。湘云吃得最多，还说'是真名士自风流'。"宝玉忆起那日光景，嘴角微微一牵，似欲笑，终不曾笑出来。他只轻声道："那时节，都在呢。"宝钗不曾接话，只低头看脚下。石阶缝里钻出几株细草，开着些小白花，在风里轻轻摇着。

贾芸寻了一处略平整的地方，拂去石凳上的落叶与尘积，又铺了一块青布袱子。袭人自食盒中取出几碟点心：一碟菱粉糕，一碟桂花糖蒸新栗粉糕，一碟松子素菜包，又取出一壶温在棉套里的茶，一一摆好。贾芸斟了两杯，递与宝玉、宝钗。

宝玉端起茶，呷了一口。茶尚温，带着淡淡的茉莉香气。他抬眸望向水阁之外，但见芦草青青，水光澹澹，几只水鸟在远处浮游，忽而扎个猛子，漾起一圈圈涟漪。

宝钗也端着茶，却不曾喝，只望着那一片绿萍出神。过了许久，她轻声道："家败之后，这些东西倒自在起来了。"宝玉知她说的是那些野草、水鸟、芦苇，因无人修剪，无人打扰，反倒长得比从前茂盛。他不曾答言，只又喝了一口茶。

午后，宝玉忽提议往大主山脊的凸碧山庄去。袭人忙阻道："那是最高处，二爷身子尚未全好，只怕力不能胜。还是下回再来罢。"宝钗不则声。宝玉道："不妨，慢慢走。况且……也不会有下回了。"

于是四人缓缓登山。走一程，歇一程。宝玉渐渐将手搭在贾芸肩上，袭人紧随其后，生怕他气力不支，往后栽倒。宝钗也不时搀他一把，宝玉并不推拒。好容易行至凸碧山庄

——那能俯瞰大观园及宁荣两府的高处。贾芸先扶宝玉在廊下美人靠上坐了，令他歇息，待气息稍定。

众人歇了片刻，宝玉气息渐平，方扶着栏杆慢慢站起。他望下去，刚才一处一处走过的地方，尽收眼底。近处是几重树影，远处是屋脊、水面、回廊、墙垣，再远些，便连荣宁二府的屋顶也隐隐看得见。下午的日光斜斜照着，万物都被镀上一层淡金。若只远远看，竟还像从前。

在山下看时，潇湘馆是一间空屋，一扇破窗，一院落叶；从这里看，却只是一团竹影。竹子仍绿着，密密地遮住了屋舍，仿佛里面从未有人病过、哭过、等过。

怡红院也看得见。那株海棠在高处看来，只是一点淡红。方才他站在院中，还觉得满目荒草，屋里灰暗，旧帐垂落，处处都是从前的影子。如今不过是一座院落，一株树。

蘅芜苑隐在藤蔓与杂树之间，只露出一点灰墙。宝钗站在他身旁，也看见了。她没有说话。宝玉忽然觉得，她从前在那里住过的几年，也同自己的年月一样，被这一片荒草盖住了。原来各人的旧事，从高处看去，都不甚分明。

山风从廊下穿过，吹动残破的帘钩，发出细小的声响。袭人站在宝玉身后，手仍虚虚扶着他的衣袖，怕他一时气力不支。贾芸在旁边也不敢离得太远。

宝玉的目光慢慢越过园子，望向更远处。荣国府与宁国府的屋宇连成一片，黑压压地伏在夕阳里。瓦上长着草，几处墙头缺了口，门前冷落，不见车马，不闻人声。那两座府第依旧阔大，却不再威严，只余空旷。

再低头看这大观园，从前觉得无边景致，如今也不过被两道墙圈起来的一片地方。墙外便是街市，有人挑着担子走路，远处有炊烟袅袅升起。那些人日复一日地过活，哪里知道这墙里头，曾有过多少诗社，多少眼泪，多少女儿的命。

世界并未停歇。这念头涌上心头时，宝玉倒也不觉着怨。

他又去寻那沁芳闸。水还在流，细细一线，绕过桥下。方才他立在闸边，看水中自己的影子，如今从高处望去，那水不过是园中一道亮痕，连影子也看不见了。

“从这里看，”他低声道，“都小了。”宝钗听见，侧过脸来看他。宝玉又道：“方才在底下，觉得每一处都走不过去。如今看着，也不过这样。”

宝钗知他意思。人困在一处伤心地里，那伤心便大得没了边；待站远了，才知它也有个界。只是有界，并不等于不痛。她道：“远看是小，走进去还是难。”宝玉点了点头。这句话比什么安慰都贴切。宝钗不曾说“该放下”，也不曾说“都过去了”，只承认：难便是难。

宝玉望向她。夕阳落在她脸上，将她素净的眉目也染了一层柔色。他忽然想起蘅芜苑那满院的荒草，又想起她方才立在门前，说“不必进去了”。那时他才隐约明白，宝钗并非没有旧事，只是她从不把旧事拿出来哭给人听。

远处有只鸟从园中飞起，掠过残破的屋脊，向城外去了。宝玉望着那鸟，直到它变成天边一个黑点。袭人低声道：“二爷，风凉了。”宝玉没有立刻答话。过了片刻，他道：“再看一眼。”

几人都没有催他。他这一眼，先看潇湘馆，却没有停太久；又看怡红院，也没有停太久；最后看向园门。那扇门在高处看来极小，像画在纸上的一道线。人从那里进来，也从那里出去。梦亦如此。

宝玉忽然想起黛玉那句：“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他没有念出口。因为不必念。眼前这一片，已经把那句话说尽了。良久，他把手从栏杆上松开。

第六十六回

袭人议珍承慈母谕 贾门脱戍返金陵乡

自袭人与江玉韬于宝玉出狱之日赶回京中，玉韬心内便有一桩事，时时放不下。原来当日他自忠顺王府逃出，隐身文华斋后，宝玉恐其处境艰难，又恐他日有不测，便陆续命袭人暗中送来些金玉珍玩并银两，供其所用。玉韬皆一一谨慎藏好，只想着日后或有用处。如今贾府抄没，宝玉一身零落，竟至两手空空，这些旧日所存之物，倒正可作他日安身立命的一点凭借。

只是玉韬又想，此事虽是好意，却不知该如何交还宝玉才妥。先前宝玉才出狱时，形容枯槁，神思恍惚，身心俱伤，纵将此事说与他听，只怕他也不能料理明白。玉韬便暂且按下不提。如今见宝玉一日好似一日，言语神色也渐有些清明，玉韬心里便又盘算起来：这桩事，到了如今，也该有个着落才是。因此这些日子，他与袭人背地里便不时议论。

这日袭人陪宝玉游罢大观园回来，晚间与玉韬说起白日见闻，言来语去，不觉又提到这桩旧事。袭人道："二爷从前于银钱财物上原没有半分经心，如今虽经了一场大难，性情比从前沉静了些，可要说理家理财，终究不是他所长。若一下子把那些值钱东西都交到他手里，他又该如何安放？况且这些物件从何而来，又为何落在你这里，倘若旁人问起，又从何交代？"

玉韬听了，点头道："你说的是。我心里也正有此虑。还有一层更要紧的：贾府既是奉旨抄没，纵然这些东西原是二爷早先赠送与我，究竟说不清楚。倘或被外人知道二爷手里仍有金银珍玩，难保不又生出别样风波。如今好容易从那场祸里挣出一口气来，再不可因这点财物反惹出事端。"

袭人听了，也觉此言有理，一时低头沉吟。玉韬又道："依我想，此事不宜瞒着，也不宜轻易对旁人说。你家老太太历过多少世故，最有主意。倒不如你寻个清净时候，单独回明老太太。老太太若说该交，便依她老人家的话交；若说暂且仍由我这里收着，也好有个名分。总比你我二人私下拿主意稳妥。"

袭人点头，叹道："二爷这一生，原是最不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的人。谁知到了如今，倒偏偏要靠这些不曾放在心上的东西，替他留一条后路。"说罢，二人相对无言，灯影微微，窗外夜色沉沉，倒显得那一箱旧日珍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重了。

这日袭人来服侍宝玉，晚间临去，只说店中有些事务，明日不得过来。实则次日一早，便往葱市口贾母处去了。

贾母这日精神尚健。鸳鸯见袭人独自来看老太太，心知她有话说，便倒了茶，放下帘子，叫上紫鹃出门市物去了。

袭人这才近前半步，低低将当年宝玉暗中命她把屋中金玉珍玩并银两送至文华斋、接济那时正在避祸的江玉韬，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又说玉韬因自己尚有积蓄，那些东西并不曾动用。如今宝玉出狱，贾家败落，一身无靠，这些旧物倒成了他将来一点凭借。只是事体重大，不知该交不该交，又不知如何交，故而二人商议再三，特来回明老太太。

贾母待袭人说完，半晌不语，只低头看着自己膝上那串旧珠。过了许久，才慢慢叹道："这孩子，从前把这些东西看得比瓦片还轻。我那时只当他不懂事，白糟蹋了东西。谁知到了今日，倒是他那些不经心处，给自己留下了一点后路。"

袭人低着头，不敢答言。贾母又道：“江先生难得。”这四个字说得极轻，却极重。袭人道：“他原说，这些东西本是二爷旧日相赠，又有这许多干系，他一分一毫也不敢擅动。只是如今该如何处置，他也不敢自专。”

贾母点了点头，道：“他不敢自专，是明白人。你来问我，也是明白。”说着，抬起头来，看着袭人，目光虽老，依旧清明。“只是你记着，这东西如今见不得光。”

袭人心里一紧，忙道：“老太太的意思，是暂且不交与二爷？”贾母道：“交不得。”顿了一顿，又缓缓道：“不是不该交，是不能交。宝玉不是管这些东西的人。他从前不懂，如今虽经了大难，也未必就懂。若一下子把这些金银珍玩摆到他眼前，他心里未必欢喜，倒要添一番烦恼。况且如今贾家是抄过的，虽说这些东西是早年送出去的，并非今日藏匿，可外人若要寻事，哪里肯与你分辨这许多？一句话牵扯出来，便又是一场风波。”

袭人听得连连点头，道：“我们也正是虑着这一层。”贾母道：“所以这东西不能搬到我这里，也不能挪到薛家去，更不能放在宝玉名下。搁在我这里，倒像是贾家私藏了什么；放在薛家，又叫姨太太跟着担干系；交与宝玉，更是害了他。”

袭人道：“那仍由江先生收着？”贾母道：“既在他那里安安稳稳藏了这几年，便仍在他那里。搬来搬去，反倒招眼。”

说着，又沉吟了一回，道：“只是你回去告诉江先生，这东西不是他的，也不全是宝玉的。”袭人一怔。贾母道：“你别疑惑。我意思是，这东西名分上不好说死了。若说是宝玉的，便有祸；若说是江先生的，又没了这段情义。只说是他替宝玉留着的一点旧物。旧日情分，今日后路，便罢了。”

袭人听了，心中豁然，忙道：“老太太说得是。”贾母又道：“那些珍玩金玉，暂且不要动。那些东西好看，却也最惹眼。若不是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别拿出来变卖。便是现银，也不可大笔取用。日后宝玉若安家，或买药添衣，真个有了用处，再少少取些。不可叫他觉着忽然有了一注钱，也不可叫旁人知道从何处而来。”

袭人道：“若二爷问起呢？”贾母想了想，道：“可令其知个大概，不必知道细目。宝玉这孩子，知道有钱，未必安心；知道有人不曾负他，倒能安心。你只告诉他，当年他送出去的旧物，江先生一向妥妥地替他收着，并未辜负他。如今时势未平，且不宜取用，等日后安稳了，再作计较。至于多少件、多少银子、藏在哪里、怎样取，便不必说了。”

贾母又道：“至于旁人那里，如今一概不必提起。不是我信不过谁，只是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得安稳。宝玉如今才得一点清明，身子心神都还在调养之中，不宜再拿这些俗务扰他。薛姨妈那里也且不必提，她照料宝玉已是不易，何苦又添一层心事。”

贾母沉吟片刻，又道：“日后宝玉若真有了安身立命的时候，少不得要添置些正经用度。到那时，再从这其中取些出来，面上只说是江先生周转相助，不必说破来历。若宝玉身边将来有个能替他料理日用、守得住家业的人，那人自然也该知道几分；可此刻还不到时候，不可早说。”

袭人听了，点头道：“老太太虑得周全。”贾母道：“这不是周全，是怕。咱们家如今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了。钱财原是好东西，可到了这步田地，露出来便是祸。藏得住，才是后路。”

贾母低声道："宝玉这孩子，从前只知花月诗酒，不知柴米油盐。如今老天爷偏叫他都经历一遍。我只盼着他将来纵不能大富大贵，好歹有间屋住，有口饭吃，有几件旧衣裳，有个真心人替他守着灯，也就罢了。"

说着，贾母看向袭人，神色渐渐和缓，道："你这孩子，也难为你了。旁人只看见你嫁了人，跟着江先生去了，谁知道你心里还把宝玉搁在什么地方。你们的事，我不问，也不必问。只要你们是真心护他，我这把老骨头心里便有数。"

袭人听了，哽咽道："老太太这样说，我就是死了，也没甚么憾了。"贾母道："不许说死。如今活着的人已经不多了，各人都要好好活着，才算不辜负那些去了的。"

二人又说了一回话，袭人方才起身告退。走到门边，贾母忽然叫住她："袭人。"袭人忙回身。贾母望着她，一字一句道："告诉江先生，老太太谢他。"袭人心头一热，低低应了一声"是"，

袭人挑帘出来。鸳鸯正巧挎着竹篮买菜回来，见了袭人，便拉她在廊下说话。

鸳鸯当初也曾疑心袭人不念旧情，转眼嫁了别人，心里老大不解。后来见老太太待袭人依旧，又见袭人回来待宝玉仍是旧日光景，方知是自己错怪了她。二人从前情同姐妹，至此便又亲热起来。只是从前在一处，说的多是府里的大事；如今并肩坐着，鸳鸯说起方才与卖菜婆子讨价还价，又讲街面上柴米贵贱、邻家添了孩儿、哪处新开了铺子。袭人也说了宝玉近况，又讲文华斋里客家几件趣事。两人说着这些市井闲话，说着说着，都笑了。笑过之后，又各自暗暗叹了一口气。

天色向晚，葱市口的窄巷里传来几声卖菜人的吆喝，远远近近的，都是寻常人间的声息。

却说两年多前，那时贾珍、贾蓉、贾琏三人，带着尤氏、平儿，自判发贵州威宁卫效力，一路风餐露宿，走了两月有余，方才到了那处。威宁卫地处乌蒙山深处，地瘠民贫，瘴气时作，官府所拨住所不过是几间破旧土屋，四壁透风。贾珍等三人与一众同罪发配之人每日荷锄垦荒，伐木修路，苦则苦矣，所幸管军官长倒也并不苛待，饭食虽粗，尚能果腹；衣裳虽旧，尚可御寒。并无那等非人折辱之事。贾珍性格强悍，虽年近半百，倒还撑得住。贾琏素日养尊处优，初时叫苦不迭，渐渐也磨出些气力。贾蓉倒也最能适应。

过了半年，许氏病愈，念及夫妻情分，央人递了文书，求往威宁卫随夫服役。官中准了，许氏便独自携了些细软，一路寻到贵州。夫妻相见，抱头痛哭一场。自此，尤氏、平儿、许氏三个女人在营房后头另辟两间小屋，平日替军士缝补浆洗，换些盐米，日子虽清苦，倒也渐渐安定。六个人一处做饭，一处说话，倒比在京城时还亲近了几分。

这日，一个差役骑马到了卫所门前，扬声唤管事军官。众人原不在意。这地方三五日便有文书来往，或是粮册，或是徭役，或是新发配的人名。可今日那军官接了文书，看了几眼，抬头朝这边望来，叫道："贾珍、贾琏、贾蓉！"

贾琏手中湿柴"啪"地落于泥地。贾珍从另一边棚屋里走出来。头发已有些花白，脸晒得黧黑，腰背却仍挺着。从前在宁国府，他是族长，是大爷，是人人奉承的主儿；如今穿着粗布短衣，裤脚沾满泥，手里还提着一把锄头。听见军官叫名，他并不慌张，只慢慢走到檐下。

贾蓉、贾琏也站了起来。军官看了三人一眼，道："京中刑部复核旧案，你们三人罪名减等，已服刑两年，准予释放。"原来忠顺王爷暴毙之后，朝堂更迭，刑部清理旧案，

凡因忠顺王挟私构陷而获罪者，多予减等宽免。贾珍等三人的案子经刑部复核，认定所犯非大恶，且已服刑两年，遂准提前释放。

许氏手中木勺掉在灶灰里。平儿停了洗衣的手。贾琏一时未解其意，只怔怔望着那军官。军官又道：“只是有令，永不得返京。即日起程，回原籍金陵居住。途中不得滋扰，不得逗留生事。文书在此，收拾罢。”

贾蓉先醒过神来，脸上方露出一丝笑意，刚要出声，许氏已从灶边奔出，伸手按住他的胳膊，低声道：“莫嚷。”贾蓉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终究把那一声欢喜咽了下去。

贾珍立在那里，半晌不语。他抬头望了望山。山色依旧阴沉，营房依旧破败，泥水依旧从檐下滴着。可方才那几句话，如从天际劈开一道缝，将两年多困住他们的东西松了一松。他慢慢转过身去。尤氏见他肩头微微一颤，知他哭了，却不曾上前去劝。

贾琏这才低头看自己的手。那手上满是泥，指缝间尽是木屑与黑土。他忽然想起从前在荣国府，自己也嫌过饭菜不精，嫌过衣裳不新，嫌过丫头手脚慢。如今能离开这山里，心里竟不是狂喜，先是一阵说不出的空落。平儿走到他身边，轻声道：“二爷，咱们能走了。”贾琏看着她。两年前她跟着来时，脸上还有从前府中人的白净模样。如今也瘦了，手也粗了，眉眼间却比从前更安定。贾琏心里一酸，道：“这两年，苦了你。”

那日众人收拾东西。其实也无甚可收拾。贾珍将锄头还与卫所时，管事军官看了他一眼，道：“回去好生过日子罢。再大的门第，到了这里，也不过是一张口两只手。”贾珍拱了拱手，道：“受教了。”这话说得极低，倒不像从前的贾珍。

次日一早，六人辞别了卫所的军官同袍，雇了两辆骡车，缓缓往东而去。出了威宁地界，路渐平坦，天也渐渐开阔。车帘外头，青山绿水，与来时那阴霾惨淡的光景大不相同。平儿靠在贾琏肩头，轻声道：“总算是活着出来了。”贾琏握了握她的手，没有说话。前头车上，贾珍望着远处云烟，喃喃道：“南京……多少年没回去了。”声音里，不知是期盼，还是更深的茫然。

第六十七回

西蜀薛蟠革心婚娶 南都王公济护安居

却说薛蟠几年前得了老苍头报信，知京中已起大祸，官兵往薛家拿人，唬得魂飞魄散。那老苍头又转述薛姨妈之意，只说：“大爷万不可回京，若能在外保全性命，便是替太太留一条根。”薛蟠虽素日莽撞，到了性命关头，也知轻重，当下将手中货物草草发卖，连夜往川中去了。

川中有一旧交，姓李，名德茂，世代经营药材，与薛家素有往来。见薛蟠狼狈投来，倒也仗义，将他安置在后山一处僻静院落，供给饮食，只嘱他不可轻易下山。薛蟠初时终日惊疑，风吹草动便疑官兵追至，连酒也少吃了。过了数月，薛姨妈又辗转捎来口信，说海捕文书只在京城、金陵一带追查，川中尚无动静，他才略略安心。

如此过了一二年。薛姨妈与宝钗又陆续变卖京中、金陵旧业，将银两暗中寄与薛蟠。薛蟠从前只知挥霍，哪里懂得银钱来处；如今困在山中，身边无人奉承，反倒渐渐知道母亲妹妹为他受了多少煎熬。李德茂见他不似从前那般胡闹，便教他些药材、川盐、布匹生意的门路。薛蟠本是商家子弟，并非全无根底，只是从前被酒色财气蒙了心，如今一旦收心，竟也学出几分样子来。

忠顺王暴毙之后，朝堂更迭，海捕文书渐渐无人过问。薛蟠得了消息，胆子便大了起来，索性下山，到了成都府。他不敢再用“薛蟠”二字，怕惹人耳目，便改回自己原来的表字——文龙，对外只称“薛文龙”。那四川本是天府之国，商贾云集，薛蟠仗着手里有些本钱，又借着李德茂的人脉，先做川盐生意，又往南粤贩运药材、蜀锦，一来二去，竟也赚了不少。他渐渐学会了精打细算，不再像从前那样挥金如土，待人接物也沉稳了许多。

这其间，经李德茂做媒，薛蟠娶了一房妻子。那女子姓周，名淑贞，原是成都一户清白人家的小姐，父亲是个落第秀才，家道虽贫，却知书达理，性情温婉。相处日久，竟真心喜欢上了她。周氏不嫌他从前荒唐，也不嫌他逃犯身份，只说：“从前的事过去了，往后好好过日子便是。”薛蟠听了这话，险些落下泪来。

成亲之后，薛蟠越发勤谨，生意也越做越顺。他时常想起母亲，想起自己年轻时惹了多少祸事，教母亲操了多少心，又想起妹妹宝钗，想起她从小替他担惊受怕。每想到这里，心里便像针扎一般。

不久，周氏为薛蟠诞下一子，自从有了儿子，薛蟠更想念母亲，盼望有一日母亲能见到孙儿。

这日，薛蟠从店号里回来，周氏正坐在灯下替他作鞋。薛蟠看着那针线，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也常这样亲手为他作针线，心中一酸，道：“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是我娘。年轻时不懂事，只知道惹祸，如今想孝顺她，她却在千里之外。”周氏放下针线，轻声道：“那就接她来成都住。老太太辛苦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了。”薛蟠点头道：“我也是这个主意。只是我妹妹宝钗还在京中，老太太未必肯撇下她来。

再说贾珍等一行六人抵了金陵，先往城东郊外贾家祠堂安身。此祠乃是旧族祖产，向来不在抄查之列。屋舍虽年久朽敝，墙垣斑驳，终究有了片遮风避雨的栖身之地。

安顿已毕，平儿一旁提点贾琏，道如今既至金陵，理当前去拜望凤姐伯父王子腾。贾琏闻言，方才猛然醒悟。待到次日午后，二人雇了一头驴车，一同入城。

贾琏与平儿一路行至王府门前。门上前番旧识认得贾琏，忙不迭入内通报。未几，里面传出话来：“请琏二爷进见。”

王子腾正静坐书房，见贾琏走入，抬眸打量。只见他面色黝黑，身形消瘦，身上衣袍亦是旧布褪色，再无半分往日锦衣纨绔的气派，心头先自一酸。贾琏快步上前，屈膝请安：“侄儿拜见伯父。” 平儿随在身后，亦敛衽福身，低声道：“奴婢平儿，给伯父请安。”

王子腾抬手虚扶，道：“罢了，都起来一旁坐罢。” 又命侍仆奉上新茶。贾琏、平儿在下首侧身落座，不敢僭越。

片刻沉寂过后，王子腾缓声言道：“你们从贵州一路辗转归来，想来甚是劳顿。”

自朝中没了忠顺王，对王子腾的威胁少了许多，他已无须称病深居简出，但也已对朝政失望，年纪也大了，甘心过起了云淡风轻的日子。

王子腾沉默片刻，道：“你们从贵州回来，一路辛苦。”贾琏道：“托伯父的福，总算平安回来了。”王子腾微微颔首，长叹一声：“回来便好。你府中前后变故，我亦时时挂怀。如今老太太尚在京中，身子虽还硬朗，心中苦楚，却可想而知。咱们这样的世族，落到这般田地，纵有千言万语，也无从说起。”

言及忠顺王暴亡一事，王子腾面上掠过一抹冷笑：“此人在世之日，构陷良善，害过多少人家。如今一朝身死，竟连个上门吊唁、焚香祭扫的人都无。往日依附他的一干党羽，如今树倒猢狲散，大半已然收监入狱。我早些年抽身退步，闭门养闲，倒侥幸躲过这一场滔天风波。”

贾琏道：“伯父远见，自是有福之人。”王子腾摇首道：“何来福气，不过是造化使然。当年若是贪恋权位，不肯急流勇退，如今我也未必能安然坐在此处，与你闲话家常。”

说罢，他放下手中茶盏，目光落向贾琏，正色问道：“你媳妇之事，想来你已然知晓了？”贾琏垂下眉目，语声低沉：“略有所闻。听说伯父遣人接她来金陵调养，不料行至城外，终究没能撑住……”

王子腾叹了一声，道：“她临死之前，跟身边人托话给我，要回王家祖坟安葬，我答应她了。你们还没祭拜过吧？”贾琏脸色一黯，低声道：“侄子昨日方到，住在祠堂那边，还没顾上……”

贾琏低下头去，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心知凤姐是因为做了那许多事，无颜进贾家祖坟，他与凤姐之间积怨不少，可昔日恩爱情分终究真切，此刻忆起前尘，胸中百感交杂，五味翻腾。平儿在旁边，已是拿帕子按着眼角。

王子腾又道：“她是王家的女儿，心气太高，手也太狠。可人死了，王家不能叫她做孤魂……”贾琏忙道：“是侄儿不好。凤姐嫁到贾家，是我没有护好她。”王子腾摇了摇头，道：“说这些也无益了。你既然回来了，明日带平儿去她坟上看看。”

贾琏应道：“是。侄儿明日一早就去。”王子腾又望了平儿一眼，语气添了几分温煦：“你是个忠厚妥当的人，凤丫头在世时，常夸赞你。如今你跟了琏儿，也算有了依靠。凤丫头若是在天有灵，必然也为你安心。”平儿含泪道：“平儿不敢忘奶奶昔日恩情。”

王子腾又道：“你们如今住在祠堂那边，到底偏僻了些，我在城内有一处小院，临着街，原是给亲戚住的，如今空着。你们搬过去住罢，也好做点小营生，安身立命。”

贾琏起身谢道：“伯父如此周济，侄儿实在无以为报。”王子腾摆手道：“说什么报不报的。你终究是凤丫头的夫君，你我便仍是一家人。”

说着，命人取了两封银子出来，放在桌上。贾琏看着那银子，鼻子一酸，几乎落下泪来。他忍住了，躬身道：“伯父的大恩大德，侄儿记在心里。”平儿也起身谢了。

贾又闲坐片刻，琏见王子腾面露倦色，便起身告辞。王子腾送到书房门口，又嘱咐道：“明日去上坟，也替我烧些纸钱，就说……就说我这个伯父记挂着她。

出了王府，两人又顺便在街上置了些简单过日子物件才出城。上了驴车。平儿靠在车壁上，低声道：“伯父是好人。”贾琏点了点头，又加了一句：“更是个通透聪明人。”他心里想起凤姐，想起她活着时的泼辣爽利，想起她死时的凄凉孤寂，只觉得胸口堵得慌。驴车吱吱呀呀地往东郊去了。暮色渐浓，街边的店铺次第亮起灯来，星星点点，贾琏默默望着这座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城。

却说宝玉自大观园归来，虽则触景伤情，那心头郁结，倒像被山风吹散了些。精神日渐好转，脸上也圆润了，行路也不须人扶。只是成日闷在薛家这小院中，未免无聊。薛姨妈见他闷得慌，便叫宝钗多陪他说说话。从前那些姐妹，死的死，散的散，远的远，眼前能同他说几句诗词书画、又不至触动太深伤心的，竟只剩了宝钗一人。

宝钗便常携些字帖、画册过来，起初只说：“这是从前留下来的，你瞧瞧可还入眼。”便与他坐下同看。宝玉于笔墨上本极挑剔，见一幅山水，便说此处皴法太板；见一幅仕女，又说眉眼虽工，却少了神气。宝钗听着，也不急辩，只偶尔道：“若只求神气，不求法度，又恐流于轻滑。”宝玉便看她一眼，道：“姐姐这话倒像从前教我读书。”宝钗笑道：“从前劝你读书，你不爱听；如今说画，也算换个法子了。”宝玉听了，也笑了。这样的笑，在宝玉脸上已许久不见。不是从前那样一笑便带出多少痴缠，也不是大病初愈时勉强应人的笑，只是忽然觉得一句话好，便笑了一下。宝钗看见，心里倒松了些。

此后，二人有时同去葱市口给贾母请安。宝玉去时，贾母自然欢喜，宝钗在旁替他添茶、递帕，也不多话。贾母每每瞧在眼里，嘴上只说“宝丫头稳重”，心里却另有一番思量。

又有时宝玉要往文华斋去，宝钗也随他同往。起先不过是替自己挑些纸墨，后来去得熟了，便也不拘。江玉韬见他们来，总让到后院书房，烹一壶茶，取出新收的书画、印谱、旧砚，任他们慢慢品玩。

宝钗初见江玉韬时，便觉此人异于寻常男子。他待宝玉极亲，却不失分寸；待袭人极敬，却并无寻常夫妻在人前那般有意遮掩的局促；待自己则更奇，既不殷勤，也不回避，说话只照事情本身说去。问纸，便说纸；问墨，便说墨；谈起江南旧画，便说画中水气；说起店中生意，便说市价涨落。目光清正，语气温和，竟使人忘了男女之别。

宝钗心中暗暗纳罕。她自幼在亲戚家来往，最知礼法分寸。与外男说话，哪怕隔着帘子，也总有一层看不见的界限。偏在江玉韬这里，那层界限像是仍在，却不压人。她说不出缘故，只觉此人身上有一段极深的隐痛，又有一段极静的自持，仿佛早被世情翻过去一回，如今再不以世俗眼光看人。她因此渐渐同他说得上话。江玉韬称她“薛姑娘”，她称他“江先生”，一个问得明白，一个答得妥帖，倒也成了熟人。

宝玉却极爱文华斋后头那间小书房。屋子不大，窗外一株老槐，日影斜时，落在案上，书页间便有了柔柔的光。宝玉在那里，或与江玉韬论画，或只翻书。宝钗在旁挑纸，袭人替他们添茶。四人一处，并无半分热闹，却也不觉冷清。

一日宝玉看宝钗，道：“我如今也不知该做什么。”宝钗道：“不知道，便先养身子。能吃一碗饭，便先吃一碗饭；能走半里路，便先走半里路。旁的事，慢慢再议。”宝玉低头望着茶盏，半晌道：“宝姐姐如今不劝我立身扬名了。”宝钗轻轻一笑，道：“人总要先立得住，才谈得上立身。”江玉韬听了这话，抬眼看宝钗一眼，随即又低头拨茶炉中的炭火。

宝玉又说要去紫檀堡。那日去了，宝钗见那地方远离人烟，屋后有竹，屋前有菜畦，一条小路通往田边。远处有农人牵牛缓缓走过，犬吠鸡鸣，俱是寻常村野之声，便道：“这地方倒真清静。”宝玉听她也说“清静”，便如遇了知音，道：“姐姐也觉好？”宝钗点头道：“好是好，只恐要有人收拾，才住得长久。”宝玉道：“我只会看，姐姐倒先想着住了。”宝钗笑道：“看是一时，住是日日。若日日来，便不能只看风景。”江玉韬听着，笑而不语。袭人却心中一动，低头整理食盒。

自此，四人便不时往紫檀堡小坐。或午后去，黄昏回；或带些点心茶叶，坐在院中树下。江玉韬偶尔说起江南书坊旧事，宝钗问些纸墨行情，宝玉听得有趣，便插一两句。袭人多半在旁照应，见风起了，便替宝玉添衣；见宝玉说话多了，便劝他喝水。

这般日子极淡。没有诗社，没有斗草，没有丫鬟们成群的笑语，也没有从前大观园里那种仿佛永不会散的春光。可淡中自有一种实在。茶凉了要添，火小了要拨，回城晚了要赶路，宝玉走乏了要歇。宝钗也渐渐觉着，自己同宝玉说话，已不似从前那般总隔着一层劝诫与反驳。

有一回，宝玉在田边看人种菜，看了半日，忽然道：“这菜长起来，也有人等它。”宝钗望着田畦，道：“花开是给人看的，菜长是给人吃的。一样是活物，一样费人心。只是从前咱们只认得看花，不认得等菜。”宝玉听了，竟不像从前那样说她俗，反低头想了想，道：“宝姐姐这话倒有意思。”宝钗道：“我不过随口说。”宝玉道：“林妹妹若在，必要笑我如今学着认菜了。”

这话一出，众人都静了静。宝钗没有急着接，过了一晌，才道：“她若笑，也是笑得好听的。”宝玉抬眼看她。宝钗没有装作黛玉不在，也没有把黛玉从他们之间抹去。她只是把那个已不在人世的人，轻轻安放在话里。

宝玉眼中微微一湿，问道：“宝姐姐也记得她的笑？”宝钗道：“怎么不记得。”宝玉低声道：“我怕你们都不愿提她。”宝钗道：“不愿提，不是忘了。有些人放在心里，也不必时时拿出来说。”宝玉许久没有言语。田间风吹过来，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远处有人唤牛，声音拖得很长。

后来回去路上，宝玉坐在车里，忽然对宝钗道：“今日宝姐姐说她笑得好听，我心里倒不那么疼了。”宝钗道：“疼是免不了的。只是疼得久了，也要寻个地方安放。”宝玉看了她一眼，道：“姐姐总知道怎样安放。”宝钗没有答。她其实也未必知道。她只是比别人更早明白：世上许多东西不能求圆满，只能求不散得太快；不能求无痛，只能求痛时仍有一碗茶、一碗饭、一条可走的路。

又一日，在紫檀堡坐至黄昏，江玉韬去后头看人取水，袭人到厨下收拾食盒，院中只剩宝玉、宝钗二人。夕阳落在矮墙上，墙根几株不知名的小花开得正好，颜色浅浅的，倒耐看。

宝玉坐在竹椅上，道：“姐姐，你如今同我在一处，不嫌烦闷么？”宝钗正低头理一束新剪的花枝，闻言抬头道：“怎么忽然问这个？”宝玉道：“从前我话多，心里也热闹。如今常常半日说不出一句。你陪着我，不过看我出神罢了。”

宝钗将花枝插进瓦瓶，道：“你出神，我便插花；你说话，我便听着。各人做各人的事，怎么便烦闷了？”宝玉道：“林妹妹从前若见我这样，必定要问我心里想什么。”宝钗手微微一顿，随即又将一枝花扶正，道：“她是她，我学不来她。”

宝玉望着她。宝钗又道：“你也不必拿我比她。她有她待你的法子，我有我的法子。她能同你说到心里最深处，我未必能；可你若渴了，我会给你倒茶；天凉了，我会叫你添衣；你若半日不言语，我也不来惊你。”

这话说得平实，却叫宝玉心里忽然安静下来。他低声道：“姐姐待我，是另一种好。”宝钗没有抬头，只道：“好也罢，不好也罢，日子总要一日一日过。”宝玉道：“若日子都像今日这样，倒也不坏。”

宝钗听了，心中微动，却仍只淡淡道：“今日有今日的好，明日有明日的难。你先别想一辈子，只想明日吃什么药、走多少路。”宝玉笑了笑，道：“姐姐又管起我来了。”宝钗也笑道：“我若不管，袭人也要管。你逃不掉。”

说话间，袭人从厨下出来，远远见二人坐在夕阳里，一个倚椅微笑，一个低头插花，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稳。她心里一松，便停在廊下，没有立刻走近。江玉韬从后院回来，见袭人站着，便顺着她目光看去，也默然片刻。

那日回城时，宝玉比往常多吃了半碗饭。薛姨妈见了，喜得合不拢口，宝钗只说是紫檀堡的风吹得人饿。宝玉也笑道：“那地方的风倒会劝饭。”众人都笑了。笑声不大，却不像前些日子那样小心翼翼。

自此以后，宝玉提起紫檀堡，便像提起一个可以暂时歇脚的地方；宝钗提起文华斋，也不再只说买纸买墨。日子在这些细碎往来中渐渐铺开，既没有宝黛当年那般惊心动魄，只似劫后灰烬里慢慢生出的一点温火。那火不烈，却能照见茶盏、药碗、旧书、花枝，也照见两个活着的人，在各自伤痕之间，渐渐学会并肩坐一会儿。

第六十八回

珍琏合力开坊设肆 太君止念罢接归孙

却说贾琏与平儿从王府回来，天色已将擦黑。祠堂里只点着一盏油灯，尤氏在灶下温饭，许氏替贾蓉补一件破袍，贾珍坐在廊下，手里捏着一截干柴，半晌不曾劈下去。听见车声，他便站起身来。

这两年同去戍边，风霜患难磨尽了从前的嫌隙，贾珍与贾琏早已不似往日各怀私心、彼此疏淡，竟成了生死相依的患难之交。贾珍素日嘴硬，不肯露半分悔意，心里却时常自省：早年只知嬉游，荒疏家政，一味奢靡胡闹，若非如此，宁国府何至于连根倾覆、举族飘零？贾琏得了那二百两银子，却并无携平儿独去过活的念头。

贾琏进了门，将怀中的银包取出，放在桌上。那银包落下去，沉甸甸一声响。贾蓉先忍不住问道：“多少？”平儿道：“二百两。”屋里几个人俱静了一静。

从前在府里，二百两银子恐怕不过一席酒、几件衣裳、房里半月的花销。如今搁在这张破桌上，却似六口人的性命一般。

贾珍伸手按了按那银包，半晌道：“舅老爷还肯认这门亲，难得。”贾琏便将王子腾借院赠银、并嘱他去祭凤姐的话，一一说了。说到凤姐的坟，平儿低下头去拭泪；贾琏也停了一停，方接着说完。

贾珍听了，并不多言，只道：“明儿先去给凤丫头烧纸。她活着时，跟咱们有多少是非；如今人死了，什么也该放下了。”尤氏端了饭来，几个人围着破桌坐下。饭不过是粗米粥，几碟青菜，另有一小碟咸鱼。

贾珍看着桌上的银子，又看看众人，忽道：“银子不能坐吃。”贾琏道：“我也是这话。二百两看着不少，六口人吃穿住用，若没个进项，一年半载也就散了。”贾蓉道：“那做什么呢？种田咱们不会，挑担卖力也不是长法。”贾珍冷笑一声，道：“到了这个时候，还说会不会？真饿急了，什么不会？”

话虽如此，众人心里都明白。他们这几个人，从小长在钟鸣鼎食之家，真要同庄户争田、同脚夫争力，未必争得过。贵州两年，只教得吃苦，却不曾教得如何在金陵市面上安身立命。

一时无人说话。平儿在灯下替贾琏盛了半碗粥，忽道：“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贾珍道：“你说。”平儿道：“咱们不会种田，不会织布，可几位爷从小在府里，见过的东西多。鼎彝字画、古玉旧瓷、屏几瓶炉，真假好歹，总比外头寻常人看得准。金陵城里若有那官宦人家被抄没，家中物件由官中发卖，那些管事的多半不识货，只按堆估价。若拿这二百两做本钱，拣出那真正好的，再将那所小院临街的前屋开个铺子，或者能试一试。”

贾琏眼睛一亮。贾珍却未立刻说好，低头想了半日，方道：“古董这行，眼力是眼力，名声是名声。咱们如今是什么名声？”

平儿道：“正因如此，才要做得干净。宁可少赚，不可骗人。外头人若知道掌眼的是从宁荣府里出来的人，未必全是坏处。败了家的人，旁的没有，这双看过好东西的眼睛，总还在。”这话说得平平淡淡，贾珍听了，却似被针扎了一下。他抬头看了平儿一眼，忽然笑道：“好。到底你比我们明白。咱们从前把好东西都摆坏了，如今倒要靠认得这些东西来吃饭。”

贾琏道：“铺子叫什么名号？”贾蓉道：“叫荣宁斋？”贾珍立刻摆手：“不许。”众人都看他。贾珍道：“荣也好，宁也好，都过去了。拿旧府的名号招摇，是嫌祸还不够么？”

他想了想，道：“就叫‘存古斋’罢。”贾琏道：“存古？”贾珍道：“东西旧，眼力也旧。人活到这一步，能存一点是一点。存物，也存个念想。”众人听了，都觉这名字稳妥，便定了下来。

次日一早，六人便搬进那处离闹市不远的小院。接连几日，齐心协力收拾齐整，竟将“存古斋”开了起来。

又过了两日，贾珍、贾琏换了半旧却干净的衣裳，往官卖处去。那地方原是官署的一处偏院，抄没来的桌椅屏架、瓷器铜炉、字画书册，堆得满院都是。管事的只嫌占地方，催人快买，并不细看。

贾珍一进门，神色便变了。从前他在宁府看惯珍玩，心中只当作富贵排场。如今这些败落人家的物件，横七竖八堆在泥地上，倒像是把另一家的魂灵拆散了摆在这里。他站了一回，才弯腰去看。

贾琏低声道：“大爷，这屏风如何？”角落里斜靠着一架小插屏，灰蒙蒙的，脚座还缺了一角。贾珍伸手抹去浮灰，见木色沉紫，雕工深细，便道：“莫盯着瞧。”贾琏会意，转身去翻旁边一堆旧书画。翻到一卷破绢，边角虫蛀，轴头也裂了。他展开一寸，见山石用笔苍润，便立刻合上，只道：“这东西残了，拿回去糊墙罢。”管事的笑道：“糊墙也罢，垫桌也罢，一并拿走，省得我搬。”两人东挑西拣，竟用二十余两银子买下一车旧物。

平儿和许氏打水擦拭，尤氏在旁铺布晾晒。灰去之后，那插屏纹理渐显，竟是一件极好的紫檀旧器；那卷残画虽破，笔墨却不俗。贾蓉看得咋舌，道：“这若在从前景府里，只怕也不算寻常东西。”贾珍道：“从前府里好东西太多，人反不知惜。如今少了，倒看得清了。”

“存古斋”门前只挂了一块木匾，字是贾琏写的，虽不甚高明，倒也端正。前屋摆物件，后院住人。贾蓉守柜，见客便起身招呼；平儿在里间记账；尤氏与许氏在后院做饭缝补，闲时也替店里擦拭器物。

起初几日，并无几个人进来。偶有客人看一看，嫌价钱高，转身便走。贾蓉急得要降价，贾珍道：“真东西不怕等。”

又过了几日，一位老者踱进来，拿起一尊前朝五彩罐看了许久，问道：“这罐子怎么卖？”贾珍不忙报价，只道：“先生先看。”老者回头看他，道：“你也看得出？”贾珍道：“看得出几分，不敢说尽。”两人便对着那罐子的画工、釉色、大致来历，慢慢说起来。老者越听越惊，临走时虽未买那罐子，却买了一方旧砚，又留下一句：“这铺子的主人，倒不是外行。”

这话传出去，来的人便渐渐多了。也有人专来探看，道：“听闻这里掌眼的，是从前金陵贾家的珍大爷？”贾珍听见，只淡淡道：“从前的事，不值一提。如今不过开铺子糊口。”来人笑道：“到底旧家出来的，眼力不假。”贾珍也不接这话，只拿起一只瓶，道：“这件是晚仿，不可当真古买。若只图摆设，价钱便宜；若要传家，另看别的。”

那人倒愣住了。如此几回，反倒替“存古斋”立了口碑。人人都道这铺子虽不大，货也不多，却不欺客。贾珍、贾琏掌眼，贾蓉守铺，平儿管账，一家人竟渐渐有了进项。

只是这日子并非骤然兴旺。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也有压了货卖不动的时候，也有债主催钱的时候。最难的一回，贾琏看错一只所谓宋官窑小瓶，赔了十几两银子，夜里独坐院中，一言不发。平儿陪他坐了半晌，道：“赔了便赔了。人还在，眼还在，明日再瞧。”贾琏苦笑道：“从前输十几两银子连眼都不眨，如今倒像剜肉。”平儿道：“从前输的不是自家的命，如今是。”贾琏听了，低头许久，道：“你说的是。”

日子便这样一点一点立住了。后来平儿有了身孕，许氏也有了身孕，小院渐渐窄狭。贾珍便与贾琏商议，将前些时积下的银子分出一半，在隔两条巷子处另租了一处小宅，自己带着尤氏、贾蓉、许氏搬过去。贾琏不肯，道：“如今好容易聚在一处，大爷何必分开？”贾珍道：“不是分家，是让孩子们有地方落脚。铺子仍是一处，账仍是一处。咱们从贵州活着回来，便不是两房各过各的了。”贾琏听了，便不再多说。

平儿生下一子那日，贾琏在院中来回踱了一夜。听见婴儿啼哭，他竟扶着门框落下泪来。许氏后来也生下一女，贾蓉抱着孩子，两手都不知往哪里放。尤氏看着这两个新生的孩子，想起宁国府那些荒唐旧事，半晌只念了一声佛。

自平儿生了儿子，贾琏与平儿商量，写了封信给老太太报喜，又说起想将巧姐从刘姥姥家接来金陵的意思。他又请隔壁一位老秀才将文笔润了色，信中先给贾母请安，禀了添丁之喜，又说了金陵开店的始末，末了委婉道：欲托人将巧姐接来，父女团聚，也便平儿照看。写毕封好，托进京的商客捎到葱市口去。

贾母接到信时，正歪在榻上。叫贾兰念给她听。前头那些话，贾母听得连连点头，道：“琏儿总算长进了。”及至听到要接巧姐去金陵，贾母眉头微微一皱，半晌没有言语。她让鸳鸯将信收好，道：“容我想想。”

过了两日，贾母将贾兰唤至跟前，道：“你琏二叔那信，说要接巧姐去金陵。我思量了两日，终觉不妥。你替我写封回书，把这话说与他听。”贾兰忙铺纸研墨，问道：“老祖宗的意思……”贾母叹了一声，缓缓说道：

“你告诉他，巧姐是他娘凤丫头临终托付与刘姥姥的。自打凤丫头过世，平儿去了贵州，那孩子便一直跟着姥姥，这些年从不缺吃少穿，姥姥疼她，板儿兄妹也与她亲。她自幼没了亲娘，全仗姥姥的疼爱才长到今日。如今忽然要接走，不说孩子愿不愿意，单说刘姥姥，她将巧姐当作亲孙女一般，你琏二叔这一接，岂不是剜人家的心？”

贾母顿了顿，又道：“再说琏儿那边，平儿刚生了儿子，又要照看铺子，又要奶孩子，哪里腾得出手来？巧姐去了，谁教她针线女红？谁带她走动？金陵城里，贾家早已败落，亲戚都疏远了，小孩子家没有玩伴，又没有长辈教导，反倒不如在乡下自在。

贾兰一一记下。贾母又道：“你再告诉他，刘姥姥虽是乡下人，却心地纯善，待巧姐比亲奶奶还尽心。巧姐在她那里，学的是勤恳持家、本分做人，日子过得踏实。咱们这样的人家，如今还有什么可挑的？只要孩子平安、不受委屈，比什么都强。你便说老太太的话：巧姐就留在刘姥姥身边，不必来接了。”

贾兰写完，又念给贾母听了一遍。贾母点点头，道：“封好了，托人带去罢。”

这封信辗转到了贾琏手中。他拆开看时，先是贾兰工整的小楷，写着“琏二叔大人膝下”云云，后面将贾母的意思一句句转述。贾琏读着读着，手便垂了下去。平儿凑过来一看，也默然无语。

过了许久，贾琏低声道：“老太太说得是。是我只顾自己想念，没替孩子想。”平儿叹了口气，道：“姥姥待她，比亲生的还亲。咱们若硬接来，孩子离开了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反倒受罪。”

贾琏将信折好，放入抽屉，又抱起炕上的儿子，轻轻拍着。他看着那孩子天真无邪的小脸，喃喃道：“那便……不接了。只求她在乡下平平安安，日后嫁个好人家，我也就放心了。”

自此，贾琏再不提接巧姐的事。他和平儿每年托人带些银钱、衣料与女儿，表达心意。后来巧姐与板儿成亲，两人情投意合，日子过得平凡安稳，再无风波。

再说金陵这边。又过了几年，“存古斋”虽不曾成大铺面，在金陵城里却渐渐有了些声名。一日，贾珍见江边有一处小酒肆出兑，楼不甚高，妙在临水，推窗便见长江，便起意兑了下来。贾琏笑道：“大爷开古董铺还不够，又要开酒馆？”贾珍道：“古董铺养眼，酒馆养人。再说，那些旧家子弟也总得有个地方叹气。”

这酒肆便取名“临江阁”。请了后厨，贾蓉往来照应，贾珍闲时坐镇。酒菜不贵，地方清净，来的多是金陵旧族中败落下来的子弟。有的做了塾师，有的替人写状，有的卖了祖屋，有的还撑着一点空架子。众人到这里来，不全为吃酒，倒像寻一个彼此不必遮掩的去处。

一日傍晚，江上风大，几位旧相识坐在窗边吃酒。有人醉后拍案道：“想当年，咱们哪一个不是锦衣玉食？如今倒在这里喝浊酒、吃小鱼。”贾珍端着杯子，看着窗外江水，道：“浊酒也是酒，小鱼也是鱼。能坐着吃，便不错了。”那人笑道：“珍大爷如今倒会说穷话。”贾珍也笑了笑，道：“不是会说，是真穷过。”众人听了，俱默默无言。

江水滚滚东去，暮色压下来，远处帆影一点一点淡了。贾琏那日也在，坐在一旁慢慢饮酒。他看见贾珍的侧脸被夕阳照着，忽然觉得这个从前自己既敬且厌、既亲又远的族兄，竟像贵州山路上同行的一个老伙伴。两人之间那些府第高低、宗族辈分、争强斗气，早被泥水、饥寒、长路磨去了大半。剩下的，不过同是从一场大梦里跌出来的人，彼此知道对方醒来时有多狼狈。

平儿在柜后算账，偶尔抬头望一眼。见贾琏坐在那里，衣衫虽旧，神色却安稳，她便又低头拨弄算盘。算盘珠清清脆脆地响着，与江声混在一处。

后来，金陵人提起“存古斋”，便知那里有两个贾家旧人，眼力好，价钱公道；提起“临江阁”，便知那里可临窗看水，酒薄而不掺假。至于从前宁荣两府如何煊赫、如何败落，少年人已渐渐说不清了。只偶尔有老客酒后指着贾珍、贾琏道：“他们从前可是……”话未说完，江风一吹，也就散了。

这便是他们后来的日子。

第六十九回

薛姨妈接书思蜀道 史太君合议促姻缘

前回说到薛蟠与妻子周氏商议，要将薛姨妈接来四川。这桩事从此便萦绕在他心头，日夜难安。周氏见他近来心事重重，知他心中所系不止母亲一人，便道："老太太在京，姑娘自然放心不下。只是姑娘年岁也不小了，总不能一辈子守在老太太身边。你既有心接老太太来奉养，也该替姑娘想个长久的计较。"

薛蟠听了，搔首道："这话我也想过。只是我这个妹妹，从小主意比我大，眼界也高。如今薛家落到这步田地，我便有心替她寻个人家，也不知哪里才配得上。况且我在四川，名头又不便明说，若把她也接来，难道叫她一辈子跟着我藏头露尾不成？"

话虽如此，薛蟠终究请人代笔，修书一封，托可靠的客商捎往京中。信中先禀自己在川中渐渐安顿，感念母亲这些年多方接济，如今虽不敢称富足，衣食家用尚可支撑；又说另娶的妻子周氏已生一子，甚盼祖母一见；末了再三恳求薛姨妈往成都同住，俾得晨昏定省，稍尽人子之心。至于宝钗一节，薛蟠写到后来，终不敢替母亲作主，只写道："妹妹终身大事，儿远在千里，不敢妄言。惟愿母亲细思，勿因儿一人之故，反累妹妹无所归着。"

这封信辗转到了京中。薛姨妈展看之时，先喜得落泪，后又对"已有一子"四个字看了半晌，口里只念："阿弥陀佛，总算薛家还有后了。"宝钗在旁接过信来看了，也觉欣慰。只是见薛蟠再三请母亲入川奉养，便知母亲心里必有波动，因不开言，只静静坐在一旁。

薛姨妈将信折了又折，搁在膝上，叹道："你哥哥从前虽混账，如今到底也晓得些人事了。他既有了儿子，我这做娘的，不去瞧瞧，心里也放不下。"宝钗道："哥哥在外这些年，妈日夜牵挂。如今他既安顿了，又有了侄儿，妈自然该去看看。"薛姨妈抬头看了她一眼，道："我去了，你呢？"

宝钗微微低头。这一个"你呢"，倒把母女二人都问住了。屋里静了半晌，窗外风吹帘钩，轻轻响了一声。宝钗方道："我自然随妈安排。"

薛姨妈听了，眼圈便红了，道："我岂不想带你同去？只是你哥哥那里，到底是避祸起家，根基还浅。他如今虽有妻儿，过的是他的小日子。我去，是母亲投奔儿子，名正言顺。你若同我去了，却算什么呢？一个未嫁的姑娘，千里迢迢寄在兄嫂门下，住一日两日还罢了，难道住一世？到了那里，亲戚故旧一概没有，你的终身又托付给谁？"

宝钗听到这里，心中一酸，却仍平静道："妈说得是。"薛姨妈又道："我若只顾自己晚年有你在身边，便将你带到四川去，倒像把你一生都推到生地方去了。我这个做娘的，如何忍心？"

宝钗低声道："妈不必如此。女儿知道妈的心。"薛姨妈拿帕子按了按眼角，道："我想来想去，竟没有个两全的法子。你哥哥那里，我不能不去；你这里，我又不能不管。若我一走，你便无名无分地留在京中，终非了局。若跟我去，又怕把你的路走窄了。"说到此处，她忽然停住，像是想起了什么，却又不肯轻易说出口。宝钗见母亲欲言又止，心里也隐隐明白几分，只低头不语。

过了两日，薛姨妈到底往荼市口去见贾母。贾母正坐在圈椅上，听鸳鸯回些日常琐事，见薛姨妈来了，忙命让座，又问宝玉身子如何。薛姨妈一一答了，说宝玉近来饭量添了些，夜里也比先前安稳。贾母听了，方略略放心。二人说了一回闲话，薛姨妈便将薛蟠

来信之事说了，又道他在川中已有妻儿，苦劝自己去同住奉养。贾母点头道：“这是好事。你这一辈子为儿女操心，如今儿子若真能奉养你，也算老天爷还肯留一点安慰。”

薛姨妈叹道：“话虽如此，只是我这边还有一桩放不下的。”贾母看着她，道：“你是说宝丫头？”薛姨妈轻声道：“老太太最明白。我不是没想过带她同去。可四川山高路远，她哥哥那里虽说安顿了，到底是避祸去的，根基不深。况且他已有妻儿，我去，是做母亲的享儿子奉养；宝丫头若去，便成了未嫁的姑娘寄住兄嫂家。短住还可，日久便不是个了局。到了那里举目无亲，她的终身又往哪里寻个稳妥人家？”

贾母听了，半晌不语。薛姨妈又道：“若留她在京中，我这一走，也不像话。她年纪已不小，薛家又败了，我这做娘的若不先替她安顿，便是闭不上眼。”贾母慢慢道：“你这话，我何尝不明白。姑娘家最怕没个名分、没个归处。宝丫头这样的孩子，若带到千里外的生地方去，倒真委屈了她；若留在京中无着落，也委屈她。”薛姨妈低头道：“我原不敢开这个口。”贾母看了她一眼，心里已明白她所指，却不急着说破，半晌方道：“既是这样，总得有个妥当的法子才是。”

薛姨妈停了半晌，方低声道：“宝玉这孩子，是我从小看着大的。他心里原有谁，老太太比我还明白。我也不敢说宝丫头能替了谁。只是如今林姑娘已经去了，宝玉也从死里回来了，两家又都到了这般田地，哪里还说得到图什么富贵体面？我只想着，宝丫头同他自小相识，彼此性情虽不同，倒是知根知底。若他身边终究要有个人照看日用、相伴过活，宝丫头未必不是个能担的。”

说到这里，薛姨妈的声音低了下去：“我这话，若不中听，老太太只当我没说。”贾母闭了闭眼，屋里一时极静。外头窄巷里有人叫卖豆腐，声音远远传来，倒显得屋里更沉。

良久，贾母道：“你没有说错。”薛姨妈抬起头来。贾母缓缓道：“宝玉的心，我知道。颦儿那孩子去了，他心里空了一大块。这个空，不是谁能填的。我也不愿叫宝丫头去替谁。人死了有死了的情分，活着的人也有活着的日子。宝玉若一辈子只抱着死人的影子，便是我这个老婆子疼他，也不能眼看着他这么过。”薛姨妈听着，不觉落下泪来。

贾母又道：“宝丫头是个好孩子，稳重、明白、能忍，也能担。只是她若嫁宝玉，便不是嫁进富贵窝里，是嫁进我们贾家这一片败后的余灰里。你这个做母亲的，须先想明白。”薛姨妈忙道：“如今薛家又何尝还有富贵？我若还图那些，便不敢开这个口了。我只求她有个正经名分，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有个老人能替她说句话。宝玉虽经了大难，到底心地不坏。老太太还在，便是她的依靠。”

贾母叹了一声，道：“我老了，未必还能依靠几年。但只要我在一日，便不会委屈她。”薛姨妈忙起身道：“老太太这话，叫我怎生当得起。”贾母摆手叫她坐下，道：“你先别急。此事不是你我两句话便定的。宝玉那里，宝丫头那里，都要慢慢看。尤其宝玉，他刚从死里回来，心还没完全落到人间，不能逼他。若逼急了，反坏事。”薛姨妈点头道：“我明白。”

贾母又道：“宝丫头那里，也不可只当她是听话的孩子。她虽孝顺，却不是没有心的人。你须问她。若她不愿，谁也不可强她。”薛姨妈听了，心中反而安定些，道：“老太太想得周全。”贾母道：“不是周全，是吃过太多不周全的亏了。”二人相对一叹。

那日回去后，薛姨妈便寻个清静时候，将与贾母所谈，略略说与宝钗。宝钗听着，脸色虽平静，手中却慢慢停了针线。

薛姨妈道：“我只问你一句。你愿随我去四川，我便不提这桩事。你哥哥那里虽远，到底是骨肉至亲。娘带着你走，也不是不能。”

宝钗沉默许久。灯影落在她脸上，照得眉目愈发清淡。她轻声道：“妈带我去四川，起初自然是母女团圆。只是哥哥那里已有嫂子、有侄儿。妈去了，是一家子团圆；我去了，却多了一个无着落的人。妈与哥哥总不能替我在四川寻人家；便寻着了，人生地不熟，也未必知根知底。”

薛姨妈泪又落下来，道：“这么说，你是愿意……”宝钗没有立刻答。过了一回，方道：“宝兄弟心里苦，谁不知道？林妹妹的事，不是成一门亲便能过去的。女儿不敢说能怎样，只是如今两家到了这一步，若老太太和妈都觉着这是个可以安身的法子，女儿也没有推辞的理。”

薛姨妈哽咽道：“我的儿，我这是委屈你了。”宝钗抬起头，反握住她的手，道：“妈去四川，是尽母亲之情；我留下，也是尽我的分。人这一辈子，哪里能只拣不委屈的路走？”这话说得平静，薛姨妈却听得心如刀割。

宝钗又道：“只是有一件事，妈须答应我。”薛姨妈忙道：“你说。”宝钗道：“妈若去四川，须带莺儿去。”薛姨妈一怔，道：“莺儿是你身边最贴心的人，你如何少得了她？”宝钗微微一笑，道：“山长水远，一路冷暖饮食，总要有个熟悉的人照应。莺儿跟了我多年，最知道我的心。她去服侍妈，便如我在妈身边一样。”

贾母这边，送走薛姨妈后，独自在屋里坐了好久。鸳鸯进来添茶，见贾母神色凝重，不敢多言，只轻轻将茶盏搁在炕几上。

两个月后，贾母忽然道：“明儿你叫宝玉来，就说我想他了。”鸳鸯应了。

宝玉这日身子尚好，进来请安。贾母叫他坐在身边，先问饭食，又问夜间睡得安不安稳。宝玉一一答了。贾母看他比出狱初时已大不同，脸上虽仍带着病后清瘦，眼神却渐渐有了些人气，不似先前那样空空落落。

贾母伸手替他理了理衣襟，道：“前一阵子，你姨妈那里，有一桩事，你可听说了？”宝玉道：“可是薛大哥哥在四川来信，接姨妈去奉养？”贾母点头道：“正是。你姨妈一辈子为儿女操心，如今儿子在外头安顿了，又有了孙儿，她去看看，也是人情。”宝玉道：“这是好事。姨妈也该享几年清福。”贾母看着他，道：“只是她放心不下宝丫头。”宝玉垂下眼，没有立刻说话。

贾母慢慢道：“宝丫头年纪已不小了。若跟你姨妈去四川，便是一个未嫁姑娘寄在兄嫂门下，举目无亲；若留在京中，又总不能无名无分地住着。你姨妈为这事，心里很难。”宝玉听到这里，已明白几分，手指轻轻按在膝上。屋里静了下来。窗外风过纸窗，细细作响。贾母没有催他，只等着。

过了许久，宝玉才低声道：“老太太的意思，是要我娶宝姐姐么？”贾母眼中一酸，却仍平静道：“不是我要你娶，是这世上的事，把你们推到这里了。我今日问你，你心里怎么想？”宝玉抬起头，声音很轻：“林妹妹……”只这三个字，便再说不下去。

贾母握住他的手，道：“我知道。没人叫你忘了她。你若忘了她，我倒看轻你。你林妹妹那孩子，在你心里有她的地方，谁也挪不走。”贾母又道：“只是人死了有死了的情分，活着的人也有活着的日子。你若一辈子只抱着她的影子，自己苦倒也罢了，可那些日日给你煎药、劝饭、添衣、陪你走路的人，又算什么呢？”宝玉低头不语。

贾母道：“宝丫头不是颦儿，也不该叫她做颦儿的影子。她是她。她待你的好，是另一种好。你若受了她的好，却不给她一个名分，不给她一个安稳，这也不是你的为人。”宝玉道：“宝姐姐自己可愿意？”贾母看着他，微微点头：“她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热闹。她知道你心里苦，也知道我们贾家如今不过一片败后的余灰。她若肯，是肯陪你过清苦日子。”

宝玉想起这些日子宝钗陪他看画，陪他来葱市口，陪他坐在紫檀堡的树下。他不说话，她便也不惊他；他提起黛玉，她也不避，只轻轻接住。她从不说自己委屈，也从不问他心里到底剩多少地方给她。

宝玉低声道：“她待我太好了。”贾母道：“所以你更该想清楚。你若不愿，老太太不逼你。可你若愿，便须知道，这不是从前园子里的玩笑，也不是一时怜惜。成了亲，她便是跟你过日子的人。你不能叫她一生只守着一个空影。”

宝玉的泪落了下来，却没有哭出声。良久，他道：“我心里有林妹妹，这一世都不会没有。”贾母点头：“我知道。”宝玉又道：“我不敢说能像待林妹妹那样待宝姐姐。若这样说，便是欺她。”贾母道：“不欺她，便好。”宝玉停了停，声音更低：“可这些日子，我也知道，若没有宝姐姐，我大约也活不到今日这一步。她不嫌我病，不嫌我呆，不嫌我心里装着一个已去的人。若她自己真愿意……”

贾母听到这里，眼泪便下来了，却只握紧他的手，道：“好孩子，有你这一句，也就够了。”宝玉又道：“只是老太太，成礼之前，我想去一回铁槛寺。不是去辞她，也不是去问她。我只想告诉她，我还记得她。也告诉她，活着的人，还要往下走。”贾母闭了闭眼，半晌道：“去罢。该去。”

次日清晨，宝玉果然往铁槛寺去了一回，只有贾芸一人远远照应。到了寺中，仍是那间暂厝灵柩的小屋，帘幕低垂，香灰微冷。宝玉独自在灵前站了许久，方慢慢跪下，磕了三个头。屋内极静，静得只听见窗外一两声鸟鸣。宝玉低声道：“我又来了。”说完这一句，他便停住。眼泪落在膝前的青砖上，很快便洇开。

过了许久，他又道：“他们要我做亲。不是忘了你，也不是叫别人替你。只是我还活着，活着便有活着的牵挂。”他抬手摸了摸胸前的玉，又道：“你在我心里，仍在那里。只是我不能把所有活人都关在我的伤心里。”宝玉望着那微动的帘子，仿佛等了一个答复，又仿佛早知道不会有答复。末了，他低声道：“你别笑我。我如今学着过日子了。”说罢，他又磕了一个头，扶着案角慢慢起身。出来时，脸色苍白，神情却比进去时安定些。

此后，贾母与薛姨妈便将这桩事慢慢定下。

第七十回

贾母慈心止归侍婢 宝钗薄命配得痴郎

却说宝玉、宝钗亲事，经贾母与薛姨妈两下议定，虽不曾张扬，那些亲近的也渐渐听得了风声。袭人自然是早知道的。

她初听时，心下先是一宽。宝玉这些年经了多少惊怕，身子、心神都如被严霜打过一般。如今有宝钗这样稳重明白的人作媳妇，往后的日子，方有个正经依靠。饮食起居，又有麝月照应，她也可略略放心。只是一宽之后，心底那旧念，却又翻腾起来。

自打她懂事起，一生的指望，便是名正言顺地守在宝玉身边。宝玉便是她的天，她的地。后来忠顺王府那一场祸事，将她这一生的指望生生推到别处去了。她随江玉韬远走江南，在外人眼里做了江太太。宝玉替她保全了名节，也保全了性命，可那“怡红院里宝玉的袭人”，便像被人轻轻锁进匣子里，再也打不开了。

如今宝玉将要成家，宝钗又是她素日敬服的人。袭人便想：此时大约是自己该回去的时候了。江先生知道内情，又通情达理，必肯成全。她不是要去争什么名分，只想着能在宝玉跟前，完全自己素日之心愿。

这念头一起，便如灯下细烟，虽不大，却绕在心头，丝丝缕缕，再也散不开去。

一日，袭人独自往葱市口去见贾母。贾母见她来了，倒很欢喜，叫她坐下，又问江玉韬近来可好。袭人一一答了。说了半日闲话，她忽然起身跪下。

贾母吃了一惊，道：“这是怎么说？”袭人低着头，道：“老太太，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贾母看了她半晌，心里已猜着几分，便道：“你且说罢。”

袭人声音微微发颤，道：“如今二爷和宝姑娘的事，老太太既已做主，原是再妥当也没有的。宝姑娘心细稳重，二爷身边有她，是二爷的福分。只是二爷从前的脾气、饮食，我伏侍惯了。我寻思着……若我仍旧回来，替宝姑娘打点打点，也好全了我的心愿。”

说到这里，她的脸已红了，又忙道：“我并不敢有什么别的想头。江先生那里，他也是明白的。我只求能离二爷近些，便是在外头听一声问安，也是好的。”

贾母听了，半晌没有说话。袭人跪在地下，只觉屋里静得可怕。她原以为老太太会叹一口气，会问她几句，或是责她几句。谁知贾母只是望着她，眼里慢慢有了泪光。

半晌，贾母才道：“袭人，你起来。”袭人不敢动。贾母道：“你若还认我这个老太太，便起来听我说。”袭人方缓缓起身，仍低头垂手立着。

贾母叹了一声，道：“你这片心，我明白。你不是那等轻狂人，也不是好胜的。正因如此，我才不能依你。”袭人身子微微一颤。贾母缓缓道：“你如今不是从前怡红院里的袭人了。你是江太太。”袭人眼泪倏地落了下来，却不敢出声。

贾母又道：“咱们心里明白是一回事，外头人眼里瞧见什么，又是另一回事。外头只知你嫁了江先生，随他往江南去了。如今你若再回到宝玉房里，旁人一句‘江太太怎么又回来了’，便够你受用一辈子。宝玉当日拼着性命保全你，难道今日反要他自己掀开这段隐情？”

袭人哽咽道：“老太太，我……我不怕人言。”贾母道：“你不怕，我却怕。”袭人抬头望着她。贾母眼中含泪，道：“我怕你后半辈子不得安宁；怕江先生一番苦心落了空；也怕宝玉再被人拿这些言语作践。你只说自己不怕，难道江先生也不怕？宝玉也不怕？宝姑娘将来进了门，又该如何自处？”袭人听到“宝姑娘”三字，心中一阵疼，忙道：“我断不敢叫宝姑娘为难。”

贾母道：“这便是了。所以更不能回来。宝丫头进门，原已不是寻常喜事。她明知宝玉心里有旧伤，还肯担这一份清苦。你若又以旧人身份回去，旁人不说，宝丫头嘴上不说，心里岂不添一层难处？你素来会体贴人，难道忍心？”

袭人低头落泪，道：“我只想着二爷身边……”贾母截住她，道：“宝玉身边自然要人照应，却不是非你不可。麝月在，宝丫头也在。你若果真疼宝玉，便叫他少一重牵挂，少一重是非。”

袭人再也忍不住，跪下哭道：“老太太，我原不过是想服侍二爷一辈子。如今连这个也不能了么？”贾母听了这话，心中无限感慨，只觉喉间也哽住了。

停了片刻，贾母方道：“不是不能，是时候变了。人这一辈子，有些路走过去了，便不能再回头。你从前服侍他，是你的情分；如今守住江太太这个名分，也是你的情分。你以为离他远了，便不是为他好？殊不知名分上远些，有时才是真护着他。更何况自打宝玉出狱，你日日守着他，那份真心实意，我们都瞧在眼里。便是宝玉成了婚，我老婆子仍望你尽心如旧。”贾母这番话，明是拒她，暗里却将她的心一并收住了。

袭人哭声渐渐低下去。贾母又将声音放柔些，道：“还有一层，更不可说破。江先生的来历，忠顺王府那些旧事，都不是今日能翻出来的。忠顺王虽死，他手下那些人未必都干净。江先生好容易有了今日，你好容易有了今日，宝玉也好容易从鬼门关上挣回来。若为一个名分，再把那些事牵扯出来，岂不是又生祸端？”

袭人听到这里，脸色渐渐白了。贾母道：“真话不是人人都配听的。有些话说出来，不是清白，倒成了祸根。你同江先生的事，咱们几个心里明白便罢了。外头只认你是江太太，这不是委屈你，是护着你。”

袭人用帕子掩着脸，泪珠一颗颗落在衣襟上。贾母拉过她的手，道：“你当年跟宝玉一场，也不算白跟。宝玉念你，老太太也念你。只是你若要老太太疼你，便听我这一回。从今往后，‘回房服侍’这句话，再不可提起。”

袭人哭着点头，道：“奴婢明白了。”贾母看着她，道：“你不是奴婢了。”袭人一怔。贾母望着她，一字一句道：“记住，你是江太太。”这一句落下，袭人的泪反而流得更急。她像忽然省悟过来，贾母不是要将她推开，而是亲手替她关上了那扇再不能开的旧门。

袭人正欲告退，贾母却又拉住她的手，向左右望了一望。贾母这才低声道：“你今日既来了，我倒还有一件事，想托付与你。”袭人忙道：“老太太有什么吩咐，只管说，哪有托付二字。”

贾母摇了摇头，道：“这事不是寻常吩咐。你须替我放在心上。”袭人听了，便不敢再说，只垂手站着。

贾母看着她，道：“你和鸳鸯，都是在我身边长大的。你后来虽到了宝玉那里，可我看你们两个，也像看自己眼前的孩子一样。如今宝玉的事，眼看有了着落；你这里，我也替你断了那不该回头的念头。只是还有一个鸳鸯，叫我放心不下。”

袭人听见说起鸳鸯，便道：“鸳鸯姐姐服侍老太太这些年，真是没一处不到。”贾母叹道：“正是她太到，我才不放心。她那性子，你也知道。早年便绝了嫁人的念头。我在一日，她自然守着我；我若去了，她又守谁去？”

袭人低头不语。贾母又道：“我这一把年纪，百年之后，她必定要送我回金陵。办完了我的事回来，贾家如今又是这般光景，她哥嫂那起子人也靠不住，她一个女儿家，虽说性子刚强，终究是孤身一人。谁还能真给她一个安稳去处？”贾母声音低了些：“我想来想去，如今倒只有你那里，还像个可托的地方。”袭人心中一震，忙道：“老太太是说……”

贾母握紧她的手，道：“我不是叫她今日便去，也不是叫她离了我。只是将来我不在了，她若送灵南去，办完了事回来，便叫她投你那里去。你那文华斋给她留一间屋子，一口饭，一个能安身的地儿。她不愿嫁人，便不嫁，叫她安安静静过后半辈子，也算我这个老婆子没有白疼她一场。”

袭人听到这里，泪早已落下，道：“老太太快别这样说。鸳鸯姐姐同我从小一处，虽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便是老太太不提，我心里也常想：日后若真有那一日，她孤身一个，叫人如何放心？只是这话太早，不敢说出口罢了。”

贾母听了，面上方有些宽意，道：“你能这样想，我便安心了。你是个稳妥的。只是鸳鸯心高，未必肯轻易投奔。到那时，你须好生同她说，莫叫她以为是无处可去才去你那里。”

袭人含泪道：“我明白。鸳鸯姐姐最要强，若说可怜她，她反不肯。到那时，我只说是老太太临终前疼她，早替她安排下的路。也会单独向她解释我和江先生之间的原委，她听见是老太太的意思，又知道内里的隐情，自然不同。”

贾母又道：“今日这话，只你我二人知道。鸳鸯那里，暂不要叫她听见。她若知道我替她安排后路，必又要不高兴，说我把她往外推。”袭人含泪笑道：“鸳鸯姐姐正是这样的性子。”贾母也微微一笑，道：“所以你将来要哄着她些。她嘴硬，心却不硬。”袭人道：“我晓得了。”

贾母将她的手又握了一握，道：“袭人，你今日没有白来。你虽不能再回宝玉房里，可你若替我照应了鸳鸯，也算替我了了一桩心事。”袭人郑重道：“老太太这话，我记在心里。将来鸳鸯姐姐若到我那里，她先前代老太太管全家那么多事，手段不亚于二奶奶，让她帮江先生打理营生，我退下来管管家，必是好的。江先生也是厚道人，必不会有半句不肯。”贾母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如此，我便放心了。”

正说着，外头帘子微动，鸳鸯的脚步声近了。贾母便松开袭人的手，仍靠回引枕上。袭人也忙拭了泪，退在一旁。鸳鸯进来，见二人眼圈都有些红，心里微微诧异，却不便问，只笑道：“老太太同袭人说什么体己话，也不叫我听？”贾母看了她一眼，笑道：“说你坏话呢。”鸳鸯道：“我就知道。如今袭人来了，老太太便有了帮手，一同编排我。”袭人勉强笑道：“鸳鸯姐姐这样精明，谁敢编排你。”

鸳鸯将茶盏换了，又道：“你也别忙走，留下吃了饭再去。”袭人看着她，心中忽然一热。眼前这个人，仍是从前那样利落爽快，却不知道自己的后半生，已在方才那一番低

语里，被悄悄托住了一角。贾母也道：“留下吃饭罢”袭人应了。她坐在一旁，看鸳鸯替贾母掖靠枕，试茶温，吩咐小丫头添炭，动作仍旧熟极而稳。袭人心里暗暗道：鸳鸯姐姐，你只管好好服侍老太太。老太太的话，我替你记着。

宝玉出狱以来，仍同从前一般，只穿袭人做的鞋。这日袭人新做了一双，拿来与宝玉试。

宝玉接过鞋，看了看，道：“你倒总记着这些。”袭人道：“伏侍惯了，忘不了。”话一出口，自家先觉失言，忙低下头去。

宝玉瞧着她，似有所悟，却也不追问。半晌，方轻轻道：“你如今这样，我心里倒安稳。”袭人一怔。宝玉又道：“你平安，江先生也平安，便很好。”袭人听了，眼眶一热，几乎落下泪来。

宝玉低头摩挲着那双鞋，道：“从前是我连累你。如今你有了名分，有了安身之处，我反觉放心些。”袭人忙道：“二爷莫这样说。”宝玉摇摇头，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若还在我这里，只怕又要跟着受苦。”

袭人忍不住道：“不论名分上如何，我这一世终是二爷的人。”宝玉望着她，一字一字说得极清：“是，你这一世是，便再有来世，也是。只当日是我叫你嫁与江先生，也只有他，才担得了这个名分。”

袭人望着他。眼前的宝玉，早已不是怡红院里那个任性撒娇的少年了。他这几句话说得极轻，却满含着安慰与体恤。袭人心中明白，贾母替她关上的那扇门，宝玉自己也不会再打开。她心里一阵酸楚，却也渐渐安定下来，低声道：“二爷放心。往后我只在该在的地方。”宝玉抬头看她，道：“莫说得这样苦。你在近处也好，远处也好，只你好好的，便是好的。”

外人只道袭人知礼稳重，惟有贾母、宝玉、江玉韬几人知道，这一步不越，里头藏着多少旧情、多少忍耐、多少说不出口的成全。

两家人经了大变，早无昔日排场，诸事从简，只求名分周全、礼数不缺。宝钗那头，薛姨妈问过一回又一回；宝玉这头，贾母也不许人催逼。直等二人都无异议，方择了一个清静日子成礼。婚后自然不好再住薛家，老太太那边又容不得男子留居，亏得江先生将紫檀堡那处宅子，托作朋友借住的名义，与宝玉做了新房。宝玉、宝钗都曾常去，觉得是好地方。

婚礼那日，并无鼓乐喧天，也无满堂宾客。紫檀堡院里只挂了几盏红灯，门上贴了一副大红对联。

薛姨妈亲自替宝钗理妆。镜中的宝钗仍是那般端正温静，只眉眼间多了一层说不出的沉意。薛姨妈替她插上一支旧金钗，手微微发抖。宝钗轻声道：“妈莫哭。”薛姨妈忙背过脸去，道：“好日子，我哭什么。”宝钗望着镜中母亲的背影，再没有言语。

第七十一回

薛姨妈辞亲入蜀境 史太君仙逝断尘缘

婚礼既毕，薛姨妈心中一件大事总算放下。宝钗有了名分，宝玉也有了归处，她便再无推托薛蟠之由。况且四川那边信来一封又一封，说孩子已会扶着床沿站立，见了老人画像便伸手要笑。薛姨妈每看一回，哭一回，笑一回，终究择了日子，收拾行装，带莺儿入川。

收拾行装之时，薛姨妈并无多少物件可带。从前进京，箱笼车马何等齐整；如今翻检起来，不过几只旧箱，几件常穿衣裳，些许药包针线，再有薛蟠寄来的几封家书。宝钗替她一一料理，怕路上寒热不定，又添了两件夹衣，几包陈皮、姜片，另将银票缝在贴身小袋里，细细嘱咐莺儿收好。

莺儿一面答应，一面落泪。宝钗见了，只道：“路上太太若睡不安稳，你记得夜里替她把脚炉看好。到四川后，饮食若不合口，先煮些清粥，不可一到便贪吃新鲜东西。”莺儿哭道：“姑娘这些话，自己怎不同太太说？”宝钗手中一停，道：“我说了，她更难受。你记着便是。”薛姨妈在里屋听见，隔着帘子半日不曾作声。

临行前一日，薛姨妈又往葱市口看望贾母。两位老人相见，起初还都强作欢颜，说四川路上该备什么药，又说薛蟠如今总算有了儿子，是天大的安慰。说到后来，却都渐渐无话。

贾母拉着薛姨妈的手，道：“你这一去，路远，身子要紧。见了儿子孙子，也别事事都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的日子，你只消受几日清福便是。”薛姨妈笑道：“我这人，哪里消受得清福？见了那个不成器的，少不得又要骂他几句。”

这一句话说完，两人都静了。当年薛家进京，住进梨香院，原是为儿女前程而来。那时贾府尚是钟鸣鼎食，园中花木正好，来往说笑，谁也不曾想到后来有这一日。后来金桂吵闹，薛家搬出；再后来贾府倾败，众人避之不及，薛姨妈却仍旧往来照应。黛玉病中，她曾守过药炉；贾母困顿时，她也曾解囊接济；宝玉出狱后，更是在薛家养了许多日子。十几年亲戚，到这时已不止亲戚二字可以尽了。

贾母想起这些，心下难过，道：“你在京这些年，我亏了你。”薛姨妈忙道：“老太太这是什么话？我在贾家叨扰的时候少了？若没有老太太照应，我们娘儿几个也不知要怎样过。”贾母摇头道：“从前热闹时，人人都是亲戚；后来冷清了，还肯来往的，才是真亲戚。”薛姨妈听了，再忍不住，低头拭泪。二人相对坐着，一个白发苍苍，一个也鬓边全白。鸳鸯在旁添茶，见两位老人都不说话，也不敢惊动，只悄悄退开半步。

到了启程那日，薛姨妈家门口停了一辆车，另有两个随行的老仆。行李不多，却捆得十分齐整。莺儿抱着一个小包袱，眼睛已哭得红肿。贾母特命贾芸从葱市口将她送来辞别，宝玉、宝钗、袭人、麝月等皆在一旁。

薛姨妈先向贾母拜别。贾母忙叫人扶住，道：“咱们两个，还行这个做什么。”薛姨妈道：“这一去，不知何日再见。老太太受我这一礼罢。”贾母听了，便不再拦，只伸手将她扶起。两人手握在一处，久久不放。

贾母低声道：“到了那边，叫蟠儿好生待你。他若仍旧混账，你就写信来骂他，我替你骂。”薛姨妈含泪笑道：“他若敢不孝顺，我先打他，不劳老太太。”贾母点头道：

“好，好。你还能打他，我就放心了。”这几句本是玩笑话，旁人听了却没有一个笑得出来。

宝玉上前，恭恭敬敬给薛姨妈磕了一个头。薛姨妈忙伸手扶他，道：“你才好了些，快起来。”宝玉低声道：“姨妈受我一拜。林妹妹那时，多亏姨妈；我出狱以后，也多亏姨妈。如今又把宝姐姐托给我，我心里都记着。”薛姨妈听到“林妹妹”三字，眼泪又落下来，道：“好孩子，别说这些。你们往后好好过日子，便是疼我了。”宝玉道：“姨妈一路保重。”薛姨妈看着他，像还有许多话要嘱咐，末了只道：“药要吃，饭也要吃。别叫宝丫头日日替你操心。”宝玉点头道：“是。”

薛姨妈这才转向宝钗。母女二人相对而立，一时谁也没有说话。

宝钗仍是那样端正平静，只是脸色比平日白些。薛姨妈伸手替她整了整鬓边一支簪子，又摸了摸她衣襟，道：“天早晚还凉，别总想着别人，也要想着自己。”宝钗道：“妈也是。路上不可贪凉，夜里不可多想。到了四川，若水土不服，先住着养几日，不要急着料理家事。”薛姨妈点头，道：“我知道。”宝钗又道：“哥哥脾气急，妈别同他动气。嫂子年轻，也要慢慢相处。侄儿若淘气，妈也别惯坏了。”薛姨妈听着，忽然笑了一下，道：“你看你，还没去，倒先替我把那边一家都管起来了。”宝钗也勉强笑道：“我不在，只好先说给妈听。”

这一句说完，母女二人眼里都盈了泪。薛姨妈终是忍不住，将宝钗搂在怀里。宝钗身子微微一怔，随即也伸手抱住母亲。她自幼持重，从不轻易在人前这般失态，此时却也顾不上了。莺儿在旁看见，伏在车旁哭得抬不起头来。

过了许久，薛姨妈才松开宝钗，道：“我去了。”宝钗道：“妈放心去。”薛姨妈看着她，道：“不是放心，是不得不放心。”

车夫在旁低声催道：“太太，天色不早，该动身了。”薛姨妈转身登车。莺儿也跟了上去，临上车前，又跑回来给宝钗磕了个头。宝钗忙扶住她，道：“路上好生照看太太。到了那边，找人替我捎信来。”莺儿哭道：“姑娘保重。”宝钗道：“你也保重。”

莺儿上了车，帘子放下，又忍不住掀开一角往外望。薛姨妈也从帘内望出来。贾母、宝玉、宝钗等都立在原处。风吹起门上的红对联，纸边轻轻颤着。

车轮终于动了。起初还能听见车声轱辘，后来渐渐远了，只见尘土一点一点淡下去。宝钗站着不动，直到车影转过路口，再也看不见了。

薛姨妈车马西去，一路山川阻隔，从此京中母女天各一方。紫檀堡这一处小院，没有荣宁二府雕梁画栋的气派，青石铺阶，几株梧桐、两畦花草，干净齐整，清幽安稳。

且说宝玉婚讯既定之时，袭人、江先生两个便按老太太当时所嘱，将宝玉当年所存那些珍宝，渐渐变卖出去。江先生行事素来谨慎，不在京城脱手，只托了行商之人往江南去，寻那些新起之家、富而好藏者，暗暗售出。这些人家多半不谙此中渊源，买得之后，也只当寻常珍玩，深藏箱柜罢了。

江先生于宝玉跟前，有意无意也曾提起当年诸般馈赠，口口声声感念不忘，只道从未动用，如今盼着宝玉成亲之后，能派上用场。宝玉自来于银钱二字不甚留心。婚后江先生便不时将些银子交付与他，宝玉看也不看，随手便递与宝钗。宝玉既不说，宝钗也不便多问，只心里明白：他与江先生交情非浅，那江先生又是个正路人，想来断无来历不明之弊。

这日，麝月笑道：“奶奶这一整治，倒真像个家了。”宝钗道：“原该像个家。”宝玉闻得“家”字，似欲言语，终是未言，只将书页翻过一页。

他身子比先前越发动得好了，饭量也大了，夜里亦不似从前那般易醒。宝钗每日按时辰叫人煎药，麝月看火，宝玉亦不推辞。药端来，他便饮；饭摆上，他便食；天凉添衣，他也添。

这样的日子一日日过去。早起，麝月打水，宝钗看药，宝玉在院里踱上几步。午后若天色好，宝钗便陪他在廊下坐一坐；若风冷，便在屋中展开几卷旧画。宝玉看画仍旧看得出好歹，只是不似从前那般评得热闹。有一回江玉韬送来一幅山水，宝玉看了半晌，道：“这画里的人，倒会藏。”宝钗看去，画中山径极细，远处茅亭下果有一人，几乎隐在松影里。她道：“既画了人，又叫人藏着，画者也有意思。”宝玉道：“也许不是藏，是走不出来。”宝钗便不再接。

江玉韬与袭人时常来坐一坐。江先生或带一卷画，或带几刀纸，或只问宝玉身上可安。袭人送些新做的衫袜，或几样宝玉从前爱吃的细点，宝钗待她温和，麝月见她来，也亲热，三人说话间，总有一处旧日怡红院的影子。

宝玉除了与宝钗往老太太处请安，也去文华斋。文华斋后院一间小书房，窗外有株老槐，日影透过树叶落在书案上，碎碎点点。宝玉在那里坐着，倒很自在。江玉韬知他不喜人多，也不强他说话。两人常常一人看书，一人理纸，半日无言。

及至春末，院中桃花谢了。麝月持帚去扫，宝玉立在一旁看。落花沾在湿泥上，颜色犹鲜，却已软了。麝月道：“扫了罢，不然践踏得到处皆是。”宝玉道：“扫罢。”麝月略觉诧异。若在从前，他必说落花也有落花的可怜，如今却只静静看着她扫。宝钗从屋里出来，也见了此景。

夏日，宝钗在院中搭了瓜架。宝玉也帮着浇水。水从瓢里泼下去，泥土立时变深，丝瓜藤贴着竹竿往上缠。宝玉看着，道：“它倒知道往哪里去。”宝钗道：“给它架子，它自然往上爬。”宝玉道：“人若没有架子呢？”宝钗道：“那就先寻根竹竿插下去。”麝月在旁笑道：“奶奶说话，总有法子。”宝玉也笑了笑：“是，姐姐总有法子。”

秋夜，宝钗半夜醒来，见身旁空着。她披衣起来，见宝玉坐在外间窗下，桌上摆着一盏温水，却未动。宝钗走过去，道：“又睡不着？”宝玉道：“吵醒你了？”宝钗道：“没有。”宝玉道：“如此便好。”这一句“如此便好”，比解释更教人难受。宝钗坐下，替他把水盏往前推了推，道：“喝一口罢。”宝玉依言喝了。宝钗道：“你若心里闷，明日我陪你去文华斋坐坐。”宝玉摇头：“不闷。”宝钗看着他。宝玉又道：“这里也好。文华斋也好。哪里都好。”宝钗轻声道：“哪里都好，便是哪里都留不住你。”宝玉手中水盏微微一颤。

宝钗说完，似觉失言，便垂下眼去。宝玉却不辩，只望着窗纸上的月影，道：“姐姐，我有时觉得，自己像借住在这世上。”

冬日第一场雪落时，宝玉正在廊下。雪不大，细细的，落在竹叶上，稍停一停，又滑下来。宝钗取了厚氅出来，披在他肩上。宝玉道：“你看，这雪下得真干净。”宝钗道：“雪化了，也是一地泥。”宝玉笑道：“姐姐总记得雪会化。”宝钗道：“过日子的人，不能不记得。”宝玉望着院中渐白的石阶，轻声道：“我有时倒愿它不化。”宝钗道：“不化，来年地里便不能生发。”宝玉便不再言。

却说葱市口那边，这些日子倒也安妥。这日晚间，鸳鸯伏侍老太太睡下，贾母久久握着鸳鸯的手。灯影昏黄之下，鸳鸯见她面带微笑，满脸慈爱，道：“你真是我的好孩子。”鸳鸯也笑着答道：“您也真是我的好老祖宗。”说罢，便吹灭了灯。

次日，鸳鸯进来伏侍老太太起身，只见贾母面容安详，竟已溘然长逝了。

却说鸳鸯一见如此，先还不敢信，只轻轻唤了两声“老太太”。榻上人面容安静，唇边尚似带着昨夜那一点笑意，却再无半分声息。鸳鸯手中的帐钩落在地下，叮的一声，满屋子都像空了。

她扑到榻前，伏在被上哭道：“老太太！老太太！你昨儿还同我说话，怎么今日就不理我了？”外头人听见哭声，方知出了事，慌忙奔走相告。不多时，宝玉、宝钗、麝月、袭人、贾芸、红儿、林之孝等人都赶了来。宝玉闻信时，身子一晃，几欲跌倒，亏得麝月扶住。众人一进屋，见贾母安详卧着，都忍不住哭出声来。

哭了半日，鸳鸯忽然想起一事，抬起泪眼道：“老太太前些日子曾同我说，她身后之事，已口传交代与大奶奶了。”

众人听了，都望向李纨。李纨此时也已哭得眼圈通红，却强自按捺悲声，点头道：“老太太是吩咐过我。那日她叫我去，单独说了许多话。我只当她老人家不过预先料理，谁知竟这样快……”说到这里，她声音一哽，低头拭了泪，方又道：“如今老太太既去了，这些话我不敢不说出来。”众人都静了下来。

李纨道：“老太太说，贾家到了今日，早已不是从前光景。她身后之事，一概从简，不许为体面二字多费一文钱。棺木衣衾，只求干净周全；僧道法事，也不必铺张。她说，活着的人已是艰难，不可再拿死人累及活人。”

鸳鸯听到这里，又伏地痛哭。李纨忍泪道：“老太太还说，她生在金陵，嫁到贾家，享过富贵，也见过败落。如今去了，仍要归金陵贾家祖坟，与老太爷合葬。这是她做了一世贾家媳妇该有的归宿。”

宝钗垂泪道：“老太太真周全。”

李纨点头，又道：“还有林妹妹。此事只怕旁人也有听老太太提过的。林妹妹父母皆亡，在咱家这些年，老太太常言心中愧疚，未曾照拂好她，对不起她娘。如今要将林妹妹灵柩一并送回扬州，葬在林家祖坟，靠着林姑老爷和姑太太，也叫他们一家三口团圆。”

宝玉听到“林妹妹”三字，脸色登时白了，扶着椅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纨看了他一眼，放低些声音道：“老太太也有嘱托，宝玉身子未复，不许扶灵远行。她说，活着时已经叫他受了许多惊怕，死后不可再叫他拖病上路。兰儿年纪也小，读书养身为要，也不必去。”宝玉眼泪无声落下，只喃喃道：“老太太……”

李纨又道：“送灵的人，老太太已有分派。她说，贾芸虽不是近支，却是个有心有义的孩子，又是贾家子弟，可叫他代族中送灵。林之孝一家几辈子跟着贾府，办事缜密，也叫他同去，路上打点银钱文书、舟车人手。”

鸳鸯哭道：“我自然跟着老太太。”李纨点头道：“老太太也是这般说。鸳鸯跟着她老人家的灵柩，紫鹃跟着林妹妹的灵柩。一个是老太太身边最知心的人，一个是林妹妹身边最知心的人，如此才算不薄待了她们。”

李纨又道：“老太太还说，到了金陵地界，自有珍大爷、琏二爷、蓉哥儿接灵。老太太入贾家祖坟；林妹妹再送往扬州。安葬之后，紫鹃若愿留在南边，离林妹妹近些，便由金陵那边代为照料衣食，不必勉强她回京。若她愿回来，也听她自己。”紫鹃听得早已哭倒在旁。

李纨又道：“至于鸳鸯，老太太说，她送灵尽了心，办完事毕，仍由贾芸、林之孝护送回京。她后半辈子的去处，老太太另有分派，叫我们不必乱替她作主。”

鸳鸯听了，心头猛然一痛。她知老太太所说，必是前日那些未明言的身后打算，越发哭得不能自持。

李纨说完，满屋无人言语，只闻哭声低低不绝。宝钗上前，替贾母理了理被角，低声道：“老太太一生替人操心，到最后一刻，仍是替众人想后路。”

宝玉站在一旁，泪落在衣襟上。他望着榻上贾母安静的面容，忽然觉得这世上最后一重替他遮风的帐子，也在这一日轻轻撤去了。

第七十二回

鸳鸯托迹余生有靠 宝玉逢缘宿债全空

贾府虽已败落，葱市口小院也不过几间屋子，然而贾母仙逝的消息传开，京中贾氏族人，以及从前府中旧管事、老仆妇、小厮丫头，竟陆续都来了。也有些不过曾受过老太太一碗饭、一件旧衣、一句宽话的街坊穷亲，听了消息，也寻路赶来。

众人都知道贾母身后并无多少遗物，更没有从前那等排场可支应，便你出几两几吊，我拿半匹布，他寻一副杠木，她送几包香烛，零碎凑在一处。林之孝亲自去看木料，贾芸奔走议价，终究替贾母置了一口厚重端正的棺木。虽算不得豪华，却木纹温润，收拾得十分洁净。

入殓那日，鸳鸯替贾母理好衣襟，又将她平日用惯的一块旧帕子放在袖中。她想了想，终究没有再添旁物，只低声道：“老太太说过，一切从简。我不敢违了。”

宝玉在旁跪着，头垂得极低。宝钗扶着紫鹃，紫鹃手里紧紧攥着给黛玉备下的香袋。

入殓之后，贾母灵柩移往铁槛寺停放七日。黛玉灵柩原本便暂厝寺中，如今一老一少两口灵柩相邻停放，倒像是贾母临终所愿，亲自来接外孙女南归一般。

这七日里，前来凭吊的人竟不断。只是来的人，与从前贾府盛时大不相同。昔日门前车马相接的王侯公卿、朝中显宦，并不多见；来的多是布衣荆钗、老仆旧役、街坊乡邻。有人拄着拐杖来，跪下磕了几个头，说当年荒年老太太曾叫人舍过米；有人抱着孩子来，说祖母从前在荣府当过差，临终还念着老太太的恩；也有几个老仆妇哭得几乎站不住，只说：“老太太是好人，好人不该见这般冷清。”

可这冷清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热闹。没有鼓吹排场，没有满堂官客，只有一炷炷香，一声声哭，一双双粗糙的手，在灵前合了又合。

鸳鸯守在灵旁，看着这些人来来去去，心里说不出是悲是慰。她从前在荣国府时，见惯了锦衣华盖、珠翠满堂，只当那才是体面。如今到了这步田地，才知道老太太一生真正留下的，原不是箱笼里的金银，也不是门外的车马，而是这些平常人眼里落下来的泪。

夜深时，香烟渐淡。鸳鸯跪在灵前，又添了一炷香。她望着棺木，轻声道：“老太太，您看见没有？他们都还记得您。”说罢，她伏下身去，额头抵在冰冷的砖地上，久久没有起来。

一路安稳，经月余，贾母与黛玉两副灵柩缓缓抵了金陵渡口。贾珍、贾琏、贾蓉三家人，早一日便候在江边，素衣缟素，静静迎灵。昔日赫赫扬扬的贾府后裔，如今布衣素履，立在江风岸畔，满目萧疏，再无半分世家气焰。

待灵柩上岸，众人小心扶护，先安奉入贾家祠堂之内。祠堂破旧，今日再度燃起香烛，竟是为送别贾府最后一位太君。贾珍望着黑漆棺木，再也隐忍不住，俯身抚棺放声大哭。贾琏立在一旁，亦是泪落不止，哽咽难言。

世人皆知贾珍、贾蓉父子往日纨绔放荡、奢靡荒唐，一身劣迹累累，败坏家风。可二人自小长在老太太眼跟前，贾母素来宽慈包容、体恤纵容，从未苛责逼迫，待他们真心疼爱、处处周全。这份祖孙恩情，从来真切厚重，半点不假。

此刻尘埃落定、家业倾覆，贾珍身为贾氏族长，回首半生荒唐妄为、治家无方，一步步拖得宁荣两府土崩瓦解、族人飘零离散，心中愧疚滔天。他一生争奢逐欲、肆意妄为，误了家门、毁了宗族，临到末路，竟只能亲手为贾家老太太送终安葬，做这最后一桩尽孝之事。思及半生罪孽、一世辜负，悲恸、愧疚、悔恨缠作一团，哭得几乎站立不住。贾琏等无不黯然垂泪。

众人守灵数日，择定吉日，谨遵贾母遗命，将她灵柩送入贾家祖茔，与先祖贾代善合葬一处。一生荣华、半生风雨，堂堂荣国府老太君，终归于故土长眠，了结一世浮沉荣辱。

贾母安葬既毕，贾珍便安排留守与送行诸事。命贾蓉夫妇留守照看，其余众人不敢耽搁，依旧赁了船只，恭送黛玉灵柩前往扬州。一路轻舟顺水，不多时便抵扬州林家祖茔。众人依照礼数，将黛玉灵柩稳妥下葬，安于生母贾敏坟茔之下。

潇湘黛玉，一世才情、一生清傲，半生漂泊、满腹相思，历经大观园悲欢、人世离合、病骨流离，终得归根故土，伴父母长眠于林家祖茔。世间再无绛珠泣泪，只剩青冢寂寂、草木萋萋，安然度得岁岁春秋。一代风华才女，就此尘埃落定。

葬事既毕，众人各自安顿。紫鹃守着黛玉新坟，迟迟不肯离去。一来她半生伴在黛玉身侧，主仆情深、心意相依，如今姑娘长眠于此，她实在不忍远去，只想就近相守，时时探望祭扫；二有平儿在金陵，与紫鹃是多年旧识，难得乱世飘零得以重逢，再三苦劝挽留，言道金陵故人尚存、生计安稳，远胜孤身漂泊回京。紫鹃思忖再三，终究应允，就此留在金陵，由贾珍、贾琏一众就近照拂，安稳度日，不时就近往扬州黛玉坟前，不负半生主仆情分。

诸事妥当，再无牵绊。贾芸此番南下，全程护送两棺归葬，谨遵贾母遗命、不负所托，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不敢耽搁，便与岳丈林之孝一同辞别金陵众人，带着鸳鸯启程返京。

袭人听闻鸳鸯归来，心中了然，立刻将她接到文华斋中。堂中无人，只剩姐妹二人相对静坐。袭人这才将老太太临终前的百般托付细细道来：贾母早已料到身后诸事，忧心鸳鸯刚烈孤直、无依无靠，恐她孤身入世遭人欺凌、流落无归，早已暗中将她余生归宿托付给自己。

言至深处，袭人也不再隐瞒，将自己与江玉韬当年为避忠顺王府之祸、假做夫妻、掩人耳目、隐忍多年的全部原委，一五一十尽数告知鸳鸯。

鸳鸯听罢，如梦初醒，怔怔良久。从前诸多疑惑，此刻尽数通透。她这才深知，老太太一生慈爱通透，临去之前尚且步步为她筹谋、万般周全，不肯让她半分受屈、一世飘零。一时间感念老太太数十年抚育疼惜、临终托付的深情厚谊，又感念袭人不顾隐秘、坦诚相待、念及旧情、倾力收留的姐妹恩义，眼底潮热，心中百感交集。

自此，鸳鸯便安心留在文华斋安居落脚。她素来心性聪慧、沉稳干练、心思缜密，绝非寻常闺阁仆婢可比。不过旬月，便看透书画古董营生的门道，摸清掌眼、待客、打理铺面的各项诀窍，经营调度有条不紊。有她尽心辅佐江玉韬打理铺面内外，文华斋的生意愈发稳妥兴旺，声名日渐醇厚。

袭人亦是两头周全、分寸得当。一面时常去往紫檀堡，帮宝钗料理家事、照看宝玉起居，照拂旧主安稳度日；一面把文华斋家中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众人各安其位、乱世飘零之人各自落地生根。

再说葱市口那处宅子，原是圣上体恤贾母之恩典。贾母既已仙逝，房屋终须缴还内务府。幸得鸳鸯已投了袭人处，李贵、孙嫂各归本家，紫鹃留于南边。李纨则携贾兰并丫鬟银杏，回至母家。日后贾兰长成，不负母望，竟中了进士。然李纨未及享得几年清福，便染疾而终。此为后话，不表。

老太太过世后，宝玉终日郁郁寡欢。冬去春来，春去秋来，日子一日日这般过去。这日宝玉用过晚饭，独自从紫檀堡出来，月华如洗，原也不知要往哪里去。信步走了一程，郊外远处树影如墨，天地间静得只听得见脚下簌簌之声。

他立住片刻，正欲转身回去，忽听前头有人笑道："走了这许多年，公子还认得路么？"

宝玉心中一动，抬眼看时，只见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癞头跣足，一个跛足蓬头。衣衫褴褛，神色却与多年前一般无二。宝玉怔了半晌，方上前一揖，道："二位师父。"

那道人笑道："亏你还认得。"和尚望着他胸前的玉，道："它倒跟了你这一遭。"宝玉低头看那通灵宝玉，玉色在月光里冷冷的，字迹比往日更分明。他忽觉心中许多旧梦一齐翻起，却又抓不住头绪，只道："我从前应是见过二位师父，却总不知二位究竟为何而来。"

道人道："为你来，也不为你来。"和尚道："为那石头来。"

宝玉听了一怔。和尚缓缓道："当日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有一块石头，无材补天，弃在荒处。它见人间有那富贵繁华、温柔乡里种种乐事，便苦苦央我二人携它下去走一遭。我二人曾说，红尘中虽有些乐事，终究不能永远依恃；况又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到后头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它偏不信，只说要亲自去领略一番。"

道人笑道："如今领略得如何？"宝玉面色渐白，低声道："那石头……便是我么？"和尚道："是你，也不是你。你在梦里问梦中身，如何问得分明？"

道人又道："又有神瑛、绛珠一段甘露泪债，随这一场梦同起同落。该流的泪，已经流尽；该散的人，也都散了。花落水流，原不由人。"宝玉心头剧痛，许久方道："林妹妹已经回去了？"和尚道："她从来不是这尘世留得住的人。"

秋风瑟瑟，四野茫然。宝玉闭了闭眼，又道："可屋里还有人。宝姐姐待我极好，麝月也跟着我吃了许多苦。我若就此离去，岂不是负了她们？"

一僧一道都不曾立时答话。过了片刻，道人才道："若你能做人间丈夫，便回去好生做人间丈夫。若你能守那一灯一饭，一生不离，也不枉她们待你。"

宝玉抬头看他。道人却又笑道："只是你自己心里知道，你能不能。"宝玉低下头去，泪落在地上，立时不见了。

和尚道："旁人待你好，是旁人的心。你还得起还不起，是你的劫。出家也罢，归石也罢，并不是叫你从此无亏无欠。只是有些梦醒了，若还强卧梦中，梦中人也不得安宁。"

宝玉喃喃道："我若走了，她们便能安宁么？"和尚道："这却不是我二人能替你说的话。人间的泪，还要人间的人自己流尽。"这句话入耳，宝玉反倒静了。

他望着远处雪野，良久方道：“当日那石头求入红尘，可曾与二位有约？”道人道：“有约。”宝玉道：“何约？”

道人道：“看尽繁华，尝遍悲欢，偿了该偿的债，受了该受的苦，识得假中之真、真中之假，便仍归青埂峰下去。只是去时由它求来，归时也须它自己肯走。我二人只管携带，不管拖拽。”

宝玉听了，心中忽如一盏灯被风吹灭，却又似另有一点冷光幽幽亮了起来。和尚道：“如今我二人只来问你一句：还恋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么？”宝玉摇头。道人道：“还恋那温柔富贵、锦绣繁华么？”宝玉又摇头。

和尚道：“还恋那一身皮囊，做谁的儿子、谁的丈夫、谁的旧主人么？”宝玉许久不答。过了半晌，他低声道：“我恋她们待我的心。”和尚道：“心可以记着。路，却未必能同走。”

宝玉胸中一痛。道人叹道：“你若还有话，便回去说；还有债，便回去认；还有人要见，便回去见。到了该走的时辰，路自然在脚下。凡间金银衣物，不必携带。那玉虽跟你来，却不必再跟你去。”

宝玉摸着胸前通灵玉，只觉玉冷得透骨。他抬头再看时，雪中二人已渐渐远了。道人跛着脚，和尚赤着足，只听道人远远笑道：“梦中人莫笑醒来人，醒来人也莫负梦中人。”

声音散入风雪，天地复又空白。宝玉独立良久，方慢慢转身，向紫檀堡走去。远处一星灯火，正是家中窗影。那灯照着宝钗，照着麝月，也照着他尚未说尽的人间亏欠。

第七十三回

忆薄命文终离贤眷 积终身愧远谢家门

自那日起，月色下那一僧一道的影子，便不时在心中浮现：一个癞头跣足，一个跛足蓬头，远远走去，衣袂在风里飘着，却听不见脚步声。耳边仍是那道人一句话：

“去时由它求来，归时也须它自己肯走。”

夜里宝玉睁开眼，屋中一灯如豆。宝钗已睡下，呼吸轻细。麝月在外间，也无甚声息。窗外秋虫断断续续叫着，忽远忽近。他披衣坐起，摸了摸胸前那块玉。玉凉得很，仿佛不是贴身之物，倒像刚从深山冷石上取下来的一般。

自此以后，宝玉夜里常不能睡。白日里仍旧如常，只是到夜深人静时，许多旧日梦影便一层一层浮上心头。最先浮起的，是多年前秦氏房中那一场梦。

那时他年少，不知世事，误入太虚幻境，见了那许多册子，听了那许多曲子，只觉字句凄清、音调哀怨，却全不明白其中深意。如今记起，竟似一盏盏灯，早在前头暗处点着，只是他那时眼里尽是繁华，哪里看得见。

他记起薄命司中所见。那册上画着两株枯木，木上悬着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其判云：“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如今这十六个字，却像从雪里一点一点露出来。停机之德，是宝钗；咏絮之才，是黛玉。一个以德自持，一个以才伤身；一个在雪中埋没，一个在林中空挂。原来她二人的命，在那时已并列写下。

宝玉想到这里，心口一紧，不由转头看了看宝钗。宝钗睡得很静，半边脸隐在帐影里。她这些日子比从前清瘦些，眉目仍是端正温和。白日里她理家、看账、煎药、缝衣，从不多说一句苦。这样的人，原该得一个安稳丰足的日子，偏偏同他守在这紫檀堡小院里。宝玉心中一痛，轻轻低下头去。

又过几日，他偶然听见街外有人唱曲，声音极远，听不真切。那调子一起，他心里忽然一震，竟想起太虚幻境中所闻《红楼梦》曲。那《终身误》一句一句，像隔着多年尘雾，又重新响在耳边：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

他默默念到“空对着”三字，手中的茶盏几乎拿不住。他并非不知宝钗的好。正因知道，才更觉这三字冷得彻骨。眼前人是山中高士，是晶莹白雪；只是他心底另有一处寂寞林，早被泪水浸透，连根都拔不出来。

宝玉想：“若只因我心不在此，便说宝姐姐是虚名，这话太薄。她这些日子的饭、药、灯、衣，事事周全照料，哪一样不是实实在在？只是曲中所言‘空对着’，虚空不在她，而在我方寸之间。”想到这里，反比先前更难受。

他又想起那《飞鸟各投林》曲中几句：

“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分离聚合皆前定。”当日听时，只觉凄凉，也记不真切。如今想来，林妹妹一生的眼泪，贾府一场的兴衰，姐妹们的聚散，竟无一不照

着那曲子应去。元妃娘娘归不得家，二妹妹不得良缘，三妹妹远隔风波，四妹妹早入冷境，凤姐姐机关算尽，巧姐几经险厄，湘云云散水流，妙玉终被尘污，大嫂冷守一生。一个一个，虽各有性情，各有挣扎，到头来却都像飞鸟食尽，各投其林。原来贾府盛衰、众人悲欢、自身起落，从来不是偶然风波，而是一场早已写定的大梦。众人皆是梦中人，苦苦纠缠、痴痴贪恋，唯有他这一块入世顽石，本就不属于红尘，待梦尽缘了，自当醒来归去。

宝玉越想，越觉身上发冷。他并不敢说自己已经看破。他只觉从前那些以为能留住的，原来一件也留不住。花留不住，人留不住，园子留不住，老太太留不住，连自己胸前这块玉，也未必是自己的。

这夜，宝钗醒来，见他仍坐在窗下，便轻轻起身，给他倒了一盏温水，道：“又睡不着？”宝玉接过来，道：“惊着你了？”宝钗道：“没有。只是你这样夜夜不睡，身子如何禁得住？”

宝玉低头看着水盏，忽然道：“姐姐，你可曾觉得，从前许多事，像早已有人写下了？”宝钗手微微一停。宝玉又道：“咱们只是在里头走了一遍。”

宝钗静了片刻，道：“即便有人写下，也要人一日一日走过。纸上写一个苦字，和人真吃一日苦，究竟不同。”

宝玉抬头看她。宝钗道：“你心里想着什么，我未必全知道。只是我知道，老太太是真疼你，林妹妹是真同你要好，袭人、麝月也是真跟着你吃过苦。若只说都是梦，倒辜负了她们这些真心。”

宝玉听了，心中大恸，他想，我又如何不知，你持家有度、温柔体贴，无半分过失；麝月不离不弃、勤恳相伴，受尽流离苦楚；小院清净、衣食无忧、人事安稳。世人眼中，这便是我劫后余生最好的归宿，是多少落魄人求而不得的安稳。因而半晌才道：“正因是们的真心，我才觉得还不起。”宝钗没有说话，只把水盏往他手边推了推，道：“还不起的，也先喝了这盏水。夜深了。”

宝玉依言喝了。宝钗看着他喝完，才将盏子收了，仍旧回榻上躺下。她没有再劝，也没有追问。宝玉坐在灯下，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宝钗不是不懂他的远意，只是她仍愿把这一盏水递到他手里。这比不懂更叫他难受。

自此以后，他愈发少说“来年”二字。宝钗说来年春天可在墙角添两株花，他只说：“今年这几株也罢了。”麝月说入冬前替他再做一件棉衣，他只说：“这件还穿得。”袭人来送鞋，说过了年再给他做两双，他也只道：“不须忙。”

众人只当他性情愈发淡了，唯有宝钗听在心裡，知他一句一句都不肯往远处去。

秋尽之后，天气一日冷似一日。院中梧桐叶落完了，枝条空空的。宝玉常在树下站着，看那枝影落在地上，像几笔枯墨。有时他想起太虚幻境中那句“看破的，遁入空门”， 心里便微微一动。那一句原是应在四妹妹身上的，只忽觉这“看破”二字，并非一人之命，倒像是整部大梦到头时留给人的一声冷钟。

这一动并非欢喜，也非解脱，倒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唤他。他不敢立刻应。屋里还有宝钗的灯，麝月的脚步声，袭人送来的软底鞋，江玉韬留给他的书画。还有许多亏欠，许多未说出口的话。所以他仍旧留下。只是他知道，自己已不能如从前那般，把留下认作归宿了。

入冬之后霜寒日重，每夜紫檀堡窗灯长明。宝钗从不催宝玉安寝，每日亲煎安神汤药，案头温茶常备；麝月几番劝奶奶惜身，宝钗只淡淡拦了，一语不多盘问宝玉心底郁结。

这一晚北风穿窗，纸窗簌簌作响。宝玉独坐窗下，手捧一盏温水久久不动。里间帐幔低垂，原以为宝钗早已睡熟，忽闻帐内一声轻语："水冷了便唤我更换。"

宝玉身子一颤，低声应道："姐姐竟尚未安歇？"宝钗静半晌，方缓缓开口："方才浅寐片刻。明日天若放晴，那件旧灰氅拿出去晒透，夜里风冷，出门总要披上御寒。"

宝玉低声："衣裳尚好，不必劳动。"宝钗道："缝补一两处，再穿一冬无碍。"

"一冬" 二字入耳，宝玉心口骤然抽痛。他此刻方才彻悟，宝钗哪里浑然不觉？这些时日自己闭口不提来年、凡事只守当下，她字字句句偏提点明日、秋冬、来年，不是强求，是明知他心已飘远，仍守着一份人间温厚，默默为他筹算烟火生计，不肯先戳破这层薄纸。

他从前总暗自宽慰：我安分吃药穿衣、守在家中，便是不叫她伤心。此刻方知，这般勉强相守，才是最深的折磨。宝钗一剂剂熬药、一针针缝衣、一夜夜伴灯，皆是对着一个心不在此的人耗尽心神；她这样好，我却仍不能把心交给这人间；我若再留下，便是日日受她的好，日日还不起。若迟迟不走，便是日日消耗她一片无瑕真心，受恩却无以相报，亏欠只会越积越重。

留，负她一生光阴；走，负她一片深情。拖延不过是自己怯于辞别。今夜尘缘便该了结。宝玉静坐良久，心绪反倒沉定。他轻放茶盏，移步至床榻之前。帐帘半掩，宝钗背身向内，一只手露在衾外，指尖微微蜷缩。他俯身，轻轻将那只手妥帖纳入被中。宝钗未动，呼吸却细了几分，宝玉立在榻前千言万语堵在喉间，终究半句不吐。多说一句宽慰，便是多添一重牵绊，徒增她落泪煎熬。

转身至书案，宝玉将水盏放下，轻轻走至案前，磨墨，取了一张素纸。停了半日，终究只留下寥寥数字：

"我本顽石，归彼大荒。卿自珍重，勿以为念。"

书毕，他将笔搁下，望着那几行字，心中反倒空了。他脱下胸前通灵宝玉。那玉跟了他一世，幼时摔过，病中失过，生死惊怕时总贴在胸前。如今握在手中，却冷得像从未沾过人气。

宝玉轻声道："你也该归去了。"他说完，将那玉轻轻压在笺上。才离手，便见那条五色丝绦依然色彩灿烂，但那块玉的颜色却一点一点沉下去，明润之光如潮水退尽，露出青灰粗砺的本相。片刻之间，案上已不见通灵宝玉，只剩一块顽石，棱角圆钝，斑痕隐隐，像从荒山中拾来的一般。此际，他忽觉身子不复觉寒暖，恍恍然如与尘世隔了一层。

宝玉望着它，并无惊异。原来这一生的荣华、痴情、病痛、姻缘，皆不过在这石上一层幻光里过眼。幻光褪尽，仍是顽石。

宝钗依旧背身躺着。宝玉知道她醒着，也知道她不会回头。他在她身后深深一揖。

宝玉又走到外间。麝月睡得不熟，眉头微皱，一只手压着被角，像随时怕人踢开被子似的。榻边放着她白日才拿出来的针线笸箩，里头有一截未缝完的棉袖。宝玉看见，眼中一热，站了许久，才轻轻替她掖了掖被角。

麝月含糊唤了一声：“二爷……”宝玉一动不动。麝月又睡去了。

宝玉退了出来。开门时，风夹着细雪扑在脸上。他并不觉得丝毫冷意，却又折回屋里，披上那件旧棉袄，只怕宝钗担心他雪夜出门冻着。出院门时，他最后回头望了一眼，屋中灯还亮着。那灯是宝钗每夜留的，怕他半夜起来看不见路。

宝玉站在门口，若他再迟一日，那灯便还要为他多燃一夜；若再迟一年，宝钗便要为他多记一年药、多补一年衣、多说一年“来年”。

他不再回头，轻轻掩上院门，向城内走去。雪下得不大，却密。只有他脚下细细的声响。走到城门处，远处有两个人影在路旁立着，一个癞头跣足，一个跛足蓬头。

宝玉走近，向二人一揖。道人觑了觑他身后，道：“话都交代尽了？”宝玉道：“不曾。只是说不得了。”和尚道：“债都偿清了？”宝玉低声道：“不曾。只是借不得了。”道人听了，点点头，道：“如此，才是真肯走了。”

宝玉又道：“城里尚有一事未了，容我少时。事毕，便随师父去。”

却说袭人这几日独自照看文华斋。江玉韬因南边有一批旧货要亲自去看，又兼老家有些事务，便带了两个得力伙计同行。鸳鸯也随了去，一则学着看货辨物，二则到老太太坟前磕一个头，亲口告慰她老人家：自己如今有了安身处，不曾流落，也不曾叫老太太白白牵挂。又可顺道看望平儿、紫鹃，叙一叙离散后的光景。

因此文华斋里外，暂由袭人照应。

这日天晚，雪下得细。袭人关了铺门，查过账，收了几件字画，又吩咐看门的伙计早些歇着，自己回到里间。屋中只一盏灯，一盆炭火。她从箱中取出早备下的软布，坐在灯下，给宝玉缝一件贴身厚中衣。

这衣原早想做。宝玉如今那件旧中衣，还是前年时候做的，袖口已磨得起了毛边。宝钗前些日子说要补，袭人便笑道：“奶奶日日操心，倒把这点事留给我罢。”宝钗看了她一眼，也笑了笑，没有多说。

袭人知道那笑里有一层意思：做了，他也未必肯穿。

可穿不穿是他的事，做不做是她的事。

针线在灯下细细走着。她从前在怡红院替宝玉做惯了这些，哪里要量，哪里要松，哪里怕磨，哪里需软，手指一摸，心里便有数。只是如今灯下再做，眼力比从前差了，手也容易酸。她缝了一阵，揉了揉眼，又低头接着缝。

外头雪声极细，像有人在纸窗外轻轻筛米。

袭人想着紫檀堡那边，不知宝玉今夜睡得安不安稳，不知宝钗可又替他留了灯，不知麝月可还在外间半睡半醒地守着。想着想着，针慢了下来。连日铺中忙碌，她终究支撑不住，靠着椅背，手里还捏着针线，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朦胧中，忽听外头有人叩门。不轻不重，三下。袭人睁开眼，灯芯结了花，炭火也暗了大半。她坐起身，心里一阵慌，不知是梦是真。又听门外有人低声道：“袭人，开门，是我。”这声音一入耳，袭人心口猛地一跳。她几乎来不及披衣，便起身奔出去，拔了门闩。

门一开，风雪扑面而来。门外站着宝玉。

第七十四回

一缕青丝寄存旧缘 千重幻梦尽付空山

宝玉穿着那件半旧棉袄，肩上落了一层细雪，眉睫间也沾着白。双眼静得出奇，若远处结了冰的水面，既不见底，也不见波纹。

袭人一见，先是怔住，随即急急地道："二爷！这么大雪，怎么一个人来了？宝姑娘可知道？麝月怎么不跟着？"

宝玉望着她，嘴角微微一动，道："我未曾对她们讲。"袭人听得心惊，忙伸手拉他："先进来！外头冷，仔细冻着。"她的手触到他腕上，忽然僵住。

那非寻常雪夜受寒的冷。那手腕冷得透骨，且硬得异样，宛如一块在深井里浸了许久的石头。袭人犹不信，又握住他的手指。那手指僵僵的，竟不似人之骨肉。她脸色登时变了，道："二爷，手如何冷得这般？"

宝玉低头望了一眼自己的手，仿佛也是才想起，道："我已不觉冷了。"袭人急得眼泪几欲落下，忙将他往里拉："胡说！人岂有不觉得冷的？快进来坐下，我替你烤烤。"

宝玉由她拉进屋中，在火盆旁坐下。袭人慌忙添炭，又倒了一盏热茶，递到他手里。那茶是滚水冲的，她自己指尖都被烫了一下。宝玉却平平捧着，眉目不动，像手中不是热茶，只是件与自己无关之物。

袭人盯着他的手，声音发颤："烫不烫？"宝玉摇头。袭人心里一沉，慢慢坐在他对面。灯火一跳一跳，照着那件缝了一半的中衣，也照着宝玉那张苍白安静的脸。

许久，她低声问："二爷，你究竟怎么了？好好一个人，怎会没了知觉？"宝玉望着火盆，火光在他眼中很淡。他道："因为我本就不是凡尘之人。我这一世人身，不过青埂峰下一顽石，幻化来红尘历劫一场。如今劫数已满、尘缘将尽、幻身渐退，肉身凡胎的喜怒哀乐、寒暑痛痒、贪恋执着，自然一点点归空。我今夜来，是来同你辞行的。"袭人手一抖，险些将针线篮碰落下地。

袭人心想，宝玉那呆病又犯了。她勉强笑了笑，"辞行？二爷又说呆话。要去哪里？明儿送你回紫檀堡便是了。"宝玉道："回不去了。"

袭人一下站起来，疾声道："怎么回不去？紫檀堡就在那儿，宝姑娘在，麝月在，衣裳药碗也都在。你不过是夜里出来走远了些，怎么就回不去了？"

宝玉抬头看她，眼里带着深深的怜惜。袭人道："什么不是能回去的人？你是病了，迷了心窍。你先喝口茶，歇一歇。天明了我送你回去，宝姑娘岂会怪你？"

宝玉轻声道："她不会怪我，所以我更回不得了。"袭人怔住。宝玉道："她都知道。"袭人眼泪忽地涌上来："知道什么？"

宝玉低头看着茶盏，道："知道我留不住。这些日子，我不肯说'明年'，不肯说'来年'，不肯应她添花、晒衣、煎药。她都听出来了。可她什么也不问，依旧给我留灯，给我备水，给我补衣。方才我出来时，那灯还亮着。若我再留一夜，她便为我多燃一夜灯；再留一年，她便为我多备一年药。"

他说到这里，声音低了下去：“袭人，我消受不起了。”袭人哭道：“消受不起也要消受。夫妻一场，哪里能说走便走？宝姑娘那般待你，你走了，叫她怎么办？麝月怎么办？她们往后怎么过？”

宝玉闭了闭眼，道：“我已替她们安置了。”袭人抬头看他。宝玉道：“当年托江先生收着的那些旧物，你是知道的。江先生回来后，你同他说，每月暗暗送些到紫檀堡去，叫宝姐姐和麝月衣食不缺。若宝姐姐不肯受，便只说是文华斋生意里分出来的旧账，莫提起我。”

袭人哭着摇头：“二爷，你这些都想好了，怎么就没想过，她们要的并不是银子？”宝玉听了，半晌无言。过了许久，他道：“我知道。”

这三个字说得极轻，却像是使尽了气力。袭人趁势道：“既知道，便回去。你只消回去，哪怕一言不发，只坐在那里，宝姑娘心里也有个依靠。麝月也有个主子。我这里也能安心。”宝玉望着她，道：“你也盼我回去？”

袭人急道：“我自然盼！我盼你吃饭，盼你睡觉，盼你穿暖，盼你好生活着。你说什么石头不石头，我不懂。我只知道你是我从小伏侍大的二爷。你冷了，我替你添衣；你病了，我替你熬药；你夜里蹬了被，我替你盖上。石头哪里用人这样疼？”

宝玉低下头，眼泪终于落在茶盏边上。他没有擦，任那泪顺着脸颊滑下来，一滴，又一滴。袭人从未见他这样哭过——不是嚎啕，不是抽噎，只是静静的，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终于碎了，碎得无声无息。

“所以我才来见你。”他声音发颤，却一字一字说得很清楚，“我这一世，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袭人哭道：“舍不得便别走。”

宝玉抬起头，望着她。泪水还挂在脸上，目光却渐渐定了。他缓缓摇了摇头，那摇头的动作极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又像是什么都已经惊动过了，再没有什么可惊动的了。

“舍不得，也要走。”他的声音平静下来，泪痕未干，眼中却已没有了方才的波动。

袭人死死看着他，想要从那张脸上寻出一丝转意来。可她看见的，是一双哭过却已澄澈的眼睛，泪是热的，目光却是冷的；不舍是真的，去意也是真的。那里面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无情，而是情到深处，反倒定了。

她忽然明白，自己再怎么哭、怎么劝，也留不住他了。

宝玉放下茶盏，慢慢道：“袭人，这些日子我夜夜在想，从前这一生，究竟算个什么。老太太疼我，我不曾报答。她替我挡了多少风雨，到头来贾家败了，我连她老人家的安稳晚年也没能护住。父亲望我成器，我却一件正事也没做成。家里需要人撑着的时候，我只知道躲。林妹妹……”他说到这里，声音微微一颤，“她懂我。世上只有她懂我。我总以为日子还长，总以为有老太太疼着，有些话迟早能说。后来才晓得，人一迟疑，便是一世。我没有早早把话说死，是我没有胆子。”

袭人垂泪不语。宝玉又道：“金钏那日，太太赶她出去，我若跪下求一句，也许她还能活。可我不敢。我怕太太生气，怕事情闹大，怕自己受累。后来她投了井，我再哭，又有什么用？”

袭人哽咽道：“二爷……”

宝玉不答，继续说下去，像是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还有宝姐姐。她不欠我什么，我却要她守着一个心不在屋里的人。她把日子一针一线缝起来，我连‘来年’都不敢接。她这样好，我更没处站了。麝月跟着我吃了多少苦，她没有别的路，只守着我。我若再留，她便再守。守着一个日渐冷下去的人，守到哪一日才算完？”

他抬起手，看了看自己青白僵硬的指尖，道：“你瞧，我已经冷成这样了。再留，也不过叫她们守着一块还会说话的石头。”袭人听了，心如刀割。她扑过去，抱住他的手臂，想用自己的体温暖他。可越抱越觉得冷，冷得她牙关都轻轻打颤。

宝玉并不推开她，只任她抱着。过了许久，他低声道：“我对你，也有亏欠。”袭人急摇头：“二爷待我只有恩爱，何曾亏欠？”

“有。”宝玉道，“你在我跟前那些年，自朝至暮，梳头、穿衣、吃饭、睡觉，哪一件不劳你费心？我闯祸，你替我遮掩；我任性，你替我周全；我病了，你彻夜守着。我从前只道这些都是我应得的。后来方知，我日日受用，尽是你的心血。”袭人哭道：“我愿意。”

宝玉心中大恸，抬手欲为她拭泪，手举到半处，又停住了。那手冷如冰，不敢触她的脸。袭人见了，自捉住他的手，贴于颊上，哭道：“冷也罢，硬也罢，终是二爷的手。我不怕。”

宝玉泪落，道：“袭人，我今夜来，是要你知道，你的好，我都记着。我也有悔恨——当日下凡，只道来享那锦绣荣华、温柔富贵。若早知后来害却这许多人，倒不如只求下来，单与一位名唤花袭人的姑娘，过一生那恩爱平常日子。”

袭人伏于膝上，哭不能止。窗外风雪无声，屋内炭火渐微。灯芯又结了花，光影时大时小。宝玉望着她，忽道：“我还有一样东西给你。”

袭人抬起头。宝玉拿起袭人裁衣的那把剪子，柄上磨出一处亮痕。他伸手到脑后，摸着自己的发辫。袭人顿时明白，惊道：“不许！”宝玉轻声道：“这条辫子，从小多半是你替我梳的。”

袭人死死抓住他的手：“不许剪！你若剪了，就真不像人了！”宝玉望着她，眼中尽是温柔：“我原本也留不成人了。”袭人哭道：“那也不许。你若要留东西，留别的。留扇子、帕子、书籍，都使得。只这件不行。”

宝玉道：“别的皆是身外之物。这个是我在人间长出来的，日日经你的手。留给你，才算得宜。”袭人还要拦，宝玉却轻轻抽出手。那动作极慢，却不容阻拦。

剪子合下，只听轻轻一声。发辫落在他掌中。宝玉将辫子递与袭人。袭人不接，只哭着摇头。宝玉便拉过她的手，把辫子放在她掌心，又替她合上手指。那辫子尚带着一点温热——许是灯火的暖，许是他身上最后一丝人气。袭人握着，哭得浑身打颤。

宝玉道：“你收着。往后若有人都忘了怡红院，忘了从前那些日子，你看见它，便知道那几年不是空的。”袭人哽咽道：“我死也带着它。”宝玉望着她，轻声道：“那也好。”袭人将那条辫子紧紧抱在怀里。

宝玉站起身来。袭人忙也站起，抓住他的袖子：“再坐一会儿。”宝玉摇头：“再坐，便走不得了。”袭人道：“那就莫走。”宝玉轻轻抽回袖子，走到门边。门外雪色发白，他回头看了袭人一眼，拉开门。风雪忽地卷进来，吹得灯火猛地一摇。

袭人追上去，急唤道：“二爷！”宝玉并不回身，只轻声道：“我去了。”说罢，便踏入雪中。袭人赶到门口，只见他踏着雪，缓缓向远处走去，背影单薄，没了发辫的头发散开来，被风吹得有些凌乱。

情急之下，袭人脚下一滑，跌倒在雪地里。这一跤摔得眼前灯火一晃，她猛地睁眼，却见屋里仍是那盏灯，仍是那盆将熄的炭火，仍是那件缝了一半的中衣。她还坐在椅上，脸上满是泪痕。针线篮倒在脚边，窗外天色将明。

门闩好好插着，雪光从窗纸上透进来，白得发冷。袭人呆了半晌，忽低头看自己的手——手里紧紧攥着一条发辫。乌黑，整齐，编法依旧熟悉，隐隐散出再熟悉不过的气息。

袭人浑身一震，扑过去拔开门闩，推门奔了出去。

雪已停了。长街寂静，万物皆白，天地一色。门前雪地上，有一行脚印，清清楚楚。风过处，雾与雪光一齐漫开。顺着脚印望去，远远似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隐隐约约，片刻之间便淡了，融入天际。

空留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